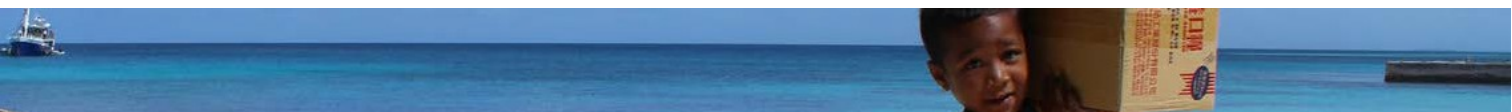




世界移民报告2020



报告仅代表作者意见，而非国际移民组织（IOM）的观点。报告中涉及的任何指称与材料均不代表 IOM 对任何国家、领土、城市或区域的法律地位，或其主权、领土边界等问题的意见。

IOM 秉承人道及有序地迁徙惠及移民个人和社会的原则。作为政府间组织，IOM 与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合作伙伴一道致力于协助应对移民挑战；促进对移民事务的理解；鼓励通过移民实现社会和经济发展；以及维护移民的个人尊严和福祉。

此份旗舰版《世界移民报告》的出版遵循 IOM 的环境政策，只能在线获取。为节省纸张、打印和运输（对环境）的影响，尚未制作印刷版。报告免费下载地址：www.iom.int/wmr。

出版者： 国际移民组织（IOM）
17 route des Morillons
P.O. Box 17
1211 Geneva
19 Switzerland
电话： +41 22 717 9111
传真： +41 22 798 6150
电子邮箱： hq@iom.int
官方网站： www.iom.int

ISBN (pdf) 978-92-9068-828-0

封面照片

上： 在联合国的运输支持下，所罗门群岛的儿童携带着较轻的物品，这些物品是由 IOM 运送、由 USAID 资助的食物援助。© IOM 2013/Joe LOWRY

中： 孟加拉南部的稻田。© IOM 2016/Amanda NERO

下： 乍得费里克伊贝 (Ferrick Ibet) 村。© IOM 2018/Amanda NERO

© 2019 国际移民组织 (IOM)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未获出版者事先书面许可，此出版物的任何部分不得复制，储存于检索系统，或以任何形式，任何方法包括电子、机械、复印、录音或其它方式传播。



世界移民报告2020

全球化智库 (CCG) 译



此书是众多合作者和贡献者在编辑们的指导下通力合作的成果。《世界移民报告2020》项目从2018年5月开始，于2019年11月由总干事在第110届IOM理事会正式发布后结束。

文中所述的发现、阐释、结论和建议不一定反映IOM及其成员国的观点。

报告中涉及的任何指称与材料均不代表IOM对任何国家、领土、城市或区域的法律地位，或其主权、领土边界等问题的意见。

我们已尽全力，包括通过数据核实，以保证报告中引用数据的精确性。对于可能遗留的数据错误，我们深表歉意。除非另外指出，此报告不涉及2019年6月后的数据或事件。

照片背后的故事可在前文部分罗马数字第五页找到。

编辑、评审与制作团队

编辑	Marie McAuliffe（IOM）和 Binod Khadria（尼赫鲁大学）
IOM 评审	Eva Åkerman Börje, Laura Bartolini, Mariana Beheran, Elizabeth Collett, Jill Helke, Manuel Hoff, Dina Ionesco, Michele Klein Solomon, Jobst Köhler, Laura Lungarotti, Chiara Milano, Daria Mokhnacheva, Mirela Shuteriqi, Jasper Tjaden, Mariam Traore Chazalnoel 和 Jacqueline Weekers
学术评审	Maruja Asis, Jørgen Carling, Stephen Castles, Howard Duncan, Gibril Faal, Elizabeth Ferris, Francois Gemenne, Ian Goldin, Sakiko Kanbara, Susan Martin, Marco Pedrotti, Martin Ruhs, Nando Sigona, Ronald Skeldon, Felicity Thomas, Anna Triandafyllidou 和 Cathy Zimmerman
出版经理	Valerie Hagger
项目管理	Frances Solinap 和 Aurelie Ben Gavriel
文字编辑	Michael Gibson
报告排版	Ramir Recinto
IOM 研究团队	Marie McAuliffe, Céline Bauloz, Adrian Kitimbo, Michelle Nguyen（分部项目）, Adam Sawyer（分部项目）, Sophie Qu（分部项目）
翻译人员	西班牙语翻译组（IOM） 法语翻译组（IOM）

致谢

编辑在此特别向所有主题章节的作者和为章节草稿提供建设性反馈的 IOM 与学术评审们表示感谢。我们尤其要向 IOM 总干事 António Vitorino 和支持此次《世界移民报告》的 IOM 高级领导团队致谢，其中包括 Laura Thompson, Eugenio Ambrosi, Jill Helke, Michele Klein Solomon 和 Clarissa Azkoul。我们还要感谢新西兰和德国政府为完成报告所作的财政贡献。此外，还收到了来自瑞士政府、加拿大政府、IOM 驻美代表处、IOM 南美地区办公室、IOM 中北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办公室提供的用以支持翻译工作的额外资金。

我们谨向下列对此报告有贡献者致谢：Idil Atak（《移民与边境研究国际期刊》），Vincent Chetail（《难民调查季刊》），Howard Duncan（《国际移民》），Alan Gamlen（《移民研究》），Donald Kerwin（《移民与人类安全期刊》），Emmanuel Ma Mung 和 Véronique Petit（《欧洲国际移民杂志》），Anna Triandafyllidou（《移民与难民研究期刊》），Jamie Winders, Pieter Bevelander, Cynthia Feliciano, Filiz Garip 和 Matthew Hall（《国际移民评论》），Ross Chainey（“世界经济论坛”），Hannah Caddick 和 Amy Leach（海外发展研究所），Robert McMahon（外交关系协会），Jason Naselli 和 Alan Philips（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Homi Kharas, Dany Bahar 和 Merrell Tuck-Primdahl（布鲁金斯学会）。

贡献者

第一章：报告综述：在不确定性与日俱增的时代下透视移民与流动性

作者：Marie McAuliffe 和 Binod Khadria

研究助理：Adrian Kitimbo 和 Berti Olinto

第二章：迁移和移民：全球概况

主要贡献者：Marie McAuliffe, Céline Bauloz, Michelle Nguyen 和 Sophie Qu

研究助理和其他贡献者：Juliane Klatt, Adam Sawyer, Adrian Kitimbo, Reshma Mathews, Kate Dearden, Tristan O'Shea, Noelle Darbellay, Sarah Knight, Muhammad Rizki 和 Claire Galez-Davis

第三章：迁移和移民：地区维度和区域发展

主要贡献者：Marie McAuliffe, Adrian Kitimbo, Guy Abel, Adam Sawyer 和 Juliane Klatt

研究助理和其他贡献者：Berti Olinto, Reshma Mathews, Alexander Doggen, Damien Jusselme, Alice Kimani, Lisa Lim Ah Ken, Rudolf Maxwald, Kristina Mejo, Lucie Bertille Motuin, Sophie Nonnenmacher, Sofiane Ouaret, Amr Taha, Ezequiel Texido, Mariko Tomiyama, Laura Nistri, Alina Klehr 和 Eva Pons

第四章：移民研究和分析：进展、影响力和近期成果

主要贡献者：Marie McAuliffe, Céline Bauloz 和 Michelle Nguyen

研究助理和其他贡献者：Marie Mundler, Idil Atak（《移民与边境研究国际学刊》），Vincent Chetail（《难民调查季刊》），Howard Duncan（《国际移民》），Alan Gamlen（《移民研究》），Donald Kerwin（《移民与安全保障》），Emmanuel Ma Mung 和 Veronique Petit（《欧洲国际移民评论》），Anna Triandafyllidou（《迁入移民与难民研究》），Jamie Winders, Pieter Bevelander, Cynthia Feliciano, Filiz Garip 和 Matthew Hall（《国际移民评论》），Ross Chainey（世界经济论坛），Hannah Caddick 和 Amy Leach（海外发展研究院），Robert McMahon（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Jason Naselli 和 Alan Philips（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Homi Kharas, Dany Bahar 和 Merrell Tuck-Primdahl（布鲁金斯学会）

第五章：在干扰和虚假信息日益增多的时代对移民贡献的一些思考

作者：Marie McAuliffe, Adrian Kitimbo 和 Binod Khadria

研究助理：Michelle Nguyen

第六章：移民、融入和社会凝聚：挑战、近期发展和机遇

作者：Céline Bauloz, Zana Vathi 和 Diego Acosta

研究助理：Michelle Nguyen

第七章：移民与健康：当前问题、治理和知识缺口

作者：Jo Vearey, Charles Hui 和 Kolitha Wickramage

第八章：儿童与不安全移民

作者：Jacqueline Bhabha 和 Guy Abel

第九章：人口流动与对环境变化的适应

作者：Robert Oakes, Soumyadeep Banerjee 和 Koko Warner

第十章：陷入危机的移民：背景、对策与创新机制

作者：Nassim Majidi, Heaven Crawley, Lorenzo Guadagno 和 Camille Kasavan

研究助理：Mélissa Cornet 和 Thomas Yeboah

第十一章：全球移民治理的最新进展：基于《世界移民报告2018》的更新

作者：Kathleen Newland, Marie McAuliffe 和 Céline Bauloz

照片

第一章

参与视频小组记录他们在阿富汗赫拉特（Herat）的故事和希望讯息。一群 13 名年轻的阿富汗男女在赫拉特一起度过了一个星期，以交流经验、导演和制作一部关于移民的电影。该倡议是国际移民组织（IOM）全球移民电影节参与性视频项目的一部分，旨在使移民和接收社区加入参与性电影制作，增强社会凝聚力。© IOM/Amanda NERO

第一部分

许多委内瑞拉人带着孩子和财产徒步穿越大陆。卡米南特人（Caminantes）或步行者，沿着主要的高速公路和艰难的地形跋涉。他们必须穿过温度降到零度以下的山区和缺水的炎热地区。许多人在旅途中只穿了一件轻便的夹克、橡胶人字拖，拿了一个装着他们能够携带的最基本物品的小背包。© IOM/Muse MOHAMMED

第二章

南苏丹境内流离失所者在瓦乌（Wau）平民保护地点的鸟瞰图。© IOM/Rainer GONZALEZ PALAU

第三章

孟加拉国克斯巴扎（Cox's Bazar）附近的库图巴朗（Kutupalong）难民营。© IOM / Muse MOHAMMED

第四章

中非共和国 Mixammete 村的 Abdulai Adum。© IOM/Amanda NERO

第二部分

国际移民组织（IOM）在尼日利亚巴卡西（Bakassi）的境内流离失所者安置营。© IOM/Muse MOHAMMED

第五章

Robeiro，哥伦比亚一个非法准军事组织的前战斗人员，携带着收获的红辣椒。Robeiro 是国际移民组织驻哥伦比亚办公室（IOM Columbia）实施的一个创收项目的 300 名受益者之一。© IOM/Diego SAMORA

第六章

曼谷的缅甸移民工人。© IOM/Benjamin SUOMELA

第七章

国际移民组织驻泰国办公室（IOM Thailand）设在曼谷西隆路（Silom Road）的移民健康评估中心为即将移居国外的移民提供健康检查。© IOM/Benjamin SUOMELA

第八章

孩子们在重新安置在加拿大的叙利亚家庭处理中心的游戏室里玩耍。© IOM/Muse MOHAMMED

第九章

Bercy 是密克罗西亚联邦乌铎岛（Udot Island）上一所小学的校长。在飓风期间，他们的一栋建筑物受损严重。新的建筑被用作学生的图书馆。© IOM/Muse MOHAMMED

第十章

自然灾害中的大规模疏散（MEND），菲律宾奎松市（Quezon City）。© IOM/Charissa SORIANO

第十一章

2017 年移民国际论坛第二届研讨会提供了一个全球平台，用以讨论和分析移民的脆弱性和能动性，指导适当的政策、方案和行动对策以解决这些问题，并通过保护和援助服务提高移民的适应性。© IOM/Muse MOHAMMED

附录

Chris 的妈妈很高兴能找到她的儿子，在迁移期间其儿子与妈妈和弟弟分离。© IOM

参考文献

Amceerah 和 Anajia 在课后花时间练习绘画技巧（菲律宾）。© IOM/Julie BATULA

目录

编辑、评审与制作团队	iii
致谢	iii
贡献者	iv
照片	v
目录	vii
图表目录	viii
附录列表	xiii
前言	xv
第一章 报告综述：在不确定性与日俱增的时代下透视移民与流动性	1
第一部分：关于迁移与移民的数据和信息	16
第二章 迁移和移民：全球概况	19
第三章 迁移和移民：地区维度和区域发展	53
第四章 移民研究和分析：进展、影响力和近期成果	125
第二部分：日益复杂变化的移民问题	158
第五章 在干扰和虚假信息日益增多的时代对移民贡献的一些思考	161
第六章 移民、融入和社会凝聚：挑战、近期发展和机遇	185
第七章 移民与健康：当前问题、治理和知识缺口	209
第八章 儿童与不安全移民	231
第九章 人口流动与对环境变化的适应	253
第十章 陷入危机的移民：背景、对策与创新机制	271
第十一章 全球移民治理的最新进展：基于《世界移民报告2018》的更新	291
附录	313
参考文献	367

图表目录

第一章

表1.	2000年及2020年世界移民报告关键事实和数据	10

第二章

表1.	国际移民，1970–2019年	21
图1.	国际移民，按主要居住区域划分，2000-2019年	24
图2.	各区域人口变化比例，2009-2019年	25
图3.	2019年前二十位国际移民目的地国（左）和来源国（右）	26
图4.	2019年迁出移民比例排名前二十位的国家	27
图5.	迁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OECD）的外国国民，永久性移民，2000-2016年	31
图6.	移民工人，按目的地国收入水平划分，2013年和2017年	33
表2.	2017年移民工人，按性别和目的地国收入水平划分	34
图7.	移民工人，按性别地理分布，2017年	35
表3.	排名前列的侨汇汇入国/汇出国（2005-2018年）	36
图8.	2018年前五位难民来源国迁出的难民数量	40
图9.	2018年前五位难民接收国接收的难民数量	41
图10.	2005年到2018年间主要安置国家重新安置的难民数量	42
图11.	因冲突和暴力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存量）最多的20个国家，2018年底	44
图12.	因冲突和灾难而新增的流离失所者人数，2008-2018年	46
图13.	截至2018年报告主要无国籍人口的前十位国家	48

第三章

图1. 前往非洲、非洲区域内和离开非洲的移民数量，1990-2019年 55

图2. 非洲人口比例变化最大的前二十个国，2009-2019年 56

图3. 2019年移民人数位列前二十位的非洲国家 57

图4. 2019年涉及非洲国家的前二十条移民通道 58

图5. 2018年非洲国家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总人数排名前十位的国家..... 59

图6. 2018年新增境内流离失所人数排名前二十位的非洲国家（因灾害和冲突所致） 60

图7. 前往亚洲、亚洲区域内和离开亚洲的移民人数，1990–2019年..... 69

图8. 亚洲人口比例变化最大的前二十个国家，2009-2019年 70

图9. 2019年亚洲国家移民人数前二十位 71

图10. 涉及亚洲国家的前二十条移民通道 72

图11. 2018年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总人数排列前十位的亚洲国家..... 73

图12. 2018年新增境内流离失所人数排名前列的亚洲国家（因灾害和冲突所致） 74

图13. 前往欧洲、欧洲区域内和离开欧洲的移民，1990-2019年 86

图14. 欧洲人口变化比例排名前二十位的国家，2009-2019年 87

图15. 2019年移民人数排名前二十位的欧洲国家 88

图16. 2019年涉及欧洲国家的前二十条移民通道 89

图17. 2018年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总人数排名前十位的欧洲国家 90

图18. 2018年新增境内流离失所最多的前二十位欧洲国家（因灾害和冲突所致） 91

图19. 前往、位于及离开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移民，1990-2019年 96

图20.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人口比例变化排名前二十位国家，2009-2019年 97

图21. 2019年移民人数排名前二十位的移民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国家..... 98

图22. 2019年涉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国家的前十条移民通道..... 99

图23. 2018年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总人数排名前十位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国家 100

图24.	2018年按新增境内流离失所者数量排名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国家 (因灾害和冲突所致)	101
图25.	前往北美地区、北美区域内及离开北美地区的移民数量, 1990-2019年	107
图26.	北美地区人口变化比例最大的国家, 2009-2019年	108
图27.	2019年北美地区的主要移民国家	108
图28.	涉及北美地区国家的前十条移民通道	109
图29.	2018年北美地区内和来自北美地区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总人数	110
图30.	2018年新增境内流离失所数量最多的北美地区国家和地区(因灾害和冲突所致)	110
图31.	前往大洋洲、大洋洲区域内及离开大洋洲的移民数量, 1990-2019年	114
图32.	大洋洲人口变化比例最大的国家, 2009-2019年	115
图33.	2019年大洋洲移民国家	116
图34.	涉及大洋洲国家的前十条移民通道	117
图35.	2018年大洋洲区域内和来自大洋洲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总人数	118
图36.	2018年新增境内流离失所数量最多的大洋洲国家(因灾害和冲突所致)	119

第四章

图1.	关于“迁入移民”或“迁出移民”的学术出版物数量	127
表1.	政府资助移民研究的案例	129
图2.	2017和2018年间按所论及地域划分的在选定刊物发表的文章数量	138
图3.	2017和2018年间刊登于选定刊物的文章作者所属机构的地域分布	140
图4.	选定期刊的影响因素	142
表2.	2017和2018年选定刊物中关注得分最高的10篇文章	143
图5.	选定期刊2017-2018年间181篇文章查看和下载次数分布	145
表3.	2017-2018年间出版的主要全球移民材料例举	146
图6.	《世界移民报告2018》与《世界移民报告2015》的下载量对比	153
图7.	按主题划分, IOM研究性出版物的下载量比例	153
图8.	按关注地区划分, IOM研究性出版物的下载量比例	154

第五章

表1. 影响移民公民政治贡献的因素 169

第六章

表1. 主要融入模式的总结 189

第七章

图1. 整个迁移周期中移民健康的决定因素 212

表1. 处于易受伤害状况的特定移民群体主要健康问题概要 215

图2. 促进移民与健康目标的全球议程 224

第八章

图1. 全球20岁以下移民 236

图2. 20岁以下移民占全球移民比例 237

图3. 20岁以下的国际移民，按地区划分（单位：百万人） 238

图4. 20岁以下国际移民占国际移民比例，按地区划分 239

表1. IOM/UNHCR/教育部门——孟加拉国考克斯巴扎尔（Cox’s Bazar）
难民营的罗兴亚儿童和青少年人口，2019年1月 240

图5. 孟加拉国缅甸难民的人口细分 240

图6. 哥伦比亚委内瑞拉人的人口细分 241

第九章

表1. 构建环境变化和移民之间相互作用的三种不同方式 254

表2. 实证研究中的实例 258

图1. 人类移民作为风险管理话题在国际气候政策中的出现 265

第十章

表1.	移民与危机的国际数据	281
图1.	墨西哥移民路线，飓风和往期地震分布	283
图2.	利比亚移民聚居地、跨境路线以及暴力事件	284
表2.	OECD适用于处理危机中的难民问题的创新指南	286

第十一章

图1.	“移民”意味着什么？	294
图2.	契约及联合国移民网络建立进程时间表摘要	295
表1.	按类别划分的《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目标	298
表2.	难民问题全面响应框架（CRRF）和行动纲领中的重点主题领域	300

附录列表

第三章

附录A.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区域和次区域 313

第四章

附录A. 学术出版的简要概述 318

附录B. 学术期刊的成果 321

第六章

附录A. 关于移民融入和社会凝聚的术语和定义 338

附录B. 移民融入的法律框架 341

附录C. “移民公民调查”的主要发现..... 343

第七章

附录A. 监测移民健康和发展对移民敏感（migrant-sensitive）
的卫生系统的重要优先事项和行动..... 345

附录B. 斯里兰卡推进国家移民健康政策和行动框架的经验..... 347

附录C. 健康在《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中的实施..... 350

第九章

附录A. 对环境移民治理具有重要意义的政策进程 351

第十章

附录A. 不同危机状况对移民的不同影响	354

第十一章

附录A. 有关移民的主要多边倡议、进程、协定和宣言的大事年表.....	356
附录B. 《移民问题全球契约》与此前的全球移民倡议和阶段成果之间的相同点与不同点	360

前言

IOM 提供客观和权衡性的全球移民描述的责任从未如此重要。移民不仅具有很高的政治影响力，而且经常受到热议，其迅速传播虚假信息以影响公众话语的能力也有所扩展。

二十年前，IOM 发布了第一份《世界移民报告》，以提供有关全球移民趋势和问题的权威解释。随着 2000 年首次报告的发布，该系列报告已迅速成为 IOM 的旗舰出版物。

早期的《世界移民报告》是围绕特定主题而编写的，他们深入探讨了诸如劳动力流动、移民福利和移民沟通等主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意识到移民问题的广泛性和复杂性却被忽视了。

时代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现在，移民是一个与国家、区域和国际各层面的人权、发展和地缘政治相互关联的最高等级的政治议题。因此，IOM 对旗舰系列也进行了提升，以确保世界移民报告真正成为一份强调世界性的移民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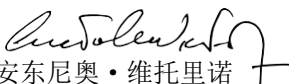
为了给公众辩论提供更具战略意义的贡献，我们对该系列进行了改进。我们加强了与学者及应用型研究人员的合作伙伴关系，以便从他们丰富的专业技能和知识中获益。鉴于 IOM 在数据收集和分析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我们对《世界移民报告》的内容和结构进行了更改，以增加其对全球移民的证据基础的效用。

《世界移民报告 2018》在 IOM 所有出版物中下载数量最多。它显然满足了为移民问题复杂性提供权衡性理解的需求，以易懂的方式提供了最新的全球数据和信息，并探索和解释了复杂且正在显现的移民问题。

作为联合国移民署，IOM 有责任揭示人口流动的复杂与多样。此报告也认可了 IOM 所一贯强调的基本权利和为最需要帮助的移民提供支持的使命。这与 IOM 向流离失所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领域尤其相关，包括气候事件、冲突与迫害，或者是那些在危机中陷入困境的人。

同样地，IOM 继续致力于为成员国在政策制定与评估过程中利用各种形式的数据、研究和分析提供支持。实际上，这种支持也反映在 IOM 的章程中，章程强调对移民研究的需求为该组织职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世界移民报告》则是这一重要职能的核心组成部分。

在这一对迁移与移民的关注度和活动日益增加的时代，我们希望 2020 版的《世界移民报告》能够成为您的重要参考。我们希望它能帮助您在不确定的时期了解这一备受关注且十分活跃的话题，并在相对平静的时期促进您对此话题的反思。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您能从报告中学习到一些新的知识，这些知识能够为您自身的工作提供信息，无论是在学习、研究和分析、政策制定、沟通或移民实践中。



安东尼奥·维托里诺

国际移民组织（IOM）总干事



MARIE MCAULIFFE
BINOD KHADRIA

1 报告综述：在不确定性与日俱增的时代下透视移民与流动性¹

引言

关于移民和流动性的长期且不断增长的证据表明，移民在很大程度上与更广泛的全球经济、社会、政治和技术变革相关，而这些变革正影响着广泛的高优先级政策问题。²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这些变革越来越多地塑造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包括我们的工作场所、家庭、社会和精神生活。由于远程技术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从世界各地获取信息、商品和服务。

与此同时，还有一种感觉是，我们正处于一个相当不确定的时期。许多评论员对在两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建立的全球政治秩序各方面的稳固性提出质疑，包括与联盟和共同利益相关的稳固性。³ 其他人则称现在为“愤怒时代”，将当前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和不满情绪归结到对“逻辑”和“自由理性主义”的主导和不懈的关注，而这种关注则以牺牲情感反应为代价。⁴

在这种背景下，这份世界移民报告侧重于对过去两年间移民的发展情况进行分析，并着重提供考虑到历史与当代因素的分析。其中，历史分析承认移民和流离失所发生在更广泛的长期的社会、安全、政治和经济环境中；当代分析则认识到我们正处于深刻的全球变革之中，而由此产生的日常生活变化正影响着移民发生与被探讨的当前环境。

移民领域发生了什么？

自2017年底发布《世界移民报告2018》以来，过去两年移民领域发生了很多变化。⁵ 世界见证了**全球范围内的历史性变化**，联合国会员国聚集在一起，最后确定了关于迁移和流离失所的国际表现形式的两项全球契约：《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Global Compact on Refugees）和《难民问题全球契约》（Global Compact for Safe, Orderly and Regular Migration）。契约的最后确定是各个国家、国际组织、公民社会组织和其他行动者（如私营组织）数十年来努力改善国际移民治理

1 Marie McAuliffe, 国际移民组织移民政策研究部主任；Binod Khadria, 尼赫鲁大学教授。

2 例如见Castles, 2010；Goldin、Cameron 和 Balarajan, 2011；Koser, 2016；Triandafyllidou, 2018。

3 Ikenberry, 2018；Stone, 2016。

4 Mishra, 2017。

5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7。

的结果。在各国致力于制定契约的几年中，⁶大量的对话、工作坊、磋商和会外活动在国际、区域、国家和地方层面举办，这些活动通过更深入地理解迁移的好处及其可能带来的挑战，使不同的移民“现实”得以共享、许多领域的共同利益得到扩展。因此，契约的达成建立在多年来对这两项契约涉及的关键问题的参与基础之上。

不幸的是，过去两年发生了一些重大的迁移和流离失所事件，造成了巨大的苦难、创伤以及生命的损失。最严重的是数百万人因冲突而流离失所（如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内外、也门、中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南苏丹）、极端暴力（如被迫在孟加拉国寻求安全的罗兴亚人遭受的暴力）或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动荡（如数百万委内瑞拉人面临的情况）。人们也越来越认识到环境和气候变化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如有计划的迁移/重新安置和流离失所），包括为应对气候变化更广泛影响而产生的全球协作和国际政策机制的一部分。⁷在2018年和2019年，气候和天气相关灾害引发的大规模流离失所在全球许多地方发生，包括莫桑比克、菲律宾、中国、印度和美利坚合众国。⁸

我们也看到国际移民的规模随着最近的趋势而增加。据估计，全球国际移民数量接近2.72亿，其中近三分之二是劳务移民。⁹全球移民数量仍然只占世界人口的一小部分（3.5%），这意味着全球绝大多数人（96.5%）居住在他们出生的国家。然而，国际移民的估计人数和比例已经超过对2050年的一些预测，即全球移民数量达到2.3亿，占世界人口的2.6%。¹⁰此外，众所周知的，国际移民的规模和发展速度出了名的难以精确预测，因为这与紧急事件（如严重的动荡、经济危机或冲突）以及长期趋势（如人口变化、经济发展、通讯技术的进步和交通便利程度）紧密相关。¹¹我们还从长期数据中得知，国际移民模式在世界范围内并不统一，而是受经济、地理、人口和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形成的独特的迁移模式，例如多年来发展形成的移民“通道”（详细信息请参阅报告第三章）。最大的移民通道往往是从发展中国家到更大的经济体，例如美国、法国、俄罗斯联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沙特阿拉伯。这种模式可能在未来多年仍将保持不变，尤其是随着一些发展中次区域和国家的人口预计在未来几十年会增加，而这将为后代带来移民方面的压力。¹²

报告第一部分关于迁移与移民的数据和信息要点概述如下。报告中提供了进一步的信息和讨论。

6 各国承诺在2016年《关于难民和移民的纽约宣言》中有明确表述（联合国大会（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UNGA），2016）。

7 关于该问题的详细讨论，请参见报告第九章。

8 关于全球及区域迁移数据和信息的讨论，请参见报告第二章和第三章。

9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简称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国际劳工组织（ILO），2018。

10 例如，参见国际移民组织（IOM），2003。

11 世界经济论坛（WEF），2019；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03。

12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

第一部分要点：关于移民与迁移的数据和信息

2019年全球国际移民数量：2.72亿（占世界人口的3.5%）

- 52%的国际移民为男性，48%为女性。
- 74%的国际移民处于工作年龄（20-64岁）。

印度继续成为国际移民的最大来源国

- 印度居住于国外的移民人数最多（1750万），其次是墨西哥和中国（分别有1180万和1070万）。
- 最大的移民目的地国仍是美国（5070万国际移民）。

移民工人数量在高收入国家略有下降，而在其他国家有所增加

- 2013至2017年间，移民工人数量在高收入国家略有下降（从1.123亿到1.112亿），在中等偏高收入国家的增长幅度最大（从1750万到3050万）。
- 在全球范围内，2017年，男性移民工人的数量超过女性移民工人2800万；其中，男性移民工人9600万（58%），女性移民工人6800万（42%）。

2018年，侨汇金额增长至6890亿美元

- 前三位侨汇汇入国是印度（786亿美元）、中国（674亿美元）和墨西哥（357亿美元）。
- 美国仍然是最大的侨汇汇出国（680亿美元），其次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440亿美元）和沙特阿拉伯（361亿美元）。

2018年，全球难民人口2590万

- 2040万难民受联合国难民署（UNHCR）托管，550万难民受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A）托管。
- 52%全球难民人口的年龄在十八岁以下。

因暴力和冲突产生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达到4130万

- 这是自1998年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开始监测以来的最高人数记录。
-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610万），其次是哥伦比亚（580万）和刚果民主共和国（310万）。

2018年，全球无国籍人员数量为390万

- 孟加拉国的无国籍人员数量最多（约90.6万），其次是科特迪瓦（69.2万）和缅甸（62万）。

关于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考报告第二章。章节中概述了上述估计数字的来源和日期。

移民模式因地区而异

- 出生于非洲、亚洲和欧洲的大多数国际移民居住在其出生区域内，而大部分来自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和北美洲的移民居住在其出生区域之外。在大洋洲，2019年区域内移民和居住在区域外的移民数量大致相同。
- 一半以上国际移民（1.41亿）居住在欧洲和北美洲。

移民已经成为一些国家人口变化的决定性因素

- 区域内移民一直是赤道几内亚等一些非洲国家人口变化的重要因素。
- 劳务移民造成了人口的重大变化，尤其是在海湾合作委员会（GCC）成员国；除阿曼和沙特阿拉伯外，移民在GCC国家的人口口中占大多数。

流离失所仍是一些地区的主要特征

-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土耳其分别是全球最大的难民来源国和接纳国，（产生和接纳难民的）人数分别670万和370万。加拿大成为最大的难民重新安置国，2018年重新安置的难民数量超过美国。
- 2018年，菲律宾新增灾难流离失所人数最多（380万）。
- 截至2019年中期，约有400万委内瑞拉人离开了他们的国家。2018年，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是寻求庇护者的最大来源国（超过3.4万人）。

关于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报告第三章。章节中概述了上述估计数字的来源和日期。

移民研究和分析产出依然较高

- 与移民相关的学术出版物持续增加，过去两年发表了有史以来最多的学术成果。国际组织在广泛的移民问题上有大量产出。
- 移民方面的学术成果以目的地国家的观点为主，尤其是与欧洲有关的观点。对选定期刊作者主要从属关系的地理比较表明，大多数作者来自发达国家的机构。

关于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报告第四章。章节中概述了上述估计数字的来源和日期。

是移民在改变，还是关于移民的描述在改变？

从上面的讨论和突出要点可以看出，近年来，虽然不能用“地震级”来描述，但移民发生了增量变化，如移民和流离失所的总体规模。准确地说，随着经济增长和改革、贸易自由化和长期稳定带来机会的进一步实现，现存的迁移模式似乎有所加深。也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虽然国际移民

的一般概念似乎简单明了（例如新闻媒体所描述的），但其复杂性正变得更加明显。¹³ 如何概念化移民和流动问题一直是许多学者和决策者关注的焦点。¹⁴ 最近，一些人呼吁重新思考，强调“移民”这一相当固定的观点所导致的日益增长的反常现象（参阅下方文本框，了解 Ronald Skeldon 教授近期关于该主题的论文）。

重新思考国际移民、国内移民、流动与城市化

移民被视为人口变量中问题最多变量。不同于定义一个人一生的独特生死事件，移民可能是多重事件，其度量完全取决于在时间和跨空间维度上如何定义它。

.....

尽管在移民数据收集巾存在着各种固有问題，但近年来取得了重大进展。最初由萨塞克斯大学开发、现在由联合国人口司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进一步扩展和维护的世界“来源地-目的地”数据库的汇编为更精确地衡量全球人口迁移提供了框架。^a 这些数据表明，约3%的世界人口居住在出生国家或领土以外，且这一比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没有发生显著变化.....随着境内、国际移民制度的发展和变化，它们之间的连接性质也随之演变.....其他形式的短期流动主要来自城市文化和经济体。

.....

认为大多数人不会移动或固定在特定位置的想法可能很有吸引力，但却是错误的。流动性是所有人口的固有特征，除非有限制或控制流动的具体政策或其他因素。因此，一些民族似乎比其他民族更多地移动，并且以与其他民族不同的方式移动。这种移动似乎与每个国家的发展水平紧密相关，而反过来，发展水平又与每个国家的人口分布相关。尽管在测量国内移民巾存在如上所述的所有困难，在构建分析模型以进行跨空间比较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

a Parsons等人，2007；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5。
节选自Skeldon，2018。

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移民的日益复杂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有更多关于迁移和移民的可用信息。我们知道更多关于谁迁移、人们为什么迁移、他们迁移到哪里以及如何迁移的信息，尽管可能程度不如我们所愿。但更明显的是，更广泛的“复杂性”问题适用于全球发生的许多变化。下面文本框中突出显示的一些具体问题，已由本报告第二部分的专家深入研究和分析。

13 Czaika 和 de Haas，2014；De Witte，2018；Hall 和 Posel，2019。

14 Faist 和 Glick-Schiller，2009；Hochschild 和 Mollenkopf，2008；King，2012。

第二部分要点：复杂与新兴移民问题

- 移民对来源地及目的地国家和社区做出了重要的社会文化、公民政治和经济贡献，包括在许多部门中成为重要的变革推动者（第五章）。
- 与本地人相比，迁入移民的创业活动往往更加频繁。在美国等国家，移民对创新做出了不成比例的巨大贡献（第五章）。
- 移民在接纳地社会的融入与各种互相依存的社会和政策领域相关。一个政策领域的融入结果将很可能影响到其他领域，包括语言、教育、劳动市场融入、家庭团聚、政治参与和入籍（第六章）。
- 移民与健康之间存在动态而复杂的关系，这种关系远远超出了危机事件的范畴。移民可能导致更大的健康风险，但也可能与健康的改善相关，特别是对于那些在灾难中寻求安全的人们（第七章）。
- 虽然大多数移民儿童作为家庭单位的一部分通过安全的移民程序进行迁移，但许多其他移民儿童缺乏免受伤害的有效保护，并在其迁移的所有阶段都面临着人权被侵犯的情况（第八章）。
- 全球对儿童移民总数的最新估计约为3100万。其中，难民儿童约1300万，寻求庇护儿童93.6万，另有17万儿童在自己的国家内被迫流离失所（第八章）。
-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极端天气事件的数量和频率正在上升，这预计将越来越多地影响移民和其他形式的迁移。虽然环境和气候变化导致的人口流动通常被限定在保护和安全的框架内，但将流动性理解为适应，使移民能动性成为应对方程的一部分（第九章）。
- 移民身份能显著影响移民应对危机的能力。灵活的移民和签证政策有助于移民保持自身安全，并从危机的影响中恢复过来。返回是一个选项，但不一定是最主要的应对选项（第十章）。
- 在过去两年中，全球移民治理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包括联合国移民网络和关于难民和移民问题的两项全球契约的形成。尽管这两项全球契约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他们在持续性国际合作和承诺方面几乎代表了全球共识（第十一章）。

在（地缘）政治、社会、环境和技术领域，变化的速度前所未有，对此，一些分析家和评论家因此创造或使用了诸如“加速时代”¹⁵、“第四次工业革命”¹⁶和“变化的时代”¹⁷等词语。人们普遍认识到世界变化的速度有多快，而且变化的速度似乎比所有的预期和预测都快。与此同时，变化正在导致意想不到的（和有害）的影响：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激烈动荡、幻灭与困惑的时代。不断加深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改变国际关系，政治部落主义正在揭示国家内部的深层裂痕。指数技术的传播正在颠覆人们对安全、政治、经济及更广泛领域长期以来的假设。¹⁸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政治领域的重大转变，尤其是通过新兴社交媒体和其他在线平台进行公民参与方面，以及政治领导力的标准方面。例如，“阿拉伯之春”预示着政治舞台上人们发声方式和活动家组织方式的显著发展。¹⁹最近，我们对全球民主制度的分析和评论正在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对（全球）治理、地缘政治和国际合作具有潜在影响。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治理的核心价值观正在受到挑战的时代。一些政治领袖因个人利益无视共同利益，即使这些个人利益破坏了旨在促进整个国家和人民进步、不因固有特点和信仰而排除或驱逐某些人群的法律、程序和体制，因此，公平、责任、公正、平等、正义和廉洁的价值观正遭到严重破坏。²⁰正如我们在历史中所目睹的，持续的、系统性的侵蚀可能扩展到对人权以及最终对社会内部人群的攻击。²¹

作为当前变化的一部分，国际移民日益被武器化。它被一些人当作一种政治工具，通过利用社区中可以理解的恐惧（这种恐惧源于变革步伐的加快和时代不确定性的增加），破坏了民主和公民参与的包容性。²²一些领导人力图通过移民问题分裂社区，低估移民带来的巨大利益和好处，并且坚定地忽视我们的移民历史。而且，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社交媒体被用来作为分离和两极分化的手段，不仅在移民问题上，而且在某些时候，我们看到活动人士在网上部署“部落策略”，试图用消极和误导性的眼光来描绘移民。²³这些对国际移民不断变化的描述的基础是技术创新的应用，特别是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然而，我们还必须回顾一下，移民的政治化并不新鲜，如下面文本框要点所示。

15 Friedman, 2016。

16 Schwab, 2016。

17 Mauldin, 2018。

18 Muggah 和 Goldin, 2019。

19 AlSayyad 和 Guvenc, 2015。

20 Fotaki, 2014。

21 Rawnsley, 2018。

22 Ritholtz, 2017。

23 McAuliffe, 2018。

政治的持久性问题：《世界移民报告2003》摘录^a

移民是一个突出的政治话题。过去十年来，一系列的事态发展证明了移民现象的政治化：西方国家对于前苏联国家大量移民涌入和欧盟国家对于联盟每次扩大新成员国公民入侵的担心；对移民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和社会动荡中所起作用的质疑；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后的限制性政策和强烈反弹的对外来移民的反对；一些非洲国家重新爆发的将国内危机归咎于移民的仇外情绪；以及一些政客利用移民问题来赢得选举。所有这些例子都说明了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与流动性之间的紧密联系。因此，移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成为具有心理、经济和公共关系含义的目标。

a 国际移民组织（IOM），2003。

技术作为推动者和游戏规则改变者

移民与科技、创新交织在一起，大量分析评估了国际移民如何支持（有时是限制）技术和知识的转移，这种转移经常与投资、贸易流动相配合，在国家和社区之间建立历史、地理和地缘政治联系。²⁴ 技术在整个迁移过程中的重要性越来越重要，尤其是新的技术形式。例如，近年来，我们目睹了移民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在迁移旅途中实时收集信息和建议；这一问题引发人们的关注，有时甚至是担忧。ICT的应用，如应用程序分享最新信息，包括支持秘密过境，以及利用共同利益使地理分散的群体相互连接的社交媒体平台的整合，已经引起了关于技术在何种程度上被用来支持非正规移民、以及使迁移者免受移民偷运者和人口贩子虐待和剥削的有效质疑。²⁵ 由于越来越容易获得低成本的新兴技术，移民还开发了各种应用程序，用以支持在接纳国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同时保持与原籍国家家庭与社会的社交联系和经济支持，包括通过越来越流行的“移动货币”应用程序。

移民与技术之间的其它联系也在移民辩论中有所体现。随着人工智能在关键部门逐步得到应用，其对移民工人流动与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也成为移民原籍国与接纳国政策制定者及企业高度关注的领域。²⁶

24 Burns 和 Mohapatra, 2008; Kapur, 2001; Khadria, 2004。

25 McAuliffe, 2016; Sanchez, 2018。

26 McAuliffe, 2018。

最近的讨论也转向了区块链技术及其对移民尤其是对侨汇的影响，以及对数字身份和全球流动性的影响。²⁷ 社交媒体技术也越来越多地影响着移民政治，社交媒体平台上激增的极右激进主义试图影响政治辩论，并最终影响政治决策。²⁸

面对当前的巨大变化和不断增加的不确定性，《世界移民报告2020》力图利用现有数据、研究和分析基础，致力于更细微深刻地理解当今一些最重要和紧迫的全球移民问题。就其本质而言，移民的复杂动态永远无法被完全测量、理解和管理。然而，正如这份报告所示，我们确实拥有一个不断增长和完善的数据体和证据，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移民的基本特征及其变化，并了解移民现象发生与变化的背景。这一点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充斥着错误信息与谎言的公众辩论越来越能够利用开放的“新媒体”平台的不断扩张来实现对迁移与移民的扭曲与误传。

《世界移民报告》系列

第一份《世界移民报告》出版于20年前，其构思起源于全球化的影响在世界许多地方、以多种方式被感觉到的时候，最初作为一次性的出版物旨在增加决策者和普通大众对移民问题的了解。实际上，第一份《世界移民报告》指出，其产生的部分原因是全球化对移民模式的影响，因此该报告“着眼于日益全球化的经济，它已导致许多国家涌入前所未有的新增人口”。²⁹ 报告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移民虽然是一种“古老现象”，但作为经济和贸易进程更广泛的全球化转变的一部分，移民进程正在加速，因为经济和贸易进程的全球化使得劳动力、货物和资本能够更广泛地流动。表1汇总并对比了《世界移民报告2000》及当前报告版本的关键统计数据。对比显示，虽然（移民）的某些方面保持相当稳定，如国际移民的女性比例和移民占全球人口的总比例，其他方面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例如，侨汇预计从2000年的1260亿美元增长到2020年的6890亿美元，凸显了国际移民作为发展动力的重要性。这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何移民是一个首要的全球问题，且联合国会员国已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全球移民治理，特别是自2000年以来（参见本报告第十一章讨论）。因此，国际移民组织（IOM）本身规模的不断扩大也不足为奇，其成员数量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显著增加，从76个国家增加到目前的173个国家。还需注意的是，表1显示全球国际移民（增加约85%）、难民（增加约80%）和境内流离失所者（增加约97%）有所增加；但与此同时，这些群体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仍然很小。

²⁷ Latonero等，2019；Juskalian，2018。

²⁸ 见报告第五章关于社交媒体平台如何转变有关移民的公众辩论。

²⁹ 国际移民组织（IOM），2000。

表1. 2000年及2020年世界移民报告关键事实和数据

	2000年报告	2020年报告
国际移民数量（估计）	1.5亿	2.72亿
移民占全球人口的比例（估计）	2.8%	3.5%
国际移民女性占比（估计）	47.5%	47.9%
国际移民儿童占比（估计）	16.0%	13.9%
国际移民占比最高区域	大洋洲	大洋洲
国际移民占比最高国家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移民工人数量	-	1.64亿
全球侨汇金额（美元）	1260亿	6890亿
难民数量	1400万	2590万
境内流离失所者数量	2100万	4130万
无国籍人员数量	-	399万
国际移民组织成员国数量*	76	173
国际移民组织地区办公室数量*	120	436 ⁺

来源：参见国际移民组织（IOM），2000年及当前版本报告。

注：表中数据估计日期可能与报告发布日期不同（有关估计日期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报告）；有关区域细分，请参阅报告第三章；* 表示该数据未包含在报告中，但当年数据存在；+ 表示截至2019年10月28日。

《世界移民报告2000》对移民政策和移民研究的贡献是及时的，其成功也预示了世界移民报告系列的后续发展。从2000年起，IOM已经发布了十份《世界移民报告》（参见以下文本框）且此报告已经成为国际移民组织出版的旗舰系列。它始终关注并致力于对移民问题进行以事实为依据的合理分析，并因此增进决策者、实践者、研究者和大众对移民问题的了解。

2016年底，为确保《世界移民报告》能够最大程度地为基于事实的全球移民知识做出贡献，IOM决定完善该报告系列。现在，该系列的每个版本都有两部分，包括：

- 第一部分：关于迁移和移民的关键信息（包括移民相关统计数据）；
- 第二部分：对日益复杂变化的移民问题进行均衡的、实证的分析。

《世界移民报告2000》

《世界移民报告2003：移民管理——迁移中人们面临的挑战及回应》

《世界移民报告2005：国际移民的成本和收益》

《世界移民报告2008：在不断演进的全球经济下管理劳动力流动》

《世界移民报告2010：移民的未来：应对变化的能力构建》

《世界移民报告2011：关于移民问题的有效沟通》

《世界移民报告2013：移民福利和发展》

《世界移民报告2015：移民和城市：管理人口流动的新合作》

《世界移民报告2018》

《世界移民报告2020》

系列报告从单一主题版本向两部分结构的转变是因为认识到移民研究、分析和出版方面的重大变化，以及读者不同的期望和需求。对于那些想了解关键的移民事实和数据的人，第一部分汇集了最新的信息和数据，方便读者能够更好地了解全球和区域层面的移民趋势、模式和进程的变化；而对于那些可能正在从事（或研究）特定领域移民政策或实践的人，第二部分提供了对该领域复杂性的深入挖掘。随着对移民问题的聚焦以及移民问题的复杂化，完善本系列亦是为了弥补单一主题报告可能无法充分说明或体现更大范围内全球移民变化趋势的缺陷。

修改本系列报告进一步考虑的是为其“增值”的计划。对于IOM这样一个政府间组织和联合国系统内的新机构而言，必须确保《世界移民报告》能够为公众提供切题、易懂、可靠、精确和合理的信息与分析。避免重复和显著重叠的需求是真实存在的，特别是考虑到在移民治理方面的最新贡献（如“移民治理指标”）。通过这种方式，我们重新设计了《世界移民报告》系列，从而为移民决策者提供面临复杂和新兴问题的战略分析，而不是描述或评估当前的移民政策和治理体系。该系列报告是对其他著作的补充而非重复。

证据表明，修改后的系列报告成功地实现了预定的目标，得到了包括（IOM）成员国、移民学者和普通读者在内的读者的积极响应。迄今为止，《世界移民报告2018》于2018年和2019年的下载量较之前版本的持续增加是另一个令人鼓舞的指标。³⁰

30 报告第四章图6提供了《世界移民报告2018》和《世界移民报告2015》的下载统计信息。

《世界移民报告2020》

在世界移民报告系列二十周年之际，本版报告在前一份2018版报告的基础上，提供全球和区域层面的最新移民统计数据，以及对复杂移民问题的描述性分析。

第一部分，关于“迁移和移民的关键数据和信息”，包括的独立章节有关全球移民趋势和模式，区域维度和发展情况，以及讨论学术界和包括IOM在内的各种不同组织对移民研究和分析的最新贡献。这三章由IOM组织编制，主要根据IOM专家、实践者和世界各地官员基于各种相关组织数据所作的分析。第二部分的七个章节由致力于移民研究的应用型和学术型研究人员撰写，涵盖一系列“日益复杂变化的移民问题”，包括：

- 移民的社会贡献；
- 移民、融入和社会凝聚力；
- 移民和健康；
- 儿童和危机迁移；
- 移民和环境变化的适应性；
- 陷入危机的移民；
- 全球移民治理的最新发展。

尽管这些话题的选取必然是有选择的和主观的，但本报告第二部分的所有章节都与当今世界关于移民的一些最突出和最重要的辩论直接相关。在决策者试图对与移民相关的复杂公共政策问题做出有效、均衡和建设性的回应时，上述许多话题都是他们面临的核心难题。因此，（第二部分）各章节旨在通过提供对关键问题的明确界定、对相关研究和分析的批判性概述以及对未来研究和决策影响力的讨论，为当前和未来的政策思考及讨论提供信息。从提倡特定的政策“解决方案”意义上讲，这些章节并不具有规范性，特别是当即时语境成为政策设置的重要决定因素时，而是为了在激烈的辩论中提供有益信息和帮助。

第一部分

第二章将对国际移民（存量）和国际迁移（流量）的全球数据与趋势进行概述，也将对移民工人、难民、寻求庇护者、境内流离失所人员和无国籍人员在内的特定移民群体、以及侨汇进行探讨。此外，本章引用了IOM的现有项目数据，特别是关于失踪移民、协助自愿返回与重新融入、重新安置、流离失所者追踪和人口贩运的数据。虽然这些数据整体来说不具有全球性或代表性，但能够为全球范围内IOM相关项目和行动中发生的变化提供见解。

在全球综述之后，第三章将从区域的角度讨论移民的发展。该讨论聚焦由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界定的六个世界区域：非洲、亚洲、欧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北美洲和大洋洲。对于上述每个区域，分析包括：1.对相关人口（移民）关键统计信息的综述和简要讨论；2.根据由国际组织、研究人员和分析人员提供的广泛数据、信息和分析，对区域移民的“主要特征和发展情况”进行简要描述。为了说明六个区域内每个区域的移民模式、趋势和问题的多样性，本章将从次区域的层面呈现六个区域的“重要特征和近期发展情况”。

关于移民问题，一大批学者、政府、政府间组织和智库已进行并出版了大量研究和分析成果。第四章有选择性地概述了此类贡献，并更新了首次出现在《世界移民报告2018》中关于这一主题的章节。概述聚焦学术界和政府间组织在2017年和2018年发表的移民研究成果，其中，政府间组织的成果达到顶峰，其中一些是在审议《全球移民契约》期间为各国和其他行为者提供信息而产生的（关于契约程序和结果的讨论，请参见报告第十一章）。

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的首个章节（第五章）探讨了移民对目的地社区以及返回移民对来源地的历史和当代贡献。从这个角度看，本章聚焦移民贡献的三个核心领域：社会文化、公民政治和经济。面对关于迁移和移民经常被扭曲的讨论，人们可能忽略了移民以多种方式作出重大贡献的事实。对这一“事实核查”的第五章强调了一个经常被忽视但很重要的主题，将分析置于全球对移民贡献的认可出现新兴障碍的背景下。本章最后概述了对政策审议和进一步研究的影响。

第六章批判性地审查了移民在接纳地社会的融入问题，包括适应新的文化、习俗、社会价值和语言。本章概述了与该主题相关的政策途径和术语的历史发展。这一章讨论了不同利益相关主体在优化移民融入中的角色，以及与移民融入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政策设置的重要性，最后讨论了对政策回应的含义。

人们通常只从危机的角度来考虑健康和移民问题，但两者之间的联系还有很多。第七章概述了与移民和健康相关的关键问题，包括益处、脆弱性和恢复力。其次，本章审查了卫生系统的应对措施和普遍做法，以及在移民和健康治理方面的差距。最后，提供了关于移民与健康的良好实践指南以及全球议程的经验教训。

第八章讨论了移民儿童，这里探讨的迁移不是移民儿童在安全环境中伴随或跟随家庭迁移的传统移民模式，而是不安全的迁移，例如，在没有家人的情况下通过非正规途径发生的迁移。本章采用一种说明性的方法，详细阐述了儿童移民的不同类型，其驱动因素，以及与儿童移民数据有关的问题。本章讨论了影响移民儿童保护的关键挑战，以及应对这些挑战的当前问题和相关政策的演进。本章探讨了移民儿童面临的主要新兴挑战，并通过对政策和研究重点的思考得出结论。

第九章概述了人类为应对环境和气候变化而进行的流动和适应，探讨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实证研究。本章列举了来自不同生态区的各种适应行为案例，特别是在包括山区、旱地、沿海地区 and 城市在内的气候变化威胁下的区域，提出了促进一种或多种适应性移民模式的不同策略。本章还概述了应对环境和气候变化的流动性方面的国际政策框架，最后对研究、政策和实践提出了重点建议。

第十章讨论了移民陷入的危机。本章列举了洪水、飓风、冲突、以及政治和经济危机等危机事例，分析了当前的紧急援助和紧急保护应对机制，概述了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对不同类型移民面临这种需求的应对措施及其有效性。通过《危机国家移民倡议》（*Migrants in Countries in Crisis Initiative*），它审视了在危机准备和危机后恢复中不同的背景、对策、差距和经验教训。本章概述了各国面临风险和脆弱性状况的移民现有数据，并评估了现有数据与真实情况的差距，最后总结了应对措施的政策和实践意义。

如标题所述，第十一章对《世界移民报告2018》中移民治理一章进行了更新，记录了自上次报告以来两年中全球移民治理方面的主要进展。本章对两项全球契约的发展和采纳进行了描述性分析，简要分析了它们的内容、趋同和分歧领域，评估了它们对全球移民治理框架的影响，以及对未来的影响和实施方面的挑战。本章讨论了各国对于实施和审阅契约后续行动和进展的承诺，总结了支持《全球移民契约》的体制框架变化，还思考了（契约的）长期问题及对未来的影响。

总体而言，面临日益增多的不确定性，这份《世界移民报告》的编写是为了加深我们对移民的各种表现形式及其复杂性的总体理解。我们希望所有读者都能够从此版本报告中学到一些新的东西，并在从事工作、学习或其他活动时借鉴报告中的内容。

第一部分

关于迁移和移民的数据信息







2

迁移和移民：全球概况

引言

在关于移民的大多数讨论中，起点通常是数字。理解与全球社会和经济转型相关的规模变化、新兴趋势和不断变化的人口统计特征，例如移民，有助于我们认识我们所处的不断变化的世界，并为未来做出规划。当前的全球估算表明，2019年全球约有2.72亿国际移民，相当于全球人口的3.5%。¹ 首先要注意的一点是，移民是世界人口中非常小的一部分，这意味着留在自己的出生国仍压倒性地占据常态。而且，移民中的绝大多数人不会跨境迁移，更多的人在国内迁移（2009年估计有7.4亿国内移民）。² 尽管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是从数量还是比例来看，国际移民的增加都是明显的，而且其增长速度比以前预计的略快。³

绝大多数人出于与工作、家庭和学习相关的原因进行国际迁移，涉及的迁移过程基本不会对移民或其进入的国家产生根本性挑战。相比之下，其他人则出于一系列令人信服的、有时甚至是悲惨的原因离开其家园和国家，如冲突、迫害和灾难。虽然流离失所者（如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在所有移民中所占比例相对较小，但他们往往最需要帮助和支持。

本章重点关注全球移民关键数据和趋势，旨在通过提供有关迁移和移民的信息综述，帮助移民政策制定者、从业者和研究者更好地理解更广阔的移民图景。本章借鉴的最新统计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国际劳工组织（ILO）、世界银行（World Bank）、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联合国难民署，UNHCR）、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IDMC）和国际移民组织（IOM）。⁴ 本章概述了有关国际移民（存量）和国际迁移（流量）的全球数据和趋势，并讨论了包括移民工人、难民、寻求庇护者、境内流离失所者和失踪移民在内的特定移民群体以及无国籍人员和侨汇。

本章还参考了IOM日益丰富的项目数据，特别是关于协助自愿返回和重新融入、重新安置、流离失所者追踪和人口贩运受害者的数据。尽管这些数据通常不具有全球性或代表性，但它们可以为全

1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简称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2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2009。

3 参见，例如国际移民组织（IOM）《世界移民报告2003》（IOM，2003），该报告借鉴了联合国人口数据（联合国经社部，2002）和IOM移民数据（IOM，2000）。

4 在本报告范围内，本章使用的统计数据截至2019年6月30日为最新数据，但国际移民存量数据除外，该数据在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于2019年9月17日发布2019年修正版后纳入本章。

球范围内相关项目及其行动中发生的变化提供洞见。作为联合国的移民机构，IOM的业务涵盖本章讨论的所有主题，因此它能够对移民及其各种动态（包括移民的多样化需求）提供进一步见解。

本章重点介绍了与数据收集和术语界定相关的一些挑战，这些挑战使在全球层面对移民趋势进行全面分析变得困难，⁵也成为许多试图分析本国或区域内移民趋势的国家的难题。正如《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所反映的，其重点是循证政策收集数据（《全球契约》目标1，见本报告第十一章讨论）。正在进行的收集和改进移民统计数据努力导致可用数据的扩展；然而，在国际社会致力于建立更全面的移民关键领域的全球图景时，对技术能力的进一步需求成为一个尚待克服的障碍。同样的，迁移与移民的定义本身也备受争议，如下面的文本框所述：

迁移、移民和其他关键术语的界定

除了字典对迁移和移民的一般定义外，在法律、行政、研究和统计等领域还存在着各种对移民相关术语的具体定义。^a因此，目前并不存在一个普遍认可的对迁移和移民的定义。然而，诸如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1998年关于国际移民统计的建议》（Recommendations on Statistic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中陈述的一些定义已被广泛接受并在不同的环境中得到发展。^b

对于移民和迁移的专业定义、概念和分类必然受到地理、法律、政治、方法、具体时间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移民事件可以根据出生地、公民身份、居住地和停留时间长短等若干种方法来定义。^c运用何种定义对迁移和移民的量化分析具有重要影响。我们鼓励读者参阅本章引用的第一手资料，了解数据背后依据的具体定义和分类。IOM《移民概念表》（2019版）（Glossary on Migration (2019 edition)）也可读者提供有效参考。^d

a 可参见Poulain 和 Perrin, 2001。

b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1998。

c 可参见de Beer等人，2010。

d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9b。

5 总体而言，由于对数据的具体解释、附加说明、局限性和数据收集的方式占据大量篇幅，本章将不予以具体论述。但读者可通过数据来源进行查阅。

国际移民：数量和趋势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根据各国提供的数据估算了目前全球国际移民的数量，以下讨论以该估算为基础。⁶

联合国《关于国际移民统计的建议》将常住国发生改变的人们定义为“国际移民”，并区分了“短期移民”（常住国发生变化在三个月到一年之间）和“长期移民”（常住国改变至少一年）。然而，不是所有的国家在实践中都采用这一定义。⁷ 一些国家使用不同的标准定义国际移民，例如通过确立不同的最短居住时间来定义。概念、定义以及不同国家间数据收集方式的差别妨碍了关于国际移民的国家统计信息的充分可比性。

总体来说，在过去五十年中，据估算，国际移民数量有所增加。2019年居住在出生国以外国家的人数约为2.72亿，比1990年多了1.19亿人（当时为1.53亿人），为1970年估计人数（8400万人，见表1）的三倍以上。虽然全球国际移民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在此期间也有所增长，但很明显的，绝大多数人继续生活在他们出生的国家。

表1. 国际移民，1970 – 2019年

年份	移民数量	移民占世界人口的百分比
1970	84,460,125	2.3%
1975	90,368,010	2.2%
1980	101,983,149	2.3%
1985	113,206,691	2.3%
1990	153,011,473	2.9%
1995	161,316,895	2.8%
2000	173,588,441	2.8%
2005	191,615,574	2.9%
2010	220,781,909	3.2%
2015	248,861,296	3.4%
2019	271,642,105	3.5%

来源：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08, 2009a和2019b。

注：2019年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国际移民数量的修订》中可获取的数据实体（诸如国家、地区和行政区域）的数量为232个。1970年，该数据为135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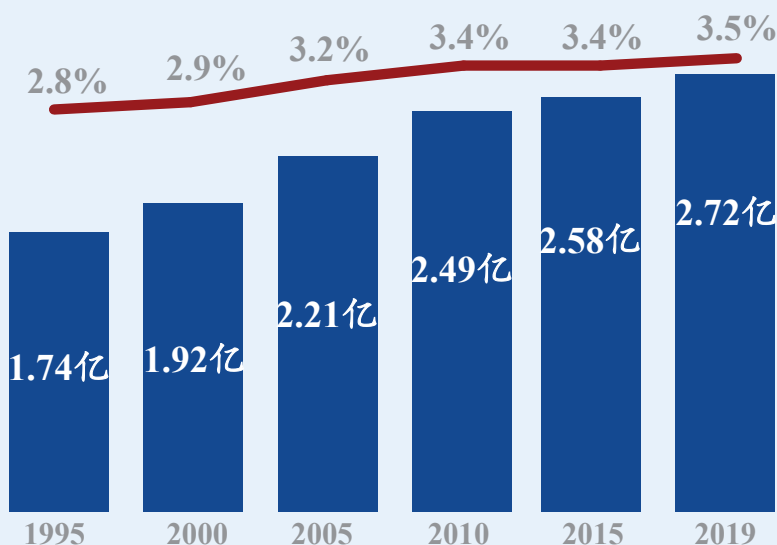
2019年，大多数国际移民（约占总数的74%）正处于工作年龄（20-64岁），而在2000至2019年间20岁以下的移民比例略有下降（从16.4%降至14%），自2000年起65岁以上国际移民的比重则一直保持稳定（约为12%）。

⁶ 地区和行政单位也为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提供了数据。查阅联合国经社部数据源、收集方法和附加说明，请参考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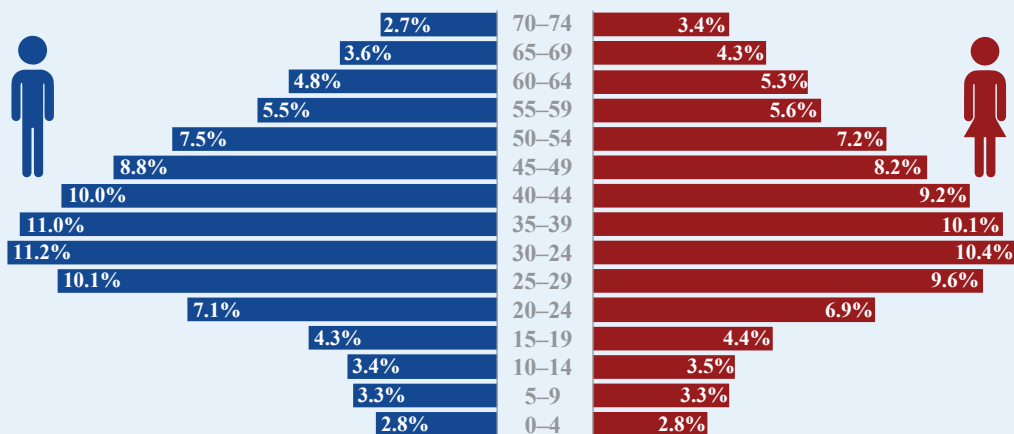
⁷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1998。

国际移民简介

全球的国际移民人口数量不断增加，但其占世界人口的比重相对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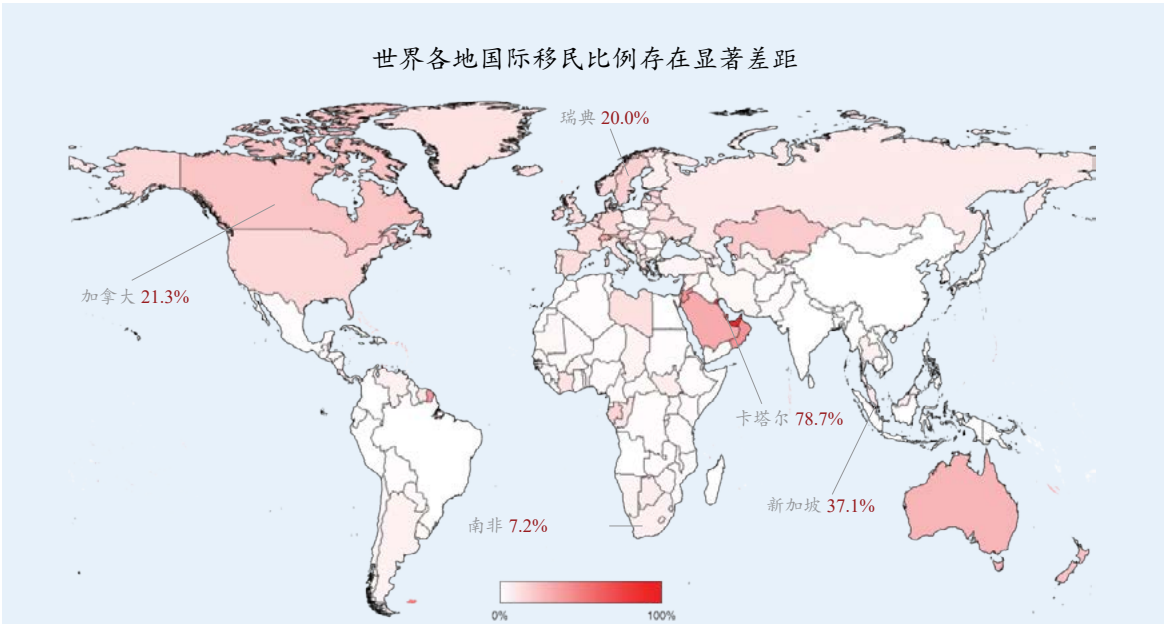


国际移民中，52%为男性，48%为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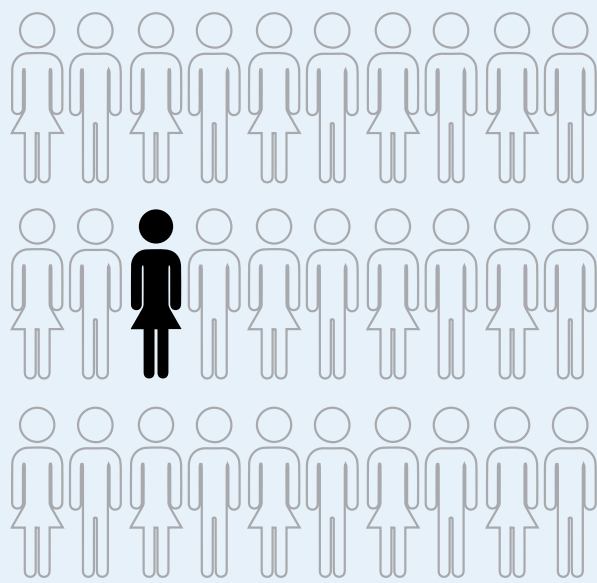
大多数国际移民 (74%) 正处于工作年龄 (20-64岁)

*此处75岁以上的年龄组 (男性占4%，女性占6%) 被省略。



注：此地图仅以说明为目的。地图中显示的边界和名称以及使用的称号并不代表国际移民组织的正式认可或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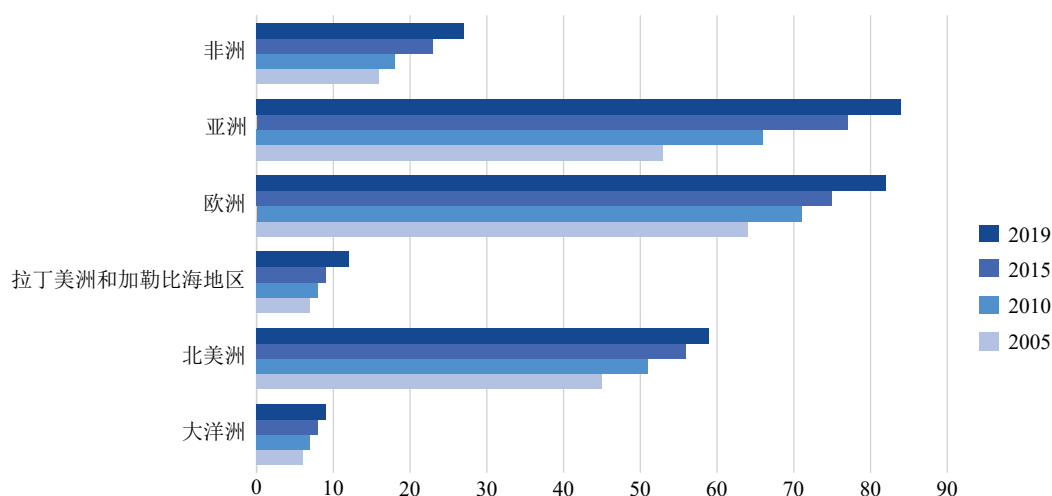
2019年77亿全球人口中有2.72亿国际移民：
每30人中即有1位国际移民



注：图表信息基于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和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c。

2019年，欧洲和亚洲分别接纳了8200万和8400万国际移民，共占全球国际移民总数的61%（见图1）。北美紧随其后，2019年国际移民数量达到5900万人，占全球移民总数的22%。在其他区域，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接纳移民数量的全球）占比为10%，大洋洲为3%。同每个区域的人口数量相比，2019年国际移民比例最高的是大洋洲、北美洲和欧洲，国际移民数量分别占相应地区总人口数量的21%、16%和11%。⁸相比之下，亚洲、非洲（分别为1.8%和2%）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1.8%）的国际移民比例相对较低。然而，亚洲是2000至2015年间移民人口增长最显著的区域，人数增长比例达到69%（按绝对值计算，移民增加数量为2500万人）。⁹在此期间，欧洲经历了（国际移民数量的）第二大增长，国际移民数量增加了2500万人，紧随其后的是增加了1800万国际移民的北美洲，以及增加了1100万的非洲。¹⁰

图1. 国际移民，按主要居住区域划分，2000-2019年（单位：百万人）



来源：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数据请见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migration/data/estimates2/estimates19.asp（访问日期：2019年9月18日）。

注：分类基于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的地理区域界定（详情参见第三章附录A），不代表IOM的正式认可和接受。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地区国际移民的增加对人口变化产生影响。图2显示了2009至2019年间世界六个区域中每个区域的人口变化比例。虽然欧洲历来是国际移民的主要目的区域之一，但在此期间，其人口比例变化率最低，仅略高于1%。然而，若没有国际移民来缓解一些欧洲国家由于人口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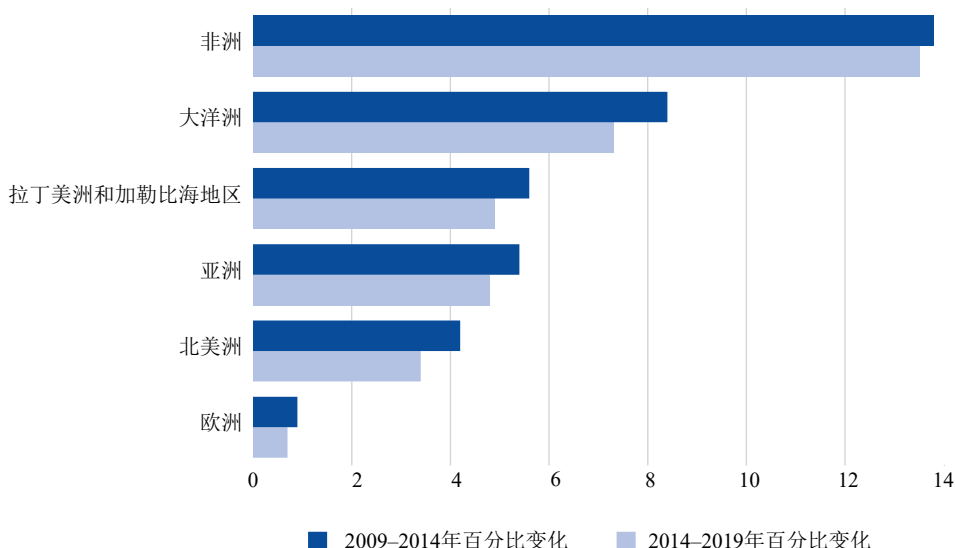
⁸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⁹ 同上。

¹⁰ 同上。

生率下降等原因导致的人口减少，这个比例可能会低很多。¹¹相比之下，由于高生育率和寿命的延长，非洲经历了最显著的人口比例变化，在此期间人口增长近30%。¹² 尽管如此，非洲迁出到其他区域（即欧洲和亚洲，详见本报告第三章讨论）的移民使其人口增长有所减缓。

图2. 各区域人口变化比例，2009-2019年



来源：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c。

注：区域划分依据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地理区域分类（详见第三章附录A），不代表IOM正式认可或接受。

虽然近十年来非洲的人口增长最为显著，2019年全球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居住在一个区域：亚洲（46亿人）。2009至2019年间，亚洲人口增长近4.4亿（从41.6亿增至46亿），相比之下非洲（人口增长）不到3亿（从10.1亿增至13.1亿）。¹³ 在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中，有五个在亚洲（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¹⁴

自1970年以来，美国一直是国际移民的主要目的地国。¹⁵从那时起，居住在美国的外国出生人口数量增加了四倍以上，从1970年的不足1200万增至2019年的5100万。作为第二大移民目的地国，德国近年来国际移民也有所增加，从2000年的890万增至2019年的1310万。下面图3的左栏列出了前二十位国际移民目的地国。

11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c。详见本报告第三章（图14）欧洲人口变化比例最大的国家。

12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c。详见本报告第三章（图2）非洲人口变化比例最大的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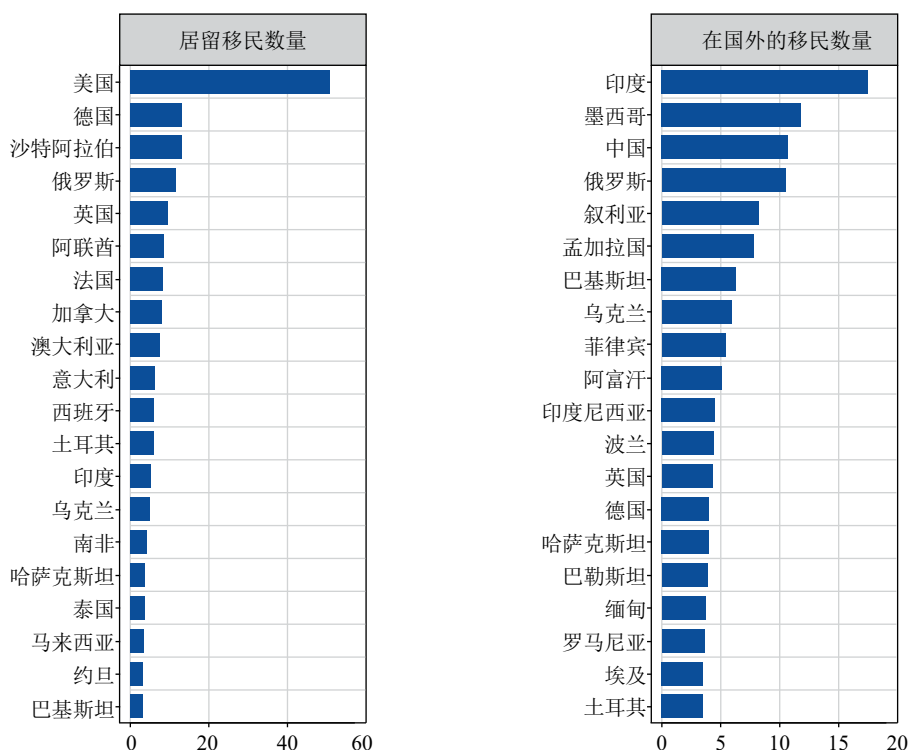
13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c。

14 同上。

15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08，2019a。

图3右栏显示了排名前列的移民来源国家和地区。2019年，全世界40%以上的国际移民（1.12亿）出生于亚洲，¹⁶ 并主要来源于印度（最大移民来源国）、中国和包括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在内的其他南亚国家。墨西哥是第二大移民来源国，俄罗斯联邦位列第四。其他几个欧洲国家，包括乌克兰、波兰、英国和德国，也有相当数量的迁出移民。

图3. 2019年前二十位国际移民目的地国（左）和来源国（右）（单位：百万人）



来源：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访问日期：2019年9月18日）。

如果按国家收入组划分，¹⁷ 2019年约有2/3的国际移民居住在高收入国家，人数约为1.76亿。¹⁸ 相比之下，同年居住在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外国出生人口分别为8200万和1300万。下文关于移民工人的部分将进一步讨论移民工人目的地国的收入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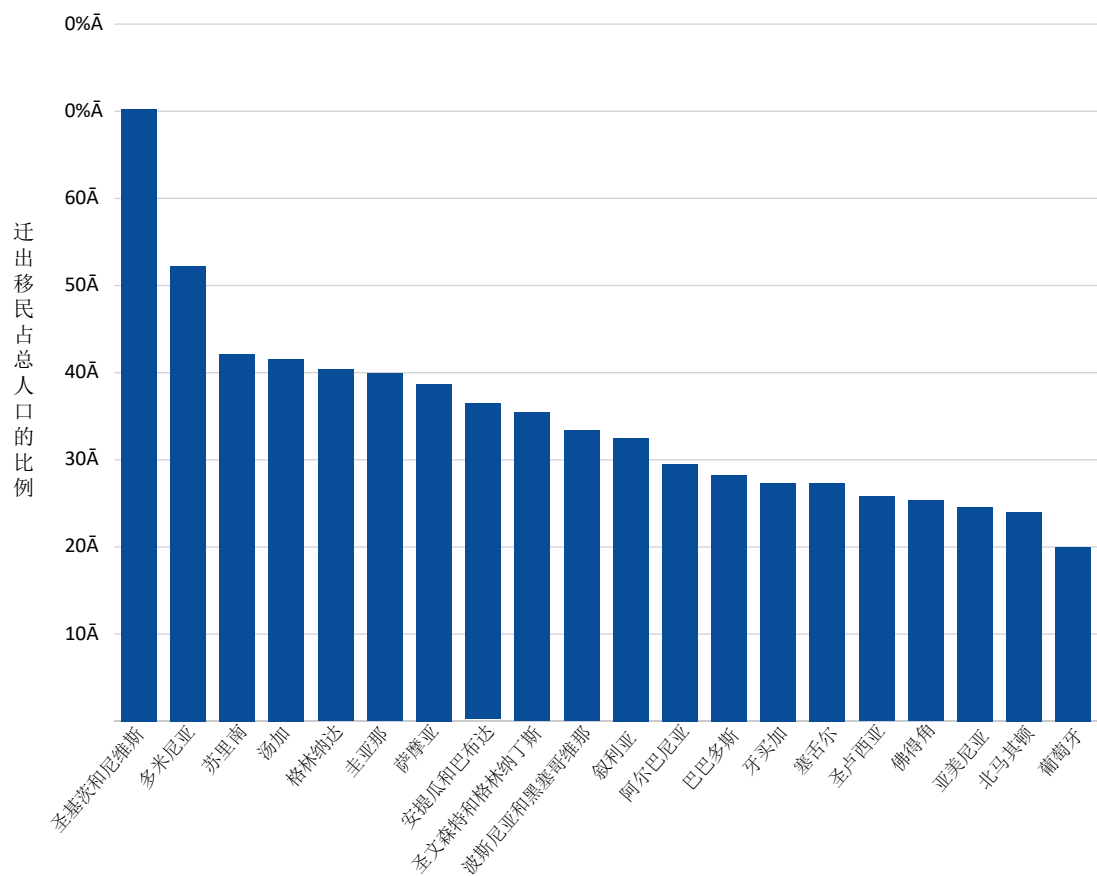
¹⁶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¹⁷ 根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国家和贷款组别”中的国家收入组分类（世界银行，n.d.a.）。

¹⁸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7a。

尽管国际移民可能倾向于被高收入国家吸引，他们在全球的起源是多种多样的。一些移民来源国出于当代或历史中的经济、政治、安全、贸易或文化原因，国民居住在海外的比例很高。例如，因长期冲突造成的流离失所使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迁出移民比例高于其他大多数国家（更多信息请参见下文关于难民的讨论）。图4突出显示了2019年迁出移民比例较高的国家。重要的是，一个国家迁出移民的比例代表了移民（和流离失所）随着时间推移（有时是数十年）的积累。值得注意的是，图4中各个国家的地理多样性（包括了除北美外所有区域的国家）以及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国家数量众多（20个国家中有10个）。

图4. 2019年迁出移民比例排名前二十位的国家



来源：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注：用于计算迁出移民百分比的人口规模数据基于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的居民人口数量，其中包括外国出生人口和最初来自该国的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国际移民。分析中仅包括居民和迁出移民总数超过10万的国家。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对外国出生人口的估计无法体现(迁入)移民身份或政策类别（例如学生、高技术移民或难民）。出于几个关键原因，获取此类属性信息本质上是困难的。首先，一个人的移民身份随着环境和法律政策变化可能随时发生改变。例如，许多可能被认为“无证”或“非正规”的国际移民最初依靠有效签证进入各个国家，但之后在当地居留可能违反一项或多项签证条件。事实上，很多方式都能使一个人成为非正规移民，例如未经授权过境、签证逾期非法滞留、违反签证条件工作、以非正规身份出生、或在庇护申请被驳回后依旧居留于某地。¹⁹

第二，不同国家移民政策出台的背景不同且采取了不同的移民数据收集方式，因而很难建立全球统一的方法对非正规移民人数进行统计。移民政策的变化也增加了数据统计的复杂性，因为随着政策改变，人们可能随时成为“正规”或“非正规”移民。显而易见地，出于这种复杂性，对全球非正规移民人数的估计非常少。然而，这并未能阻止一些组织提出虚假的全球估计。参见下面的文本框“不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估算全球非正规移民人口

在2019年8月关于非正规移民的一份报告中，作者对非正规移民数量进行了全球估算，然而，这种估算缺少基于对移民和流离失所政策、实践和规范设置的理解。^a 在得出1.069亿人的错误数字时，作者包括了一些不被视为非正规的人群，例如境内流离失所者、无国籍人员、以及包括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在内的委内瑞拉移民。^b

此示例中的重要教训包括：

- 在分析开始之前，必须充分了解移民的类别（即使时有重叠）和定义的局限性；
- 确保对主题有了解的合格且经验丰富的分析师领导此类工作；
- 在发表之前，寻求该领域知识渊博的专家的建议和反馈（通常称为“同行评审”）。

a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2019:5-6。

b 在委内瑞拉经济和政治危机造成流离失所后，许多委内瑞拉人被接收国授权跨越国际边界，并被接收国给予某种形式的身份，即使这种身份本质上是暂时的。

第三，正如本章前面“迁移、移民和其他关键术语的界定”文本框中所指出的，根据适用环境的不同，必然存在不同的定义。例如，在某些法律/政策情境下，以及在一般性讨论中，“移民”可以包括从未发生迁移的人。参见下面文本框中关于将“迁移”和“移民”混为一谈的常见问题的讨论。

19 Gordon等，2009。

将“迁移”和“移民”混为一谈

一般来说，迁移是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的过程。迁移就是移动，无论是从农村地区迁移到城市、从某一国家的一个地区或省份迁移到这个国家的另一个地区或省份、或者从一个国家迁移到另一个国家。迁移涉及的是行动。

相比之下，移民是由于某个或某些原因被描述为移民的人，且移民的界定取决于具体环境（参见本章前一部分“迁移、移民和其他关键术语的界定”文本框）。尽管在许多情况下，“移民”确实进行某种形式的迁移，但并非总是如此。在某些情况下，从未进行过迁移的人可能被称为移民，例如，在海外出生的子女通常被称为第二代或第三代移民。^a这甚至可能延伸到涉及无国籍的情况，即整个群体的人尽管在一个国家出生或成长但无法获得该国的公民身份。^b另一方面，进行了显著和/或长期国际迁移的归国公民，尽管经历了迁移的旅途并具有移民的经历，但在他们回归出生国时或到达出生国之后通常不被归类为“移民”。^c

a 参见，例如，Neto, 1995; Fertig 和 Schmidt, 2001。

b Kyaw, 2017。

c Skeldon, 2018。

国际移民流动：定义、数据和缺口

虽然对移民存量的统计比比皆是，关于全球人口移动（流动）的数据却相对有限。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关于全球移民存量的现有估计广泛且具有全球性，然而，其关于移民流动的数据库仅由45个国家组成。²⁰出于若干原因，获得关于移民流动的信息相当困难。首先，虽然国际移民流动一般被认为包括流入国和流出国家两方面，更多的注意力仍放在记录移民流入上。例如，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国家会统计跨境人口流动，但许多其他国家仅记录入境人次而不记录出境人次。²¹再者，一些国家的移民流动数据来自与移民身份有关的行政事件（例如，居留许可的发放/更新/撤销），因而这些数据常常被用来代表移民流动数据。而且，迁移性的移动经常难以与包括旅游和商务出行在内的非迁移性移动进行区分。²²此外，追踪迁移性移动也需要相当多的资源、基础设施、以及IT/知识系统。这对发展中国家提出了特别的挑战，因为他们在收集、管理、分析和汇报关于流动性、移民和其他领域数据的能力有限。最后，很多国家的自然地理环境也阻碍了移民流动数据的收集。例如，一些地区因为是群岛或拥有孤立的边界，所以其入境和边境管理尤其困难。同时，一些为打工而进行非正规迁移的传统也使边境管理情况更加复杂。²³

20 Laczo, 2017。

21 Koser, 2010。

22 Skeldon, 2018。

23 Gallagher 和 McAuliffe, 2016。

国际移民组织（IOM）全球移民数据门户网站

全球移民数据门户网站于2017年12月启动，是获取即时、全面的移民统计数据 and 关于全球移民数据可靠信息的一站式访问点。该网站旨在汇集不同组织、机构和报告中关于移民的主要全球数据源。该门户网站为移民领域的用户提供服务，使国际移民数据更易于访问、查看、并更容易理解。

（系统中的）世界地图按国家、区域、次区域和IOM区域分列了来自20多个国际数据源的70多个移民数据指标。展示的大部分数据都是公开可用的，并由许多国际机构提供。所有联合国国家都可以访问该网站的移民数据，并能获得包括人口和就业数据在内的辅助背景信息。在适用情况下，网站还向所有国家、区域和次区域提供关键的附加资源，包括书面报告和替代数据源。区域部分提供了区域概况页面，包括联合国不同区域内的移民数据和可用资源。

在专题部分，门户网站提供了对各个移民领域的可用数据的回顾，对概念和定义进行了解释，并描述了现有数据源的关键优势和弱点。专题页面回顾了约30个移民主题的数据。该网站还汇集了100多本关于如何估量移民及收集各领域数据的手册和指导报告，还包括众多由移民领域主要专家撰写的、讨论最新数据和创新的博客，以及对来自世界各地的主要数据专家的视频访谈。

该门户网站还包括移民治理国家概况和关于移民治理数据的专门部分。另有一个特定部分说明数据如何支持联合国成员国实现与移民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执行《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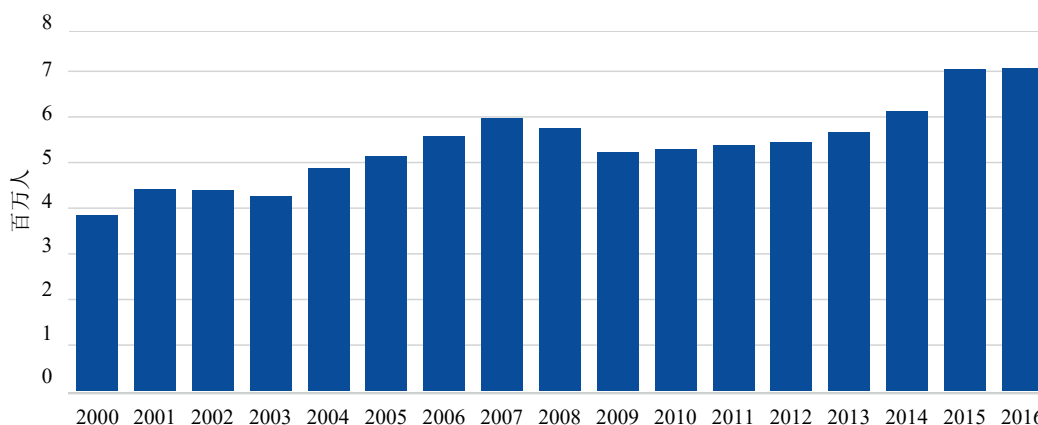
该门户网站提供英文版本，关键部分提供法语、西班牙语和德语翻译。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migrationdataportal.org>。

移民流动

目前主要有两个关于国际移民流动的国际数据库，均来自国家统计数据，包括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的国际移民流动数据库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国际移民数据库。自2005年起，联合国经社部依据能获得的各国统计数据对进出特定国家的国际移民流动数据进行了整理。在撰写本报告时（2019年8月），联合国经社部的移民流动数据库尚未更新，最新的数据库为2015年版本，包含了来自45个国家的数据（仅43个国家有移民迁出数据），高于2008年的29个国家和2005年的15个国家。²⁴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2000年开始收集关于移民流量的数据。如图5所示，这些数据使得一定范围内的趋势分析成为可能（虽然依据注解，这些数据并未被标准化）。²⁵ 估算的数据显示，流入OECD国家的永久移民从2000年的385万增加至2016年的706万，但在全球经济危机期间发生了短暂的停止（图5）。2016年，德国仍是OECD国家中的主要目的地国，有超过170万的新增国际移民（超过2000年登记人数的两倍以上，但与2015年超过200万的国际移民数量相比有所下降），其后为美国（近120万）和英国（约45万新增移民）。²⁶

图5. 迁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OECD）的外国国民，永久性移民，2000-2016年（单位：百万人）



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n.d.a。

注：数据未被标准化，因而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2018国际移民展望》（OECD,2018）中关于流入选定国家永久移民的统计数据有所差异。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的35个国家一般指：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治理、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韩国、拉脱维亚、卢森堡、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葡萄牙、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新西兰、土耳其、英国和美国。个别国家在个别年份的数据未能提供：2000年有31个国家提供了相关数据，而2016年有33个国家。值得注意的是，自2012年起，报告未公布希腊的数据，而土耳其的数据自2012年起未被公布。

²⁴ 关于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的移民流动数据及具体囊括的国家，请参阅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5。

²⁵ 这一部分数据基于OECD国际移民数据库。关于OECD国家移民流动和其他移民数据的补充，请参阅OECD，n.d.a。

²⁶ 列举国家均为OECD国家中接收永久移民数量最多的国家，数字自2017年起可获得。

移民死亡和IOM的失踪移民项目

2013年10月，意大利兰佩杜萨岛附近约368名移民在两艘船沉没中丧生，在此悲剧事件发生之后，IOM便开始在其失踪移民项目（MMP）内着手收集和整理全球在迁移途中死亡或失踪的移民信息。在IOM全球移民数据分析中心管理下的失踪移民项目的线上数据库中，可以查到日常收集的移民死亡事件信息。MMP项目同时还在简报及其“致命旅程”报告（2019年出版了第四卷）中提供迁移期间与死亡相关的数据和问题的分析。数据来源包括海岸警卫队和法医的官方记录、媒体报道、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相关机构的报告，以及对移民的采访。收集数据的挑战是巨大的。例如，记录的绝大部分死亡涉及通过秘密途径迁移的人，且经常发生在海上或偏远地区（为逃避侦查而选择的路径），这意味着遗体下落不明。同时，很少有官方搜集和公开提供有关移民死亡的数据。此外，由于移民证词的不精确和媒体报道的不完整，二者作为信息的来源也存在诸多问题。

在系统记录移民死亡的五年中（2014-2018年），MPP记录了超过3.09万名妇女、男子和儿童在试图前往其他国家时丧生。在此期间，地中海的死亡人数最高，至少有17919人丧生，且其中64%的遗体尚未在海中找到。2018年，地中海仍然是迁移过程中死亡人数最高的地方，但与前四年相比，在“西地中海路线”上死亡的比例要高得多。据记录，2018年，从北非海岸到西班牙的这条海上通道共有813人死亡，而2017年为272人；北非有近570人在迁移期间死亡，主要原因是恶劣的自然环境、暴力和虐待、危险的交通条件，以及疾病和饥饿。尽管也门持续不断的战争和人道主义危机，但在2018年，从非洲之角穿越红海和亚丁湾到该国的移民路线仍继续被大量使用，已知有156人在该过境路线溺水身亡。在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数百万人流离失所的背景下，2018年该国有42人在试图迁移到该区域其他地方时丧生，但MPP在上一年没有记录委内瑞拉人（在流离失所时）的死亡。自2014年以来，美国—墨西哥边界记录的死亡人数为1884人，其中2018年为434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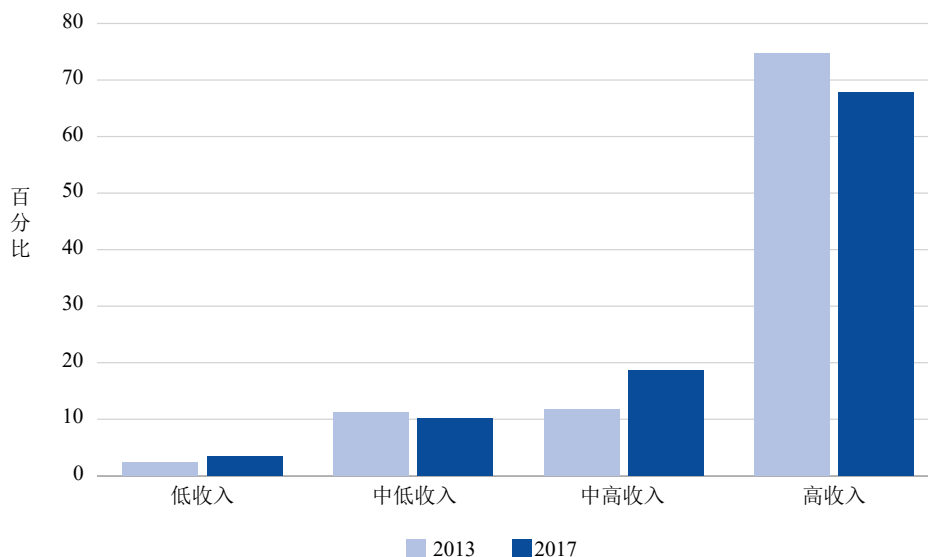
下载MMP数据，请访问：<https://missingmigrants.iom.int/downloads>。IOM将持续增加新的数据并继续为全球数据收集做出努力。关于收集移民死亡数据的难点讨论，请见：<http://missingmigrants.iom.int/methodology>。

移民工人

最新估算表明，2017年全球约有1.64亿移民工人，占（当时）2.58亿全球国际移民存量的近三分之二（64%）。²⁷ 和处于工作年龄（一般是在15岁以上）的全球国际移民人口（2.34亿）相比，移民工人占比70%。然而，出于一系列原因，这些全球数据有可能被低估。²⁸ 虽然存在更早的对全球移民工人数量的估算，国际劳工组织（ILO）认为由于定义的不同以及收集方法和数据来源的变化，这些数据不能用来和2017年的数据进行比较。

2017年，68%的移民工人（约1.11亿人）居住在高收入国家，另有4700万移民工人生活在中等收入国家，而去往低收入国家的移民工人仅560万（占比3.4%）。尽管我们无法比较一段时间内移民工人的数量，但研究其比例分布的变化也是有用的。例如，2017年目的地国家分类发生了明显变化，即2013年到2017年，高收入国家的移民工人占比下降了7个百分点（从75%降至68%），而中等偏高收入国家的移民工人占比上升了7个百分点（从12%上升到19%）（见图6）。这种明显的变化可能受到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和/或高收入国家（迁入）劳务移民法规变化的影响。在各个国家收入群体中，移民工人占劳动力总量的比例在低收入国家（1.9%）、中等偏低收入国家（1.4%）和中等偏高收入国家（2.2%）较低，但在高收入国家的比例（18.5%）高得多。

图6. 移民工人，按目的地国收入水平划分，2013年和2017年



来源：国际劳工组织（ILO），2018。

²⁷ 这一部分内容基于国际劳工组织（ILO）2018年的数据。关于该数据和趋势的具体解释、深入分析、数据局限性和附加说明请参见此文件。更普遍的，关于OECD国家的外国出生人口就业信息可在OECD,n.d.b找到。

²⁸ 参见，例如，国际劳工组织（ILO），2018。

处于工作年龄的国际移民中男性数量超过女性（男性1.27亿人，占比54%；女性1.07亿，占比46%）。基于这一背景，2017年，男性移民工人比女性移民工人多2800万人，其中男性9600万（占比58%），女性6800万（占比42%）。这代表了自2013年以来的一个微小变化，即移民工人的性别差异更加明显，当时男性移民工人占比56%，女性占比44%。有关收入水平和性别的进一步细分，请参见表2。

表2. 移民工人，按性别和目的地国收入水平划分，201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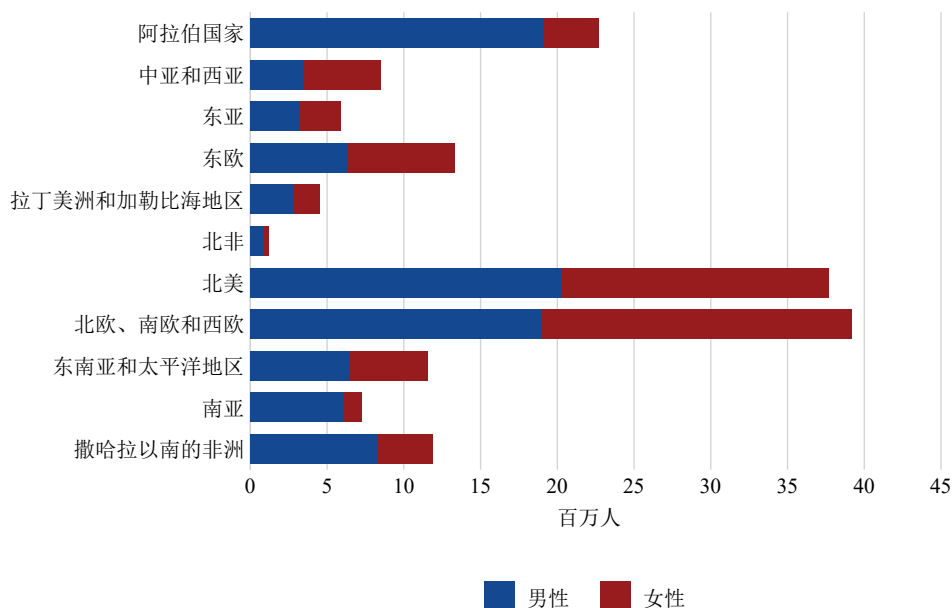
	低收入			中低收入			中高收入			高收入			全球总量		
	男	女	总量	男	女	总量	男	女	总量	男	女	总量	男	女	总量
移民工人（百万人）	3.6	1.9	5.6	10.9	5.6	16.6	17.4	13.1	30.5	63.7	47.5	111.2	95.7	68.1	163.8
占移民工人总量的比例（%）	2.2	1.2	3.4	6.7	3.4	10.1	10.6	8	18.6	38.9	29	67.9	58.4	41.6	100

来源：根据国际劳工组织，2018。
注：由于四舍五入的影响，总数加起来可能不相符。

从数据可以明显看出，国际移民工人人口目前性别差异化且地理集中化明显。全球范围内，男性移民工人人数多于女性（见表2），与高收入国家（移民工人）的性别差异相比，在性别构成方面，低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低收入国家的男性移民工人远高于女性。在地理方面，如下面图7所示，9960万或近61%的移民工人居住在三个次区域：北美，阿拉伯国家，以及北欧、南欧和西欧。²⁹ 值得注意的是，有两个区域的移民工人性别不平衡现象显著：南亚（600万男性，130万女性）和阿拉伯国家（1910万男性，360万女性）。阿拉伯国家地区是移民工人的首选目的地之一，移民在这些地区可以主导关键部门。例如，在海湾国家中，建筑和家政工作领域的劳动力中95%以上是移民工人。³⁰ 从2013年至2017年，阿拉伯国家中的移民工人数量增加了5%，这是因为对男性移民工人的需求有所增加，而他们中许多人从事体力劳动，且大部分在建筑行业。³¹

29 国际劳工组织（ILO）的“阿拉伯国家”分类包括以下国家和地区：巴林、伊拉克、约旦、黎巴嫩、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门和巴勒斯坦地区。
30 国际劳工组织（ILO），n.d。
31 国际劳工组织（ILO），2018。

图7. 移民工人，按性别地理分布，2017年



来源：国际劳工组织（ILO），2018。

注：上图代表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地理区域和次区域划分，并不代表IOM的正式认可或接受。有关区域划分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附录A国际劳工组织，2018。请注意本章其他部分指的是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地理区域。

侨汇

侨汇是指移民直接向其来源国家或社区进行的财务或实物转移。虽然在整理准确数据的过程中存在巨大的数据缺口，且有定义上的差别和方法上的挑战，世界银行仍统计了关于侨汇的全球数据。³²但这一数据不包括未被记录的经正式或非正式渠道的侨汇，因而全球侨汇的实际数量可能比现有的估计更大。³³尽管有这些局限性，现有数据表明近几十年侨汇整体处于增长态势，从2000年的1260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6890亿美元。

与2017年6330亿美元的侨汇相比，2018年的侨汇总额增长了9%，但2017年之前侨汇连续两年出现过下降。从2014年到2015年，全球（向内）侨汇流动据估计减少了1.2%，即从2014年的6030亿美元减少到2015年的5950亿美元，而从2015年到2016年又减少了1.1%（从5950亿美元到5890亿美元）。

³² 除非另外说明，这一部分的内容主要源自世界银行（World Bank）与移民和侨汇相关的数据（世界银行，n.d.b），以及问题的刊于这一主物（世界银行，n.d.c.）。世界银行年度侨汇数据库（世界银行，n.d.b.）、移民和发展摘要31（世界银行，2019）、移民和发展摘要30（世界银行，2018），移民和发展纲要27（世界银行，2017a）和世界银行4月21日新闻发布会（世界银行，2017b）是重要的信息来源。关于该数据和趋势的具体解释、深入分析、附加说明、数据局限性及收集方法请参考这些资料及“世界银行移民和发展事实记录”（包括2016年出版的最新版）。

³³ 世界银行（World Bank），2016。

和这个趋势相一致，寄往低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低收入国家的侨汇（占全球总数的大部分）也从2014年至2016年连续两年出现了下降。据世界银行统计，在回到2016年至2018年积极的长期趋势之前（从2016年的4440亿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4830亿美元，2018年的5290亿美元），这一趋势在过去三十年中第一次出现。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侨汇金额已远超由政府发起的旨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福利³⁴的官方援助项目的总额。³⁵

2018年，印度、中国、墨西哥、菲律宾和埃及（按递减顺序）为数额最高的前五位侨汇汇入国，其中，汇入印度和中国的数额远超过其他国家，且两国接收的侨汇均超过670亿美元（见表3）。从按侨汇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来看，2018年接收侨汇占GDP比重最高的前五位国家分别是汤加（35.2%）、吉尔吉斯斯坦（33.6%）、塔吉克斯坦（31%）、海地（30.7%）和尼泊尔（28%）。

高收入国家一直是侨汇的主要来源。在过去几十年，美国一直是侨汇汇出最多的国家，2017年向外汇出679.6亿美元，其后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443.7亿美元）、沙特阿拉伯（361.2亿美元）和瑞士（266亿美元）。2016年和2017年侨汇汇出数额排名第五的国家均为德国（汇出金额分别为202.9亿美元和220.9亿美元）。中国（被世界银行归类为中等偏高收入国家）除了是最大的侨汇接收国之外，也是一个重要的侨汇汇出国，尽管其汇出数额有所下降，从2016年的202.9亿美元下降到2017年的161.8亿美元。表3提供了更详细的数据和趋势。³⁶

表3. 排名前列的侨汇汇入国/汇出国，2005-2018年（单位：十亿美元）

侨汇汇入金额排前列的国家					
2005		2010		2015	
中国	23.63	印度	53.48	印度	68.91
墨西哥	22.74	中国	52.46	中国	63.94
印度	22.13	墨西哥	22.08	菲律宾	29.80
尼日利亚	14.64	菲律宾	21.56	墨西哥	26.23
法国	14.21	法国	19.90	法国	24.06
菲律宾	13.73	尼日利亚	19.75	尼日利亚	21.16
比利时	6.89	德国	12.79	巴基斯坦	19.31
德国	6.87	埃及	12.45	埃及	18.33
西班牙	6.66	孟加拉国	10.85	德国	15.81
波兰	6.47	比利时	10.35	孟加拉国	15.30
				越南	15.93

³⁴ 例如，参见世界银行（World Bank），2019。

³⁵ 例如，参见OECD，n.d.c，其中也包含关于官方援助项目的数据。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在关注这一趋势在发展、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影响。

³⁶ 截至报告撰写时，2018年侨汇汇出国的详细情况尚未公布。

侨汇汇出金额排前列的国家							
2005		2010		2015		2017 ^a	
美国	47.25	美国	50.78	美国	61.86	美国	67.96
沙特阿拉伯	14.30	沙特阿拉伯	27.07	阿联酋	40.33	阿联酋	44.37
德国	12.71	俄罗斯	21.45	沙特阿拉伯	38.79	沙特阿拉伯	36.12
瑞士	10.52	瑞士	17.76	瑞士	25.40	瑞士	26.60
英国	9.64	德国	14.68	中国	20.42	德国	22.09
法国	9.48	意大利	12.89	俄罗斯	19.69	俄罗斯	20.61
韩国	6.9	法国	12.03	德国	18.03	中国	16.18
俄罗斯	6.83	科威特	11.86	科威特	15.20	科威特	13.76
卢森堡	6.70	卢森堡	10.65	法国	12.79	法国	13.50
马来西亚	5.68	阿联酋	10.57	卡塔尔	12.19	韩国	12.89

来源：世界银行（World Bank），n.d.b.（访问日期：2019年7月）。

注：所有数字均以当前（名义）十亿美元计。

a 撰写本报告时，最新的可用数据为2017年的数据，2018年侨汇汇出国详细信息尚未公布。

IOM的协助自愿返回与重新融合社会项目

从1979年起，IOM开展了协助自愿返回与重新融合项目（AVRR）。IOM的AVRR项目包含一系列支持移民的活动，通常包括出发前心理辅导、机票购买、行政和旅行帮助，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提供重新融入社会的援助。

从2005年到2014年，通过AVRR项目，IOM平均每年帮助3.4万名移民。近年来移民规模大幅增长，回归的人数也有所提高。2018年，AVRR向从128个东道国或过境国家回归到169个来源国家或地区的6.3316万名移民提供了支持。然而，与2017年（7.2176万人）相比，支持的人数下降了12%。下降的原因可以解释为结构和环境因素的组合，因

各国情况而异，主要包括：移民到达及庇护申请数量减少，以及国家移民和庇护政策的变化。在2018年的6.3316万名AVRR受益人中，约24%为妇女，22%为儿童；超过7%的返回者曾是人口贩卖的受害者、无人陪伴的移民儿童、或有健康需求的移民。在东道国，约1.8274万受益人获得了“出发前重新融入社会”援助，约4.1461万人在来源国家或地区获得了重新融入社会援助。

AVRR项目受益者的前十位东道国/过境国和来源国家/地

东道国或过境国家		来源国家或地区	
德国	15,942	伊拉克	5,661
尼日尔	14,977	几内亚	5,088
希腊	4,968	埃塞俄比亚	4,792
奥地利	3,469	马里	4,041
吉布提	3,392	格鲁吉亚	2,681
比利时	2,795	阿富汗	2,232
荷兰	2,149	阿尔巴尼亚	2,167
摩洛哥	1,508	俄罗斯	1,952
土耳其	1,494	乌克兰	1,901
意大利	958	科特迪瓦	1,834

2018年，AVRR项目的受益者大多数（占总数54%）从欧洲经济区（EEA）和瑞士返回，尤其是从德国、希腊、奥地利和瑞士。从欧洲经济区和瑞士回归来源国的人数从2017年的5.0587万人下降到2018年的3.3971万人。这一趋势证明了过境国自愿回归人数的不断增加。2018年，从尼日尔、吉布提和摩洛哥返回诸如几内亚、马里和埃塞俄比亚等国家的人数占全球回归移民总数的22%以上。2018年AVRR项目受益者的来源地区主要包括西非和中非（占总数的31%），东南欧、东欧和中亚（28%），以及亚洲和太平洋地区（14%）。返回者前十位来源国家和地区的人数总和占AVRR项目受益者总数的51%。

更多的信息，详见IOM，2019a。

难民和寻求庇护者

截至2018年底，全球共有2590万难民，其中2040万人受联合国难民署托管，且有550万人已在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A）登记。³⁷虽然从2012年起，难民的年增长速度已有所放缓，但目前的难民总人数已达到历史最高纪录。

此外，有350万人正寻求国际保护并等待难民身份认定结果，这些人被统称为寻求庇护者。2018年，各个国家和联合国难民署收到约210万份庇护申请。在提交初审的约170万庇护申请中，美国是接收难民申请最多的国家，2018年新增难民申请25.43万，与2017年（33.17万）相比降低了23%，与之前从2013年到2016年美国难民申请持续增加的趋势形成对比。秘鲁是第二大接收国，庇护申请数量急剧增加，从2017年的3.78万的新增庇护申请增加到2018年的19.25万，而2018年的庇护申请主要由委内瑞拉人提出（19.05万）。紧随秘鲁的是德国，但其收到的庇护申请数量持续减少（从2016年的72.24万下降到2017年的19.83万和2018年的16.19万）。

据联合国难民署估计，截至2018年底，十八岁以下难民人数约占全球难民人口的52%。事实上，据现有分类数据显示，难民总数中儿童的比例非常高，在41%到52%之间波动。同一时期，女性占难民总人口的比例仍相对稳定，保持在47%至49%之间。与更广泛的全球动态相一致的是，难民仍然主要居住在城市，2018年底居住在城市难民约占难民总数的61%。³⁸

2018年，无人陪伴和失散的儿童至少在60个国家提交了约2.76万单独庇护申请，保持自2015年申请数量异常高（9.84万）以来的持续下降趋势。³⁹

和其他年份一样，一些主要国家尚未解决和新出现的冲突事件对目前的难民数量和发展趋势具有显著影响。2018年底在联合国难民署托管下的难民中，约有1660万人来自世界前十位难民来源国，占难民总人口数量的82%。这些国家包括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阿富汗、南苏丹、缅甸、索马里、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中非共和国、厄立特里亚和布隆迪。这些国家中有许多至少七年来一直是难民的主要来源国。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持续冲突使该国的难民人数达到约670万。三十年来使阿富汗成为主要难民来源国的动荡和暴力仍在继续，2018年，阿富汗是全球第二大难民来源国，难民总数达270万，与2017年的人数（260万）相比略有增加，这种增加主要是由于2018年的出生人口。自2016年中期爆发大规模暴力以来，南苏丹一直是第三大难民来源国，2018年底难民数量为230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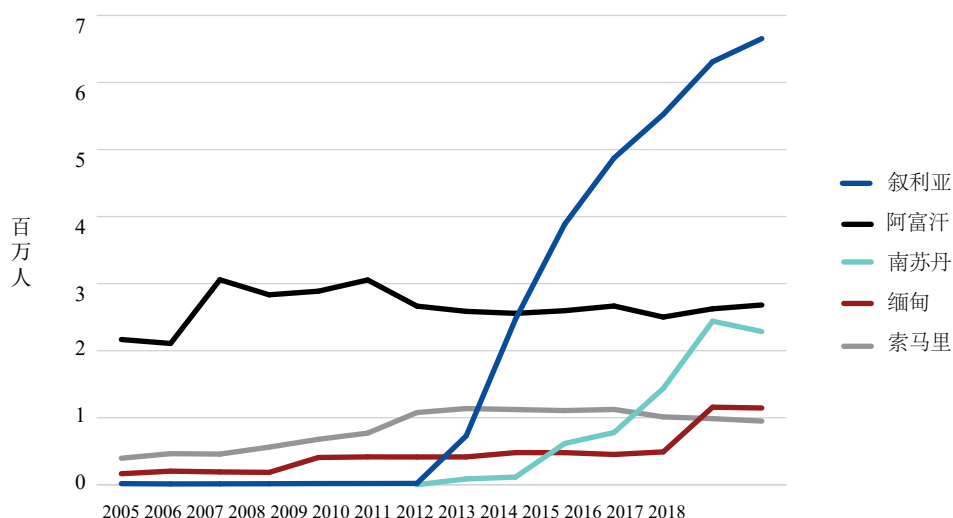
37 本部分内容基于并引自联合国难民署2018年和2019年资料。关于这些数据和趋势的详细解释、深入分析、附加说明、局限性和方法，请参见这些资料。联合国难民署的《全球趋势报告》及其人口统计数据库（联合国难民署，n.d.a）是信息的其他主要来源。

38 适用于年龄、性别及地理位置评估的限制，参见，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8和联合国难民署，2019。

39 关于这些数据为何被低估，详见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9。

来自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阿富汗、南苏丹、缅甸和索马里的难民占世界难民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图8显示了2005至2018年间前五位难民来源国的难民数量变化趋势。图8能清晰表明叙利亚冲突对难民人数的影响。2010年，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人数不足3万，而当时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作为世界第三大难民接收国，接收了超过100万主要来自伊拉克的难民。⁴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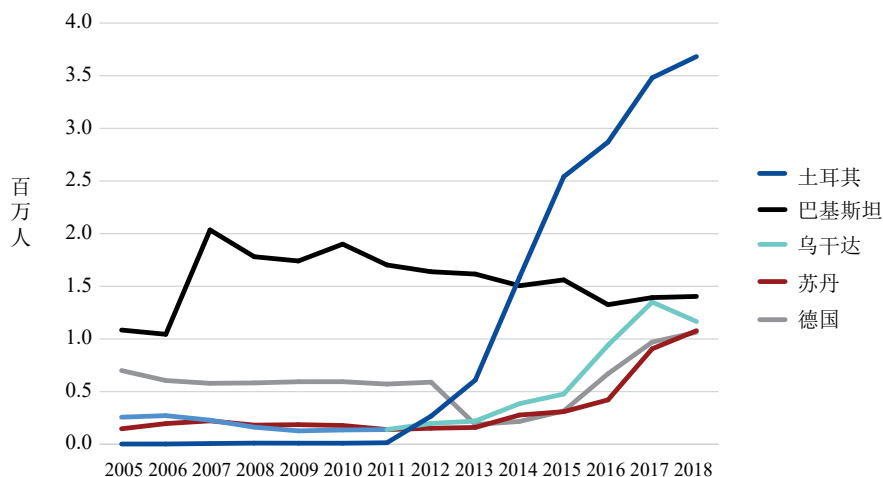
图8. 2018年前五位难民来源国迁出的难民数量（单位：百万人）



来源：联合国难民署（UNHCR），n.d.a.（访问日期：2019年7月9日）。

注：南苏丹在2011年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2018年，土耳其连续第五年成为世界最大的难民接收国，共接受了370万名难民，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叙利亚（超过360万人）。考虑到叙利亚难民在全球难民人口中的显著比重，叙利亚的另外两个邻国——约旦和黎巴嫩也位列难民接收国的前十位。巴基斯坦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也位列难民接收国的前十位，它们是第二大难民来源国阿富汗的两个主要难民接收国。乌干达、苏丹、德国、孟加拉国和埃塞俄比亚构成前十位难民接收国的其余国家。绝大部分难民去往自身国家的邻国。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诸如孟加拉国、乍得、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金））、埃塞俄比亚、卢旺达、南苏丹、苏丹、坦桑尼亚共和国、乌干达和也门等全球最不发达国家接收的难民人数达到全球难民总人数的33%（670万难民）。只有当按难民人数占国家人口的比例进行排名时，诸如瑞典（第七）和马耳他（第九）等高收入国家才进入前十的行列。图9显示了2000年到2018年间前五位难民接收国难民数量的变化趋势。

图9. 2018年前五位难民接收国接收的难民数量（单位：百万人）

来源：联合国难民署（UNHCR），n.d.a.（访问日期：2019年6月25日）。

2018年间，有超过59万难民回到了其来源国，与2017年66.74万回归的难民相比，难民回归数量有所减少，但全球难民人口持续增加。大多数回归的难民（21.09万）主要从土耳其回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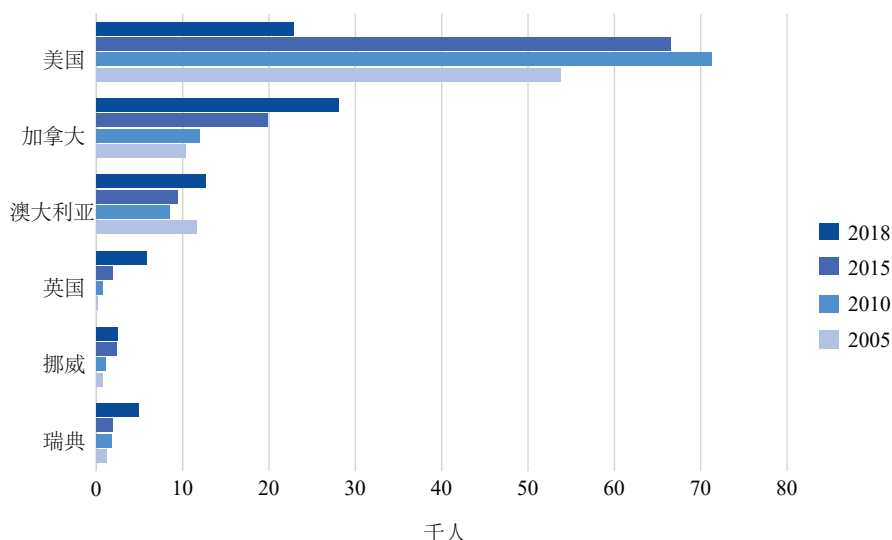
尽管难以计算有多少人受益于当地融入，联合国难民署估计显示，2018年有27个国家报告当年至少有一名难民获得了该国的公民身份（相较于2017年的28个国家），同时这一年获得（不同国家）公民身份的难民人数共计62.6万（与2017年获得公民身份的73.4万名难民相比有所减少，但与2016年报告的23万名相比有显著增加）。其中，2018年，土耳其为2.9万名（2017年为5万名）来自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难民提供了公民身份，难民归化比例全球最高，其后为加拿大、荷兰、几内亚比绍和法国。

加拿大、美国和澳大利亚等传统的重新安置国家继续成为世界难民安置的主力。2018年，约有9.24万难民在全球得以重新安置，与2017年（10.28万）相比减少了10%以上。叙利亚、刚果和厄立特里亚难民是主要的受益者。图10提供了2005年到2018年间主要国家重新安置的难民人数。2018年，美国重新安置的难民近2.3万人，这是自1980年以来美国首次不是主要的难民安置国。⁴¹美国重新安置难民人数的显著下降是因为其显著降低了重新安置难民的上限（每财年获准重新安置的人数）并加强了对来自“高风险”国家难民的安全检查，导致来自这些国家的难民入境数量有所降低。⁴²随着重新安置难民数量在过去十年中的稳定增加，2018年，加拿大成为最大的重新安置国家，重新安置的难民数量略高于2.8万名。

41 Radford 和 Connor, 2019。

42 美国国土安全部, 2018; Blizzard 和 Batalova, 2019。

图10. 2005年到2018年间主要安置国家重新安置的难民数量（单位：千人）



来源：联合国难民署（UNHCR），n.d.b.（访问日期：2019年6月25日）。

IOM在重新安置项目中扮演的角色

IOM通过重新安置项目为难民安排安全、有组织的出行，并帮助其他弱势群体获得其他形式的人道主义援助。在传统的难民重新安置和人道主义准入计划外，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有兴趣或正在执行其他的准入形式，例如个人赞助、学术奖学金和劳工流动体系。IOM协助重新安置的行动数据是指特定时期在IOM保护下从不同国家前往世界各地的难民及相关人员的总数。

2017和2018两年间，IOM支持约40个国家（和地区）在超过138个出境国进行了难民重新安置、人道主义准入计划和搬迁计划，并在黎巴嫩、土耳其、阿富汗、约旦、希腊、意大利、乌干达、肯尼亚、伊拉克、埃塞俄比亚和苏丹开展了重要行动。

2017年，共有13.784万人在IOM的保护下前往40个国家（和地区）并获得重新安置，其中主要包括叙利亚人、阿富汗人、厄立特里亚人、伊拉克人和刚果人。2018年，共有9.54万人在IOM的保护下前往30个国家（和地区）并获得重新安置，其中排名前五位的国家与2017年相同。从2017年到2018年，得以重新安置到第三国（或地区）的难民性别构成保持稳定，其中52%为男性，48%为女性。

与2015-2016年相比，2017-2018年被重新安置到北美地区的人数减少了49.67%，而被重新安置和搬迁到欧洲经济区（EEA）的人数增加了46%。2017-2018年间，被EEA接收的主要包括叙利亚人、厄立特里亚人、苏丹人和阿富汗人。

基于合作协议，IOM为利益相关方提供必要的信息并与包括联合国难民署、重新安置国和安置机构等在内的主要合作方分享数据。通过密切合作，IOM和联合国难民署定期对与重新安置相关的数据，尤其是前往安置国的数据进行核实和校正。关于IOM重新安置活动的更多信息，详见 www.iom.int/resettlement-assistance。

境内流离失所者

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IDMC）统计了两组关于境内流离失所的数据：特定时期的新增流离失所者数量，以及特定时间境内流离失所者存量。统计信息按两大流离失所原因分类：（1）灾难，（2）冲突和暴力。然而，作为直接引发流离失所的两大原因，IDMC承认区分灾难和冲突所面临的挑战，同时强调由于存在多种引发因素，报告流离失所的方式应当进一步改进。⁴³

截至2018年底，全球因冲突和暴力事件引发的境内流离失所人数为4130万人，是IDMC自1998年开始监测该数据以来的最高纪录，与2017年报告的4000万人相比有所增加。和难民数量的变化趋势（上节已讨论）一样，自2000年起，长期未被解决和新引发的冲突已使因冲突和暴力事件引发的流离失所人数增加了一倍，并在2010年后急剧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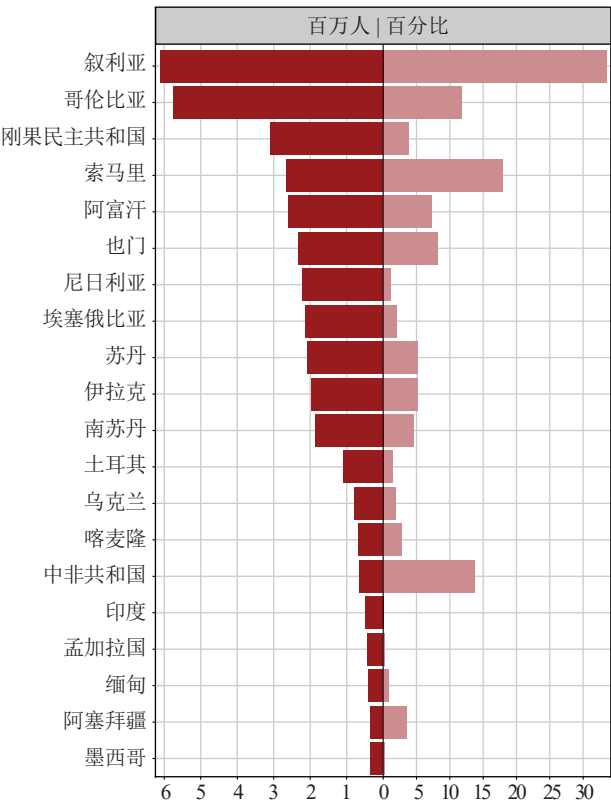
图11显示了截至2018年底全球因冲突和暴力而流离失所的国内流离失所者（IDPs）人数最多的前20个国家，其中大部分国家位于中东或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截至2018年底，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因冲突导致的流离失所人数最多（610万），其次是哥伦比亚（580万）。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境内流离失所人数为310万，排在第三位，随后是索马里（260万）和阿富汗（260万）。在全球4130万流离失所者中，居住在10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数超过3000万（占比近70%）。⁴⁴从流离失所者占全国人口的比例看，冲突已持续了数年的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因暴力和冲突而流离失所的人口超过30%。索马里的流离失所者人口比例排在第二位（18%），其次是中非共和国和哥伦比亚（均超过10%）。然而，必须指出的是，特别是在长期流离失所的情况下，例如哥伦比亚，一些已返回原籍地或家园

⁴³ 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IDMC）着重指出收集流离失所数据存在的挑战，包括发展项目、刑事暴力或缓慢发展的灾难，以及为克服这些困难所做的努力。详见IDMC，2019。

⁴⁴ 这十个国家包括：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哥伦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金））、索马里、阿富汗、也门、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苏丹和伊拉克。

的人仍可能被算作国内流离失所者。这是因为在某些情况下，持久的解决方案尚未达成。⁴⁵ IDMC等组织遵循联合国机构间常设委员会“境内流离失所者持久解决方案”框架，该框架规定了八项标准，这些标准在确定何时不应该再将人们视为境内流离失所者时形成了一项持久的解决方案。⁴⁶

图11. 因冲突和暴力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存量）最多的20个国家，2018年底



来源：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2019。

注：境内流离失所者存量指随着时间推移流离失所的累积人数。

用于计算因冲突而流离失所人口存量百分比的人口规模基于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7年人口估计的该国总居住人口。

45 “当境内流离失所者（IDPs）不再享有与其流离失所相关的具体援助和保护需求、且这些人可以不因流离失所而受到视、平等地享有人权时”，才能实现持久的解决方案。参见，例如，布鲁金斯学会和伯尔尼大学，2010。

46 这些标准包括：安全和保障，足够标准的生活，获得生计，恢复住房，土地和财产，获得合法证件，家庭团聚，参与公共事务，获得有效救济和公正。参见，例如，布鲁金斯学会和伯尔尼大学，2010；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2019。

2018年，IDMC首次提供全球因灾难造成流离失所者的数量估计。据报道，截至2018年底，因2018年发生的灾难仍处于流离失所的人数稍高于160万。正如IDMC指出的，该数字是“高度保守的估计”，因为它没有涵盖那些因2018年之前发生的灾难而流离失所的人。

2018年新增流离失所者人数

截至2018年底，148个国家和地区新增境内流离失所者共2800万人。在这些新增流离失所者中，61%（1720万）是灾难造成的，39%（1080万）是冲突和暴力造成的。与往年一样，与天气有关的灾难引发了绝大多数的新增流离失所者，其中，风暴造成了930万人流离失所，洪水造成了540万人流离失所。与冲突和暴力相关的新增流离失所者人数增长了一倍，从2016年的690万增长到2017年的1180万，2018年略有下降，流离失所者人数为1080万。⁴⁷

2018年，在因冲突和暴力导致的流离失所中，埃塞俄比亚位居榜首，其新增流离失所者人数显著增加（2018年为290万人，而2017年为72.5万）并因此对全球人数产生重大影响。⁴⁸ 紧随埃塞俄比亚其后的是刚果民主共和国（180万）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160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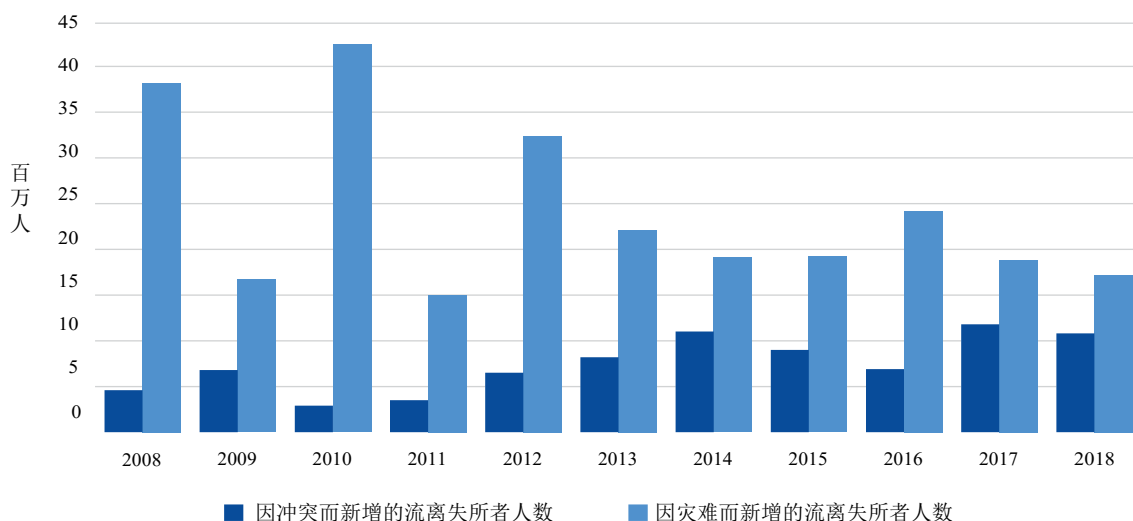
与那些因冲突和暴力而流离失所的人相比，任何一年都有更多新增人口因灾难而流离失所，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受到灾难流离失所的影响。这一趋势从2018年新增流离失所的国家和地区数量来看十分明显：因灾难而流离失所的国家和地区数量为144个，相比之下，因冲突和暴力的为55个。2018年（与往年一样），由气候和天气相关的灾害（如风暴和洪水）引发的灾难占总数的大部分（1610万，约占94%）。2017年还首次获得了干旱造成的流离失所信息，（2017年）因干旱新增的流离失所人数为130万，2018年为76.4万人，主要位于非洲之角。自2008年以来，灾难的另一个原因是地球物理灾害，平均每年造成310万流离失所者。虽然2017年地球物理灾害导致的新增流离失所者统计数据远低于平均水平，仅为75.8万人，但2018年增长到110万。其中，菲律宾和中国（各自约380万）、印度和美国（分别约270万和120万）是2018年因灾难而流离失所的绝对人数最多的四个国家。

如图12所示，在过去几年中，每年新增的因灾害而流离失所的人数超过因冲突和暴力而流离失所的人数。然而，IDMC指出，全球因灾难而新增的流离失所者中，有很大一部分通常与短期撤离相关，且以相对安全和有序的方式进行。

47 这一部分的内容主要基于境内流离失所者监测中心（IDMC）2018年和2019年的资料。关于这些数据和趋势的具体解释、深入分析、附加说明、局限性和收集方法请参考上述资料。IDMC之前的全球评估报告（可从www.internal-displacement.org/global-report/ 获取）及其全球境内流离失所者数据库（IDMC, n.d.）也是重要的信息来源。

48 境内流离失所者监测中心（IDMC）分析了造成这些变化的可能原因，包括冲突局面的稳定、停火、对自由流动的限制、以及数据统计方法的改变。

图12. 因冲突和灾难而新增的流离失所者人数，2008-2018年（单位：百万人）



来源：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n.d.（访问日期：2019年6月4日）。

注：“新增流离失所”一词指在某年内发生流离失所的人次，而不是指随着时间的推移流离失所造成的境内流离失所者（IDPs）存量。新增流离失所者数据包括多次流离失所的个体，与某一年内流离失所的人数不符。

IOM的流离失所追踪线路网

IOM的流离失所追踪线路网（DTM）项目追踪国内因遭受冲突和自然灾害而形成的流离失所问题。这一项目能够捕捉、处理和传播关于流离失所人口和移民的移动信息，并显示该群体不断演进的需求。数据以地图、信息图表、报告、互动网络可视化、以及原始和定制化数据等形式进行分享。基于一个给定的情景，DTM通过使用下列方法论工具收集关于人口、位置、条件、需求和脆弱性的信息：

- (a) 在特定方位追踪人口流动和（获取）多部门需求以制定协助方案；
- (b) 在来源地、过境处及目的地追踪迁移（流动）趋势及总形势；
- (c) 登记个人和家庭以挑选受益人、确定脆弱性并制定项目；
- (d) 基于关注群体开展调查并收集特定的深度信息。

2018年，DTM项目追踪了6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4000万的个体（包括境内流离失所者、返回者和移民）。IOM的DTM数据是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IDMC）汇编的全球境内流离失所年度估计数据的最大来源之一。关于IOM的DTM项目，详见www.globaldtm.info。

无国籍人员

根据定义，无国籍人员由于不被任何国家承认为国民而处于弱势地位。⁴⁹ 他们在获得诸如教育、就业或医疗保障等基本服务方面面临障碍，并可能遭受歧视、虐待和排斥。尽管无国籍人员不一定是移民，但鉴于他们在获取旅行证件和正规迁移途径中可能面临重大障碍，这种涉及脆弱性和权利缺失的情况可能导致他们在境内迁移或进行跨境迁移，且这种迁移往往是非正规的。⁵⁰

联合国难民署报告（该报告是联合国难民署在无国籍人员工作方面的任务之一）称，2018年全球有390万无国籍人员，与2017年的全球数据相同。⁵¹ 然而，这一数据是一个较低的估计值，据联合国难民署估计，2017年的无国籍人员数量可能高达1000万。事实上，尽管确认谁无国籍是全球预防和减少无国籍人员的必要第一步，但数据收集仍然是一项重大挑战。⁵²

在2017年和2018年的无国籍人员统计中，联合国难民署首次将孟加拉国的罗兴亚难民和缅甸若开邦的境内流离失所者包括在内，“鉴于这些人口的规模以及他们无国籍和流离失所的事实”。⁵³ 2018年，孟加拉国和缅甸分别是（全球）无国籍人员数量第一和第三的国家（孟加拉国约有90.6万无国籍人员，缅甸约有62万无国籍人员）。图13显示了2018年无国籍人员数量排名前十位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科特迪瓦排在第二位，有69.2万名无国籍人员，主要包括该国独立后被视为“外国人”的人员及其后裔。⁵⁴ 泰国2018年的无国籍人员数量排在第四位，其中大部分是土著和民族社区。⁵⁵ 拉脱维亚报告了近22.5万名无国籍人员，其中有相当数量由于俄罗斯脱离苏联独立后的国籍法而无法入籍的俄罗斯人，因为该国籍法仅通过血统授予国籍。⁵⁶ 紧随其后的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16万）、科威特（9.2万）、乌兹别克斯坦（8万）、爱沙尼亚（7.8万）和俄罗斯（7.6万）。就无国籍人员占全国人口的比例而言，拉脱维亚的无国籍人员占比超过11%，其次为爱沙尼亚，无国籍人员占比近6%。

49 联合国（UN），1954。另请参阅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4a。

50 McAuliffe，2018。

51 除非另外指出，本部分内容基于并借鉴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8年和2019年报告。

52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9，第5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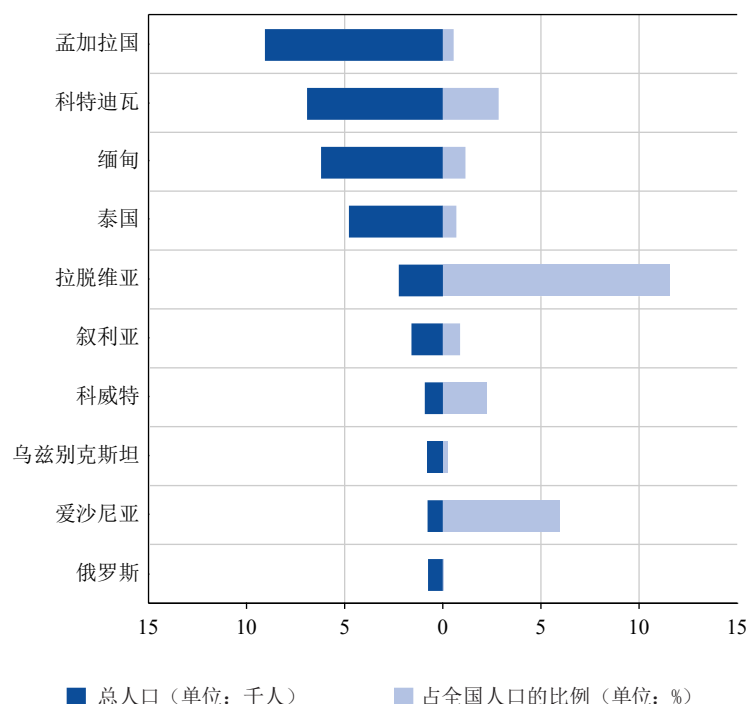
53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8年，第53页。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方法，其他国家的无国籍难民、寻求庇护者和境内流离失所人员不在无国籍人员报告数据之列。然而，在《全球趋势：2017年被迫流离失所者报告》（Global Trends: Forced Displacement in 2017）中，联合国难民署指出无国籍人口的统计报告目前正在审查中（联合国难民署，2018）。另请参阅无国籍与融入研究所（Institute on Statelessness and Inclusion），2018。

54 Adjami，2016。

55 Van Waas，2013。

56 Venkov，2018；无国籍与融入研究所（Institute on Statelessness and Inclusion），2014。

图13. 截至2018年报告主要无国籍人口的前十位国家



来源：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9；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7b。

注：图表左侧的总人口数是据报符合无国籍人员国际定义且在联合国难民署托管之下的累计人数，虽然有些国家可能包括未确定国籍的人员。数据来自联合国难民署《全球趋势报告》，该报告与联合国人口统计数据库中报告的数据有所不同。与报告相比，人口统计数据库不包括孟加拉国罗兴亚难民和缅甸的境内流离失所者（IDPs），而这些人2017年和2018年处于无国籍状态。

用于计算图表右侧无国籍人员百分比的人口规模基于2017年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人口估计中该国的总常住人口数量。

不幸的是，鉴于当前的数据空白和方法论的挑战，无法提供无国籍人员随时间变化的趋势或当前消除无国籍人员所做努力的影响。尽管如此，自2014年以来，联合国难民署到2024年前《消除无国籍人员全球行动计划》取得了切实成果，但减少无国籍人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⁵⁷ 联合国难民署指出，据报道，2018年，5.64万无国籍人员在24个国家获得国籍或国籍得到确认，特别是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瑞典、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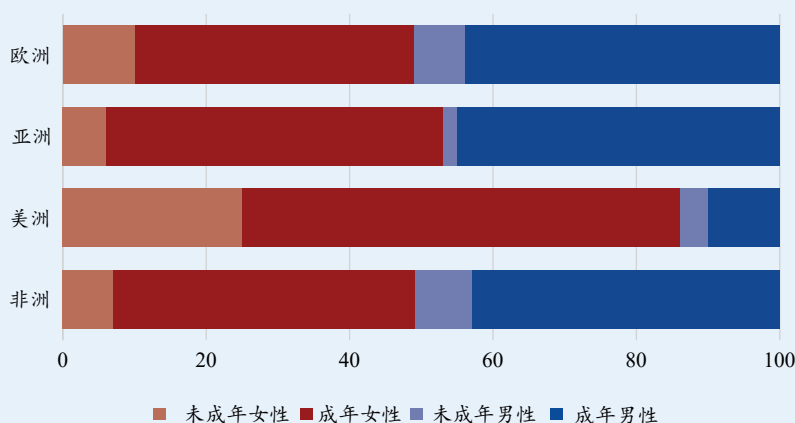
57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4b；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方案执行委员会（UNHCR ExCom），2017。

打击人口贩卖数据协作平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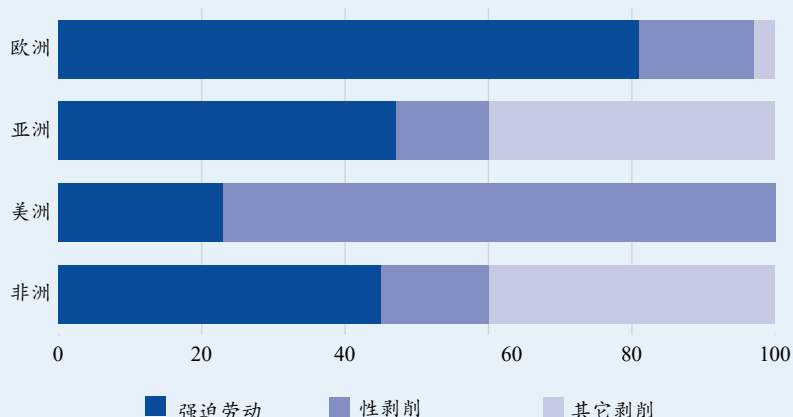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IOM已在全球协助超过10万名人口贩卖受害者。通过这些直接援助活动，IOM建立了集中的案例管理数据库，其中包括自2002年以来超过5.5万件个案信息。这些数据包括诸如人口统计信息在内的贩卖受害者信息，也包括其贩运经历信息。作为人口贩卖活动的独特信息来源，IOM致力于将这些数据提供给公众，以便全球打击人口贩卖活动的行动者能够发展和分享宝贵的见解。这一努力的一个重要部分是2017年与北极星（Polaris）和自由共享组织（Liberty Shared）合作发起的打击人口贩卖数据协作平台（CTDC）。^a

CTDC是全球首个人口贩卖数据中心，它汇集了三个最大的案例数据库，形成了一个包括9万多个案例的集中式数据库。在2016年和2017年的规划年度，该数据库新登记案例4.019万个，涉及的人口贩卖受害者来自147个国家和地区，在107个国家和地区受到剥削。其中，大多数受害者为成年女性（54%），未成年女性占比20%，成年男性占比22%，未成年男性占比5%。此外，儿童占比超过四分之一，年龄在15-17岁的受害者占比16%。从受害者被剥削类别看，近30%的受害者被贩卖为强迫劳工，而47%的受害者因性剥削目的被贩卖。然而，如下图所示，地区之间存在很大差异。^b

CTDC数据库人口贩卖受害者分区域性别构成（2016-2017年）



CTDC数据人口贩卖受害者分区域被剥削类别构成（2016-2017年）



a 参见www.ctdatacollaborative.org/。

b 由于受害者数量较少，CTDC数据库不包括大洋洲。图右侧的“其他剥削”类别包括强迫婚姻、器官摘除、奴役及类似行为，以及其他形式的剥削。有关定义的资料，请访问CTDC网站。

结论

鉴于与国家、地方社区及个体的联系，了解移民和流离失所，以及它们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发生变化至关重要。人类迁移可能是一种可以追溯到历史最早时期的古老现象，但随着世界日益全球化，其表现形式和影响也随着时间而改变。与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现在我们拥有更多关于全球移民和流离失所的信息。然而，在一个相互联系的世界中，移民的本质意味着其动态特征很难用统计学术语来描述。移民涉及的“事件”可能是快节奏和复杂的。诚然，国际移民模式与社会、经济 and 地缘政治进程相关，这些进程即使不是几百年，也经历了几代人的演变，但跨国连接的最新发展为移民进程的更加多样化提供了更多机会。

因此，了解移民和流离失所的趋势及其发展模式演变越来越重要。在本章中，我们根据现有数据对迁移和移民进行了全球概述。尽管数据存在缺口和滞后性，但仍可得出一些高层次结论。例如，在全球层面，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移民到某些地区（如亚洲）定居的速度比其他地区（如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快得多，且这一趋势可能会继续下去（见图1）。同样，统计数据显示，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劳动力市场的发展，移民工人继续被机会更多的地区所吸引，同时一些移民工人的人口性别差异明显（见图7）。

全球数据还显示，冲突、普遍暴力和其他因素引起的流离失所人数仍处于历史最高水平。难以处理、悬而未决和反复发生的冲突与暴力导致近年来世界各地的难民数量激增，其中妇女和儿童占很大比例。尽管少数国家继续为难民提供解决方案，但整体而言，这些解决方案不足以满足全球需求，特别是考虑到近期美国难民重新安置方式的改变（见图10）。此外，据估计，2018年底境内流离失所人数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我们还发现，尽管有人警告说这是一个低估的情况，但全球无国籍人员的估计人数非常可观，近400万人。除基本的人权问题外，无国籍状态还可能使人们面临（非正规）迁移和流离失所的风险，因此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收集数据、报告和分析的重要全球话题。⁵⁸

移民领域的国际合作已被绝大多数国家（以及迁移中的非国家行为体）确认为实现人人安全、有序、正规移民的关键和核心。《移民问题全球契约》也明确表明了这一点，它强调全球应致力于改善移民领域国际合作及移民数据的收集，以便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移民趋势及其不断演变的模式和进程，从而支持以证据为基础的应对措施的发展。⁵⁹在我们为实现这一承诺而共同努力的过程中，既有需要把握的机会，也有需要克服的挑战。

58 在《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Global Compact for Safe, Orderly and Regular Migration）中，目标4承认了减少无国籍人员的需求，并列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措施。

59 关于《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Global Compact for Safe, Orderly and Regular Migration）及其23个具体目标的讨论，请参见本报告第十一章。



3

迁移和移民：地区维度和区域发展

引言

上一章对全球性迁移给出了一个全面的概述，并特别提到了（移民迁移）的国际存量和流量，包括移民工人、难民、寻求庇护者和境内流离失所者（IDPs）在内的特定移民群体，以及由移民带来的侨汇。本章（第三章）则将主要聚焦区域层面以更详细地介绍移民情况，以多样且互补的视角阐释世界不同地区的移民和他们的迁移情况。¹

考虑到地域在历史和当下都是影响迁移的最基本因素之一，我们将首先从地域而非主题的角度理解迁移。尽管全球化程度不断提高，但地域是影响移民和流离失所模式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许多跨境迁移者通常选择在临近区域内迁移，或前往临近国家，那些易到达、更加熟悉和方便返乡的国家。而对于流离失所者来说，迅速获得安全是最重要的。因此，人们倾向于搬迁到附近更安全的地方，无论这些地方是在本国境内还是境外。

本章力图从地域视角理解区域迁移，从而帮助移民政策制定者、实践者和研究人员更好地理解国际移民。本章的分析聚焦六个世界区域，这六个世界区域由联合国界定并被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Social Affairs，简称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和其他组织使用：

- 非洲
- 亚洲
- 欧洲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 北美洲
- 大洋洲

对于每个区域，分析包括：1. 基于联合国经社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简称联合国难民署，UNHCR）和国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IDMC）汇编和报告的数据，对关键移民统计数据进行综述和简短讨论；2. 根据国际组织、研究人员和分析人员提供的广泛数据、信息和分析，对区域迁移的“重要特征和发展情况”进行简要描述。

¹ 本章已尽最大努力，包括通过数据认证，确保所使用数据的准确性。对于可能遗留的数据错误，我们深表歉意。虽然报告一般不会引用2019年6月之后的数据或事件，但我们已经将联合国经社部于2019年9月17日公布的国际移民存量统计数据尽可能纳入。

为了说明六个区域内每个区域的移民模式、趋势和问题的多样性，本章将从次区域的层面呈现六个区域的“重要特征和近期发展情况”。例如，对于亚洲而言，这种串联式的呈现模式既可以提供亚洲整体统计数据的见解，同时也对东亚、南亚、东南亚、中东和中亚等次区域进行了总结。附录A中提供了区域和次区域的细分。²除此之外，本章也关注次区域的内部特征，比如劳务移民、侨汇、非正规移民、人口贩运、流离失所（境内和国际）和移民融入。次区域概述并非旨在详尽无遗，而是旨在说明主要趋势和移民的近期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本章是在《世界移民报告2018》第3章“迁移与移民：地区维度和区域发展”的基础上，对统计数据和当下议题进行了更新。重要的是，本章独立成章，读者无需回顾上一份报告。³自上一份报告以来，过去两年中的重大变化均在本章中有所反映，包括直至2019年6月底的数据和相关信息。本章还讨论了移民和流离失所的近期变化，例如从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简称委内瑞拉）到南美洲和中美洲的大规模迁移，以及2017年下半年罗兴亚人从缅甸若开邦的大规模流离失所。本章以现有证据为基础，脚注和参考资料部分提供了资料来源。我们鼓励读者参考本章中引用的资料，以了解有关感兴趣的主题的更多信息。

非洲⁴

非洲地区迁入和迁出移民的数量都较大。如图1所示，2019年有超过2100万非洲人生活在出生国以外的非洲国家，与2015年相比有了显著增长，当时估计居住在非洲区域内的非本国出生人口约有1850万。同期，生活在其他区域的非洲人数量也有所增加，从2015年的约1700万增至2019年的近1900万。

图1显示，自2000年以来，非洲区域内的国际迁移已显著增加。自1990年以来，居住在该地区以外的非洲移民人数增加了一倍以上，其中去往欧洲的增量最为显著。2019年，所有生于非洲但生活在非洲区域以外的移民中，有1060万人居住在欧洲，460万人居住在亚洲，320万人居住在北美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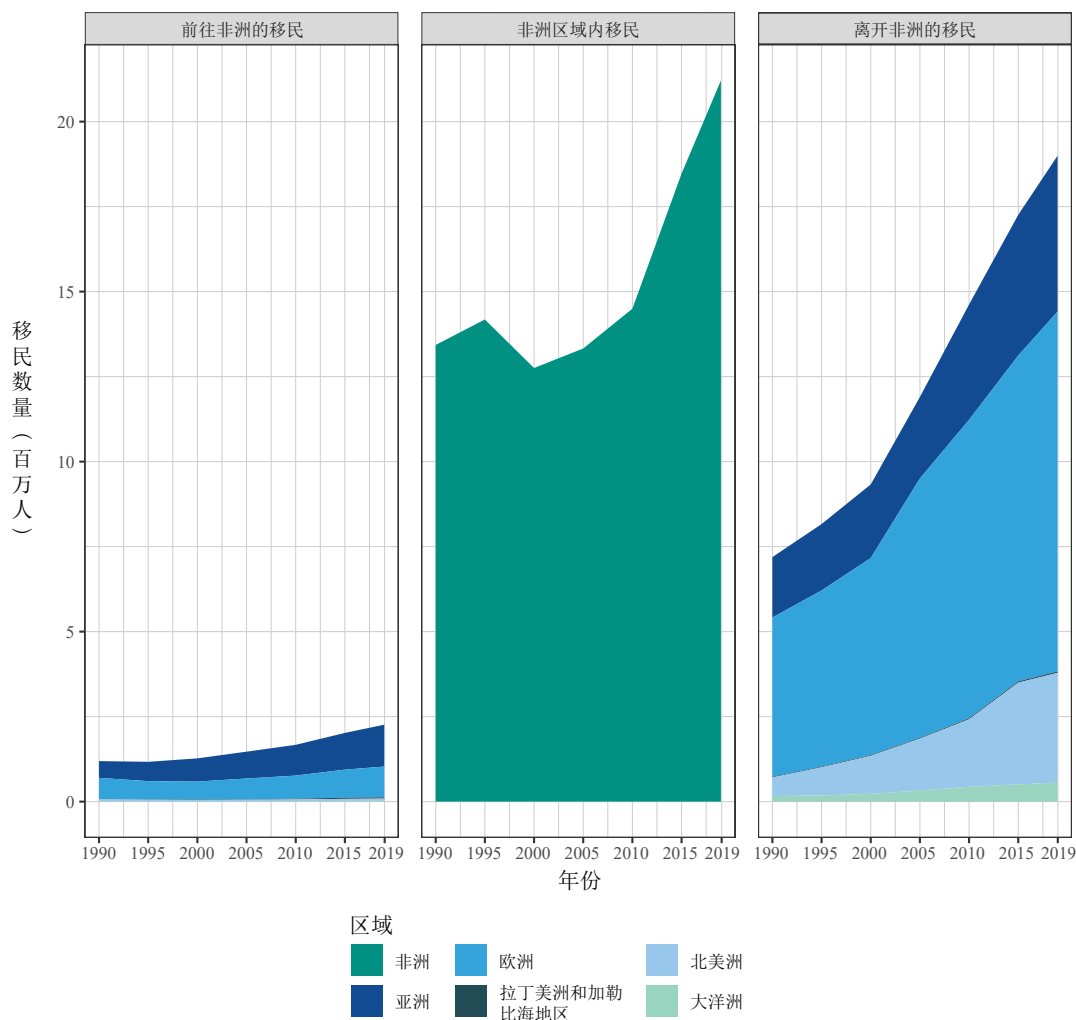
如图1所示，非洲国际移民最值得注意的方面之一是在该区域外出生、后来搬到这里的少数移民。从2015年到2019年，在该区域外出生的移民数量基本保持不变（约200万），其中大部分来自亚洲和欧洲。

2 次区域的划分主要和移民动态相关，因而可能不同于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划分的区域。详细信息请参考附录A。

3 为了尽可能确保本章作为独立章节提供关于2017年和2018年区域移民的概述，我们引述了《世界移民报告2018》（第3章）中的相关材料，特别是一些能为近期事件和移民趋势提供历史背景的材料。

4 关于非洲的地区构成请参见附录A。

图1. 前往非洲、非洲区域内和离开非洲的移民数量，1990-2019年



来源：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注：“前往非洲的移民”指出生在其它区域（例如欧洲或亚洲）但居住在非洲的移民。“非洲区域内移民”指出生在非洲但生活在该区域出生国以外的移民。“离开非洲的移民”指出生在非洲但生活在该区域以外（例如欧洲或北美地区）的移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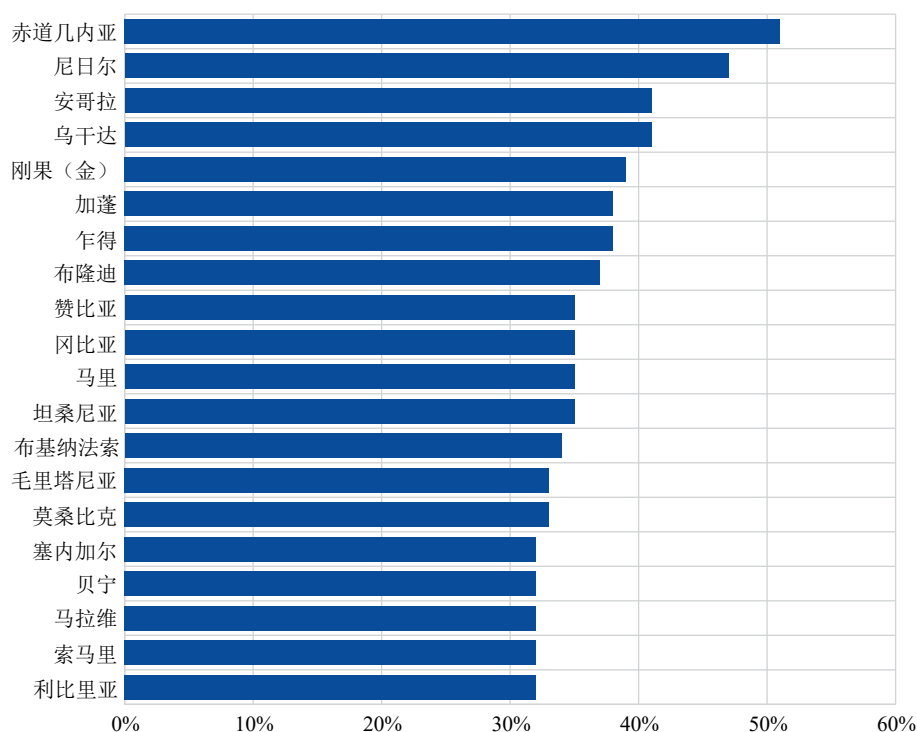
许多非洲国家的人口规模在近几年发生了重大变化，图2列出了2009年至2019年间人口变化比例最大的20个非洲国家。前二十位国家都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在此期间，每个国家的人口都经历了大幅增长。这20个国家反映了整个非洲大陆地区的趋势：非洲目前是世界人口增速最快的地区，预计到2050年人口将超过20亿。⁵ 需要注意的是，2009年至2019年间人口变化比例最大的是人口相对较少的国家，正如所料。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包括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和埃及并没有位列前二

5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b。

十位；然而，三个国家都经历了人口的增长。⁶ 非洲的人口增长与欧洲的人口变化形成鲜明对比，例如，欧洲一些国家经历了缓慢人口增长甚至有些国家在同时期人口增长有所下降（如图14）。

非洲区域内国际移民的显著增长（如图1）推动了近期国家层面的人口增长。虽然迁移不是唯一的影响因素（高生育率和预期寿命的增加也都发挥了作用），⁷ 区域内迁移的增加确实影响了一些国家的人口变化。例如，国际移民占赤道几内亚全国人口的比例近年来急剧增加。在2005年，国际移民占赤道几内亚国家人口的比例不到百分之一；到2019年，这一比例提高到将近百分之十七。南非是另一个例子。在2005年，国际移民占南非人口的2.8%；到2019年，这一比例已经提高到百分之七。

图2. 非洲人口比例变化最大的前二十个国家，2009–2019年



来源：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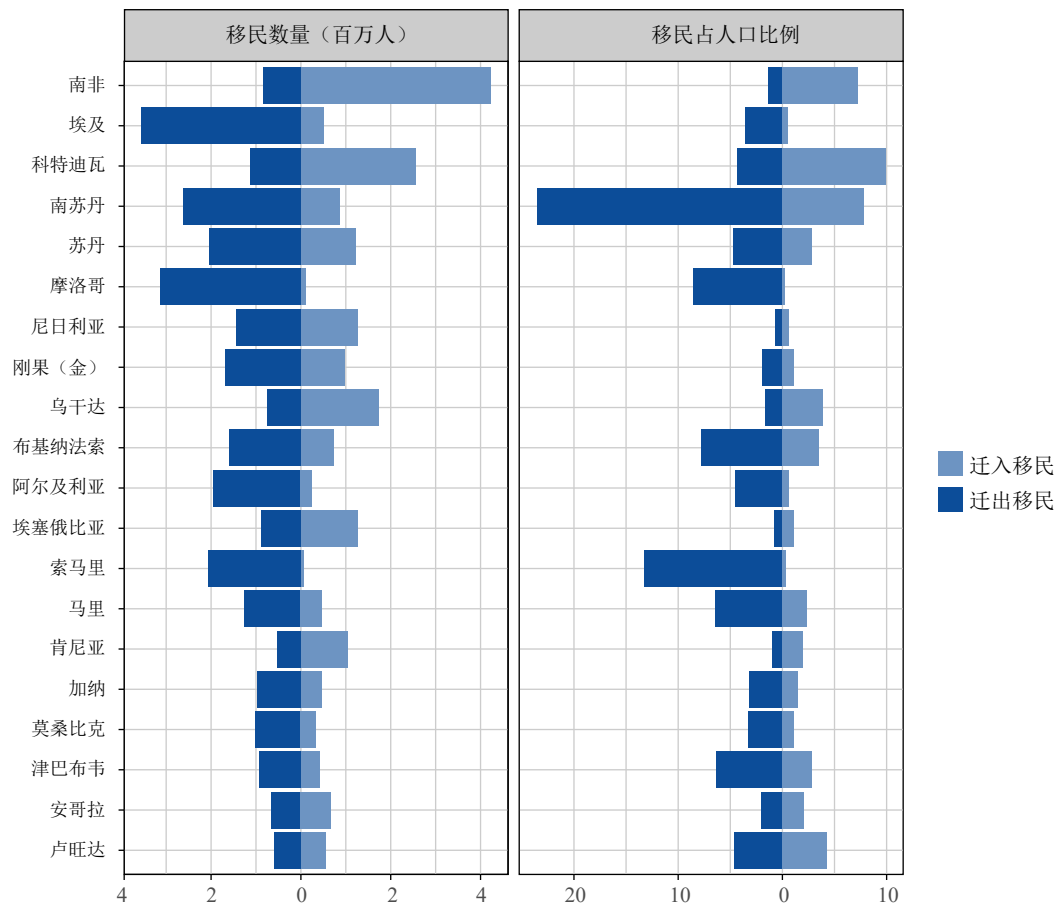
注：需要注意的是，从2009年至2019年最大比例的人口变化更容易出现在人口相对较少的国家。

6 同上。

7 同上。

迁出移民数量最多的非洲国家大多位于非洲北部。图3左侧即体现了这一点，但图3中的国家是按移民的总数量进行排列的（即迁入移民和迁出移民数量的总和）。2019年，埃及拥有最多生活在他国的人口，其次是摩洛哥、南苏丹、索马里、苏丹和阿尔及利亚。就迁入移民数量而言，南非是非洲最主要的移民目的地国，有大约400万国际移民居住在这个国家。此外，迁入移民占总人口比例较高、但没有位列前二十名的国家还包括加蓬（19%）、赤道几内亚（18%）、塞舌尔（13%）和利比亚（12%）。

图3. 2019年移民人数位列前二十位非洲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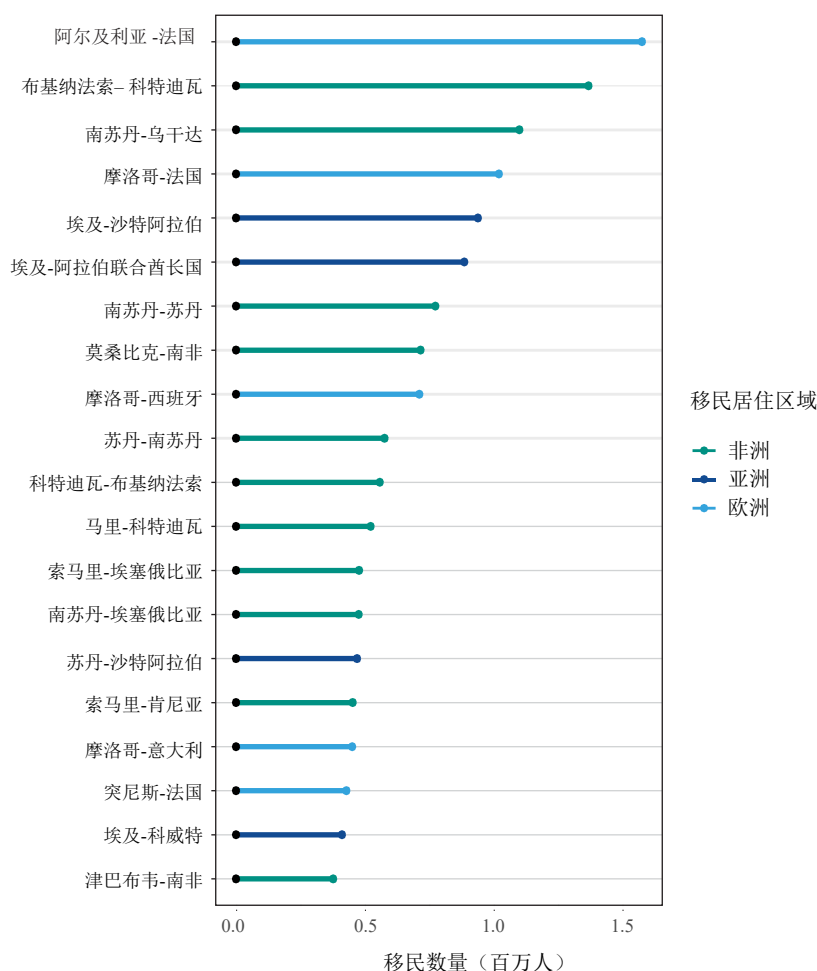
来源：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注1：用于计算迁入和迁出移民百分比的人口规模基于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对一国总人口的统计，其中包括外国出生人口。

注2：“迁入移民”指居住在该国但出生在其他国家的移民。“迁出移民”指出生在该国但在2019年住在出生国以外地区的移民。

非洲境内和从非洲出发有很多重要的移民通道，其中（很多通道的形成）和地理上的临近、历史关联及流离失所等因素相关。从国家A到国家B的移民通道的规模是依据2019年来自国家A但居住在国家B的移民人数来衡量。这些移民通道体现了随时间迁移不断累积的移民活动，并简单呈现了在特定目的地国迁移模式如何使外国出生人口成为该国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图4所示，一些涉及非洲国家的最大的移民通道出现在从诸如阿尔及利亚、摩洛哥与突尼斯等北非国家到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家之间，部分也反映了后殖民时期留下的国家间的联系和邻近性。其他移民通道，例如南苏丹和乌干达之间、以及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则因冲突造成的大规模流离失所所致。还有去往海湾国家的重要劳务移民通道，例如，从埃及去往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的通道。重要的是，图4所示的主要移民通道中，非洲区域内的通道数量仅超过半数，其中布纳法索通往相邻的科特迪瓦之间的通道构成非洲的第二大移民通道。

图4. 2019年涉及非洲国家的前二十条移民通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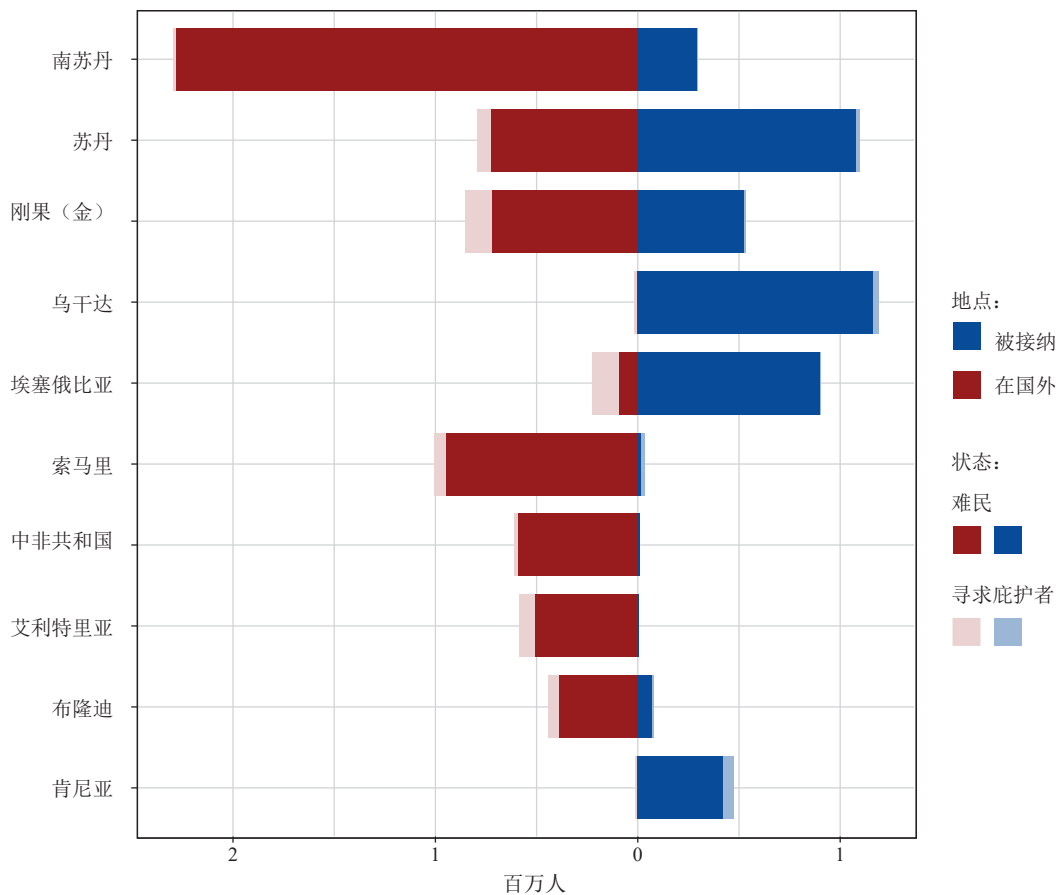


来源：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注：移民通道体现了随时间迁移不断累积的移民活动，并简单呈现了在特定目的地国迁移模式如何使外国出生人口成为该国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图5所示，非洲区域内和源自非洲的流离失所是该区域的一个主要特征。非洲的大多数难民和寻求庇护者被区域内的相邻国家接收。图5按接纳和来自该国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总数呈现了数量排名前十的非洲国家。同2017年相似，2018年，南苏丹产生了数量最多的非洲难民（230万），在世界上排名第三，其中，大部分难民被诸如乌干达等邻国接收。经过几十年的冲突，索马里产生的难民数量在该区域排名第二，在世界排名第五，其中大多数在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被接收。其他大批难民人口来自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中非共和国和厄立特里亚。乌干达仍然是该区域最大的难民收容国，约有120万难民居住在该国；难民的大部分来自南苏丹和刚果民主共和国。2018年其他大型难民收容国还有苏丹和埃塞俄比亚。

图5. 2018年非洲国家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总人数排名前十位的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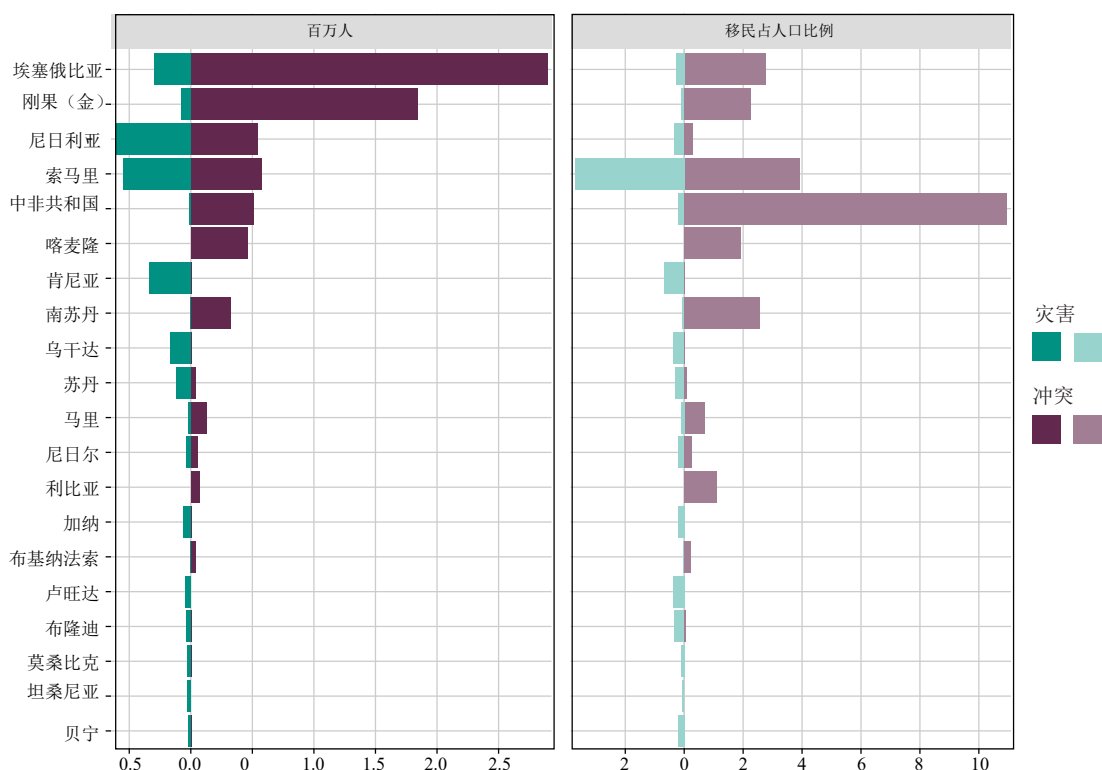


来源：联合国难民署（UNHCR），n.d。

注：“被接纳”指来自其它国家但居住在接收国家（图右侧）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在国外”指来自一个国家但住在来源国以外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数量排名前十位的国家/地区基于2018年数据并通过合计国家/地区内部和来自该国家/地区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总数得出。

2018年非洲最大规模的新增境内流离失所发生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其中大多数因冲突而不是灾害而流离失所。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亚洲，亚洲遭受了由灾害引起的大量流离失所者（见图12）。在埃塞俄比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国家内部因冲突而流离失所最为明显，这使该区域的其余地区相形见绌（图6）。截至2018年底，埃塞俄比亚有290万新增冲突流离失所者，流离失所者数量全球最高，且远高于2017年的70多万人。除了因冲突而流离失所的人以外，埃塞俄比亚新增29万因灾害而致的流离失所。2018年，刚果（金）在非洲和全球范围内的新增因冲突而流离失所的人数第二高，达到180万。在中非共和国，虽然流离失所的规模没有诸如埃塞俄比亚等国家那么严重，但国内流离失所的比例最高（11%）。值得注意的是，刚果（金）、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等数个境内流离失所人数很高的国家也收容或产生了大量难民和寻求庇护者（见图5）。还必须提及的是，图6中未包括莫桑比克等国家，这些国家最近因飓风Idai和Kenneth遭受大规模流离失所。这是因为所使用的数据仅反映了2018年期间新增境内流离失所的人数，不是2019年。然而，有关“与气候相关的事件（如Idai飓风）造成的南部非洲流离失所的讨论”可以在下面的“非洲的主要特征和发展情况”中找到。

图6. 2018年新增境内流离失所人数排名前二十位的非洲国家（因灾害和冲突）



来源：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International Displacement Monitoring Center, IDMC），n.d.；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7。

注：“新增流离失所”一词指2018年发生的流离失所者迁移人次，而非随时间迁移因流离失所累积的境内流离失所者（IDPs）总数。“新增流离失所”数字包括那些不止一次经历流离失所的个体，因而这一数量与当年度流离失所的人数并不相符。用于计算新增因灾害和冲突而流离失所人口比例中的人口规模基于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7年对该国总居住人口的估计，该比例仅限于相对说明目的。

非洲地区移民的重要特征和发展情况

东非和非洲南部

持续的冲突、政治和族群暴力以及和平进程受挫使东非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并且影响了该区域大多数国家。例如，在2018年底，南苏丹已有超过220万难民和接近190万的境内流离失所者。⁸然而，南苏丹的难民数量与2017年的240万相比略有下降，但仍是2018年非洲拥有难民最多的国家。⁹同年，索马里产生近100万难民并拥有超过260万因冲突和暴力而产生的境内流离失所者（IDPs）。¹⁰与此同时，截至2018年底，埃塞俄比亚有210万境内流离失所者，是国内因冲突和暴力而流离失所人数最多的十个国家之一。¹¹在索马里，旷日持久的内战使人们不得不逃离到次区域的其他国家，并向东逃离到也门等国家。然而，也门持续不断的冲突造成了极恶劣的生存条件，因此迫使大批移民返回到东非，同时产生了包括也门人在内的新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¹²成千上万的也门人逃到了诸如吉布提等东非国家，相对于吉布提的人口规模，该国在2018年跻身世界十大难民接收国之列。¹³其他国家，例如乌干达、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仍继续接纳了大量难民，这些难民主要来自本次区域，南苏丹也是如此，尽管冲突已导致该国境内外大规模流离失所者。¹⁴由于引发流离失所并阻碍这一问题解决的原因复杂且多样，这意味着上述难民接收国（世界一些最不发达国家），持续为世界上超过应承担比例的众多流离失所者提供长期避难所。¹⁵认识到许多非洲国家在接纳大规模流离失所者时遇到的挑战，为强调流离失所同和平、安全及其发展层面的联系，非洲联盟宣布2019年的主题为“难民，返回者和境内流离失所者：寻求持久解决非洲被迫流离失所者的办法”。¹⁶在2019年，非洲联盟不仅致力于更加关注非洲流离失所面临的挑战，而且致力于采取创新和强有力的举措，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推动非洲大陆被迫流离失所问题的持久解决方案。¹⁷

东非和非洲南部长期以来一直是来自非洲区域内和其他区域移民的主要目的地，然而东非也日益成为海湾合作委员会（GCC）国家或地区移民工人的重要来源。¹⁸历史上，来自印度的移民在乌干达、肯尼亚和南非等国家的数量非常可观；¹⁹但最近几年，移居到该区域国家的中国移民工人明显

8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9a；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IDMC），2019。

9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8a，2019a。

10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9a，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IDMC），2019。

11 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IDMC），2019。

12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9a；国际移民组织（IOM），2018a。

13 同上。

14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9a。

15 关于一般的境内流离失所问题，还请参阅国际移民组织（IOM）流离失所跟踪线路网，特别是布隆迪、埃塞俄比亚、肯尼亚、马拉维、莫桑比克、南苏丹、乌干达和津巴布韦。

16 非洲联盟，2019。

17 同上。

18 海湾合作委员会（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GCC）是由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曼、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六个国家组成的区域政治组织。

19 Flahaux 和 de Haas，2016。

增多。²⁰ 作为非洲的发达经济体并拥有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南非近年来吸引了大规模来自非洲南部区域内和区域外的移民、寻求庇护者和难民。南非的国际移民数量从2010年的大约200万增长到2019年超过400万。²¹ 与此同时，在贫困、低工资和高失业率的驱动下，东非继续出现相当程度的劳动力外流。²² 最为明显的即是近年来以短期工作合同形式迁往海湾合作委员会（GCC）国家的低技能和半熟练东非工人的大幅增加。海湾国家临近东非及其就业机会使得这个地区成为了东非人梦寐以求的目的地。²³

在东非和非洲南部，对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需求的不断增长推动了区域内移民。作为东非经济体，诸如肯尼亚和卢旺达等国家正变得越来越多元化，例如，服务业对工人的需求已经吸引了包括乌干达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在内的其他东非国家的移民工人。尤其是卢旺达不断扩大的技术部门持续吸引了来自次区域内的工人。²⁴ 《东非共同市场议定书》规定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它有助于促进该次区域内的劳务移民。²⁵ 一些国家已经批准了《议定书》，一些国家已经废除了东非公民的工作许可证，使人们更便捷地在整个次区域工作。同时，南部非洲已经建立了区域内劳务移民制度，传统上有大规模的人口从埃斯瓦蒂尼、莱索托、马拉维和津巴布韦等国移民到南非和博茨瓦纳工作。²⁶ 虽然诸如采矿等传统产业持续吸引着移民工人，但包括金融和信息技术在内的其他产业越来越多地吸引移民到南非。²⁷

东非和非洲南部移民中仍有大量非正规移民，并表现为由社会经济因素、冲突和政治不稳定等多重原因导致的混合迁移流。随着人们越来越多依靠偷渡者的服务前往预定目的地，移民偷渡在这两个次区域尤为突出。许多偷渡网络都以非洲之角为基地，而诸如乌干达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等东非共同体的成员国为主要的过境国家。²⁸ 中东、欧洲和非洲南部是来自东非的移民的三个主要目的地。与之相应的偷渡线路有多条，包括去往阿拉伯半岛和中东其他国家的东线，去往非洲南部的南线，以及去往北非、欧洲和北美的北线。然而，非洲之角的路线也很重要，有很多人迁往非洲之角或者在非洲之角区域内迁移。²⁹ 与东非相似，非正规移民在非洲南部也非常普遍，涉及包括从津巴布韦和莫桑比

20 Cook等，2016。

21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22 Manji，2017。

23 Atong，Mayah 和 Odigie，2018。

24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for Trade and Development，简称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2018。

25 东非共同体，n.d.。

26 Nshimbi 和 Fioramonti，2013。

27 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2018。

28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UNODC），2018。

29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9a。

克迁移到南非的（次区域内）移民，以及来自该次区域以外地区的移民。³⁰几十年来，移民偷渡网络激增，并且由于越境越发困难，它们变得更加有组织和专业化。³¹虽然大量偷渡到非洲南部的移民来自该次区域，但是也有大量移民来自非洲南部以外的移民，其中最主要的是来自非洲之角。许多移民往往**具有明显的弱势**，其中很多人遭受了暴力和勒索。³²

东非和非洲南部环境变化和灾害愈发频繁普遍，并对人口迁移和流离失所造成影响。该次区域在近几十年内降水量极不稳定，干旱频发。³³鉴于农业是东非和非洲南部的经济支柱，缓慢发作的环境变化对粮食安全有重大影响。³⁴干旱在索马里等国已成普遍现象，也是造成该国流离失所的主要原因。在2018年，与干旱相关的流离失所人数达到25万人；³⁵而这一数字在2017年高达85万人。³⁶干旱条件造成营养不良加剧、粮食短缺和对本已有限的资源的竞争加剧，尤其是在该次区域的农民和牧民之间；据估计，2017年索马里有120万儿童严重营养不良。³⁷非洲南部的几个国家由于突发性灾害而遭受严重的流离失所。从2018年1月至6月，在世界最严重灾害事件中，东非发生有5起。³⁸2019年3月，非洲南部连续遭遇两次飓风：“伊代（Idai）”和“肯尼斯（Kenneth）”，飓风带来了暴雨和大风，在莫桑比克、津巴布韦和马拉维留下了毁灭性的痕迹。在莫桑比克中部登陆的“伊代”飓风被认为是几十年来袭击非洲南部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³⁹截止到四月，飓风夺走了近600人的生命，仅莫桑比克就有超过13万人流离失所。⁴⁰

在非洲南部，针对移民的排外袭击和新武装组织的出现导致了该次区域内流离失所人数的增加。在过去的十年里，南非等国家的移民越来越多地遭受暴力侵害，造成了移民的财产损失，伤害甚至有时是生命的丧失。全国范围的排外袭击，例如2008年发生的袭击，导致了数千名移民流离失所以及60多人死亡。⁴¹最近，发生在2018年的排外袭击造成了多人死亡，以及对外国人财产的抢劫和破坏；而且，暴力已经持续到2019年，造成了更多人丧生。⁴²仇外袭击的爆发在南非的乡镇和其他经济贫困社区最为普遍，当地居民经常将高犯罪率和失业归咎于外国公民。在该次区域的部分地区，武装

30 Maher, 2018。

31 同上。

32 同上。

33 环境和发展知识网络，2014a。

34 美国国际开发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n.d。

35 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IDMC），2019。

36 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IDMC），2018a。

37 联合国环境署，2018a。

38 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IDMC），2018b。

39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Emergency Fund, UNICEF），2019。

40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9b。

41 Landau, 2018。

42 国际特赦组织，2018。

组织恐吓当地社区，持续造成流离失所。例如，在莫桑比克北部一个叫做“先知的信徒（AI-Sunna）”的武装组织仍构成潜在的威胁，已将数百人驱逐出他们的家园。⁴³

西非和中非

西非和中非最显著的区域内移民表现为受多种原因驱动的混合迁移流。虽然关于非洲内部移民流动的数据缺口较大，且精确的数字难以被确认，但近期的估算反映出西非和中非绝大多数国际移民在该次区域内部进行迁移。⁴⁴ 若干因素导致西非区域内移民的人数众多，其中包括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nomic Community of West Africa States，简称西共体，ECOWAS）成员国之间的免签证迁移、该区域许多国家规模相对较小且散布在该区域的许多民族间联系紧密。⁴⁵ 重要的是，西共体内部的区域内移民大多缘于劳动力的流动，例如很多季节性的、临时的和永久的移民工人从尼日尔和马里等国家迁至加纳和科特迪瓦。⁴⁶ 大量的移民工人在低技术领域，包括家政、非正规贸易和农业。⁴⁷ 在西非部分地区，农业工人通常在丰收期（7月至9月）期间迁移，一直持续到3月才开始进入丰收淡季。⁴⁸ 一些移民工人是儿童，科特迪瓦和布基纳法索之间的迁移正是如此。⁴⁹ 与西非环境和经济因素是区域内迁移的重要驱动因素不同，在中非，冲突和不稳定在引发流离失所并驱使人口向邻国迁移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⁵⁰ 但是，中非并不缺少劳务移民，例如加蓬便是大规模来自中非区域内的移民工人的安身之地，这些移民工人在加蓬的石油和木材行业工作。⁵¹

尽管在该次区域存在旨在便利迁移和减少非正规移民的自由迁移协议，非正规移民在西非和中非仍非常普遍。即使是在诸如西共体这样的自由迁移区域内，依靠偷运者过境仍很常见，特别是在人们缺少身份证件的情况下。⁵² 然而，有必要强调一点是，绝大多数被偷运到陆上的西非人是按照自由迁移协议以正规移民的身份开始迁移的，只有在他们离开西共体区域后才违反了移民法（成为非正规移民）。⁵³ 此外，西非的很多边界漏洞极多，因而更容易进行未经国家间授权的迁移；且西共体的几段边界位于经济动荡和人口稀少的区域，这也加剧了这一地区的安全缺陷。⁵⁴ 对于许多试图横渡地

43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2018。

44 Adepoju，2016。

45 Flahaux 和 de Haas，2016。

46 Devillard，Bacchi 和 Noack，2016。

47 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2018。

48 ACAPS，2018。

49 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2018。

50 国际移民组织（IOM），n.d.a。

51 同上。

52 阿尔泰山咨询（Altai Consulting）和国际移民组织（IOM），2015。

53 Carling，2016。

54 同上。

中海去往欧洲的西非和中非移民，尼日尔是重要的过境国家和主要的偷运中心。⁵⁵ 尼日尔薄弱的边境管理能力因武装和极端主义团体在该国边境袭击的增加而加剧。大部分的袭击，包括来自博科圣地的袭击，都集中在尼日尔迪法地区，该地区位于尼日尔东南部，与尼日利亚接壤。暴力袭击事件对医疗服务和教育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迫使成千上万的人背井离乡。⁵⁶

由政治动乱、社区和民族关系紧张及博科圣地图端主义带来的冲突和暴力，西非和中非大多数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境内或跨境流离失所问题的影响（尽管影响程度差异很大）。和非洲内部其他次区域一样，西非和中非国家在接收和产生流离失所人口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且两者时常同时发生。刚果共和国便是这样一个例子。截至 2018 年底，该国收容了超过 50 万难民，同时也是 70 万难民的来源国，其中 30 万居住在乌干达，另有大量难民居住在其他邻国，包括卢旺达（7.7 万）和布隆迪（7.1 万）。⁵⁷ 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涉及数十个武装组织的冲突旷日持久，对该国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造成了世界上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之一。截至 2018 年年底，刚果共和国有 300 万境内流离失所者（IDPs），是全球因暴力和冲突而流离失所的人数第三高的国家（见第2章，图11）。⁵⁸ 与此同时，由于该国大部分地区被武装组织控制，中非共和国的内战在经历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后，于2016年被重新点燃：冲突蔓延到2017年和2018年，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并使数十万人被迫离开家园。2018 年，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中非共和国都跻身世界十大难民来源国之列，其中，中非共和国产生了近 60 万难民和 50 多万因冲突而致的境内流离失所者（IDPs）。⁵⁹ 2009年在尼日利亚北部博尔诺州开始的博科圣地叛乱，再加上反叛乱行动和争夺稀缺资源的社区冲突，也导致了乍得湖地区的大量人流离失所。截至 2018 年底，尼日利亚有超过220万的境内流离失所者，是因冲突和暴力而流离失所人数最多的10个国家之一（见第 2 章，图 11）。⁶⁰ 同年，喀麦隆境内流离失所者超过 60 万人，尼日尔超过 15.6 万人。⁶¹ 西非的一些暴力和流离失所现象与牧民和农民之间争夺土地和资源的冲突有关，尽管这些冲突往往具有种族和宗教方面的因素。⁶²

西非和中非的环境变化正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流动。例如，萨赫勒地带⁶³的降水虽然在慢慢增加，但降水变得越来越不可测，导致干旱和洪水频繁发生。⁶⁴ 在尼日尔，截至2018年底，记录

55 阿尔泰咨询（Altai Consulting）和国际移民组织（IOM），2015。

56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IFRC），2018。

57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9a。

58 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IDMC），2019。

59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9a；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IDMC），2019。

60 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IDMC），2019。

61 同上。

62 联合国西非和萨赫勒地区办事处（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West Africa and the Sahel, UNOWAS），2018。

63 萨赫勒地区（The Sahel region）是一个位于非洲西部和中部的半干旱热带草原生态区，包括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尼日利亚、乍得和苏丹。

64 Hummel, Doevenspeck 和 Samimi, 2012。

预估有4万人因灾害流离失所，而在尼日利亚，同年约有60万人因洪水而流离失所。⁶⁵ 同时，人口快速增长导致密集收割、森林采伐和过度放牧，加速了土地退化。⁶⁶ 尽管该次区域农业规模有所增长，但粮食不安全状况依然十分严重。⁶⁷ 例如，截止2018年底，乍得湖盆地有300多万人受到粮食危机的影响。⁶⁸ 数百万的西非和中非人口依附于乍得湖；然而，由于干旱加剧和灌溉取水量增加等与人类有关的原因，乍得湖的面积在过去40年里减少了90%。⁶⁹ 湖泊的萎缩不仅影响了数百万人的生计，还影响了牲畜的季节性迁移，且后者日益成为局势紧张和社区冲突的原因；⁷⁰ 此外，生活条件的恶化使沿湖居民难以适应更恶劣的条件，为武装组织的出现创造了理想的环境。⁷¹ 旱涝、资源过度利用和气候变化等复杂和相互联系的环境变化，是造成该次区域国家内部和国家间跨越边界的城乡和周期性人口流动的重要原因。移民是西萨赫勒地区用来发展生计和减少风险的一个策略，特别是在农业收益不确定的情况下。⁷² 同时，研究还强调了气候变化对自然资源导向型生计和粮食危机的影响，及其与紧张、冲突和流动之间的相互关系。⁷³

北非

从北非移民至欧洲和海湾国家始终是该次区域移民动态的重要特征，而这一特征已延续了数十年。从北非移民至非洲以外国家的人数一直以来并继续都远高于从流向该次区域内部其他国家和非洲其他国家的移民数量。⁷⁴ 源自北非的移民分支主要有两条：基于地理上的临近、先前订立的劳动力招募协议和后殖民时期（遗留下的）纽带，⁷⁵ 第一条是历史上来自西北非（例如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移民迁往欧洲，而第二条是来自东北非（例如埃及和苏丹）的移民前往海湾合作委员会（GCC）国家寻找临时工作。来源国和目的地国之间巨大的收入差异以及北非的高失业率仍然是移民的重要动因。截至2019年，近1200万北非人居住在出生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其中大约一半生活在欧洲，330万人居住在海湾国家。⁷⁶

虽然北非是主要的移民过境地区，这些地区也接收了包括难民在内的大量国际移民。苏丹拥有北非最大规模的国际移民，2019年国际移民人数超过120万人。⁷⁷ 紧随苏丹之后的是利比亚，有超过80万国际移民。埃及的国际移民数量从2010年的30万人增长至2019年的超过50万人，这些移民主

⁶⁵ 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IDMC），2019。

⁶⁶ 同上。

⁶⁷ 联合国环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2011。

⁶⁸ 欧盟委员会，2018a。

⁶⁹ Gao等，2011。

⁷⁰ 联合国环境署（UNEP），2018b。

⁷¹ Rudincova，2017。

⁷² Hummel 和 Liehr，2015。

⁷³ 联合国环境署（UNEP），2011。

⁷⁴ Flahaux 和 de Haas，2016。

⁷⁵ Natter，2014。

⁷⁶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⁷⁷ 同上。

要来自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简称叙利亚）、索马里、苏丹和巴勒斯坦地区。⁷⁸ 摩洛哥虽然传统上属于移民输出国，但也日益成为移民目的地国，接收了包括来自非洲其它次区域的大量移民，他们在滞留这一地区的同时寻找（横渡地中海）去往欧洲的方法。⁷⁹

北非内部及周围次区域的冲突和暴力引发了北非的流离失所问题。截至2018年底，苏丹是全球难民的第六大来源国，产生的难民数量近70万，其中大多数被邻国乍得、南苏丹和埃塞俄比亚接收。⁸⁰ 由于暴力和冲突，苏丹也有近210万的境内流离失所者（IDPs）。⁸¹ 同时，苏丹也是一个重要的难民接收国，接收了超过100万难民（这一数字自2016年以来增长了一倍多），其中大多数来自南苏丹、厄立特里亚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⁸² 阿尔及利亚截至2018年底也接收了超过9.4万难民，⁸³ 而埃及接收了超过24万难民，主要来自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巴勒斯坦地区及其它非洲国家和地区。⁸⁴ 截至2018年底，利比亚不稳定的安全和政治形势导致超过22.1万的境内流离失所者（比2016年的30万有所下降），这也影响了居住在利比亚超过5.6万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⁸⁵

作为许多国家移民去往南方途中的过境枢纽，北非次区域在保护非正规迁往欧洲的移民方面面临着重大挑战。在2018年，大约有11.7万移民通过海上抵达欧洲。⁸⁶ 与2017年（约17.2万人）和2016年（增至36.4万人）相比，这一数据有明显的下降。⁸⁷ 大多数非正规海上移民的路线也发生了变化；2016年和2017年进入欧洲的大多数非洲移民都选择了地中海中部路线（主要是从利比亚去往意大利），而2018年抵达欧洲的大多数非正规海上移民都选择了地中海西部路线（主要是从摩洛哥到西班牙）。⁸⁸ 将近5.9万移民通过海路抵达西班牙，而抵达意大利的只有2.3万。⁸⁹ 从地中海中部到西部的主要路线改变与几个因素有关，包括欧洲联盟（欧盟，EU）与来源国和过境国之间更加密切的合作、打击偷渡的努力、以及在利比亚沿海增加的海上安全巡逻。⁹⁰ 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移民占西班牙非正规海上移民的大多数，其次是摩洛哥人。⁹¹ 从地中海中部路线前往意大利的人大多是突尼斯人，其次是厄立特里亚人、伊拉克人、苏丹人和巴基斯坦人。⁹² 从2018年1月至11月，在意大利所有非正规抵达的海上移民中，预估有15%是无人陪伴的儿童。⁹³

78 同上。

79 Reifeld, 2015。

80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9a。

81 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IDMC），2019。

82 联合国难民署（UNHCR），n.d.。

83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9a。

84 同上。

85 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IDMC），2019；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9a。

86 国际移民组织（IOM），前往的国家包括保加利亚、塞浦路斯、希腊、意大利、马耳他和西班牙。

87 同上。

88 Frontex, 2019; MacGregor, 2019。

89 国际移民组织（IOM），n.d.b.。

90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9b；Frontex, 2019; MacGregor, 2019。

91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9b。

92 同上。

93 同上。

这里有数量相当可观的移民偷渡路线可以到达、进入和离开北非，偷渡活动日益集中在一些有组织的犯罪网络。⁹⁴ 例如，在偷运者的协助下，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移民经常踏上高度危险的前往北非的旅程，包括穿越撒哈拉沙漠。⁹⁵ 其中一条主要的偷渡路线包括从索马里、苏丹和埃塞俄比亚前往埃及和以色列的移民。⁹⁶ 但近年来，随着埃及社会经济状况的恶化，偷渡者越来越多地转向利比亚等国，其中，利比亚在2011年之前是移民工人的一个重要目的地，但最近已成为一个主要的偷渡中心，也是试图通过地中海中部路线抵达欧洲的移民的主要出发点。⁹⁷ 该次区域继续面临严重的人权侵犯和保护方面的挑战；许多过境的移民遭受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强迫劳动、任意拘留、勒索和剥削，以及其他虐待。这种情况在利比亚尤为严重，发生在该国的人口偷运往往演变成人口贩卖。2018年，国际移民组织（IOM）帮助1.6万多名在利比亚被拘留或滞留的移民返回家园，⁹⁸ 其中一些人被偷渡者和人口贩运者控制。利比亚旷日持久的内战不仅严重削弱了该国的体制和经济，还营造了不受法律约束的风气。⁹⁹

亚洲¹⁰⁰

作为 46 亿人口的家园，2019 年源自亚洲的国际移民构成世界国际移民总人数的 40%（1.11 亿）以上。超过一半的移民（6600 万人）居住在亚洲其他国家，与 2015 年相比有显著增长，当时亚洲区域内移民预估大约有 6100 万人。如图 7 中间一栏所示，从 1990 年的 3500 万人开始，亚洲区域内移民在过去几十年间有大幅增长。与此同时，在过去的二十年中，生于亚洲但移民至北美洲和欧洲的人口也出现了大幅度增长。在 2019 年，前往北美的亚洲移民数量达到 1700 万，比 2015 略多于 1600 万的人数相比有所增加，而在欧洲，2019 年来自亚洲的移民大概有 220 万人。前往北美和欧洲的亚洲移民推动了该地区以外的亚洲移民数量的显著增长，2019 年共有 4460 万的区域外移民，比 2015 年的 4000 万增长了 11%。

自1990年以来，生活在亚洲的非亚洲出生的移民数量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其中，欧洲人在该地区亚洲以外移民群体中所占比例最高。这些数据包含来自前苏联欧洲部分但目前生活在中亚的移民。同一时期，作为亚洲另一大（区域外）移民群体——非洲移民人数有所增长。

94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2018。

95 同上。

96 İçduygu，2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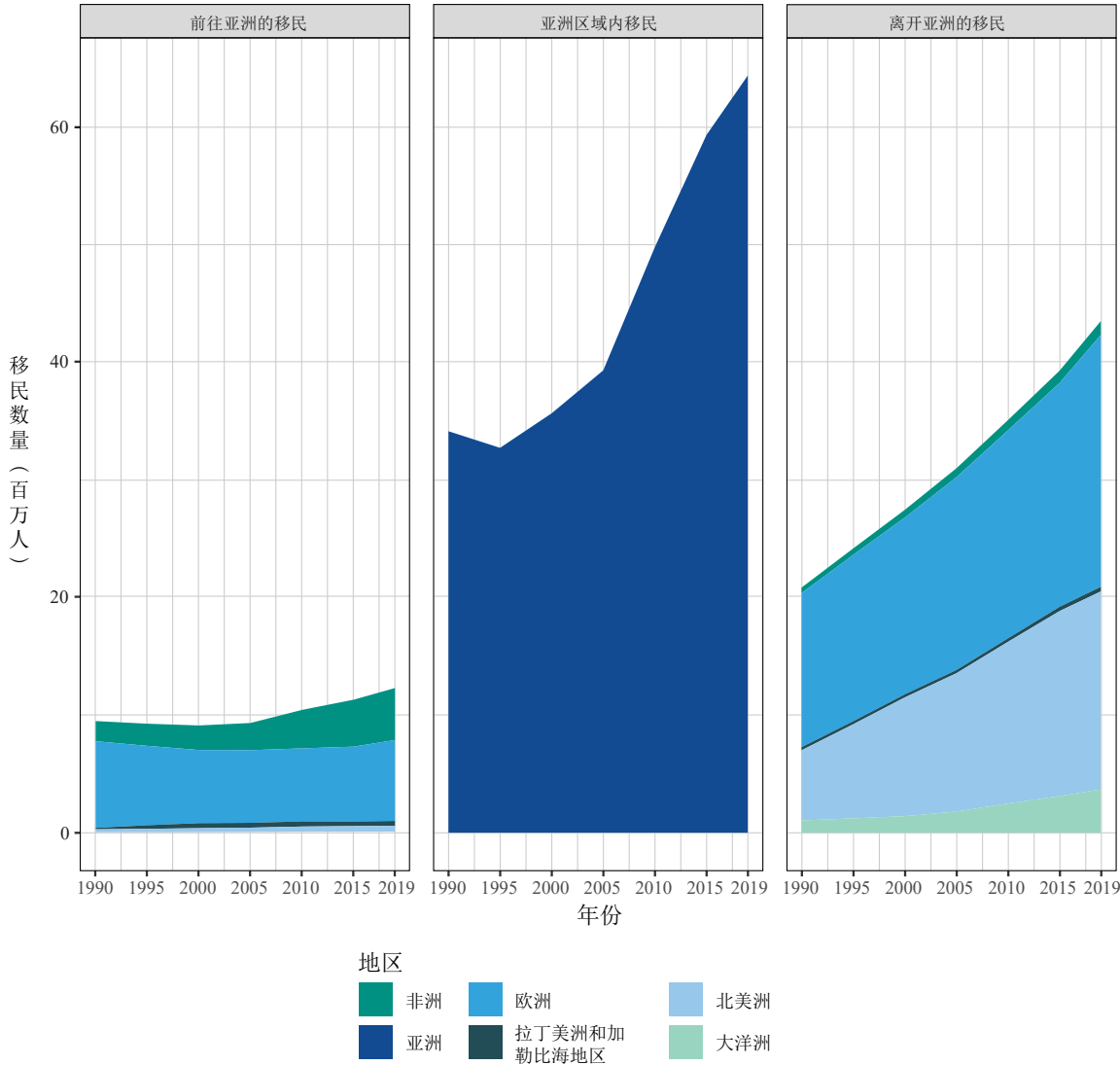
97 同上。

98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8b。

99 联合国利比亚支助团（United Nations Support Mission in Lybia, UNSMIL）和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事处（United Nations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简称人权高专办, OHCHR），2018。

100 有关亚洲组成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附录A。

图7. 前往亚洲、亚洲区域内和离开亚洲的移民人数，1990–201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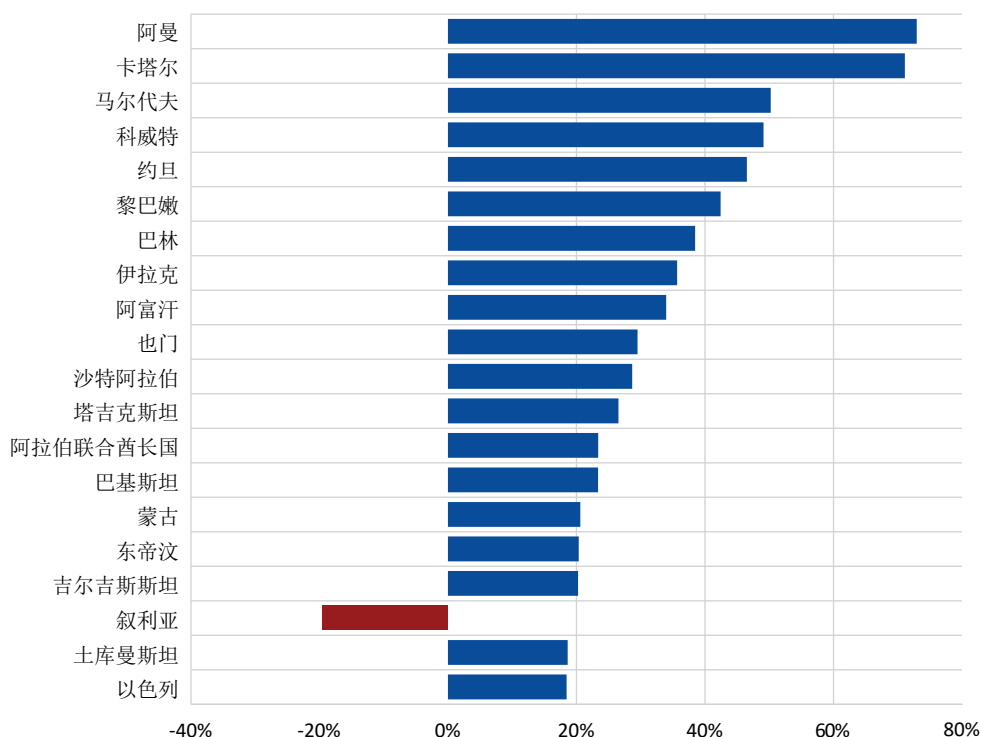
来源：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注：“前往亚洲的移民”指出生在其他区域（如欧洲或非洲）但居住在亚洲的移民。“亚洲区域内移民”指出生在亚洲但生活在该区域出生国以外的移民。“离开亚洲的移民”指出生在亚洲但生活该区域以外（如欧洲或北美）的移民。

近年来，一些亚洲国家的人口规模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如图8所示，该图列出了2009年至2019年人口变化比例最大的20个亚洲国家。除了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前二十位的所有国家在此期间都经历了人口的增长。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GCC）均跻身前二十位国家之列，在过去的十年里经历了一些最重大的人口变化。国际移民一直以来是亚洲人口变化的一个重要

决定因素，尤其是在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GCC），这些国家是亚洲区域内和区域外移民工人的重要目的地。如图9所示，国际移民在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GCC）人口中占有很大比例，例如，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移民占该国人口的88%。¹⁰¹

图8. 亚洲人口比例变化最大的前二十个国家，2009–2019年



来源：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c。

注：需要注意的是，2009-2019年间最大比例的人口变化更可能出现在人口规模相对较小的国家。

作为亚洲两个“人口大国”，印度和中国生活在国外的移民的绝对数量最多（图9）。必须补充的一点是，这些庞大的移民绝对数仅占印度和中国总人口很小的一部分。来自中国的移民数量是继来自印度和墨西哥的移民数量之后，世界第三大出生于居住国以外地区的移民群体。近300万出生在中国的移民生活在美国，美国也居住着大量来自印度、菲律宾和越南的亚洲移民群体。其它在国外有大量移民的国家包括孟加拉国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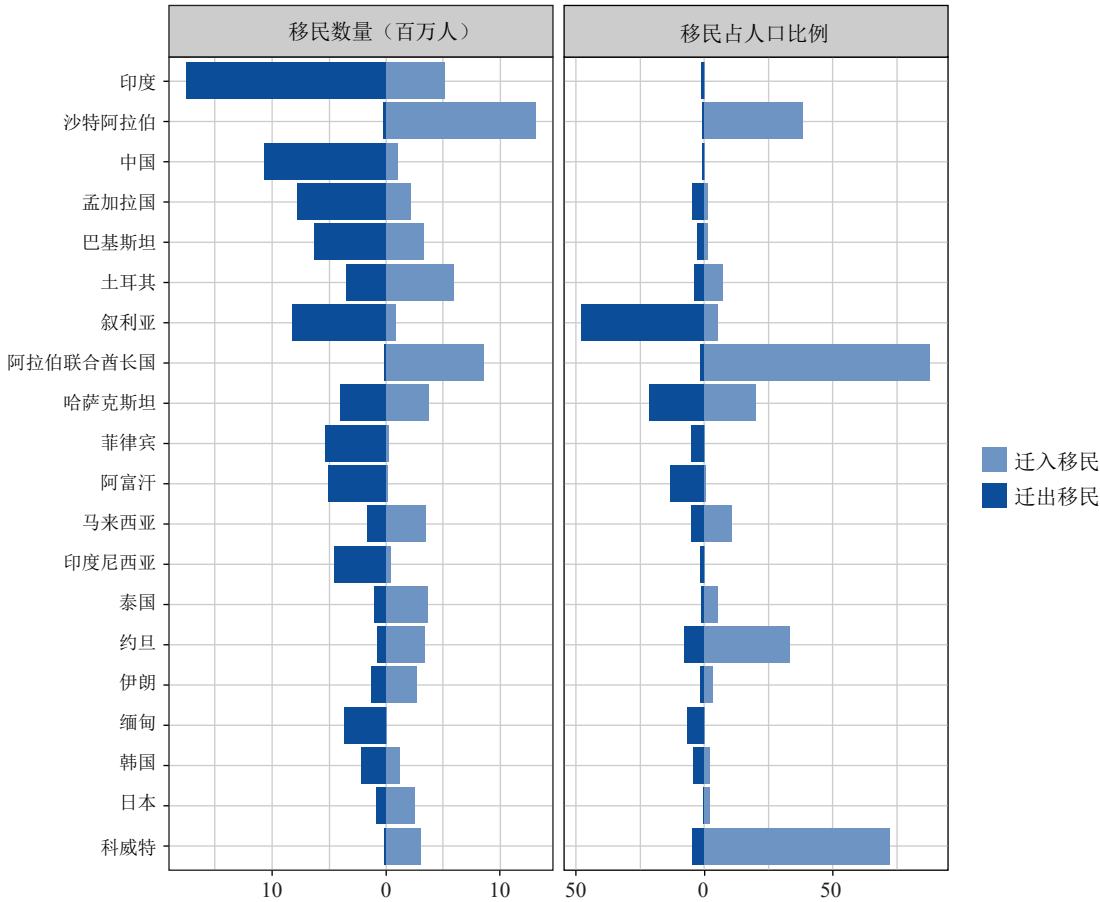
在海湾合作委员会（GCC）国家，移民在国家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很高（图9）。例如，2019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人口中88%为移民，科威特72%的人口为移民，卡塔尔近79%的人口为移民，巴林的

¹⁰¹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移民也占总人口的45%。¹⁰² 许多移民来自非洲、南亚（如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尼泊尔）及东南亚（如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关于外国出生移民的数据也部分反映了重大的历史事件，例如194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分裂导致两国大规模的人口颠沛流离。这一情况可以从2019年的数据中直观地反映出。根据该数据，分别有超过500万和300万的外国出生移民居住在这两个国家。

图9. 2019年亚洲国家移民人数前二十位



来源：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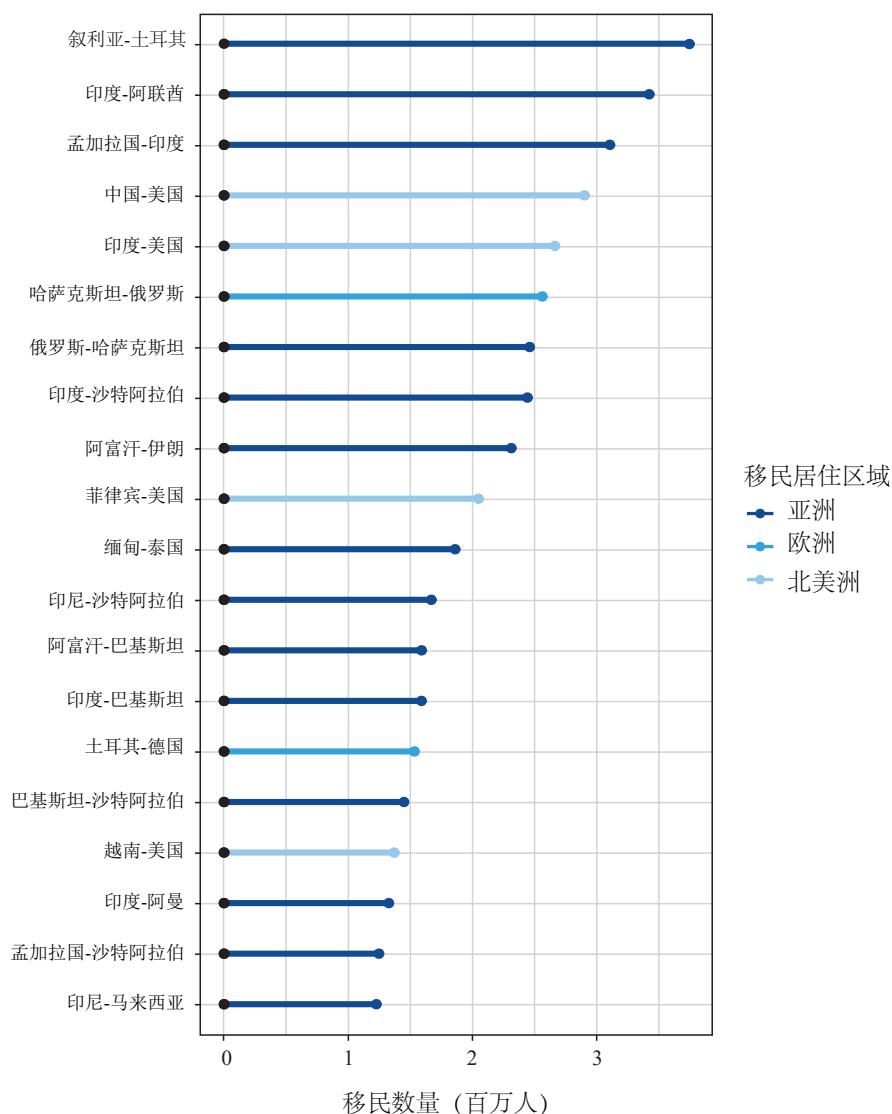
注1：用于计算迁入和迁出移民百分比的人口规模基于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对一国总人口的统计，其中包括外国出生人口。

注2：“迁入移民”指居住在该国但出生在其他国家的移民。“迁出移民”指出生在该国但在2019年住在出生国以外地区的移民。

102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图10显示了涉及亚洲国家的前20条移民通道，其中一半以上（20条通道中的13条）位于亚洲境内。这些移民通道体现了随时间延续不断累积的移民活动，并简单呈现了在特定目的地国中迁移模式如何使外国出生人口成为该国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规模最大的移民通道是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通往土耳其的通道，2019年有超过370万的叙利亚人居住在土耳其。这与2015年和2017年的情况有所不同，当时亚洲最大的移民通道是从印度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图10. 涉及亚洲国家的前二十条移民通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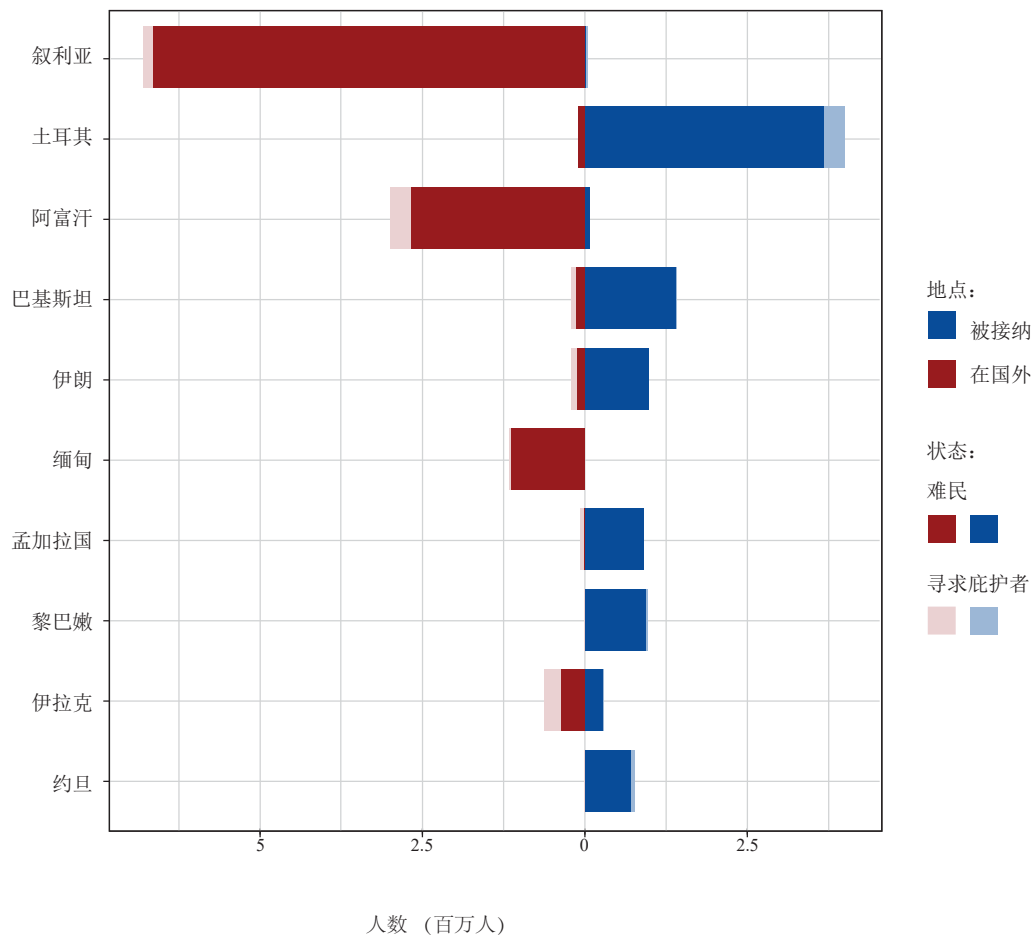


来源：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注：移民通道体现了随时间迁移不断累积的移民活动，并简单呈现了在特定目的地国迁移模式如何使外国出生人口成为该国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图 11 所示，亚洲境内和源自亚洲的国际流离失所问题是该地区的一个主要特征。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阿富汗是世界主要的难民来源国。图 11 清晰地反映了叙利亚冲突对流离失所的影响，来自叙利亚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人数远远超过阿富汗。2018 年，来自亚洲国家的绝大多数难民生活在相邻国家。例如，来自叙利亚的难民主要被土耳其、黎巴嫩和约旦接纳，而来自阿富汗的难民人数从 2017 年的 260 万增加到 2018 年的 270 万（主要由于这一年的新生人口），主要被巴基斯坦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简称伊朗）收容。由于针对罗兴亚人的暴力和迫害，缅甸在 2018 年产生的难民人口在该区域位列第三，在全球位列第四，其中人数最多的难民被孟加拉国接收。但如图 11 所示，值得关注的是，巴基斯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伊拉克等难民来源国自身也接收了大批难民。

图11. 2018年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总人数排名前十位的亚洲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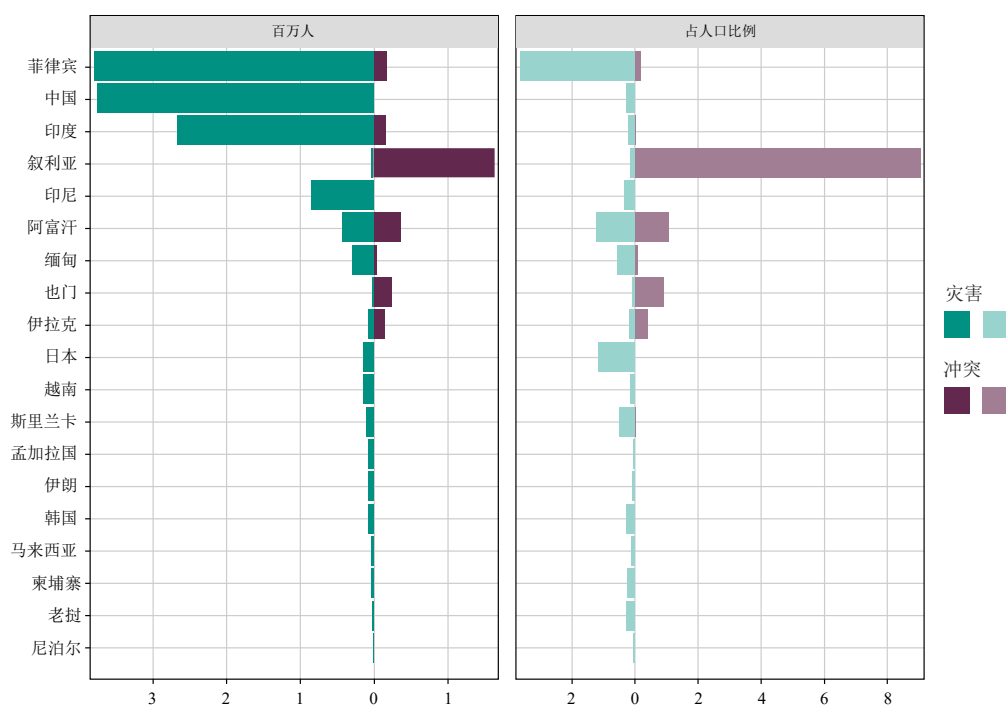


来源：联合国难民署（UNHCR），n.d。

注：“被接纳”指来自其它国家但居住在接收国家（图右侧）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在国外”指来自一个国家但住在来源国以外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数量排名前十位的国家/地区基于2018年数据并通过合计国家/地区内部和来自该国家/地区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总数得出。

亚洲最大的新增境内流离失所主要是灾害造成的（图 12）。截至 2018 年底，菲律宾新增的因灾害而流离失所的人数为 380 万人，是全球记录人数最多的国家。引发流离失所的灾害包括火山爆发，以及由季风和山体滑坡造成的洪水。中国大约有 370 万的流离失所者，记录的新增灾害离失所者数量与菲律宾几乎相同。紧随中国之后的是印度（270 万人）和印度尼西亚（85.3 万人）。冲突也导致亚洲出现了大规模的新增境内流离失所者，其中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人数最多（160 万人），约占其人口的 9%。其他因冲突导致严重的境内流离失所的国家包括阿富汗（37.2 万人）、也门（25.2 万人）和菲律宾（18.8 万人）。

图12. 2018年新增境内流离失所人数排名前列的亚洲国家（因灾害和冲突）



来源：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IDMC），n.d；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7。

注：“新增流离失所”一词指2018年发生的流离失所者迁移人次，而非随时间迁移因流离失所累积的境内流离失所者（IDPs）总数。“新增流离失所”数字包括那些不止一次经历流离失所的个体，因而这一数量与当年度流离失所的人数并不相符。

用于计算新增因灾害和冲突而流离失所人口比例中的人口规模基于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7年对该国总居住人口的估计，该比例仅限于相对说明目的。

亚洲地区移民的重要特征和发展

东南亚

许多东南亚国家存在大量的迁出移民、迁入移民及过境移民。该次区域内较大的收入差别是促使人们从低收入国家移民至该区域内（外）高收入国家的主要因素。该次区域内的国际移民略高于一千万人，而来自该次区域的移民超过 2180 万人，这其中有 680 万人（从一个东南亚国家）移民到东南亚其它国家。¹⁰³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凭借经济优势是著名的移民目的地。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为加强区域一体化所作的努力促进了区域内移民的增加。地理因素在此区域的迁移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接壤的国家之间迁移更为频繁，尤其是在泰国与柬埔寨、老挝、缅甸等毗邻边界迁移。¹⁰⁴ 区域内的长期移民通道较为鲜明，并主要由短期劳务移民构成，但另外也有数量相对少一些的永久（技能的和家庭的）移民、学生迁移和被迫迁移。¹⁰⁵

劳务移民是东南亚的一个突出特征，也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动力，但也与不一致的人权实践有关。 劳务移民一直是该次区域内主要目的地国家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例如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他们帮助填补了这些国家劳动力市场的空白，特别是在渔业、家政业和建筑业等低技能部门。¹⁰⁶ 与此同时，良好的就业前景和较高的工资往往驱使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人们迁往该次区域内较为繁荣的经济体。¹⁰⁷ 许多移民将他们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寄给他们在家乡的家人，例如，菲律宾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侨汇接收国之一。2018 年，菲律宾的国际汇款流入量达 340 亿美元，是仅次于印度、中国和墨西哥的全球第四大侨汇接收国。¹⁰⁸ 然而，即使劳务移民助力缓解了目的地的劳工短缺，许多劳务移民仍然面临被剥削的境况。在低技能、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的工人受影响最大，无论他们的法律地位如何，其中最普遍的是与工资相关的虐待。¹⁰⁹ 许多劳务移民被迫以低于最低工资的条件长时间工作，这是劳务移民在招聘和录用期间得不到充分保护的结果。¹¹⁰

东南亚地区的迁移中有大量非正规移民，主要与诸如贫穷和缺乏就业机会等经济因素有关。偷渡者通常会促成非正规移民的流动，例如从柬埔寨和老挝人民共和国迁移到包括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地的移民。偷渡者在该次区域以外的非正规移民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越南移民向欧洲迁移，经常利用偷渡者到达他们的目的地。¹¹¹ 该地区既有混合迁移流（即包括需要和不需要国际保护的两类

103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104 Hugo，2014；Hatsukano，2015。

105 Hugo，2014。

106 Harkins，Lindgren 和 Suravoranon，2017。

107 Pholphirul，2018。

108 世界银行（World Bank），2019a。

109 Harkins，Lindgren 和 Suravoranon，2017。

110 同上。

111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2018。

群体的移动)，也有出于不同目的的移民流动。在东南亚，许多移民因非正规移民身份而面临被剥削的危险。从事很多特殊行业的移民工人也面临强迫劳动、剥削和严重虐待等问题（例如渔业、农业、建筑业和制造业）。¹¹¹ 除偷渡之外，人口贩运仍然是东南亚的一个挑战，亚洲几乎一半的受害者（46%）是在该次区域内被贩运的。¹¹³ 大量人口因性剥削和强迫劳动而被贩卖，2016 年被贩卖用来进行性剥削的女性比例有所提升。¹¹⁴ 在2016年，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国的强迫劳动受害者多于性剥削受害者。¹¹⁵

由于暴力、系统性迫害和边缘化，东南亚地区流离失所的规模有所增加。罗兴亚难民处境最为严重，且仍然是世界上最复杂的难民危机之一。截至 2018 年底，有超过 90 万的罗兴亚人生活在孟加拉国的考克斯巴扎尔地区（Cox' s Bazar），超过 100 万人急需人道主义援助。¹¹⁶ 在考克斯巴扎尔的库图帕隆——巴鲁卡利地区（Kutupalong-Balukhali site）仍然是世界上最大和人口最密集的难民聚居地；2018 年，来自缅甸的难民人数居世界第四位。¹¹⁷ 由于 2017 年 8 月有针对性的杀戮和侵犯人权事件的激增，大量的罗兴亚人被迫离开缅甸若开邦，其中有大部分人在孟加拉国寻求保护。虽然这不是罗兴亚人第一次因为暴力而逃离缅甸，但 2017 年 8 月的暴力事件引发了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流离失所浪潮。与此同时，在东南亚内部，马来西亚继续长期接收大量难民和类似难民处境的人（2018 年超过 12 万人），这主要由于多年来缅甸内战造成的流离失所。¹¹⁸ 目前主要是“传统的”重新安置国家（例如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对来自该次区域的难民进行重新安置，而次区域内“保护性基础设施”很少。¹¹⁹ 该次区域内也有大量境内流离失所者（IDPs）和无国籍人口，而该次区域中接纳了这些无国籍人口的国家有八个（其中接收数量最多的是缅甸，截至2018年年底接纳了60多万人）。¹²⁰

112 Gois, 2015。

113 国际移民组织（IOM），n.d.c。

114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2018。

115 同上。

116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8c。

117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9a。

118 同上。

119 McAuliffe, 2016。“保护性基础设施”包括关于保护的国内法、国家政策以及行政措施；详见 Sitaropoulos, 2000。

120 Southwick, 2015；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9a。

南亚

从南亚去往其它区域是南亚地区移民的一个重要特征，其中大量在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工作的短期移民工人即来自该区域。获得更高工资和更多就业机会的希望使近些年离开这一次区域的人数显著增长。¹²¹ 对于该次区域内劳动力明显过剩的国家，移民能够减轻就业压力，并能通过侨汇缓解贫困问题。因此，南亚是世界上接收侨汇数目最大的地区之一。2018 年，汇入印度的侨汇总额达 790 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而在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等国，收到的侨汇数额超过了同年 GDP 的 5%。¹²²

受经济和劳动力市场差异的影响，次区域内移民也是南亚的一大主要特征。¹²³ 该区域内的正规和非正规迁移和国家间高度相似的历史根源、地理上的相近、文化和亲缘纽带都有密切关系。¹²⁴ 2019 年，南亚地区 1400 万国际移民中有近 80% 的移民来自该次区域的其它国家。¹²⁵ 该地区的移民通道主要包括孟加拉国—印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巴基斯坦和尼泊尔—印度；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些通道都十分独特，反映了一系列历史和当代的经济、安全和文化因素。例如，有数以百万计的孟加拉国和尼泊尔劳务移民目前在印度工作，他们主要在非正式部门从事建筑和家政工作，但是印巴通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1947 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导致的大规模流离失所。¹²⁶ 此外，居住在该次区域（主要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巴基斯坦）的 390 万阿富汗国际移民中，许多人由于 1970 年代以来阿富汗境内跌宕起伏的冲突和暴力而跨境流离失所。¹²⁷ 南亚国家的境内移民比较广泛，规模大于国际移民，主要包括短期和季节性的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¹²⁸ 从 2001 年至 2011 年，南亚城市人口增长了 1.3 亿，¹²⁹ 虽然农村—城市迁移对城市人口增长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是人口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农村聚居区的重新分类和人口的自然增加。¹³⁰

121 Doherty 等，2014。

122 世界银行（World Bank），2019a。

123 Srivastava 和 Pandey，2017。

124 同上。

125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126 Srivastava 和 Pandey，2017。

127 Schmeidl，2016；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6。

128 同上。

129 Ellis 和 Roberts，2016。

130 同上。

在松散的偷运网络协助下, 区域内部和源自该区域的非正规移民在南亚地区较为普遍。虽然在次区域内进行非正规迁移的确切人数尚未得知, 但据估计, 该次区域内存在大量非正规移民。¹³¹ 例如, 印度是来自孟加拉国、尼泊尔和较小范围内斯里兰卡的大量非正规移民的家园。¹³² 欧洲、北美和大洋洲等地区是南亚非正规移民最偏爱的目的地。¹³³ 来源国的社会经济和不安全因素, 以及目的地国较高的工资和良好的就业机会, 都是与非正规迁移和移民偷运有关的因素。¹³⁴ 从南亚去往西欧的移民主要通过中亚和俄罗斯、以及通过中东偷渡进入西巴尔干地区。¹³⁵ 其他非正规移民因寻找工作偷渡至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¹³⁶ 目前已有大量记录表明南亚移民遭受偷渡者的剥削和虐待。¹³⁷ 此外, 贩运人口在南亚仍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尽管该次区域内许多国家的数据和资料很少。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UNODC) 2018 年的一份报告估计, 根据孟加拉国、马尔代夫、尼泊尔和巴基斯坦等四个国家的可用信息, 2016 年在该次区域发现的人口贩运受害者中近 60% 是女性。¹³⁸ 在尼泊尔, 儿童受害者多于成年受害者。¹³⁹

长期的冲突、政治不稳定、暴力和压迫使南亚成为大规模流离失所的来源地; 同时, 该次区域也接纳了大规模的流离失所人口。在近代历史中, 该次区域的每一个国家 (马尔代夫除外) 都是流离失所人口的来源国或接收国。最值得注意的是, 截至 2018 年底, (该次区域) 有 270 万阿富汗难民, 是世界上仅次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第二大难民人口, 另有 260 万阿富汗境内流离失所者。¹⁴⁰ 巴基斯坦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两个相邻国家接收了绝大多数的阿富汗难民, 并因此跻身世界难民接收国的前列。¹⁴¹ 巴基斯坦, 因其边境的易渗透性和在民族、语言、宗教和经济上与阿富汗紧密的联系, 数十年来一直是主要的难民接收国, 2018 年底在巴基斯坦的难民中约 140 万都是阿富汗人;¹⁴² 在 2017 年约有 6 万名难民被遣返阿富汗, 其中大多数来自巴基斯坦。¹⁴³ 截至 2018 年底,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接收了近 100 万难民,¹⁴⁴ 成为世界第六大难民接收国, 而印度和孟加拉国继续接收了大量境内流离失所者。¹⁴⁵

131 Srivastava 和 Pandey, 2017。

132 Jayasuriya 和 Sunam, 2016。

133 McAuliffe 和 Jayasuriya, 2016。

134 同上。

135 Sengupta, 2018。

136 Gallagher 和 McAuliffe, 2016。

137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UNODC), 2018。

138 同上。

139 同上。

140 联合国难民署 (UNHCR), 2019a; 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 (IDMC), 2019。

141 联合国难民署 (UNHCR), 2019a。

142 同上。

143 国际移民组织 (IOM) 和联合国难民署 (UNHCR), 2018。

144 联合国难民署 (UNHCR), 2019a。

145 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 (IDMC), 2019。关于一般的境内流离失所问题, 还请参见国际移民组织 (IOM) 的流离失所跟踪线路网, 特别是关于阿富汗、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的相关信息。

南亚人口极易遭受与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有关的缓发的和突发的灾害的伤害。在冲突和暴力在驱使阿富汗人们离开家园方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但除此之外，2018 年南亚大多数的流离失所都是由灾害造成的。¹⁴⁶ 2018 年，由于突发性灾害，南亚预估有 330 万的新增流离失所者，其中受影响最严重的是印度、阿富汗、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相对其人口规模，南亚因突发灾害而面临流离失所风险的人数最多，其中，孟加拉国、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灾害风险最高。¹⁴⁷ 印度在该次区域的灾害中首当其冲，热带风暴和洪水造成超过 270 万人流离失所。¹⁴⁸ 阿富汗是该次区域内因灾害而流离失所人数第二多的国家，新增流离失所者 37.1 万人，主要是由干旱造成的。在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成千上万人因季风而流离失所。¹⁴⁹ 近年来南亚与灾害相关的破坏和流离失所的规模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该次区域的规划不足和准备不足造成的。¹⁵⁰ 迁移和流动是应对南亚环境变化事件（包括海平面上升、海岸侵蚀、洪水和地下水枯竭等）尤为重要的策略，因为所有环境变化事件都对南亚地区构成了巨大挑战。¹⁵¹

东亚

东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人口变化，若干国家的低出生率和人口老龄化使移民政策重新被修订。日本等国家正经历人口的负增长，而韩国的生育率远低于维持人口所需的 2.1 的更替率。¹⁵² 2019 年，日本是世界上潜在赡养率最低的国家（每位退休人员对应的劳动力数量），与中国一样，日本也是生育率低于更替率的前 10 名人口大国之一。¹⁵³ 这些人口变化对公共债务、福利国家和劳动力市场具有深远的影响。例如，日本正在努力解决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¹⁵⁴ 这些现实正促使政策制定者重新评估历史上对移民采取的限制措施，这些措施和一些国家的文化同质性相对较高、与其他区域和次区域相比移民政策经验较为有限、以及移民在许多国家相对不受欢迎有关。¹⁵⁵

146 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IDMC），2019。

147 同上。

148 同上。

149 同上。

150 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IDMC），2018a。

151 环境和发展知识网络（Climate and Development Knowledge Network），2014b。另请参见 Ionesco, Mokhnacheva 和 Gemenne，2017。

152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c。

153 同上。

154 Nye，2019。

155 Staedicke, Batalova 和 Zong，2016。

由于东亚主要国家的人口减少,一些国家通过了新的移民法或实施了旨在吸引外国工人的方案。2018年12月,日本议会通过了一项新的移民法,放宽对面临劳动力短缺的行业外国工人的限制,预计这些变化将吸引30多万工人。¹⁵⁶日本最近对移民法的修改,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建筑业等领域对工人需求激增的回应,因为日本正准备在东京举办2020年奥运会。¹⁵⁷同时,通过允许来自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的亚洲伙伴国¹⁵⁸的外籍工人入境的就业许可制度,韩国预计将在2019年接收5.6万名外籍工人,以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¹⁵⁹中国是移民工人的主要来源国,最近也通过改变移民政策和签署双边协议,寻求吸引高技能和低技能行业的工人。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工人,不仅是为了解决技能差距,也是该国努力实现更大程度的经济开放和包容的一部分。例如,在2018年,中国放宽了对专业人士和高技能工人的签证要求,以吸引顶级外国人才加入逐渐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的经济体。¹⁶⁰同年,中国首次设立了国家移民管理局。新的移民管理局是为了应对中国越来越多的国际移民,以及简化和更好地管理移民的需要。¹⁶¹除此之外,中国和菲律宾在2018年签署了一项协议,将允许包括10万名英语教师在内的30万菲律宾工人在中国工作。¹⁶²

东亚的迁移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大规模的向外和向内的学生流动。近年来,来自东亚国际学生人数迅速增加,特别是在高等教育层面,而该次区域内的外国学生人数也持续增长。在高质量教育前景的推动下,来自东亚的大量国际学生前往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等目的地学习。2018年,中国继续成为全球国际学生的主要来源国,有超过50多万学生出国深造,比2017年增加了8%以上。¹⁶³但是,东亚不仅是国际学生的主要来源地,也逐渐成为外国学生的重要目的地,其中许多学生来自该次区域内(其他国家)。2018年,中国高校的国际学生人数超过49万。¹⁶⁴其中,来自韩国的国际学生人数最多,¹⁶⁵紧随其后的是来自泰国、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学生。¹⁶⁶

156 McCurry, 2019; 英国广播公司(BBC), 2018。

157 Tian 和 Chung, 2018。

158 截至2019年,就业许可制度的伙伴国包括孟加拉国、柬埔寨、中国、东帝汶、印度尼西亚、吉尔吉斯斯坦、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蒙古、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泰国、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

159 Ju-Young, 2018。

160 Ning, 2018。

16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2018。

162 Jennings, 2018。

163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19a; Shuo, 2019。

164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19b。

165 同上。

166 同上。

以中国为代表的大量劳务移民的迁出意味着这一次区域是世界接收侨汇金额最多的区域之一。2019年，在中国出生的国际移民仅次于印度和墨西哥，构成世界第三大外国出生人口，在中国以外地区生活的中国移民数量近1100万。¹⁶⁷2018年全球侨汇流总量约达6900亿美元，其中中国接收的金额为670亿美元，是继印度之后全世界第二大侨汇份额。¹⁶⁸

虽然本章主要关注国际移民，但主要注意的是，境内移民一直是东亚国家的一个显著特征，包括规模前所未有的从农村迁往城市中心。虽然在亚洲大陆的部分地区，如西亚，城市化的速度已经放缓甚至下降，在过去几十年里，东亚是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¹⁶⁹截至2015年，该次区域的城市人口比例已升至60%，是1950年以来的三倍多。¹⁷⁰这一点在中国最为显著，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社会改革引发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之一。改革措施包括放宽户口制度，该制度旨在记录和控制国内人口迁移，将人们获得服务的机会与他们的居住身份联系起来。因此，在就业前景和更高工资的驱动下，数以亿计的工人离开农村前往城市，那里是大多数经济活动的集中地，而且对无技术和有技术的劳务移民都有需求。¹⁷¹大多数人是从中国西部省份迁移到东部省份的。中国西部和东部之间的社会经济动态是重要的驱动因素，西部的特点是人口增长率高、工人过剩和收入低，而东部大城市地区工人短缺，并拥有更高的收入和教育水平。¹⁷²

东亚移民动态中的一个新的（非典型）特征是数百名寻求庇护者的到来，这些人来自遭受冲突和暴力破坏的国家。2018年，超过500名也门寻求庇护者抵达韩国济州岛，并通过该岛旨在吸引游客的免签证政策获得入境许可。¹⁷³在这个庇护申请历来很少的国家，也门人的到来引起了激烈的公众辩论和一些反移民情绪。韩国以前并不是那些寻求保护的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人除外）的主要目的地。¹⁷⁴截至2017年底，中国和韩国分别有大约600名和近2万名寻求庇护者。¹⁷⁵

167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168 世界银行（World Bank），2019a。

169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8。

170 同上。

171 Hu, 2012; Qin 等, 2016。

172 Hugo, 2015。

173 Kwon, 2019。

174 从朝鲜移居到韩国寻求保护的人不被视为寻求庇护者，而是根据《大韩民国宪法》被承认为公民。

175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9a。

中亚

中亚的迁移运动大部分发生在该次区域以外, 且最明显的是向北迁移到俄罗斯。例如, 在2019年, 只有不到500万出生于中亚的移民居住在俄罗斯。¹⁷⁶ 凭借显著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就业机会,¹⁷⁷ 俄罗斯长期以来一直是来自中亚的劳务移民的主要目的地。¹⁷⁸ 例如, 对于吉尔吉斯斯坦农村地区的人们来说, 劳务移民已经成为一种谋生策略, 许多吉尔吉斯移民工人在俄罗斯寻找工作, 使得西伯利亚等省份变得越来越受欢迎。¹⁷⁹ 俄罗斯还很有吸引力的另一个原因是, 大量吉尔吉斯人已经在该国稳固下来且发展良好, 并能为新的到来者在寻找合适的住宿和工作方面提供援助。¹⁸⁰ 但是并非所有从中亚到俄罗斯的移民都是低技能劳务移民: 例如, 来自哈萨克斯坦的移民主要由学生和高技能专业人士组成。¹⁸¹ 来自中亚的人也迁移到欧洲的其他地区和中国, 那里的工作和家庭关系相对牢固。越来越多的中亚人也正在前往诸如土耳其和韩国等目的地寻找工作; 韩国同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签订的双边劳务协议为迁移到韩国提供了便利。¹⁸²

区域内迁移是该次区域的一个关键特征, 且这一特征是由地理、文化、经济、政治和历史上形成的社会联系等因素共同塑造而成的。中亚是数百万国际移民的家园, 这些移民主要来自该区域内部, 也有一部分来自更远地区。移民主要来自前苏联国家, 其中许多国家现在是独立国家联合体的成员国。¹⁸³ 例如, 在2019年, 哈萨克斯坦有大量外国出生人口(370万), 其中240万出生在俄罗斯。¹⁸⁴ 哈萨克斯坦目前是一个重要的移民和过境国家, 吸引了来自不同国家的技能型工人, 并日益成为来自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低技能移民工人的目的地。近年来, 中亚国家调整了管制区域内移民的政策, 其中包括就入境和再准入签订双边协定。¹⁸⁵ 例如, 2015年欧亚经济联盟的成立, 使其成员国(包括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人民可以自由地迁移至联盟的其他成员国并在那里生活、工作和学习。¹⁸⁶ 该区域目前正在加强进一步合作, 以提升对包括边界管理、移民权利保护以及非正规移民等有关方面的混合迁移流的管理。¹⁸⁷ 人们日益认识到采取积极的迁移政策和方案的重要性, 以便保护移民、及其家人和社区的权利和尊严。来自中亚的男性和女性移民工人很容易受到剥削和虐待, 特别是那些从事建筑、农业和家政等非正式行业的人们。¹⁸⁸

176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 2019a。

177 Sengupta, 2018。

178 Turaeva, 2018。

179 Sengupta, 2018。

180 同上。

181 Nikiforova 和 Brednikova, 2018。

182 Eurasianet, 2019; Matusevich, 2019。

183 同上。

184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 2019a。

185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 2016。

186 欧亚经济联盟, n.d。

187 国际移民组织(IOM), 2016a。

188 国际移民组织(IOM), 2016b。

国际汇款在中亚经济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作用对该次区域的欠发达国家尤为明显。世界侨汇汇入金额占 GDP 比重最高的十个国家中，有两个位于该次区域，分别是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¹⁸⁹ 在吉尔吉斯斯坦，侨汇据估计使全国的贫困率降低了 6% 至 7%。¹⁹⁰ 汇入中亚国家的侨汇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该次区域内部和来自该次区域的迁移模式，这些模式与工作和获得收入密切相关。例如，得益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间的低廉的转账费用，来自俄罗斯的侨汇金额一直十分巨大在俄罗斯经济放缓和政策变化的推动下，俄罗斯对外侨汇连续几年出现下降，但 2017 年俄罗斯对欧洲和中亚的侨汇出现反弹，增长了 21%，达到 480 亿美元。¹⁹¹ 这一数据在 2018 年进一步增加到 590 亿美元。¹⁹² 在侨汇增长背后的诸多因素中，俄罗斯经济活动的持续复苏。¹⁹³

非正规移民是中亚的一个特征，尽管确切的数据难以确定。非正规移民来自该次区域内外，包括从中亚过境通常移向西欧的非正规迁移者。大部分移民的第一个入境点是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然后通过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被偷运到西欧。¹⁹⁴ 薄弱的边界管理以及孤立的边界等因素造成了次区域间的非正规迁移。¹⁹⁵ 中亚的移民偷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在该次区域内各个边境口岸的正式和非正式安排，以及有助于便利人们向中亚以外地区迁移的跨边界活动。¹⁹⁶

中东

海湾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短期劳务移民。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在过去几十年依靠石油财富实现了经济上的巨大飞跃，并吸引了大量熟练和半熟练的工人前去从事各领域的工作，其中包括建筑、零售和家政服务。在卡塔尔等国家，最近在建筑等领域对工人需求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该国为 2022 年世界杯做准备推动的。¹⁹⁷ 去往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劳务移民的增长造成了巨大的人口变化。在 2019 年，在海湾合作委员会半数成员国中，移民占人口的大多数，其中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移民占总人口的 88%，卡塔尔移民约占 79% 和科威特移民占 72%。¹⁹⁸ 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劳务移民主要来自亚洲和非洲。由于海湾国家能为劳务移民提供更高的工资和更多的就业机会，来源国和目的地国之间的收入差异是迁移的一个关键因素。¹⁹⁹ 尽管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在该次区域对移民权利的管理和保护仍然是一个挑战。若干海湾委员会国家已经实行的将移民工人与其雇主联系起来的卡法拉

189 世界银行（World Bank），2019a。

190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n.d。

191 世界银行（World Bank），2018a，2018b。

192 世界银行（World Bank），2019a。

193 同上。

194 Sengupta，2018。

195 同上。

196 同上。

197 Buckley 等，2016。

198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199 Jacobsen 和 Valenta，2016。

担保制度（Kafala sponsorship system）²⁰⁰ 目前也处于审查中。尽管几个海湾国家已经对卡法拉制度进行了改革，但变化很小，对移民的积极影响很小。²⁰¹ 即使如此，担保制度仍广泛存在，并继续造成海湾地区劳务移民的脆弱性，包括强迫劳动和工资剥削的情况。²⁰²

最近几年，国内冲突、教派暴力的加剧和恐怖主义的扩散（尤其是达伊沙）导致了该次区域大规模的境内和国际流离失所。该次区域的两个国家——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也门面临“三级（L3）紧急情况”（全球人道主义体系中针对最严重的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的一级），也是世界流离失所总人数的主要来源。²⁰³ 发生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冲突已经持续了7年多，导致该国一半以上的人口流离失所，有660多万难民和610多万境内流离失所者，截至2018年底，已产生近14万寻求庇护者。²⁰⁴ 自本世纪初以来，伊拉克持续不断的流离失所浪潮在2016年愈发严峻并延续至2017年。这一状况发生在争取收回领土和反抗达伊沙（Daesh）的背景下。截至2018年底，仍有超过190万伊拉克人在境内流离失所，但这是近四年来该数字首次降至200万以下。²⁰⁵ 也有越来越多的伊拉克人返回家园，因为达伊沙日益被击退，并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失去领土；这个激进组织已经失去了在两国所控制领土的90%以上。²⁰⁶ 也门的政治和安全局势持续恶化，而相继发生的暴力和动荡导致该国在2018年底有超过230万境内流离失所者。²⁰⁷ 截至2018年底，超过8%的也门人口在境内流离失所。

中东接收的全球难民数量仍占世界难民总量很大的一部分。2018年底，中东地区是全球接收难民最多的次区域，其中也包括在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Work Agency for Palestine Refugees in the Near East，简称近东救济工程处，UNRWA）²⁰⁸ 登记的难民。在接收其它国家寻求庇护的人们时，这些国家的邻国不可避免地承担了与自身能力不成比例的责任，而这种动态也是该区域当下流离失所模式的一个主要特征。作为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邻国以及叙利亚难民的主要接收国，土耳其、黎巴嫩和约旦在2018年均为世界十大难民接收国（土耳其第一，黎巴嫩第七，约旦第十）之一。²⁰⁹ 通过比较接收的难民数量和全国人口，这些国家责任的重大清晰可见：在黎巴嫩，每1000名居民中有156人为难民；在约旦，每1000人中有72位难民；在土耳其，每1000个人中有45位难民。²¹⁰ 该次区域的其他国家，包括受冲突影响的国家，也接收了很

200 “卡法拉制度阻止不拥有技术的工人与家庭团聚，将他们同单个雇主捆绑，不允许他们与当地人成婚，并在权利和行动上对他们加以限制以至于他们在海湾国家始终是临时工人”（Rahman, 2013）。

201 Diop, Johnston 和 Le, 2018。

202 同上。

203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OCHA），n.d.

204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9a；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IDMC），2019。

205 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IDMC），2019；国际移民组织（IOM），2018d。

206 Seligman, 2018。

207 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IDMC），2019。

208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9b。

209 同上。

210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9a。

多难民，包括也门和伊拉克，甚至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²¹¹ 在近东救济工程处（UNRWA）登记的近 550 万难民也在该次区域。²¹²

本次区域内和来自这一次区域的非正规迁移对移民和国家构成重大挑战。中东的政治不稳定和旷日持久的冲突是该次区域非正规移民和移民偷运的主要驱动因素。²¹³ 该次区域的大多数偷渡移民是逃避冲突和暴力的人。移民偷渡和非正规迁移往往与难民和庇护运动密切相关。²¹⁴ 随着冲突在整个次区域扩散，偷渡移民和受偷渡网影响的国家的数目也在增加。此外，偷渡网络已变得更加多样化和复杂。²¹⁵ 邻国接收叙利亚难民的庞大数量，加上旷日持久的冲突和返回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很低的可能性，难民开始通过非正规迁移方式到其他国家，特别是通过东地中海路线抵达欧洲国家的迁移者。

欧洲²¹⁶

2019 年，超过 8200 万国际移民居住在欧洲，与2015 年居住在欧洲的7500 万国际移民相比，增长了近 10%。其中略微超过一半（4200 万）出生于欧洲，但生活在该地区的其它国家或地区；虽然这个数字自 2015 年以来只是略有增加，但在 1990 年则要低得多，约为 2800 万（图 13）。从 2015 年到 2019 年，欧洲的非欧洲移民人口从略微超过 3500 万增多至 3800 万左右。

1990 年，生活在欧洲以外的欧洲人与生活在欧洲的非欧洲人的数量大致相当。但是，与去往欧洲的移民的增长不同，生活在欧洲以外的欧洲人数量在过去 30 年中主要是在下降，而在最近几年中仅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在 2019 年，欧洲出生但居住在欧洲以外地区的移民主要生活在北美洲（740万）。从 2010 年到 2019 年，在亚洲和大洋洲的欧洲移民也逐步增加。

211 同上。

212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A），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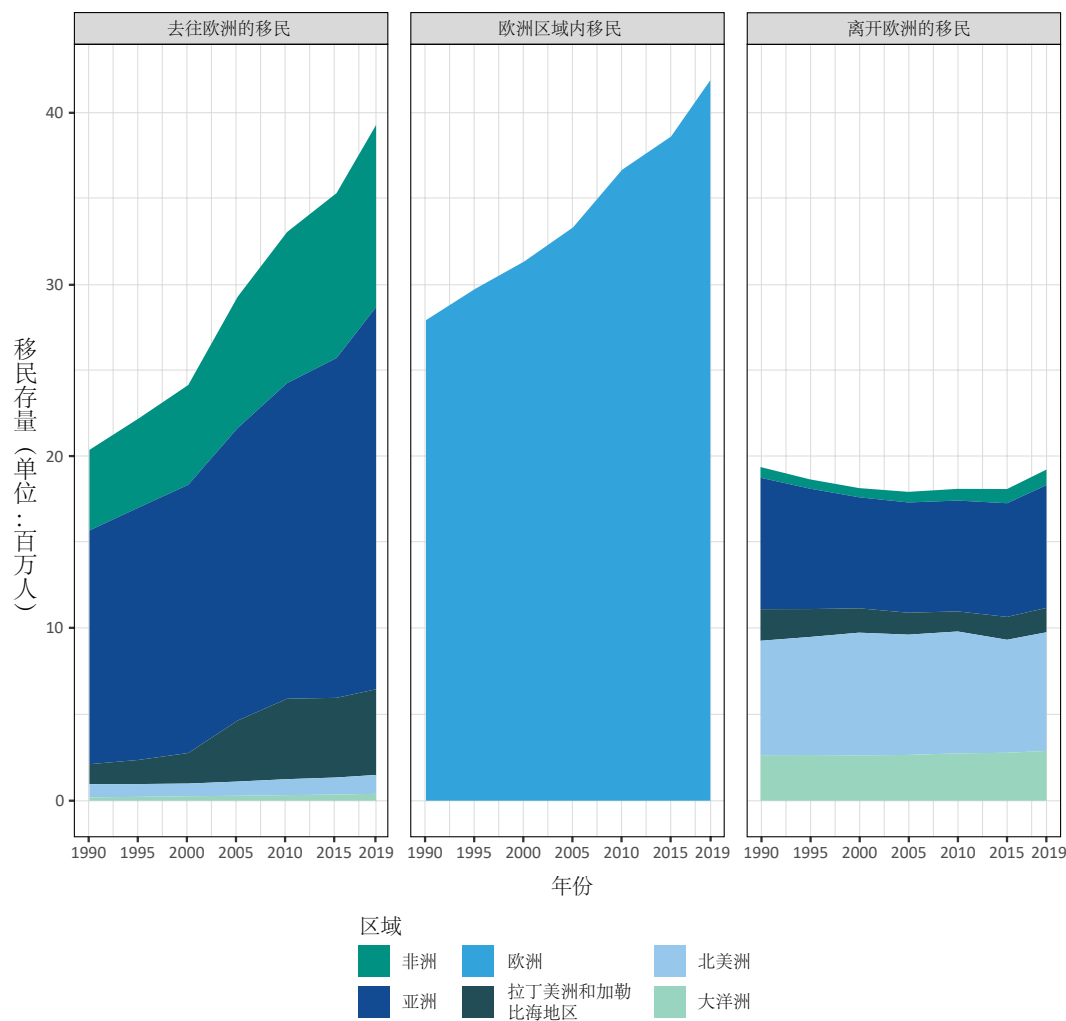
213 İçduygu, 2018。

214 同上。

215 同上。

216 有关欧洲组成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附录 A。

图13. 前往欧洲、欧洲区域内和离开欧洲的移民，1990-201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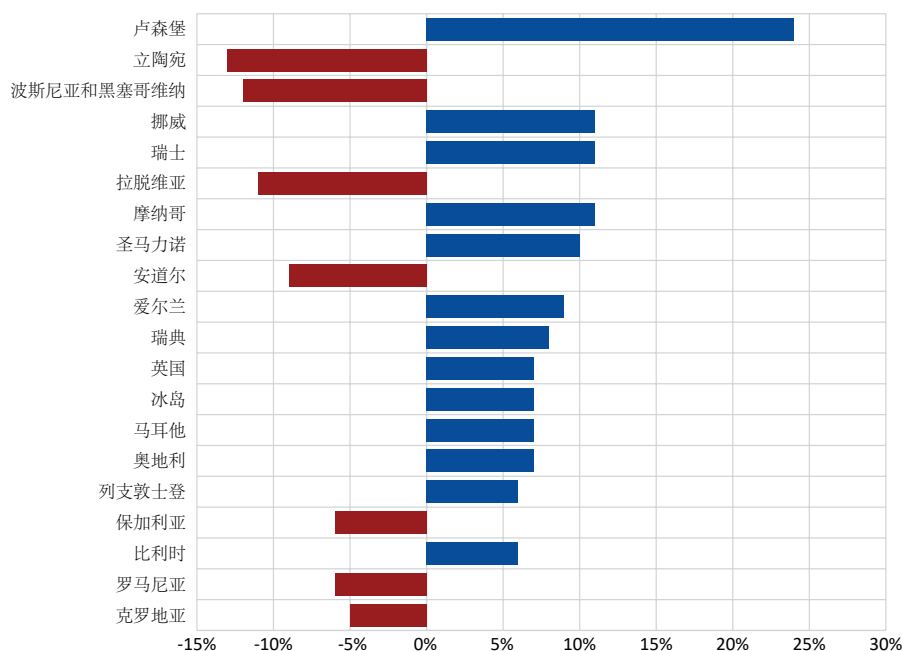
来源：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注：“去往欧洲的移民”指出生在其它区域（例如非洲或亚洲）但居住在欧洲的移民。“欧洲区域内移民”是指在欧洲出生但生活在该区域出生国以外的移民。“离开欧洲的移民”是指出生在欧洲但生活在该区域以外（例如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或北美洲）的移民。

在过去的十年中，几个欧洲国家的人口规模发生了巨大变化。图 14 列出了从 2009 年到 2019 年人口变化比例最大的前20 个欧洲国家。尽管一些国家（例如卢森堡、挪威和瑞士）的人口增长迅速，但其它一些国家在过去 10 年中却经历了人口大幅下降。立陶宛、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拉脱维亚的人口下降幅度最大（超过10%）。低生育率是欧洲部分地区人口负增长的最重要驱动力。但是，净负迁移（迁出移民数量超过迁入移民数量）也造成了欧洲大陆的人口减少，特别是在立陶宛和拉

脱维亚等国家。有关欧洲人口变化及其与移民关系的讨论，请参见下文“欧洲地区移民的重要特征和发展”。

图14. 欧洲人口变化比例排名前二十位的国家，2009-2019 年



来源：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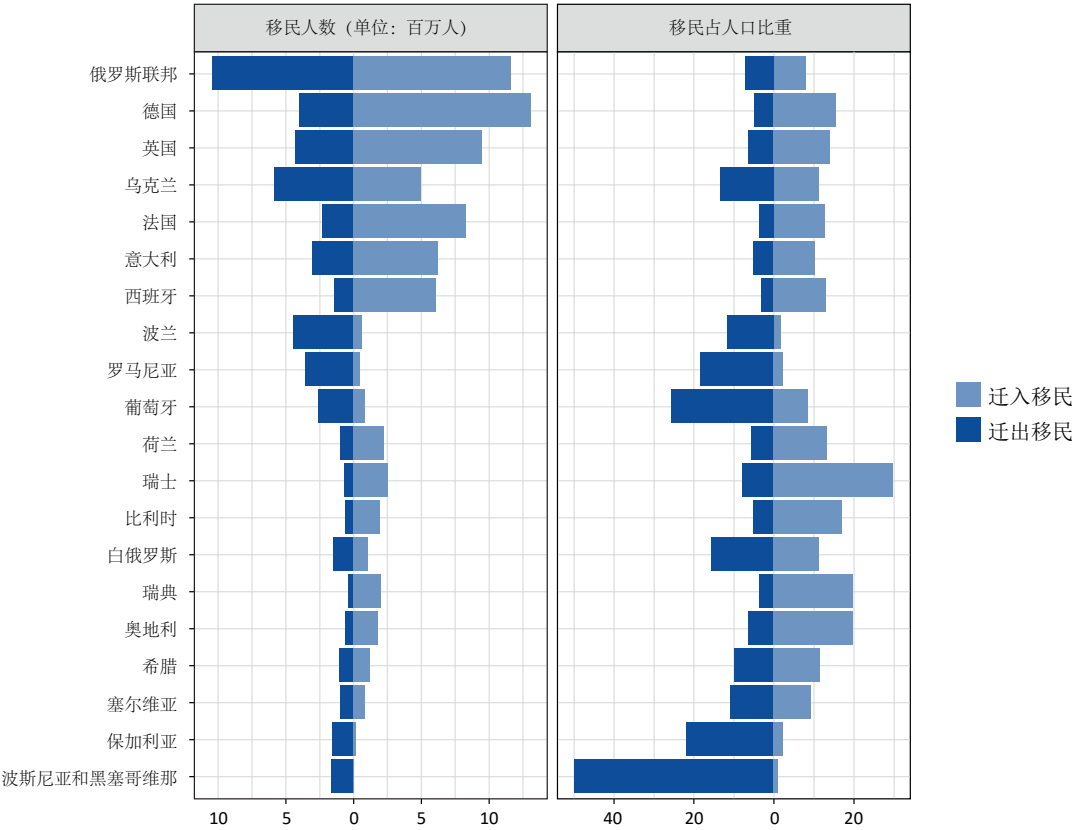
注：需要注意的是，2009-2019 年间最大比例的人口变化更可能出现在人口规模相对较小的国家。

欧洲东部的许多国家（例如俄罗斯联邦、乌克兰、波兰和罗马尼亚）拥有该地区最大的迁出移民人口（图 15）。俄罗斯联邦在 2019 年有超过一千万的迁出移民，居住在欧洲人口最多。继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之后，波兰和英国拥有第三大和第四大欧洲迁出移民人口（分别为440 万和430 万）。2019 年，与常住人口相比，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的迁出移民比例最高，其中许多人是在前南斯拉夫解体期间离开的。葡萄牙和保加利亚这两个有着悠久的迁出移民历史的国家，在国外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也很高。

德国在 2019 年拥有超过 1300 万移民，并拥有欧洲最大的外国出生人口；在 2015 年至 2019 年间，该国的迁入移民数量增加了近 300 万，其中，最大的迁入移民群体来自波兰、土耳其、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2019 年，英国与法国的人口，分别包括了超过 950 万和约800 万外国出生的人口。在北非法语国家出生的移民构成了法国最大的外国出生人口。在英国，一些最大的移民人口来自印度、波兰和巴基斯坦。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外国出生人口约为600 万，是

2019 年欧洲第五大和第六大最受欢迎的移民目的地；自 2015 年以来，两国的外国出生的移民人数均略有增加。这些国家的许多外国出生人口来自欧洲其它地方（例如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德国），或来自诸如摩洛哥等北非国家。来自前苏联国家（例如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迁移成为欧洲最大的移民通道的一部分（见图16）。如图15 所示，在该地区排名前二十位的移民国家中，瑞士的移民人口比例最高（29.9%），其次是瑞典（20%）、奥地利（19.9%）和比利时（17.2%）。

图 15. 2019 年移民人数排名前二十位的欧洲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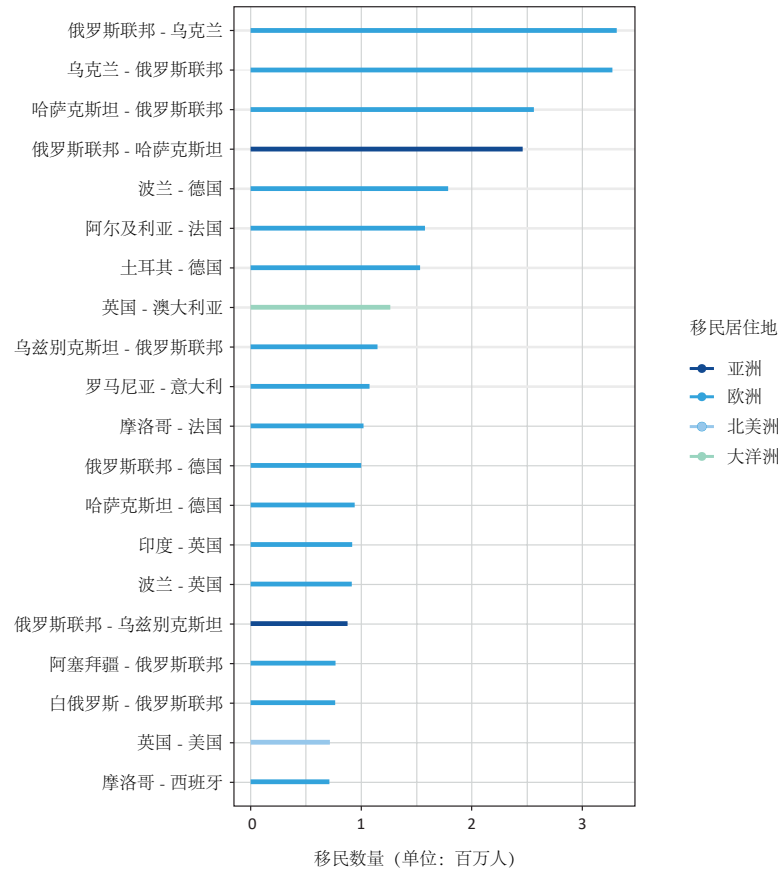
来源: 联合国经社部 (UN DESA), 2019a。

注 1: 用来计算迁入和迁出移民百分比的人口规模基于联合国经社部 (UN DESA) 对一国总人口的统计，其中包括外国出生人口。

注 2: “迁入移民”指居住在该国但出生在其他国家的移民。“迁出移民”指出生在该国但在 2019 年住在出生国以外地区的移民。

图 16 显示了涉及欧洲国家的前 20 条移民通道，体现了随时间迁移不断累积的移民活动，并简单呈现了在特定目的地国迁移模式如何使外国出生人口成为该国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相较其他地区，涉及欧洲国家的主要移民通道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是，它们大多是区域内通道。俄罗斯联邦在主要通道中占有重要地位。俄罗斯出生但居住在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前苏联国家的人在 2019 年构成了欧洲区域内最庞大的移民通道。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些俄罗斯出生的人口只是在 1991 年苏联解体后才成为国际移民；在此之前，他们是苏联内部的移民。俄罗斯联邦曾经也是仅次于德国的欧洲第二大移民目的地。

图 16. 2019 年涉及欧洲国家的前二十条移民通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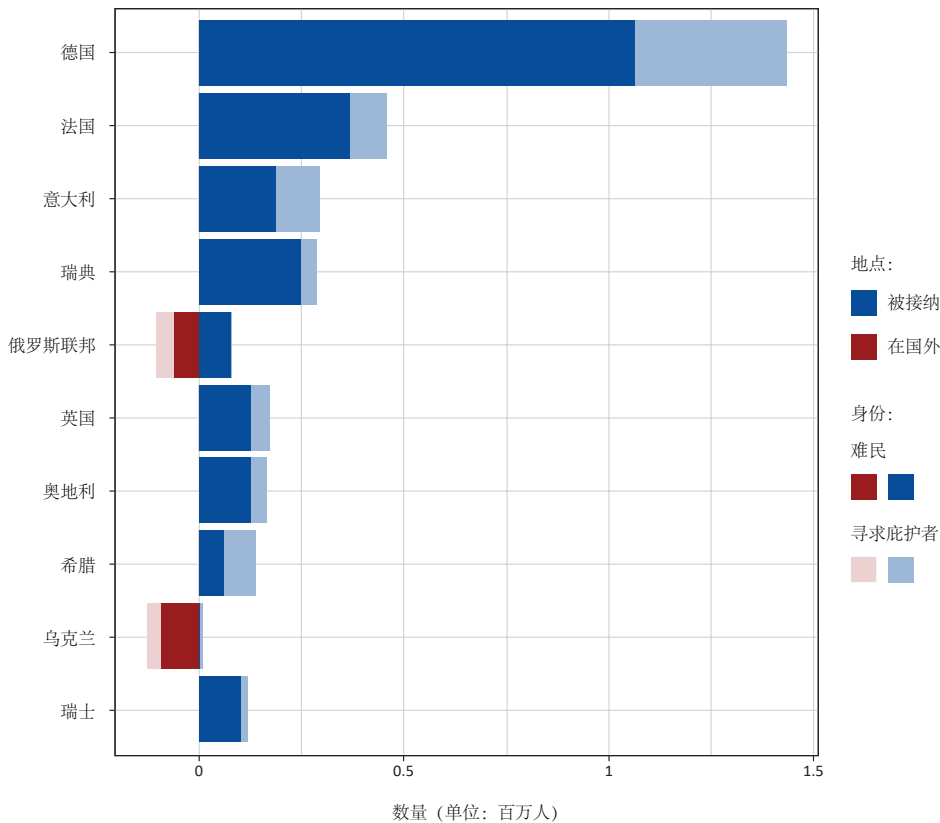


来源：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注：移民通道体现了随时间迁移不断累积的移民活动，并简单呈现了在特定目的地国迁移模式如何使外国出生人口成为该国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8 年，德国继续是欧洲接收难民和寻求庇护者人数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第五大国家（图 17）。德国最多的难民来自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伊拉克和阿富汗。法国和瑞典是欧洲第二大和第三大难民收容国，分别有超过 36.8 万和 2.48 万难民。截至 2018 年底，乌克兰和俄罗斯联邦产生的欧洲难民人数最多，分别约 9.3 万和 6.1 万。

图 17. 2018 年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总人数排名前十位的欧洲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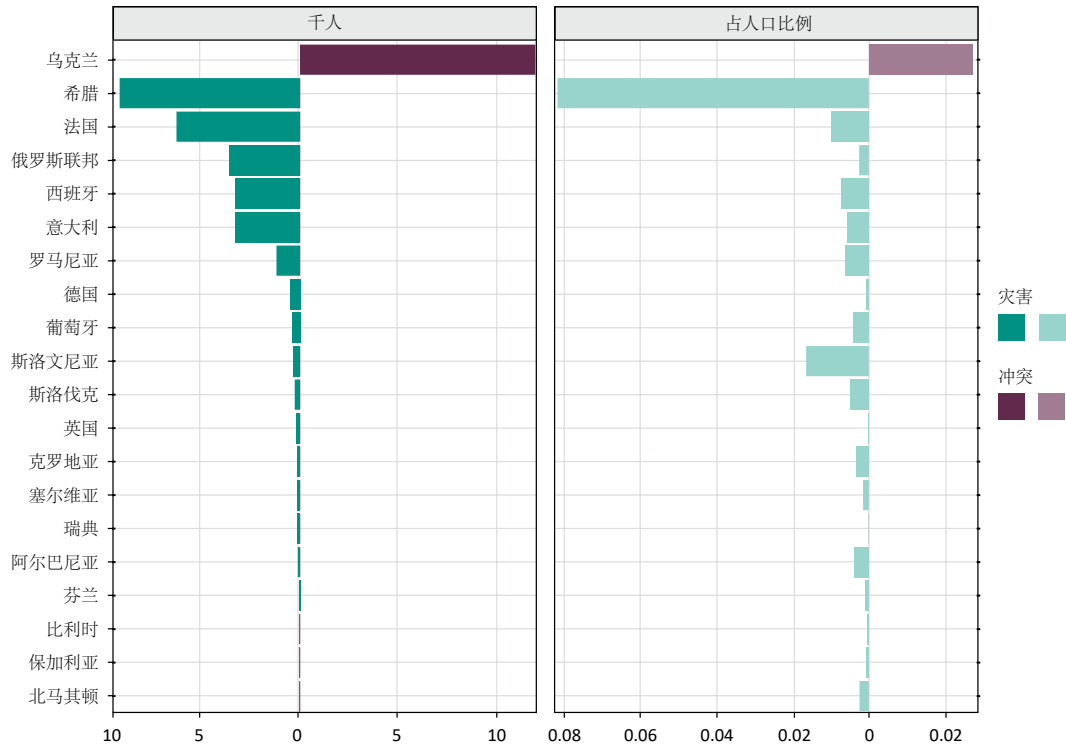


来源：联合国难民署（UNHCR），n.d。

注：“被接纳”指来自其它国家但居住在接收国家（图右侧）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在国外”指来自一个国家但住在来源国以外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数量排名前10位的国家/地区基于2018年数据计算所得，该计算统计了来自特定国家/地区以及在该国家/地区寻求庇护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总人数。

2018 年欧洲大多数新增境内流离失所是灾害而非冲突的结果（图 18）。乌克兰是欧洲唯一一个在 2018 年出现与冲突有关的境内流离失所的国家，在这一年中，预计 1.2 万人因冲突和暴力而成为新增流离失所者。其余新增境内流离失所是由灾害引起的，希腊记录的因灾害引起的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9200 人），其次是法国（6300 人）。两国都遭受了严重的洪水和风暴灾害。俄罗斯联邦、西班牙和意大利在 2018 年记录了 3000 多起因灾害而新增的流离失所。

图 18. 2018 年新增境内流离失所最多的前二十位国家（灾害和冲突）



来源：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IDMC），n.d；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7。

注：“新增流离失所”一词指 2018 年发生的流离失所者迁移人次，而非随时间迁移因流离失所累积的境内流离失所者（IDPs）总数。“新增流离失所”数字包括那些不止一次经历流离失所的个体，因而这一数量与当年度流离失所的人数并不相符。

用于计算新增因灾害和冲突而流离失所人口比例中的人口规模基于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7 年对该国总居住人口的估计，该比例仅限于相对说明目的。

欧洲地区移民的重要特征和发展

东南欧和东欧

对于大多数东南欧和东欧国家而言，迁出移民而非迁入移民是近些年及近几十年的主要特征，并与欧洲其它次区域相比，迁入移民的比例较低。由于这一原因和其它因素，预计到 2050 年，欧洲的几个国家（包括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摩尔多瓦共和国和乌克兰）将经历人口数量的显著下降。²¹⁷ 从东欧国家迁出到西欧国家的移民一直呈增长趋势，尤其是在 2004 年和 2007 年欧盟两次扩张后尤其明显：东欧国家大量加入欧盟并将欧盟的边界扩展向东部的非欧盟成员国延伸。²¹⁸ 来自东欧和南欧的迁出移民主要包括从事高技能和低技能职业的劳务移民。例如，近年来，迁往西欧的医疗专业人员数量急剧增加。受到更高薪水的吸引，来自诸如罗马尼亚、波兰和斯洛伐克等国家的大量医疗专业人员离开了他们的国家，前往西欧工作。²¹⁹ 据估计，截至 2015 年，罗马尼亚失去了一半的医生。²²⁰ 高技能专业人员的外流，加上人口的减少，使东欧一些国家的某些部门出现了严重的工人短缺。

尽管整个欧洲预计将出现人口下降，东欧正在经历一些最急剧的人口变化，但一些国家拒绝将移民作为更广泛应对措施的一部分。随着欧洲生育率的下降，老年人的数量持续增加。越来越多的人寿命更长，2019 年欧洲和北美的预期寿命达到 78.7 岁，预计到 2050 年将增长到 83.2 岁。²²¹ 2017 年，全球估计有 9.62 亿 60 岁以上人口，其中欧洲的比例最高（25%）。²²² 随着老年人数量的增加，东欧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将承受巨大压力，且医疗和养老金方面的公共支出预计将显著增加。²²³ 同时，工作年龄人口的减少将对欧洲劳动力产生重要影响，到 2030 年，欧洲劳动人口的平均年龄将达到 42.6 岁。²²⁴ 即使东欧的人口出现老龄化，该次区域的许多国家仍不愿意将（迁入）移民作为应对迫在眉睫的人口危机的长期解决方案之一。匈牙利等国家已经开始感受到劳动力下降带来的负面影响。为了应对工人短缺及其对国家经济的影响，匈牙利政府于 2018 年通过了一项有争议的法律，引发了大规模抗议活动；这部所谓的“奴隶法”可能要求人们在工作中强制性加班多达 400 小时。²²⁵ 2019 年 2 月，匈牙利还宣布了新的贷款和税收优惠，旨在提高该国的低出生率，但它仍然公开反对移民。²²⁶ 然而，尽管在整个东欧关于移民的态度和政治言论仍持负面态度，但诸如波兰等国家已越来越多地利

217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5。

218 Kahanec 和 Zimmermann，2009。

219 Hervey，2017。

220 同上。

221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c。

222 同上。

223 国际劳工组织（ILO），2018。

224 同上。

225 Karasz 和 Kingsley，2018；Peto，2019。

226 Szakacs，2019；Walker，2019。

用外国劳工（特别是乌克兰人），以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自 2014 年乌克兰东部爆发冲突以来，在波兰的乌克兰人数量急剧增加。2017 年，波兰向外国人发放了超过 66 万份居留许可，其中大部分（超过 85%）给予了乌克兰人。²²⁷

俄罗斯联邦仍然是该次区域的主要移民目的地国（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移民目的地国之一）。2019 年，该国接纳了约 1160 万国际移民。²²⁸ 其中大多数移民来自邻国，尤其是独立国家联合体的成员国。²²⁹ 来自乌克兰的移民是俄罗斯联邦外国出生人口中最多的（超过 300 万），其次是哈萨克斯坦（约 250 万）和乌兹别克斯坦（110 万）。²³⁰ 俄罗斯联邦有大量国际移民，其中许多是劳务移民，这意味着该国也是世界最大的侨汇来源国之一。2018 年，由于俄罗斯经济缓慢而稳定的回升，俄罗斯联邦继续吸引着移民劳工，其侨汇总额达到 210 亿美元。²³¹ 2019 年，乌克兰也有大量外国出生人口，约为 500 万，其中移民主要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摩尔多瓦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和乌兹别克斯坦。²³²

近年来，该次区域的流离失所人数增加，其主要原因是乌克兰东部旷日持久的冲突。这场冲突已进入第五年，造成大量境内流离失所，并造成难民和移民流向邻国。截至 2018 年底，乌克兰已成为近 9.3 万名难民和约 80 万境内流离失所者的来源国。²³³ 仅在 2018 年，乌克兰就新增 1.2 万例因冲突/暴力所致的流离失所者（见图 18）。²³⁴ 来自乌克兰的大量难民生活在俄罗斯联邦。自 2014 年乌克兰东部冲突爆发以来，估计有 40 万人迁往俄罗斯联邦，其中很大一部分已获得难民身份或临时庇护。²³⁵

227 欧盟统计局（Eurostat），2018。

228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229 独立国家联合体由九个成员国组成：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以及两个准成员国：土库曼斯坦和乌克兰。

230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231 世界银行（World Bank），2019a；Hickey，2019；世界银行（World Bank），2018a。

232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233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9a；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IDMC），2019。

234 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IDMC），2019。

235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9c。

北欧、西欧和南欧

欧洲内部的区域内移民尤为活跃，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增加。截至 2017 年 1 月 1 日，有 2200 万持欧盟成员国公民身份的人居住在另一个欧盟成员国，而一年前为 1600 万人。²³⁶ 自由通行协议使公民在过境时无需接受边界检查，因而促成了大规模的区域内迁移。申根区由 22 个欧盟成员国和 4 个非欧盟成员国组成，保证了超过 4 亿公民的内部迁移自由。²³⁷ 2017 年，罗马尼亚、波兰、意大利、葡萄牙和保加利亚居住在其它欧盟成员国的公民人数最多。²³⁸ 然而，欧洲内部的自由迁移也面临挑战。2015 年，大量移民和难民通过地中海到达欧洲，这对共同的欧洲庇护系统造成了压力，并影响了申根规则的实施。这导致了都柏林系统的暂停，以及几个成员国边境检查的引入。²³⁹ 在 2016 年 6 月英国关于“脱欧”举行公投后，英国脱欧谈判引发的未来移民环境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对于移民工人而言。然而，更大的问题是英国脱欧本身的最终定案，以及是否 / 如何实施。

移民在欧洲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并且是整个地区政治议程的首要议题。尽管在这个问题上不乏平衡的辩论，但有关移民问题的政治言论和公共舆论有时被反移民情绪所主导。在 2017 年和 2018 年期间，欧洲各地的极右翼组织宣扬有关移民的虚构事件或“假新闻”。²⁴⁰ 这在极右翼激进主义者协同发起反对《全球移民契约》的网络运动中最为明显，包括通过社交媒体、在线请愿和视频等方式。这些反对运动在一些欧洲国家对《全球移民契约》产生强烈抵制情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促使一些政府退出了移民契约。²⁴¹ 人们对移民的普遍态度也仍然两极分化，而反移民的负面政治言论继续在欧洲各地的几次全国大选中占据中心地位。²⁴² 欧盟委员会 2018 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在十个欧洲人中有四人将移民视为问题而非机遇。²⁴³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re）在 10 个欧盟国家 / 地区²⁴⁴ 进行的另一项调查中，超过一半的人表示他们希望本国的移民数量减少。²⁴⁵

非正规移民继续对该地区仍构成挑战，并仍是 2017 年和 2018 年欧洲议程上的重点。截至 2018 年底，到达欧洲的非正规海上入境人数最多的是西地中海路线，该路线通向西西班牙。²⁴⁶ 这标志着与 2016 年和 2017 年的情况有所不同，当时非正规海上移民最多是通过从利比亚（主要到意大利）的地中海中部路线或从土耳其到希腊的东地中海路线。2018 年，分别有超过 11.7 万名移民和 2.6 万名移民通过海路和陆路抵达欧洲。²⁴⁷ 同年，通过海路抵达西班牙的约有 5.9 万人，到达意大利的则有

236 欧盟统计局（Eurostat），2019。

237 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n.d。

238 欧盟统计局（Eurostat），2019。

239 同上。

240 McAuliffe，2018。

241 同上。

242 Diamant 和 Starr，2018。

243 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2018b。

244 调查的 10 个欧盟国家包括希腊、匈牙利、意大利、德国、瑞典、波兰、法国、荷兰、英国和西班牙。

245 Connor 和 Krogstad，2018。

246 Frontex，2019；MacGregor，2019。

247 国际移民组织（IOM），n.d.b。

2.337 万人。²⁴⁸ 2018 年有 2000 多名移民死于地中海，其中地中海中部路线是 2018 年非正规移民死亡人数最多的路线（超过 1300 人死亡）。²⁴⁹ 尽管由于过境点的整体减少，2018 年试图到达欧洲的海上移民死亡人数有所下降，但地中海中部沿线的死亡率从 2017 年的 2.6% 增加到 2018 年的 3.5%，而到 2019 年 4 月，这一比例已达到 10%。²⁵⁰ 2018 年有大量海上入境者来自仍然受到暴力和冲突影响的国家，包括阿富汗、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伊拉克，尤其是到希腊的入境者。前往欧洲的、特别是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移民中，北非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也占了很大一部分。

人口贩运仍然是欧洲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该地区以劳动剥削和性剥削为目的的人口贩运活动都在增加。以性剥削为目的进行的人口贩运仍然是欧洲人口贩运的主要形式（56%），其次是劳动剥削（26%）和其它形式的剥削，例如强迫乞讨或器官摘除（18%）。²⁵¹ 妇女和女童仍然是最脆弱的群体（占受害者的 68%），经常在护理、家政工作和强迫卖淫中受到剥削。²⁵² 欧盟成员国报告的两个重要趋势是儿童贩运的急剧增加（占所有受害者的 23%）和欧盟内部贩运的增长（44% 的受害者是欧盟公民）。²⁵³ 贩运者的概况和作案手法已经发生了变化，妇女和年轻犯罪者的人数明显增加，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在招募和分发剥削性材料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尽管人们对贩运活动的认知和知识不断增长，但起诉和定罪率仍然很低。非正规移民尤其容易受到伤害，因为贩运者经常利用其身份将他们限制在剥削循环中。2018 年，在爱尔兰注册拖网渔船上工作的移民渔民一案在爱尔兰共和国高等法院审理；据信，一些移民在恶劣的条件下被贩运和工作，其中包括遭受种族虐待、工资过低和过度工作。²⁵⁴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²⁵⁵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移民）的一个主要特征是迁移到北美地区。2019 年，超过 2600 万移民向北迁移并居住在北美。如图 19 所示，生活在北美地区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人口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显著增加：从 1990 年估计的 1000 万和 2015 年的 2550 万，到 2019 年的 2660 万。同年，另有 500 万（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人口生活在欧洲；虽然这个数字自 2015 年以来仅略有增加，但 1990 年以来，居住在欧洲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移民数量增长了三倍以上。在其他地区，例如亚洲和大洋洲，2019 年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移民数量较少（分别为 40 万和 20 万移民）。

248 同上。

249 国际移民组织（IOM），n.d.d。

250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9c。

251 欧盟委员会，2018c。

252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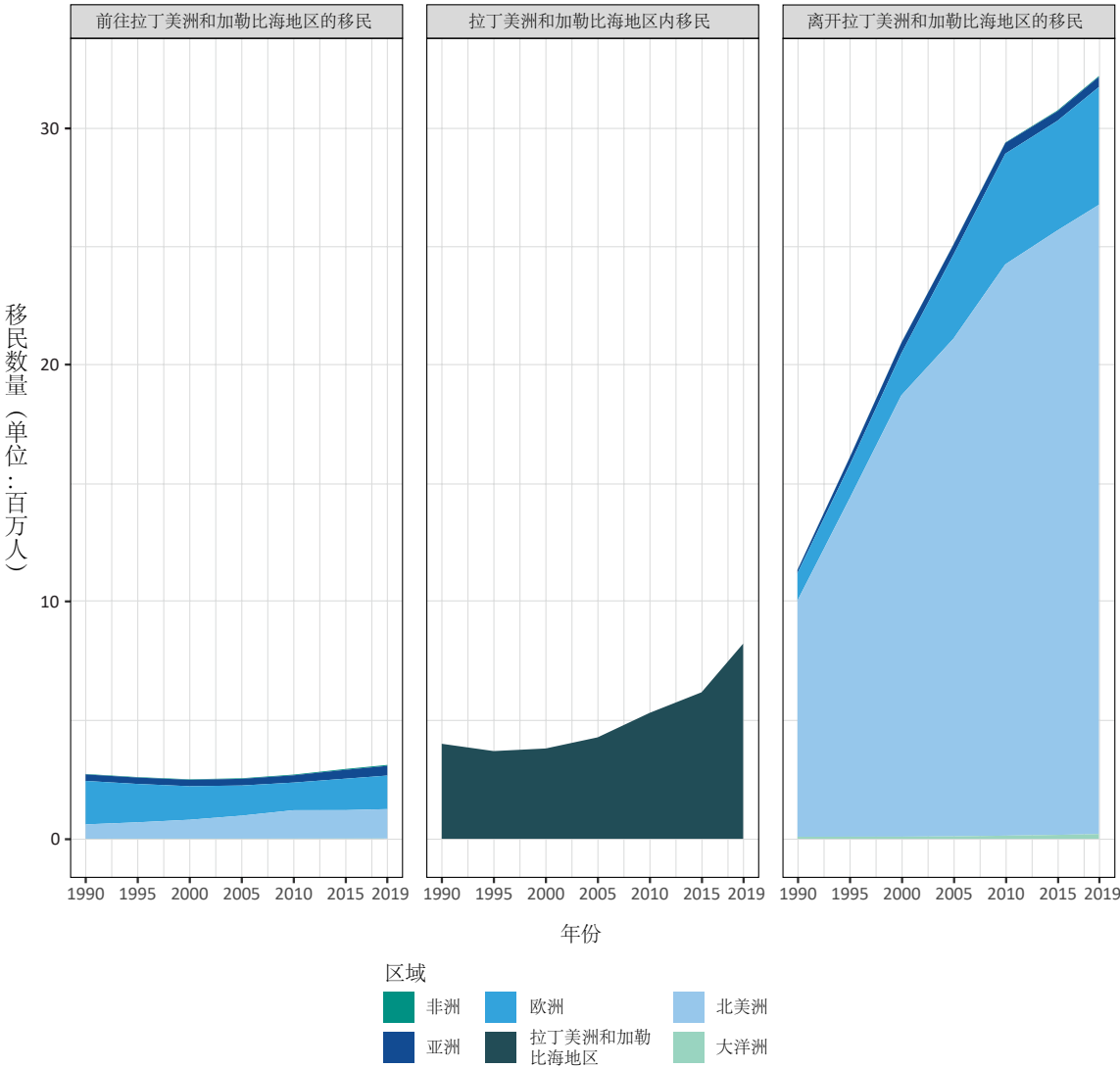
253 同上。

254 O' Faolain, 2018。

255 关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详细组成请见附录 A。

而来自其他地区但生活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移民总数保持相对稳定，在过去 30 年中约有 300 万人。这些人主要由欧洲（其人数在此期间略有下降）和北美（其人数有所增加）的移民组成。2019 年，居住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欧洲移民和北美移民分别为 140 万和 120 万。

图 19. 前往、位于及离开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移民，1990–2019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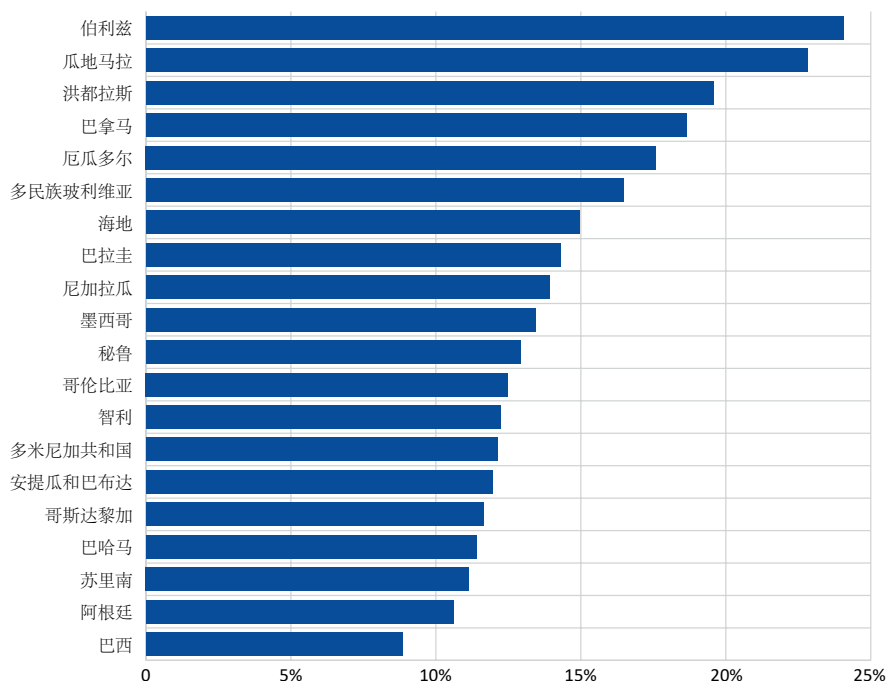


来源：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注：“前往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移民”指出生在其他区域（如欧洲或亚洲）但居住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移民。“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内移民”指出生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但居住在该区域出生国以外的移民。“离开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移民”指出生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但居住在该区域以外（如欧洲或北美地区）的移民。

在过去十年中，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一些国家经历了显著的人口变化。图 20 显示了 2009 年至 2019 年间该地区人口变化比例最大的前 20 个国家。在此期间，所有排名前二十位国家的人口数量均有所增加，其中人口变化比例最大的是中美洲。伯利兹的百分比变化最大，从 2009 年至 2019 年，人口增长了 24%。其次是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其人口分别增长了近 23% 和 20%。

图20.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人口变化比例排名前二十位国家，2009-2019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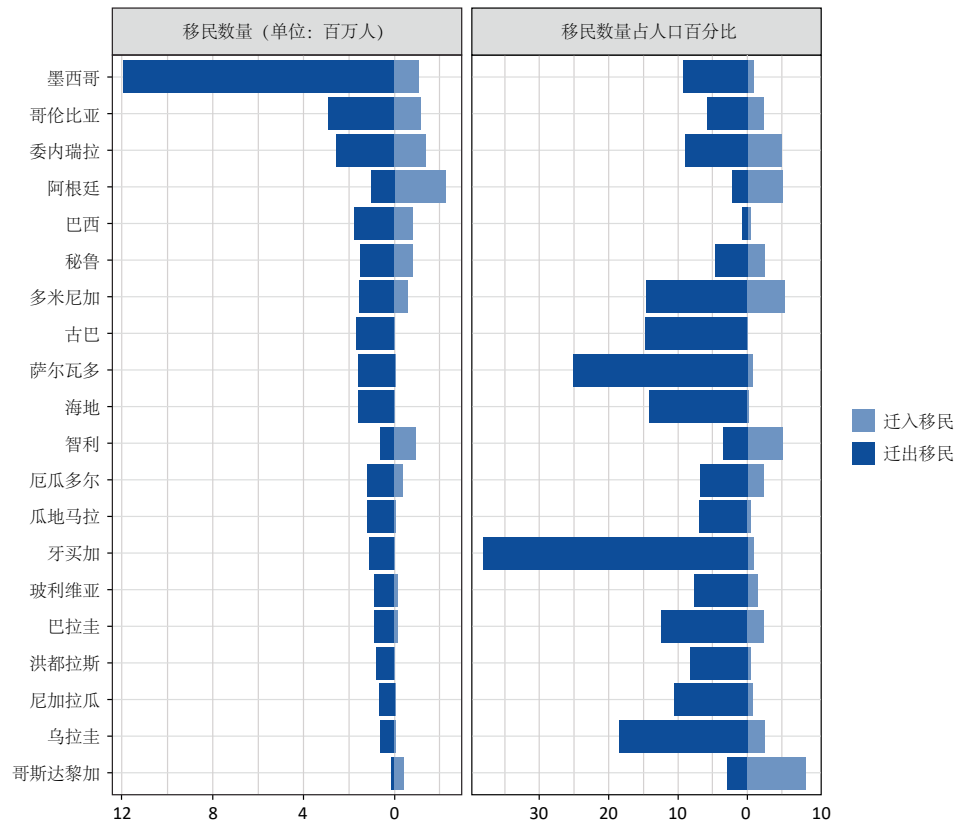
来源：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注：需要注意的是，2009-2019 年间最大比例的人口变化更可能出现在人口规模相对较小的国家。

墨西哥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迄今为止最大的移民迁出国（图 21）。2019 年，约有 1200 万墨西哥人生活在海外。墨西哥也是仅次于印度的世界第二大移民来源国。墨西哥的大多数移民居住在美国，“墨西哥 - 美国”仍然是全世界最大的国家间移民通道（图 22）。其他许多中美洲国家（例如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以及南美国家（例如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巴西和秘鲁）也有大量移民人口在美国。此外，也大量南美移民居住在该区域的其他国家或地区。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在 2019 年的移民人数分别位居该地区第二名和第三名（分别为 290 万和 250 万）。约有 100 万委内瑞拉人居住在哥伦比亚，反映了最近从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跨境流离失所的情况。

2019 年，阿根廷是该接收外国出生人口最多的国家（有 200 万以上移民），主要来自巴拉圭和多民族玻利维亚国（简称玻利维亚）等邻国。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的移民人口数量排在第二位，其后为哥伦比亚和墨西哥。2019 年，墨西哥有超过 76 万在美国出生的移民。如图 21 所示，在该地区排名前 20 的移民国家中，哥斯达黎加由于长期从邻国尼加拉瓜输入移民，其移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最高（8%）。此外，一些前 20 名移民国之外的国家也拥有较高的移民比重，例如伯利兹移民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为 15%。

图21. 2019 年移民人数排名前二十位的移民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国家



来源: 联合国经社部 (UN DESA), 2019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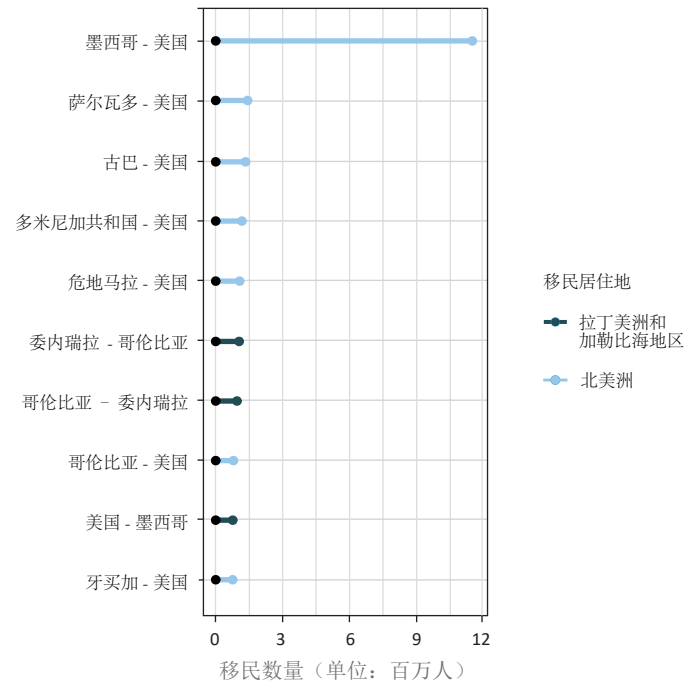
注 1: 用于计算迁入和迁出移民百分比的人口规模基于联合国经社部 (UN DESA) 对一国总人口的统计, 其中包括外国出生人口。

注 2: “迁入移民”指居住在该国但出生在其他国家的移民。“迁出移民”指出生在该国但在 2019 年住在出生国以外地区的移民。

该区域内部及离开该区域的主要移民通道的最显著特征在于：美国作为最主要移民目的地的主导地位（见图 22）。2019 年的大多数移民通道都通往美国，其余则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内部（例

如从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通往哥伦比亚)。这些移民通道体现了随时间迁移不断累积的移民活动，并简单呈现了在特定目的地国迁移模式如何使外国出生人口成为该国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22. 2019 年涉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国家的前十条移民通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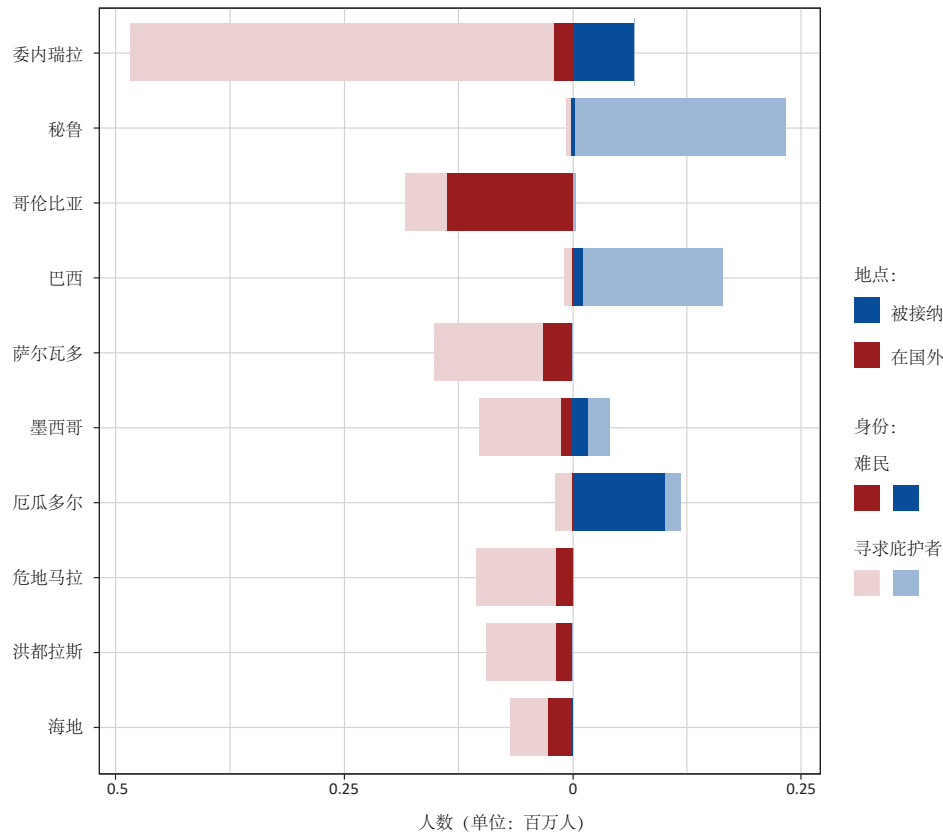


来源：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注：移民通道体现了随时间迁移不断累积的移民活动，并简单呈现了在特定目的地国迁移模式如何使外国出生人口成为该国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8 年，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是世界最大的庇护申请来源国，截至 2018 年底，该国提交了超过 34 万份新增庇护申请。这与 2017 年新增庇护申请数量略高于 20 万的数据相比有大幅增长。预计约 300 万委内瑞拉人因暴力、迫害和经济 / 政治危机在内的多种因素在 2018 年底离开该国。海外流离失所的绝大多数委内瑞拉人居住在哥伦比亚（约 100 万）。哥伦比亚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最大的难民来源国，其大多数难民被收容在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和厄瓜多尔等邻国。萨尔瓦多是该区域仅次于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的第二大难民来源国和第二大新增庇护申请来源国。紧随萨尔瓦多之后的是海地，截至 2018 年底，海地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第三大难民来源国。

图 23. 2018 年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总人数排名前十位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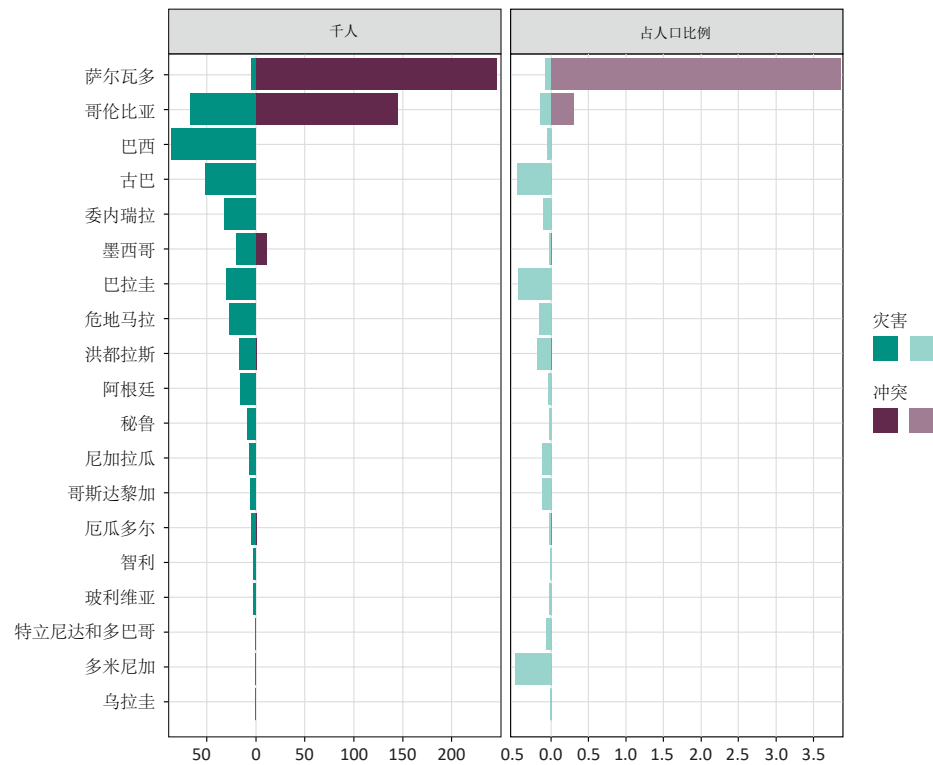


来源：.联合国难民署（UNHCR）， n.d.a.。

注：“被接纳”指来自其它国家但居住在接收国家（图右侧）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在国外”指来自一个国家但住在来源国以外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数量排名前10位的国家/地区基于2018年数据计算所得，该计算统计了来自特定国家/地区以及在该国家/地区寻求庇护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总人数。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大多数新增境内流离失所的原因是暴力和冲突，而非灾害。图 24 显示了该地区因冲突、暴力和灾害新增境内流离失所最多的前 20 个国家。萨尔瓦多和哥伦比亚在 2018 年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新增境内流离失所最多的国家，其中大多数的流离失所由暴力和冲突所致。萨尔瓦多有 24.6 万与冲突有关的新增流离失所者（约占该国人口的 4 %），而哥伦比亚的记录则是 14.5 万人。由于暴力和冲突，墨西哥有 11 万新增流离失所者，成为该地区境内流离失所人数排名第三的国家。该区域其余的大批境内流离失所是由灾害引起的，巴西的人数最多（8.6 万），其次是哥伦比亚（6.7 万）和古巴（5.2 万）。尽管与非洲相比，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因内部冲突所致的新增流离失所要低得多，但只有这两个区域（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非洲）因暴力和冲突所致的新增流离失所高于因灾害所致的新增流离失所者。

图 24. 2018 年按新增境内流离失所者数量排名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国家
(因灾害和冲突所致)



来源：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IDMC），n.d；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7。

注：“新增流离失所”一词指 2018 年发生的流离失所者迁移人次，而非随时间迁移因流离失所累积的境内流离失所者（IDPs）总数。“新增流离失所”数字包括那些不止一次经历流离失所的个体，因而这一数量与当年度流离失所的人数并不相符。

用于计算新增因灾害和冲突而流离失所人口比例中的人口规模基于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7 年对该国总居住人口的估计，该比例仅限于相对说明目的。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重要特征和发展

南美洲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的政治和经济动荡已造成了世界上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之一，使该国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截至2018年底，全球流离失所的委内瑞拉人数量已超过300万；²⁵⁶到2019年中期，这一数字已上升到400万。²⁵⁷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被邻国接收，如哥伦比亚、秘鲁、厄瓜多尔、阿根廷、智利和巴西，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委内瑞拉人迁移到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国家。²⁵⁸截至2018年底，哥伦比亚和秘鲁接收了最多的委内瑞拉人，分别超过100万人和50万人。²⁵⁹随着经济的崩溃，严峻的经济危机使数百万人无法负担食品、药品和医疗用品等基本需求。卫生保健系统状况不佳以及儿童营养不良程度日益严重，导致了2018年的多起死亡。²⁶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的恶性通货膨胀率将在2018年达到百分之一百万以上；而到2019年，这一数字将增加到百分之一千万。²⁶¹除经济危机外，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还经历着不断恶化的政治局势，其中涉及针对政治对手和逮捕数千名抗议者。²⁶²该国暴力犯罪的增加也继续迫使更多人到其他国家寻求庇护。例如，截至2018年6月底，前往美国的委内瑞拉庇护申请量达到近2.8万件。²⁶³

南美洲的区域内迁移十分显著，目前绝大多数国际移民在次区域内移动。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这两个国家是2019年南美洲国际移民数量最多的国家）的大部分移民来自该次区域。²⁶⁴阿根廷的国际移民主要来自巴拉圭多民族国家、玻利维亚和智利，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的国际移民则主要来自哥伦比亚。²⁶⁵智利的大多数外国出生人口主要是来自南美国家的移民，如秘鲁、阿根廷和玻利维亚。²⁶⁶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一个由阿根廷、巴西、巴拉圭、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共同组成的经济和政治机构²⁶⁷）通过的居住协议在促进区域内劳务移民和减少次区域内非正规移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²⁶⁸这些协议允许南方共同市场的国民在没有犯罪记录且可以证明其公民身份的前提下在成员国居住和工作两年。²⁶⁹因此，南美洲的大多数劳务移民，诸如在农业、渔业和家政等部门的低技能和半熟练移民²⁷⁰，已经能够在该次区域内自由移动和工作。

256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8e。

257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9d。

258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9a。

259 同上。

260 人权高专办（OHCHR），2018a。

261 Werner，2018；Reuters，2018。

262 人权观察（Human Right Watch），2019。

263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9a。

264 联合国社经部（UN DESA），2019a。

265 同上。

266 同上。

267 Chatzky，2019。

268 Acosta；2016；Aimsiranun，2018。

269 同上。

270 Aimsiranun，2018。

数百万南美人继续居住在该次区域以外，同时来自该次区域以外的移民人数正在缓慢增长。从南美迁出的移民主要与工作有关，来源国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加剧了这一迁出趋势。²⁷¹ 美国是南美移民的最大目的地国，有 340 万人。²⁷² 2019 年拥居住在南美洲以外的移民人数最多的国家是哥伦比亚（约 157 万），其次是巴西（150 万）和厄瓜多尔（约 100 万）。²⁷³ 同时，国外劳动力市场机会的减少以及该次区域经济条件的改善，也带来了南美移民的回归和跨区域移民率的下降。²⁷⁴ 来自该次区域以外的南美移民人数也在增加。例如，自 2010 年以来，总体而言，从欧盟迁移至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人数超过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迁至欧洲的人数。²⁷⁵ 其中许多人不是（从欧盟）归国移民，而是欧盟公民，主要是来自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²⁷⁶ 2019 年，来自这三个来源国的移民总共代表了南美洲 80 多万人口²⁷⁷。此外，越来越多的海地人、古巴人和多米尼加人也移民到了南美。²⁷⁸

虽然仅限于个别国家，冲突和暴力仍导致该次区域内人口的流离失所和迁移。截至 2018 年底，哥伦比亚仍有超过 570 万境内流离失所者，其境内流离失所者数量位居世界第二。²⁷⁹ 同年，约有 13.9 万哥伦比亚人以难民或类似难民的状态在国外生活，相对 2017 年的 19 万多和 2016 年的 30 万有所下降。²⁸⁰ 2019 年，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和厄瓜多尔约有 100 万哥伦比亚人。但是，随着哥伦比亚在 2016 年末和 2017 年通过和平谈判并开始摆脱五十年的暴力历史，以及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的经济和社会状况恶化，许多哥伦比亚人返回了他们的家园。²⁸¹

271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7。

272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273 同上。

274 国际移民组织（IOM），n.d.c。

275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5。

276 同上。

277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278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7。

279 境内流离失所监控中心（IDMC），2019。

280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8a，2019a。

281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9a。

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向北迁移一直是中美洲、墨西哥和加勒比海地区移民的主要趋势。墨西哥仍然是主要的移民来源国，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移民到美国。同时，墨西哥也是向北前往美国南部边界移民的一个重要过境国。但是，在该国经济状况改善、教育水平提高以及美国实施更加严格的移民政策的背景下，墨西哥成为一个对国际移民而言日益重要的目的地国，其中一些人可能无法按原计划进入美国。²⁸² 墨西哥的外国出生人口总数从2010年的97万人增加到了2019年的略多于100万，其中大多数来自北美，但也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其他国家。²⁸³ 然而，到目前为止，美国仍然是最受中美洲移民欢迎的目的地，2017年有90%以上的美洲移民居住在美国。²⁸⁴ 暴力与不安全、贫困和家庭团聚仍然是中美洲移民的重要驱动力。²⁸⁵ 最突出的区域内移民通道包括尼加拉瓜人、巴拿马人和其他中美洲人移居到哥斯达黎加从事临时或永久性劳动，以及中美洲人（主要来自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由于时局不稳和缺乏就业机会而移民到伯利兹。²⁸⁶ 在加勒比地区，最重要的移民通道包括从海地移民到多米尼加。²⁸⁷ 此外，也有越来越多来自其他地区的移民（包括非洲），这些人从中美洲过境并前往美国。²⁸⁸

该次区域的非正规移民流动处在不断变化中，并日益多样化、复杂化。多年来，因试图穿越美墨边境而遭逮捕的墨西哥人始终是非正规移民的主体。但近年来，来自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北方三角”（Northern Triangle）地区被逮捕的中美洲移民人数超过了因穿越美国-墨西哥边境而被逮捕的墨西哥人。²⁸⁹ 为了逃离暴力、迫害和贫穷，成千上万来自中美洲的移民跋涉数千英里，朝着墨西哥-美国边境前进。最近一次所谓的“移民大篷车”始于2018年10月的洪都拉斯。随着洪都拉斯移民前往美国-墨西哥边境，来自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等国的成千上万名移民加入了这一行列。到2018年底，“移民大篷车”已发展成一个涉及成千上万名移民的组织，其中许多是儿童。²⁹⁰ 众多因素驱使着人们加入“大篷车”，这包括逃离洪都拉斯等国家的暴力行为、逃离极端贫困以及寻求更好的经济机会。“移民大篷车”在美国引起了激烈的政治辩论，并促使政府向墨西哥边境部署了7000多名现役军官。²⁹¹ 截至2019年初，有数千名成功到达美国边境的移民被捕。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获得了墨西哥的人道主义签证，而另一些则被驱逐出境或选择返回其来源国。²⁹² 尚有数百名移民滞留在墨西哥的蒂华纳2019年2月，一支由古巴人和海地人（包括一些非洲人和亚洲人）组成的“大篷车”从哥伦

282 Dominguez-Villegas, 2019。

283 联合国社经部（UN DESA），2019a。

284 同上。

285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2018a；联合国拉美经委会（CEPAL），2019。

286 国际劳工组织（ILO），2016。

287 同上。

288 Solomon, 2019。

289 Bialik, 2019。

290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2018。

291 Meissner, 2018。

292 Dominguez-Villegas, 2019；英国广播公司（BBC），2019。

比亚进入巴拿马，后抵达墨西哥。与 2019 年初宣布的更加开放的政策不同，墨西哥于 2019 年 4 月开始拘留来自中美洲的移民。²⁹³

鉴于人们试图绕过中美洲和墨西哥的边境检查，移民偷运也是该次区域的一个主要特征。在美国-墨西哥边境，移民偷运网络是一个受国际犯罪集团控制的有利可图的产业。²⁹⁴ 众所周知，被偷运的移民经常成为从索贿到大规模绑架和勒索等掠夺性行为的受害者。²⁹⁵ 移民也可能被处以死刑、体罚和性侵犯，经历酷刑和失踪，这在墨西哥尤其如此。据报道，移民偷运网络经常受到贩毒组织的控制。²⁹⁶ 移民偷运长期以来使得非正规移民得以进入或经过危地马拉等中美洲国家，特别是那些向美国迁移的移民。历史上，危地马拉国民和通过危地马拉过境的国际移民都严重依赖移民偷运（当地称为 Coyoterismo）以抵达最终目的地。²⁹⁷ 人们开始担心在拉丁美洲的签证制度被滥用，使移民能够在被偷运到其他目的地之前进入该区域。²⁹⁸ 此外，有大量人在穿越中美洲的非正规迁移途中丧生。²⁹⁹

一些中美洲国家的社会经济条件以及普遍的集体暴力事件是导致移民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促成了大量妇女和儿童的迁移。中美洲的庇护申请数量显著增加。2017 年，中美洲和墨西哥的庇护申请量占美国所有庇护申请的 54%。³⁰⁰ 来自萨尔瓦多的移民占其中大多数（超过 3.3 万），其次是危地马拉（约 3.3 万）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2.75 万）。³⁰¹ 在美国-墨西哥边境被逮捕的家庭数量有所增加；2018 年，约有 16.3 万名家庭成员被捕，占有所有边境逮捕人数的 35%，是 2017 年被逮捕家庭成员数量的三倍多。³⁰² 无人陪伴的儿童仍然是非正规移民流动的重要部分，约有 5.4 万无人陪伴儿童于 2018 年在边境被捕。³⁰³

气候变化似乎正在影响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人口流动，尽管将移民的环境驱动因素孤立出来仍然是一项复杂的任务。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指出，全球气温升高与农业社区的人口外流有关。³⁰⁴ 2018 年，中美洲干旱造成洪都拉斯玉米和豆类作物的损失估计达 82%，使近 300 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的风险。³⁰⁵ 在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等国家，很大一部分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并严重依赖农业为生，这使他们特别容易受到类似干旱等气候变化的影响。³⁰⁶ 气候变化的影响可

293 Cullell, 2019。

294 Sanchez, 2018。

295 同上。

296 同上。

297 Velasco, 2018; Sanchez, 2018。

298 同上。

299 国际移民组织（IOM），n.d.d。

300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9a。

301 同上。

302 Bialik, 2019。

303 同上。

304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18。

305 Palencia, 2014;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2018b。

306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拉美经委会，简称 CEPAL），2019。

能在最近中美洲的移民动态中发挥了作用,例如,“移民大篷车”的很多参与者在踏上移民旅途之前从事着农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活动。³⁰⁷同时,加勒比海地区所处位置使其极易受到地震活动和气候相关灾害的影响。加勒比海地区的国家也是最容易遭受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由于加勒比海地区人口的很大一部分生活在受海平面上升影响的地区,最近的灾害导致了大规模的流离失所和生命损失。例如,席卷加勒比海和北美部分地区的艾尔玛飓风(Hurricane Irma)是2017年全球最大的灾害事件,致使这两个地区超过200万人流离失所。³⁰⁸除人员伤亡外,飓风还对包括波多黎各、古巴和美属维尔京群岛在内的几个加勒比海地区的财产和基础设施造成灾难性破坏。³⁰⁹许多加勒比海地区的岛屿严重依赖农业和旅游业,灾害对他们的经济造成沉重打击。由于气候变化,这些灾害的频率和强度都有所增加,预计除了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外,健康风险和粮食不安全问题也将会加剧。³¹⁰

移民到美国是加勒比海地区的一个主要特征,这使得出生在加勒比海地区的移民成为美国最大的移民群体。加勒比海地区与美国之间的历史联系以及地缘政治都对向北迁移产生了显著影响。2017年,美国所有移民中有10%来自加勒比海地区,这使美国成为该次区域以外加勒比海移民的最大目的地。³¹¹其他主要目的地还包括加拿大、西班牙和英国。2019年,美国超过65%的加勒比海地区移民来自海地、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古巴、牙买加和多米尼加共和国这五个国家,其中大部分来自古巴。³¹²19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古巴人口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受两项法律的影响,这两部法律为来自古巴的移民提供了独特的待遇:1966年的《古巴调整法案》(1996 Cuban Adjustment Act)以及1994年和1995年的《美国-古巴移民协议》(United States-Cuban Migration Accords),这两部法律使古巴人(通过陆路到达美国)能够在该国生活一年后获得永久居留权。这一政策就是所谓的“湿脚干脚”政策。³¹³

北美³¹⁴

北美地区的移民以迁移至该地区为主。如图25所示,2019年共有超过5860万来自各个区域的移民居住在北美地区。相比2015年有5560万移民居住在该地区,这一数字增加了约300万人。最大的移民群体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2660万人),其次是亚洲(1740万人)和欧洲(700万人)。在过去30年间,由于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以及亚洲的移民涌入,以及北美地区的经济增长与政治稳定,北美地区的移民人数增长了两倍以上。

307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8f。

308 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IDMC),2018a。

309 同上。

310 Otker-Robe,2019。

311 Zong 和 Batalova,2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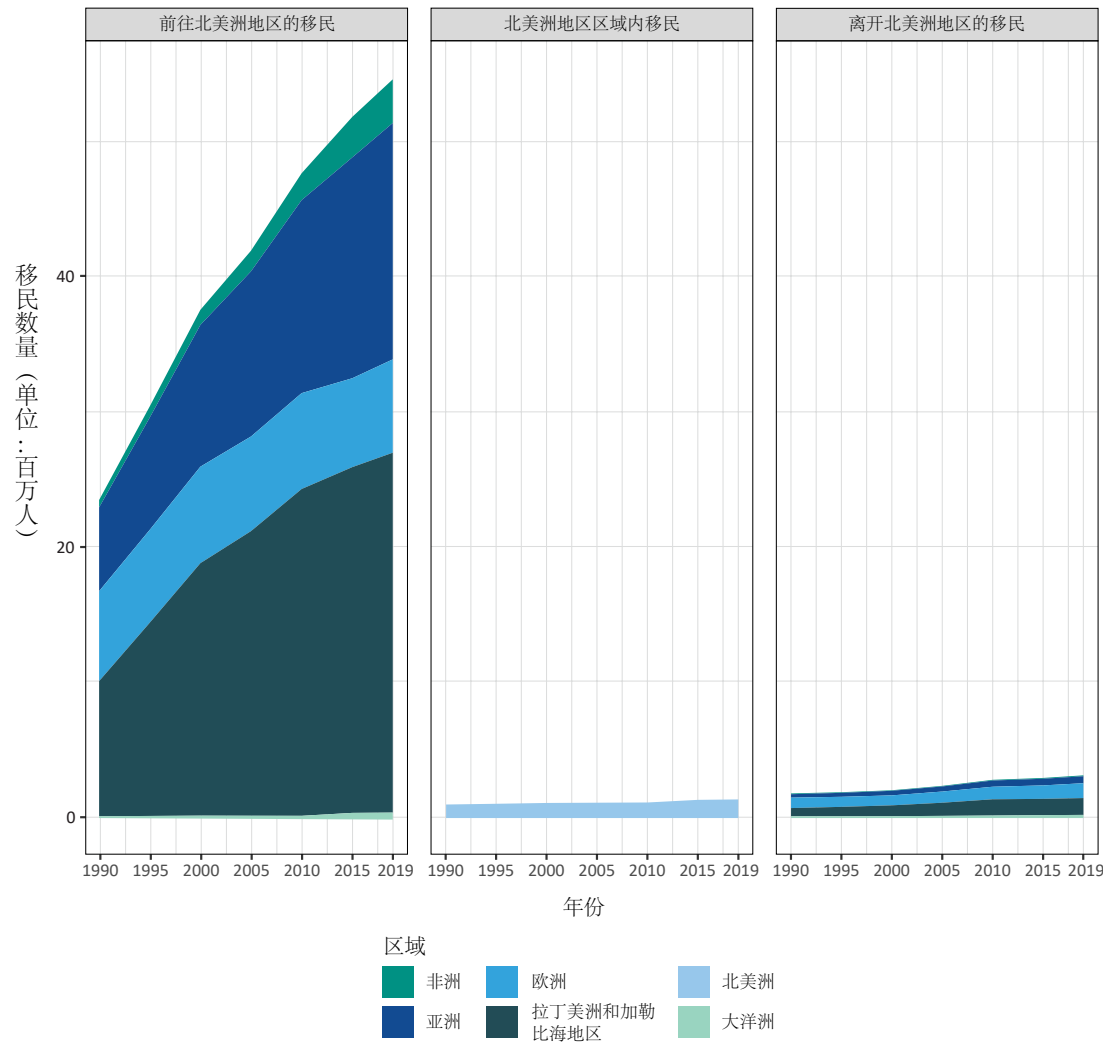
312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313 拉美经委会(CEPAL)、联合国和国际移民组织(IOM),2017;Zong 和 Batalova,2019。

314 关于北美地区的构成请参见附录A。

和这一区域来自其他地区的移民数量相比，北美地区的区域内移民和前往其他地区的移民数量相对较少。与亚洲和非洲等以区域内移民为主的地区形成对照，2019 年，出生于北美地区但迁往其他地区的移民（约 300 万人）多于在该区域内部进行迁移的移民（约 140 万人）。

图 25. 前往北美地区、北美区域内及离开北美地区的移民数量, 1990–2019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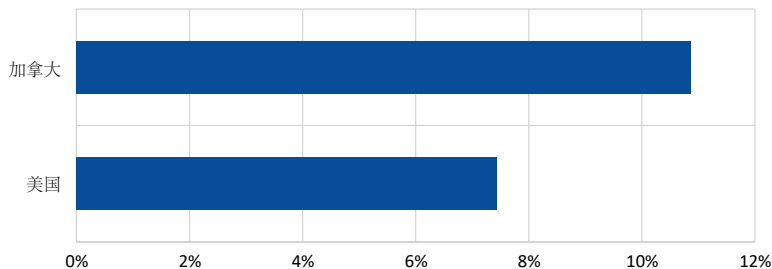


来源：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注：“前往北美地区的移民”指出生在其它区域（如欧洲或亚洲）但居住在北美地区的移民。“北美地区区域内移民”指出生在北美地区但居住在该区域出生国以外的移民。“离开北美地区的移民”指出生在北美地区但居住在该区域以外（如欧洲或非洲）的移民。

图 26 显示了 2009-2019 年间北美人口变化比例最大的国家。加拿大和美国均出现了人口增长，其中加拿大的人口规模在过去十年间扩张幅度较大（11%）。同一时期，美国的人口规模同样扩张了约 7%。在加拿大，近期的人口变化主要是由迁入移民所驱动的，而迁入移民也依然是加拿大人口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

图 26. 北美地区人口变化比例最大的国家, 2009-2019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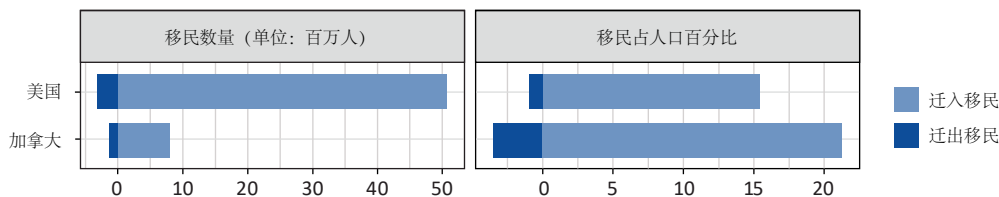


来源：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注：需要注意的是，2009-2019 年间最大比例的人口变化更可能出现在人口规模相对较小的国家。

2019 年，美国是世界上拥有最多外国出生人口的国家，而加拿大的外国出生人口数量位居世界第八位。北美地区的外国出生人口有超过 86% 住在美国。如图 27 所示，2019 年，加拿大总人口中外国出生人口的比例（超过 21%）显著高于美国（15%）。和美国相比，加拿大迁出移民的比例（占国内总人口的百分比）也更高。

图 27. 2019 年北美地区的主要移民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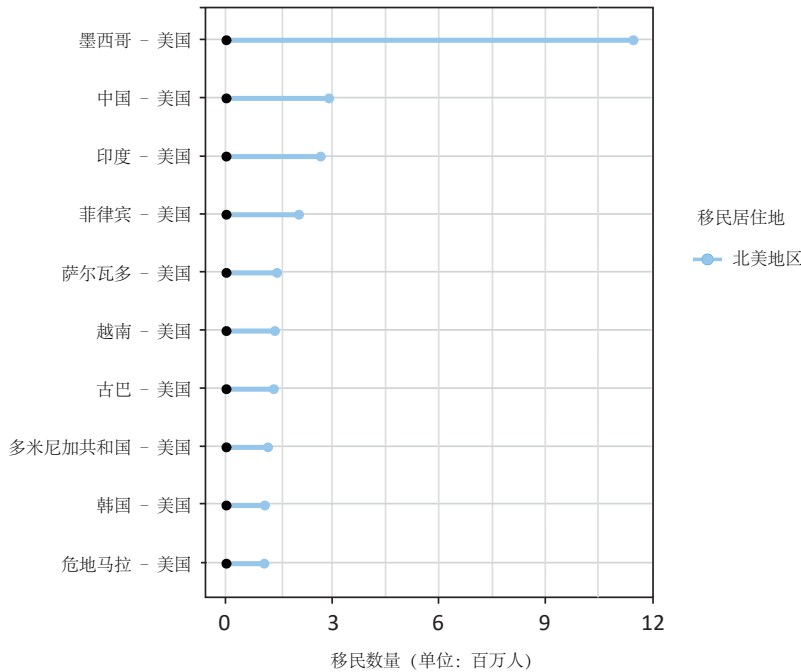
来源：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注 1：用于计算迁入和迁出移民百分比的人口规模基于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对一国总人口的统计，其中包括外国出生人口。

注 2：“迁入移民”指居住在该国但出生在其他国家的移民。“迁出移民”指出生在该国但在 2019 年住在出生国以外地区的移民。

图28 呈现了涉及北美国家最主要的10 条移民通道，这些移民通道体现了随时间迁移不断累积的移民活动，并简单呈现了在特定目的地国迁移模式如何使外国出生人口成为该国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北美地区最大的移民通道涉及从亚洲或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去往美国的移民。出生于墨西哥的移民构成最大的移民群体，2019 年该群体有超过 1100 万人生活在美国。第二大移民通道涉及人口众多的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和菲律宾。其他较大的移民通道，例如从越南、韩国和古巴前往美国的通道在这些国家多年前的冲突和政治变革后也迅速壮大。

图 28. 涉及北美地区国家的前十条移民通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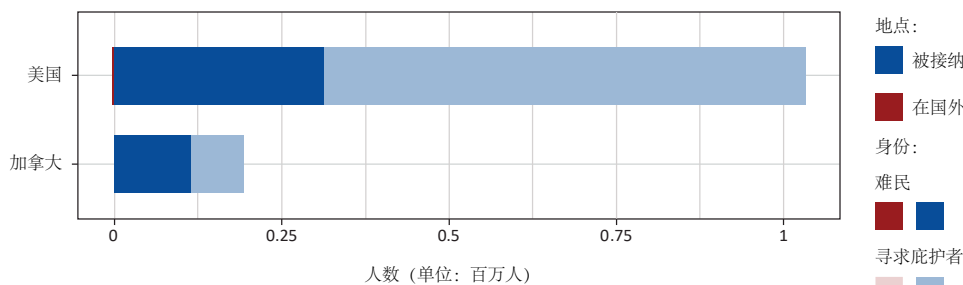


来源：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注：移民通道体现了随时间迁移不断累积的移民活动，并简单呈现了在特定目的地国迁移模式如何使外国出生人口成为该国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8 年，美国接收了超过 100 万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如图 29 所示，被接收者大多数为寻求庇护者，这一类人群超过 70 万人。2018 年，美国依然是全世界最大的新增庇护申请接收国（接收了超过 25 万份申请），尽管这一数字相较 2017 年的超过 30 万份有所下降。美国的庇护申请者来自众多国家，但最大的庇护申请人群来自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和洪都拉斯。加拿大也接收了大批难民和寻求庇护者。2018 年，加拿大接收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人数超过 19 万人，相较 2017 年的约 15 万人有所增加。下文“北美地区移民的重要特征和发展”部分将讨论美国和加拿大近期在重新安置难民方面的变化。

图 29. 2018 年北美地区内和来自北美地区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总人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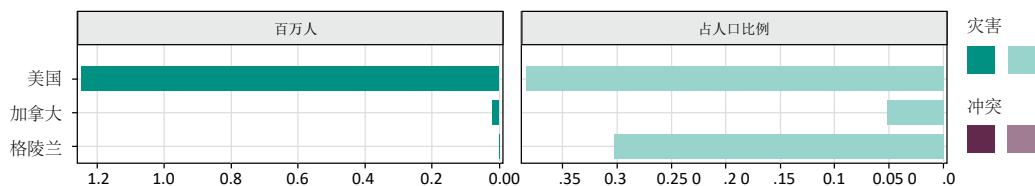


来源：联合国难民署（UNHCR），n.d。

注：“被接纳”指来自其它国家但居住在接收国家（图右侧）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在国外”指来自一个国家但居住在来源国以外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

北美地区所有的新增境内流离失所都源于灾害（见图 30）。美国的流离失所人数最多，超过 120 万人因两次飓风和野火袭击而流离失所。北美地区其他国家和地区流离失所的规模显著小于美国；例如，加拿大在 2018 年仅记录了 1.9 万件新增流离失所。北美地区因灾害所致的境内流离失所人数仅次于亚洲，后者因灾害所致的流离失所人数多于因冲突所致的流离失所人数（见图 12）。

图 30. 2018 年新增境内流离失所数量最多的北美地区国家和地区（因灾害和冲突所致）



来源：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IDMC），n.d；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7。

注：“新增流离失所”一词指 2018 年发生的流离失所者迁移人次，而非随时间迁移因流离失所累积的境内流离失所者（IDPs）总数。“新增流离失所”数字包括那些不止一次经历流离失所的个体，因而这一数量与当年度流离失所的人数并不相符。

用于计算新增因灾害和冲突而流离失所人口比例中的人口规模基于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7 年对该国总居住人口的估计，该比例仅限于相对说明目的。

北美地区移民的重要特征和发展

虽然国际移民的人口来源持续变化，美国移民趋势的主要特点是有大量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的移民迁入。从 2015 年至 2019 年，美国的外国出生人口增加了 5%，达到近 5100 万人。³¹⁵ 截至 2019 年，出生于墨西哥的移民依然是美国规模最大的外国出生人口，总数略高于 1240 万人，占美国迁入移民总数的 22.7%。³¹⁶ 然而，尽管墨西哥人历来是美国最大的移民流入群体（至少自 1970 年以来），但过去几年中他们的流入数量有所下降。³¹⁷ 近来的抵美人群主要来自亚洲（尤其是印度、中国和菲律宾）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其他国家，诸如多米尼加共和国、古巴和萨尔瓦多。³¹⁸ 2019 年，中国是赴美移民的第二大来源国，而亚洲预计将在 2055 年成为最大的赴美移民来源区域。³¹⁹ 亚洲移民迁往美国的最主要方式是通过家庭担保签证，³²⁰ 但也有许多人以学生身份前往美国；在 2017-2018 学年，在美的中国籍国际学生超过 36 万人。³²¹

加拿大的移民人口数量继续增长，移民在该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也日益增加。2000 年，外国出生人口约占加拿大总人口的 18%，2005 年这一数字上升到近 19%，2010 年达到约 20%，2019 年超过 21%。³²² 过去加拿大的移民人口主要来自欧洲国家，但目前该国的外国出生人口构成已发生变化，其中包含大量来自亚洲国家的移民。例如，在 2000 年，英国是加拿大最大的国际移民来源国（60.8 万人），其次是中国（41.2 万人）、印度（31.9 万人）和意大利（31.5 万人）。到 2019 年，印度和中国已经超越英国成为最大的两个移民来源国，分别有约 70.9 万和近 70 万移民。³²³ 其他亚洲国家，如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也在 2019 年加拿大的 790 万外国出生人口（来源地）中位居前十。³²⁴ 2017 年，加拿大接纳了超过 28.6 万名新增永久居民，其中印度、菲律宾和中国位居永久居民来源国的前三位。³²⁵

据估算，美国非正规移民的数量相较十年前有所下降，但数量远高于加拿大。2017 年，在美国生活的非正规移民据估计有 1050 万人，约占美国人口总数的 3.2%。³²⁶ 非正规移民的数量已从 2007 年高达 1220 万人的水平持续下降。³²⁷ 在美国的所有无证移民中，墨西哥移民的占比首次降至不足一

315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316 同上。

317 Zong, Batalova 和 Burrows，2019。

318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319 Radford，2019；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320 Malik，2015。

321 美国国际教育协会（IIE），2018。

322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323 同上。

324 同上。

325 加拿大移民、难民及公民部（IRCC），2018。

326 Krogstad, Passel 和 Cohn，2019。

327 同上。

半（47%）。³²⁸ 来自中美洲的非正规移民——大部分来自“北方三角”的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三国——人数从2007年的150万人增至2017年的190万人。³²⁹ 在美国，有相当数量的成年非正规移民并非新来者：2017年，超过65%的非正规成年移民已在美国生活10年以上。³³⁰ 非正规移民可能是在未获授权的情况下进入该国，然而，也有很多非正规移民最初按正规方式入境，但在签证到期后滞留美国。例如，在2018财年，超过60万名外国人在签证过期后滞留在美。³³¹ 加拿大同样有为数众多的非正规移民，尽管估计范围差异较大，且难以确定准确数字。虽如此，在2019年6月之前的两年里，据报道已有超过4.5万名移民以非正规方式入境加拿大。³³²

美国和加拿大对为数众多的难民予以重新安置，这两国也是世界上安置难民人数最多的两个国家。2018年，加拿大重新安置的难民人数超过美国，这是美国首次在该领域没有发挥其全球领先作用。在2018年全球重新安置的9.24万名难民中，加拿大接纳了其中约2.8万人，而美国接纳的人数则略少于2.3万人。³³³ 在美国获得重新安置的难民数量在过去两年间持续减少；例如，在2016年，美国接纳了近10万名难民。³³⁴ 这一数字在次年急剧下降至3.3万人。³³⁵ 自2016年以来，在加拿大申请庇护的美国公民数量也有显著增加。仅在2017年一年内，超过2500名美国公民向加拿大申请庇护，³³⁶ 这一数字是2016年申请数量的六倍，是加拿大移民、难民及公民部（IRCC）20多年前开始公布寻求庇护者人数以来的最高纪录。³³⁷ 来自美国公民的庇护申请多数来自于儿童，这些儿童的父母没有合法在美居留资格。³³⁸

美国移民政策变得更加强硬，减缓了移民流入和人道主义引入。例如，在2018年，移民和非移民签证的签发量连续第二年下降。³³⁹ 2016年，非移民签证签发量超过1000万，而在2018年底，这一数字下降到略高于900万。美国于2017年1月初次生效的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也门公民的旅行禁令也导致赴美移民和游客数量的减少。该禁令在法庭遭遇质疑后，修正版的旅行禁令于2017年9月生效，更多国家被列入这一禁令名单。它（还）包括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乍得、也门、索马里和利比亚，但是乍得后来被移出该禁令名单。³⁴⁰ 最具争议的变化发生在2018年6月，美国政

328 同上。

329 同上。

330 同上。

331 美国国土安全部，2018。

332 Connolly，2019。

333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9a。

334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8a。

335 同上。

336 Patriquin，2018。

337 同上。

338 同上。

339 美国国务院，n.d。

340 Chishti 和 Bolter，2019。

府推出了所谓的“零容忍政策”，适用于包括无证穿越美国边境的寻求庇护家庭在内的移民。该政策意在非正规过境行为予以惩罚性威慑，³⁴¹ 其实施却导致 2600 多名儿童与父母分离，³⁴² 随后引起的公众抗议迫使政府迅速改变了做法。更严格的移民政策是在广泛传播的反移民言论的背景下出台的，这些言论试图将移民描述为既危险又消耗美国社会的人；针对移民的阴谋论也得到广泛传播，营造了一种不信任和恐惧的气氛。³⁴³ 一项 2018 年的民意调查表明，半数以上的美国人认为他们的政府隐瞒了移民给社会和纳税人带来的实际成本。³⁴⁴ 近期的数据也揭示，2017 年美国的仇恨犯罪数量有所增加，其中许多受害者因其种族身份而成为犯罪目标。³⁴⁵

随着全国层面的移民政策变得更加严格，美国的“庇护城市”已介入并为无证移民提供保护，这些移民的身份使其面临被拘留或驱逐出境的风险。尽管“庇护城市”的概念在世界其他地区同样存在，这一概念在美国的应用最为普遍，许多地方行政辖区（诸如城市、郡县或州）公然挑战国家移民法³⁴⁶ 并通过旨在保护无证居民的立法。³⁴⁷ 2018 年，加利福尼亚州（全美人口最多的州，也是无证移民人数最多的州）签署法律，在全州范围内限制与联邦政府在移民执法方面的地方执法合作。³⁴⁸ “庇护城市”也引发了联邦政府的强烈反对，包括采取措施惩罚不遵守联邦移民条例的行政辖区。³⁴⁹

大洋洲³⁵⁰

2019 年，约有 770 万来自大洋洲以外的国际移民在此区域生活。如图 31 所示，该地区的外国出生人口主要由来自亚洲（49%）和欧洲（38%）的移民群体构成。在过去的 30 年间，亚洲移民群体的规模有所增长，而来自欧洲的人数保持稳定。

在六个世界区域中，2019 年，大洋洲迁出本区域的移民数量最少，这部分反映了该区域较小的人口规模，尽管在过去 30 年间这一数字有所增长。大部分出生于大洋洲但生活在该区域以外的群体居住于欧洲和北美地区。

34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2018b。

342 Mittelstadt, 2018; Shapiro 和 Sharma, 2018。

343 Gaston 和 Uscinski, 2018。

344 同上。

345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2018。

346 Duncan 和 Popp, 2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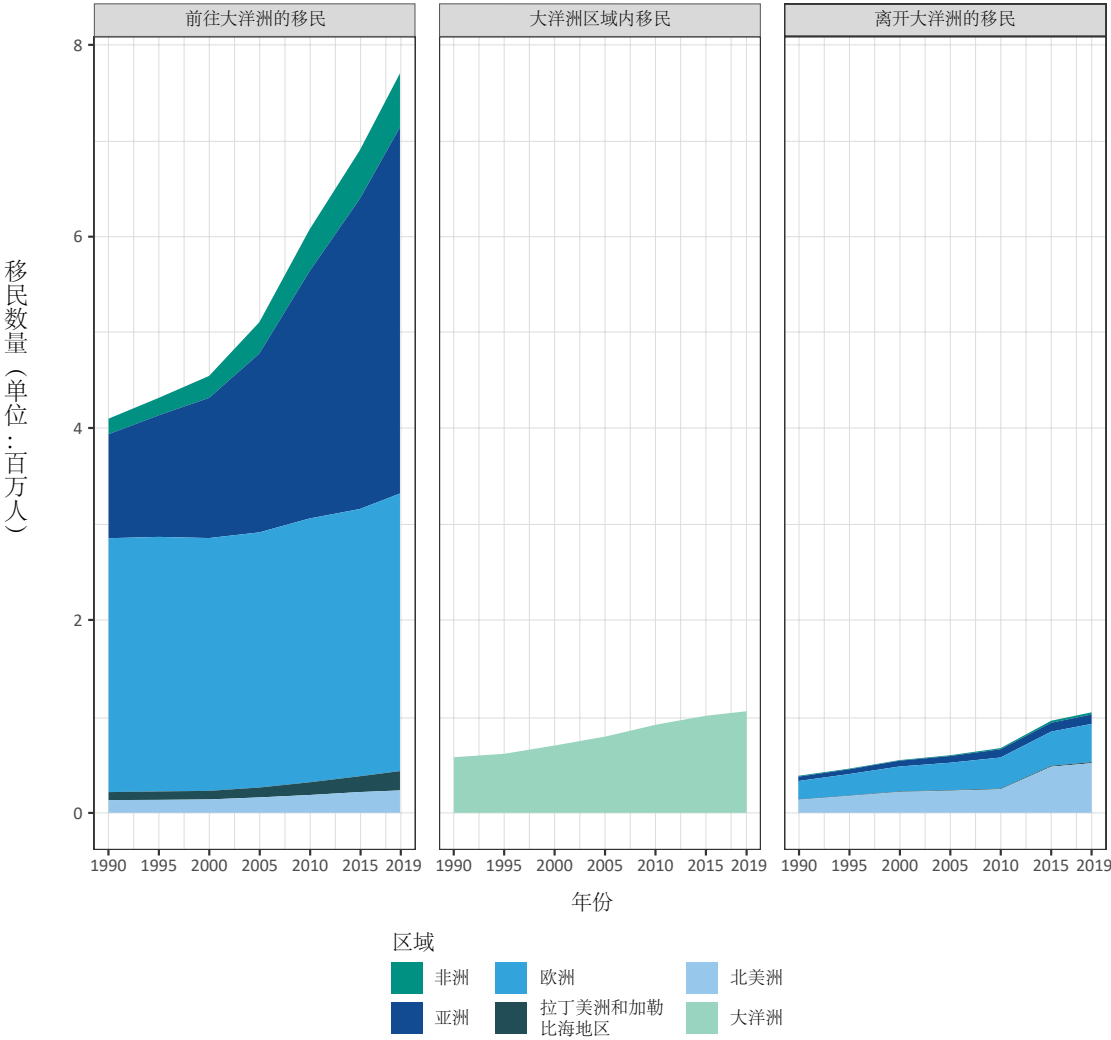
347 Bauder, 2016。

348 Raphelson, Hobson 和 Bentley, 2018。

349 Chishti 和 Bolter, 2019。

350 关于大洋洲的构成请参见附录 A。

图 31. 前往大洋洲、大洋洲区域内及离开大洋洲的移民数量，1990–2019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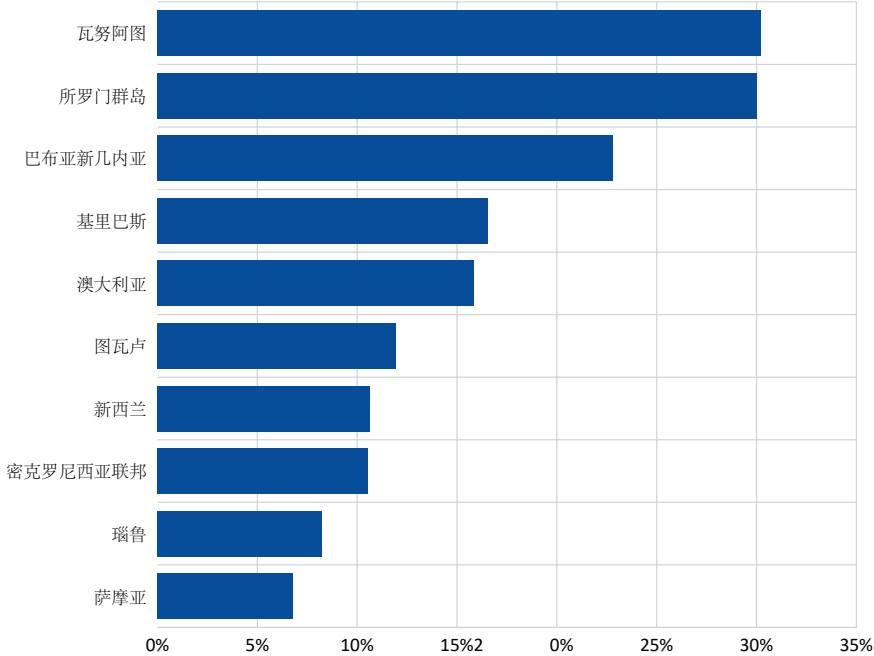


来源: 联合国经社部 (UN DESA), 2019c。

注: “前往大洋洲的移民”指出生在其它区域 (如欧洲或亚洲) 但居住在大洋洲的移民。“大洋洲区域内移民”指出生在大洋洲但居住在该区域出生国以外的移民。“离开大洋洲的移民”指出生在大洋洲但居住在该区域以外 (如欧洲或亚洲) 的移民。

在过去十年间，大洋洲的数个国家经历了显著的人口规模变化。如图 32 所示，最大的变化发生在瓦努阿图和所罗门群岛，两国人口在 2009-2019 年间均增长了约 30%。其他各国的人口规模也有所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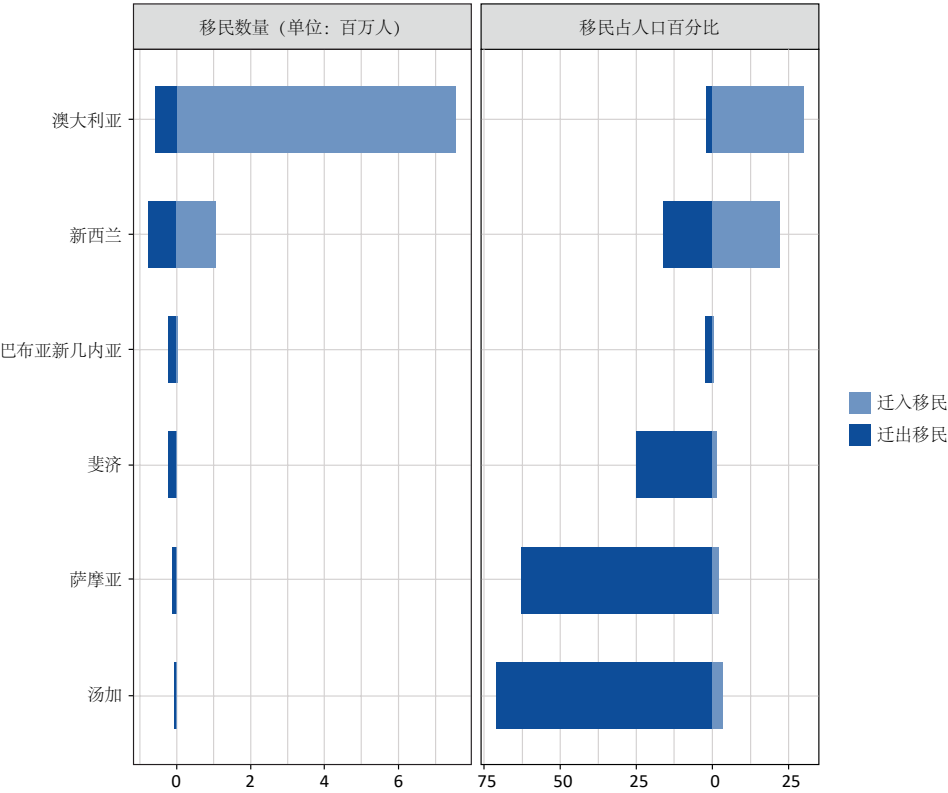
图32. 大洋洲人口变化比例最大的国家，2009-2019 年



来源：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c。
注：需要注意的是，2009-2019 年间最大比例的人口变化更可能出现在人口规模相对较小的国家。

大洋洲的国际移民的绝大多生活在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见图 33）。该区域大多数国家的移民情况都有明显的偏向，属于大型移民净输出国或移民净接收国。例如，汤加、萨摩亚和斐济的迁出移民人数相较于其本土人口而言比例较高，而外国出生人口的比例很低。这些国家的迁出移民主要生活在新西兰，另有小部分生活在澳大利亚。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外国出生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均较高，分别达到 29% 和 22%。

图 33. 2019 年大洋洲移民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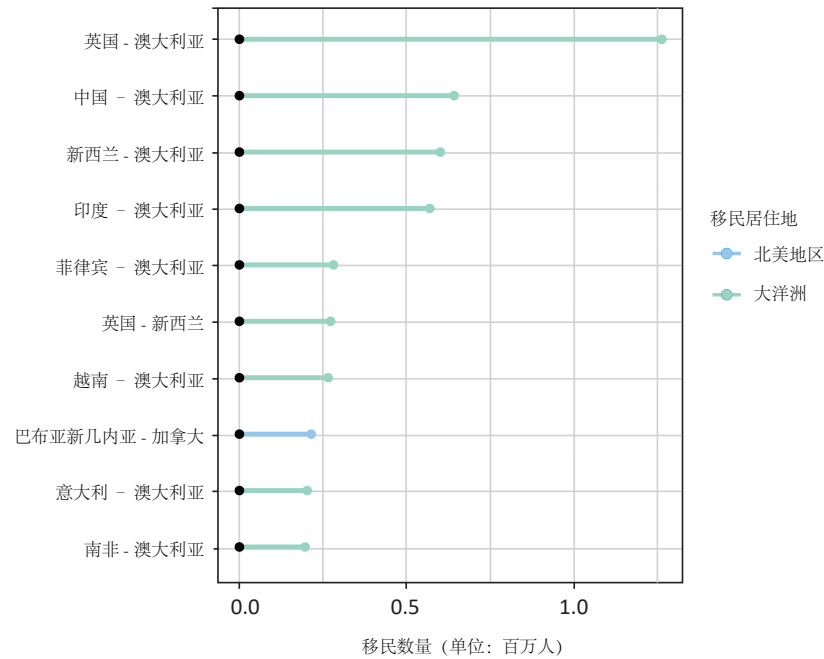
来源：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注 1：用于计算迁入和迁出移民百分比的人口规模基于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对一国总人口的统计，其中包括外国出生人口。

注 2：“迁入移民”指居住在该国但出生在其他国家的移民。“迁出移民”指出生在该国但在 2019 年住在出生国以外地区的移民。

图34 呈现了涉及大洋洲国家的 10 条最主要的移民通道，这些移民通道体现了随时间迁移不断累积的移民活动，并简单呈现了在特定目的地国迁移模式如何使外国出生人口成为该国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该区域的 10 条主要移民通道中，8 条通道涉及前往澳大利亚的移民，其中最大的通道由来自英国的移民组成。这些大型移民通道包括了来自大洋洲以外多个国家的移民，包括中国、印度、越南和菲律宾；许多移民来源国在过去数十年间都经历了人口的快速增长。来自大洋洲的移民更有可能在区域内移民而非迁移至别的区域。例如，新西兰的迁出移民比例较高，其中绝大多数居住在澳大利亚。

图 34. 涉及大洋洲国家的前十条移民通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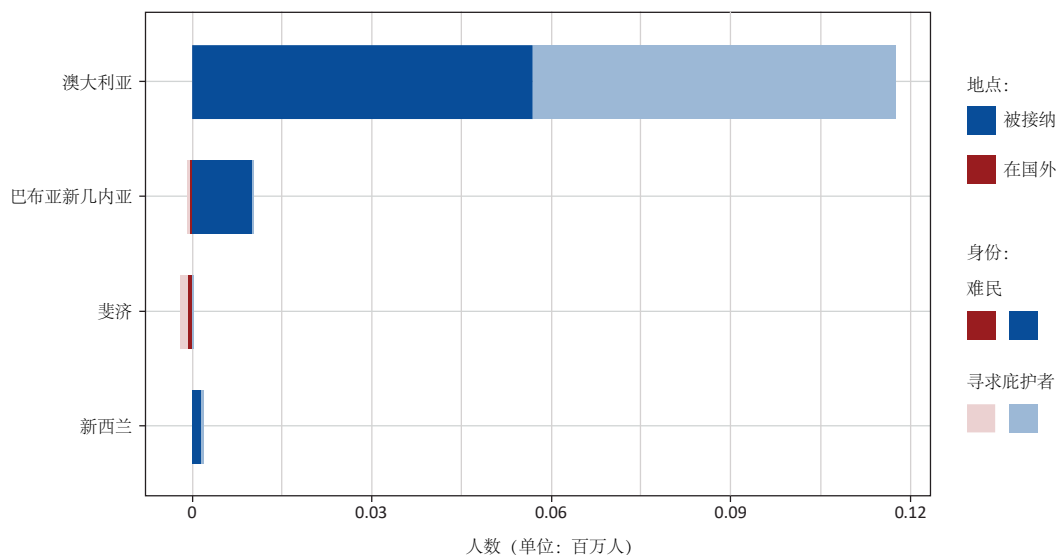


来源：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注：移民通道体现了随时间延续而不断累积的移民活动，并简单呈现了在特定目的地中迁移模式如何使外国出生人口成为该国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8 年，大洋洲接纳了略多于 12.6 万名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澳大利亚是该区域最大的接收国，其后为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新西兰。这些国家接收的难民大多来自亚洲，如巴布亚新几内亚接收的印度尼西亚人，或澳大利亚接收的阿富汗人和伊朗人。在全球范围内，2018 年来自大洋洲国家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约有 3000 人。

图 35. 2018 年大洋洲区域内和来自大洋洲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总人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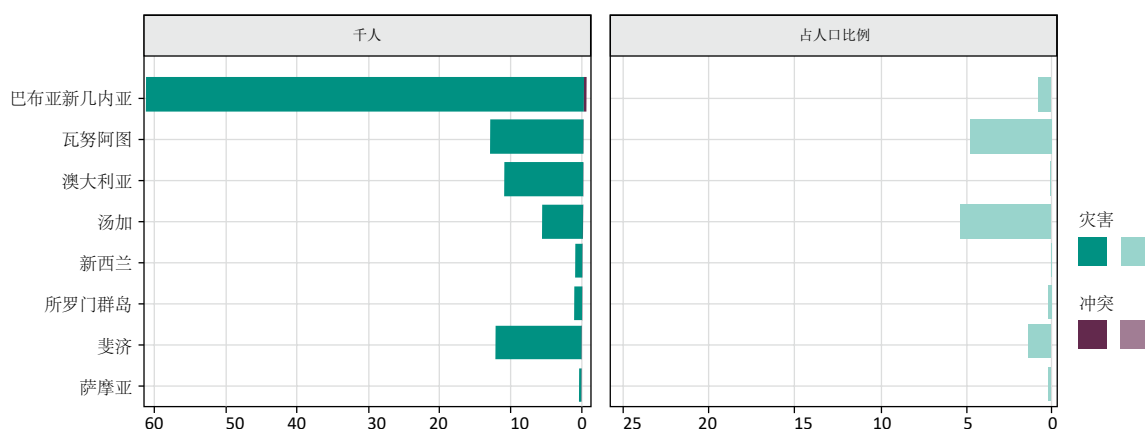


来源：联合国难民署（UNHCR），n.d。

注：“被接纳”指来自其它国家但居住在接收国家（图右侧）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在国外”指来自一个国家但居住在来源国以外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本图基于2018年的数据计算所得，该计算统计了来自特定国家/地区和在该国家/地区寻求庇护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总人数。

2018 年，大洋洲的大多数新增境内流离失所系因灾害而非冲突所致（见图 36）。巴布亚新几内亚记录了最多的因灾害所致的境内流离失所（6.1 万），其中大多数由地震所引发。北马里亚纳群岛（1.4 万）、瓦努阿图（1.3 万）和澳大利亚（1.1 万）也有其他与灾害相关的大规模流离失所记录。火山活动引发了瓦努阿图的大多数境内流离失所，而在澳大利亚，丛林火灾是造成其 2018 年大部分流离失所的原因。巴布亚新几内亚是大洋洲唯一经历了因暴力与冲突而发生流离失所的国家，因冲突导致的新增流离失所为 360 人次。

**图 36. 2018 年新增境内流离失所数量最多的大洋洲国家
(因灾害和冲突所致)**



来源：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IDMC），n.d.；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7。

注：“新增流离失所”一词指 2018 年发生的流离失所者迁移人次，而非随时间迁移因流离失所累积的境内流离失所者（IDPs）总数。“新增流离失所”数字包括那些不止一次经历流离失所的个体，因而这一数量与当年度流离失所的人数并不相符。

用于计算新增因灾害和冲突而流离失所人口比例中的人口规模基于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7 年对该国总居住人口的估计，该比例仅限于相对说明目的。

大洋洲移民的重要特征和发展

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年度净移民数量都有所下降。在截至 2018 年 11 月的一年间（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11 月），新西兰的净移民人数略高于 5.1 万人，相较截至 2017 年 12 月一年间的约 5.2 万人出现小幅下降；³⁵¹ 据估计，截至 2018 年 6 月的一年间，澳大利亚的海外净移民人数为 23.72 万人，相较截至 2017 年 6 月的一年间下降了 10%。³⁵² 近年来，赴澳大利亚移民的出生地区域发生了变化：自 2014 年以来，最大的移民群体来自亚洲，而非大洋洲和非洲等传统的移民来源地区。³⁵³ 例如，从南亚和中亚抵达的移民数量现已超越来自欧洲西北部和大洋洲的移民数量。³⁵⁴ 2019 年，澳大利亚 30% 的人口出生在外国，相比之下，加拿大和美国的这一比例分别为 21.3% 和 15.4%。³⁵⁵ 数十年来，英国一直是新西兰移民的主要来源国，但来自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的移民数量显著增加，

351 新西兰统计局，2019。

352 澳大利亚统计局，2019。

353 同上。

354 同上。

355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同时也有来自斐济、萨摩亚和汤加等太平洋岛国的大批移民人口涌入。³⁵⁶ 2017 年, 新西兰的外国出生人口占该国总人口的近23%。³⁵⁷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都有规模庞大的临时工人。在2016-2017 年度, 共有超过 20.9 万人获得新西兰的工作签证, 这一数字比 2015-2016 年度增长了 9%。³⁵⁸ 2016-2017 年度, 印度成为新西兰短期移民工人的最大来源国, 其次是英国、中国和德国。³⁵⁹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都吸引了大量国际学生; 自 2012 年以来, 澳大利亚的国际学生数量逐年增长, 在 2018 年达到近70 万的历史新高;³⁶⁰ 而在 2016-2017 年度, 新西兰的学生签证持有者超过 9.1 万, 其中大多数学生主要来自中国和印度。³⁶¹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都参与了难民的重新安置。澳大利亚拥有世界第三大难民重新安置项目, 2018 年计有近 1.3 万名难民在该国获得重新安置。³⁶² 在“澳大利亚人道主义项目”(Australia's Humanitarian Program)下, 2015 年该国为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伊拉克因冲突而流离失所的人提供了 1.2 万个人道主义场所。³⁶³ “澳大利亚人道主义项目”的(重新安置)场所数量在 2017-2018 年度上升至 1.625 万个, 预期从 2018 年到 2019 年将增加至 1.875 万个。³⁶⁴ 针对以非正规方式乘船前来的寻求庇护者, 澳大利亚的政策是将其送往位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马努斯岛和瑙鲁的离岸处理中心。³⁶⁵ 2013 年 7 月, 澳大利亚宣布所有乘船抵达且被发现需要国际保护的人将不会被重新安置在澳大利亚本土。³⁶⁶ 作为 2016 年美国与澳大利亚双边重新安置安排的一部分, 美国同意重新安置瑙鲁和巴布亚新几内亚马努斯岛的多达 1200 名难民。³⁶⁷ 截至 2019 年初, 仅有约 500 名难民在该安排下从上述离岸处理中心被重新安置到美国。³⁶⁸ 同时, 大约 1000 名被转运到马努斯岛和瑙鲁的难民仍在当地, 其中部分人正面临严重的身心健康需求。³⁶⁹ 新西兰也是一个重新安置难民的国家, 每年通过其难民配额项目(Refugee Quota Programme)安置 1000 名难民。³⁷⁰ 这一项目还包括 2016-2017 年度和 2017-2018 年度专门为叙利亚难民设置的 250 个安置场所。³⁷¹ 新西兰每年还额外增加了 300 个配额, 以允许新西兰境内难民的扩大家庭成员申请永久居留。³⁷²

356 同上。

357 同上。

358 新西兰商务、创新和就业部, 2018。

359 同上。

360 澳大利亚教育与培训部, 2018。

361 新西兰商务、创新和就业部, 2018。

362 联合国难民署 (UNHCR), 2019a。

363 澳大利亚社会服务部, 2019。

364 同上。

365 澳大利亚难民委员会, 2017。

366 同上。

367 Andrew & Renata Kaldor 国际难民法中心, 2019。

368 Davidson, 2019。

369 联合国难民署 (UNHCR), 2019e。

370 新西兰移民局, n.d。

371 联合国难民署 (UNHCR), 2018b。

372 同上。

经济挑战正影响着来自太平洋岛国的迁出移民。许多太平洋岛国继续面临与贫困和不平等相关的挑战。这些岛国的经济增长因其地处偏远或与较大市场距离遥远、自然资源有限、经济基础狭小而受到阻碍。³⁷³ 此外，这些次区域正面临显著的“青年膨胀”问题，以所罗门群岛为例，该国 70% 的人口年龄在 34 岁以下。³⁷⁴ 这导致大批年轻人在失业中挣扎，导致劳动力的高度外流。自 2007 年以来，季节性劳务移民计划帮助缓解了太平洋岛国的劳动力短缺问题，而新西兰的认可季节性雇主计划（Recognised Seasonal Employer scheme）和澳大利亚的季节性工人项目（Seasonal Worker Programme）于 2012 年建立，旨在满足以园艺和葡萄栽培产业为主的劳动力需求。³⁷⁵ 在 2017-2018 年度，来自太平洋岛国的 9600 多人通过新西兰的认可季节性雇主计划获得签证，同期通过澳大利亚季节性工人项目获得签证的人数也超过 8000 人。³⁷⁶ 2018 年澳大利亚建立了一项新的劳务计划，太平洋劳务计划（Pacific Labour Scheme, PLS），用以填补农村和地区性低技能和半技能工作的（劳动力）缺口。³⁷⁷ 重要的是，尽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仍然是太平洋岛国劳务移民的主要目的地，这些岛国劳动力的移民迁出（方向）已变得多样化，例如，斐济人和汤加人正越来越多地向日本等国家迁移。³⁷⁸

环境变化和退化也是影响许多太平洋岛国居民迁移的众多因素之一。太平洋区域极易遭受自然灾害，其中一些灾害与气候变化有关。太平洋各岛国和地区面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以及相关的移民、流离失所及计划搬迁情况各不相同。在基里巴斯和图瓦卢，有一半的人口居住在拥挤的城市地区，这些地区处于狭窄的珊瑚礁环礁上，水和土地资源都十分有限。³⁷⁹ 在众多因素中，海平面的逐渐上升、盐水侵蚀和干旱是影响该区域人们进行国内或国际迁移的重要因素。³⁸⁰ 在这个背景下，关于有计划地重新安置一些群体和社区的讨论越来越多。³⁸¹ 例如，基里巴斯作为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之一，提出了“体面移民”（Migration with Dignity）政策作为一项长期的适应措施。³⁸² 该政策的目的是在自愿的基础上促进永久性和临时性的劳务移民，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一种方式。³⁸³ 同时，斐济政府已经将来自被确认为极易受到环境变化和退化影响的几个沿海村庄的居民重新安置。³⁸⁴

373 世界银行（World Bank），2019b。

374 Vanderwey，2019。

375 国际劳工组织（ILO），2019。

376 同上。

377 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2019。

378 同上。

379 Curtain 等，2016。

380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ESCAP），2015。

381 关于计划搬迁的一系列资料，参加如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n.d.。

382 Farbotko，2018；Curtain 和 Dornan，2019。

383 同上。

384 同上。

结论

本章基于大量的数据和信息对全球国际移民进行了区域性综述，重点探讨了 2017 年和 2018 年两年内发生的变化（还借鉴了截至 2019 年 6 月底发布的材料）。本章聚焦于世界六大区域（非洲、亚洲、欧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北美地区和大洋洲），并讨论了次区域层面的关键问题和近期发展。

总体而言，正如区域层面的图表所强调的那样，移民和流离失所现象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快速浏览本章图表后，可以直观地看出不同区域的移民模式之间具有显著差异：非洲移民以区域内移民（从一个非洲国家移民到另外一个非洲国家）为主，同时也存在迁往世界其他区域（从非洲国家迁往非洲以外的国家或地区）的移民现象；而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而言，移民以迁出到世界其他区域为主，区域内迁移的作用则相对有限。

本版《世界移民报告》中增加的两个区域层面图表——其中一个展现了过去十年间的人口变化情况，另一个揭示了 2018 年的新增境内流离失所情况——突出并强调了区域层面的一些有趣的动态。例如，我们可以发现，尽管过去十年间最显著的人口比例变化体现为人口增长，欧洲部分地区却经历了显著的人口减少；鉴于其他区域均未出现人口减少的情况，所以欧洲的情况是全球范围内的一个特例。人口减少、长期移民迁出趋势、人口老龄化以及对迁入移民的敌意等奇特的反常现象，引发了部分欧洲国家未来几年可能面临的一系列战略政策问题。同时，世界其它区域也正在应对人口方面的挑战，其中包括数个亚洲北部国家，它们正在重新评估其移民引入方式，着眼于劳动力市场、满足关键职业与部门的需要以及为人口老龄化作进一步准备。“新增境内流离失所”图表的增加突显了全球范围内与冲突相关的流离失所和因灾害所致的流离失所之间的鲜明区别，以及在区域层面上的显著差异。

在次区域层面，我们可以发现其重要特点可能年复一年大致相同，只存在明显的增量变化。但是，我们在对近期发展的考察中可以看到，世界部分地区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重大的移民“事件”，诸如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的大规模人口外流，或是缅甸罗兴亚难民的大规模流离失所。我们还看到，随着次区域在移民模式及潜在的人口变化方面的转变，移民治理领域也在发生变化。例如，在亚洲北部，中国首次建立了移民局，将多个机构的职能整合到一个统一机构中。同时，韩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批来自中东的寻求庇护者的到来，这引发了聚焦于相关政策的激烈公众辩论。

区域间的差异和复杂性，及其近期发展情况，为理解移民现象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我们通常从国家的角度来阅读和听取移民问题，而近期最为常见的表述是将其描述为一个关键（且负面）的国内政治问题。但是这一主导性的视角可能会掩盖一个事实，即移民模式和过程与地域密切相关，而经过几十年（如果不是几百年的话）所发展起来的重要的区域性特征在人们的国际迁移方式及迁移方向中继续发挥着核心作用。对区域和次区域的移民模式、变化和复杂性的更多认知将有助于制定具有战略意义且可持续的政策回应。



4

移民研究和分析：进展、影响力和近期成果

引言

简言之，公共政策被定义为“政府选择做或不做的任何事情”。¹ 政策制定涉及通过制定规则、法律、程序、计划、指南和其他形式的法规来采取相关行动。但是，各国是如何决定应监管哪些内容，以及应该将何种内容纳入监管法规呢？尽管决策程序随体制的不同而各有差异，政策设定问题的范围却超越政治制度。² 决策的“原始要素”包括证据（统计信息及其他数据、研究与评估）以及资金支持、公共部门能力与政治动态。³ 在移民政策制定中，前述所有因素都很重要；然而近年来，我们发现对政治动态的重视日渐增长，此种重视有时与现有证据基础无关或者相悖。显然，仅凭原始要素自身并不足以导向循证的决策，以下条件也必须得到满足：⁴

1. 证据存在且可以被决策者获得。
2. 决策者有动机运用证据。
3. 决策者有能力运用证据。
4. 决策者与决策机构具有能够促进证据的相关性及其运用的关系。

本章关于移民研究与分析的内容将聚焦于上述第一点——在缺乏统计信息及其他关于移民数据和研究的情况下，任何循证的决策尝试都将归于徒劳。基于严格的移民问题分析研究所取得的决策依据是移民政策制定者决策的主要来源与起点。当移民事务从业者、学生、学者及公众查验移民问题的各个方面及其可能的变化趋势时，这些决策依据对他们而言也至关重要。许多人面临的关键挑战在于如何鉴别不断增长的移民研究与分析内容的适当性与质量。面对堆积如山的研究成果，人们往往难以鉴别何种内容更为重要、何种内容应被赋予更多权重。本章特别针对那些能从关于移民研究更广泛的指导中受益的人们而设。它以《世界移民报告 2018》中的同名章节为基础，概述了由一系列研究主体（如学术机构、政府、政府间组织与非政府组织）所开展和发表的移民问题的研究与

1 Dye, 1972。

2 Acemoglu 和 Robinson, 2000; Duckett 和 Wang, 2017。

3 Hewlett Foundation, 2018。

4 同上。

分析。⁵ 对于从事移民政策工作、研究移民或希望就移民问题形成明智见解的人们而言，了解针对移民而进行的不同类型的研究和分析的种类、性质和特征非常重要。

需要强调的是，学术和非学术资料的出版过程存在本质差异，且各有其优缺点。学术出版系统主要聚焦于出版期刊论文和书籍。这个过程一般涉及多轮的审稿和编辑意见，通常会涉及作者、编辑和审稿人多方。大多数出版的学术研究（“白色”文献）位于付费墙之后（即无法免费访问），且经常由商业出版机构管理。相反，学术出版之外的研究和分析出版物（“灰色”文献）的产出流程通常更快、更简单，且其同行评审较为有限（虽然并非总是如此）。灰色文献（诸如研究报告、工作文件和政府/官方文件）通常可被免费获得。如果没有描述好灰色文献的作用，一份类似本报告的、旨在帮助我们在一个日益联通的世界里增进对移民与流动问题的集体认知的报告显然是不完整的，因为这些灰色文献已经“被视为证据、论点、创新和见解的关键来源”。⁶

由于白色文献和灰色文献规模浩大、种类繁多、增长迅速，因此，无法对 2017 和 2018 年产生和出版的全部关于移民问题的材料做系统性回顾。取而代之，本章首先重点介绍一些精选的学术期刊和政府间组织在此期间用英文发表的主要成果。这部分内容对《世界移民报告 2018》同名章节进行了更新，包括关注不同的学术期刊与政府间组织，以及它们在 2017 年与 2018 年的主要成果。⁷ 第二部分概述了移民研究与分析的不同参与者。第三部分介绍了学术界与政府间组织近期的重要成果，以及部分已出版的移民研究成果的影响范围及影响效果。

移民研究与分析的主要产出者

学术界

理想状态下，研究者创造的是证据扎实且对他人有用的新知识。他们根据不同的目标受众产出并传播研究成果。虽然研究者将其成果向学术圈外传播的做法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鼓励，但传统的学术作品可能高度技术化且关注点较窄。⁸ 分析政策相关议题的研究人员通常积极与决策者接洽以传播能为政策审议提供信息且有助于决策的知识，这一点在移民研究领域尤为显著。对政策受众有用的研究成果多采用短论文、博客文章、政策研讨会和专家互动会议等形式。

在学术界，主要焦点在于出版，其中某些形式的出版物（如学术期刊）具有显著高于其他形式出版物的可信度与权重。学术出版物的一大优点在于其通常接受过同行专家的评审，这在一般情况下可以提高研究的质量。然而，越来越多的出版渠道正以众多不一致的评审标准为特征。值得争论的是，

5 本主题在《世界移民报告 2018》（国际移民组织，2017e）中首次出现，在此后的报告版本中也将反复出现。

6 GreyNet International, 2014。

7 为了尽可能确保本章对 2017 与 2018 年移民问题研究与分析进行全面而“独立”的概述，我们借鉴了《世界移民报告 2018》（第 4 章）中包含的关键背景和背景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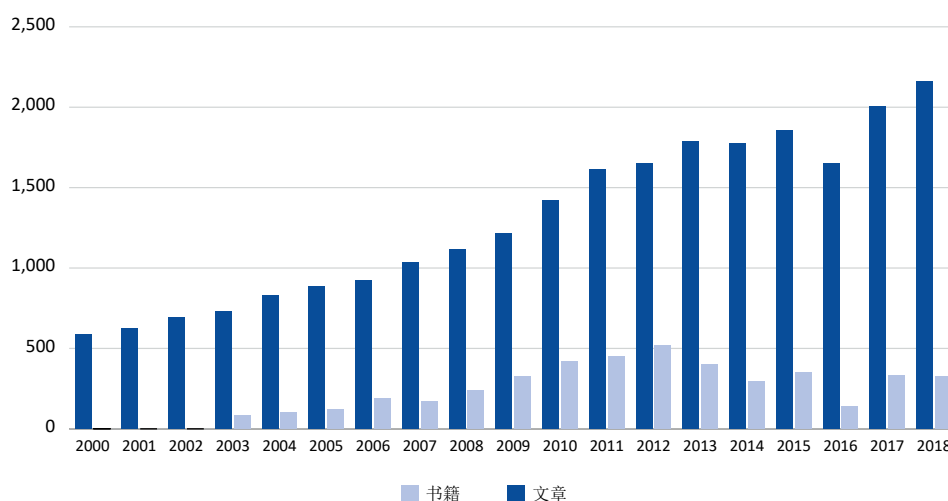
8 McAuliffe, 2016。

学术研究的一大缺点在于，追求出版的压力催生了近年来学术产出的飞速增长，但其质量却并未始终伴随数量一同提高。附录 A 提供了对学术出版的概述，包括同行评审流程、引用情况和影响力评估的细节。

在目前成千上万份涵盖各学科、主题和研究领域的采用同行评审的期刊中⁹，我们选取了用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出版的 130 多个涉及移民问题的期刊，这些期刊的名单登载于国际移民组织（IOM）网站的研究页面以便学生及其他移民问题研究者查询 (www.iom.int/migration-research)。主流学术出版机构往往以英文出版，这既有保证学术产出标准化的优点，也有着将英文稿件写作水平不高的学者排斥在外的缺点。

近期在移民问题方面的学术成果主要由期刊论文组成（见图 1）。长期趋势表明，有关移民问题的学术出版物逐渐增加，这可能与学术文献产量的总体增长以及移民研究的重要性凸显有关。

图 1. 关于“迁入移民”或“迁出移民”的学术出版物数量



来源：Scopus, www.scopus.com (访问日期：2019 年 6 月 18 日)。

注：若是仅查询关键词“migration”，所得结果是本图所示数据的 10 倍以上，但这些结果中包括和移民研究无关的学科对术语“migration”的使用，诸如计算机科学（data migration）、生物学（cell migration）、动物学（bird or fish migration）以及其它学科。通过使用 Scopus 高级搜索功能，我们排除了诸如化学、物理、天文、神经系统科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

9 Ware 和 Mabe, 2015。

政府

从历史角度来说，政府关于人群出入一国领土的行政管理数据构成了关于国际移民的最早的数据来源。¹⁰ 不过，最早出现的有关现代移民的学术著作，是基于英国当局收集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展开的对境内移民动态的研究。¹¹ 时至今日，通过人口普查、人口登记、代表性调查及其他官方统计取得的数据通常构成移民问题相关数据库的基础。政府的移民数据的核心地位已被诸如 IOM 发展基金这样的组织广泛认可，而 IOM 发展基金正支持其成员国对移民相关数据统计的能力建构等事务。

除了收集统计数据、管理和发布报告，一些政府也是移民相关信息的重要提供者，特别是以政策相关材料形式出现的信息，诸如评估、专题研究和评论文章。他们也可能委托他们在学术界的合作者、应用型研究者、政府间组织和智库开展研究。移民问题在公共事务中与日俱增的相关性引导政府为实证研究直接提供资金（而非通过全国性的研究理事会、基金会或其他赞助实体），从而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并拓宽了移民研究的范畴。¹² 这也导致了对政府委托型研究的一些批评；这些批评有时认为此类研究过分聚焦于政策问题，有时认为这些研究会“对复杂的长期社会问题”提出“过分简单化且短效的对策”¹³，或是认为这类研究仅仅是利用研究者 of 移民政策辩护。¹⁴ 尽管这些批评具有合理性（尤其是对于受政府委托的研究而言），但对许多国家的学术研究项目（包括移民问题研究）而言，政府依然是它们的主要资助者（即使可能不是最重要的资助者）。不过，这种资助的方式可能是多种多样的——表 1 展示了其中一些资助方式的案例。

有证据显示，研究者们普遍地在与政策相关的研究中被迫“产出政治上有用的结果”。¹⁵ 可以理解的是，政府委托的专项移民问题研究项目所着力解决的问题千差万别，其立足点可能取决于该国在移民过程中扮演的角色。¹⁶ 同时，和政策不相关的研究也很重要，尤其是那些在政策参考框架以外探讨移民问题中不易察觉的方面的研究。¹⁷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委托的研究能够通过调用官方内部数据（通常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取得）等手段，在移民问题方面提供有用且严谨的调查——尤其是在（政府）与学术界和其他领域的研究者合作的情况下；这些研究者能为复杂的、多方面的移民问题的调查带来不同的视角、知识和分析方法。

10 Poulain, Perrin 和 Singleton, 2006。

11 Ravenstein, 1885。

12 Castles, 2010。

13 同上。

14 Boswell, 2008。

15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GV314 研究小组（GV314 Group），2014。

16 Iredale 等，2001。

17 Bakewell, 2008。

表 1. 政府资助移民研究的案例

案例	详情
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理事会	由多个赞助方资助，聚焦于在非洲开展社会科学研究，包括移民与城市化之间的联系 (详见 www.codesria.org/spip.php?rubrique193)。
欧盟“地平线 2020”计划	迄今最大的研究平台，关注“移民过程以及移民融入迁入地”的影响，以及移民与发展的关系 (详见 https://ec.europa.eu/programmes/horizon2020/what-horizon-2020)。
印度移民研究中心	由印度外交部资助，主要就国际移民问题（包括印度人海外劳务移民问题）展开研究，以向政策制定提供信息。(详见 https://mea.gov.in/icm.htm)。
澳大利亚“非正规移民与边境问题研究计划”	就非正规移民的复杂动态和动因以及边境管理所面临的挑战，进行政策相关研究 (详见 www.homeaffairs.gov.au/research-and-statistics/research/irregular-migration)。
加拿大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洞察计划”	用于支持各类增进对人、社会和世界理解的研究（包括移民问题研究）的联邦研究资助计划 (详见 www.sshrc-crsh.gc.ca/funding-financement/umbrella_programme_programme_cadre/insight-savoir-eng.aspx)。
瑞士国际研究网络	资助瑞士境内各类“主题超越单一民族国家边界”的跨学科学术研究，包含移民问题研究 (详见 https://snis.ch/)。
英国国家科研与创新署	对各种研究和创新项目予以资金支持；以总额 15 亿英镑的全球挑战研究基金为例，该基金用于推动对发展中国家所面临挑战（包括移民问题）的研究 (详见 www.ukri.org/research/)。

注：所有链接在本报告发布时均在运行。

智库与政府

智库为移民政策制定提供信息的作用正在日益引起政界与学界的关注。作为灰色文献的主要贡献者,在向政府提供政策建议的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智库已成为移民相关信息和分析的重要产出者。《世界移民报告 2018》已对从事移民研究的智库的日益盛行进行了定量描述。

智库通常与政府联系在一起,主要原因之一在于许多智库旨在通过一系列活动将科学界与政策界联系起来,而这些活动包括对话、研讨和根据查塔姆宫规则(Chatham House Rule)进行的闭门会议。智库也可以进行研究并将其以(已发表或未发表的)分析性简报的形式向政府进行介绍。此外,智库往往充当政策知识的经纪人、研究中心和新思想的孵化器,其工作包括向政府和民间社会提供咨询服务,开展培训活动,发表研究报告,与媒体合作以及开展宣传工作。^a 许多智库产出高质量的产品,因而在产生和传播与移民问题相关的新数据与信息方面起着重要作用。^b 但是,并非所有智库都遵循统一的运作模式;有些智库独立运营,不依赖政府资金,而另一些智库可能是广泛的国家职能与权威的一部分。

尽管智库通常自称为提供循证的信息与分析的专家,但一些智库是受政治意识形态与议程驱动的。^c 一些智库直接为政府或特定政党工作,并与其建立密切关系,作为顾问或帮助其制定有关迁入移民的立法改革议程。^d 部分智库的政治化可能导致带有偏见或基于意识形态的信息的产生。^e 部分智库可能向大众宣传反迁入移民叙事或限制性的迁入移民政策(尤其是在其产出的材料随后被新闻和其他大众媒体所传播的情况下)。^f

a Rich, 2004。

b Carling, 2016。

c Troy, 2012。

d Rojc, 2017; 美国移民改革联合会(FAIR), 2017; Lopez, 2016。

e Langerak, 2010; Woods 和 Manning, 2015。

f Ellis, 2017。

政府间组织

作为出版者和机构性作者，政府间组织在移民问题方面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在一些情况下，这样的组织可能是某些课题唯一的信息来源，因而在学术文献里经常可以发现多个对政府间组织出版物的参考。例如，一份商业出版的关于国际移民或流离失所问题的文集或论文可能会参考来自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联合国难民署，UNHCR）、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IOM）、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ILO）、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ffice of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联合国人权高专办，OHCHR）、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UNICEF）、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UNODC）、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UNDP）、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UNESCO）与 / 或世界银行（World Bank）及其他政府间组织。一些学术出版物强调，政府间组织现在是关于移民问题的主要信息产出者之一，这反映出人们对移民问题越来越广泛的兴趣。¹⁸

虽然对于政府间组织的定义可能有差异，Davies 和 Woodward 将其定义为“由成员国（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主权国家）之间通过权威协定手段所成立的正式的、持续的结构或现存的国际组织，其成员国通过这个组织追求其共同利益。”¹⁹ 自上世纪上半叶起，政府间组织的数量、种类和影响力显著增大，²⁰ 以至于对此类组织关于移民研究贡献的系统性考察远远超出了本章涵盖的范围。本章将关注点放在联合国系统内的全球性贡献者方面，包括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联合国难民署、国际移民组织、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世界银行；这绝不意味着轻视其他组织（包括在区域和国家层面运作的组织）的作用。²¹ 作为联合国主要机构内的计划或单位，或是半自治的、专业性的（与移民）相关的机构，本章所讨论的政府间组织均具有全球影响力，可以获取各方提供的信息与专业知识，在某些情况下它们还能够利用全球性活动在人口迁移和流动方面影响话语与实践。

一些组织（诸如国际移民组织和联合国难民署）的任务、使命或权限集中在特定形式的人口迁移和流离失所上，而其它组织的责任则涉及某些特定的方面或人群：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从事数据工作；国际劳工组织从事移民工人相关工作；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从事移民权利相关工作；

18 例如，Mason，1999；Pécoud，2015。

19 Davies 和 Woodward，2014。

20 同上。

21 其他组织，例如联合国粮农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FAO）、联合国人居署（United Nations Human Settlements Programme，UN-Habitat）、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OCHA）、联合国妇女署（United Nations Entity for Gender Equality and Empowerment of Women，UN-Women）、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ICRC）也基于各自任务的观点出版了关于移民问题的材料。预计未来的《世界移民报告》将突出非营利性 & 营利性国际非政府组织正在开展的一些工作，但这已超出了本章的范围。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从事移民儿童相关工作；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从事打击跨国犯罪方面（诸如人口贩卖和偷渡）的相关工作；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从事移民与发展相关工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事与移民相关的教育、科学与文化工作；世界银行对移民的经济影响进行研究。各类职责使得这些政府间组织能够从各国收集或获取大量的数据。除了生成和出版背景类、技术类、实操类、创新类和议题设置类的研究和分析（包括对全球统计数据的数据的分析）外，这些组织也会召集与人口迁移和流动相关的对话与会议并出具相应报告。和其他出版者一样，政府间组织也不能幸免于在出版物质量、框架与议程设置方面受到批评。但是，它们显然具备对产出严谨而可靠的数据与研究的责任的认知。例如，政府间组织会与移民领域的顶尖数据分析师与研究者定期合作，以此作为吸收核心技能与专业知识的手段。

鉴于移民现象具有跨领域的性质，通常由政府间组织共同进行关于这一专题的研究。由 22 个从事移民相关工作的成员机构组成的全球移民小组（Global Migration Group, GMG）主持出版了一系列研究和分析出版物，直至 2018 年底该小组改制为联合国移民网络（United Nations Network on Migration）。²² 联合国联合检查组（United Nations Joint Inspection Unit, 联检组, JIU）在 2018 年发布的《在〈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背景下加强对政策研究的吸收利用》报告中强调了对移民问题进行联合研究的重要性。²³ 尽管这一报告涉及联合国系统内部更大范围的政策研究，但它描述了 14 个联检组成员组织与国际移民组织之间在移民问题上的合作研究情况（见下方文本框所示）。

联合国系统内对移民问题的合作研究

摘自联检组报告《在〈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背景下加强对政策研究的吸收利用》^a

“……检查组试图绘制机构间协作研究（移民问题）的模式。这一绘制工作依据的是对一个具体问题的答复，即各组织在研究过程之前、期间和之后，是否参与了与其他联合国实体的任何形式的合作。这一绘制工作并非详尽无遗，但它提供了此类互动的一个样本。下表总结了机构间协作研究的 15 个现有实例，而图示则说明了共同作者之间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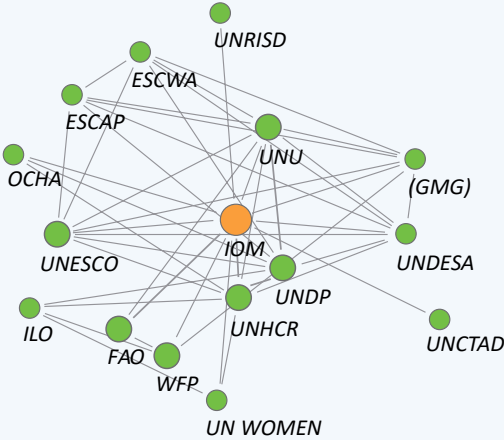
移民问题研究项目机构间协作样本

项目	协作组织
管理难民数据	经社部（UN DESA）、难民署（UNHCR）
共同监管关于移民政策管理完善的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指标 10.7.2	经社部、移民组织（IOM）
2018 年关于“移民和结构转型”的报告	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移民组织

22 有关全球移民小组（GMG）和联合国移民网络的讨论参见本报告第 11 章关于移民问题的全球治理部分。

23 Dumitriu, 2018。

项目	协作组织
外侨的外国直接投资在突尼斯的影响	开发署（UNDP）、移民组织
关于扩大叙利亚难民和收容社区获得经济机会的六国案例研究	开发署、劳工组织（ILO）、粮食署（WFP）
关于“暴力侵害女性移民工人行为”的报告	妇女署（UN-Women）、劳工组织、移民组织、难民署、人权高专办（OHCHR）
研究报告《出走的根源：粮食安全、冲突和国际移民》	粮食署、移民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FAO）
为“移民脉冲”倡议进行的数据联合分析	粮食署、移民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银行（World Bank）
2017 年《移民、自由迁移和区域一体化报告》	教科文组织（UNESCO）、联合国大学区域一体化比较研究所（UNU-CRIS）
《2019 年全球教育监测报告：移民、流离失所和教育》	教科文组织、移民组织、难民署、儿童基金会（UNICEF）
研究报告《打破僵局》	人道协调厅（OCHA）、难民署、开发署、移民组织
关于推进移民项目的初步讨论	社发所（UNRISD）、移民组织
关于“南方世界”（Global South）移民治理和政策的倡议	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UNU-WIDER），联合国粮农组织
关于气候变化背景下移民和流离失所问题的研究	联合国大学环境和人的安全研究所（UNU-EHS）、移民组织、难民署、开发署
对全球移民小组（GMG）研究成果的集体贡献	经社部、开发署、教科文组织、亚太经社会（ESCAP）、西亚经社会（ESCWA）、联合国大学、移民组织、全球移民小组（GMG）



尽管访谈规模有限，上述案例样本得到了访谈信息的证实，检查专员因此注意到：

- (a) 协作研究基本上反映出为研究活动增加跨学科视角的必要性；
- (b) 协作计划更多是单独举措和案例需求的结果，而不是一个系统的协作进程，后者的特征是联合议程设定、知识共享，以及根据有关组织的具体任务和专业知 识，对研究进行共同设计和共同生产；
- (c) 虽然各种承诺不一定趋同，但以下三个方面表明更系统的协作研究正成为新趋势：
 - 在查明的大多数协作中，移民组织都作为专业合作伙伴存在；
 - 经社部和移民组织作为关于移民政策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10.7.2 的共同监管者发挥作用，表明这是对政策研究采用更系统和以需求为导向的方法的一个选项；
 - 利用一个小组来进行集体反思、行动和加强一致性。

a 检查专员 Petru Dumitriu。报告全文详见 www.unjiu.org/sites/www.unjiu.org/files/jiu_rep_2018_7_english_0.pdf。

IOM 针对移民问题产出大量的研究和分析出版物。鉴于该组织专注于向移民与成员国提供技术援助与直接支持，IOM 在研究和分析领域以外所产出的出版物通常包括机构报告（如会议/研讨会报告和《移民倡议》（Migration Initiatives）、培训材料、手册、指南以及给移民的信息资料（包括绘本）。了解 IOM 的使命和背景及其作为联合国关联组织的地位，将是大有裨益的。²⁴ IOM 作为服务提供方的历史长达近 70 年，这确实塑造了它阐述移民问题的各方面的表达方式，包括其行动与移民实践之间的关系，以及移民政策和治理。例如，项目类数据一直是 IOM 移民数据的基础，反映出 IOM 在应对移民和流离失所问题中的强大而持久的作用，包括对境内流离失所者、全球难民安置与健康评估的支持，对人口贩卖受害者的援助和对返乡移民的支持。同时，IOM 长期以来意识到有必要支持对移民过程的更细致入微的理解，这种支持可以通过关注特定主题领域（如移民健康和环境移民）等方式进行。

近期贡献：聚焦 2017 与 2018 年

在对移民研究与分析领域主要产出者予以概述后，我们现在转向讨论学术界和政府间组织的近期贡献范例。

24 国际移民组织是成立于 1951 年的政府间组织，后于 2016 年 9 月成为联合国关联组织。

学术界

由于关于移民问题的学术出版物数量庞大，我们排除了对 2017-2018 年间全部出版物予以审查的方案。取而代之的是，我们调查了一个学术圈成果的样本，集中于 8 家涉及移民研究且采用同行评审的期刊。此前版本的《世界移民报告》包括了不同的期刊，在今后的版本里相应的期刊也可能变动。在这一辑，我们聚焦于《移民与边境研究国际学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gration and Border Studies*）、《国际移民》（*International Migration*）、《国际移民评论》（*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迁入移民与难民研究》（*Journal of Immigrant and Refugee Studies*）、《移民与安全保障》（*Journal on Migration and Human Security*）、《移民研究》（*Migration Studies*）、《难民调查季刊》（*Refugee Survey Quarterly*），以及《欧洲国际移民评论》（*Revue européenne des migrations internationales*）。²⁵ 调查由两部分组成：对这些期刊 2017 和 2018 年出版的所有文章（共计 493 篇）标题的分析，以及期刊编辑们对各自所属期刊在这两年里的主要贡献的综述。这样做使我们对各期刊的贡献有了更深的见解，并能体现出它们的相似之处，以及在地理上和主题上不同的研究兴趣和重点关注领域。每位编辑的综述全文附在附录 B。在本章剩余部分的文本框里也会引用一些期刊编辑综述的摘录。

所有期刊编辑都强调进行严格而高质量的移民研究的重要性。然而，仅对某些期刊来说，科学/学术性作品对决策者的适用性已凸显为一个重要方面。其中，两位编辑强调了在解决移民政策相关问题方面做出贡献的重要性（Gamlen 和 Chetail – 详见附录 B）。人们注意到，这是在扩张“逐渐壮大的移民问题专家群体”的范围，而后者又通过“启发和影响从地方非政府组织到市政当局，再到国家政府与国际组织的各层次的政治家、决策者和移民政策执行者，而对公共生活做出贡献。”（Gamlen – 详见附录 B）。此外，政策制定者被特别视为另外两类期刊的目标读者（Duncan 和 Kerwin – 详见附录 B）。这些期刊在内容设计上通过两种方式吸引政策受众：一种期刊要求每篇文章都以执行摘要开头，并以一系列政策建议收尾（Kerwin – 详见附录 B），另一种期刊则偶尔引入与高级政策官员的访谈（Duncan – 详见附录 B）。

《移民研究》

通过推进与政策相关但并非政策驱动的研究，《移民研究》已成为贡献于全世界政府与社区移民管理能力构建的学术刊物之一。过去数年里，全世界专攻移民问题的研究生项目与智库数量激增。同时，移民问题的政治意义日趋显著，这使其他领域的决策者、记者和非政府组织专业人士越来越需要增进对移民问题的了解。鉴于这些趋势，《移民研究》在过去两年里推出了两个系列专题，旨在为该主题下的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做出贡献。

来源：Alan Gamlen，总编辑。全文见附录 B。

25 我们试图体现这些主流的移民问题期刊的成果在地理上的多样性，这种做法将在今后版本的《世界移民报告》中得到延续，届时将有其他期刊受邀进入我们的分析。我们共邀请了 10 份杂志向本版《世界移民报告》提供材料，其中 9 份杂志的编辑同意向我们提供资料，但最后仅有 8 家提供了资料。《乔治城移民法学期刊》（*Georgetown Immigration Law Journal*）的编辑接受了我们的邀请但并未提供资料，而《国际移民》（*Migraciones internacionales*）则没有回应我们的邀请。

对 2017-2018 年间发表于选定期刊的文章所关注主题的分析与某些期刊的特定及较狭义的关注点在某种程度上相关。例如，《难民调查季刊》主要限定于难民研究（Chetail – 详见附录 B），而《迁入移民与难民研究》则研究劳务移民和寻求庇护者 / 难民（Triandafyllidou – 详见附录 B）。《国际移民评论》的编辑指出，“我们在对国际移民的整体关注以外发现，对本地原生人群和移民第二代的关注大致相当；大量文章关注青年移民，但对难民的研究相对少很多”（Winders 等 – 详见附录 B）。

尽管如此，2017 与 2018 年在前述 8 家期刊所刊登的文章涉及的主题依然多种多样，且面向移民问题的各个复杂层面。它们反映了移民问题的新发展与趋势，并承认由同行评审与发布所需时间安排造成的一些延迟效应（Duncan – 详见附录 B）。例如，在 2017 与 2018 年（发表于 8 家期刊的）所有文章中，仅有 3 篇文章谈到了发轫于 2016 年 9 月《关于难民和移民的纽约宣言》，并于 2018 年 12 月正式生效的《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即《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和《难民问题全球契约》。我们预期在 2019 与 2020 年（乃至今后更长时期），将会有更多文章论及这两项契约。

《国际移民》

关于移民问题的学术文献在一定程度上响应了移民现象和政策的趋势，并对移民相关理论和过去出版的旧有文献的转变做出回应。通常，由于研究和出版所需的时间（限制），现象的发生和学术文献的出现之间会存在明显的时间差。当前，关于叙利亚难民危机的文献开始大量涌现，而我们也可以预期，与联合国《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相关的文献将在 2019 年出现。但仅就 2017-2018 年进行简短回顾，我们也可以发现关于早期趋势和现象的讨论……

来源：Howard Duncan，主编。全文见附录 B。

这意味着对复杂的移民问题予以反映的两大主题正逐渐浮现于编辑们的刊物中。第一个主题是非正规移民问题，包括（非正规移民）与边境管制及执法的关系。三家期刊的编辑指出，2017 与 2018 年的来稿特别重视这一主题，其范围涉及人口贩运（Triandafyllidou – 详见附录 B）、边境暴力（Ma Mung 和 Petit – 详见附录 B）或拘留和驱逐出境（Kerwin – 详见附录 B）。由于“过去数十年间，庇护和移民的界限在政策和实践上都日渐模糊”，因此这一主题也被关于被迫迁移的研究，尤其是通过对庇护所的安全化措施和对寻求庇护者的拘留的研究而体现（Chetail – 详见附录 B）。

《欧洲国际移民评论》

在本刊最近几期内容中，暴力问题是反复出现的主题。该问题的重要性反映出移民政策在特定背景或危机中造成的悲剧性后果，以及围绕移民迁移过程的研究的兴起。（……）在将语言实践视为“向欧洲迁移”背景下移民实践整体的一部分的情况下，文章分析了行为主体如何表述发生在边境的死亡与暴力。死亡被认为是具有多维度的，

包括社会性死亡、人身死亡、失踪、制度与安全的随意性，等等。在移民生活在欧洲生活期间、到达欧洲后或被驱逐而返回来源国后，这些语言实践在不同的社会与政治层面上被理解，无论是这些语言实践在制度空间（国际组织、以及全欧洲或国家层面的政治空间）的产生还是在其被移民所接受的层面。语言方法既与对移民问题论述的考量相对应，也与移民在多元话语框架中所采用的叙述的考量相对应。这种观点使人们有可能在考虑边境群体的同时，为解释全球化时代的社会空间不平等现象提供一种框架。

来源：Emmanuel Ma Mung 和 Véronique Petit，主编。全文见附录 B。

贯穿于本报告所选文章的第二大主题是移民融入问题，这一主题被四家期刊的编辑视为 2017 与 2018 年间的重点主题（Gamlen, Triandafyllidou, Winders 等，以及 Ma Mung 和 Petit – 详见附录 B）。四家期刊收录文章所论及的与“融入”相关的问题的多样性反映了这一主题的复杂性。登载于《迁入移民与难民研究》的文章对融入过程进行了分析，包括非政府组织和政府组织在其间的作用、融合障碍和融入过程中的性别维度等（Triandafyllidou – 详见附录 B）。《移民研究》重点调查“劳动力市场融入”问题，同时从阶层、资本积累及幸福感角度关注移民的广泛适应过程（Gamlen – 详见附录 B）。《国际移民评论》以关于同化、经济流动性与人际交互的文章为其特色（Winders 等 – 详见附录 B），而《欧洲国际移民评论》的文章则从移民视角探讨移民融入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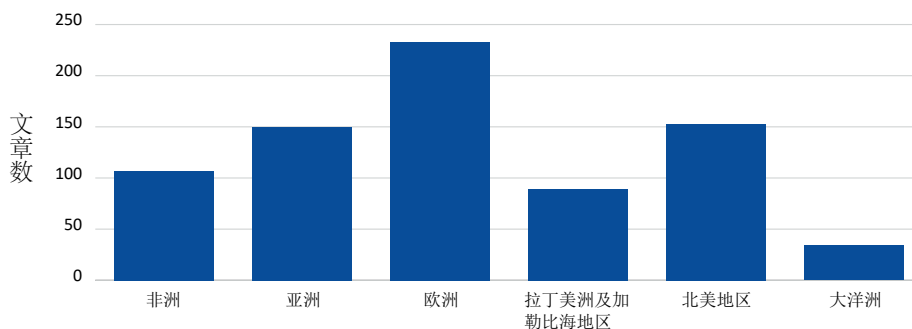
《迁入移民与难民研究》

《迁入移民与难民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虚拟跨国空间，在这里，不同的移民接纳与融入系统、通过各类体系（劳务或家庭移民、寻求庇护者或定居难民）进入接纳国的不同移民群体可能面临的相似挑战（包括其身心健康问题）等主题得到探讨，而前述挑战还包括移民如何在新环境中学习规则、激活其社会资本资源乃至最终在接纳国谋得一席之地等问题。社会工作 / 社区研究及社会学 / 民族研究的双重背景使本刊可以很好地将这些不同的主题结合在一起。

来源：Anna Triandafyllidou，总编辑。全文见附录 B。

图 2 展示了 2017 与 2018 年间在本文所选期刊发表的 493 篇文章在所研究地域方面的分布。聚焦于欧洲的文章占比最大（233 篇，47%），其次是北美地区（153 篇，31%）、亚洲（150 篇，30%）、非洲（107 篇，22%）、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89 篇，18%）和大洋洲（34 篇，7%）。

图 2. 2017 和 2018 年间按所论及地域划分的在选定刊物发表的文章数量



注：一篇文章可能会被重复计入多个地区。文章共有 493 篇。

本图分类方式遵循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划分的地理区域（详情请见第 3 章附录 A），不代表 IOM 官方支持或接受此种地区分类方式。

一位编辑指出，地域上的焦点已经从北美转移到欧洲、亚太地区以及东南亚，“近年来针对中东，尤其是土耳其和叙利亚冲突的文章数量显著增加。”（Triandafyllidou – 详见附录B）。一位编辑称，扩大来稿所涉及的地域范围以提供更多与发展中国家问题相关的文章的做法是一种新的、便于更好的说明“大多数难民都被收容在‘南方世界’（Global South）”这一事实的方法（Chetail – 详见附录B）。另外两家期刊的编辑则指出，扩大所收录文章的研究地域范围是其刊物的目标（Kerwin 及 Winders 等 – 详见附录 B）。

《国际移民评论》

对《国际移民评论》自 2016 年以来所有出版文章（约有 100 篇）的细致考察揭示了几个趋势^a。首先，从地理（分布）来说，大约 80% 的文章聚焦于北美或西欧，关注亚洲的文章显著少于前两者（略超过 10%），而关注拉丁美洲、中东或非洲的文章更少。这一不平衡的地理覆盖面反映了当前移民研究的主要缺点之一，即对北美和西欧以外地区的移民动态关注有限。这也凸显了研究更广泛的国际移民地理学的学者在试图将他们的工作与全球南北关系的霸权主义视角相关联时所面临的挑战。

^a 该部分讨论基于在《国际移民评论》各卷中正式出版的文章展开。可在线“提前查看”但尚未归入期刊某一卷的文章不在讨论之列。

来源：Jamie Winders, Pieter Bevelander, Cynthia Feliciano, Filiz Garip 和 Matthew Hall, 副主编。全文见附录 B。

但截至目前，“接纳国”视角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在欧洲。《世界移民报告 2018》第 4 章已经注意到这一点；该版报告在分析 538 篇文章后得出的十大最常用词汇中，“欧洲”是唯一的地理名词。²⁶ 移民研究分析在传统上聚焦于发达国家，这一被 Castles 称为“接纳国偏见”的现象的解释如下：“多数移民研究都将作为移民目的地的“北方世界”（Global North）国家作为其研究出发点，忽略了移民来源国和过境国的视角。由于研究经费与能力均集中在“北方世界”（Global North）国家，这一现象毫不奇怪。”²⁷ 研究资金在富裕工业化国家的集中不仅影响了研究的地域重点，还使这些国家能够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研究者作为代价，以研究项目出资方身份（为本国研究人员）构建研究技术与能力。²⁸ 例如，2007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平均每百万人口中有 3000 余名研究人员，与此同时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每百万人口中研究人员数不足 50 名。²⁹

《难民调查季刊》

《难民调查季刊》未来几年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就在于如何实现撰稿人的地域来源多样化。尽管过去数年间本刊在这方面已做出了一些努力，但目前稿件的主要来源仍是来自“北方世界”（Global North）的学者。这一现象并非本刊独有，而是对学术研究与出版领域某种盛行偏见的反映。就像许多其它领域一样，该领域的知识生成依然是被以西方为中心的研究经费的优先事项所构建的，这些研究经费由富裕国家所支持，并由统治精英的主流话语所推动。大众媒体对此类研究持续不断的误读加剧了这一趋势，正如关于欧洲所谓难民危机的言论（如果不称之为执念）所表述的那样。这一现象在其他领域可能影响较小，但在移民研究领域，研究人员的地域代表性尤其重要，因为我们需要考虑移民这一与全球各地相关的世界性现象的多面性与挑战。我们迫切需要通过独立而基于证据的知识以构建更为细致、更具代表性与综合性的对移民问题的理解。

来源：Vincent Chetail，总编辑。全文见附录 B。

对选定期刊 2017 与 2018 年间出版所有文章作者所属机构的地理位置比较证实了这一点，即发达国家研究机构有着不成比例的众多供稿者（见图 3）。在 917 位文章作者中，84% 作者就职于发达国家的研究机构。来自欧洲研究机构的作者占 43%，来自北美地区者占 36%。来自大洋洲研究机构的研究者占 6%，而这部分人中 91% 来自澳大利亚或新西兰的研究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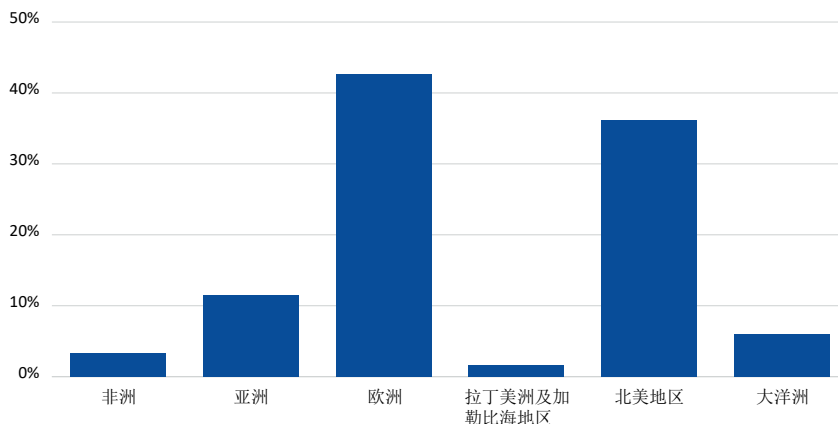
26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7e。

27 Castles，2010。

28 McAuliffe 和 Laczko，2016。

29 同上；引注自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2008。

图 3. 2017 和 2018 年间刊登于选定刊物的文章作者所属机构的地域分布



注：同一作者属于多个位于不同地区的学术机构时予以重复计算。作者所属的国际组织或非政府组织不列入统计。作者共有 917 人。

本图分类方式遵循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划分的地理区域（详情请见第 3 章附录 A），不代表 IOM 官方支持或接受此种地区分类方式。

仅有不到 12% 的作者来自亚洲的研究机构，而来自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研究机构的作者更是严重不足（分别约占 3% 和 2%）。考虑到以英语出版的学术期刊对其他语种期刊的压倒性优势，语言障碍可以部分解释这一现象。³⁰ 需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图 3 仅是根据文章发布时所体现的作者从属关系进行的统计。许多学者可能隶属于多个学术机构，其中一部分人可能会选择在投稿时写上较有名望的一家机构（有可能并非其主要供职的机构）。

《移民与边境研究国际学刊》

《移民与边境研究国际学刊》有助于人们理解边境的运行规则是如何应对移民现状及日常经验的运行规则。研究表明，移民的迁移之路正变得更加旷日持久。中转过境正成为许多迁移者日常生活的实际。因此，本刊特别注意过境的概念，它是一个通过流动性限制制度以及前述相互制约的系统而构建的空间。

来源：Idil Atak, 总编辑。全文见附录 B。

³⁰ 参见国际移民组织的西班牙文和法文移民研究期刊列表，链接：www.iom.int/sites/default/files/our_work/ICP/MPR/Migration-Journals-ES.pdf（西班牙文）www.iom.int/sites/default/files/our_work/ICP/MPR/Migration-Journals-FR.pdf（法文）（获取于 2019 年 6 月 18 日）

S 计划：科学研究信息开放的未来？

S 计划是欧洲科学基金会和欧盟委员会“开放获取特使”的一项开放存取计划，该计划是由各国研究资助组织的联盟在欧盟委员会和欧洲研究理事会的支持下于 2018 年 9 月发起的。其目标是在 2020 年 1 月 1 日后立即实现所有由欧洲研究理事会或各国研究资助机构提供资金支持的科学出版物的开放存取。在作者将保留其作品的版权的同时，资助机构将负担出版商收取的“开放获取出版费用”，该费用将被标准化并设定上限。

S 计划建立普遍性开放存取渠道的成功取决于全球资助机构的参与情况。截至 2019 年 4 月，S 计划已取得一个资助联盟的支持，该联盟由欧洲内外 15 个国家的研究资助机构和 4 个慈善组织组成。其他的资助机构尚在等待关于“开放获取出版费用”上限的决定，并且对 S 计划可能对研究经费及科研的影响进行调查，以决定是否加入该计划。^a 部分出版商就这一计划可能对学术自由与科学研究的质量带来的影响表示了担忧，因为研究者会被限定于选择提供“开放获取”的出版商出版其作品。^b

加入“S 联盟”（cOAlition S）的资助机构越多，S 计划就越有可能突破出版商的付费墙模式而保障自由阅览全球科学研究的渠道。尽管这一愿景对于财力不足以承担订阅科学期刊费用的发展中国家研究者而言尤为重要，但 S 计划却有可能带来新的地域偏见：由于“南方世界”（Global South）的研究资助机构可能无力承担出版商的开放获取出版费用，“开放获取”的出版物可能仍与这些地区的研究者无缘。

a Rabesandratana, 2019。

b Kelly, 2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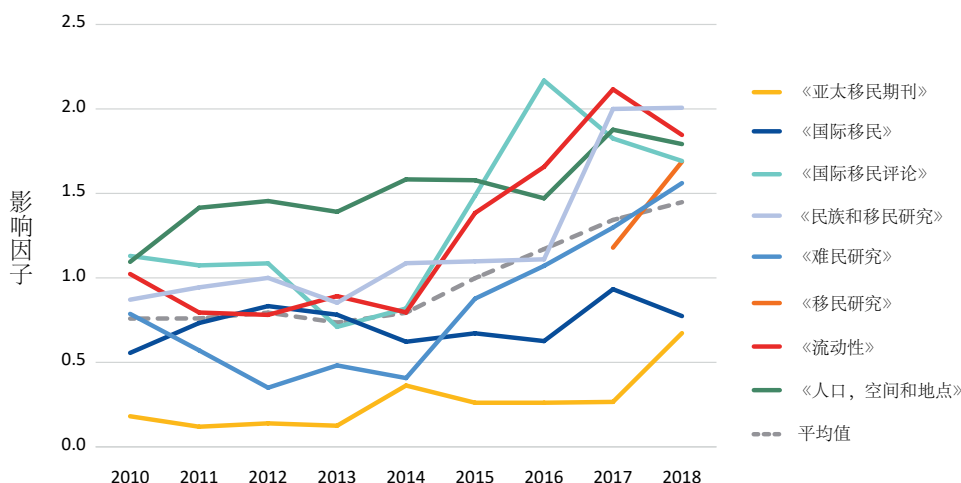
在本报告选定期刊以外，这种分布不均的现象很可能反映了移民研究领域的更大范围的现状。2015 年，Jørgen Carling 教授汇总了在顶尖的移民杂志上广泛发表的“顶尖”移民研究者名单，并总结到：“令人震惊的是，名单上没有一个人来自非洲或拉丁美洲。六名来自亚洲的研究者全部在其移居国（而非来源国）工作。这种地理偏见仍是移民研究所面临的主要挑战。”³¹

随着人们对移民问题兴趣的提升，以及移民研究和分析材料数量的增加，可以合理地预期移民研究的影响力范围（例如，通过扩大读者群）也有所增加。其中一项衡量学术出版物的指标（尽管受到广泛批判）是学术期刊的影响因子。³² 但是，8 种选定期刊中仅有 3 种适用于以影响因子衡量（《国际移民》《国际移民评论》与《移民研究》）。将这 3 份期刊与《世界移民报告 2018》所列举的期刊一同进行影响因子的查验，可以发现它们的影响因子有所增长（见图 4）。近期此类期刊的影响因子平均值的上升表明这些期刊所发表的文章获得了更多关注：对某篇论文的引用可解读为其已被研读，且其中某些内容有助于夯实证据基础和/或引起辩论、积累知识，或是为移民政策和实践提供信息。

31 Carling, 2015。

32 影响因子是指被引量与发表量之比。每年的得分会按照那年的前面两年的被引量和发表量来计算。更多信息详见附录 A 提供的案例。

图 4. 选定期刊的影响因素



注：《移民与边境研究国际学刊》《迁入移民与难民研究》《移民与安全保障》《难民调查季刊》《欧洲国际移民评论》在本报告成稿期间（2019年6月）未被InCites编入索引，而《移民研究》则自2017年起被InCites编入索引。影响因子是被引量 and 发表量之比。

基于被引量的出版物指标（包括影响因子）显然存在各种局限性和缺点。³³ 首先，在学术出版的时间线和需要用来编制 / 发表统计的时间确定的情况下，引用数量往往是缓慢积累的。其次，引用几乎仅在学术圈内的背景下被计算，其在学术圈外的影响不能用影响因子衡量；这也是开发替代措施（下文将进一步讨论）的原因之一。第三，被引量本身不能用于衡量研究材料质量，只是一种量化其影响力的指标（请参阅附录 A 对这一点的讨论）。尽管引用度量已成为学术出版商和学者的优先考虑事项，但它们对学术界外人士而言相关性不足。

学术出版物已经开始采用新的度量方法来评估它们在学界之外的影响。其中一种度量方法是替代计量关注得分（Altmetric Attention Score，简称“替代计量关注得分”），³⁴ 它用于衡量“多少人阅读并引用了一个学术成果”。³⁵ 对于任何一项研究成果，关注得分“提供一个衡量关注量的指标”，³⁶ 其中某些关注来源有着更大的权重。例如，新闻报道的权重值最高，达到 8，因为“很容易想象，一篇普通的报纸报道比一条普通推文更能引起人们对研究成果的关注”。³⁷ 其他的高权重关注来源包括博客（权重值 5）、维基百科（权重值 3）、政策文件（权重值 3）和推特（权重值 1）。发布于

33 有关影响因子局限性的最新概述，详见 Williams 和 Padula, 2015. 有关影响因子滥用的更广泛说明，详见《公共科学图书馆医学编》（The PLoS Medicine Editors），2006.

34 参见 www.altmetric.com（获取于 2019 年 6 月 19 日）。

35 参见 www.altmetric.com/about-altmetrics/what-are-altmetrics/（获取于 2019 年 6 月 19 日）。

36 可见于 <https://help.altmetric.com/support/solutions/articles/6000060969-how-is-the-altmetric-attention-score-calculated->。

37 同上。

2012 年的替代计量指标（Altmetrics）是一种较新的评价指标，它被视为“旨在测量一篇学术文章的实时读者范围和影响力的工具”。³⁸ 学者发现（替代计量关注得分）“与被引量之间存在正相关，但相关关系较弱”，³⁹ 这一发现支持“被引量和替代计量指标能跟踪相关但有明显区别的（两类）影响”⁴⁰ 的概念。一个支撑博客在替代计量算法中取得重要权重的实证发现是，被在博客里提及“能够突出那些被引量较大的出版物”，⁴¹ 这进一步强调了科学材料传播形式的与日俱增的重要性。

我们分析了本章所涉的 8 份刊物中的 6 份在 2017 和 2018 年间出版的 410 篇经同行评审的文章的“查看/下载量”和替代计量关注得分（《移民与边境研究国际学刊》《欧洲国际移民评论》在本报告成稿期间尚未发布相关数据）。替代计量关注得分是出于两个原因被选上：第一，在所有期刊出版者的网站上可免费获得。第二，现有的证据支持它的使用，尤其是在追踪最近的研究成果方面。⁴²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解释与移民问题相关的学术出版物的量化指标，诸如其被提及、查看及下载的次数。表 2 显示了截至 2019 年 4 月选定刊物刊登的文章中替代计量关注得分最高的 10 篇文章。然而，这些文章的高得分不能反映 410 篇选录文章的整体替代计量得分状况。仅有 21 篇文章（占比 5%）获得高于 20 的得分（大致相当于在新闻和博客各被提及 1 次，再加上被 5 条推文提及）。得分在 2-20 分之间的学术文章（172 篇，占比 42%）在全体文章中占比最大。然而，还有 75 篇文章（占比 18%）得分为 2 或更低，这意味着它们至多吸引了相当于 2 条推文的关注；另有 142 篇文章（占比 35%）得到 0 分，即它们没有被任何的线上信息源提及。这一现象可能部分与这些文章近期才出版有关，我们预期其中部分文章随着时间推移能受到更多关注。

38 Warren, Raison 和 Dasgupta, 2017。

39 Costas, Zahedi 和 Wouters, 2015; Thelwall 等, 2013。

40 Priem, Piwowar 和 Hemminger, 2012。

41 Costas, Zahedi 和 Wouters, 2015。

42 和经典的引用指标一样，替代计量指标也有其优缺点。参见 Bornmann（2014）对此问题的深入讨论。

表 2. 2017 和 2018 年选定刊物中关注得分最高的 10 篇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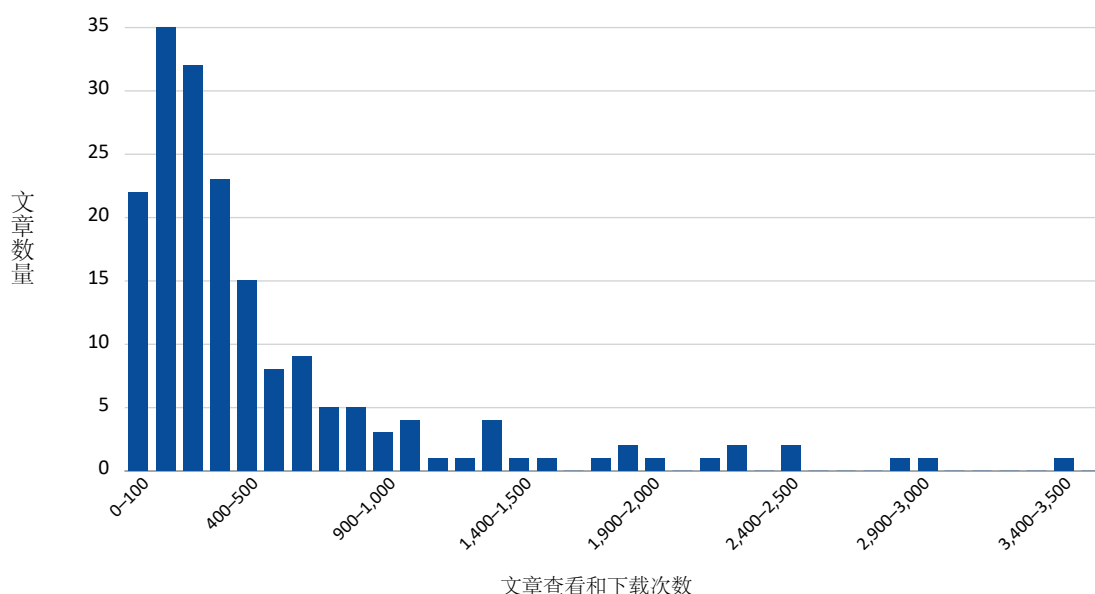
文章	期刊	得分
《迷失的 2000 英里边境墙：2007 年以来，签证逾期逗留者比无证过境者多 50 万人》，作者：R. Warrant 和 D. Kerwin	《移民与安全保障》	139
《解析对罗兴亚人无国籍状态的假定》，作者：N. Kyaw	《迁入移民与难民研究》	125
《介于有归属与无归属之间：关于定居与流动的形而上学是如何同时挑战与强化利比里亚的（双重）公民权主张》，作者：R.N. Pailey	《移民研究》	101
《美国对无证迁入移民的合法化是否会鼓励来自墨西哥的未经授权入境？合法化产生的道德风险的实证分析》，作者：T. Wong 和 H. Kosnac	《国际移民》	50
《签证对移民过程的影响》，作者：M. Czaika 和 H. de Haas	《国际移民评论》	45
《作为庇护替代方案的难民再安置》，作者：N. Hashimoto	《移民调查季刊》	39
《“未获授权的永久居民”时代下的反复迁移：对驱逐出境后的移民意向的定量评估》，作者：D. Martinez, J. Slack and R. Martinez- Schultdt	《国际移民评论》	39
《庇护城市：国际视角下的政策与实践》，作者：H. Bauder	《国际移民》	38
《边境以外的边境：澳大利亚的域外移民控制》，作者：A.L. Hirsch	《移民调查季刊》	35
《土耳其的被迫流离失所现象：挑战〈欧洲人权公约〉体系的极限》，作者：D. Dinsmore	《国际移民》	34

注：本报告成稿期间（2019 年 4 月），《移民与边境研究国际学刊》和《欧洲国际移民评论》尚未发布相关数据。

并非所有的期刊都在它们的网站提供了有关文章查看和下载次数数的数据。在该报告成稿期间，1 家期刊（《迁入移民与难民研究》）仅提供查看次数，1 家期刊（《移民与安全保障》）仅提供下载次数，2 家期刊（《移民研究》、《难民调查季刊》）提供查看和下载次数。另外 4 家期刊（《移民与边境研究国际学刊》、《国际移民》、《国际移民评论》、《欧洲国际移民评论》）没有显示任何查看和下载的数据。为了克服这种在标准化方面的缺失，我们融合了查看次数和下载次数。图 5 显示了来自这 4 个可用来源的 181 篇文章的查看 / 下载次数数的分布，以百为单位。关于《世界移民报

告2018》中所研究的7 家期刊中的文章，⁴³ 分布的左偏斜图形（类似于关注得分）凸显较小的影响力。只有 24 篇文章（13%）被查看 / 下载超过 1,000 次。查看 / 下载数据表明大多数学术文章读者人数相当有限。

图 5. 选定期刊 2017-2018 年间 181 篇文章查看和下载次数分布



来源：期刊出版商网站，数据截至 2019 年 2 月 26-28 日。

注：《移民与边境研究国际学刊》、《国际移民》、《国际移民评论》、《欧洲国际移民评论》在本报告成稿期间（2019 年 4 月）未提供查看或下载数据。

总之，我们的定量分析显示，移民问题作为一个议题，受到的关注正日益增多；出版物和引用的数字象征着，至少在学术圈内，对该议题的兴趣日益提高。查看 / 下载的度量和替代计量指标显示关于移民问题的学术成果在扩大影响范围和增加读者人数方面还有提升空间。而实现此事主要的障碍之一是阅读学术出版物往往需要付费，这大大限制了学术界以外的人们获取材料的机会。例如，期刊订阅者经常是学术机构，下载单篇文章的费用可能会使非订阅者望而却步。学术出版物的开放获取虽然使下载免费了，但这通常要求作者或其所属机构支付出版费。但是正有更多的开放阅览期刊（诸如《比较移民研究》（Comparative Migration Studies）和《反贩运评论》（Anti-Trafficking Review））已在发表移民问题的文章。⁴⁴

43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7c。

44 “开放获取”包括免费提供出版物，不基于收费 / 订阅而运作。参见上文关于 S 计划的文本框。

另外，学术研究的语言和写作风格往往比其它的出版领域更技术化，主题也更狭窄。但是，通过传统的和新形式的媒体，学术成果的传播为关于移民问题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向公众和政策论述提供信息的机会。接下来将会以博客为例，讨论其对于移民研究的潜在影响力。

《移民与安全保障》

在不损害学术和分析严谨性的前提下，《移民和安全保障》论文采取以人为本的移民问题研究路径，聚焦于（通常来说）身处险境、易受伤害的边缘化人群，这些人在移民政策辩论中被误解且常常成为替罪羊。本刊要求所有发表的论文均以执行摘要开头，并以一系列政策建议收尾。这增加了本刊论文对于决策者、政策影响者和一般公众的可及性。本刊向所有潜在的作者承诺，他们的作品将被严格审查，并及时出版（如果获得录用），并且通过研究数据库与大学图书馆数据库分发到本刊的广泛传播清单，以及为决策者、新闻界和其他对此议题感兴趣的人士定制的清单中。本刊也在论文出版时，以及对新闻报道和相关政策讨论予以回应时通过社交媒体宣传相关论文。

来源：Donald Kerwin，执行编辑。全文见附录 B。

政府间组织

从事移民工作的主要联合国组织的文献反映了移民问题面临的任務，及其当前趋势和主要议题。表 3 提供了本章所查验的联合国相关组织在 2017 和 2018 年间出版的主要材料。考虑到这两年间出版材料的数量和种类众多，本表仅限于列举关注全球移民的主要材料。

表 3. 2017-2018 年间出版的主要全球移民材料例举

联合国经社部 (UN DESA)	《国际移民报告 2017》 《国际移民政策数据手册》 国际移民总量数据集 国际移民流动数据集	2017 2017 进行中（预计 2019 年完成） 进行中
联合国难民署 (UNHCR)	《全球趋势：2017 年的被迫流离失所》 《全球趋势：2016 年的被迫流离失所》 人口统计数据库	2018 2017 进行中
国际劳工组织 (ILO)	《国际劳工组织对国际移民工人的全球性估测：结果与方法论》 《应对不断变化的劳务移民格局中的治理挑战》 国际劳工组织数据库（ILOSTAT）	2018 2017 进行中

	联合国人权高专办 (OHCHR)	《为处于易受伤害情况下的移民提供人权保护的原则与准则（附实践指南）》 ^a	2018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CEF)	《孩子就是孩子：保护迁移儿童免受暴力、虐待和剥削》 《跨越边境：如何让〈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和〈难民问题全球契约〉对流离失所儿童见效》 《流离失所的教育：为了每一个移民儿童、难民儿童及流离失所儿童的教育》	2017 2017 2017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UNODC)	《2018全球人口贩运报告》 《全球移民偷运研究报告》 “移民偷运”知识门户	2018 2018 进行中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气候变化、移民与流离失所》 ^b	2017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全球教育监测报告：移民、流离失所和教育》 《移民及其与水资源短缺、性别与青年就业的相互依存性》	2018 2017
	世界银行 (World Bank)	《向往富裕生活：全球移民与劳动力市场》 《移民与侨汇：最新发展与展望 - 过境移民篇》 《移民与侨汇：最新发展与展望 - 归国移民篇》 移民与侨汇数据	2018 2018 2017 进行中
机构间协作	全球移民小组 (GMG) ^c	《改善移民数据产出与使用以促进发展的手册》 ^d 《移民，侨汇和金融普惠：妇女经济赋权的挑战和机遇》 ^e	2017 2017
	经合组织(OECD)、 国际劳工组织 (ILO)、国际移民组织(IOM)、 联合国难民署 (UNHCR)	《G20 国际移民与流离失所趋势报告 2018》 ^f	2018

注：本表并未包括所有材料（诸如工作文件），仅包含关键性材料。IOM 出版物将在下文讨论。

来源：（a）由联合国人权高专办（OHCHR）与全球移民小组（GMG）共同出版；（b）由海外发展研究院（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ODI）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共同出版；（c）全球移民小组（GMG）是联合国系统内的一个机构间小组，其在移民方面展开机构间协作。在其于 2018 年改制为联合国移民网络前，该小组共有 22 个成员机构，且每年更换其轮值主席。关于全球迁徙小组（GMG）和联合国移民网络的讨论参见本报告第 11 章关于移民问题的全球治理部分；（d）由世界银行（World Bank）下属的“关于移民与发展的全球知识合作伙伴关系”项目（Global Knowledge Partnership on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KNOMAD）所制作；（e）由位于纽约的联合国妇女署经济赋权处代表全球移民小组（GMG）制作；（f）由经合组织（OECD）领衔，与国际劳工组织（ILO）、国际移民组织（IOM）和联合国难民署（UNHCR）联合出版。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负责协调数据收集工作，包括与移民过程相关的数据——这一过程凸显了各国统计部门能力的局限性。⁴⁵2017 年，其下属人口司出版了《国际移民报告2017》（*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port 2017*）⁴⁶——这是一份每两年出版一次的报告，介绍世界主要地区、区域和国家的国际移民层次与趋势。以及移民相关的法律文件的批准状况。人口司负责运营的联合国全球移民数据库（它是最完整的列举各国家或地区国际移民信息的数据库，它将移民信息按年龄、性别、出生地或公民权所对应国家或地区进行了分类），以及一个较小的、包含了 45 个国家国际移民流动情况年度数据的数据集。

作为一个被授权为难民寻求保护、帮助和问题解决方案的联合国机构，联合国难民署（UNHCR）产出了大量的出版物，并有一个专用的研究资源库“参考世界”（*refworld*）。每年六月发布的《全球趋势》（*Global Trends*）⁴⁷是联合国难民署的旗舰出版物之一，它展示和分析了全世界每年有关难民和其他联合国难民署所关注的人群的趋势。联合国难民署也如其人口统计数据库所报告的那样，是关于难民和其它受其关注的人口的全球统计数据的主要来源。

国际劳工组织（ILO）是一个设定标准的机构，它负责协调国际劳工标准的形成并监督其实施。在努力改善劳务移民统计数据收集与产出的背景下，《国际劳工组织对国际移民工人的全球性估测》（*ILO Global Estimates on International Migrant Workers*）⁴⁸提供了世界各地移民中劳务移民工人比例的估计值。2017年，国际劳工组织也出版了报告《应对不断变化的劳务移民格局中的治理挑战》（*Addressing Governance Challenges in a Changing Labour Migration Landscape*）⁴⁹，为形成公平而有效的劳务移民治理提供信息。在劳务移民数据以外，国际劳工组织数据库（ILOSTAT）还包含与劳动力市场有关的各种统计数据，这些数据也与劳务移民相关。

作为联合国秘书处的一部分，联合国人权高专办（OHCHR）是被授权以促进和保护包括移民在内的所有人的人权的主要联合国机构。除了支持诸如人权理事会的条约委员会和特殊程序（*Special Protection of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的联合国人权机制，人权高专办还产出大量的相关材料。作为原全球移民小组（GMG）下属“移民、人权与性别”工作小组的联席组长单位，人权高专办领衔制定了《为处于易受伤害情况下的移民提供人权保护的原则与准则（附实践指南）》（*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Supported by Practical Guidance, on the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of Migrants in Vulnerable Situations*，下简称《原则与准则》）。⁵⁰《原则与准则》为各国实施国际人权法提供了指导，以保护那些身处易受伤害的境地，但在法律意义上不属于“难民”的移民。《移民问题全球契约》中明确提及此类移民，要求“制定国家政策和方案，改进国家应对措施，满足弱势移民的需求”。⁵¹

45 Davies 和 Woodward, 2014。

46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7。

47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9。

48 国际劳工组织（ILO），2018。

49 国际劳工组织（ILO），2017。

50 联合国人权高专办（OHCHR），2018。

51 联合国大会（UNGA），2018：第 23（1）段。

虽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的年度旗舰出版物《世界儿童的状况》（State of the World's Children）⁵² 不一定单独讨论移民儿童，但其于2017年出版了《孩子就是孩子：保护迁移儿童免受暴力、虐待和剥削》（A Child Is a Child: Protecting Children on the Move from Violence, Abuse and Exploitation）。⁵³ 该报告研究了移民儿童由于缺乏安全和合法的移民途径而面临的风险，并提出了一些有助于更好地保护他们的政策建议。

在其帮助各国处理国际犯罪的职责范围内，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DOC）努力与包括人口贩卖和移民偷渡在内的跨国组织犯罪进行斗争，并出具关于这些主题的种种报告。2018年出版的第四份《全球人口贩运报告》（Global Report on Trafficking in Persons）⁵⁴ 基于2014-2016年间发现的贩卖案例，提供了对人口贩卖的模式和流量的总数的概述。2018年，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发布了首份《全球移民偷运研究报告》，⁵⁵ 该报告介绍了移民偷运的规模和运作、所涉人员的概况以及移民面临的风险。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还建立了一个“移民偷运”知识门户网站，提供信息（诸如案例法、附有注释的资料目录及相关立法）以支持2000年《〈联合国打击跨国组织犯罪公约〉关于打击陆、海、空偷运移民的补充议定书》⁵⁶ 的履行。

作为联合国旗下的全球发展机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将其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承诺转化为一系列的广泛计划，包括制定针对移民和流离失所的长期发展对策。2017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海外发展研究院（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ODI）联合发布了报告《气候变化、移民与流离失所》，⁵⁷ 该报告旨在阐明气候变化与人口流动之间的复杂联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任务重点在于以教育、文化与科学手段构建和平。其2019年的年度报告《全球教育监测报告》⁵⁸ 聚焦于移民和流离失所问题。该报告分析了人口流动对教育体系的影响，并通过提供成功的政策案例分析了教育体系如何有助于解决人口流动带来的挑战。

作为联合国专门机构和主要的国际金融机构，世界银行出版了许多关于移民对经济增长和繁荣的重要性的书籍、报告和工作文件，并且监测移民与侨汇的相关数据（诸如侨汇的流入和流出）。世界银行定期发布《移民与发展简报》，最近的两期是关于移民过境和移民回归现象的。发布于2018年的政策研究报告《向往富裕生活：全球移民与劳动力市场》⁵⁹ 分析了关于移民的社会和经济效益的学术发现与反移民的公众论述之间的明显张力。

52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2017a。

53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2017b。

54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2018a。

55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2018b。

56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2000。

57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和海外发展研究院（ODI），2017。

58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2018。

59 世界银行（World Bank），2018。

2017-2018年间部分重要的全球性材料是机构间协作的产物。在改制为联合国移民网络之前，全球移民小组（GMG）产出了涵盖移民领域多个主题的出版物，通常以手册或指南的形式呈现。⁶⁰ 2017年，它出版了一本用于支持成员国为促进发展而产出或运用移民数据的手册（由联合国妇女署制作）。此外，全球移民小组（GMG）还发布了一份调查侨汇与对女性移民的金融普惠问题的报告（由世界银行“关于移民与发展的全球知识合作伙伴关系”计划制作）。另外一份源自机构间协作的重要出版物是《G20 国际移民与流离失所趋势报告 2018》⁶¹，该报告由经合组织（OECD）领衔制作，⁶² 而国际劳工组织、国际移民组织和联合国难民署也联合参与了这份报告的撰写。该报告展现了 G20 国家与欧盟成员国的移民趋势与面临的政策挑战。⁶³

国际移民组织（IOM）

IOM 在 2017-2018 年出版了大量的研究和分析材料，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以单独的研究和报告的形式发表的材料，其中很多材料直接衍生于特定项目，并且通常由 IOM 的特派团在项目所在地产出。例如，报告《让流动有助于适应环境变化：MECLEP 全球研究的结论》⁶⁴ 是由欧盟资助的“移民，环境和气候变化：为政策提供的证据”（Migration,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Change: Evidence for Policy，即前述 MECLEP）项目的最终出版物，该项目对 6 个项目参与国（多米尼加共和国、海地、肯尼亚、毛里求斯、巴布亚新几内亚和越南）的移民和气候变化的相关证据进行了评估。

下方的文本框列举了 IOM 在 2017-2018 年间产出的主要出版物。2017 年，IOM 发布了其每两年出版一次的旗舰出版物，即《世界移民报告 2018》（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18）。⁶⁵ 2018 年，IOM 也重启其《移民研究系列》（Migration Research Series）出版物，它主要刊登针对各类复杂的移民问题的政策相关研究和分析文章。针对《世界移民报告 2018》所讨论主题的“提供摘要”的呼吁在 2018 年得到了传播，以进一步激励研究与分析；三篇与此相关的论文也已出版。此外，2017 年，IOM 发布了三份“移民概况”（Migration Profiles），2018 年则发布了五份。“移民概况”提供了特定国家 / 地区的移民情况综述（主要由 IOM 发展基金资助），以支持成员国在移民问题相关数据及研究分析方面的能力建构。IOM 对移民问题期刊《国际移民和移民政策实践》（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Migration Policy Practice）的支持也是其对移民研究的重要贡献之一。

2017-2018 年产出的与 IOM 研究相关的主要出版物

《世界移民报告 2018》^a

《移民研究领导者联合组织：为促进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的国际合作提供信息的构想》^b

60 全球移民小组（GMG）是一个汇集了 22 家联合国机构以协作应对移民问题的机构间小组。

61 经合组织（OECD），国际劳工组织（ILO），国际移民组织（IOM）和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8。

62 经合组织共由 36 个成员国组成。其使命是推动政策以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个体经济和社会福利。它对包括移民问题在内的各种主题进行研究，其研究范围往往超过其成员国与伙伴国家。

63 成员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法国、德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意大利、日本、墨西哥、韩国、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南非、土耳其、英国、美国和欧盟。

64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7c。

65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7c。

《移民与 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从业者指南》^c

《致命旅程第三集：完善与失踪移民相关的数据》（第 1、2 部分）^d

《环境移民地图集》^e

《让流动有助于适应环境变化：MECLEP 全球研究的结论》^f

《移民偷运数据和研究：对新出现证据基础的全球评论》^g

全球移民数据分析中心数据简报

移民、环境和气候变化政策简报

移民概况（多国报告，包括牙买加、肯尼亚、马尔代夫、塞内加尔和津巴布韦）

a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7e。

b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7d。

c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8。

d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7a, 2017b。

e Ionesco, Mokhnacheva 和 Gemenne, 2017。

f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7c。

g Triandafyllidou 和 McAuliffe, 2018。

2017 和 2018 年间，IOM 也在《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的协商与谈判期间通过建立移民研究领导者联合组织对其成员国予以支持。如下方文本框所示，这一联合组织的主要成果之一是以报告形式（即《移民研究领导者联合组织：为促进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的国际合作提供信息的构想》）⁶⁶ 出版了一份简短的技术论文集。

《移民研究领导者联合组织：为促进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的国际合作提供信息的构想》报告

这一创新性的研究“联合组织”计划基于 36 位来自全球各地的顶尖移民政策学者的研究成果与知识。

联合组织于 2017 年成立与召集，旨在将（相关学者）高质量的技术专长和深厚的知识直接投入到全球《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的制定中。其主要产出成果包括：

66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7d。

- 联合组织成员向移民问题决策者推荐的最值得阅读的 3 篇文献；
- 《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相关主题的短篇技术论文，包含为决策者提供的证据、分析与建议
- 合作伙伴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发布的关注《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相关主题的博客；
- 联合组织成员以主题专家与小组成员身份参与了《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的协商；
- 联合组织依托联合国平台开展数场《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相关主题小组讨论，包括围绕《移民问题全球契约》谈判进程的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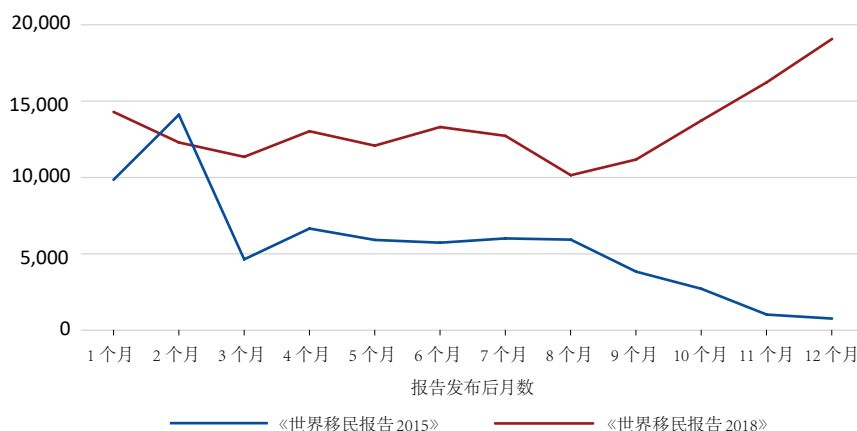
更多信息参见国际移民组织（IOM），2017d。

近几年，IOM 线上书店进行了升级和改进。线上书店 2009 年作为推广 IOM 出版物的手段而启动，它现在能够追踪 IOM 出版物下载数据，并支持对该数据的分析。通过这些数据，并辅以对特定出版物的读者的调查，能够了解 IOM 出版物的可获取性和读者范围。截至 2018 年底，该书店共有以 28 种语言出版的 1794 种电子出版物，绝大多数可以免费获取。尽管下载量相关数据不能用于评价出版物质量（这种评价可通过读者调查或同行评审等方式完成），但通过这些数据确实能够了解具有较高下载率的出版物，还能了解全球范围内产出和可获取的研究性出版物主题及地域特征。2018 年，IOM 线上书店下载量超过了 200 万次。

2018 年，《世界移民报告 2018》成为 IOM 历年来下载量最大的出版物，截至 2019 年 8 月底其全球下载量已超过 40 万次（约相当于每天下载 620 次）。《世界移民报告 2018》是《世界移民报告》系列对内容和质检保证流程进行实质性更改后（包括从单一的专题报告转变为一份具有更广覆盖面，涵盖移民问题的关键数据与信息，以及新出现的复杂问题）的第一版。与以前的版本（例如以移民和城市为主题的《世界移民报告 2015》）相比，这些更改已成功地扩大了报告的读者群，并保持了较高的下载率（见图 6）。此外，2018 年版报告被学术文献引用次数已超过 500 次。⁶⁷

67 截至 2019 年 10 月 14 日，根据 Google Scholar 搜索结果，引用次数为 551 次。

图 6. 《世界移民报告 2018》与《世界移民报告 2015》的下载量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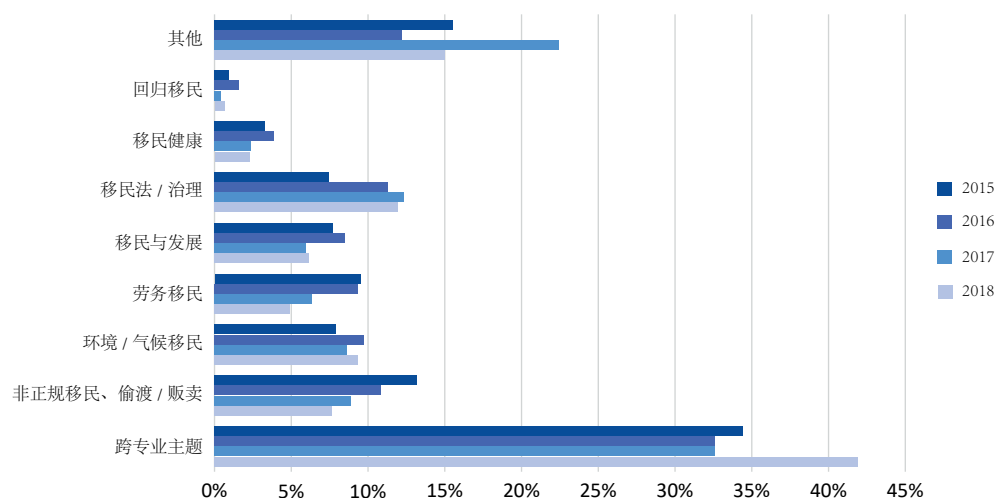


来源：国际移民组织（IOM）。

注：本图所示为相应报告发布后每个月的下载量；仅包含英文版报告的下载数据。

通过对 IOM 的所有下载次数超过 1000 次的研究性出版物的调查发现某些主题相较另一些主题更为突出，且跨专业主题出版物（包括横跨多个主题的国家移民概况等）是下载作品中的重点。2017 年，对移民法与治理相关作品的兴趣有明显增长（见图 7）。

图 7. 按主题划分，IOM 研究性出版物的下载量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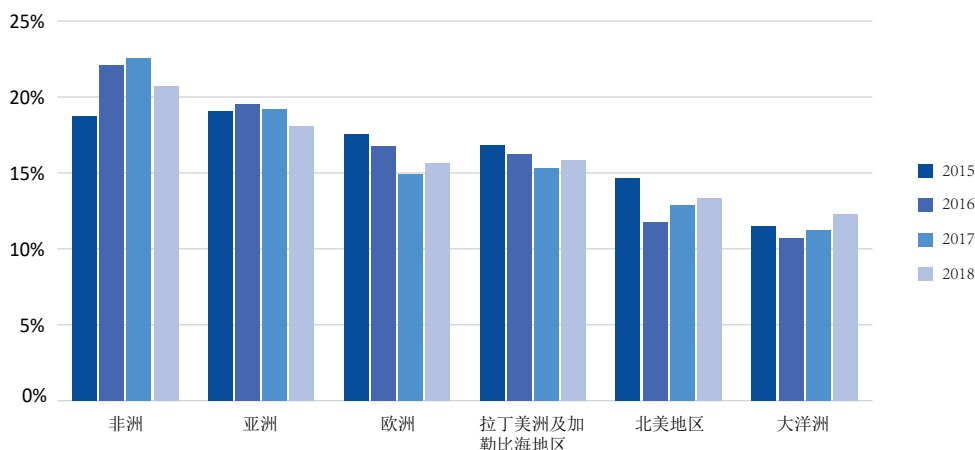


来源：国际移民组织（IOM）。

注：仅包含在一年内下载次数超过 1000 次的出版物（2015 年的全年下载数据无法获得，因此按比例进行了估算）。单次下载可能会被计入多个不同主题。总下载次数为 5547808 次。

总体而言，2015-2018 年间对特定区域的研究兴趣较为稳定。关注非洲的出版物在过去 4 年间下载量最大（见图 8），其次是亚洲、欧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北美地区和大洋洲。

图 8. 按关注地区划分，IOM 研究性出版物的下载量比例



来源：国际移民组织（IOM）。

注：仅包含在一年内下载次数超过 1000 次的出版物（2015 年的全年下载数据无法获得，因此按比例进行了估算）。单次下载可能会被计入多个不同地区。总下载次数为 5547808 次。

本图分类方式遵循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划分的地理区域（详情请见第 3 章附录 A），不代表 IOM 官方支持或接受此种地区分类方式。

博客

作为对研究移民和相关问题的兴趣日增的大趋势的一部分，以移民问题为特色的博客数量也在随之增长。尽管《世界移民报告 2018》^a 的第 4 章提及了博客的数量增长及其效用，但对关于移民问题的博客发布情况变化的调查将大大超出本章的范围；不过，以下的文字框里提供了广为阅读的与移民问题相关的博客文章的范例。这些范例显示出一些博客文章获得大量受众，并且因此可能大大影响对移民问题的讨论。^b 但也很有必要承认，有的评论认为博客往往写比较“热”的或有争议的移民问题，诸如非正规或大规模的移民，难民和寻求庇护者，而不那么有争议的话题往往被忽视。^c

博客上发表的和移民问题相关的文章举例

《加拿大希望在未来 3 年接收超过 100 万新移民》（Canada wants to take in more than 1 million new immigrants in the next 3 years），作者 Kate Whiting，2018 年 12 月 3 日发布于世界经济论坛议程博客（World Economic Forum’s Agenda blog），浏览量 102224 次。

《为什么接受难民会得出一个“三赢”结果》（Why accepting refugees is a win-win-win formula），作者 Dany Bahar，2018 年 6 月 19 日发布于布鲁金斯学会“前沿”博客（Brookings Up Front blog），浏览量 24094 次。

《特朗普和奥夫拉多尔正走向一次美墨关系危机》（Trump and AMLO are headed for a U.S.-Mexico blow-up），作者 Shannon O’ Neil，2018 年 7 月 30 日重发于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博客“拉美时刻”（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blog on Latin America’ s Moment）（已获得彭博社授权），浏览量 11536 次。

《当心“更好的数据能为难民和移民带来更好的结果”的概念》（Beware the notion that better data lead to better outcomes for refugees and migrants），作者 Jeff Crisp，2018 年 3 月 9 日发布于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专家评论”博客（Chatham House’ s Expert Comment blog），浏览量 4991 次。

《穿越美国之路：了解一个国家的移民迁入经验》（The journey across America: understanding a nation’ s immigration experience），作者 Katy Long，2018 年发布于海外发展研究院（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博客，浏览量 1200 次。

注：阅读或查看的数字及相关分析由相关博客的编辑提供于 2019 年 4 月。

a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7e。

b Aldred 等，2008。

c Ozimek，2012。

结论

本章在《世界移民报告 2018》的基础上概述了过去两年（2017 和 2018 年）一些主要的移民研究和分析产出者的主要贡献。我们发现，移民研究产出增加的长期趋势在 2017 年和 2018 年进一步扩大，2017 年的移民研究学术产出达到有史以来最高水平，而 2018 年则达到与 2017 年同等水平（见图 1）。此外，政府间组织在这两年开展了大量活动，发表了有关移民问题的大量全球性报告（示例见表 3）。

毫无疑问，出版材料的增加与移民问题在政策、政治以及公共领域的突出地位有关。我们见证了将移民（或有时更准确地称为反移民）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的现象增多，尽管现有的证据基础表明移民现象（在层次或过程上）并未发生足以令公开辩论发生显著转变的重大变化（见本报告第 5 章的讨论）。可以理解的是，我们目睹了一个“假新闻”和“虚假信息”在全球关于移民问题的公开辩论中日益盛行的时期，而从事学术研究或应用研究的（或曰产出白色或灰色文献的）研究者们已受到激发去寻求和报道真相。

与《世界移民报告 2018》的发现相一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去发挥有关移民议题不同类型的已发表研究的优势。例如，一些关于移民问题的最高质量的博客，就是依赖多年的研究，建立在经过仔细阐述、钻研和有深刻见解的分析基础之上。它们也能赢得公众的极大兴趣；数据清楚表明这些博客的读者范围更为广泛，超出了学术圈的范围。有影响力的移民研究学术机构使用博客平台将其经验和理论研究结果传达给政策受众和一般读者，也证明了这种形式的适当性。我们在思考“如何衡量研究影响”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以替代计量指标（用于测量一篇期刊文章在非学术发表领域的读者范围）为例，其使用量的增长表明，将基于严肃研究与分析的知识向更广泛的影响力范围传播的需求正日益增长。然而，这一需求不应该以牺牲聚焦于满足高质量标准的科学研究原则为代价。

在本章，我们首次从地域视角对研究和分析产出展开调查。IOM 此前与世界各地学者及应用型研究者合作的研究项目使地域差异大为减轻。⁶⁸ 我们对 2017-2018 年间选定期刊及 IOM 出版物的调查表明，在对已出版材料按地域划分进行分析时，不同地域的关注重点、文献数量及作者所属机构分布均存在显著差异。正如我们在其他地方所评论的那样，这无疑与研究资金来源（直接和间接）有关，大多数资金支持都来自较富裕的国家。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包括通过应对资金和研究能力方面存在的一些结构性障碍，以更好地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員。对 IOM 自身研究出版物的分析证实了这样的传闻，即 IOM 作用的重要部分在于其对发展中地区（尤其是非洲）相关研究的关注。但是，鉴于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在努力实施《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因此有必要投入更多努力来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这些研究事业将极大地受益于学术和应用研究人员的投入。

最后，我们鼓励决策者、实践者、研究者和其他人用批判的态度获取和消化关于移民问题的书面材料的巨大价值。我们也强调通过研讨会、会议、简介会和相关咨询等方式从而把移民问题的学者、实践者和决策者集结起来的活动和倡议的重要性。尽管有时可能很难做到这一点，但如能周到完成缩小小政策、实践和研究之间鸿沟的行动，则可以所有人带来丰厚的回报。

68 例如，参见国际移民组织（IOM），2017d，McAuliffe 和 Lazcko，2016，以及 Triandafyllidou 和 McAuliffe，2018。

第二部分

日益复杂变化的移民问题





MARIE MCAULIFFE
ADRIAN KITIMBO
BINOD KHADRIA



5

在干扰和虚假信息日益增多的时代对移民贡献的一些思考¹

引言

简单浏览以往的《世界移民报告》以及其他有关国际迁移的政策和科学类出版物就会发现，一直以来至少有两种观点是普遍存在的：1）认为移民，特别是迁入移民，已成为一个突出的国际和国家政策议题；2）全面、严谨和基于实证的分析空间正逐渐萎缩，关于移民的公开讨论变得越来越两极化。²虽然公共话语的本质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发生了变化，但人们普遍认识到在过去的几年中，由于讨论越来越多地充斥着政治恐惧和分裂，移民辩论的“毒性”也愈发显著。³干扰和虚假信息越来越多地被当作追求权力的策略，并对公众、政治和社交媒体上的讨论，对社会价值观以及人口迁移、流离失所和移民（包括难民）等方面的公共政策议题，都产生了负面的影响。⁴

面对经常被歪曲的有关迁移和移民的讨论，人们会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在现代，以迁移为基础、人类为推动和平与繁荣所作的努力总体上是成功的，且在某些关键领域是非常成功的（例如在联合国围绕 2000-2015 年千年发展目标做出一系列努力之后，一些致命性疾病得到了根除或控制，且婴儿死亡率急剧下降）。⁵移民是全球发展的动力源泉，在推动创新、获取专利、取得艺术和科学奖项、建立初创和成功企业等方面均有过人的表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历史和当代贡献不管有多么地突出（有时特别突出），在近期对国际移民的讨论中它们越来越被忽视，并被认为是普遍的、平常的。

另一个人们容易忽视的事实是，国际移民仍然是一种相对少见的现象。世界上只有 3.5% 的人口是国际移民（详细信息请参阅本报告的第二章）。尽管这个比例很小，但经过近几十年增长，国际移民的总数已高达 2.72 亿，相当于印度尼西亚的全国人口（2.69 亿）。⁶现在我们知道，比起移民，人口流动正变得愈发普遍，这使得一些人认为现在是时候重新思考我们应如何构建相关概念以及如何讨论相关议题了。⁷

1 Marie McAuliffe, 移民政策研究处负责人, 国际移民组织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简称 IOM); Adrian Kitimbo, 移民政策研究处研究员, 国际移民组织 (IOM); Binod Khadria,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教授。

2 国际移民全球委员会 (Global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简称 GCIM), 2005; Martin, Larkin 和 Nathanson, 2000; McAuliffe 和 Ruhs, 2017。

3 Fisher, 2017; Kaufmann, 2017; Zappettini 和 Krzyzanowski, 2019。

4 Morgan, 2018。

5 Mathers 等, 2018。

6 联合国经社部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简称联合国经社部, UN DESA), 2019。

7 Deutschmann 和 Recchi, 2019; Skeldon, 2018。详见第 1 章对人口流动的讨论。

在这种情况下，重新探讨移民在跨国、国家和当地三个层面做出贡献的各种方式对于全面呈现围绕移民展开的讨论至关重要。这并不是说国际移民和流离失所不会对来源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以及移民本身）构成挑战——实际上，本报告中的许多其他章节都将重点放在此类挑战上。而撰写本章的原因是我们认为移民对社会做出贡献的许多方式目前或被忽视，或被轻视，或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因此本章旨在凸显移民做出的贡献。

下一节将介绍一些与贡献相关的主要概念，以便在丰富的学术和政策研究背景下为本章内容提供一个分析框架。在此之后，我们将从社会文化、公民政治和经济三个方面来描述和分析移民在全球的贡献。最后，本章讨论了全球范围内阻碍人们认识移民贡献的新因素，并阐释这些因素对未来政策考量和研究的含义。

什么是“贡献”？

贡献意味着付出，如给予金钱、时间、思想、劳动、物资等，以与他人一同达成某些目标。⁸ 在私人关系（像是与家人和朋友的关系）之外，在社会学和社会变革理论的语境里，“贡献”是与社会中的个人、团体和机构之间更广泛的互动和参与的一部分。换句话说，贡献是支持和塑造社会的更广泛的结构性环境和社会性过程的一部分。贡献大致可被归于社会文化、公民政治或经济领域三类（具体定义请参见文本框）。

社会文化指社会中的不同群体及其习惯、传统和信仰。

公民政治指在国家公认的权利范围内参与公民义务。

经济指贸易、产业或货币等方面。

来源：剑桥词典，2019；Almond 和 Verba，1963。

随着移民议题在公共政策和研究领域的重要性不断提高，移民本身作为与国民有明显区别的亚群体正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尤其是移民在其目的地国面临的结构性环境。⁹ 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政策制定者和媒体将目光投向人们进入、停留和定居于一个新国家的方式。¹⁰ 研究人员关注人口、地理、

8 剑桥词典，2019。

9 Dennison 和 Drazanova，2018。

10 第4章对研究成果的增加进行了量化；第11章探讨了全球移民治理。

经济以及法律/政策和其他因素；¹¹ 政策制定者关注如何最好地实现政策目标（无论目标如何界定）；媒体则对前两者进行审视和评论。相关研究持续探索移民（包括潜在移民）、移民过程以及其它相关因素之间的动态关系。从现有的证据和分析中我们得知，移民能够在目的地和来源地做出的贡献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法律和政策框架，例如那些影响正规和非正规移民在目的地国停留、参与公民活动、合法工作、汇款以及回归祖国的法律和政策框架（请参阅本报告第 6 章）。¹² 贡献也与人口和社会经济特征有关，那些选择移民的人往往具有更高的技能和教育水平以及更多的机会，这也反映出他们更有可能以各种方式为来源国和目的地国做出贡献。¹³

与广泛的移民研究相一致（请参阅本报告第 4 章），人们认识到，关于移民的分析大多是从目的地的角度出发的，¹⁴ 有些人认为这是因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移民迁入国——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对移民研究产生了不成比例的巨大影响。¹⁵ 考虑到这一点，本章试图通过结合对于目的地和来源地的最新研究和分析来更广泛地反映国际移民做出的贡献。¹⁶ 在以这种方式对本章进行范围界定和呈现时，我们承认我们不是要总结所有的现有文献，也并不意味着本章重点介绍的内容一定具有代表性。我们看重的是针对这个话题，对不同地区、多样化主题的研究和分析成果进行概述的重要性，毕竟这解释了为什么这份报告会成为《世界移民报告》的一部分。

需要注意的是，本章不会评估在这些背景条件下移民的总体影响。关于移民影响的研究很丰富，且已被完善地收录（见下面文本框中的示例）¹⁷并提供了重要的见解和分析。本章主要侧重于经济影响，而不是社会文化或公民政治影响，因为经济变量在更广泛的程度上得到了标准化，从而可以进行比较分析。下面的文本框中包含了一些有关移民的经济影响的最新出版物，其中包括一些实证估算。

11 参见，例如，有关累积因果理论（Massey, 1990），新古典主义经济学（Todaro, 1989），世界系统理论（Wallerstein, 1974；Portes 和 Walton, 1981），劳务移民新经济学（Stark 和 Bloom, 1985），以及社会网络理论（Boyd, 1989）的相关著作。

12 Baldwin-Edwards, 2008；Kanko 和 Teller, 2014；Shah, 2009。

13 Goldin, 2018；Hunt, 2010。

14 Carling, 2015；Castles, 2010；McAuliffe 和 Laczko, 2016；Morawska, 2008。

15 FitzGerald, 2014。

16 尽管这一章主要关注国际人口迁移，我们也认为这与一些国家的内部迁移有关。有关干扰和虚假信息导致境内移民遭受冲突和歧视的例子，请参见 Weiner（1978）。

17 也请参见《世界移民报告 2005》（国际移民组织（IOM），2005）。

评估移民的经济影响

评估移民的整体经济影响是政治和政策界激烈争论的话题。该领域一些最新的出版物包括：

- Goldin, Cameron 和 Balarajan 所作的《特殊人群：移民如何塑造我们的世界并定义我们的未来》（Exceptional People: How Migration Shaped Our World and Will Define Our Future）表明，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对于目的地国而言，迁入移民总体上是经济增长的催化剂，产生净经济效益。但是这几位作者也承认如何衡量这些影响还存在激烈的争论。^a
-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报告《迁移中的人们：全球移民的影响和机遇》（People on the Move: Global Migration's Impact and Opportunity）与以上结论相呼应，指出了移民在2015 年对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超过9%，相当于6.7 万亿美元。^b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国际移民：近期趋势、经济影响和政策内涵》（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cent Trends , Economic Impact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得出的结论是，移民对各国的经济影响各不相同，尽管移民带来了挑战，但也给来源国和目的地国带来了好处。^c
- Goldin 等人在其发表的《移民和经济：经济现实、社会影响和政治选择》中（Migration and the Economy: Economic Realities, Social Impacts and Political Choices）认为，迁入移民通过多种方式对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影响：许多移民比当地人口年轻，因此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整体有显著的积极影响；移民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提高了人均产出；移民还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创新能力。报告发现，如果英国和德国从 1990年开始禁止移民迁入，两国在2014 年的实际 GDP 分别会减少1750 亿英镑和 1550 亿英镑。^d
- Ruhs 在其《权利的价格：规范国际劳务移民》（The Price of Rights: Regulating International Labor Migration）中论证了移民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包括对工资的影响。这些影响在不同地区间存在很大差异、通常被忽略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移民与当地工人的技能互补程度；^e 这些影响随着经济对移民的适应调整，从长远来看是可逆的。^f
- Clemens, Huang 和 Graham 在《给予难民正式劳动力市场准入许可的经济和财政影响》（The Economic and Fiscal Effects of Granting Refugees Formal Labor Market Access）中提出，大多数证据显示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难民流入对劳动力市场的平均影响很小或几乎没有。^g

a Goldin, Cameron 和 Balarajan, 2011。

b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2016。

c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2015。

d Goldin 等，2018。

e 同上。

f Ruhs, 2013。

g Clemens, Huang 和 Graham, 2018。

本章的下一小节将讨论移民在社会文化方面的贡献，其后的小节则将讨论移民的公民政治贡献和经济贡献。之后，本章将对移民公众辩论变化的最新证据进行考察，其中包括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对虚假和干扰信息进行跨国传播。最后的结论部分将总结当前证据对未来政策、实践和研究的潜在影响。

移民的社会文化贡献

尽管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但我们中的许多人每天都能感受到移民的社会文化贡献。各种简单的日常活动，例如，在市场中购买杂货、在餐厅就餐或订购外卖食品、参观礼拜场所、参加音乐表演或观看体育比赛等，都受到拥有不同风俗习惯的移民的影响或因他们的影响而更为丰富（或在某些情况下，因移民的存在某些活动成为可能）。

由于移民对食物和饮食传统的贡献，现代人的饮食多样性大大提高了。这也许是世界范围内移民在社会文化领域最重要、最引人注目的贡献之一。食物分享过程中体现的高度社会化是一种具有重要文化含义的人类特质，它为在私人 and 公共领域强化社会纽带提供了机会。¹⁸ 与肤浅的移民“寿司学”（sushiology）相比，分享和珍视准备食物这种亲密且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活动使移民的贡献以更深刻的方式被理解。¹⁹ 食物可以被认为是双向融入社会过程的核心部分：

移民会带着自己的烹饪习惯和爱好来到外国，也会随着他们适应新生活自然而然地获得新的饮食习惯，甚至偶然间将这些习惯带来源国。因此，这种融合是双向的。食物体现出人类分享和交流的需求。²⁰

正如世界上许多“全球城市”所展示的那样，食物还是文化融合和全新体验的催化剂。²¹ 最近的研究显示，在全球范围内，人们在饮食方面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紧密。一项关于农作物起源的研究发现，为一国现代食品体系作出贡献的最重要的拥有多元作物的地区往往位于该国以外地球的其他区域。²²（迁入）移民、人口流动和贸易联系促进了现代食品体系的发展。诸如“印度咖喱”或“香料鸡咖喱”（已被提升为英国的国菜）之类的美食，已被普遍认为是印度 - 巴基斯坦 - 孟加拉侨民为使不同种族的人们能齐聚在“餐桌前”和“厨房里”所做出的伟大贡献。²³

回归移民也会丰富本国的饮食文化。例如，在伯利兹，其文化多样化和移民迁出模式促进了丰富的饮食文化在此发展，这种饮食文化从移民工人带回的各种美食和食材中汲取了养分。²⁴ 全世界有

18 Pilcher, 2017。

19 Skerry, 2002。

20 Oussedik, 2012: 55。

21 Kershen, 2002。

22 Khoury 等, 2016。

23 Lal, Reeves 和 Rai, 2006。

24 Wilk, 1999。

许多国家可以表明，他们的食谱已因人口的国际迁移以及相关文化习俗的传递而变得更丰富，特别是像马耳他和新加坡那些位于沿海陆贸易路线沿线或长期人口迁移走廊中的国家和地区。最近的研究发现，现代美食的多样性与人口迁移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²⁵

近年来，以国际级职业和代表队形式开展的体育赛事在反种族主义和反仇外运动中已变得至关重要。这个领域的高度竞争性、精英化性质以及高知名度，都意味着移民经常会因为一些很正面的原因而在这些活动中成为焦点。²⁶在许多方面，精英化的体育活动使移民可以通过展现出非凡的才能而受到崇拜，并以此“超越”歧视和其他负面问题。欧洲体育共融网络（European Sport Inclusion Network）、欧洲体育俱乐部的社会融合和志愿活动（Social Inclusion and Volunteering in Sports Clubs in Europe）、以及“欢迎足球”（Welcome Football）（澳大利亚）等项目已设法承认并利用移民体育明星塑造为积极的学习榜样，包括通过体育活动鼓励移民融入社会。²⁷然而，相关研究也指出了国际精英体育领域中存在的不平等问题，这种不平等是由于一些移民来自的体育天才云集的国家不一定有能力能支持起充满活力的运动体系。换一种说法而言，“在 2002 年足球世界杯，塞内加尔队的 23 名球员中有 21 名……在法国联赛中踢球……真正的塞内加尔足球不在塞内加尔国内，而是在欧洲俱乐部”。²⁸在澳大利亚，苏丹移民在地方一级的体育俱乐部建立了篮球队，以鼓励社区中的青少年（非裔澳大利亚人和其他人）抛弃街头文化。²⁹澳大利亚是一个体育强国，且由于其政策和项目规划将体育活动作为一种促进融入的手段，体育和人口迁移之间的关系一向密切。但是，最近的研究发现，移民的文化贡献既可能提高移民的体育活动参与度，也可能使得移民被排除在体育活动之外。³⁰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在这些体育活动中少数群体是否能占参与者的多数，以及移民的某些特定文化习惯能被灵活地纳入当地运动体系的程度。³¹然而，毫无疑问的是总体而言，移民在地方、国家和全球各层面上为体育事业做出了重大的积极贡献。例如，下面有关“萨拉赫效应”的介绍。

25 Sajadmanesh 等，2017。

26 Lal, Reeves 和 Rai, 2006。

27 Atkinson, 2015；多元文化青年中心（Centre for Multicultural Youth, CMY），n.d.；体育融入网络（Sport Inclusion Network, SPIN），n.d.。

28 Simiyu Njororai, 2010: 449。2018 年的世界杯也是如此，夺得冠军的法国队的球员几乎全部是非洲裔（McPartland, 2018）。

29 Hinds, 2018。

30 Smith, Spaaij 和 McDonald, 2018。

31 同上。

萨拉赫效应

一项新的研究表明，除了 6 月 1 日在利物浦对阵托特纳姆热刺的比赛中在开场第二分钟就罚进点球外，埃及足球前锋穆·萨拉赫（Mo Salah）可能在抗击偏见的比赛中也有所斩获。

在球场上，萨拉赫在进球后经常以 sujood（一种伊斯兰祈祷姿势）的姿势跪拜在草地上来庆祝，而利物浦的球迷则会大声喊道：“如果他再多进几个球，那我也要当穆斯林了。”萨拉赫效应在体育场外也在产生影响，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说，自萨拉赫于 2017 年 6 月与俱乐部签约以来，利物浦附近的仇恨犯罪率都下降了。根据智库 Runnymede Trust 的说法，自 2001 年在纽约发生 9/11 袭击以来，英国的伊斯兰恐惧症或反穆斯林的种族主义情绪一直在上升。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发动恐怖袭击后的 24 至 72 小时之内，反穆斯林仇恨犯罪的数量在各地普遍激增，例如 2017 年 3 月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区袭击事件。

Runnymede Trust 的报告调查了英格兰各地警察局的数据，包括利物浦所在的默西塞德郡。调查发现，那里的仇恨犯罪率“显著低于”其他地区的水平（自萨拉赫加入利物浦以来下降了 18.9%）。

研究人员写道：“默西塞德郡仇恨犯罪率的下降比所有对照的郡都显著，这表明这一结果不只是偶然的。”他们注意到，这种趋势也并不是由于犯罪率普遍下降而形成的：“仇恨犯罪率的下降比任何其他类型的犯罪率下降都明显。”不仅如此，在研究了英国足球球迷的 1500 万条推文之后，研究人员发现利物浦的支持者们所发送的反穆斯林推文数量减少了一半。

在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中，一个对 8000 多名利物浦球迷进行的调查表明，默西塞德郡对穆斯林的偏见有所下降的原因是，萨拉赫对他信仰的奉行使他的球迷逐渐熟悉伊斯兰教，而他温暖热情的父亲、朋友和出色的足球运动员形象也正在打破“危险的穆斯林”的刻板印象。通过他著名的进球庆祝活动、他的社交媒体帖子、他在球场边的采访以及戴着面纱为他加油的妻子麦琪（Magi），萨拉赫的球迷得以进入他的公开及私人生活。研究人员总结道：“这些发现表明，总体而言，积极接触外来群体中的名人可以使关于这个群体的令人耳目一新、更具人情味的信息得到展示，从而减少偏颇的态度和行为。”他们希望萨拉赫效应能成为“增强各国社会凝聚力的新途径”。

萨拉赫被《时代》杂志评为 2019 年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HBO 主持人约翰·奥利弗（John Oliver）将萨拉赫描述为“一个谦卑、体贴、有趣的人，对这些荣誉没有那么上心”。也许最后一句话应该以利物浦主教练尤尔根·克洛普（Jurgen Klopp）在《时代》杂志中对萨拉赫的赞赏结尾，他说到：“穆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非常有影响力。在当今世界上，像穆这样的人是非常重要的。”

节选自 Whitting, 2019。

正如非凡的体育才能使人能够超越种族主义一样，具有非凡艺术才能的移民也能受到欢迎并获得成功，并成为社区中其他人的榜样。这并不是说歧视已被克服了，而是人们会通过崇拜和尊重以积极和建设性的方式塑造新的社会规范（如上面文本框中所显示的那样）。在流行文化中，差异是一项资产，因为它可以在竞争激烈、以消费者为导向的市场中提供优势，这使得具有多元化背景的移民在娱乐行业中的占比很高。³² 在创作流行音乐时，移民可以提供新的想法：

在艺术作品的创作中，创新是受到高度重视的。这可能给移民及其本地出生但并非十分本地化的孩子带来一些略具讽刺意味的优势……移民从其来源地文化中带来不同的视角、品味和作品，以新的元素提升创意。³³

文化传统也是使移民在外国的（有时是敌视的）环境中形成恢复力和坚韧力量的共同经历。最近的一些分析聚焦于“超级多样性”，以及国际移民为高度多样化社区带来的好处和挑战，例如与文化融合和社会凝聚力，以及社会不安和仇外心理。³⁴ “超级多样性”的概念通常与城市相关联，因为城市是人口³⁵ 和社会文化环境多样化的主要载体。

移民也为来源国做出了重要的社会文化贡献。一直以来，移民为来源国带回了新的思想、价值观和习惯，有时也被称为“社会性侨汇”。³⁶ 这些种类的侨汇被以各种方式传送或交换，包括“当移民返回他们的来源地居住或探访时、当非移民去国外探访接收国的移民时，或者通过交换信件、视频、磁带、电子邮件、博客文章和电话。”³⁷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社会性侨汇都是正面的。移民带来的思想和实践可以产生积极影响，也能造成消极影响。³⁸ 例如，移民在其他国家接触到更强的性别平等之后，会在来源国开始支持并主张更大的性别平等，从而帮助来源国塑造性别规范。已经发现，回归移民为来源国的女性赋权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³⁹ 最近的一项移民研究发现，曾在性别平等的国家生活的移民，尤其是女性移民，很可能在来源国的社会制度中推动性别平等。⁴⁰ 但是，那些迁移到性别平等程度较低的国家的人，往往会带回更为保守的性别规范。⁴¹ 在生育率方面也观察到类似的趋势。2013 年的一项研究从宏观视角考察国际移民与来源国生育率之间关系，并发现向较低生育率国家的国际移民活动与来源国生育率的降低有关，而向高生育率目的地国迁移往往会导致相反的情况。⁴²

32 Lal, Reeves 和 Rai, 2006。

33 Kasinitz 和 Martiniello, 2019: 858。

34 Vertovec, 2007; Van der Meer 和 Tolsma, 2014。注意，这个术语是否有实证基础支持正在被质疑，因为在一些地方（像是美国），移民增多了，但是迁入移民的多样性却下降了。

35 Nicholls 和 Uitermark, 2016。

36 Levitt, 1998。

37 Lamba-Nieves 和 Levitt, 2011。

38 同上。

39 Levitt 和 Lamba-Nieves, 2010; Lafleur 和 Duchesne, 2017; Grabowska 和 Engbersen, 2016; Kenny 和 O'Donnell, 2016。

40 Ferrant 和 Tuccio, 2015。

41 同上。

42 Beine, Docquier 和 Schiff, 2013。

移民在公民政治方面的贡献

移民可以为公民政治生活作出重要贡献。例如，在目的地国 / 地区，移民可能会参与到各个层次（例如社区 / 地方层面、国家层面）的公共治理和政治活动中，他们从事志愿工作，并在同胞移民（尤其是新来的移民）融入当地社区时提供帮助。本报告第 6 章从社会融入和社会凝聚力的角度讨论了这些问题的各个方面，包括移民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完全参与政治活动（例如民主选举）。

比起社会文化和经济方面的贡献，移民在公民政治方面做出的贡献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所在国从国家至地方各级的政策环境；这个主题在本报告的第 6 章中进行了详细探讨，此处不再赘述。但是，本章一份关于移民的公民政治贡献的出版物对影响移民公民政治贡献的关键因素进行了简要总结（见表 1）。该汇总体现了影响移民在公民政治领域做出贡献的因素的复杂性，其中不仅涉及很多结构性环境因素，还延伸到包含文化和人口等方面的其他因素。

表 1. 影响移民公民政治贡献的因素

全球层面	国家层面 (包括来源国和目的地国)	地方层面 (包括群体内部和外部)
• 交通和通讯技术 • 各项有关人权的国际法和条约 • 国际强权政治，涉及移民来源国家 / 地区的对抗和冲突	• 来源国与目的地国之间的地缘相近性 • 经济的结构和发展动态 • 公民政治融合的国家 - 民族模式 • 有关包容和排斥的公民文化 / 行为（多元文化主义） • 民族国家构建状况 • 迁入移民 / 迁出移民政策和公民身份 • 国与国之间的双边关系 • 在私下和公开场合的家长式的 / 平等的性别关系	• 经济的结构和发展动态 • 有关包容和排斥的公民文化 / 行为（多元文化主义） • 居住区的隔离程度 • 各个群体间的关系 • 外国出生人口比例 • 移民 / 族裔群体的规模和聚居程度 • 寄居 / 离散心理 • 移民 / 族裔群体的公民权利意识 • 内部组织和领导力

来源：改编自 Morawska，2013，第 142 页。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三个治理层次（全球、国家和地方）的规范或政策环境对于界定移民的公民政治贡献程度都至关重要。例如，投票权、担任公职或参加政党或工会的权利可能是由（或依靠）不同级别的法规来确定的，从而决定了移民参与政治活动的程度和性质。例如，在某些地方，移民能够（并被期望）积极地做出贡献，包括通过在民主选举中投票（例如新西兰），尽管这在全国性选举中相对罕见（请参阅本报告第 6 章中“移民可以在全国性选举中投票的国家”专栏）。民主选举中的投

票权利通常与入籍挂钩，因此成为公民的移民才可以投票以及担任公职。例如，在美国，2018年11月举行的第116届国会选举带来了该国历史上种族和民族最多多样化的国会，其成员中有13%是第一代或第二代移民。⁴³在其他地区，例如海湾国家，移民工人在劳动力中占很大比例，但被禁止通过集体/工会寻求对工人权利的保护，更不用说能入籍了（见本报告第6章）。⁴⁴

侨民的作用在研究和政策界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而侨民全体对来源国政治进程的参与程度差异很大，且这种参与是具有争议的和敏感的。⁴⁵例如，近期的土耳其大选中（议会选举以及对宪法的全民投票）土耳其侨民的参与率很高，这也成为了引起争议的主题，即各政党对生活在欧洲的土耳其人开展竞选活动的程度。⁴⁶在国际层面已确立了一些对侨居者的特定限制，例如对在禁止名单上的跨国组织进行的最极端形式的政治叛乱的限制。⁴⁷在目的地国的经验还会塑造移民的政治理想，因为他们亲眼见识了不同的制度体系，并融入了东道国社会。当移民暂时或永久地返回祖国时，他们可以将政治理念带回来源国。研究发现，从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返回的菲律宾移民表现出对民主的更高信仰，而从沙特阿拉伯返回的移民则对民主表达了更大的矛盾情绪。⁴⁸如下文文本框所示，包括难民在内的移民将其经验、技能和资源投入冲突后环境中基础设施、社会凝聚力和政治秩序的重建，因此也成为了和平建设与重建进程中变革的重要推动者。⁴⁹

43 Bialik, 2019; Geiger, Bialik 和 Gramlich, 2019。

44 国际劳工组织（ILO），2019; Khardria, 2016。

45 Pan, 1999; Lal, Reeves 和 Rai, 2006。

46 Adamson, 2018。

47 Clarke, 2017。

48 Rother, 2009。

49 Bradley, Milner 和 Peruniak, 2019; Jacobsen, Young 和 Osman, 2008; Milner, 2011。

侨民筑和平

由于侨民的多样性，他们在来源国的冲突中既可以产生积极影响，也可能造成负面影响。侨民及其组织常扮演截然相反的角色：有些人提供的用于军事目的金融、物质和政治支持往往会助长和延长冲突，并减少当事各方进行谈判的动机；其他人则通过提供金融、物质和政治支持对当事各方施加压力，从而促进协商和确立政治解决方案，并由此为和平与冲突解决做出贡献。^a

直到最近，关于侨民参与和平建设的主流论述仍集中于侨民在冲突中和冲突后的消极影响，即侨民群体的威慑力。人们认为侨民往往会加剧冲突，使紧张局势恶化。然而，侨民实际上也经常为受冲突影响国家的和平建设做出积极贡献。因此，目前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激发侨民使他们持续为和平作贡献。

一个侨居在外的和平建设者必须是变通的、有见识的、联通的、热情的和有勇气的。没人能比布隆迪妇女促进和平与发展组织（Burundian Women for Peace and Development, BWPD）的创始成员史蒂芬妮·姆班岑多（Stéphanie Mbanzndore）更好地体现这一点。^b 在侨民学院（Diaspora Academy）期间，^c 史蒂芬妮在分享自己作为侨民积极参与荷兰和布隆迪和平建设工作的经验时，强调了软实力的价值。软实力作为一种策略，需要对人员、问题和过程进行认真而明确的思考。它还涉及采用恰当的决策，以微妙的方式处理和平问题，使局势获得实现和平的可能性。史蒂芬妮在她回国的旅游中娴熟地演示了软实力的用法。2004 年 7 月，她参加了布隆迪之行，目的是向新的布隆迪政府介绍布隆迪侨民，以此建立关系并评估局势；这是她九年来第一次回国。为了使这次旅行成功，她们事先进行了大量的计划、策略制定和准备工作。

自 2004 年以来，史蒂芬妮针对布隆迪的和平建设进行了许多能力建设^d 培训^e，并开展了一场女孩教育的运动。出于实际考虑（租用培训场地的高昂费用），她提出了建立培训中心的想法。用史蒂芬妮自己的话说：“起初，我也怀疑这是否有可能，但是如果你不提出要求的话，你永远也得不到。”史蒂芬妮回到荷兰后，便向荷兰政府提出了建立一个培训中心的想法，并得到了积极的回应。之后，在她询问布隆迪当地政府会对该项目做出什么贡献后，当地市政局就为该建筑提供了土地。基隆多多功能中心就此建成；它有一个可以坐 250 人的大厅，一个图书馆，培训室，两个办公室，一个计算机室和一个大型内部区域。布隆迪第一夫人于 2011 年 3 月 11 日正式开放了该中心。该中心的工作人员身着橙色制服，以示对荷兰贡献的感谢。

a Smith 和 Stares, 2007。

b 布隆迪妇女促进和平与发展组织由 7 位女士于 2001 年建立，史蒂芬妮是其中一位创始成员。详见 www.bwpd.nl。

c 史蒂芬妮是以专家的身份参与侨民学院。

d 能力建设训练涉及以下主题：争端化解，性别暴力，家庭暴力，领导力，自尊，选举和运动，艾滋病和青少年。e 史蒂芬妮说：“每次训练之后，所有的参与者都将获得一部自行车。她们需要交通工具。她们感觉很高兴。她们说：‘终于有人能理解我们关心的东西了’”。

移民的经济贡献

在经济贡献方面，越来越多的证据已表明侨汇对移民来源国家家庭和地方社区建设的重要性。⁵⁰有别于海外发展援助以及外国直接投资，侨汇是个人对来源地的贡献，通常旨在帮助家庭满足基本家庭需求（例如食物和住房）并减轻贫困。⁵¹ 移民寄回家中的钱是应对意外支出的重要缓冲，从而稳定了家庭财务，使家庭的经济条件更为稳定且具有恢复力。⁵² 金钱还能帮助直系亲属和其他家庭成员获得健康服务、对教育进行投资，并提升做生意、置办财产和进行其他投资的能力。⁵³ “移动货币”应用程序在过去十年中的引入和扩展，也让移民可以以侨汇的形式更好地支持家人和朋友。肯尼亚的一个例子说明：

截至2013年，肯尼亚93%的成年人口已在M-Pesa注册，而60%的人积极地使用该服务。

M-Pesa的影响非常广泛，因为它催生了数千家小企业的创建，并使近2000万肯尼亚人，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得了金融服务。每天生活费不足1.25美元的人口中使用M-Pesa的比例从2008年的不到20%在三年内增长到了72%。⁵⁴

除了增强金融普惠外，“移动货币”还可以降低汇款成本并减小了剥削行为的风险。但是人们也发现，在当地的社区间，其接触率和使用率也在社会经济和人口维度上体现出差异。例如，近期在加纳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女性表现出了（与男性）不同的理财行为，并更有可能使用“移动货币”进行家庭储蓄，但接触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的机会却更为有限。

随后，研究人员建议“应努力向妇女提供移动电话（和其他信息通信技术），以帮助她们通过获得金融服务来实现发展”。⁵⁵ 乌干达的一项类似研究也发现，通过让贫困家庭获得更多的移动货币服务的针对性计划和额外帮助能够让贫困家庭获益。⁵⁶ 目前在一些国家，各种法律和法规都限制了信息通信技术用于跨境资金流动。虽然这些手段对确保数据安全和防止非法金融转移非常重要，但过于繁琐和僵化的法规通常会抬高侨汇的成本，并减慢了增强普惠性金融所需的新技术的采用。⁵⁷

移民的法律身份对其从经济上为家庭和社区做出贡献的能力有深远影响。非正规、不稳定的身份限制了移民汇款的途径，并会增加汇款成本。在目的地国的非正规移民身份往往也意味着更低的工资，更高的剥削风险，相对高的生活成本和更有限的选择，这一系列又进一步降低了移民的汇款

50 de Haas, 2005; Mohieldin 和 Ratha, 2019; 经济与合作组织 / 国际劳工组织 (OECD/ILO), 2018。

51 国际移民组织 (IOM), 2016; Skeldon, 2018。

52 Beaton, Catão 和 Koczan, 2018。

53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2011。

54 Shrier, Canale 和 Pentland, 2016: 10。代表移动货币的 M-pesa 是一个平台，这个平台让用户可以使用手机存储和转账到其他用户的账户上。

55 Osabuohien 和 Karakara, 2018。

56 Murendo 等, 2018。

57 Cooper, Esser 和 Peter, 2018;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IFAD) 和世界银行 (World Bank), 2015。

能力。⁵⁸同时，研究也发现非正规移民在非正式环境中工作所产生的不安定感会导致他们通过存更多的钱来以确保有足够的资金应对不确定性，这又对侨汇能力产生了不利影响。⁵⁹而非正规移民，与其他移民相比，更有可能从事那些本国劳动力最不喜欢的工作：即所谓的3D工作，即肮脏（dirty），危险（dangerous），要求苛刻的（demanding）的工作。⁶⁰有些人认为（非正规移民）接收国是最大的赢家，因为尽管它们无法从非正规移民那里收取个人所得税，但非正规经济中稳定的工人供应会使用工成本下降。⁶¹但这并不是普遍现象，经济体中的某些部门（例如农业、渔业和护理行业）相对而言更加依赖非正规移民工人，这也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由于这些非正规移民工人更可能因出于绝望而接受较低的工资和恶劣的工作条件，上述部门的雇主们更有可能剥削他们。⁶²一些国家定期实施移民正规化项目作为解决这些问题的一种手段，以便让那些处于不良环境的人可以获得合法身份，并（重新）进入正规经济环境。⁶³然而，是那些注重使本地人和移民均获得体面工作的更系统化的措施将确保从事中低技能工作的人们能够提高他们做贡献的能力。

不仅仅是工人……

尽管我们通常将国际移民视为劳动力来源，但他们除了是工人，还在来源国和目的地国扮演着各种经济角色，包括：

- 作为工人，移民是劳动力市场的一部分，但也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影响；它们还会改变所在国的收入分配，并影响该国国内投资的重点领域。
- 作为学生，移民或他们的子女为增加人力资本和传播知识做出了贡献。
- 作为企业家和投资者，他们创造就业机会并促进创新和技术变革。
- 作为消费者，他们对国内外商品和服务需求的增加做贡献，从而影响着价格、产量以及贸易平衡。
- 作为储蓄者，他们不仅汇款到其来源国，而且通过银行系统间接地促进了其所在国的投资活动。
- 作为纳税人，他们为公共预算做贡献，并从公共服务中受益。
- 作为家庭成员，他们支持彼此，包括需要照顾和支持的人。

来源：节选自经济与合作组织 / 国际劳工组织（OECD/ILO），2018。

58 Baldwin-Edwards, 2008; Kanko 和 Teller, 2014; Shah, 2009。

59 Schluter 和 Wahba, 2009。

60 Shah, 2009; Khadria, 2009。

61 Shah, 2009。

62 Papademetriou, 2014。

63 Triandafyllidou, Bartolini 和 Guidi, 2019。

移民已经并继续在来源国和目的地国做出显著的经济贡献。移民汇向其来源国的侨汇是被最为广泛地研究和审视的经济贡献之一。由于以侨汇形式转账的金额急剧增加，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为了解侨汇如何积极和消极影响汇入国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2018年，全球侨汇总额为6890亿美元，仅向中低收入国家的侨汇就从2017年的4830亿美元增至创纪录的5290亿美元。⁶⁴ 侨汇对来源国的重要性非常高：2018年，除中国外，流向中低收入国家的侨汇金额超过了外国直接投资，⁶⁵ 这反映了国际移民的增加以及对相对更低的国际转账成本的新渠道的应用。⁶⁶ 本报告的第2章（全球概述）和第3章（区域发展）提供了更多有关侨汇的信息。

尽管移民对来源国的其他贡献没有像侨汇那样被很好地记录，但越来越多的证据使人们更加关注这些收益。其中之一就是通过侨民债券之类的金融工具进行融资。对于陷入困境和资金短缺的国家而言，侨民债券是一种相对便宜的募资方式，特别是在融资困难时期⁶⁷ 和灾后时期。它已成为除了从其他政府、金融机构或资本市场等较昂贵的贷方借入资金之外的一个关键替代选项。政府从国外公民那里以优惠的利率借贷，从而开展大型的发展项目。同样的，侨民债券也为海外的公民和前公民提供了参与建设来源国的机会，让他们可以为来源国的经济做出切实的贡献，尤其是在其来源国遭受地震和洪水等灾难袭击后参与一些灾害管理举措。例如，2017年，尼日利亚发行了该国第一批侨民债券，筹集了3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项目建设。⁶⁸ 拥有大量侨民的亚美尼亚，其政府也于2018年发行了侨民债券。⁶⁹ 但印度和以色列或许才是最成功的从侨民债券中获利的案例，两国在过去数十年间以此方式筹集了数十亿美元。⁷⁰ 印度还一直在为非居民的印度人在印度银行的定期存款提供差异化的和免税的利率。⁷¹ 自1951年以来，以色列通过这种融资机制筹集了超过400亿美元的资金。⁷²

除了侨民债券外，移民还通过直接投资或创办新企业为自己来源国的经济做出了贡献。几项研究表明，归国移民比从未离开自己国家的人更有可能开办企业。⁷³ 的确，在一些国家，侨民开办的公司在外国直接投资中占很显著的比例。例如，在格鲁吉亚，估计有17%的私营部门公司属于该国的侨民。⁷⁴ 侨民的企业家精神不仅有助于来源国的物质资本积累，而且还提高了经济生产率并为就业做出了贡献。但是，移民对来源国的经济贡献并不仅限于金融和企业家精神；通过建立跨国的移民关系网络，移民减少了信息壁垒，并促进了来源国和目的地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⁷⁵ 最近的一项研

64 世界银行（World Bank），2019。

65 同上。

66 Meyer 和 Shera，2017。

67 Ratha 和 Ketkar，2011。

68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2018。

69 Lieberman，2018。

70 Strohecker，2016。

71 印度的银行系统提供了多种多样的账户。请参见 Khadria，2009，2012。

72 Strohecker，2016。

73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6；Demurger 和 Xu，2011；Naudé，Siegel 和 Marchand，2015。

74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6。

7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5。

究探讨了移民的存在是否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决定产生影响。该研究发现，迁入移民确实减少了信息不对称，并促进了从目的地到来源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⁷⁶ 大量移民的存在还可以为其来源国制造的产品提供市场，从而促进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往来。⁷⁷ 离岸业务流程外包和后台运营服务是印度的重要产业，也是由返回者在因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经济不景气而被迫回国时通过筹集创业资本而建立起来的。⁷⁸ 移民对来源国社会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他们对人力资本存量的影响。这是当他们带着新的知识和技能返回时直接完成的，或是通过激励公民获得或增强其人力资本、增强一国的整体技能水平而间接完成的。⁷⁹ 有人建议，外籍医生和护士创新性地参与所谓的“联合国维健部队”（仿效“联合国维和部队”），以向流散的侨民以及人类发展指数低的第三国中的无技术移民和非正规移民提供免费或低成本的医疗服务。⁸⁰ 然而，经常让政策制定者们感到关切的是，迁出移民，特别是高技术移民，是国家的巨大损失。“智力流失”和“智力浪费”，或高技能人力资本的丧失/不充分利用，是被普遍提出并引起广泛讨论的问题。⁸¹

随着时间推移，移民在目的地国的经济贡献已被深入地研究了。大量证据显示，低技术和高技术移民都使得某些职业群体、生产部门或特定专业中存在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得以调整。⁸² 在拥有大量高技术人口的国家中，低技术移民工人通过在公民劳动力供应短缺的部门工作，补充了当地人的技能缺口；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也是被本土工人认为没有吸引力的行业。⁸³ 这不仅解决了建筑和农业等产业的劳动力缺口问题，⁸⁴ 而且还允许高技能行业的本土工人进一步精进。这种技能的互补对于本土的高技能女性尤其重要。随着移民对育儿和家政工作的补充，本土女性工人得以提高工作参与度和生产率。例如，在意大利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当有大量移民在提供家政服务时，意大利本土妇女会花更多时间在工作上。⁸⁵ 一份 2011 年在美国进行的研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表明低技能移民通过降低家政服务成本，增加了本土高技能妇女的劳动力供应和平均市场工作时间。⁸⁶

一些国家几乎完全依赖移民工人，特别是在建筑、酒店和零售等行业。例如，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科威特，国际移民在其全国人口中占比很高（分别为 88% 和 76%）。⁸⁷ 对于人口减少的国家来说，移民对于抵消部分人口减少带来的负面经济效应可能至关重要，因为人口减少会抑制一个国家经济

76 Fensore, 2016。

77 同上。

78 Khadria, 2009。

79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2016。

80 Khadria, 2012。

81 “智力流失”的定义是高技能的人才从穷国迁移到富国，而“智力浪费”的意思是指移民从事的工作所需要的技能水平低于其在来源地获得的技能水平。

82 Khadria, 2012; Ruhs, 2013; Goldin 等, 2018; Goldin, Cameron 和 Balarajan, 201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5。

83 Constant, 2014。

84 同上。

85 Barone 和 Mocetti, 2010。

86 Cortés 和 Tessada, 2011。

87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

整体的生产力和增长。随着欧洲等地区生育率的下降，移民仍然是维持人口增长和劳动力供应的主要贡献者。⁸⁸ 2012年至2016年，在欧盟，自然人口变化（出生和死亡）仅贡献了20%的人口增长，而净移民则占了人口增加总数的80%。⁸⁹

从对社会具有大规模和长期外部性影响来论述移民更广泛的经济贡献的话，移民长期以来一直是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的驱动力。移民，不同于从未在其来源国之外生活过的人，更愿意承担商业风险。正如一些研究人员所观察到的，这可能是因为移民已经经历过离开来源国在其他地方寻求机会的风险，因此已为成为风险承担者做好了准备。⁹⁰ 通过克服重重障碍和挑战移居到一个新的国家，他们发展出了“成长型思维模式”，这使他们具有更强的适应能力，也更加自信，并且对不确定性有更高的容忍度。⁹¹ 然而，最近的研究也提醒到，不要将移民视为优于当地人的“超级企业家”，因为总体的数据并不能证明有这样的区别。⁹² 此外，移民企业家们始终面临可能会导致企业倒闭的重大风险挑战。无法获得信贷是对移民企业最主要的限制之一，虽然这不是移民所独有的问题，但他们获得商业贷款的困难程度要比本地出生的人大很多。⁹³ 缺乏抵押品、信用记录较短、可能遭受的歧视和信贷机构对移民的不熟悉，这些都使他们不太可能从贷款机构获得信贷。⁹⁴ 其他的一些障碍也同样是移民企业的巨大阻碍，包括创业的权利受限、缺乏本地关系网络、对本地商业环境的不熟悉，以及语言和文化障碍。⁹⁵

移民为推动美国的创新和企业精神做出的重要贡献也许比其他任何发达国家都鲜明。尽管在这个拥有3亿多人口的国家中，移民仅占其总人口的13%，但他们中的企业家却占企业家总数的近30%。⁹⁶ 除了他们对企业不成比例的巨大贡献外，最近的研究表明，移民在美国创办的企业，相比当地人开设的企业，不仅更有可能生存下去，且在三年期和六年期的就业增长方面往往表现更优。⁹⁷ 然而，同一项研究也发现，在工资增长方面，移民创办的公司的表现并没比当地人创办的公司好，甚至落后于当地人的公司。⁹⁸ 在创新方面的成就和贡献在工程和技术行业中最为明显。例如，从2006年至2012年间，在美国新创建的工程技术公司中，约有四分之一的公司至少有一位主要创始人是移民。⁹⁹ 硅谷经常被认为是这类成功的移民创新者和企业家的聚集地。¹⁰⁰ 然而这种趋势不仅限于美国。在全球

88 请参见本报告第三章有关世界各区域移民和人口变化的讨论。

89 欧洲统计局（Eurostat），2019。

90 Goldin 等，2018。

91 Kelly，2018。

92 Naudé, Siegel 和 Marchand，2017。

93 Desiderio，2014。

94 同上。

95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for Trade and Development，简称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国际移民组织（IOM）和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8。

96 考夫曼基金会（Ewing Marion Kauffman Foundation），2017。

97 Kerr 和 Kerr，2016。

98 同上。

99 考夫曼基金会（Ewing Marion Kauffman Foundation），2014。

100 Lal, Reeves 和 Rai，2006。

范围内，移民都在利用其企业家精神持续创造就业机会并为目的地的经济增长做出贡献。2012 年，《全球创业监测》（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对 69 个经济体进行的调查显示，与当地人相比，移民的商业活跃度更高。¹⁰¹ 此外，尽管缺乏移民对低收入国家创业贡献的研究，但最新的研究，尤其是那些难民研究表明，在那些为他们提供工作机会的地方，难民为目的地经济做出了积极贡献。在乌干达，一个拥有世界上最大难民人口的国家，居住在城市和农村地区的难民都具有很高的企业家精神。他们不仅为自己，也为乌干达国民创造了就业机会。¹⁰² 对坎帕拉的难民企业家进行的研究表明，平均每个难民在该市雇用 2.4 名员工。¹⁰³ 人们在南非也观察到了类似的趋势，他们采取的难民自理政策不仅使难民能够自由流动，而且还能找到工作且成为自由职业者。但是，由于许多难民很难在常规经济中找到工作，许多人选择在以非常规形式创办自己的企业。最近关于《南非城市的难民创业经济》的报告发现，难民企业通过创造就业机会为该国的经济做出了贡献；¹⁰⁴ 开普敦省和林波波省分别估计有 52% 和 45% 的企业在雇佣人员，其中约 50% 的企业更有可能雇用南非人。¹⁰⁵

101 《全球创业观察》（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2013。

102 Betts 等，2014。

103 同上。

104 Crush 等，2017。

105 同上。

作为创新者的移民

近年来，移民在促进创新方面所做出的贡献获得了人们的关注，特别是在移民目的地国。移民是全球创新的重要驱动力，这一点毋庸置疑且受到广泛认同。最近的一份报告指出了移民促进创新的四种方式：（a）移民在具有更具创新性的经济领域的集中度更高；（b）通过专利和作为企业家；（c）与本土人相比，他们对创业公司的贡献更大；（d）通过促进投资、贸易和技术联系。^a 美国是移民创新最突出的例子。例如，移民长期以来一直被与美国专利数量的增加联系在一起。^b 实际上，由于移民集中在科学和工程学等领域，美国移民获得的专利数量是本土人的两倍。^c 最近一项旨在确定高技术移民如何影响美国的“产品再分配率”的研究发现，“H-1B 工人比例每增加 10%，相应的产品再分配率增加 2%”。^d 换句话说，雇用技能更强、受过大学教育的外国工人的公司创造了更多新产品。^e 产品再分配的定义是新产品进入市场以及旧产品退出市场的过程，它是评估创新速度的另一个指标。^f

2018 年的另一项研究发现，尽管移民人口仅占美国人口的一小部分，但自 1976 年以来，移民却贡献了美国创新总量的 30%。^g 移民对美国创新的贡献显而易见，诺贝尔奖获得者和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中移民的数量是当地人的三倍。^h 尽管大多数有关创新的研究都聚焦于美国，但越来越多的研究正在探讨移民如何在其它国家为这一领域做出贡献。一项评估移民对英国、法国和德国专利增长贡献的研究表明，与美国的情况相似，高技能移民与创新之间呈正相关关系。ⁱ

a Goldin 等，2018。

b Rassenfossea 和 Pellegrino，2019；Moser，Voena 和 Waldinger，2014；Hunt 和 Gauthier-Loiselle，2010；Kerr 和 Lincoln，2010。

c Hunt 和 Gauthier-Loiselle，2010。

d Khanna 和 Lee，2018。

e 同上。

f 同上。

g Bernstein 等，2018。

h Goldin 等，2018。

i Venturini，Montobbio 和 Fassio，2012。

妨碍人们认识移民贡献的新因素

在前面的小节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直有一些或主要或次要的障碍在影响移民在来源地和目的地做出贡献的能力。这些障碍通常与源自各种法律框架的政策环境有关。例如，许多障碍是基于更广泛的适用于社会管理的法律应用，例如与劳动法、财产法、刑法、税法等有关法律。同样的，我们也看到结构性 / 政策环境和新技术（例如移动货币）的变化已被成功地用于促进移民以某些特定的方式做出贡献。在追求和平与繁荣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增加或优化贡献能力并为人们创造实现理想的适当条件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制定政策时面对的核心问题，这当然不只是针对移民，而是针对所有的居民（包括公民和非公民）。但是，政策制定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也在发展改变，它们之间的联系随着时间变得越来越紧密。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包括 24/7 不间断的媒体周期、从“专业知识和分析”向“意见表达”的转变、牺牲批判性的反思和调整以在信息推送方式上做出巨大改变等。¹⁰⁶

结合重大的地缘政治事件，例如冷战结束、9/11 袭击、2015/16 年去往和经过欧洲的大规模人口流动，最近的政策环境不得不越来越多地去适应更加激烈的政治形式并应对紧迫的移民问题。这在西方民主国家最为明显，但绝不仅限于这些国家。在 2014 年一份关于媒体如何描述 10 个国家的人口迁移和移民的大数据研究中，¹⁰⁷ 其中一个主要发现是，政治人物在所有 10 个国家的媒体报道中都是最主要的声音。无论是在阿富汗，还是在斯里兰卡、加拿大和英国都是这种情况。¹⁰⁸（迁入）移民正被越来越多地被当作政治参照物，并被用作定义某些价值的一种方法（在民主制度中，也是一种吸引选民的方法）。一些研究发现，“有关移民的政治冲突遵循政治逻辑且必须被归结于政党间的竞争，而不是源于一些‘客观存在的压力’”。¹⁰⁹极右翼政党为政治利益将移民政治化是近期研究中反复出现的主题。¹¹⁰ 换句话说，在许多国家，“反移民”的言论已成为为获取政治支持所做的政治宣传的核心，不管实质性问题本身是否重要。曾经只是小众言论的反移民论调已经成为政治话语的核心主题。政治本身正成为一个妨碍平衡的移民政策和妨碍移民做出贡献的重要障碍。

106 Kirkpatrick, Ackroyd 和 Walker, 2005; Weinberger, 2011。

107 McAuliffe 和 Weeks, 2015。这十个国家分别是阿富汗、孟加拉国、加拿大、荷兰、挪威、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瑞士、英国和越南。

108 同上。

109 Grande, Schwarzbözl 和 Fatke, 2018。

110 Abou-Chadi 和 Krause, 2018; Abou-Chadi, 2018; Mudde, 2019。

政治和移民

在左翼政党的拥护者们中，他们对曾经领导的政党的衰落有一个简单的解释：移民……几乎没有一个星期会没有任何一位候选人或专栏作家宣称，自由主义者只有关闭了边境才能重新获得权力。将矛头指向移民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这反映了一种被广泛认同的观念，即欧洲中左翼各大政党的衰落……是由民粹主义激进右派新政党的崛起导致的，是这些政党利用带有本土主义者甚至是威权主义的政治讯息，“偷走”了传统的中产阶级选票。

.....

但是自从2015年所谓的难民危机以来，随着欧洲各社会民主政党的领导人争相表达了对移民的关切，这些担忧已升级为恐慌……中左翼的政党言论发生的巨大变化体现了不知如何遏制右翼民粹主义在西方蔓延的恐慌情绪的一部分。

.....

……与各民粹主义激进右翼政党最初在1990年代的扩张不同，这些政党最近的扩张并不是由赢得更多工薪阶级的支持所推动的。真实的情况是，由于主流的评论员和政治家对诸如9/11事件和“难民危机”之类的事件的回应，使得民粹主义激进右翼的论述更多地被纳入了主流讨论中，他们的“解决方案”也因此被更多民众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因此，现今最成功的民粹主义激进右翼政党是全民党（Volksparteien），即“人民的政党”，而不是“工人的政党”，他们不仅仅代表工薪阶级。

.....

学术研究一致表明，如果主流政党试图向右迈进以解决激进右翼的问题，那么这并不会伤害民粹主义的右翼政党，事实上，这通常反而对他们有益。^a 此外，另外一些研究表明，这也不能阻止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选举中失利。^b 这是完全合理的。通过将移民问题作为优先事项，并加强对移民和人口迁移的负面描述，主流政党只是在放大民粹主义极端右翼政党认为的主要矛盾和思维框架。此外，民粹主义激进右翼选民也不仅是本土主义者，他们还是民粹主义者，这解释了为什么社会民主政党们提出的“移民现实主义”最终是无效的。

a Abou-Chadi 和 Krause, 2018。

b Abou-Chadi, 2018。

节选自 Mudde, 2019。

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公开辩论的根本方式已经改变。这意味着在一个由于跨国联结而经历着快速转变的世界中，公共话语中的“谁，什么，何处以及怎么样”明显不同了。从全球的不同地点获取信息和意见的能力已得到了极大提高。我们还能够（自己动手）不受太多限制地发表自己的观点，这是新的社交媒体平台促成的发展结果。通过使用这些平台，那些试图改变政治（和政策）决策的有组织的团体，无论其人数多少，利用公开的、实时的（非策划的）信息发布来歪曲事实的能力越来越强。¹¹¹ 总体而言，我们（国家，社区，以及越来越多的以某些价值为基础的跨国团体）向自己和与他人描述

111 McAuliffe, 2018; Siaper 等, 2018; Suiter 和 Culloty, 2019。

和讨论移民的方式受到媒体格局巨大变化的影响。例如，最近针对这些变化的研究利用了 Twitter 的大数据分析，研究发现一些团体正在使用信息的“纠缠性”，以将难民和其他移民描绘成负面的，而不管事实究竟如何（请参见下面的文本框）。

跨国部落主义，移民和社交媒体平台

在难民危机最严重的时期（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5 月），一项针对 Twitter 的大数据研究对 750 万条带有 #难民 (refugee)，#难民危机 (refugeecrisis) 和 #难民 (德语 flüchtlinge) 等标签的推文进行了分析。^a 该研究调查了 Twitter 平台上对难民问题的理解并评估了这些理解代表不同声音的多元程度。研究发现，总体上主流观点一方面围绕安全和保障展开，另一方面则关注人道主义。其中一些标签将种族主义与安全保障直接挂钩。将新出现的事件与预先存在的标签（例如，#难民 (refugees) 和 #推特上的顶级保守派 (tcot)）相关联的行为体现了一种新趋势，即人们用已有的思维理解新生事件并以此实现不同的政治目的。研究人员发现，Twitter 不再是一个不偏不倚的社交媒体平台；相反，某些势力的长期存在限制了该平台的多元性：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将新的标签“社会化”，并向数百万的粉丝推广。此点也反映了 Twitter 正沦为某些利益集团（例如极右翼活跃分子）实现某些政治目的的战略工具，而现有证据也已表明欧洲对移民的反对态度愈发强硬。总体而言，Twitter 上针对难民的辩论主要徘徊于安全和种族主义以及人道主义两种理论之间。

考虑到欧洲当时发生的事件，研究发现了激进分子是可以理解的。这些事件之间的关系以及在政治领导人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以及传统媒体带动下跨国部落主义的兴起，是许多政治学家非常感兴趣的话题。移民议题在这些分析中至关重要，这些争论经常被刻画为“战斗”，“斗争”和“敌对行动”。^b 这些战斗的主要参与者位于欧洲、美国和澳大利亚，并能够通过前所未有的跨国交流能力来相互联结。^c 这场战斗是关于“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与“融合和开放”之间的社会态度（支持）的战斗，而不是主要关于经济问题的战斗。^d 令人遗憾的是，迁入移民政策已成为这场跨国政治权力斗争的核心。^e

a Siapera 等，2018。

b Mounk 和 Foa，2018。

c Zemandl，2018；Suiter 和 Culloty，2019。

d Kaufmann，2017；Zemandl，2018。

e McAuliffe，2018。

关于未来挑战的结论性意见

如果这个世界按照理想状况发展，那么就没有必要撰写本章。这个主题本身会是那么的显而易见且毫无争议，以致使其无关紧要。然而，现在要比二战后现代历史中的任何时刻都需要去反思移民对世界各国和社区的贡献。简而言之，这是因为在国际移民等重要政策问题的公开辩论中，越来越难以听到平衡的观点。

在这种情况下，本章不是关于移民的定量的成本效益分析。相反，本章着眼于经常被忽视但却是决定移民是否能够在目的地国及来源国社区成为贡献者的核心因素。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重点观察了构建一个良好社会的三个主要领域：社会文化，公民政治和经济贡献。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移民可以比上世纪（或之前的世纪）更好地在这些领域做出贡献，主要是因为大多数国家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以及对确保以人权为基础的全球发展和稳定需求的强烈认同。¹¹² 然而，本章还指出，移民对全球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贡献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被轻描淡写带过或被认为是应该的，还由于对移民的干扰和虚假信息的扩散而受到阻碍。最近的研究和分析表明，某些形式的技术正在影响我们在媒体、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互动，并使对其加强治理的需求变得越来越紧迫，无论是在对新技术本身还是在这些技术如何塑造民主程序的方面。¹¹³

因此，问题仍是什么样的均衡策略才是一个能使移民的贡献被最好地（如果不能是最大程度地）在全球和各国政策议程上受到重视、认可并被接受。

一些激进分子和拥护者主张采取政治回应，¹¹⁴ 而另一些人则主张只需推出一些形象正面的“被理想化的”移民代表人物来抵消负面形象，还有一些人主张应谨慎行事，因为这些应对方式有可能让公开讨论进一步两极分化，因为这些讨论正越来越被煽动性的（有时也是不准确的）社交媒体评论所影响。¹¹⁵ 鉴于这种情况，本章对政策、实践和研究的未来发展提出如下建议：

- 平衡的公开讨论需要对“虚假的”社交媒体内容进行更严格的审查，包括推动对于享受言论自由同时所要担负的相应责任的更好理解。目前，在世界许多地区，这是一个“热门”的话题，更严格的监管制度正在被考虑或已被施行。¹¹⁶
- 显然，我们需要更加重视以移民为中心的研究和分析，还要加强有关社交媒体上激进分子对不平衡的政治对话（最终导致不平衡的政治决定）的影响的研究。理想情况下，该研究应检验各种被扭曲的消息所造成的影响，因为本章所罗列的现有研究表明，消极的、反移民的利益集团

112 请参见，例如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的变化，它显示了全球大多数国家在发展水平上都获得了显著提升。

113 Morgan, 2018。

114 请参见，例如，Crawley 和 McMahon, 2016。

115 Kaufmann, 2017; Alfred, 2017。

116 英国广播公司（BBC），2019；Tusikov 和 Haggart, 2019。

似乎正越来越多地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取得巨大成效，有时会无视应保持准确性或真实性的规范。

- 在历史和当代，都有很强的证据表明移民通过各种方式在各种境况下都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同样明显的是，一些结构性障碍限制了移民的贡献，这对社区、国家和移民都是不利的。最明显的例子是，非正规或无证移民从事着地位低下、报酬较少但在许多情况下却非常被需要的工作。结构性改革与移民政策举措（例如正规化和对正规途径进行强化）相结合，可为优化移民贡献和支持某些产业和社区发展提供机会。¹¹⁷
- 在新技术（例如移动货币应用）带来的革新还可以进一步发展，并有助于移民在来源地和目的地做出贡献。移民相关技术能够在整个迁移周期中全程支持移民，包括作为支持安全、正规和有序的人口迁移的一种手段。对移民科技初创公司的进一步支持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而这一领域的工作已经在进行中。¹¹⁸
- 在政治、媒体和研究等领域，人们对移民在各国社会和全球范围内的社会文化和公民政治贡献的巨大价值的认知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尽管这可能极具挑战，但在没有完全认同其他领域的重要性的情况下，专注于经济问题的倾向会导致对社会和民族国家产生一种交易性看法。应该继续扩大研究范围，例如研究移民作为形象正面的领袖人物可以发挥的作用（例如“萨拉赫效应”），或是研究关于烹饪知识的传播与健康和幸福之间的关系，这将使政策制定者和普通观众能够更好地理解移民在全球范围内已对现代生活做出的重要贡献，以及他们还将做出什么进一步的贡献。

117 Triandafyllidou, Bartolini 和 Guidi, 2019。

118 请参见，例如，可在 <https://startupswb.com/> 上浏览“创业无国界（Start-ups Without Borders）”。



**Dream Big
And Aim High**



CÉLINE BAULOZ
ZANA VATHI
DIEGO ACOSTA

6

移民、融入和社会凝聚：挑战、近期发展和机遇¹

引言

移民和其所居住的社区之间的关系是整个移民周期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² 这种关系以移民和接纳地社区在心理和社会上的适应过程为形式，它影响着移民的社会融入（inclusion）程度，包括移民的归属感。在一个新的社群定居（不管是临时性地还是永久性地），需要移民去适应新的文化、习俗、社会价值观和语言。移民逐步融入目的地的程度也取决于接纳地社群的态度，包括他们对人口迁移和移民的开放度。

移民融入一直是移民现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如今，它成为了一个尤为复杂的话题。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过去五十年来移民绝对数量的增长，以及移民来源地、社会经济背景和迁移原因的多元化导致了接纳地社会的社会、文化、道德伦理和宗教信仰的多样性更加丰富。³ 因此，移民和多样性对社会凝聚（cohesion）的影响成为了一项被重点关切的议题。⁴ 这体现在一些国家为构建移民和接纳地社区之间的关系和维护社会凝聚而采取的融入政策中。这些融入政策在不同的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不同的形式，反映了人们对迁入移民和多样性的态度等社会价值观。

尽管如何在日趋多元化的社区中一起生活已成为核心问题，解决移民融入带来的挑战因有关这一话题的众多观点和声音而进一步复杂化。与移民和国家伴随而来的一系列行为体（如公民社会组织、社区和地方政府）如今在移民融入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此外，几乎所有人在今天都有能力公开发表他们对移民和移民融入的观点。⁵ 出于竞选目的而将移民政治化已经使这一问题上升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在某种程度上由于政党和媒体的负面描述，⁶ 移民在一些国家已经被视为对民族认同、价值观、经济稳定与安全的挑战，更宽泛地说，是对社会凝聚的一个威胁。⁷ 尽管移民做出了重要的社会经济贡献（见本报告第5章），反移民情绪已经引发了许多事件，包括不容忍、歧视、种族主义、仇外心理，甚至是针对移民的暴力极端主义事件，尤其是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上升的国家。

1 Céline Bauloz, 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简称 IOM）移民政策研究部高级研究官员；Zana Vathi, 边山大学社会科学系高级讲师；Diego Acosta, 布里斯托大学欧洲与移民法系教授。

2 尽管这一章集中研究目的地国，移民的融合（integration）过程同样存在于过境国以及返回移民的来源国。关于移民的重新融入，参见 Newland, 2017。

3 Appave 和 David, 2017。

4 Demireva, 2017。

5 参见，例如 2017 年在欧盟 28 个成员国实施的关于欧洲人对待移民与融合的态度调查（欧盟委员会，2018）。

6 Crawley、McMahon 和 Jones, 2016；关于媒体的消极叙事，特别参见 Allen、Blinder 和 McNeil, 2017。

7 Appave 和 David, 2017；Papademetriou, 2012。

尽管存在这些挑战，很多国家最近已经重申了移民融入和社会凝聚的核心地位，《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Global Compact for Safe, Orderly and Regular Migration）将其定为一个独立的目标。⁸《难民问题全球契约》（Global Compact on Refugees）同样通过持久性的解决方案来推动接纳国难民的社会融入，例如本地融合（integration）等。⁹

为了更好地理解移民融入包括什么以及它可能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本章的余下内容将分为三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介绍融入和社会凝聚的概念，第二部分转向阐明融入的结果和阻碍，第三部分主要通过当地居民和移民自身扮演的角色，继续探讨“实地情况”是怎样的。结论部分讨论了一些可能有利于促进移民融入和社会凝聚的政策应对措施的影响。

融入和社会凝聚：关键概念和定义

定义“移民融入（inclusion）”和“社会凝聚（cohesion）”是一项困难的任务，因为目前不存在公认的定义。各种紧密相关的术语的频繁使用和识别这些术语的困难性使得这些概念的模糊性进一步增加（见附录 A 的说明性列表和这些概念的参考定义）。¹⁰

从广义上看，社会凝聚可以通过“团结”、“亲密”、“宽容”与“和谐共存”的概念来定义。¹¹它不一定与迁移和移民相关，一般来说是指通过信任和社会规范将整个社会紧密联系起来的纽带。尽管这种纽带主要会被财富与收入的悬殊、贫穷，或社区、种族或民族之间的冲突所削弱，移民（尤其是多样性）对社会凝聚的影响越来越受到质疑。¹²但是，迄今为止，实证证据尚无定论。如果一些研究提出多样性对诸如美国等一些国家具有消极影响，英国的研究以及更广泛的欧洲的研究则发现，相对多样性而言，收入不平等和贫困对社会凝聚具有更大的冲击力。¹³

尽管移民和多样性对社会凝聚的影响并不清晰，社会凝聚和移民融入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有一部分人口（包括移民）在特定的街区、社群、城市或（或）国家中受到排斥，社会凝聚就无法实现。¹⁴因此，尽管缺乏一个普遍的定义，“融入”可以归结为包括社会凝聚和移民在不同社会领域的融入，例如教育、健康、就业、住房、公民和政治参与。¹⁵

8 联合国大会（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UNGA），2018a：附录，目标 16。

9 联合国大会（UNGA），2018b：97-99。

10 本章中对术语“包容”和“社会凝聚”的选择与《移民问题全球契约》（联合国大会，2018a）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联合国大会，2015）保持一致。

11 Demireva, 2017；同时参见 Fonseca, Lukosch 和 Brazier, 2018；Forrest 和 Kearns, 2001。

12 Zetter 等，2006。

13 Demireva, 2017。

14 参见 Jenson, 1998，“包容”被列为社会凝聚的其中一个层面。

15 Faist, 2018。对于另一种定义，参见 Charsley 和 Spencer, 2019。本章集中探讨移民融入，在不损害某些国民面临类似的融入挑战这一事实的前提下。

谁是移民？融入的视角

正如本报告第 2 章所言，“移民”没有公认的定义，但存在基于政策和分析情境而得出的不同理解。例如，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简称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因为统计需要将移民定义为“任何改变其常住国家的人”。^a

谈及融入，移民的含义一般来说更为广泛，延伸到移民在接纳国出生的后代。尽管移民的后代自身并未迁移，但他们仍有可能被接纳地社会视为移民，且其自我身份认同也是这样的。尤其是所谓的“二代移民”，他们可能同时接受接纳国及其父母来源国的身份认同。^b 出生在美国、父母都是移民的 Jenan 的证词可以很好地体现这种多重身份认同：

身为两位移民的女儿，我感到自己相比于家族世代都在美国的朋友不得不加倍地工作，以此来向家人证明他们来到这里、踏上这趟移民旅程并开始全新的生活是值得的。作为移民的孩子，这意味着要平衡两种不同的文化。在成长过程中，我经历了一段接受自己同时属于两个冲突的世界的艰难时期。^c

a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1998。

b Vathi，2015。

c 见 <https://iamamigrant.org/stories/united-states/jenan>。

在这样的背景下，“融入”包括了移民和接纳地社群之间相互适应的一个过程。移民的融入程度取决于相关个体和需要适应的情境。影响移民融入进程的因素包括他们的人口学特征和性格特征（例如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语言能力）、社交网络和能动性的发挥。¹⁶ 融入仍是一种高度个体化和个性化的经历，正如移民和家庭成员之间具有不同的移民体验，不同“群体”的移民（例如难民、高技术或低技术的移民工人、人口贩卖的受害者或移民后代）经历也各不相同。¹⁷ 同样，情境也会影响移民融入社会的程度，包括地理区位和时机。基于各自不同的历史、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情况，每个国家、社会和社区对待移民融入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因此，他们对待移民和多样性的态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继而决定国家所采取的移民和融入政策的类型。¹⁸

作为心理社会学的一个过程，融入是移民经历中固有的一部分。¹⁹ 尽管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北方世界（Global North，指发达国家）”，但融合超越任何南北区隔，因为它涉及到所有国家。正如在大多数“南方世界”（Global South，指发展中国家）所看到的，一些国家尚未采取融入政策的事

16 Castles 等，2002；Fokkema 和 de Haas，2011；Charsley 和 Spencer，2019。

17 关于难民和其他移民融入的区别，参见例如 Castles 等，2002；Bauböck 和 Tripkovic，2017；以及 Vathi，2015，有关不同移民后代的文章。

18 Castles 等，2002；同时参见 Silver，2015；Landau 和 Bakewell；2018。

19 主要参见 Berry，1997。

实并不意味着移民融入（或排斥）在实践中没有发生。它仅仅表示这个国家还没有制定一项移民融入的全国性策略。这也许是因为融合不在决策者的优先事项之中。例如，西非国家就是这样，因为其他社会经济挑战（比融合）更为紧迫，或是因为社会资源匮乏。²⁰

尽管如此，正如《移民问题全球契约》（Global Compact for Migration）所承认的，融入政策可以成为国家用来支持移民融入和促进社会凝聚的重要工具。²¹ 相反，融入政策的缺失可能产生高昂的代价，这不仅仅是对可能面对歧视和被边缘化的移民而言，从更广泛的社会凝聚而言更是如此，因为它会提高社会矛盾、骚乱和国内动乱发生的风险。²² 作为（迁入）移民政策的一部分或独立的政策，移民融入在特定的国家可以根据其自身价值观以不同的形式构建。最常见的国家融入政策是那些具有同化、多元文化主义和融合因素的模型，如表 1 所示，可以根据移民适应和社会容纳的预期程度进行区分。

表 1. 主要融入模式的总结²³

融入模式	移民适应程度	社会接纳程度	政策举例	
同化	高	低	白澳政策，1901–1966 ^a	限制“非白人”移民和同化“白人”移民 ^b
多元文化主义	低	高	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政策，1971–现在 ^c	认可“多元文化主义反映了加拿大社会文化和种族的多样性” ^d
融合	中	中	欧洲联盟关于第三国国民融合的行动规划，2016 ^e	认为融合是一个“动态的双向过程” ^f

来源：(a) 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n.d.；(b) 同上；Berndt，1961；(c) 加拿大政府，2018；(d) 同上，1985；(e) 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2016；(f) 同上。

同化模式认为多样性会给社会凝聚带来风险并且要求移民最高程度地适应社会，而接纳地社会的接纳程度较低。它是一个单向的政策过程，在这个政策过程中移民要充分地拥护接纳地社会的国家认同和价值观，甚至有损于他们原有的认同和价值观。²⁴ 相反，多元文化主义模式重视多样性，认为移民的适应程度较低（他们可以保留原有的文化认同），而接纳地社会有较高的接纳程度。²⁵

20 Gagnon 和 Khoudour-Castéras，2012。
21 联合国大会（UNGA），2018a：第 32(c) 段。
22 Gagnon 和 Khoudour-Castéras，2012。
23 这份汇总表主要根据 Berry 1997 年和 2006 年的文章做出。
24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9，详见附录 A。

同化模式被称为“熔炉”（melting pot），多元文化主义模式则通常与“沙拉碗”（salad bowl）联系在一起：熔炉由融在一起变得难以分辨的材料构成，但一个沙拉碗是由多种多样且和谐并存的材料组成的。尽管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欧洲人大规模移民期间，同化政策已经成为拉美国家（例如阿根廷）的一项规定，²⁶ 这两种模式在 20 世纪时期的传统移民国家极为盛行。从广义上讲，同化模式在 20 世纪 20-60 年代占据中心地位，到了 70 年代，由于同化模式无法适应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中心向多元文化主义模式转移。²⁷ 尽管多元文化主义模式至今仍为加拿大等国所采用，²⁸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一些国家已经否认了多元文化主义，因为它无法应对移民排外并被视为对国家认同和价值观的威胁。²⁹

因此，为了修复多样性和统一性之间的平衡，不同模式已得到采用，但一些人声称，由于多元文化主义，这种平衡已经丧失了。³⁰ 在国家层面，如今依靠的模式是融合模式，一种介于同化与多元文化主义之间的模式。它认为移民的适应程度和接纳地社会的接纳程度都达到中等水平。³¹ 尽管没有公认的定义存在，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个移民和其所居住社会之间相互适应的双向过程。³² 在地方层面，一种跨文化融入的方法已经形成，它强调接触的重要性，以及包括移民和本国国民在内的具有不同背景的个人之间的联系。它基于多样性是一种优势的理念，旨在建立相互理解和多元文化，并以此对抗歧视和不平等。³³ 这种政策描述源于魁北克在 20 世纪 80 年代对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回应，后来被越来越多的城市、街区以及诸如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家所采用。³⁴

25 Castles, de Haas 和 Miller, 2014。

26 参见，例如 Acosta, 2018; Bailey, 1979; Bjerg, 1988; 以及 Sánchez Alonso, 2002。

27 Castles, 2004; Castles 和 Davidson, 2000。

28 Joppke, 2014。

29 Kymlicka, 2012; Joppke, 2010. 同时参见 Modood, 2013。

30 Zapata-Barrero, 2017。

31 Bivand Erdal 和 Oeppen, 2013; 同时参见 Favell, 2005。

32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9。

33 Zapata-Barrero, 2017。

34 同上。关于意大利城市的跨文化主义，参见 Caponio 和 Donatiello, 2017。

融入的结果：挑战和政策回应

鉴于影响融入的各种个人和情境因素，衡量移民在接纳社会的融入水平（所谓的“包容的结果”）是复杂的（见下文的文本框）。尽管如此，仍需重视识别潜在的阻碍，制定和（或）再评估政策应对措施，以更有效地支持移民融入。

通过指标衡量移民的融入水平

融合指标已经发展至用来衡量某些国家的移民融入程度并根据融入政策的有效性对这些国家进行排名。这些融合指标包括：

- 2015 移民融合政策指数（Migrant Integration Policy Index 2015, MIPEX 2015），由欧洲第三国国民融合基金和欧盟（European Fund for the Integration of Third-Country Nationals）联合出资，巴塞罗那国际事务中心（Barcelona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和移民政策小组领导（Migration Policy Group）（2015）；^a 以及
- 2012 年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研制的迁入移民融合指标（Indicators of Immigrant Integration），以及与欧盟联合编写的最新版本的《2018 年移民安置：移民融入指标》（Settling In 2018: Indicators of Immigrant Integration）。^b

融入与情境高度相关，这些指标反映了对“成功融合”含义的一种特定理解。^c 两组指标都是在传统目的地国家的情境中设计出来的，所以，它们可能不适用于其他地理区位，包括全球范围内不断增加的、已经成为移民目的地国的国家。

对排名或指数覆盖的国家进行的比较也仍然是微妙的，因为即使在传统目的地国之间，各国对融入的理解和融入政策的目标也有所不同。一项多元文化主义的融入政策不会与更倾向于同化主义的政策有相同的目标。因此，要在具有不同融入目标的国家之间比较其融入政策的有效性是十分困难的。^d

尽管重点不在融入，移民治理指标也为国家评估其移民政策的全面性提供了有用的工具，包括国家的融入政策。移民治理指标是国际移民组织（IOM）的一项倡议，在经济学家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IU）的支持下得以实施，用以支持国家推行移民治理框架（Migration Governance Framework），2015 年被 IOM 成员国采用（理事会 2015 年 12 月 4 日关于《移民治理框架的 1310 号决议》）。^e 通过其 90 项指标，移民治理指标帮助国家识别移民政策和未来优先事项中潜在的缺口，以及对管理有方的移民政策的优良做法，包括关于移民权利和福祉政策等移民融入的关键层面。

a Huddleston 等，2015。

b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OECD）和欧盟（EU），2018。关于以往的版本，见经合组织（OECD），2012；经合组织（OECD）和欧盟（EU），2015。

c Castles 等，2002。

d Entzinger 和 Biezeveld，2003。

e 参见 <https://migrationdataportal.org/overviews/mgi#0>。

本节探讨在某些关于融入的关键政策领域内移民融入的结果和挑战，这些领域包括语言、教育、劳动力市场融入、家庭团聚、政治参与和入籍。对这些特定政策领域的关注无损于其他政策领域的重要性，例如健康或住房。尽管健康是本报告一个具体章节的主题（见第 7 章），住房也是移民融入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它的可支付性和质量影响着移民的福祉和社会融入。³⁵ 如果住房包容性可以在移民获得房屋所有权的基础上进行评估，³⁶ 对于其他人来说，例如难民，仅仅获得体面的住房已经是个问题，2015-2016 年欧洲所谓的移民“危机”就说明了这一点，这一危机也被一些人称为“住房危机”。³⁷

正如附录 B 所详述，本节中考察的所有政策领域反映了所有个体（包括移民）应该享有的人权，不歧视原则是移民融入的中心支柱。但是，移民在不同政策领域融入的结果取决于他们的移民身份。尽管合法居留是融合的第一步，这种许可决定着其它权利和待遇，比如工作和学习的机会。看起来将与人权相似，这些政策领域都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尽管有时强调劳动力市场融入，³⁸ 但这体现了对涵盖移民融入所有方面的整体融入政策的需求。

35 Phillips, 2006。

36 参见，例如 Darden, 2015。

37 Penny, 2016。

38 Castles 等, 2002。

语言

语言被接纳地社会和移民自身视为移民融入最核心的方面之一。例如，在欧洲，95% 的欧洲人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一国语言对移民融入该国非常重要。³⁹ 尽管在出发之前语言可以促进融入，到达时无论有没有丰富的语言知识，移民通常将语言障碍视为其最先面临的挑战之一。例如，从柬埔寨移民到泰国务工后，Sopha 提到：“由于语言不通，刚到的三个月是非常艰辛的。我无法和人们交流，对饮食也不熟悉。”⁴⁰ 除了促进社会互动之外，语言对于帮助移民适应一个新的环境非常重要，包括获得医疗、住房和其他服务。它还能改善移民受教育的机会，提高就业的可能性，并带来更好的自我报告健康结果。⁴¹

由于在移民融入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语言通常是政府政策中的重要领域。国家或者地方政府有时会通过语言课程来支持语言学习，这对移民而言可以是强制性的。这些语言课程有时和公民 / 社会培训课程一起供移民免费学习（例如，在瑞典和加拿大）。⁴² 此外，语言能力可成为入籍和基于所申请的居留许可证（例如家庭团聚）的入境或停留的一项必备条件。例如，正如 2015 移民融合政策指数（MIPEX 2015）所指出的，对永久居留权有语言要求的欧盟成员国从 1990 年的 1 个增加到 2014 年的 18 个。⁴³

尽管国家对语言学习的支持非常重要，语言要求成为在一个国家入境、停留或入籍的条件时可能会对移民融入产生负面效果。事实上，语言要求较低的国家反而是最有利于移民融入的。语言考试实际上会阻碍移民申请特定的身份，而不是推动他们去掌握这门语言。⁴⁴ 这些考试还会增加由于各种原因而不能通过考试的移民的脆弱性，例如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家庭或经济原因。例如，有证据表明，年龄与一个人学习一门新语言的能力呈负相关关系。⁴⁵

某些研究强调了在日益提倡多语言化的社会中专注于国语学习的矛盾。⁴⁶ 在美国的某些城市，例如迈阿密，西班牙语在某些行业的工作中可能比英语更为重要。⁴⁷ 在一些社区，调查发现，从语言同化转向多语言教学方法的学校能改进移民学生的教育成效，并最终减少歧视发生的可能性，增进移民学生的融入感。⁴⁸

39 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2018。此项调查于 2017 年 10 月 21-30 日在 28 个欧盟成员国内开展，约 28080 名居民接受了采访。

40 参见 <http://iamamigrant.org/stories/cambodia/sopha>。关于难民学习语言的重要性及其障碍，参见 Morrice 等，2019。

41 Chiswick, 2016; Aoki 和 Santiago, 2018。

42 关于瑞典，参见 Wiesbrock, 2011。关于加拿大，参见 <https://settlement.org/ontario/education/english-as-a-second-language-esl/linc-program/what-is-the-language-instruction-for-newcomers-to-canada-linc-program/>。

43 Huddleston 等，2015。

44 同上。

45 Isphording, 2015。

46 Ros i Sole, 2014; Krüger Dias 和 Plaza Pinto, 2017。

47 Lewis, 2013。

48 Somers, 2018; Panagiotopoulou 和 Rosen, 2018。

教育

除了工作前景以外，移民的动机也可以是移民愿意在另一个国家接受更高质量的教育。⁴⁹ 教育对移民在接纳地社会的就业和社会参与有着积极的影响，当移民取得更高的学历时，接纳地社会往往对其有更积极的印象。⁵⁰ 对于移民儿童而言，无论他们的移民身份为何（见附录 B），接受基础教育是一项基本的人权。但是，移民的教育成效仍然低于本国公民，尤其是第一代移民。移民的学业表现受一系列因素影响，包括他们的语言能力、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以及移民时的年龄。⁵¹

尽管政策应对措施对于提高移民的受教育水平很重要，2015 移民融合政策指数（MIPEX 2015）指出“教育成为许多国家融入政策中最大的不足”。⁵² 在移民融合政策指数包括的国家之外，移民的受教育问题更为普遍。对难民儿童而言，这一问题尤为显著。2017 年，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简称联合国难民署，UNHCR）关注的 740 万学龄儿童中有 400 万难民儿童失学，超过全球难民儿童的一半。⁵³ 对于移民儿童而言，将他们融入国内教育体系是很重要的，包括那些身处难民数目庞大的国家的移民儿童，这些国家往往将移民儿童教育留给人道主义部门管理。由于 2018 年境内已有 100 万学龄难民，土耳其承诺在 2020 年之前将过去在临时教育中心上学的所有叙利亚难民儿童纳入其国家教育体系。⁵⁴

其他移民儿童在接受教育上也面临着挑战。在一些国家，行政手续办理可能给移民为孩子注册入学造成阻碍，尤其是在移民缺少证明文件或者处于非正规的情况下。由于害怕被驱逐出境，学校向政府举报非正规移民儿童或向政府提供入学儿童数据的义务可能进一步阻碍移民儿童获得教育的机会。⁵⁵ 为确保移民儿童的入学率和出勤率，一些国家在移民当局和学校之间建立了防火墙。⁵⁶ 例如，在德国，学校对警局开放学生数据的义务在 2011 年已被废除。⁵⁷ 简化包括缺乏某些身份证明文件的移民儿童的入学手续的措施也在一些国家得到实施，例如泰国。⁵⁸

移民儿童教育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上学问题。提高移民儿童教育成效的其它阻碍包括缺乏满足其需要的教育，以及相对少见的移民儿童与本地学生在班级中的隔离情况。⁵⁹ 由于移民儿童的高度集中会对其教育成效产生消极影响，班级的构成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也表明，数字技术有利于减小

49 Hagelskamp、Suárez-Orozco 和 Hughes，2010；Bakewell 和 Bonfiglio，2013。

50 见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United Nations Committee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简称 UN CESCR），1999；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简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2018。

51 Filsi、Meroni 和 Vera-Toscano，2016；Corak，201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2018。

52 Huddleston 等，2015

53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8。

5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2018。

55 同上。

56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UN HRC），2018。

57 欧盟基本权利机构（Fundamental Rights Agency，FRA），2011。

58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1。

59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2018；De Paola 和 Brunello，2016。

移民儿童和本地学生在学业成就方面的差距，它可以为移民儿童在家完成学校作业提供支持，包括提供获取母语版的教学材料。⁶⁰

更普遍的是，移民儿童可能会在学校受到偏见和歧视。然而，学校可以成为促进宽容和社会凝聚的地方。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把多样性整合到课程之中，但是老师仍然需要支持和培训，以便更高效地在多元化的班级中进行教学，⁶¹ 包括通过入职培训和导师计划。⁶²

劳动力市场融入

由于 2017 年全世界已有 1.64 亿移民工人，占有所有国际移民的 59.2% 和处于就业年龄的国际移民的 70.1%，劳动力市场融入是各国的一个关键政策领域。⁶³ 从移民对接纳地社会和来源地社会的经济贡献的角度来看，劳动力市场融入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见本报告第 5 章）。例如，据估计，尽管 2015 年移民已经贡献了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9.4%，包括就业等方面更高的融入程度能为全球 GDP 每年额外增加 1 万亿美元。⁶⁴ 对移民而言，就像对非移民一样，劳动力市场融入能促进经济安全，增进移民福祉和他们在接纳地社会的归属感。⁶⁵

劳动力市场融入包括从获得就业与常规或有针对性的支持到移民工人保护等多个维度。⁶⁶ 在这其中，就业机会是一个重要因素。移民的就业率通常比非移民的就业率低。例如，在欧盟，2017 年与本地人 6.9% 的失业率相比，移民的失业率高达 13.3%。⁶⁷ 尽管如此，因为劳动力市场融入取决于社会经济情况、各国的政策、移民的人口学和个人特征（例如年龄、性别、语言能力和资历）及其移民的境况，不同国家和群体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例如，一般来说，与其他移民相比，难民和为了家庭团聚而移民的人找到工作的可能性更低。⁶⁸ 为提高难民就业率，瑞士在 2018 年出台了一项新的人工智能试点计划。这项计划依赖于一套算法，该算法可以准确算出某个寻求庇护者应该被安置在国内哪个地区以最大化他 / 她就业的可能性。⁶⁹

60 Rodrigues, 2018。

6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2018。

62 PPMI, 2017。

63 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2018。见 Huddleston 等，2015。

64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2016。

65 Huddleston 和 Dag Tjaden, 2012。

66 Huddleston 等，2015。

67 欧盟统计局（Eurostat），2018。但是，在美国，2017 年移民（被定义为外国出生者）的失业率（4.1%）比本土出生人口的失业率（4.4%）低（美国劳工部，2018）。

68 Lens、Marx 和 Vuji, 2018; Canganio, 2014。

69 斯坦福大学，2018。

为移民提供常规和有针对性的支持对于改善移民的就业非常重要。除了语言培训之外，人们发现职业培训能有效地增加就业，尤其是在包括实用的在职培训内容的时候。⁷⁰ 其它被认为有效的工具包括求职援助计划和工资补贴计划（即私营部门的补贴就业）。⁷¹

缺乏资格认可或技能验证也是一个问题，因为它限制了移民获得某些工作的机会并且导致在低技能职位上的大材小用。⁷² 低于自身技能水平的工作可能也会增加移民忧虑的风险并导致更低的心理社会福祉。⁷³ 这个问题不仅与认可程序的缺乏有关，还与对这种程序或其成本及复杂性的认识和信息不足有关。⁷⁴ 用于资格认可的一站式服务点在例如丹麦等一些国家的建立，对简化和集中办理认证程序非常有益。⁷⁵

70 Bilgili、Huddleston 和 Joki，2015。

71 Kluve，2010；Card、Kluve 和 Weber，2010；Butschek 和 Walter，2014。

72 参见经合组织（OECD），2014；Huddleston 和 Dag Tjaden，2012。

73 Espinoza-Castro 等，2018。

74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3；Huddleston等，2015。

75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3。

迁移的女性化：呼吁一种对性别敏感（gender-sensitive）的融入方式

迁移的女性化反映在日益增长的女性移民数量^a和不断变化的迁移模式中。女性移民不仅作为家庭的一部分在迁移，而且在自身的迁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例如，作为移民工人、学生或难民。

然而，这种迁移的女性化并没有带来更多针对性别的移民融入政策，这体现了女性移民所面临的特有障碍。^b这些障碍在劳动力市场融入方面尤为明显。例如，在欧盟，2017年，相比于出生于欧盟外部男性73%的就业率和在报告国国内出生女性68%的就业率，在欧盟外部出生女性仅有54%受到雇用。^c在女性移民的从业群体中，40%的女性移民具有超过其职位所需的资历，^d且从事家政行业者众多。^e由于其身份和处境更为不稳定，难民妇女在劳动力市场融入方面的情况更加糟糕。^f

女性移民的受教育水平和年龄偏低可能是造成其与本地出生女性在就业率方面存在差异的部分原因。^g相比于男性移民，女性移民也可能有照顾儿童的责任，为适应这种情况她们可能会不工作、接受兼职或非正式的工作。^h这不仅影响着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融入，还可能影响其担任家庭团聚的亲属担保人的可能性，因为她们可能不具备这样做所需的最低工资。ⁱ文化规范也可能对来自女性经济参与度低的国家的女性移民产生影响。^j

采取用于解决女性移民所面临的结构性障碍和不平等的政策可以促进她们的融入，这不仅仅是在经济层面，还包括其他政策领域。^k这些政策也可以保护女性移民免于遭受面临更大暴力、虐待和剥削危险的脆弱处境。^l

a 见本报告第2章。

b 移民妇女的融合：一个具有有限政策资源的关键挑战，欧盟委员会。可见于 <https://ec.europa.eu/migrant-integration/feature/integration-of-migrant-women>。

c 同上。

d 同上。

e 国际劳工组织（ILO），2015；国际移民组织（IOM），2017a。

f Liebig 和 Rose Tronstad，2018。

g Barslund 和 Laurentsyevea，2018。

h Kontos，2011。

i Huddleston 和 Pedersen，2011。关于家庭团聚，请参见下一节。

j Barslund 和 Laurentsyevea，2018。

k 移民妇女的融合：一个具有有限政策资源的关键挑战，欧盟委员会。可见于 <https://ec.europa.eu/migrant-integration/feature/integration-of-migrant-women>。

l 参见 Hennebry，2017。

家庭团聚

家庭团聚是家庭生活权利的核心组成部分。在这一基础上，本国国民和移民（包括难民），为了与在国外居住的家庭成员团聚，可以担任其“担保人”。尽管不是所有移民都想在接纳国与其家人团聚，⁷⁶对于那些希望团聚的人而言，家庭团聚可以成为融合过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家庭团聚不仅与家庭生活质量的提高有关，还事关社会凝聚（通过与学校或基于社区的协会的密切关系）和政治参与。⁷⁷证据也表明，家庭团聚能促进移民的劳动力市场融入。⁷⁸根据一项对加拿大（迁入）移民的纵向调查，家庭成员在支持和促进移民进入和融入劳动力市场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到达（目的地国）后的前四年。⁷⁹

家庭团聚已经成为许多国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西方国家。2016 年，家庭移民占有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永久性移民的 38%，这表明 180 万家庭移民中有 160 万是根据家庭团聚进行登记的，其余是一同迁移的移民工人。⁸⁰家庭团聚通常局限于某些类型的家庭成员，并且取决于特定的条件。⁸¹它通常限于直系亲属（例如配偶、18 岁以下的子女和需要供养的亲属），可能不会反映移民家庭的社会形态。⁸²担保人经常被要求提供具有足够财务收入的证据以为其家庭成员提供支持。⁸³因为这一收入要求可能会给难民造成困难，一些国家已经免除对难民的相关要求或者降低了担保所需的最低工资。⁸⁴

尽管这些条件通常与移民管理有关，但为确保移民融合而宣布的其他有关家庭团聚的要求可能是适得其反的。受担保的家庭成员有时必须通过才能与接纳国移民团聚的入境前语言考试就是一个例子。⁸⁵这些考试可以通过考前语言课程来准备，但这些课程通常很昂贵，在来源国的偏远地区不易获得，并且对一些家庭成员造成不相称的消极影响，例如老人或者难民，他们由于处境艰难更难以成功（通过考试）。⁸⁶这一考试可能会阻止移民申请家庭团聚或促使其推迟家庭团聚，而不是提高受担保移民的学业成就和改善其劳动力市场融入情况。延迟家庭团聚会损害移民融入带来的潜在益处，因为发生在长时间分离后的家庭团聚会给保证人及其亲属带来更多困难。⁸⁷

76 参见 Mazzucato 和 Schans，2011。

77 Huddleston 和 Dag Tjaden，2012；Block，2015；Bauder，2019。

78 Spitzer，2018。

79 Li，2007。

80 经合组织（OECD），2018a；同时参见 Hooper 和 Salant，2018。

81 Block，2015。

82 Huddleston 等，2015；Mustasaari，2015；Spitzer，2018。在一些国家，配偶也包括同性伴侣中的夫妻。

83 Huddleston 等，2015。

84 Nicholson，2018。

85 Huddleston 等，2015。

86 Huddleston 和 Pedersen，2011。

87 Oliver，2013；Huddleston 等，2015；Spitzer，2018。

政治参与

移民在接纳国参与政治生活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从在当地、国家或地区的选举中投票，到作为当地选举的候选人，以及投身到社团或政党之中，或是通过当地、国家或地区的咨询机构而成为被咨询的对象。⁸⁸ 与有关融入的其它政策领域（例如语言和就业）相比，在政策制定和研究中人们对政治参与的关注较少。⁸⁹ 但是，移民的政治参与可以帮助国家保持其民主体制的合法性，实现移民融入和促进社会凝聚。⁹⁰ 它为移民提供了对关乎自身的政策发表观点的机会，并且能增强他们在接纳地社会的归属感。⁹¹

移民的政治活跃度并不显著低于本国国民。他们的政治参与水平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包括情境 / 结构和个人因素。移民的政治参与度首先由接纳国决定。⁹² 尽管大多数国家现在没有赋予移民投票权（尤其是在非洲和亚洲），一些国家给予移民在国内选举中投票的权利（见下文文本框），而且越来越多的国家（例如一些欧洲和美洲国家、新西兰和韩国）给予移民在地方选举中投票的权利。相比之下，参选的权利更加有限，即便是在给予移民选举权的国家。除了不同国家之间的参政机会各异之外，移民的政治参与还受到接纳国的政治参与文化与移民来源国的政治参与水平和民主传统的影响。⁹³

移民可以在国家选举中投票的国家

给予移民在国家选举中投票的权利比在地方选举中（给予移民投票权）更少见。世界上只有五个国家赋予了移民在国家选举中投票的权利，不论他们的国籍如何：智利，厄瓜多尔，马拉维，新西兰和乌拉圭。^a 参与国家选举所要求的居住时长从新西兰的 1 年到乌拉圭的 15 年不等。在这 5 个国家之外，许多国家只给予具有某些国籍的移民在国家选举中投票的权利。英国（英联邦以及爱尔兰公民可以投票）、加勒比海的大多数英联邦国家（其它英联邦国家公民可以投票）、爱尔兰（英国人可以投票）以及巴西和葡萄牙两国之间（对方国家公民在本国有对等的投票权）就是如此。^b

a Arrighi 和 Bauböck, 2016。

b 同上。

88 Huddleston 等, 2015; Martiniello, 2006。

89 Huddleston 和 Dag Tjaden, 2012。

90 Huddleston, 2017; Thorkelson, 2015。

91 Bilgili, Huddleston 和 Joki, 2015。

92 Huddleston 等, 2015。

93 Bilgili, Huddleston 和 Joki, 2015。

影响移民政治参与的个人因素包括移民的人口学和个人特征，参与水平尤其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居留和入籍的时长也对移民的政治参与有积极的影响，因此二代移民通常比一代移民更为活跃。⁹⁴

尽管很难去衡量政策对移民政治参与的影响，2015 移民融合政策指数（MIPEX 2015）认为具有包容性入籍政策的国家往往有更强的政治参与政策。⁹⁵

然而，总体来看，接纳地社会的高度多元化和移民在不同政治层面的代表性仍然存在明显差异。⁹⁶ 因此，除国家之外，政党在提高移民的政治代表性和多样性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

入籍

入籍是指非本国公民获得国籍的过程。如果符合法律标准并且通过恰当的渠道提出申请，移民可以入籍。尽管入籍经常被认为是接纳国移民融入的一个里程碑，入籍本身并不是目标，因为融入仍然是一个持续的过程。⁹⁷ 此外，入籍常常为移民提供在接纳国充分获得权利的机会（例如投票权和参选权）。有证据表明，入籍促进了移民的劳动力市场和社会融入，⁹⁸ 提高了他们的政治参与水平⁹⁹ 和在接纳国的归属感。¹⁰⁰

由于入籍对移民及其融入的重要性，大量移民成为或想要成为其接纳国的公民并不足为奇。¹⁰¹ 但是，由于这取决于一系列的个人和情境因素，并非所有移民都想入籍。最值得注意的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有很大一部分想要入籍，因为入籍可以确保持续下来的安全以及根除被强制遣返到来源国的风险，尤其是当这些来源国家具有发展程度较低、政局不稳定或者由非民主政权掌权等特征的时候。¹⁰²

影响移民入籍可能性的关键因素是接纳国的公民身份政策：这些政策的包容性越大，入籍的可能性越高。¹⁰³ 与移民/融入政策相反，所有国家都采用了通过血统、出生地和/或入籍获得国籍的国籍法。因为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紧密相连，入籍在一些国家可能会引起政治争议。¹⁰⁴ 在不承认个人拥有双重国籍的国家，移民为了获得接纳国的国籍，可能不得不放弃来源国的国籍，因为来源国的国籍可能

94 同上。

95 Huddleston 等，2015。

96 Huddleston，2017；Huddleston 和 Dag Tjaden，2012。

97 Long 等，2017；Bauböck 等，2013。

98 Gathmann 和 Keller，2016；经合组织（OECD），2011。

99 Hainmueller，Hangartner 和 Pietrantuono，2015。

100 Bauböck 等，2013；Huddleston 和 Dag Tjaden，2012；Bakkaer Simonsen，2017。

101 Huddleston 和 Dag Tjaden，2012。

102 Bilgili，Huddleston 和 Joki，2015；Logan，Oh 和 Darrah，2012；Dronkers 和 Vink，2012。

103 Huddleston 等，2015；Bilgili，Huddleston 和 Joki，2015。

104 Long 等，2017。

使其无法入籍。¹⁰⁵ 随着大量移民（包括难民）的涌入，入籍在政治上可能更加棘手，尽管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自 2007 年以来已经成功让超过 17 万布隆迪难民入籍。¹⁰⁶

尽管一些国家通过授予移民公民身份以换取金融投资（例如安提瓜和巴布达、马耳他），¹⁰⁷ 在大多数国家，入籍由特定条件决定。这些要求通常包括最短合法居留时长、接纳国语言知识，有时还包括文化、品行良好的证据和对入籍过程所需费用的支付。不同国家对居留时间的要求各不相同。尽管在 2015 移民融合政策指数（MIPEx 2015）的国家中平均所需居留时长为 7 年，中非共和国对归化要求的居留时限达到 35 年。¹⁰⁸ 除了入籍所需的高额费用以外，争议最大的要求与移民在一些国家必须通过的强制性语言考试和公民考试有关。¹⁰⁹ 这些考试有时要求移民了解一些甚至本国国民也未必具备的知识。¹¹⁰

实地情况：当地行为体和移民的角色

尽管国家可以通过全国性措施和政策来促进移民融入，融入首先并且主要还是发生在“实地”。这一节首先介绍地方层面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日常实践可能与国家融入政策脱离的城市。尽管当地层面对实现移民融入非常关键，这一节还强调了移民自身的角色，移民是其自身融入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行为体。

地方行为体的角色

因为融入主要发生在地方层面，地方行为体在支持与促进移民融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些地方行为体的性质各不相同，范围从包括当地居民和侨民社区在内的地方社区、地方公民社会组织，到地方政府。社区中心为特定社区的当地人和移民之间的互动提供了空间，也为社区内的一系列服务和活动提供了渠道。例如，大温哥华地区的街道中心，为就业、日间和放学后的儿童照管、老人活动、以及家长团体或社会文化活动提供支持。¹¹¹ 在欧洲，公民社会组织在协助和维持长期的融入倡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倡议面向 2015-2016 年抵达奥地利、德国和瑞典等国数量众多的移民。这尤其体现在“欧洲公民社会奖”（the European Prize for Civil Society）上，它对包括地方非盈利基金会和协会在内的组织在认同和融入领域率先采取的行动进行嘉奖，在 2016 年共收到了来自 26 个欧盟成员国组织的 284 份申请。¹¹²

105 Reichel, 2011。这也取决于来源国是否承认双重国籍。

106 见 Long 等, 2017; Kuch, 2018。

107 Long 等, 2017。关于马耳他，参见其投资入籍计划：www.maltaimmigration.com/。

108 Huddleston 等, 2015; Manby, 2016。

109 Long 等, 2017。截至 2015 年，2015 移民融合政策指数（MIPEx 2015）涵盖的国家中有半数要求移民通过公民身份考试（Huddleston 等, 2015）。

110 Banulescu-Bogdan, 2012; Bauböck 等, 2013; Long 等, 2017。

111 Schmidtke, 2018。

112 欧盟经济和社会委员会（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EESC），2017。

在地方社区和公民社会组织参与的同时，受移民模式和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当地政府尤其是市政府在移民融入中所扮演的角色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由于移民的人力资本回报率高，城镇地区是全世界移民的主要目的地。¹¹³

由于城市是移民 / 融入政策的主要执行地，城市作为融入的空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城市或多或少地承担了国家的国际责任和承诺，尤其是在住房、医疗、就业和教育方面。¹¹⁴ 一些城市向所有移民提供服务，无论他们的移民身份为何，确保他们获得住房、医疗、就业和教育的机会。例如，纽约等城市对所有居民（本国国民和包括非正规移民在内的移民）发放身份证，这使得居民获取大量服务更为便利，并作为身份识别的手段。¹¹⁵

一些城市也越来越依靠具有创新性和实效性的解决方案来促进移民融入。例如，一些欧洲城市就是如此，例如在奥地利或荷兰，它们在全国层面采取行动，推动国家层面的政策转变。¹¹⁶ 在比利时佛兰德斯地区的一些城市，公共福利中心（Centres for General Welfare）已经发展起来，用以应对日益增多的移民数量以及照顾移民的需求。这些中心将各种服务集中在同一屋檐下，例如住房、医疗和对移民的精神与社会支持。¹¹⁷ 葡萄牙的里斯本采用了类似的一站式服务模式，以促进移民获取对其融入十分关键的公共服务的机会。¹¹⁸

当采取融合多种文化的城市规划来增强多元化社区的包容性和恢复力的时候，城市也可以对移民融入产生积极的影响。¹¹⁹ 但是，在快速城市化中发展起来的非正式的城市空间中（例如城市周边的贫民窟），关于移民融入的城市规划可能会带来更多困难。¹²⁰ 更普遍的是，贫民窟常常逃避国家和地方政府的管辖，导致例如包括移民在内的居民缺乏获得基础服务的机会。如下面文本框所示，在非洲的特定环境中，这些非正式的定居点主要在“南方世界”（Global South）国家的城市中形成，尽管在“北方世界（Global North）”国家中城市的周边地区也在壮大，例如里斯本、雅典和罗马。

113 Duncan 和 Popp, 2017。

114 Robinson, 2014; Crawford, 2016; 经合组织（OECD），2018b。

115 Medina, 2015。

116 Scholten 等, 2017。

117 同上。

118 一站式服务：主流集成。移民城市。参见http://citiesofmigration.ca/good_idea/one-stop-shopmainstreaming-integration/。

119 联合国人居署（UN-Habitat），2016a。

120 Duncan 和 Popp, 2017。

非洲城市转型情境下的移民与融合

城市化是非洲的一个重要进程。在 1995 年 -2015 年，非洲有着所有大陆中最高的城市变化率，为 3.44%，城市增长速度比欧洲快 11 倍。^a 在整个非洲大陆，从乡村到城市的迁移率很高，国际移民也在增加。例如，2013 年，达喀尔地区 72.3% 的居民人口是在该地区外出生的。^b 但是，国家在为城乡迁移的影响做出规划方面相对缺乏准备。2016 年，非洲所有城市人口中 67.8% 生活在非正式的城市定居点。相比于国家主导的城市规划，地方措施对城市空间有更大的影响。因此，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非洲国家需要更加协调的城市治理和国家发展规划。^c

对西非的研究表明，移民相比于非移民并没有处于劣势，而且城市地区的包容度不仅关系到移民，也关系到当地人。^d 其他研究指出，封闭式社区是非洲城市化的主要现象之一。在南非首次出现之后，这些封闭性社区迅速遍布整个非洲大陆。当前的研究集中在这些社区对实现包容和可持续城市转型的影响。^e 封闭式社区对包括移民融入在内的整体社区凝聚的影响也是其所带来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些社区会通过增加移民与非移民之间的社会差异而助长隔离。^f

a 联合国人居署（UN-Habitat），2016b。

b Okyere, 2016。

c Oyefara, 2018。

d Beauchemin 和 Bocquier, 2003。

e Klaufus 等, 2017。

f 同上。

尽管城市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对移民融入（包括移民政策发展）的重要性尚未在全国层面得到应有的认同。¹²¹ 由于认识到移民融入需要得到国内不同治理层级的支持，为促进融入，一些城市已经出台了自己的政策和行动。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些城市所采取的跨文化路径被描述为“近几十年来城市对国家主导性的政策反叛”。¹²² 与一些城市实施“反叛”的个别案例不同，跨文化城市的理念在过去的十年里越来越受欢迎。例如，在 2018 年，欧洲委员会启动了跨文化城市计划，以支持城市从多样性中获益。¹²³ 在撰写本报告时，该计划共计有包括欧洲委员会成员国、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以色列、日本、墨西哥、摩洛哥和美国在内的 135 个国家参与。参与城市依据其跨文化政策、治理和实践被指数化。¹²⁴ 关于跨文化城市指数（Intercultural Cities Index）的研究表明，国家所得分数和当

121 同上。

122 Zapata-Barrero, 2017。

123 关于欧洲委员会出台的跨文化城市计划，可见于 www.coe.int/en/web/interculturalcities/about。

124 关于参与国家的名单，见 www.coe.int/en/web/interculturalcities/participating-cities。关于跨文化城市指数（Intercultural Cities Index），参见 www.coe.int/en/web/interculturalcities/about-the-index。

地福祉呈正相关关系：政策越具有跨文化性，居民生活质量越高。¹²⁵ 尽管一些国家的政府认为市政当局在移民融入的政策制定和治理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土耳其就是典型，¹²⁶ 在其它国家，城市积极主动的角色已经引起城市和国家层面之间的摩擦。例如，有些庇护城市就是如此，这些城市采取自己的政策和措施以保护包括处于非正规情况在内的移民。¹²⁷ 这些政策有时候是为了应对限制性国家移民和公民政策而采取的，并已将城市建立为能够融入的空间。¹²⁸

尽管城市是全球移民治理中的积极参与者，¹²⁹ 国家政府在扩大城市制定的倡议和在全球范围内分享优良做法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在全球性倡议中，国家越来越认识到城市在组织适当服务以照顾移民需求中的作用，例如2016年在厄瓜多尔举行的联合国第三次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Habitat III Conference，简称“人居三”）通过的《新城市议程》（New Urban Agenda）。¹³⁰ 通过全政府（whole-of-government）措施，地方层面的重要性也在《移民问题全球契约》中得到明确认可并为大多数人所接受。¹³¹ 目标15和16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它们都强调了地方层面（包括地方政府）在为移民提供基本服务、以及使移民和社会能够实现充分的融入和社会凝聚中的作用（见本报告第11章）。

认识移民的能动性

除国家和地方层面以外，移民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不只是融入政策的被动主体，而且是自身融入的积极行为体。移民创业可能是他们推动经济融入最明显的例证之一。除了诸如在加州硅谷的成功故事，那里有半数的高科技公司都是由移民创办的，¹³² 还存在许多移民创业的例子（见本报告第5章）。例如，叙利亚难民持有的公司就是在难民缺乏正式就业机会以及维持生计的需要下发展起来的。¹³³

移民不只是他们自身融入的代理人，还在更广泛地力求社会凝聚的同时，积极地支持其他移民。在移民倡议的许多其他例子中，一所由刚果难民在乌干达难民营中建立的学校被称为移民儿童融入的成功案例。自其2009年建立以来，800名小学生继续升入中学，还有40名在世界各地的大学深造。正如其创办人所说，“我们意识到，通过教育，你不会永远被称作难民”。¹³⁴ 移民还运用科技来支持

125 Joki 和 Wolffhardt, n.d.

126 Duncan 和 Popp, 2017.

127 Lippert 和 Rehaag, 2013.

128 Bauder 和 Gonzalez, 2018; 同时参见 Pearson, 2015.

129 同时参见“人口流动、移民和发展全球市长论坛”（Global Mayoral Forum on Human Mobility,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可见于www.migration4development.org/en/events/global-mayoral-forum；以及“全球市长议会倡议”（Global Parliament of Majors Initiative），见于<https://globalparliamenofmayors.org/>。

130 Duncan 和 Popp, 2017.

131 联合国大会（UNGA），2018a.

132 Wadhwa 等，2007。在这项研究所报告的 124 家公司中，有 52.4% 表明它们是由移民建立起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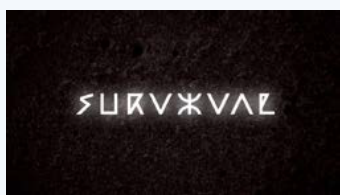
133 MEDAM, 2018。关于更多说明，参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for Trade and Development，简称联合国贸发会，UNCTAD）、国际移民组织（IOM）和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8。

134 Onyulo, 2018.

其他移民在接纳国的融入，通过 Youtube 视频来对抗仇外心理和歧视¹³⁵或利用智能手机应用的发展，如下文文本框所示。

移民利用科技实现融入

如今，科技创新被用来促进移民融入，许多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的开发就是一个例证，这些应用程序帮助移民在其接纳国寻找出路或与海外移民社群取得联系。这些应用的潜力没有被移民忽视，例如，安卓和 iOS 平台上的视频游戏“生存”（Survival）就证明了这一点。



“生存”这款游戏是由直布罗陀海峡的年轻移民、难民和西班牙人，在联合国文明联盟（Alliance of Civilizatio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UNAOC）和 Omnium Lab Studio 的支持下开发出来的。^a通过这款游戏，他们以“社会融入的奥德赛之旅，经历迁移所有阶段的社会融入历程”为形式分享自身的移民经历。^b这款游戏应用的目标是“使玩家了解数千人正在面临移民悲剧的现实”，让他/她“将心比心，尝试去改变在我们的社会情境下分析这一问题的焦点和视角”。^c

a 可见于 <http://omniumlab.com/trabajos/detalle/survival>。

b 可见于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omniumlabstudios.peaceapp.survival&hl=en>。

c 同上。

移民在社区和国家的融入并不需要放弃自己的身份认同或与来源社区和国家的联系。移民越来越多地扮演着跨国行为体的角色，¹³⁶正如来自危地马拉、已经在哥斯达黎加生活了 30 年的 Daniel 所解释的那样：

我家可以算是在危地马拉的领土上，但是窗户和门向哥斯达黎加敞开。我家成了一个视野和文化可以共生共存的地方。

这是生活在他国的最大挑战：有一部分属于这里，有一部分属于那里。你每天活在两个不同世界的视角中，一种来自祖国，另一种来自东道国。言谈、饮食、文化、世界观：两个国家在日常生活中相互交织。¹³⁷

尽管如此，移民的跨国生活可能与移民所期望的“定居者”生活有所差异，并且可能导致他们对接纳国的忠诚受到怀疑。¹³⁸他们可能被视为对社会凝聚的威胁，有遭遇歧视和排斥的风险。但是，对移民的歧视和排斥可能给移民和接纳地社会带来高昂的代价。例如，一项关于工作中的歧视对在

135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8。

136 参见 Castles, 2003; Levitt, 2004; Vertovec, 1999。

137 可见于 <http://iamamigrant.org/stories/costa-rica/daniel-matul-0>。

138 Appave 和 David, 2017。

芬兰的俄罗斯和爱沙尼亚移民福祉的影响的研究表明，移民受到的排斥会影响其自身的福祉。因此，所感知到的歧视对两组移民群体的总体健康和心理健康都具有负面影响。¹³⁹ 对移民的排斥还会给移民对贸易、技能和劳动力供应、文化传播和交流的贡献造成不利影响，而这些贡献正是移民给接纳地社会带来的主要收益（见本报告第 5 章）。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对移民的排斥会对社会凝聚构成风险。在极少数情况下，社会排斥会成为暴力极端主义激进化的催化剂。¹⁴⁰ 尽管由于恐怖袭击并非主要由移民实施，¹⁴¹ 这种可能性仍然很低，对移民的社会排斥所带来的这种结果和代价可以说是极高并且亟待解决的。为了减少社会和社区福祉激进化的风险，这些构成了增强移民融入时所要考虑的额外因素。

排斥带来的各种代价和移民的能动性使得让移民更充分地参与到移民 / 融入政策的制定中更有必要。这些政策可以受益于更深入地了解移民如何看待其融入过程、他们的需求是什么以及哪些潜在的政策应对措施可以更有效地促进其融入。¹⁴² 移民在政策层面更加积极的参与也符合《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因为它强调了帮助移民以实现充分融入和达到社会凝聚的必要性。¹⁴³

移民的观点为融入政策提供信息：移民调查的潜力

尽管研究越来越多地吸收移民的声音以更好地了解移民对其身份认同和归属感的影响，但仍需要更多关于移民对其移民进程、自身需求和志向的见解，以了解和评估融入政策对移民生活的影响。

移民调查是了解移民对其自身融入的观点的实用工具，本章对《移民公民调查》的大量引用就证明了这一点。这项调查由 Baudouin 国王基金会和移民政策小组试行，调查对象是 7473 位在欧盟之外出生、分别居住在七个欧盟成员国的 15 个城市的移民。尽管调查的主要发现已经翻印在附录 C 中，调查结论指出，“当下受访移民的生活满意度普遍和其所在居住国的大多数人一样”。但是，这个积极的论调不应掩盖调查中移民所意识到的融入中的挑战，并且有望在未来推动（与移民融入）类似的努力，因为自从 2012 年调查结束以后，对待移民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好转。

参见 Huddleston 和 Dag Tjaden, 2012. 《移民公民调查》的主要发现在附录 C 中有转载。

139 Jasinskaja-Lahti、Liedkind 和 Perhoniemi, 2007。

140 Koser 和 Cunningham, 2017。

141 Duncan 和 Popp, 2017。

142 Mustafa, 2018。

143 联合国大会（UNGA），2018a。

结论

这一章概述了移民融入政策和实践，移民融入的影响因素和阻碍，以及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应对方式。但是这一章也阐明了在全球范围内解决移民融入问题的难度，因为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国内议题。《移民问题全球契约》体现了这一点，其中与目标 16 相关的帮助移民和社会实现充分融入和社会凝聚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愿景性的（参见本报告第 11 章）。

尽管没有普适性的融入方式，由于其高度的个人化和情境化的性质，从本章中仍可总结出三个主要的政策建议来推动移民融入和社会凝聚：

- **采用全面的融入政策有可能提高融入领域政策应对措施的有效性。**如本章所示，尽管重点有时候放在劳动力市场融入上，不同政策领域是紧密相依的，因为某一特定政策领域的融入结果可能会对其它政策领域产生影响。相反地，缺乏全面的融入政策可能给移民和接纳地社会带来高昂的代价。如果没有其他领域的配套措施和连贯的政策战略的支持，某一特定政策领域的单一政策应对措施可能就无法促进移民的整体融入。其风险不仅在于移民最后会被排斥和边缘化，还在于会在接纳地社会产生破坏社会凝聚的社会紧张局势。
- **在一系列相关政策领域，更具包容性的政策应对措施将带来更深远和更持久的融入结果。**尽管这可能听起来合乎逻辑，在语言要求、政治参与和入境方面则尤为显著。相比之下，更具限制性的政策有适得其反的风险，尤其是用于移民管理的时候。旨在确保来团聚的家庭成员能够融入接纳地社会的家庭团聚条件，尤其是入境前语言考试，实际上可能会在损害移民担保人及其亲属融入的情况下限制受益于家庭团聚的移民数量。
- **地方行为体和移民已经发挥的重要作用要求他们进一步加强在制定和（再）评估国家融入政策中的参与。**城市更多的参与和赋权将有助于缓解地方和国家层面之间由于在如何促进融入方面的分歧所形成的紧张局势。作为融入的主要发生地，城市和其它地方政府也最适合了解融入的挑战和切实可行的优良做法。而对移民来说，他们对政策制定的参与到目前为止还不能反映他们在实践中对自身融入和其他移民融入的积极程度。如果今天他们的声音被更多人听到，他们的融入需求和抱负还有待更深入的探讨和考量，以提高融入政策的有效性。

JO VEAREY
CHARLES HUI
KOLITHA WICKRAMAGE



7 移民与健康：当前问题、治理和知识缺口¹

引言

移民与健康之间存在着一种动态而复杂的关系。迁移可能导致更大的健康风险，例如那些在危险环境中工作且无法获得可负担的医疗服务的移民劳工人迁移也可以与健康状况的改善联系起来：例如，从充满迫害和对暴力的恐惧的环境转移到安全的环境。在本章中，我们研究了移民与健康的四个关键方面：（a）移民个体的健康（“移民健康”）；（b）移民影响人口健康的方式（“公共卫生”）；（c）卫生系统的应对；以及（d）移民与健康的全球治理。

第一个方面——移民健康，可以被定义为移民与其来源和目的地的大众之间的健康差异，以及不同迁移情境（例如劳务移民，国际和国内流离失所，或非正规移民）下的差异。移民个体是否会经历健康状况的改善或衰退，部分取决于他们在迁移前、迁移途中以及迁移后健康状况的多个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因素（被称为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包括是否获得安全的过境方式、优质住房以及医疗服务。

第二个议题——公共卫生，着重于迁移对人口健康的影响，包括健康的移民如何促进社会与经济发展，以及朝向实现全民健康覆盖（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UHC）的全球目标的进展，该目标旨在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得负担得起的优质医疗服务。² 然而，如果管理不善，迁移可能对大众健康造成负面影响。例如，为获取（移民）证件而挣扎的移民母亲由于担心被捕、拘留或驱逐出境而可能无法及时为其孩子获得医疗服务，包括疫苗接种。这可能导致麻疹等传染病在边界内外传播，从而对人口的整体健康产生负面的影响。

第三个议题涉及卫生系统对移民和健康的应对。通过“将移民与健康纳入所有政策”（MHiAP）的方式制定对移民敏感（migrant-sensitive）的医疗保健对策及对移民健康的监测，可以满足移民的健康需求。管理不善、不适当或者具有歧视性的移民和卫生系统应对措施可能会对移民及与之互动的社区的健康产生多重负面影响。

第四个议题关于移民与健康的全球治理。这涉及将移民和健康纳入全球治理进程主流的方式，包括确定实现这个方式的关键战略机遇。

1 Jo Vearey, 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非洲移民与社会研究中心与爱丁堡大学非洲研究中心; Charles Hui, 渥太华大学医学院教员; 以及 Kolitha Wickramage, 马尼拉国际移民组织全球移民移民健康研究和流行病学协调员。

2 全民健康覆盖 2030（UHC2030），2017。

本章探讨了这四个关键议题。它首先对定义和决定因素进行了简要概述，然后对决定各种移民群体的健康脆弱性和恢复力因素进行概述。此后，它略述了卫生系统的应对以及当前关于移民和健康治理的方法，强调了关键证据缺口，并在本章结束时强调了对有效的移民和健康治理予以投入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完善当前方法。

移民与健康：重要事实

- **良好的健康包括心理，社会适应力以及身体的健康。**^a 移民与健康领域包括由人口流动所引起的健康问题（例如传染性疾病的传播），并应囊括移民背景下所有方面的福祉与所有受影响的人，包括移民家庭以及在迁移旅程的所有阶段与移民产生互动的社区的公共卫生。^b
- **迁移的人通常比在原住处不动的人更健康，并且可能表现出人们所知的“健康移民效应”。**这意味着，进行迁移的人与（长期）居住在其离开的社区和其所到达的社区中的人相比，通常更健康且寿命更长。^c 健康脆弱性和恢复力因素是动态的，并会随着时间而变化，如果移民没有被适当地管理，这种被提升的健康状况可能会因迁移后恶劣的生活和工作条件而被侵蚀。^d
- **移民并非必然地更容易受到不良健康状况的伤害。**与迁移旅程的不同阶段（迁移前、途中、到达和返回）相关的条件可能会对健康产生负面或正面影响。^e
- **许多移民难以获得医疗服务。**尽管人权准则中有关于健康权的规定，并提倡为所有人实现全民健康覆盖，各国的义务仅限于向非正规移民提供最低限度的基本紧急医疗服务。^f 即使是正规移民有时也面临法律障碍、种族主义和腐败，这阻碍了他们获得医疗服务。^g 此外，移民经常无法充分利用医疗服务及（被迫）延迟寻求医疗服务。^h
- **健康的移民可以使社区的健康状况受益。**例如，确保移民工人的健康，移民工人可以通过侨汇的方式提高家庭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从而提升获得医疗服务和教育的机会。
- **医疗服务提供者在管理提供给移民的服务上面临着挑战，**包括：语言和文化障碍，提供服务的医疗系统内的资源限制，以及职业准则 / 道德与限制移民医疗权的国内法律之间的矛盾。
- **需要战略领导和投入，以建立移民管理系统和卫生部门之间的联盟。**需要采取多部门行动来支持建立多个治理团体中移民治理与卫生治理参与者之间的联盟，这些治理团体包括国家，公民社会（包括移民团体），私营部门和学术界。ⁱ
- **在移民与健康领域的投入能支持社会与经济发展。**在监测和减少健康风险方面进行投入是维持移民健康的关键，并能因此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全球健康目标上取得进步。

- **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提升移民与健康研究能力，特别是在中低收入国家内部。**现有研究成果不成比例地集中于少数类别的移民与健康问题，以及集中于对去往和来自高收入国家的移民行为的研究。^j

a 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1946。

b Wickramage 等，2018b。

c Aldridge 等，2018。

d 同上。

e IOM，2004。

f Lougarre，2016。

g 移民脱贫组织（Migrating out of Poverty），2017。

h Suphanchaimat 等，2015。

i Khan 等，2016；Vearey 等，2019；Wickramage 和 Annunziata，2018。

j Sweileh，2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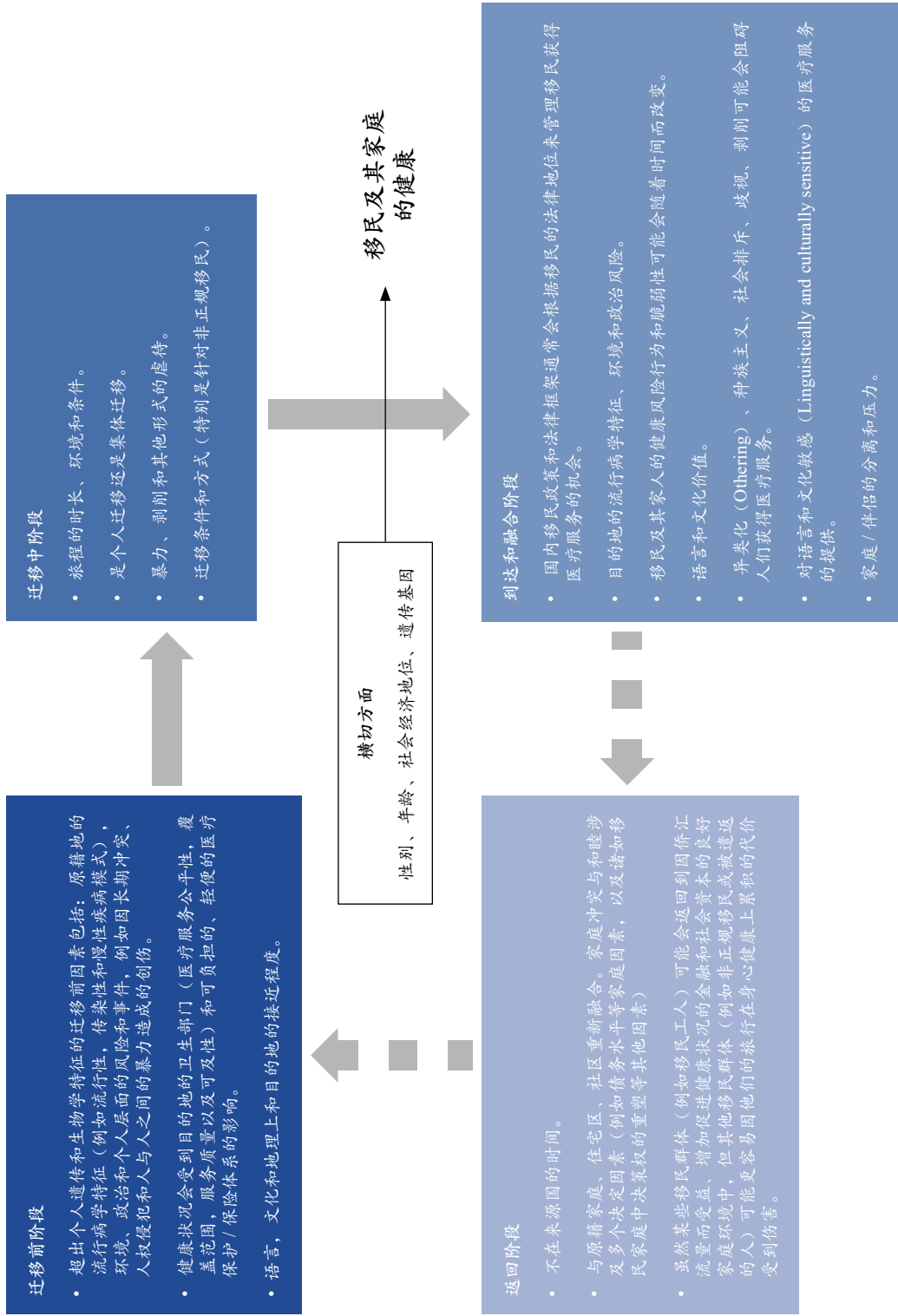
定义与决定因素

世界卫生组织（WHO）将良好的健康定义为“身体，精神以及对社会适应力全面健康的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者虚弱的状态。”³ 在身体健康以外，这种对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力健康的认识是至关重要的，并且它强调了从整体上看待健康的重要性。一个人的健康状况不仅取决于其能否获得医疗服务，还取决于多种因素，它们被称为“健康的决定因素”。图 1 显示了健康的决定因素如何在整个迁移周期中适用于移民。个体决定因素指诸如年龄、性别和疾病的遗传易感性，以及在给定背景下的流行病学特征和与之相关的疾病风险等因素。结构性决定因素通常被政治性调节（例如法律框架和社会对移民的态度），并且这些因素可能导致一系列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对于移民而言，健康的结构性决定因素包括与迁移旅程中不同阶段（迁移前、迁移中、迁移后以及返回（对部分人而言））相关的条件。

与迁移旅程的不同阶段相关的各种法律框架是移民健康的结构性决定因素。这是因为移民在一个国家的法律身份可以决定多个方面的结果，例如他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获得安全的工作条件，以及医疗服务的质量和可负担性。如图 1 所示，健康的多个决定因素（包括个体因素和结构性因素）都可能对健康产生正面和负面影响。例如，非正规移民不太可能在正规部门找到工作，并且不得不依赖不稳定的非正规部门，那里的工作常常是不安全且非法的。因此，非正规移民更可能遭受不良健康状况的威胁，包括增加传染病、暴力和受伤的风险。他们可能在获得优质医疗服务方面面临许多挑战，获得社会保护服务的机会也非常有限（如果有的话）。

3 世界卫生组织（WHO），1946。

图 1. 整个迁移周期中移民健康的决定因素



来源：改编自 Gushulak, Weekers 和 MacPherson, 2009；国际移民组织（IOM），2008。

移民健康

移民与健康领域探讨了在移民与接纳地民众之间，以及不同移民群体之间的健康模式，包括在接纳地民众可能难以满足自身心理、社会适应力和身体健康需求的状况下（的健康模式）。⁴出于多种原因，探索这些模式很重要。首先，经过数十年发展的公共卫生战略认识到了包容性的重要，即应对传染病控制（例如通过免疫计划）需要整个社会的参与。必须避免将某些亚群体（例如移民群体）排除在外。⁵结核病（TB）、艾滋病、乙型肝炎、丙型肝炎和能通过疫苗预防的疾病对移民人群造成了沉重负担。为这一重要群体在监测、筛查和接触医疗服务方面解决困难对于实现国家和地区的公共卫生目标至关重要。⁶其次，针对特定亚群人口（例如移民群体）开发的一些与健康相关的干预措施可以为人口整体提供或带来健康方面的益处。⁷第三，确保移民在迁移之前、迁移途中以及迁移之后的最佳健康状态，使他们能最大程度地融入当地社会并做出贡献，促进他们对原籍地家庭的支持，并最大程度地减少目的地国与移民自身产生的与健康相关的潜在费用。⁸即使在严重的流离失所（例如大规模难民潮）情况下，直接的健康问题（以及食物和住所）也是主要关注点，为了个人、当地社区和更广泛社会的利益，需要有专门的资源来满足这些重要需求。⁹

理解健康的脆弱性和恢复力对于移民与健康领域至关重要。移民不是一个同质群体，他们的健康需求，健康脆弱性和恢复力因素也不是。性别是一个特别需要考虑的关键维度（请参见下面的文本框）。

4 Lee, Sim 和 Mackie, 2018; Thomas, 2016。

5 Thomas, 2016。

6 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European Centre for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2018。

7 Chung 和 Griffiths, 2018; Thomas, 2016; Wild 和 Dawson, 2018。

8 Lu 和 Zhang, 2016; Wickramage 等, 2018b。

9 Abbas 等, 2018; Griswold 等, 2018。

“低技能”劳务移民的死亡率与虐待中的性别维度

在全球范围内，男性（58.4%）国际移民工人的比例要高于女性（41.6%）^a。男性在制造业和建筑业中占主导地位，而女性移民工人主要从事服务业工作（近 74%），例如家政服务——通常是在危险的工作条件下工作。^b 系统性的调查表明，女性家庭佣工有一系列健康脆弱性，包括难以获得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c 恶劣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特别是对流动的限制和领取不到报酬，进一步加剧了女性家庭佣工遇到的困难。

尽管媒体广泛报道了这种现象，但有关女性移民工人的虐待现象的实证研究也十分有限。研究表明，对待女性移民工人的虐待有多种形式，包括身体、性、情感、心理、精神和言语虐待，以及财产上的剥削。^d

a 国际劳工组织（ILO），2018。

b 国际劳工组织（ILO），2015。

c Benach 等，2011；Malhotra 等，2013；Senarath，Wickramage 和 Peiris，2014。

d Benach 等，2011；Malhotra 等，2013；Murty，2009；Senarath，Wickramage 和 Peiris，2014；国际移民组织（IOM），2017b。

健康脆弱性可以被定义为个人无法预期、应对、抵抗和从疾病或流行病的影响中恢复的程度。¹⁰ 虽然最常见的情况与社会经济地位低下有关，但在人们面对风险、打击或压力（包括在迁移途中或之后），处于孤立、不安和无防备的状态时，也会出现健康脆弱性。另一方面，健康的恢复力取决于个人能否获得应对健康威胁或者对抗健康危害影响的资源。这些资源可以是身体的或物质的，但也可以通过个人及其社交网络的技能或者属性获得。

一些移民比他们所离开社区和所到达社区中的人们更加健康，显示出其对所遭遇的健康挑战的恢复力水平。¹¹ 但是，这些健康益处可能很快消失。移民可能难以获得健康方面的积极决定因素，从而导致一系列健康脆弱性，这些脆弱性在移民人口中要比在当地人口中更显著。例如，移民女性的产前和产后并发症通常更为严重。不仅与孕产相关的医疗服务经历带来的影响可能是负面的，而且心理健康障碍、产妇死亡率和早产的风险也增加了。¹² 一次对寻求庇护者和难民的围产期健康后果和护理的系统性综述表明，移民女性产生围产期心理健康障碍（如产后抑郁症）比接纳国女性更频繁。该研究还表明与子痫前期 / 子痫和血栓有关的移民女性的相对死亡风险是（接纳国女性的）两倍。

如表 1 所示，那些健康脆弱性最大的移民处于一些特定状况下，这些状况会削弱他们预测、应对、抵抗与迁移过程不同阶段相关的变化和 challenge，并从中恢复过来的能力。一些移民可能在危险的旅途中遭受创伤、剥削和虐待。他们可能会遭受社会心理压力、营养缺乏、脱水、传染病、缺乏医疗服

10 Grabovschi，Loignon 和 Fortin，2013。

11 Spallek 等，2016。

12 Heslehurst 等，2018。

务或后续治疗，并面临某些环境下的不健康后果，例如移民拘留中心或非正式及非法的工作环境。关于这些问题的文献主要来自于高收入的（移民）目的地国，此类文献重点关注特定的健康问题、移民类别和来源国。¹³ 一些文献将不同的移民群体结合在一起进行描述性研究，而大多数文献没有与接纳地人群进行比较。由于这些原因，从有限的数据进行概括会很难，但是许多健康问题在各个研究中都是一致的，如表 1 所示。

表 1. 处于易受伤害状况的特定移民群体主要健康问题概要

非正规移民	• 获得医疗服务有限 / 无法获得医疗服务 • 对预防性和初级医疗服务的支付能力有限 • 获得安全合法的工作机会有限 / 无法获得安全合法的工作机会 • 害怕被驱逐出境会对情绪健康和心理健康产生多重影响，并影响其寻求医疗服务的意愿^a
被拘留的移民	• 拘留处的条件通常是惩罚性的、类似监狱的条件，获得的医疗护理服务有限 • 无限期拘留加剧了极端忧虑，并使认知、身体和情绪恶化 • 抑郁和自杀念头产生的概率急剧增加 • 移民儿童可能与父母一起被拘留或与家人分开，缺乏获得教育或玩耍的机会^b
儿童移民和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	• 预防性健康干预措施（例如免疫接种）可能会中断 • 社会孤立和与家人的分离严重限制了在有需要时寻求医疗服务的能力 • 即使定居下来，心理健康障碍仍然存在 • 用于解决移民申请的年龄确定过程存在争议，并且充满不精确和道德挑战^c
留守儿童	• 可以用来购买食物和用于教育的侨汇的潜在利益 • 焦虑、抑郁、自杀念头、药物滥用及生长障碍的风险增加^d
留守成年看护人	• 照顾留守儿童对老年看护人造成的负担过大，对社会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造成负面影响 • 与没有移民子女的老年父母相比，留守的老年看护人抑郁、孤独、认知障碍和焦虑程度更高，社会心理健康得分较低^e

13 Sweileh 等，2018。

女同性恋者（Lesbians）、男同性恋者（Gays）、双性恋者（Bisexuals）、跨性别者（Transgender）和双性人（Intersexuality）合称“LGBTI”移民	• 可以进行移民以远离暴力、歧视和迫害 • 与“为寻求庇护而不断证明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认同”的需要有关的创伤 • 深度的抑郁、创伤后应激障碍、自杀和药物滥用^f
人口贩卖幸存者	• 深度的身体暴力和性暴力，以及工作场所带来的伤害 • 高频率的抑郁、焦虑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自杀未遂 • 长期威胁、过长的工作时间、恶劣的生活条件及对自由的严重限制^g

来 源：（a）Hacker 等，2015；Martinez 等，2015；Winters 等，2018；（b）Filges 等，2015；Robjant, Hassan 和 Katona，2009；Sampson 等，2015；（c）国际社会儿科和儿童健康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Social Pediatrics and Child Health, ISSOP），2018；Jensen, Skårdalsmo 和 Fjermestad，2014；（d）Fellmeth 等，2018；（e）Graham, Jordan 和 Yeoh，2015；Siriwardhana 等，2015；移民政策研究所（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2015；Thapa 等，2018；（f）White, Cooper 和 Lawrence，2019；（g）Kiss 等，2015。

注：（各类）移民群体并非是互斥的（可能会有重叠）。“非正规移民”的含义在本报告的第二章已有所讨论。

公共卫生

和移民与健康有关的第二个方面是迁移如何影响民众的健康（公共卫生）。如上所述，移民在满足其心理、社会适应力和身体健康需求方面可能面临挑战。能力有限或无力获得健康的积极决定因素（见图 1）的移民可能会经历不良的健康结果，导致公共卫生上的各种后果。这种情况本身可能是在获得有保障的收入方面遇到困难的结果，可能与获取合法工作所需证件所涉及的挑战有关。如果他们无法获得及时的检测和治疗，则疾病进一步传播给社区内其他人的机会将会增加，可能会为接纳国的医疗系统招致不必要的花费。必须认识到的是，媒体往往夸大了人们对移民与健康的普遍表述，有时候这是反移民政治议程的一部分，在此类议程中，移民被定位成对公共卫生的威胁。

无论何种环境，如果移民仅在病重时才获得医疗服务，那么额外的花费将给医疗系统带来负担。相反，易于获得的医疗服务（包括预防性和治疗性医疗服务）使移民的健康问题能够在病重之前得到解决，从而降低了医疗系统的总体成本。考虑传染病问题时，在尝试继续治疗诸如结核病和艾滋病之类的慢性传染病的同时延迟寻求治疗或其遇到的挑战可能会对民众造成负面影响，因为疾病继续传播感染的可能性可能增加。在跨国界迁移的情况下尤其如此；此类情况下延迟寻求医疗服务与多种因素有关，包括害怕在没有合法身份的情况下接受公共服务，或者完全拒绝获得医疗服务提供者的服务。在实行限制性移民制度的国家中，“庇护城市”的出现部分源于“确保无论个人的移民身份如何均可获得医疗服务”的需要。“庇护城市”运动立足于人权原则和健康公平方法，这些原

则和方法优先考虑无证移民获得医疗服务的渠道。¹⁴ 例如，在美国的两处庇护地区接受医疗服务的墨西哥移民中，无证移民与有证移民在与医生交流的报告以及糖尿病管理措施方面没有显著差异；寻求医疗服务的人在那里并未被询问移民合法身份，其移民身份也没有被报告给移民官员。无证移民取得了相当于有证移民获得的临床结果，并报告了与有证移民和在美国出生的墨西哥人相似的医疗服务经历。¹⁵

一些移民群体（包括难民、寻求庇护者和非正规移民）可能特别容易受到传染病的侵害，并经历比接纳国民众更差的健康结果，或者他们本身来自于某些传染病的高发地区；这些群体可能从有针对性的筛查和干预中受益。¹⁶ 他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旅程（包括被迫从医疗服务严重受损的冲突地区转移）可能导致疫苗接种安排中断，这对移民个体和受移民影响的社区造成潜在的负面的公共卫生影响。¹⁷

国境内和跨国界的移民都是控制传染病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此类案例之一就是 2014 年西非埃博拉疫情的爆发（参见下面的文本框）。另外一个例子涉及对疟疾的干预措施。这些都需要仔细考虑移民行为，这一因素已被证明会影响诊断并对获得治疗的机会以及治疗的持续性产生负面影响；它可能导致抗疟药耐药性传播。¹⁸ 此外，在疟疾已经消除的国家中，通过迁入移民而再次产生的疟疾对跨境疟疾控制提出了进一步的挑战。¹⁹ 鉴于移民行为在传染病控制中的重要性，其已被纳入《国际卫生条例》和全球卫生方面的重要疾病控制计划。²⁰ 例如，世界卫生组织“2015 年后全球结核病战略”已将移民和跨境问题作为结核病低发国家的优先行动领域。²¹

14 Aboii, 2016。

15 Iten 等, 2014。

16 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European Centre for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2018。

17 Hui 等, 2018。

18 Lynch 和 Roper, 2011。

19 Cotter 等, 2013; Jitthai, 2013; Pindolia 等, 2012。

20 Lönnroth 等, 2015; Wickramage 等, 2013; 世界卫生组织 (WHO), 2015。

21 Lönnroth 等, 2015。

移民与疾病控制——埃博拉病毒案例

出于正式/非正式贸易、文化活动、就业、教育和卫生目的的国内移民和跨境流动仍是西非许多社区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那里，人员、商品和服务的自由迁移被认为是实现区域一体化、繁荣和发展的关键。^a 位于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和几内亚交界处的，对贸易和商业至关重要的基西三角边境地区在 2014 年成为埃博拉病毒传播的中心。几内亚和塞拉利昂之间的弗雷卡里亚 - 坎比亚轴线是持续传播病毒的另一条人员流动走廊。仅在 2015 年 7 月，在坎比亚（塞拉利昂）确诊的埃博拉病毒疾病（EVD）阳性病例的七个传播链中就有四个与弗雷卡里亚（几内亚）的 EVD 阳性病例相关。边界两边的社区有着牢固的家庭联系。跨境迁移是这些社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主要通过不受管制的过境点进行。在某些情况下，当局以限制 EVD 传播为理由对人员流动进行了限制，以禁止跨境迁移。对西非地区的贸易和经济的影响估计为 16 亿美元（占三个受影响最严重国家 GDP 总量的 12%）。^b 被数十年来的冲突所削弱的卫生系统，以及沿流动路径进行卫生和疾病监测的人力资源不足，破坏了有效的疾病控制措施。必须采取循证的方法来确定人口流动的走廊并了解人员流动的主要驱动因素，这对于有针对性的疾病预防、发现和应对工作（特别是在边境地区），同时维护各国的贸易和经济利益至关重要。

国际移民组织（IOM）在当局政府和地方社区的支持下，最早于 2014 年 12 月开始绘制几内亚和马里之间的跨境和国内人口流动图。这些信息随后被与流行病学数据相对应，从而可以进一步分析迁移者在其流动统一体中的脆弱性。随后，几内亚和塞拉利昂之间的弗雷卡里亚 - 坎比亚边界，以及利比里亚 - 塞拉利昂边界也实施了类似的举措。此后，人口迁移地图已经扩展到包括弗里敦和洛科港沿岸的几个海上登陆点，以及塞拉利昂坎比亚和洛科港区之间的境内迁移。在所有这些地方都设立了健康检查和感染预防控制措施的装置，从而提高了这三个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及其邻国的监测和应对能力。

a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6。

b 世界银行（World Bank），2015。

卫生系统的应对

移民与健康的第三个方面是卫生系统如何对移民与健康做出应对。卫生系统本身是健康的决定因素，并且根据各国的政策和法律框架，移民可能无法获得充分、公平和负担得起的医疗服务，且 / 或当地卫生系统可能没有足够的能力管理移民的健康需求。例如，在长期陷入危机的国家中，逃离冲突地点并与家人一起寻求庇护的移民儿童由于来源国医疗服务的中断，更有可能未完成疫苗接种目标。在提供医疗服务的地方，某些移民群体可能会由于语言障碍而难以表达症状和理解对治疗的说明。疾病因果关系的不同文化结构，例如与心理健康有关的文化结构，对有效的临床管理提出了挑战。²² 他们也可能在处理不熟悉的卫生和服务系统时遇到困难，尤其是当他们来自卫生系统严重受损的国家的时候。

对高收入国家向移民和难民提供医疗服务过程中所报告挑战的系统性文献综述确定了医疗服务挑战的三个主要专题：沟通、医疗服务的持续性和信心。²³ 交流对于显著诊断和治疗路径非常重要。是否有来自移民社区的训练有素的口译员可用被认为是提供对移民敏感（migrant-sensitive）的医疗服务的关键方面。需要强调对这类口译员的培训，以确保用符合伦理和专业的方式进行医疗咨询。医疗服务的持续性与移民对医疗系统的理解、医疗系统不同部分的整合和病例管理等因素有关。信心是第三个最常被提到的话题，它与对医疗服务提供者的信任有关，这确保了医疗服务供给的文化敏感性和移民的能动性。研究表明，在没有建立信任关系的案例中，患者依靠使用传统药物和来自其社区的，受信任的“自己的资源”进行治疗。相对地，一项调查为移民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疗服务提供者的看法、态度和做法的系统性综述发现，他们不仅受到语言和文化障碍的挑战，还受到工作场所资源限制，以及职业道德和限制移民获得医疗服务权利的国内法之间的不协调的挑战。²⁴ 在与民间团体一起管理此类临床病例时，医疗服务提供者使用创新方法来确保医疗服务供给。

改善系统应对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发展“对移民敏感（migrant-sensitive）的卫生系统和计划，旨在将移民的需求纳入医疗服务、筹资、政策、规划、实施和评估的各个方面”。²⁵ 如附录 A 所述，这包括采取以下措施：确保提供具有文化敏感性和语言多样性的医疗服务；能够获得基本医疗服务；将非公民群体纳入国家防灾和应对计划；以及在常规卫生信息系统内建立报告机制，以合乎道德的方式管理数据来规划移民的需求。²⁶ 在国家级的防灾和应对战略中，移民 / 非公民常常被排除在外。²⁷

22 Fortier, 2010。

23 Brandenberger 等, 2019。

24 Suphanchaimat 等, 2015。

25 Siriwardhana, Roberts 和 McKee, 2017。

26 Mladovsky, 2013; Pottic 等, 2017; 世界卫生组织 (WHO), 2010b。

27 Guinto 等, 2015; Wickramage 等, 2018a。

移民与健康的指标和计量

有关健康状况、结果和社会决定因素的准确的移民健康数据是确保更好地监测和改善健康以及提供适当且可获得的医疗服务的必要前提。《世界卫生大会（WHA）关于移民健康的决议》（World Health Assembly (WHA) resolutions on migration health）（61.17，2008；70.15，2017）和《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²⁸ 呼吁各国政府更好地管理移民健康数据，以制定循证的政策和实施干预。然而，第二届全球移民健康协商会（2017）²⁹ 及随后的学术委员会³⁰ 指出，移民健康数据的可及性、质量和联系非常不稳定，尤其是在中低收入国家。国际组织及其成员国在推进国家、区域及全球各层面改善移民健康数据收集和分析的举措方面也进展甚微。

国家级的健康数据来源有很多种。第一种是从机构注册表或基于普查的数据源中获得的健康数据。这些数据包括诸如获取人口动态统计的出生和死亡登记簿和针对特定疾病的登记簿，例如针对癌症、结核病和疟疾的登记簿。第二种来源是可以定期收集的健康调查数据，例如人口统计和健康调查。研究数据是提供有关特定社区或疾病梯度特定信息的另一个主要来源。最后一类来源较多样化，例如来自移民健康评估的数据，难民营环境中的健康信息系统，以及诸如全球疾病负担项目等大数据项目。³¹

对欧洲移民健康数据收集实践的一次叙述性回顾表明，大多数欧盟国家在医疗服务利用或疾病登记方面没有收集有关移民健康的数据，而那些收集了移民健康数据的国家使用的分类和定义不同，因此数据在各个国家之间并不总是可比的。³² 卫生信息系统，监测系统和疾病登记系统没有系统性地采集移民变量。³³ 仅有少数几个进行人口统计和健康调查的国家（例如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的数据中包括了移民模块，它们按出生地收集数据。瑞典是一个例外情况，该国在其年度生活状况调查中包括了基于移民或居住状况的分类数据。人们被分类为第一代、第二代移民或非移民。³⁴

数据保护和道德考量的原则对移民健康数据的收集、分析、传播和连接至关重要——不仅是由种族、族裔和健康的历史框架，³⁵ 以及受到污名化、排斥或（对无证移民而言）驱逐出境的可能。³⁶ “移民融合政策指数（MIPEX）健康链”项目体现了采集卫生系统中移民融入的程度从而采取实施健康平等的措施的努力。MIPEX 健康链提供了一种调查工具，旨在调查政策影响移民健康和促进平等的程度，从而可以在不同国家背景之间进行比较。³⁷

28 《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的目标 1 强调需要收集和利用准确分类数据作为循证政策的依据；此外，目标 3 强调了需要及时提供移民各个阶段的准确信息。《契约》解释说，在改进的移民数据收集方法上的投资“有利于开展研究”，并“指导连贯一致的循证决策和充分知情的公共言论”，从而可以有效地监测和评估承诺的执行情况。

29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7c。

30 Abubakar 等，2018。

31 可参考 www.healthdata.org/gbd（访问日期：2019 年 7 月 24 日）。

32 Rechel, Mladovsky 和 Devillé，2012。

33 Giorgi Rossi 等，2017；Riccardo 等，2015。

34 Mladovsky，2013。

35 Bhopal，1997。

36 Hiam, Steele 和 McKee，2018。

37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7a。

移民融合政策指数健康链

移民融合政策指数（MIPEX）健康链是一种调查工具，旨在调查政策影响移民健康和促进平等的程度。^a 它涵盖了被认为对确保健康平权至关重要的四个维度：（a）根据国内法律和政策框架享有的医疗保障权利；（b）获得医疗服务的机会；（c）应对能力，例如对语言和文化敏感性的应对；（d）实现变化的措施，例如数据收集和研究，以更好地为服务提供信息。“将健康纳入所有政策”（HiAP）原则的跨部门应用以及移民健康政策的主流化也包括在内。2017 年，对健康后果和融合政策之间关联的现有证据进行的一次范围界定性综述^b 结果显示，大多数研究都将 MIPEX 纳入国家移民融合政策的衡量标准。数据显示，在实行强有力的融合政策的国家中，移民与公民之间以及移民群体之间的健康差距得到了减少。^c

a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7a。

b Siriwardhana, Roberts 和 McKee, 2017。

c Ingleby 等，2018。

在卫生系统的背景下，一次“将移民与健康纳入所有政策”（MHiAP）的应对（效仿世界卫生组织“将健康纳入所有政策”（HiAP）方法³⁸，并借鉴了 MIPEX 健康链³⁹）旨在让移民与健康领域所有的重要治理参与者与部门参与其间；斯里兰卡国家移民健康政策和行动框架的制定就是一个实际行动的例子（参见下面的文本框）。

38 Juárez 等，2019；世界卫生组织（WHO），2014。

39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7a。

斯里兰卡制定国家移民健康政策和行动框架的经验

移民一直是斯里兰卡在南亚地区发展的催化剂。斯里兰卡既是劳动力输出国（超过 200 万斯里兰卡公民在国外工作），又是一个劳动力接收国——越来越多来自印度和中国等国的移民工人来到这里参与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例如新公路、海港和机场项目）。预计这种发展将进一步增加本岛和岛内的人口流动性。持久内战的结束让斯里兰卡难民从印度和其他国家返回，更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返回了其原籍地。

因此，应对一系列动态的人口流动带来的卫生挑战就变得很重要。鉴于解决移民与健康问题的跨部门性质，斯里兰卡政府采用了包括民间团体、联合国、学术界和移民倡导者在内的“全政府”参与方法，以推动 2013 年启动的国家移民健康政策和行动计划。斯里兰卡是少数拥有专门的移民健康政策框架（包括所有移民类型）的国家之一。^a 这些框架的进程由卫生部牵头，在跨部门机制的主导下，与国际移民组织（IOM）建立了技术伙伴关系。斯里兰卡政策发展的一个特点是强调循证的方法来指导干预措施/政策制定。在三年时间里，斯里兰卡成立了国家移民健康研究委员会，聘请本地和国际研究人员确认知识缺口，进行实证研究并收集有关入境、境内和出境移民流的移民健康数据。斯里兰卡采取了务实的、行动导向的方法。例如，其制定了“国家边境卫生战略”，以增强入境处更好地准备和应对卫生安全风险与为回国女性移民工人争取更多的社会心理支持的能力。

推进《国家移民健康政策》的主要经验包括：

- a. 投入于循证的方法；
- b. 确保部门间的协调；
- c. 通过参与性方法使来自民间团体、学术界、业界和移民群体本身的不同利益相关者参与；
- d. 利用网络应对紧急问题（不仅侧重于政策制定）；
- e. 嵌入问责框架；
- f. 保障全球卫生外交，以及对区域和全球处理程序的参与。

附录 B 中提供了一项扩展的案例研究。

a Wickramage, De Silva 和 Peiris, 2017。

医疗专业人员的迁移

以应对全球医疗专业人员短缺为目的而进行的医疗工作者迁移需要专门和有效的管理，包括其来源国卫生系统的能力构建、良好实践的促进，以及防止医疗工作者迁移带来的负面影响。医疗工作者的可及性和疾病负担之间存在着全球性的不平衡。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医生和护士的密度最低，疾病负担也最高。⁴⁰ 得到妥善管理的医疗工作者迁移可以在总体发展以及卫生系统能力建设发挥关键的作用，不论是在其来源国还是接纳国。⁴¹ 诸如《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卫生人员国际招聘行为守则》（WHO Global Code of Practice on the International Recruitment of Health Personnel）之类的全球卫生工具提供了一个循证的框架，以促进良好实践及防止医疗工作者迁移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如《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卫生人员国际招聘行为守则》所述，有一些战略可以使派遣国和目的地国减少对受过外国培训的医疗工作者的依赖，并减轻医疗人员的迁移对发展中国家卫生系统造成的负面影响。这些战略可能包括：使政府教育支出与就业机会保持一致；不直接从医疗工作者相对人口比率最低的国家招聘；采取创新的融资机制，让地方政府和私营实体能为政府对医疗工作者的培训补贴提供补充资金。

移民与健康的全球治理

治理是制定和实施任何有关移民与健康的对策的核心。⁴² 移民治理主要取决于国家主权的支持，⁴³ 而确保良好的健康成果需要得到妥善管理的移民现象。但是，除了有关全球卫生安全的问题（包括检疫和国境卫生管理），卫生管理部门在高层移民治理决策中的参与通常有限，并且移民在卫生计划制定中经常被遗忘。⁴⁴ 许多国家在国际人权机构面前明确表示，它们不能或不希望确保向移民、特别是非正规移民提供健康保护，包括提供基本医疗服务。⁴⁵

近年来，一系列有关移民与健康领域的治理议程已被制定，为争取对干预措施的政治支持提供了重要机会（见图2）。这些议程在移民治理、发展和全球卫生治理领域之间搭建桥梁，包括：《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难民问题全球契约》；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全民健康覆盖（UHC）；世界卫生大会进程；疾病预防和控制计划（包括疟疾、艾滋病和结核病）；以及“全球卫生安全议程”。⁴⁶ 有效的治理需要战略领导和投入，以在移民管理系统和卫生部门之间建立联盟。

40 Crisp 和 Chen, 2014。

41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8。

42 所谓“治理”，是指实体将国家、公民社会、私营部门和其他重要参与者（例如国际组织）纳入政策和实践的制定和实施中的职能。

43 Wickramage 等，2018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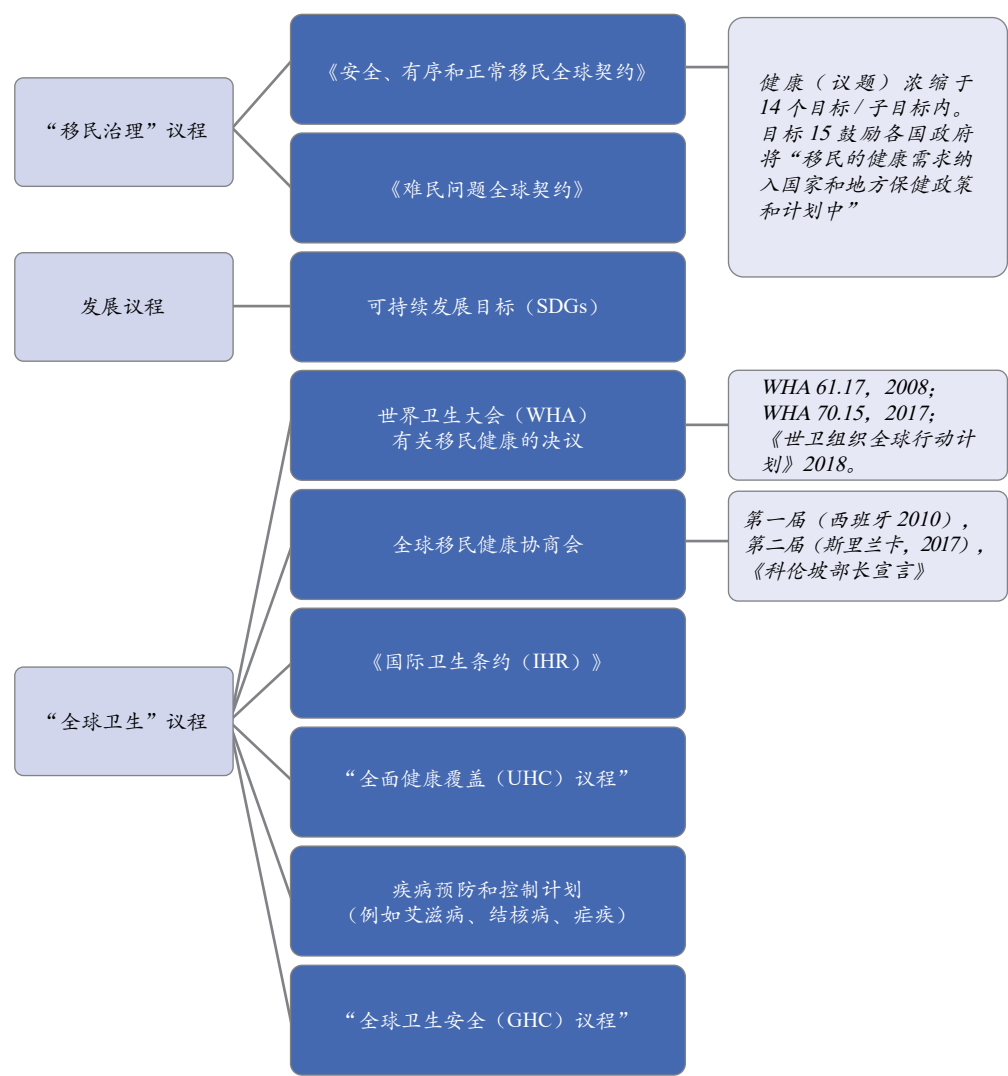
44 Wickramage 和 Annunziata, 2018。

45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3。

46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7c；全民健康覆盖 2030（UHC2030），2017；联合国（United Nations），2015；世界卫生组织（WHO）2007，2010a；世界卫生大会（World Health Assembly, WHA），2008 和 2017。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提出了多种要求，将移民、发展和卫生部门结合起来以制定和实施统一而协调的对策。⁴⁷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目标3.8 呼吁实现全民健康覆盖（UHC）——这是一项重要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为改善移民与健康的应对提供了战略机遇，这将通过确保移民工人的良好健康状况和相关的侨汇流量，间接惠及社会和经济的发展。⁴⁸ 在国家层面关于 UHC 目标的讨论常常会遗漏 UHC 计划中未说明的移民。⁴⁹

图 2. 促进移民与健康目标的全球议程



47 联合国（United Nations），2015。
48 全民健康覆盖（UHC2030），2017。
49 Guinto 等，2015。

本报告第 11 章讨论了《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简称《移民问题全球契约》），该报告将健康作为一个贯穿各领域的优先事项，并在多个目标中提到了健康和医疗服务。附录 C 介绍了《移民问题全球契约》中有关健康的关键目标以及与健康相关的承诺和行动。许多专家评论了《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在实现移民健康权方面的弱点，包括缺乏生殖健康和获得安全产妇护理渠道（的内容），这些（事项）会直接影响新生儿和儿童的健康。⁵⁰ 尽管存在这些局限性，但《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确实为卫生界提供了机会，可以将其用作在有关移民治理的讨论中推进对移民敏感（migrant-sensitive）的医疗政策和服务的工具，而在移民治理中，健康常常被抛在一边。⁵¹

移民与健康研究方面的缺口

在全球范围内，各项研究计划正在进行，以帮助增进对移民与健康的理解和应对，其重点在于实施循证的干预措施，以改善移民和受移民影响社区的健康与福祉。⁵² 尽管这一研究领域在不断发展，但为增进对移民与健康的理解做出的努力，以及移民与健康规划的实例仍然有限。⁵³ 如下文文本框中所述，现有的有关国际移民与健康的文献涉及范围有限。这些文献着重于：（a）欧洲和北美的高收入接纳环境；（b）特定的健康状况，例如心理健康、艾滋病和结核病；（c）特定的移民群体，包括移民工人、移民儿童、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和留守儿童、妇女、难民和（女性）人口贩运幸存者。⁵⁴ 这突出表明，有必要提高中低收入国家环境中的研究能力（大多数全球移民活动在这些地方开始），并且需要扩大研究范围，而不仅限于目前对精神健康和社会心理健康的关注。需要通过与移民社区、政策制定者、从业人员、公民社会和研究人员进行磋商，在国家和地区两级制定与环境相关的研究议程。

50 Bozorgmehr 和 Biddle, 2018; Devakumar 等, 2018。

51 Wickramage 和 Annunziata, 2018。

52 Abubakar 等, 2018; Griswold 等, 2018; IOM, 2017c; Pottie 等, 2017; Wickramage 等, 2018b。

53 Ho 等, 2019; Sweileh 等, 2018。

54 Sweileh 等, 2018。

国际移民与健康研究在同行评审出版物中的全球分布

按国际移民类别分类：

- 难民和寻求庇护者（25.4%）
- 移民工人（6.2%）
- 人口贩运和偷渡（3.2%）
- 国际学生（2.1%）
- 患者跨境流动（0.1%）

按国家收入类别（基于世界银行的分类）分类：

- 低收入国家（0.8%）
- 中等收入国家（9.6%）
- 高收入国家（89.6%）

按主题研究领域分类：

- 精神健康和社会心理健康文献（47.0%）
- 传染性疾病（13.7%）
- 非传染性疾病（8.9%）

来源：Sweileh 等，2018。

注：总共检索和查阅了 21,547 项研究文档。这些变量不一定是排他的，因此百分比总和可能不等于 100%。

结论：对移民与健康领域予以投入以支持社会 and 经济发展

各国通过财政和人力资源以及政治意愿进行的，对发展循证的移民与健康干预措施的投入，不仅将解决移民个体的健康需求，还将改善公共卫生，并支持为实现全民健康覆盖（UHC）做出的努力。这项投入对于发生大量移民活动的中低收入国家而言尤为重要。

良好的健康是移民行为收益优化（例如以侨汇形式）的先决条件；因此，对移民与健康的投入有助于移民输出和接收地区的社会 and 经济发展。⁵⁵ 政策制定者、公民社会、私营部门和研究人员在 全球、区域和国家范围内都能在了解和应对移民与健康问题中发挥重要作用，且移民本身必须参与政策和计划的制定 and 实施。⁵⁶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对研究力量进行投入，以增进对与本章概述的移民与健康领域相关的四个重要方面的了解：移民健康、公共卫生、卫生系统的应对 and 全球治理机会。需要展开研究以形成循证的、针对具体情况的干预措施来解决移民与健康问题，这能反过来支持全民健康覆盖（UHC）。通过与国际组织和学者合作，可以支持新一代移民与健康学者开发新的研究方法和监测系统来改善移民与健康问题在全球范围内的应对。⁵⁷ 除了目前集中于难民 and 寻求庇护者，以及精神健康 and 社会心理健康的研究，还需要额外的研究来更好地为卫生系统 and 服务的改善提供信息。

在全球层面，需要改善对人口流动影响的理解，以支持和改进公共卫生准备计划，包括制定应对传染性疾病爆发或者其他突发卫生事件的对策，这需要对研究能力建设，特别是在低收入 and 中等收入国家的环境中的研究能力建设进行投入。⁵⁸ 在国家的移民与健康政策的框架内，私营部门也可以支持开发项目，以改善移民工人等群体的健康。在移民与健康的治理中，私营部门的作用常被忽视了；除了许多其他创新性作用外，私营部门的作用可以包括对研究能力建设的赞助 and 旨在应对移民工人健康需求的干预措施。这样的项目有利于移民工人及其在来源国 and 目的地的家庭的健康。

可以提供指导并表明支持移民与健康干预措施的战略机会框架包括：2008 年《世界卫生大会（WHA）决议“移民健康”》；2017 年《世界卫生大会决议“促进难民 and 移民健康”》（2017 WHA resolution “Promoting the health of refugees and migrants”）；在两次移民与健康协商会上发表的声明；世界卫生组织《促进移民健康全球行动计划》（草案）（WHO (draft) Global Action Plan on the Health of Migrants）；以及《安全、有序 and 正常移民全球契约》，其中将健康作为一项跨领域优先重点。⁵⁹ 学术界、联合国机构、公民社会 and 政府行动者可以利用这些框架来动员各方面的行动，包括私营部门在内。政策制定者在研究人员的支持下，需要确定移民部门与卫生部门如何通过

55 Abubakar 等，2018；国际移民组织（IOM），2017c；Onarheim 等，2018；Trummer 等，2016；Tulloch，Machingura 和 Melamed，2016；Vearey 等，2019；Wickramage 等，2018b。

56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7c；Wolffers，Verghis 和 Marin，2003。

57 移民健康与发展研究倡议（The Migration Health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Initiative，MHADRI）可参考 <https://mhadri.org/>（于 2019 年 7 月 25 日获取）是一项最近建立的全球研究网络，旨在解决这些问题并推动移民健康方面的研究活动 and 方法。

58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7c；Wickramage 等，2018b。

59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7c；世界卫生组织（WHO），2010b，2017，2019；世界卫生大会（WHA），2008 和 2017。

“将移民与健康纳入所有政策”（MHiAP）方法加强对移民与健康方面事务的参与。由于移民的整合与融入以及迁移是全球疾病控制计划（例如针对结核病和疟疾的计划）以及全球卫生安全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健康应成为移民治理发展的重要支柱。

在区域层面，需要有协商程序来支持制定在移民与健康领域协调一致的方法。这可以通过将卫生纳入现有关于移民和发展的区域协商程序中来实现，并且应包括疾病监测和干预措施的合作，以支持跨境医疗的持续性。为了实施这些建议，各国应考虑确定一个能推动国家移民与健康政策制定，并在区域和全球层面牵头开展活动的国家级联络点。这需要使用一种循证、跨部门、参与性的方法，制定和采用问责制框架并以全球卫生外交为中心。通过对循证的干预措施予以投入，各国将更有能力在地方、区域以及全球层面对移民与健康问题做出应对。这将对移民个体的健康产生积极影响，支持在 2030 年前实现全球健康覆盖（UHC）的努力，并最终确保个人、社区和国家都能获得与健康的移民行为相关的社会 and 经济发展利益。



JACQUELINE BHABHA
GUY ABEL

8

儿童与不安全移民¹

引言

儿童移民是当代的一种重要现象。随着更多的负担得起的旅行、气候变化、以技术为媒介的联结的增长以及全球范围内的机会分布、安全、就业不平等以及文化共性传播的加剧，年轻人的流动性得到增强，从而儿童移民在规模和显著性上都提高。

与其他年龄段人口的移民模式相似，儿童移民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现象。首先就“儿童”一词而言，国际法将“儿童”定义为“18岁以下的任何人，除非对其适用的法律规定成年年龄低于18岁”。²然而，青年移民数据并非总使用18岁这个分界点，因此“青年移民”一词常常被使用。广义上的“移民”包括短暂或终生的国际和国内人员流动，以及单向和循环流动。它涵盖的范围也极广——从正常的家庭搬迁，到由暴力战争、种族清洗或国家分裂造成的被迫流离失所。移民儿童既包括与成年亲属一起移民的儿童，也包括需独自移民的儿童；既包括为了诸如教育机会和家庭安全的保障等改善生活质量的状况，也包括正在遭受剥削与风险、留下持久心灵创伤的儿童。

儿童移民不是一个新现象，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不论男孩还是女孩，儿童总是与家人一起移民，以寻求机会或增加出门在外的安全。许多此类移民是没有问题的。除了在一些种族主义与宗教歧视盛行的地区，大多数儿童以及他们的家庭，经过一段时间对新环境的调整适应后都融入了新的社会。但是，本章的重点在于不符合这种模式的儿童移民，即不安全、非正规以及有剥削性的移民群体，同时侧重于国际移民。这并不意味着其它与儿童移民有关的方面不重要，而是由于不安全的国际儿童移民群体更需要政府和国际行为体的参与和支持来确保其得到应有的保护，这使得我们迫切需要从各个维度更深入的了解这个群体。

因战争、饥荒和环境灾害而与家人失散的男女儿童；被剥削的主人（奴隶主、宗教领袖、军阀）从家里运来的被贩运的儿童；被不熟悉的、甚至无血缘关系的职业（寄养家庭、难民机构以及教育或教养机构）被迫流放后的无人陪伴儿童的保护需求未被满足的情况在几个世纪以来比比皆是。³但是，尽管历史悠久，保护移民儿童的安全和最大利益的挑战却被忽略了。

1 Jacqueline Bhabha,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健康与人权实践教授; Guy Abel,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2 《1989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1989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第1条。

3 有关无人陪伴儿童的移民历史的开创性概述，请参见 Ressler, Boothby 和 Steinbock, 1998。有关儿童移民的三种特定历史，请参见 Bhabha, Kanics 和 Senovilla（编），2018。也可参见 Humphreys, 1994。

最近对该现象越来越重视的原因之一是它的当前强度。如图1和图2所示，在2019年有3790万在二十岁以下的移民，占全世界移民的14%。这一事实与教育机构、儿童福利机构和移民机构有着紧密的联系。

激发政治意愿和公众对儿童移民的关注另一个因素是儿童苦难的独特新闻价值和引人注目的性质。2015年9月，艾伦·库尔迪（Alan Kurdi）不幸溺水的事件和美国政府2018年南部边界家庭分离政策引发的国际骚动就是例证。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移民过程对许多儿童移民会产生终身影响。⁴在边境或者通过驱逐程序将父母和子女分开的政策，以及长期阻止儿童与父母团聚的行政程序，对受影响儿童的健康与福祉造成的破坏是毁灭性的。⁵对儿童的巨大影响还来自其它与移民有关的情况：缺乏救生程序来预防移民途中儿童溺水或致命性脱水；⁶难民营中的教育缺失；⁷国家面对移民儿童受到性剥削证据的无所作为；⁸以及流离失所儿童的身心健康需求未得到满足。⁹

本章讨论了不安全的国际儿童移民，以及移民治理和势在必行的儿童保护之间的持续紧张关系。¹⁰本章首先详细介绍了全球范围内儿童移民的不同种类，包括它们的驱动因素，以及与儿童移民有关的数据问题。接下来，本章讨论了影响移民儿童保护的主要挑战和解决当前问题和与之相关的政策演变。然后，内容还涉及移民儿童面临的主要新挑战，并在最后总结了成就和仍需注意的主要事项。

儿童移民的种类

长期以来，定义混乱一直以来阻碍着关于儿童移民的讨论。就像下面要讨论的与数据有关的问题一样，这种挑战并非所有方面都是儿童移民独有的。被迫移民与经济移民的简易二分法被广泛运用于移民领域，但对那些急需保护的弱势群体来说，二分法将他们对未来权利的考虑变得复杂化了。缺乏以儿童而非国家为中心的儿童移民研究造成了这一现象。¹¹

像成年人一样，儿童的迁移行为没有被有效地分为“被迫”或“自愿”，而是被视为被迫和选择因素的结合，并可能随时间而变化。由于各种各样相关的情况，现在移民儿童通常被称为“迁移中的儿童”，这种称呼的优点是不排除从一种移民类别过渡到另一种移民类别，但缺点是掩盖了定居后产生的挑战。

4 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2017a。

5 有关于不同形式家庭失散的风险的研究，请参见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简称联合国难民署, UNHCR），2018。

6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9；机构间应急教育网络（Inter-Agency Network of Education in Emergencies, INEE），2018；Suárez-Orozco 和 Suárez-Orozco, 2018；Ní Raghallaigh, 2018。

7 Sirin 和 Rogers-Sirin, 2015。

8 Digidiki 和 Bhabha, 2017。

9 Watters 和 Delyn, 2018；Kohli, 2018；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2018a。

10 参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人权高专办, OHCHR），2016。

11 一些显著例外（受儿童移民观点驱动的研究）包括 Bhabha, Kanics 和 Senovilla（编），2018 的第六章节。

儿童大范围出现在不同类型移民中。一些移民旅程是高度性别化的，例如尼日利亚的女孩长期被剥削性地运送到欧洲从事性行业工作，或者北非青春男孩会为了寻求机会自行移民。许多其他移民，大多数（包括男孩和女孩，尽管有时候两者比例不同）取决于来源国。许多儿童移民是安全，并作为家庭单位的一部分进行的，尤其是不在冲突和自然灾害的背景下的移民。但是，儿童正在更多地参与到危及自身安全和侵害自身权利的移民中。此类移民的例子不仅包括明显对生命产生威胁的危险路线（例如东部和中部地中海，那里经常有溺水事件）被迫移民，还包括经常对儿童有人身和/或性暴力侵害的移民。不安全的移民还包括儿童依赖于剥削性中介机构的情况，这些中介机构利用儿童对移民援助的需求从被拘留的儿童那里榨取劳动力或者其他类型的服务。本文的讨论会集中在儿童移民的这些方面。

儿童移民可能是国内的或者国际性的。国内移民儿童包括国内流离失所者、季节性移民或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国内移民可能是周期性的，并可能是国际迁移的序幕。¹² 这三类移民都包括了大批儿童，其中一些处于非常危险的情境之中。

国际儿童移民包括出于家庭原因、安全或生存目的、贩运者的命令、机会，或者通常不止于一个的上述原因而出行的儿童。本章将集中讨论跨境的不安全儿童移民。以下因素对于理解儿童特殊的需求非常重要，特别是在安全方面：

（a）儿童是与谁一起出行的？¹³ 他或她是在有父母或者看护者（包括他们所习惯的看护者）陪同、无人陪同（单独）还是在与家人失散（有远亲、陌生人、贩运者或仅仅相识的人陪伴）的情况下出行的？¹⁴ 一名儿童可能是在有人陪同的情况下开始移民而之后与家庭失散，因此他或她的需求会在旅程的不同阶段发生变化。¹⁵

（b）儿童移民是否得到授权（通过签证或其它法律规定）。没有正规移民身份出行的儿童遭受剥削、拘留和其它伤害的风险更高。¹⁶ 同样地，一名儿童的法律地位在移民过程中可能由正规变为非正规，比如当庇护申请被拒绝但这名儿童仍在没有法律授权的情况下留在目的地国时。反之亦然，比如当一名无证儿童获得合法身份时。美国的相关程序就是一个例子，在该程序中，被虐待、遗弃、或忽视的无人陪伴的移民儿童会被授予“特殊移民青少年身份”。¹⁷

12 Khadria, 1995 和 1996。

13 联合国难民署（UNHCR）于 1994 年第一次发布了有关寻求庇护者儿童与难民的分类数据，以及于 2001 年发布了有关无人陪伴的和与家人失散的儿童的分类数据。

14 联合国难民署是第一个通过其《处理寻求庇护的无人陪伴儿童的政策和程序准则》（联合国难民署（UNHCR），1997）特别关注这一类人需求的机构。其它机构紧随其后，包括欧盟与其《关于第三国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的决议》，以及包括加拿大、美国和英国在内的国家当局。见 Bhabha, Kanics 和 Senovilla（编），2018。

15 Kara, 2009; Peyroux, 2018。

16 Bicocchi, 2011; Kanics, 2018; Rozzi, 2018。

17 Thronson, 2018。

(c) 儿童是否正在因逃避针对儿童的迫害而进行移民，例如儿童兵或帮派成员的招募、儿童虐待或者童婚。在这种类型的移民情况下，及时获得法律代理以及监护权是保护方面的优先事项。¹⁸

(d) 儿童是根据家庭的决定进行移民，还是在缺少家庭知悉和支持的情况下进行移民的。在一些国家，成年人的责任在其人民年龄很小的时候就被授予其人民，而许多来自这些国家的移民自己行使自己的决策代理权。阿富汗男性、厄立特里亚男性和女性青少年以及中美洲的男孩和女孩就是典型的例子。尽管国际法将他们归类为“儿童”，但他们像成年人一样行事，许多人会通过移民来寻找机会养活自己和他们的家庭。¹⁹ 西非和中非的儿童也会为了接受宗教教育而迁移，并且会被委托给一个宗教领袖或者人物，人们认为这些人会负责孩子们的宗教教育以及健康，虽然这些人经常会由于缺乏方法而最终成为孩子们的剥削者。²⁰ 关于儿童决定权开始具有法律效力的年龄在国际上没有统一标准。国内的标准根据讨论的活动不同而变化。²¹

中美洲儿童逃离帮派

数十年来，中美洲儿童一直在逃避他们本国的极端暴力，但自 2014 年来这种被迫迁移的比率迅速增加。尽管大多数这类儿童寻求庇护者（无人陪伴和有家庭陪伴的都是）在美国寻求保护，但在整个中美洲，来自所谓的北三角国家（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的庇护申请却极具增加。^a 尽管包括 KIND (Kids in Need of Defense, 需要保护的儿童组织)，LIRS (Lutheran Immigration and Refugee Service, 路德教会移民和难民服务组织) 和实行儿童权益倡导项目的青年移民儿童权利中心在内的专业组织网络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但无人陪伴的儿童寻求庇护者在美国仍然很难找到律师或监护人。因此，大量的儿童被滞留，根据政府的官方数据，2018 年 11 月有超过 14000 名儿童被滞留。^b

a 联合国难民署 (UNHCR)，2018。

b Kopan, 2018。

18 国际移民组织 (IOM)，2017b；联合国难民署 (UNHCR)，2018。

19 Timera, 2018。

20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Emergency Fund, UNICEF)，2011。

21 决策领域（例如投票、驾驶、刑事、合同和医疗）和司法管辖领域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关于有关庇护决定的儿童能动性问题的有趣讨论，请参见美国上诉法院对 Polovchak 控诉 Meese 案件的裁决（1985）；另请参见美国上诉法院 Gonzalez Ex Rel. Gonzalez 控诉 Reno 案。

自发的移民策略包括与帮助跨境迁移以换取服务回报的人建立关系。²² 青少年还会在严重剥削劳工和性交易多发的情况下选择移民来创造资源，寻求可以赚取收益的机会。²³ 由于没有合法的迁移路线，许多渴望移民的青少年没有更加安全的选择。²⁴ 根据欧洲刑警组织的报告，全球范围内已经确定的贩运受害者中有28%是儿童。²⁵ 国家有义务通过提供强有力的搜救行动和可以预防危险旅行的谋生机会来解决这些危险的情况。²⁶

在瑞典的无人陪伴阿富汗未成年寻求庇护者

在过去的35年中，阿富汗一直是暴力冲突和随之而来的人口流离失所之地。在2015年，瑞典收到了超过35000份由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提出的庇护申请；其中66%（共超过23000份）的申请来自阿富汗，其中多数是男性，他们正在躲避来自国内的政治暴力。依靠漫长国际旅程（平均长达七个月）中收集的信息，即瑞典给予移民儿童的教育机会和他们尊重移民权利的方式，很多人将瑞典作为了最终目的地。^a 作为寻求庇护者，根据瑞典在国际法中的义务，他们最初被允许以合法身份留在瑞典境内以等待他们的申请结果。对于那些成功通过庇护申请的人来说，他们将被授予难民身份，从而使自己暂时的合法身份转变为永久性的居留许可，与此同时有机会为直系亲属（或者在已被证明富有同情心的案例中的亲戚关系较弱家庭成员）申请家庭团聚。^b 对于那些没有通过庇护申请的人来说，他们将收到撤离通知，这些阿富汗年轻人的身份从临时合法居民转变为逾期居留的人，因此有可能被驱逐出境。这些未通过申请的庇护申请者中，有一部分人已经获得了一些暂时且附带家庭团聚机会的、有限的辅助性人道主义保护。^c

随着政治层关注到不断增加的寻求庇护者到来人数，瑞典移民程序在2016年发生了有关身份转变的四项变化，降低了庇护申请者获得积极结果的机会。2016年初，基于膝盖或者牙齿的X射线年龄评估的引入导致了庇护申请者被发现实际年龄超过18岁的情况增多。^d 2016年6月，针对未通过申请的无人陪伴阿富汗寻求庇护者提供人道主义保护的惯例被撤销，导致了驱逐令的签发；同年，瑞典与其他欧盟成员国一起和阿富汗签署了“重新接纳协议”，确保对返回者的安全接纳；最后制定了更严格的驱逐令执行政策，确保那些被拒绝的申请者离开瑞典领土。^e

a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5。

b 瑞典移民局，2017。作者感谢 Jonathan Joseffson 在瑞典政策上对作者的指引。

c 同上，2019。

d Dononi, Monsutti 和 Scalettari, 2016。

e 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2017a。目前暂无对强制遣返者的年龄的统计。

22 Vacchiano, 2018。

23 欧洲刑警组织（Europol），2018；Digidiki 和 Bhabha, 2017。

24 Bhabha, 2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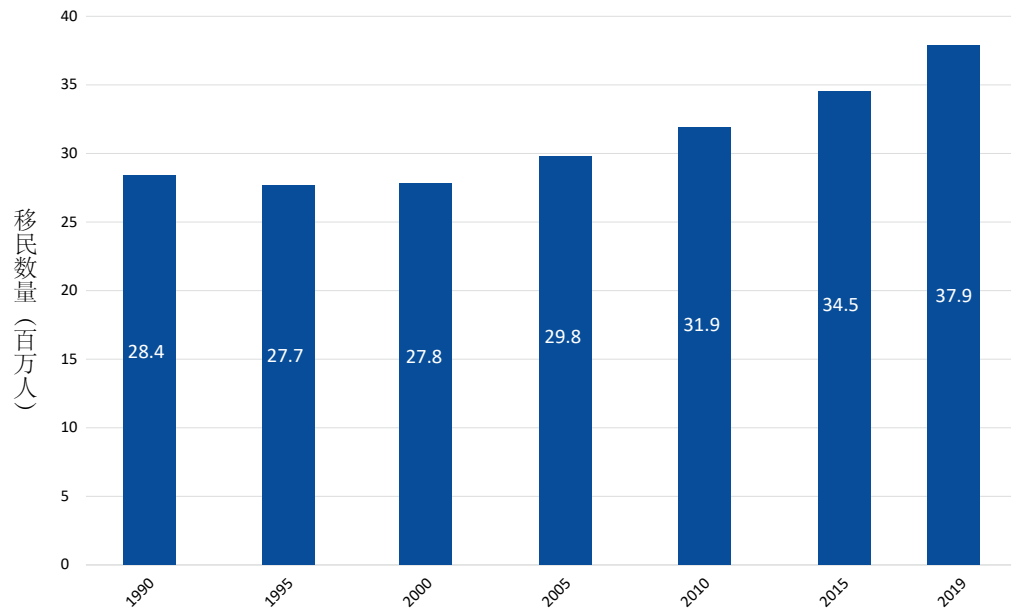
25 欧洲刑警组织（Europol），2018。另请参见 Sigona, Chase 和 Humphris, 2017b。

26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9。参与一般性讨论日的墨西哥代表在报告其国家旨在保护国内儿童免于危险旅行和北部南部边境移民儿童免受危险的联邦和地方机制时，承认了此类责任。请参见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2012。

有关衡量儿童移民规模的数据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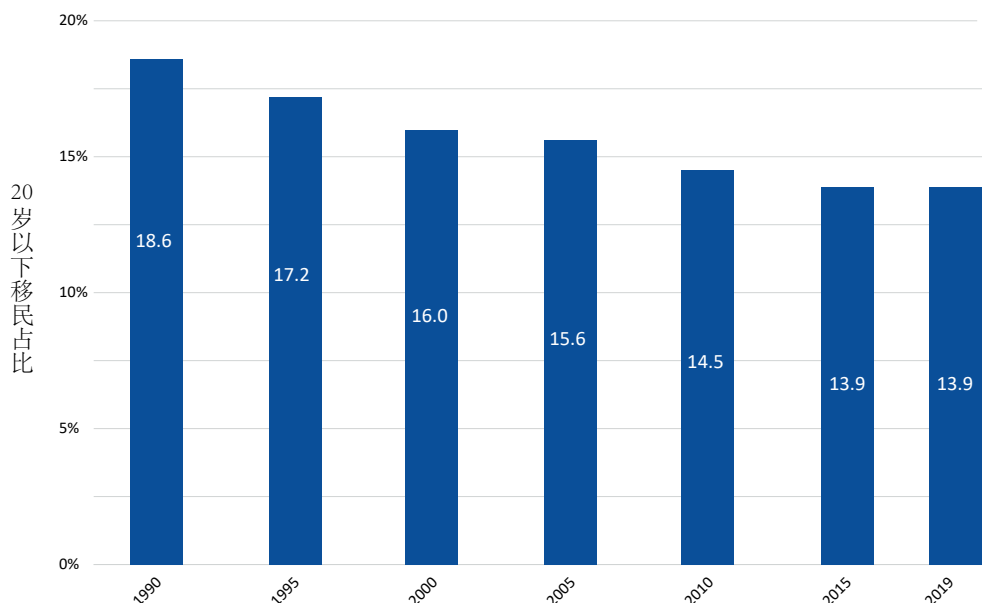
关于儿童移民的两个主张被广泛接受：儿童移民的规模正在增加，并且儿童移民的相关数据是不完整的。图 1 和图 2 给出了 1990 年以来二十岁以下移民的简要概括。在没有仅针对儿童的数据的情况下，必须依赖这些统计范围比 18 岁大了两岁的数据。他们利用人口普查数据（最可靠的来源之一）显示了绝对数值的稳定增长，但 20 岁以下移民在全球移民中的占比在下降。

图1. 全球 20 岁以下移民



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简称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图2. 20 岁以下移民占全球移民比例



来源：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对于数据不足（缺乏来源与可靠、最新和分类数据不足）的担忧并非是儿童移民背景下所特有的；它们在整个移民领域都存在，并且在本报告中始终被提及。但是，关于移民儿童的数据不足尤其令人担忧，因为它们妨碍了对可能特别脆弱并且依赖政府资助的移民群体及时和充分的保护与照顾。值得注意的是，仅有 56% 与难民相关的数据和 20% 与国内流离失所者相关的数据包括按年龄分类的信息；即使是移民存量数据也只在 80% 的国家中包含了有关年龄的信息。²⁷ 年龄分类的缺失并不是唯一令人担忧的问题。其它问题包括性别方面数据的巨大缺口、与在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迁移的儿童的重叠计算以及确定年龄的方法有缺陷。²⁸

全球对儿童移民总数的最新估计约为 3100 万。²⁹ 这是一个“存量”数字，代表出生国不是现在居住国家的 18 岁以下的人的总数。虽然它概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它的精确性和用处有限，因为它并未描述移民儿童来自于哪个国家，他们的法律地位是什么，他们在那里多长时间或那些孩子的生日是什么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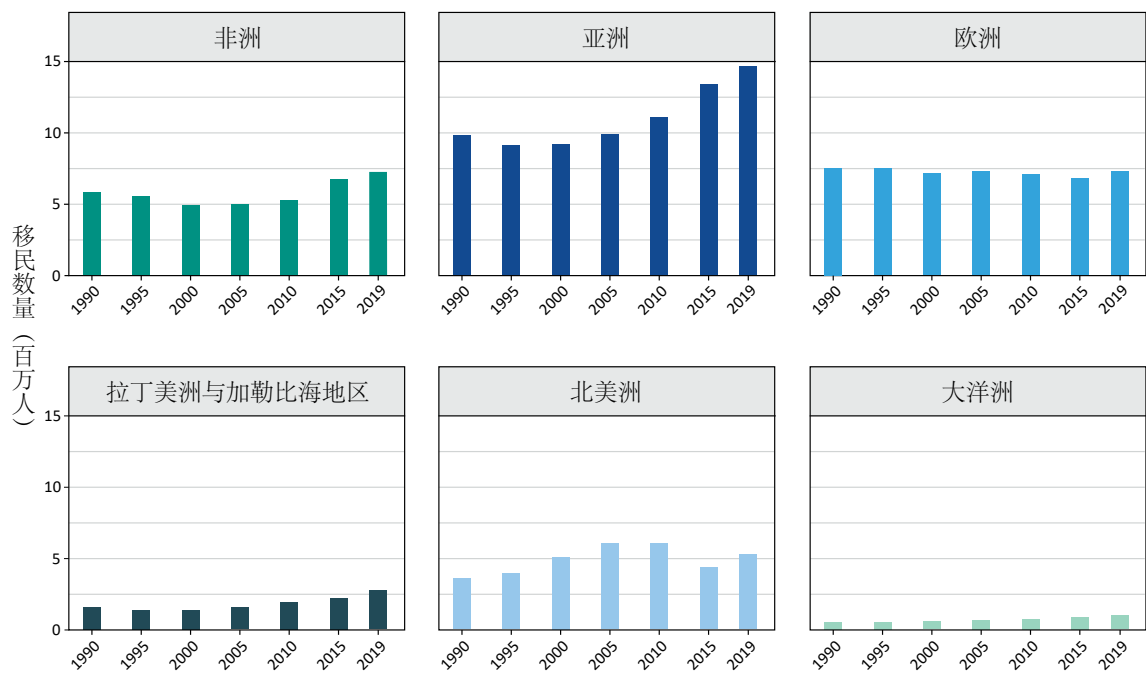
27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等，2018；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b。

28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6。

29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2018b。

另一个复杂性来源于儿童在国际法中被定义为“18 岁以下的任何人”的技术性事实，而人口普查数据则是基于 0-4、5-9、10-14 和 15-19 岁的年龄段进行年龄分组的；而之前引用的全球数据是基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将这些分组中的最后一组（15-19 岁）的规模应用到 18 岁以下的人群进行估算而得出的。³⁰ 这些数字也可以被用到其它算法中。UNICEF 使用联合国难民署（UNHCR）和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UN DESA）的数据，结合联合国难民救济及工程局和欧盟统计局的证据，得出大约八分之一的移民是儿童，且这些儿童大多数是出行时拥有正规身份和必要保护的正规移民的结论。然而许多人并未享有这种安全性，大约有1300 万难民儿童、93.6 万寻求庇护的儿童以及1700万在自己国家被迫流离失所的儿童。³¹

图 3. 20 岁以下的国际移民，按地区划分（单位：百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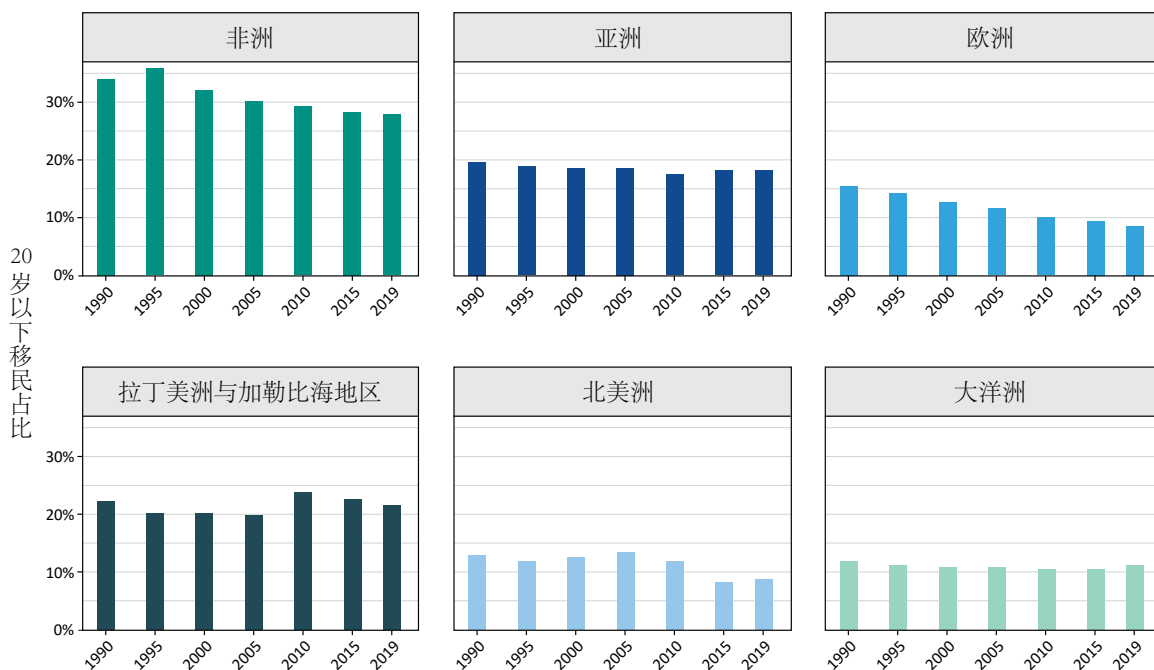


来源：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30 联合国，1989；Singleton，2018。

31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2018b。

图 4.20 20 岁以下国际移民占国际移民比例，按地区划分



来源：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这些地区存量数据图补充了之前在图 1 和图 2 中显示的全球数据图。它们显示，一些地区（最显著的地区是亚洲）经历了年轻移民数量的急剧增加。它们还着重指出了不同地区间儿童在其移民存量中所占比例的巨大差异——非洲的占比接近 30%，而欧洲和北美洲的占比则不到 10%。

除了这些来源以外，新的数据采掘技术的实用性也在增加，这些技术有在将来生成更好的信息的潜力。它们包括地理空间地图绘制、卫星夜灯以及对智能手机位置变化的实时分析。然而，这里需要注意的地方：个人信息（包括生物识别指标）的扩散和获取，相比对移民儿童的保护，更可能带来风险，因此，除非小心注意隐私保护和其它道德问题，否则不应该将尽可能多的获取数据作为目标。尤其是在实施“防火墙”时要进行尽职调查，以防止将个人数据被用于惩罚性目的或者对入境移民的执法目的，这关乎数据收集的伦理和权利基础。³²

32 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2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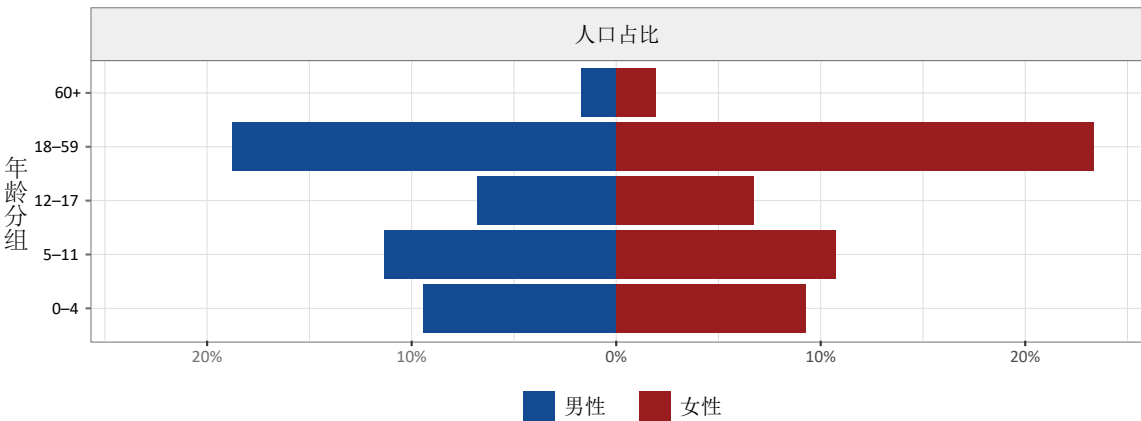
有关脆弱人群（例如流离失所的移民儿童）的数据，一旦是具体的，且有可能对当前政策挑战做出贡献时，会变得尤其重要。一个例子是下文有关在孟加拉国考克斯巴扎尔（Cox's Bazar）的罗兴亚年轻难民分布的详细信息，该地有超过 50% 的儿童人口失学。在这种情况下，最新的年龄和性别详细信息可以帮助适量地扩展学校课程和技能培训。

表 1. IOM/UNHCR/ 教育部门——孟加拉国考克斯巴扎尔（Cox's Bazar）难民营的罗兴亚儿童和青少年人口，2019 年 1 月

人口种类	总计	3-5 岁	6-14 岁	15-18 岁	19-24 岁
有需要的人口	518404	105433	235638	74773	102559
在校人口	222916	84619	133638	4048	611
不在校人口	192084	20814	102000	70725	101948
2019 年目标 (总人口占比)	393012 (75.8%)	105433 (100%)	235638 (100%)	44864 (60%)	7077 (6.9%)

来源：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9 a。

图 5. 孟加拉国缅甸难民的人口细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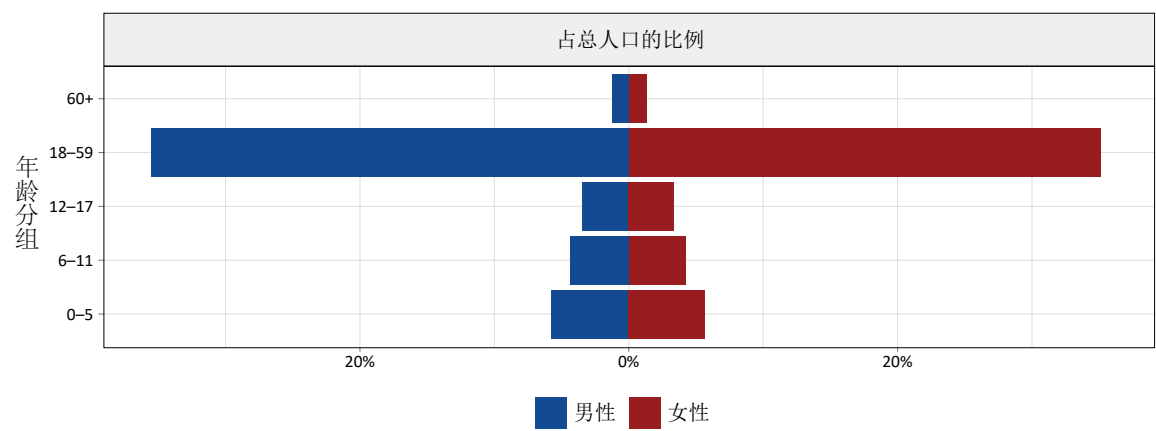


来源：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9b。

另一个具体的按照年龄和性别分类的数据实例，是关于委内瑞拉人最近广泛且快速地被迫迁移到附近的拉美国家，相关数据为移民儿童保护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依据。在这些数字中，罗兴亚和委内瑞拉难民人口的年龄分布差异是值得注意的。它说明了在被迫迁移之前人口年龄结构的重大差异，据估计，罗兴亚人是缅甸所有种族中出生率最高的种族之一。³³

流离失所事件的性质也可能存在差异。对于罗兴亚人而言，致命的种族暴力促使整个社区在逃以求得暂时的生存。对委内瑞拉人来说，经济危机和持续的动荡最初迫使工作年龄的成年人迁移去寻找替代性的收入来源以支持留守的家庭。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危机的加深和包括儿童在内的整个家庭的迁移，这已成为更加普遍的流离失所的状况。

图 6. 哥伦比亚委内瑞拉人的人口细分



来源：哥伦比亚政府，2018。

注：移民儿童年龄组的划分是使用全体儿童数据中报告的总体性别划分估计的。

33 Bomquist 和 Cincotta，2016。

影响移民儿童的关键儿童保护挑战

大规模的儿童移民不可避免地对国家提出了复杂的要求，因为国家有义务按照国际和国内法律标准解决需求并提供服务。以下是当前有关儿童移民的一些关键挑战。

教育

国家有义务在它们管辖权限内无歧视性地向所有儿童提供教育。³⁴ 对于任何移民儿童而言，很少有其它国家服务比这更重要。教育不仅会产生影响生活重要方面的个人技能和资本，而且还为社会融合、遇见同龄人群体、获得新文化与语言提供了环境。有许多关于教育提供的创新实例旨在为应对不同的教学需求和情感需求创造健全的多文化环境。³⁵

在这种环境下，稀缺的资源和对“外部人员具有特权”的看法可能会引起针对新入境者的强烈不满，除非相应投资也面向有需要的国内人口。³⁶ 考虑到移民或者难民儿童先前的教育经验和语言能力，在准确确定他们的需求方面也面临挑战。³⁷

孟加拉国：罗兴亚儿童获得的教育

截止 2018 年 10 月，超过 90 万来自缅甸的罗兴亚难民居住在孟加拉国东南部考克斯巴扎尔（Cox's Bazar）沿海地区的 30 个临时营地中。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称，约有 62 万的难民的年龄在 4 至 14 岁之间。营地为他们提供了一系列人道主义服务，包括在 1898 个学习中心的教育，以满足该年龄段儿童的需求。这些中心为超过 14 万名儿童提供了参加非正式教育活动的机会。尽管这项努力令人印象深刻，但仍然有近 48.2 万名罗兴亚儿童没有获得任何教育的机会。青少年的状况严峻：15 岁至 24 岁的罗兴亚儿童中有 98% 根本没有受过任何教育；所有年龄段的女孩和残疾儿童也处于不利地位。^a 由于缅甸发生的事件以及与他们流亡孟加拉国造成的流离失所，学习中心的许多儿童在加入中心入学之前已经至少失学了两年。

教学由两名女性教师在教室中进行，一名来自东道主社区，另一名是罗兴亚人，教学涵盖了使用英语和缅甸语授课的标准化课程。教师们没有使用孟加拉语（孟加拉国的官方语言，其中一种名为“吉大港语（Chittagonian）”的方言是罗兴亚语言）进行教导，因为人们预期这些难民不会永久停留。^b 教学分为四个级别，分别针对 4-6 岁（第 1 级）；7-8 岁（第 2 级）；9-10 岁（第 3 级）；以及 10-14 岁（第 4 级）的儿童。截至 2019 年 1 月，课程材料仅有第 1 级和第 2 级的学生可以获得。^b

a UNICEF, 2018a; Strategic Executive Group, 2018。

b FXB 实地考察（2019 年 1 月）；同期的注释与作者一起存档。

34 联合国，1989。

35 Ensor 和 Goździak, 2016。

36 Theirworld, 2017。

37 Dryden-Peterson, Dayya 和 Adelman, 2017。

监护

尽管有些国家服务（例如教育）对所有移民儿童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其它服务仅被应用到儿童身上。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儿童处于无人陪伴、失散或处于其它风险状况下，需要任命负责儿童照料的监护人，这是国际和区域性儿童移民政策都呼吁采取的措施。只有一小部分国家将这条建议纳入其国内法定义务，意大利就是其中之一（请参见下文的文本框）。

意大利对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的保护措施

意大利于 2017 年 5 月颁布了一项关于“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的保护措施”的法律，该法令规定警察有义务立即向相关司法当局报告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的存在，而司法当局又有 48 小时的时间任命监护人。^a 该法要求为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提供的全面保护迅速到位。在实践中，资金不足和其它能力缺陷导致了任命监护人经常出现延误（在某些案例报告中最长达11个月），并且为每个监护人（通常为公职人员）分配了大量无人陪伴的儿童，这使原设想的亲密关系和亲子关系的发展变得复杂，甚至阻碍了这类关系的发展。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据报道一名帕勒莫（Palermo）福利委员会会议员被分配了 850 名无人陪伴的儿童。为了应对这些人员配置方面的挑战，2017 年法律还要求汇编“志愿监护人”名单，这些名单上的人由区域儿童问题监察专员选择和培训，然后作为儿童个体的指导者进行分配。在这样的环境中确保控制质量和一致性是困难的。因此，确保为所有有需要的移民儿童提供个性化的儿童保护安排仍是一项尚未完成的工作。

a 编号 47/17 法案，通常被称为“赞帕法（Zampa Law）”，这个称呼是由将该项法案提交到国会的议员的名字而来。

为了继续迁移以加入在其他地方的家庭成员，那些没有家庭照料或机构庇护的无人陪伴未成年人，选择在由难民和移民创建的、非正式且未经许可的难民营中安了家。这也造成了一系列严峻的儿童保护挑战。

当前的问题与正在发展的政策

虽然大多数移民儿童是通过安全移民程序作为家庭单位的一部分进行移民的，也有很多其他儿童移民并非如此。在旅途的各个阶段有些儿童仍然缺乏保护，也面临着持续的对人权的侵犯：出发时在来源国、旅途中在过境地区和海洋、到达时在暂时的或永久的目的地，以及越来越频繁地在旅途中被遣返前的所在国。

许多机构呼吁注意这一在保护方面缺失的严重和紧急³⁸和需要立刻关注的优先事项包括：剥削和虐待的风险、拘留的负面影响、家庭失散的影响、难以获得教育与医疗、对儿童被迫迁移驱动因素的缺乏关注以及歧视。除了这些紧急问题以外，数百万移民儿童还在面临着其他问题。其中之一是缺乏适当的法律途径来解决儿童和青少年流动相关的法律问题，这是当代移民框架的一个缺陷，它让许多移民儿童处于不安全的境地。另一问题则是围绕无证移民儿童的普遍和未完全解决的污名化，无论他们在目的地居住时间的长短。还有一个问题涉及寻求庇护者和难民营或庇护所中缺乏安全措施和对儿童保护的保障。最后，无人陪伴和失散的移民儿童在获得监护和法律代理方面存在严重的缺陷。³⁹

加强对移民儿童保护的倡议

除了这些持续的挑战之外，还存在着许多近期的国际工作，它们提出了一些原则并执行了一些政策来改善移民儿童状况。在国际层面，许多关于移民儿童的措施与倡议取得了一定进展。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是在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第6号一般性意见：远离原籍国无人陪伴和无父母陪伴的儿童待遇》（2005）（Rights of the Child 2005 General Comment No. 6 (2005): Treatment of Unaccompanied and Separated Children Outside their Country of Origin）中提出的有关移民儿童的国际综合权利。⁴⁰ 在发表了《一般性意见》，国际上做出了第二次为移民儿童的重要努力——“2012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一般性讨论日的报告：《国际移徙背景下所有儿童的权利》”（Report of the 2012 Day of General Discussion: The Rights of All Children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⁴¹ “一般性讨论日”的一项实践成果是建立了流动儿童问题机构间小组，其工作重点是对儿童保护的关注纳入移民议程的主流。针对一些关键持久的挑战，该小组为移民儿童保护提出了一套广泛认可的倡议原则。⁴²

最近，为关闭入境移民儿童拘留中心，在上文提到的倡议、两个契约中移民和难民儿童问题机构间立场，以及机构间小组所开展的工作的结论和原则的基础上，其它倡议也被提出。⁴³ 两个联合国条约机构于 2017 年通过了关于儿童移民这一主题的补充一般性意见，并将它们的努力纳入同年关

38 有关这些缺乏在实践中的影响的案例，请参见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2018b。

39 救助儿童会（Save the Children），2017；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8；救助儿童会（Save the Children）、国际计划（Plan International）和世界宣明会（World Vision International），2018；哈佛 FXB 卫生及人权中心和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7。

40 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United Nations Committee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2005。

41 同上，2012。

42 联合国人权高专办（OHCHR），2016。

43 结束对儿童入境者拘留的机构间工作组，n.d.；Bhabha 和 Dottridge，2017；Theirworld，2019。

于该主题的第一份联合一般性意见，《关于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委员会第3号，2017）和关于国际移民背景下儿童人权问题的一般性原则（儿童权利委员会第22号，2017）的联合一般性意见》。⁴⁴ 《联合一般性意见》还强调了相关国家当局（无论是来源国、过境国、目的地国还是返回国）的重要性，其应在与受移民影响的儿童有关的政策和做法上发挥“具有明确的决策权”的主导作用。⁴⁵ 在此类做法中，最重要的是进行最大利益评估和确定，需要由受过训练的负责人员进行的个性化程序，此类程序要在决策程序的不同阶段保持适当。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2017年发布了“六点行动议程保护难民和移民儿童安全⁴⁶”。

这些倡议共同为各国创造了一个有用的行动框架。通过强调对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的需求（包括获得免费法律代表、包括与教育和免受剥削和创伤的保护有关的综合服务），这些框架为政策改革提供了可喜的动力。它们推动的措施不仅注意到了年轻移民的脆弱性和依赖性，还注意到了其恢复力和能动性，包括各国“在成长过程中进行准备并陪伴儿童，而不是在他们达到成熟年龄时立刻用突然的转变让他们感到受到威胁”的使命。⁴⁷

但是，对这些建议的执行有效性状况参差不齐。刚才提到的所有文件都强调必须为该领土上的所有儿童颁发出生登记和伴随的身份证明，因为这些文件作为一种重要工具，减少无国籍状态、受剥削和虐待的儿童移民，以及增加获得诸如医疗和教育的国家资源的机会的可能性。⁴⁸ 但许多移民和难民儿童群体仍然缺乏这些文件。这些人包括流亡中出生的叙利亚人，以及缅甸国内和国外的罗兴亚人。⁴⁹

将没有家庭照顾的移民儿童纳入国家儿童保育和儿童保护机构仍然不是常态。研究已经确定了有关青少年成长保护和支持设备方面的政策和实践缺口，这些缺口对精神健康和福祉都有明显的影响。⁵⁰ 但是，同样存在一些代表良好实践的实例，比如意大利和土耳其。⁵¹

欧洲国家取得了虽并不全面但明显的进展，在为无人陪伴和失散儿童提供法律代理和减少措施上对拘留的依赖方面。而在其它有司法管辖的地区，例如美国，情况并非如此。⁵²

这些规范框架制定的许多议程仍有待执行。最近发生的几起儿童大规模被迫离散事件证明了现有服务的匮乏。数以百万计的叙利亚流离失所儿童的心理健康需求十分迫切，却基本无人注意；在孟加拉国的罗兴亚难民儿童的教育需求具有挑战性，而没有得到充分满足，特别是对于年龄较大的

44 联合国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委员会，2017。

45 同上。

46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2017a。

47 联合国人权高专办（OHCHR），2016。

48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2013；Bhabha，2011。

49 Blitz，2011。

50 Chase，2017；Sigona，Chase 和 Humphris，2017a。

51 编号47/2017法案（所谓的“赞帕法”）宣告了一项创新的志愿监护人计划，该计划由意大利儿童和青少年问题监察专员发起，旨在培训志愿监护人，作为最多两个移民和难民儿童的法律和人道主义指导者；AGIA，2017。

52 Crea，2018；国际拘留联盟（International Detention Coalition），2018。

儿童群体而言。⁵³ 另一个“规范性建议”和执行之间存在明显差距的领域是对遣返后对移民儿童的保护。返回的儿童很少会获得重新融入社会的援助或标准化制定倡议所要求的康复服务。⁵⁴

提升移民儿童保护的区域倡议

近年来，人们在儿童移民方面已经制定了几项重要的区域倡议。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三份——分别是欧盟、西非和拉丁美洲的倡议——下面将依次讨论。

近年来，欧盟见证了大规模的移民儿童潮。例如，在 2015 年，通过海上到达欧盟的难民中有 31% 是儿童，而在 2016 年初，在通过海上到达希腊的难民中，儿童的比例高达约 40%。⁵⁵ 在移民和难民儿童方面，欧洲机构一直处于最有影响力的政策制定和实践发展的最前沿。

欧洲人权法院在谨慎的条件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特别恶劣的国家行为提供了关于最近实例的重要讨论区。⁵⁶ 它禁止了将寻求庇护的儿童（包括在其父母陪同下）安置在可能产生“压力和焦虑状况，特别是造成创伤后果”的接纳条件下，这种情况在南欧尤为常见；⁵⁷ 它禁止拘留移民儿童，即使是在短期内，也应当考虑采用替代性和限制性小的策略，或将拘留条件在对儿童造成折磨时（无论是拘留时间的长短还是机构内实施拘押的水平）等同于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⁵⁸ 尽管方式有限，它依然防止了对家庭的驱逐，此类驱逐会对受影响儿童的照料与健康产生深远的后果。⁵⁹

欧盟采取的措施也值得注意。在 2017 年 4 月 12 日，欧盟委员会通过了《对正在移民的儿童的保护的交流》，阐明了在移民各个阶段为移民儿童提供全面保护行动的计划。⁶⁰

但是，对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做出的充足或者完整的回应仍然遥不可及。“调和儿童保护和移民控制目标，在国家层面已经是困难的，但在跨境层面更加困难。在实践中，跨国合作通常将重点首先放在哪个国家应将儿童纳入其管辖范围内，而不是立足于儿童利益的的最大化进行适当的联合评估。”⁶¹ 迄今为止，欧盟所有成员国在儿童保护义务方面的整合尚不是非常有效的。⁶²

西非是拥有完善的人员跨境自由流动系统的另一个区域，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这一制度，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是一个由 15 个西非国家组成的区域性组织，成立

53 救助儿童会（Save the Children），2017；Ruhani，2017。

54 哈佛 FXB 卫生人权中心和国际移民组织（IOM），2019。

55 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2018。

56 Smyth，2018；以下有关法院判例的讨论都基于本章。

57 Tarakhel 诉瑞士，第 29217/12 号申请，2014 年 11 月 4 日判决；V.M. 以及其他诉比利时，第 60125/11 号申请，2015 年 7 月 7 日判决。

58 Rahimi 诉希腊，第 8687/08 号申请，2011 年 4 月 5 日判决；第 39472/07 号申请，2012 年 1 月 19 号判决；Mayeka 和 Mitunga 诉比利时，第 13178/03 号申请，2006 年 10 月 12 日判决。

59 Kaplan 诉挪威，申请号 32054/11，2014 年 7 月 24 日半决。

60 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2017b。

61 O' Donnell，2018。

62 关于有用的概述，请参见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2018。

于 1975 年。该地区拥有悠久的迁移传统，这种传统受到多因素驱动，包括经济自我改善、环境方面的困境、冲突以及对有害的传统习俗（包括早婚和巫术）的躲避。儿童移民的比率非常高：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2016 年的一份报告指出，当今世界平均每 45 个儿童就有 1 个在迁移中，其中非洲有五分之一此类儿童移民。⁶³ 在该区域，大多数迁移是在区域内部进行的，而儿童参与的旅行与成年人一样多，其中有许多儿童无人陪伴或已经失散，但他们却通常被认为是事实上的成年人并且要承担相应责任。尽管这种儿童的迁移是自发的并会带来机遇和生活的改善，但很大一部分会涉及被强迫或者被虐待，使移民儿童处于高风险和缺乏保护的境地。⁶⁴

对移民儿童保护的实施状况远远落后于准则制定的标准。各国本地社会和儿童保护结构都非常有限，而跨国的机制几乎不存在。⁶⁵ 与欧盟相反，西非经济共同体未颁布任何针对移民儿童的协调性跨国保护措施。该地区早期儿童保护事业的努力，由于曾注意到广泛的贩运儿童的现象，错误地将其方向放在了禁止儿童移民上，专家称之为“试图向上游倒水”，因为大多数被拦截并遣返的儿童在几周内会再次开始迁移。⁶⁶

从 2005 年开始，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与该地区的合作伙伴建立了西非网络（WAN），针对该地区的移民儿童福利，特别是那些无人陪伴的移民儿童，生成保护性干预措施和有效的转交机制。WAN 报告说，自成立以来已为超过 6500 名儿童移民提供了援助。⁶⁷ WAN 的工作包括及早确认弱势移民儿童并在需要时提供紧急支持，以及坚持使用最佳福利评估，这些评估考虑了移民、家庭和社区支持措施的替代方案，以在适当情况下帮助移民重返社会。⁶⁸

将儿童移民作为多国共同关注焦点的第三个区域是拉丁美洲。在各种区域性倡议中，最引人注目的是 2014 年美洲国家人权法院《关于国际移民中儿童需求的咨询意见》。⁶⁹ 该意见引起了人们对国际保护的紧急和未满足需求的关注，并描述了与需求庇护和非正规儿童移民的待遇有关的适用程序，还强调了诸如基于非正规移民状况下不得拘留儿童的原则。墨西哥率先为无人陪伴的移民儿童（包括被美国遣返的儿童）提供保护服务。为减少对拘留的依赖而采取的措施也正在被考虑中（关于最新进展请参见下文的文本框）。

63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2016b。

64 Timera, 2018; Vacchiano, 2018。

65 Geissler 和 Laganju, 2018。

66 Dottridge 和 Feneyrol, 2007。

67 同上。

68 同上。

69 美洲人权法院（Inter-American Court of Human Rights），2014。

近期在保护移民儿童方面取得进展的两个实例

1. 墨西哥：对 2014 年法律（包括移民儿童保护）的执行任命了 300 名儿童保护官员，这些官员在 2017 年为 130000 名儿童移民提供了援助，其中 50% 的儿童无人陪伴。它为安置受到暴力侵害的儿童制定了替代性的、非拘禁性的照顾模式和家庭寄养照顾试点，并且正在设计一项国家计划来替代拘留的方式。墨西哥正在与救助儿童会（Save the Children）合作开展一项地区项目，以改善北三角国家当地的条件和教育机会。^a同时，美国移民控制的外部影响正在产生对墨西哥北部边境的、在美国提出庇护申请的未成年人危险的情况。对庇护申请者实行有限配额的制度，迫使数以千计的人，包括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在墨西哥边境一侧的危险边缘度过了数月之久，超出了有效儿童保护服务的范围。^b
2. 土耳其：自 2014 年以来，土耳其在《外国人和国际保护法》的实施上取得了成功，这项法律允许在国际上或暂时性的保护下的儿童和土耳其儿童平等获得保护、教育和医疗。这使移民和难民儿童有更多的机会获得教育和所需的医疗服务与药品。^c尽管取得了这些积极的进展，但是叙利亚难民儿童仍在确保其所需的健康和教育机会方面面临挑战。为叙利亚人建立的临时教育中心是确保对叙利亚儿童实行阿拉伯语教学的重要过渡步骤，它最初并未获得认可，并且在适应和融入社区方面有所延迟。叙利亚医生和教师的招聘减轻了难民面临的语言挑战，但难民中一些人无法获得适当的服务提供者或获得语言支持。此外，为满足日益增加的学校人口而招募的一些土耳其教师缺乏经验，并且缺乏管理相应的技能或支持来管理存在着高度受创孩童的复杂教室环境。^d

a 感谢Mirela Shuterqui，墨西哥驻日内瓦联合国大使提供的信息。

b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2016a；Campoy，2016。

c Aida，2018。

d Aras 和 Yasun，2016；Celik 和 Icduygu，2018；Uyan-Semerci 和 Erdogan，2018。作者感谢Deniz Yilmaz 提供的这些参考。

新兴议题

联合国大会（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UNGA）在 2016 年 9 月的重要会议发布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声明，即《关于难民和移民的纽约宣言》，宣布启动两项不具有约束力的《全球契约》进程，一项针对难民，一项针对移民。⁷⁰ 它声称：“我们将保护所有难民和移民儿童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无论他们的身份如何，并在任何时候首先考虑儿童的最大利益。这将尤其适用于无人陪伴和与家庭失散的儿童。”⁷¹

《全球移民契约》的主要目标是推进重要的关于移民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该目标被确定为可持续发展目标 10.7，呼吁各国“通过包括执行有规划且管理良好的移民政策在内的手段，促进有序、安全和负责的人员移民和流动”。⁷²

《关于全球契约中儿童权利的倡议》（The Initiative for Child Rights in the Global Compacts）经多方利益相关者努力强调了全球儿童移民议题，该项倡议确认为儿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10.7 的若干优先领域。其中包括精心生成的准确、有针对性和分类的实证数据，用以夯实评估是否符合《全球移民契约》中保护儿童的目标的过程。

一个新兴的儿童移民议题是移民儿童自身有组织的迁移在政治上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在 2017 年春季和夏季，一群年轻的阿富汗移民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抗议活动，抗议政府威胁将他们送回阿富汗，人数达到顶点时有 1000 人在市中心举行示威游行。⁷³ 抗议活动取得了成功，迫使政府撤回了一些发给庇护申请被拒绝的寻求庇护者的驱逐出境通知。另一个例子是总部位于美国“Dreamers”，该组织是一群年轻的移民活动家，他们采取了“违背入境移民执法政策并试图重塑公民立法的公民不服从姿态”。⁷⁴ 这个团体中有许多儿童和年轻人，其中许多人从幼儿时期开始就是美国居民，这个群体成功地用具有说服力的合法化理由引起了公众的注意。该团体成员在其生活各个方面都受到其非正规移民身份的深深影响，他们组织了一些公共活动，提醒人们注意无证件的普遍后果。⁷⁵ 要求无证年轻人合法化的广泛联盟也被建立，其中包括由全国年轻人领导的倡导网络“United We Dream”，该网络汇集了 50 多个分支机构。那些从前总统奥巴马“童年入境暂缓遣返（DACA）”行政令（这项行政令推迟了对 80 万合格的无证儿童和年轻人的驱逐出境并允许他们就业）中受益的所谓“DACA 年轻人”的未来仍然处于高度不确定之中。

无人陪伴的移民和难民儿童被驱逐出境并被强制遣送是一个日益引起关注的议题。⁷⁶ 这种大规模的遣返过程是强力的区域边境执法政策的结果，尤其是在欧洲和北美洲，这种遣返过程将所负的对

70 联合国大会（UNGA），2016。

71 同上。

72 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s Network, SDSN），2019。

73 《地方报》（The Local），2017。

74 Terrio，2018。

75 同上。

76 Chase 和 Sigona，2017。

移民儿童的保护责任外加到底护能力较弱的司法管辖区域。人权组织已经提请注意与这些政策有关的、重大儿童保护方面的担忧，包括没有对儿童的最大利益或儿童返回家园的可能风险进行任何系统性的详细审查。⁷⁷ 在 2017 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报告说滞留在利比亚的 400000 移民中，9% 是儿童，其中有 14000 无人陪伴。⁷⁸ 截至 2018 年 5 月，国际特赦组织报告说，利比亚已有超过 33 个正在运行的拘留中心，在这些拘留中心内有 7000 多名移民（其中许多是儿童）被拘留。在欧洲或者其他地方没有重新安置机会的情况下，欧盟、非盟和联合国机构已将他们的努力方向定为遣返希望离开拘留所并返回家园的移民。国际移民组织为超过 23000 名利比亚移民的返回提供了便利，包括少数儿童。在确保遣返之前对被遣返儿童的最大利益进行评估，并且努力解决返回者或他们的家庭抵达返回国后缺乏支持的问题。⁷⁹

最后一个新出现的议题可能使别的议题显得不重要，这个议题是有关气候的迁移对儿童及其家庭生活越来越大的影响（见本报告第 9 章）。除了一般议题外，还会出现一些针对儿童的讨论要点。在与气候相关的流动背景下，儿童很少对如何或何时进行迁移做出决定，他们通常也不以任何方式参与此类迁移的计划。这种参与性失灵可能加剧其强制离家、离开同龄群体和有归属感地方的迷失感与失落感。

结论

本章的重点是那些国际儿童移民中引起保护和关注的部分儿童，其相关移民问题需要更多的公众参与和支持。

对当代儿童移民的规模和形式的日益关注引起了政策改革，其中一部分已在上文中详细介绍过，这些改革已经改善了对移民和难民儿童的保护。例如，许多无人陪伴的儿童移民所到的许多国家已经建立了监护计划和免费的法律代理服务。即使在政策实行上仍然有不完整或不一致的地方，关于适用于移民儿童的最低标准的共识也确实在不断提高。因此，人们普遍认为，不应该拘留移民儿童，并就像注意到其脆弱性和依赖性一样，也应充分关注移民儿童的能动性、参与和恢复力，应将移民和难民儿童纳入国内教育和儿童保护服务的主流，并将无人陪伴和失散儿童作为相应专门措施的重点。幼儿发展和青春期儿童福利专家正逐渐将与移民儿童和难民有关的特殊问题纳入他们的计划和培训之中。⁸⁰

但是，上述的最近事件表明，执行方面的巨大缺口仍然存在，例如美国的家庭分离和移民儿童拘留，以及孟加拉国罗兴亚难民儿童对扩大化教育提供的需要。无论是在本国境内还是在邻国营地中，

77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2018b。

78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2017b。

79 哈佛 FXB 卫生与人权中心（Harvard FXB Center for Health and Human Rights）和国际移民组织（IOM），2019。

80 Bernard van Leer 基金会，2013；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UNFPA），2018。

大量被迫流离失所的儿童仍然缺乏获得基本服务的机会，例如基础医疗和教育，并不断经历对其身心健康的威胁。在旅途中的剥削与遭遇的暴力仍是当代儿童移民的常见事件。总体而言，必要的对移民儿童的需求和权利的关注以及发展以儿童为中心的方法进行研究和计划仍未完全实现，并且证明这种情况紧迫性所需的数据仍然不足。

本章指出了一些有希望的进展，包括一系列行动者在改善移民儿童保护方面更为活跃的参与、为政策制定提供的有用指导方针、与移民儿童打交道专业人士间日益紧密的部门合作，以及在移民儿童社区内部积极性和领导力的日益增长。

最后，有必要重申保护方面的严峻挑战仍然存在，除非采取协调一致的方式来应对一些令人担忧的趋势，否则这些挑战很可能继续存在。它们中可能最重要的是，有证据表明的、持续存在的针对移民社区（包括年轻移民，无论是在旅途中还是抵达新的接纳国时）的暴力。那些在难民营或危险的过境点存活下来的儿童，如果想克服过去经历给他们遗留下来的灼痛，就需要包容性措施、稳定和机会。对于那些能享受家庭和社区环境支持的儿童来说，只要他们生活的社会积极参与预防仇外情绪和仇恨扩散（在教室、足球场或住宅区），他们可能比较容易克服这些灼痛。对于那些独自进行移民的儿童，为确保恢复力、确保他们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以及支持他们成功的愿景，可能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儿童福利和移民治理系统需要融合并建立更好的协作能力，以促进将移民儿童纳入国内儿童保护结构中、激发移民系统内对儿童需求和权利更多的认识和理解，以及彻底履行不歧视司法管辖范围内所有移民儿童的义务。



ROBERT OAKES
SOUMYADEEP BANERJEE
KOKO WARNER

9

人口流动与对环境变化的适应¹

引言

每年，全世界有数以百万计的男性、女性和儿童由于预期到环境压力或为应对环境压力而迁移。诸如飓风、洪水和森林大火之类的灾害会破坏房屋和财产，造成人们的流离失所。而缓慢发生的环境变化（例如由于降雨模式和干旱引起的海平面变化）加剧了在生计和获得食物与水方面的压力，这可能促使人们决定迁离以寻找更可维持的生活条件。²气象学和其他科学方面的进展使人们了解到气候变化的动态和发展速度，其显示了当前从极端天气事件到大规模生态系统变化的破坏性灾害正在以不同于地球上任何其它已知时期的速度与强度发生。预计由人类行为导致的气候变化将进一步影响到移民，以及以其他形式为规避风险而迁移的人。³

本章提供了对环境变化和人口流动范围的最新概览。我们首先探讨了关于环境变化和移民的不同观点，包括认为包括移民的人口流动“是一个关乎安全的议题”，到认为它“是一个关乎保护的议题”、以及到认为它“是一个与环境变化有关的适应和风险管理议题”的不同观点。本章还提供了世界各地实证研究中的环境移民的实例。随后，我们总结了该主题在国际政策领域的最新发展。结论部分归纳得出了对研究、政策和实践的启示。

理解环境变化和移民之间的联系

环境影响促进移民的机制很复杂。⁴过去十年中，人们已接受“环境和移民之间的联系很少是线性的”这一观点。一些文献将这一问题视为正常和中性的社会过程，而另一些文章则将其称为“移民问题”。⁵经济、政治、文化和人口因素与环境驱动因素相互作用，塑造了人们迁移或停留在某一

1 Robert Oakes, 联合国大学环境与人类安全研究所（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Human Security）；Soumyadeep, Banerjee, 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和 Koko Warner,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秘书处。

2 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研究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 NASEM），2016；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2014。

3 自 20 世纪末期以来，已经有关于未来因气候变化而迁移的人数估计（Myers, 1993；Stern 等，2006）。尽管政策界可能会接受这样的估计，但学术界对建立模型所需要的假设持批评态度，特别是其缺乏对非移民适应措施的考虑（Gemenne, 2011）。尽管如此，这些方法以及它们产生的数字仍对媒体和政策言论产生影响（Rigaud 等，2018）。

4 Siddiqui 等，2019。

5 Castles, 2010；Hall, 2015。

位置的意图。这些相互作用会助长压力，在某一节点（临界点）后，离开比留在原地更具有吸引力。⁶ 这些意图是否以及何时表现为行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在物质方面的迁移能力，⁷ 其中一些不迁移的人口被贴上“被困”的标签。⁸ 对不迁移的选择不一定与物质条件有关，还与心理和文化的局限性和偏好有关。⁹

已有许多术语用来描述由于环境和气候变化迁移的人类。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本章使用诸如“人口流动”之类的术语，指的是广泛的人类迁移。它涵盖了移民、流离失所和有计划的搬迁，以及包括与极端事件和环境压力有关的“环境移民”。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学界、媒体和政策领域已经出现了环境移民和人口流动的三个主要框架：（a）与环境变化和资源短缺有关的非正规移民是一个边界安全问题，特别是对目的地地区而言；（b）对环境移民的保护；和（c）作为适应和气候风险管理的一种形式的环境移民（见表 1），这些框架反映了移民现象的政治敏感性。

表 1. 构建环境变化和移民之间相互作用的三种不同方式

安全化		保护	适应和气候风险管理
关键概念	非正规移民	人权	适应能力；汇款；避免、最小化和解决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
将移民看作：	面对资源短缺的不稳定因素（气候是威胁的倍增器）	缺乏能动性的	有能动性的
在规范方面的含义	应当控制国界以减少对目的地地区社会、资源和文化的风险	如果人们迁移，他们必须能够在保护框架内保有尊严与安全条件下这样做	人口流动可以是应对气候影响和风险的一系列对策之一
政策辖区		“灾害所致流离失所问题平台”；《难民问题全球契约》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坎昆协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流离失所问题工作组；《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
报告和文献中的实例	IPCC AR5 关于人类安全和移民的章节；UNSG 谈及的“气候是威胁的倍增器”	Kelman 等，2015；南森保护框架	McLeman 和 Smit，2003；IPCC 关于土地和气候变化的特别报告；IPCC AR6。

注：UNFCCC 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IPCC 是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AR5 是 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AR6 是 IPCC 第六次评估报告；UNSG 是联合国秘书长。

6 McLeman, 2018。
7 Black 等，2011。
8 Black 和 Collyer, 2014。
9 Ayeb-Karlsson, Smith 和 Kniveton, 2018；Oakes, 2019。

第一种框架倾向于强调环境移民是更广泛的“威胁倍增器”格局的一部分，是对目的地地区的安全的一种明确的或暗含的威胁，¹⁰ 同时“环境移民”也被认为与对国界的关注和资源控制有关。¹¹ 在政策上，这些观点可以转化为对边境安全的讨论和措施。第二种框架倾向于将环境移民描述为一种需要保护的脆弱人群在不利的环境中迁移的现象。“保护框架”的观点和人权观点有共性，后者强调与工作权、教育权、医疗权、获得食物与水的权利，以及可能会受到环境冲击的破坏的其他权利相关的人权。保护的观点将可能迁移的受影响人群需求放在中心地位。在“灾害所致流离失所问题平台”的工作中，强调保护的分析框架是显而易见的。¹²

强调安全化和保护的分析框架受到批评，因为它们没有充分承认环境变化影响下人们的能动性，过分强调威胁而没有充分识别“机会”在环境移民过程中可能发挥的作用。第三种框架包括将移民、流离失所和有计划搬迁在内的人口流动看作一系列应对气候影响和风险可能的适应性对策。在气候政策方面，人口流动首次出现在《坎昆适应框架》（Cancun Adaptation Framework）中，目前已经成为在有关人口流动的专门工作流程以及流离失所问题的工作组中的重要特色。对于与气候或者其他环境因素相关的物理破坏，该框架认识到了减少其风险和所造成脆弱性的可能。¹³ 该框架还强调应寻求避免、最小化和解决与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有关的流离失所问题的方法。下一节简要介绍了移民框架作为一种适应形式的演变。

10 Baldwin, 2013; Bettini, 2013。

11 Piguet, Kaenzig 和 Guélat, 2018。

12 灾害所致流离失所问题平台（Platform on Disaster Displacement, PDD），2016。

13 Adger, Campos 和 Mortreux, 2018。

理解移民是一种应对气候影响和风险的可能对策

尽管研究成果仅适用于特定环境，但在过去十年中，人们已经对面临环境破坏时的移民行为所带来的机会有了一些了解。¹⁴ 当考虑自愿移民时，人们也许能保护或利用他们的资产和健康状况，决定家庭中谁来迁移，如何迁移以及何时迁往何地。通过这种方式，移民成为一系列适应措施的一部分，人们利用这些措施来应对气候和环境变化，减少贫穷，和增强恢复力。¹⁵ 在家庭恢复力更高的地方，年轻、受过良好教育的移民通过用于支付教育、医疗或生计多样化花费的汇款来改善家庭条件。在家庭处于更加不稳定状况的地方，移民可能是一家之主，并且移民结果可以被描述为通过获取食物或获取购买食物的现金来生存。¹⁶ 自愿移民和被迫移民之间的区别在某种程度上是任意的，其更准确的描述是类似于从完全自愿到完全被迫的一个渐进变化的过程。¹⁷ 在应对环境问题时，即使是“自愿”移民也可能负有一定程度的压力。因此，在这些状况下，支持性政策和法律途径对移民来说是有利因素，有利于安全、有序、正规的移民，和对其更好的管理。

一旦适应力（包括在原地和非原地策略中）和社区恢复力被耗尽后，作为最后手段，整个社区可能不得不搬迁。¹⁸ 由于变化是环境造成的，在某些情况下，移民被认为是适应变化的产物。对有计划的搬迁过程来说，如果过程具有参与性并且在早期阶段就被来源地和目的地区域所接受，且迁移的人能获得合适的谋生机会时，移民可能更适应移民后的生活。¹⁹

批评和细微差别

将气候变化背景下的环境迁移和人的流动界定为“威胁倍增器”（安全视角）论述的一部分，或作为保护框架议题，或风险管理议题，都包含极其主观的因素。移民一直以来被解释为适应上的失败或不得已的策略。²⁰ 涌现出的所谓“环境难民”的相关文献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框架，该框架描述了气候变化导致大规模人群向城市地区转移和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移的前景。²¹ “适应”一词受到批评，因为其有些用法强调个人和家庭的作用，而不是强调加剧脆弱性的政治和经济结构的责任。²² 移民作为适应方式的概念受到了挑战，因为它忽略了政治经济现实，²³ 另有一些文献声称移民作为适应方式的框架妨碍了关于气候变化的论述和关于不同族裔与种族移民的论述。²⁴ 一些学者

14 Ionesco, Mokhnacheva 和 Gemenne, 2017。

15 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2012。

16 Warner 和 Afifi, 2014。

17 Hugo, 1996。

18 亚洲开发银行（ADB），2012。

19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和联合国难民署（UNCHR），2015。

20 Baro 和 Deubel, 2006; Adamo, 2008; Penning-Rowsell, Sultana 和 Thompson, 2013。

21 El-Hinnawi, 1985; McLeman, 2016。

22 Ribot, 2011。

23 Felli 和 Castree, 2012; Bettini, 2014。

24 Baldwin, 2017。

批评对移民作为适应方式框架中对积极结果的强调，因为这不能反映移民的现实。²⁵ 此外，事实证明有规划的迁移过程非常复杂，并且还能影响政府与城乡地区的地方管辖权之间的关系，因此有时不能认为是对环境变化的一种适应方式。²⁶

迁移可能会在短期内减少脆弱性，但在中期会进一步加剧问题，因为人口可能会在新的地方重新构造易受风险和脆弱的状况。²⁷ 为工作而进行的移民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帮助其来源家庭实现对环境冲击的压力管理。但是，它可能会在中期或长期使移民工人和其家庭面临遭受冲击和压力的风险。²⁸ 对“谁”适应和“何时”适应的考虑表明适应是一种主观经历；在过去十年中，越来越多的研究强调了气候风险的主观性质，²⁹ 以及由主观原因造成的对气候变化适应和潜在适应性移民的障碍。³⁰

有关环境流动性的数据和知识

关于环境流动性的研究仍在发展中，尽管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取得了进展，但仍然存在各种数据和知识缺口。^a 每年，与快速发生的环境破坏有关的新增“境内流离失所人数”的可靠数据都在增长。但是，当移民并非被迫发生时，获得其相关可靠数据存在困难；例如，很难为出于对缓慢发生的环境变化（诸如荒漠化或海平面上升）的预期或对应而进行迁移的人数做出可靠估算。^b 同时，还需要评估与移民有关的经济和其他成本。^c 关于这个主题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北方世界（发达国家）研究人员围绕南方世界（发展中国家）开展的研究。^d 南南和南北能力建设以及改进研究和当地知识的整合仍有发展空间。

a Ionesco, Mokhnacheva 和 Gemenne, 2017; 灾害所致流离失所问题平台（PDD），2016。

b 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Internal Displacement Monitoring Center, IDMC），2019。

c 同上。

d Piguet, Kaenzig 和 Guélat, 2018。

25 Ransan-Cooper 等，2015。

26 Arnall, 2019。

27 Adger 等，2015。

28 Banerjee, 2017。

29 Adger 等，2013。

30 Grothmann 和 Patt, 2005; Adams, 2016; Oakes, 2019。

移民和环境变化的证据

以下章节介绍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和环境变化的实例。它以先见报告（Foresight Report，出自于英国皇家智囊机构 Foresight——译者注）中确定的三个生态区（例如山区、干旱地区和沿海地区）为基础，这些地区面临着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破坏。³¹ 这些实例涉及了各类对这些环境破坏的适应性措施，从工作移民到收入来源多样化，再到国家政策以促进预期的移民形式（表 2）。

表 2. 实证研究中的实例

生态	地理重心	移民模式	地理重心	移民模式
山区	喜马拉雅山脉和中亚	环流式移民与牧民	秘鲁	环流式移民
干旱地区	塞内加尔	为侨汇进行的国际移民	墨西哥	可能有益于健康的移民
沿海地区和岛屿	太平洋群岛	有尊严的移民	美国	有计划的搬迁
城市地区	肯尼亚	恢复能力强的城市应对城市化进程	孟加拉国	城市化为妇女带来就业机会和能动性

山区

在环境变化的背景下，人们已经记录了山区的各种各样的人类迁移路径：流离失所、劳务移民、有规划的搬迁和季节性放牧。³² 气候变化对高山牧民在夏季牧场和冬季牧场之间季节性放牧的迁移产生了不利影响。³³ 阿富汗、尼泊尔和巴基斯坦的牧民认为，由于不稳定的降雪模式和降雨的减少，植被情况恶化。³⁴ 据报道，在整个兴都库什 - 喜马拉雅地区，沿迁移路线的传统水源中，大雪和缺水造成了牲畜死亡。³⁵ 同时，温度升高与其对积雪覆盖的作用也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影响，例如从冬季到夏季牧场的季节性迁移的提前开始以及在夏季牧场居住时间的延长。³⁶ 牧民社区还面临与气候变化相

31 Black 等，2011。
32 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IDMC），2016；Brandt, Kaenzig 和 Lachmuth，2016；Liu 等，2018；Namgay 等，2014。
33 Namgay 等，2014。
34 Shaoliang, Ismail 和 Zhaoli，2012；Joshi 等，2013；Gentle 和 Thwaites，2016。
35 Shaoliang, Ismail 和 Zhaoli，2012；Gentle 和 Thwaites，2016。
36 Joshi 等，2013；Shaoliang, Ismail 和 Zhaoli，2012。

互作用的其它因素的复杂性，例如与栖居社区的冲突、体制障碍、市场力量与政策支持不足。³⁷ 牧民社区采取了不同的适应措施来控制环境冲击和压力。在喜马拉雅地区，牧民改变了他们的迁移活动（例如改变放牧区、改变路线以及减少在沿线不同位置的停留时间），并且在少数情况下，家庭或者整个村庄都进行了搬迁。牧民还采取了一些停留在原地时的措施，例如对动物进行舍饲，改变牧畜种类，临时禁止牧畜买卖和开挖蓄水池。³⁸

为工作而进行的移民，特别是环流式移民和季节性移民，是地处山区的人们对由环境危害对耕种和牧畜饲养构成的风险进行风险管理的一种传统策略。从以农田为基础的收入向劳务移民和与之相关的汇款过渡是吉尔吉斯斯坦纳伦河流域，特别是下游地区的社区对供水变化做出应对的方式之一。³⁹ 汇款为灾难期间的救济提供资金，并在灾后为恢复和重建提供支持。2015 年尼泊尔地震后，在美国的移民和侨民积极参与汇款以支持他们的家庭和救灾行动。⁴⁰ 汇款对收款家庭和来源社区的影响程度因情况而异。⁴¹ 例如，汇款对极端天气事件带来的脆弱性的作用是非线性的。在受干旱影响的中国西南农村社区，收到汇款的家庭比没收到汇款的家庭适应能力差一些。但是，收到汇款的家庭的适应能力在长期得到了改善。⁴² 在塔吉克斯坦，家庭对移民汇款有着高度的依赖，并且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对失去汇款后可能应对措施的了解，这种缺乏降低了他们适应环境和气候压力的能力。⁴³

在许多山区，为工作而进行的移民是一个因性别而异的过程。留守妇女负有照顾儿童和老人、管理家庭资产和应对新挑战的责任。⁴⁴ 社会和文化规范、对信息的获取和体制问题等因素成为妇女适应的障碍。⁴⁵ 在尼泊尔，如果留守妇女能够获得旨在加强其预防性储蓄和防汛等自主适应措施的能力建设干预措施支持，汇款接收家庭更有可能将其储蓄的一部分投资于防汛工作。⁴⁶

37 Shao-liang, Ismail 和 Zhao-li, 2012; Gentle 和 Thwaites, 2016。

38 Aryal, Maraseni 和 Cockfield, 2014; Banjade 和 Paudel, 2008; Moktan 等, 2008; Ingty 和 Bawa, 2012。

39 Hill 等, 2017。

40 Shivakoti, 2019。

41 Barnett 和 Webber, 2009; de Haas, 2012。

42 Banerjee 等, 2018。

43 Babagaliyeva 等, 2017。

44 Resurrección 等, 2019。

45 Jones 和 Boyd, 2011; Singh, Osbahr 和 Dorward, 2018; Achandi 等, 2018。

46 Banerjee 等, 在审查中。

干旱地区

在世界各地的干旱地区，环境变化日益加剧了人类的迁移。⁴⁷ 降雨的变化尤其加剧了谋生的压力，包括那些由农业、畜牧业和渔业支撑的生计。这些因素会对不同族裔的群体造成潜在的严重且难以预估的影响。例如，关于澳大利亚土著社区，以及这些社区的反应和当地知识对不同形式的适应（包括迁移）可能的贡献，目前缺乏足够的信息。⁴⁸ 在中美洲，人们发现墨西哥干旱州的降雨变化和流向美国的人流量之间的关系是显著的。⁴⁹ 其他作者强调了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的食品安全、移民与暴力之间的关系。⁵⁰

有证据表明，散居国外者会向干旱地区进行投资。在塞内加尔河谷，移民与环境变化和对水资源抽取有关。⁵¹ 在塞内加尔河谷波多尔省（Podor Department）新建造的清真寺和学校，就是在外离散人口的资金为社区恢复力和发展做出贡献的例证。⁵² 国际移民组织（IOM）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to Combat Desertification, UNCCD）的一个联合项目成功促使了在外离散人口社区在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和塞内加尔移民流出地的投资。这笔钱被用于可持续土地管理的投资，并使意大利米兰的社区和来源地之间的移民网络正规化。⁵³

从塞内加尔流域到路易港的迁移，一定程度上由二十世纪最后 25 年的干旱和水资源提取情况驱动，这种迁移最初看上去让人们适应了环境的变化。但是，在干旱周期结束后，以前曾遭受过山洪暴发的城市新定居地再次被淹没。⁵⁴ 对此类风险的一种应对措施是创建一个预警手机应用程序，该程序可以通过由于大气层水分变化造成的移动信号的减弱来通知用户可能发生洪水的风险。⁵⁵ 这表明，有必要考虑缓慢和快速发生的危害的结合。在加纳达加拉（Dagara），从人口密集地区到人口稀少的农业边境的迁移有助于减少人口流出地区的土地的压力，并导致汇款增加，从而促进了对牛和犁的购买。另一方面，这也加剧了可能在人口流出地区继续存在的不可持续的农耕方法。⁵⁶ 与环境变化有关的国际迁移可能会由于成本的降低、（正规和非正规）路径和支持跨境迁移的网络的发展而增加。⁵⁷

47 Rigaud 等，2018。

48 Carson 等，2014。

49 Nawrotzki, Riosmena 和 Hunter，2013。

50 国际移民组织（IOM）和世界粮食计划署（World Food Programme, WFP），2016；美洲开发银行（Inter 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IADB）等，2017。

51 Madgwick 等，2017。

52 同上。

53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4；国际移民组织（IOM）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2019。

54 Diagne，2007。

55 Ouedraogo 等，2018。

56 Van der Geest，2011。

57 Donato 和 Massey，2016。

缓慢发生的环境变化

干旱地区面临着诸如土地退化、荒漠化、降雨变化和干旱等发生过程缓慢的风险。人们很有可能从飓风中撤离，回到家中并继续以诸如捕鱼之类的生计为生。当生计依赖于雨养农业时，如果降水量或获取的水量随时间缓慢减少，留在原地进行适应可能会更加困难。诸如此类与缓慢发生的环境变化相关的流动可能呈现出更为持久的效应，并对生计、健康和人权产生相关影响。相对于突发性危害而言，更长的前置时间也可以为留在原地和通过流动进行各种形式的适应提供空间。另一方面，缓慢发生的环境变化也可能削弱人们的迁移能力，这会使人们在应对突然发生的危害的影响时更加脆弱。^a

a Black 等，2011。

沿海地区和岛屿

从历史上看，迁移一直是世界上许多岛屿的一种生活方式，并且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这些进程正在加速发展。⁵⁸ 沿海和岛屿社区面临着越来越高的热带风暴和海平面上升影响的风险。⁵⁹ 此外，许多沿海地区和岛屿受到淡水来源短缺的不利影响，降雨模式的变化和洪水造成的盐碱化又使问题更加复杂化。⁶⁰ 土地，岛屿和淡水消失的前景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正在出现一系列的人口流动方式，包括一系列保护流动人口福祉的解决方案。⁶¹

在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 SIDS），研究表明，（与对气候影响的预期相关的）移民导致了侨汇、更多的给年轻人的机会以及对其它措施的补充。⁶² 由于并非所有人都可以选择移民，所以迁移和侨汇流可能重新造成或加剧脆弱性和不平等，就像在汤加发生的案例一样。⁶³ 沿海捕鱼社区的家园和生计可能会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由于过度捕捞和海水温度升高造成的鱼类种群和生物多样性的下降迫使塞内加尔的手工渔民在更远的海域中捕鱼或寻找其他渔业工作。一些渔民可以用他们从国际迁移中赚来的钱在远离不断侵蚀陆地的海洋的地方建造家园。⁶⁴

三角洲地区提供了肥沃的土地，并为灌溉、渔业和贸易提供水资源。由于它们位于河流和海岸的交汇点，气候变化使它们面临海平面上升和洪水泛滥的风险。这助长了移民潮，在越南，从湄公河三角洲而来的迁移就被发现与更高的收入和就业有关。⁶⁵ 在孟加拉国的贾马尔普尔（Jamalpur），

58 Kirch, 2017。

59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14。

60 Oakes, Milan 和 Campbell, 2016。

61 Van der Geest 等，2019。

62 Shen 和 Gemenne, 2011; Goldsmith, 2015; Ash 和 Campbell, 2016。

63 Le De, Gaillard 和 Friesen, 2013。

64 Zickgraf, 2018。

65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7。

干旱期和干旱影响了农业，人们通过改变谋生手段和迁移（通常是迁往首都达卡）进行应对。通常是年轻人进行迁移，他们寄来的汇款可以通过购买水泵促进新的生计和企业的发展。⁶⁶

对马绍尔群岛适应性流动的看法

由于海平面上升、高温和干旱影响了生计和基础设施，马绍尔群岛共和国暴露于各种环境风险之下。随着气候变化的影响增加，马绍尔人可能不得不决定是留在他们的岛屿上还是进行迁移。美国是最受欢迎的目的地，因为马绍尔人可以在《自由联合协议》（Compact of Free Association）下在那里工作和生活。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环境压力已经促使人们决定迁往美国。^a例如，一名在现场采访中的受访者说：

“如果更多的人离开，本地将会有更少的人和更多的工作机会，那么我的丈夫将能够找到工作。”

另一位参与者解释了在充满挑战的环境和经济条件背景下移民的切实益处：

“通过短暂出国，这可以防止移民或者迁移者失去他或她的土地和房屋。”

当被问及对在美国的移民对马绍尔文化的威胁时，另一位参与者回答：

“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因为我在脸书（Facebook）网上看到人们唱马绍尔的歌和跳马绍尔的舞。”

a Van der Geest 等，2019。

在海地，“移民、环境和气候变化：政策依据”（Migration,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Change: Evidence for Policy, MECLEP）项目发现季节性移民可能会有利于减轻家庭的脆弱性。⁶⁷因此，在该项目范围内制定的海地新移民政策认识到移民的积极成果，以及移民如何通过技能、资金和知识的转移促成适应。移民问题已纳入城市发展、适应和减少灾害风险的方案，而与移民和环境变化有关的问题现也列入人口普查。⁶⁸

一些沿海和岛屿社区迁移已经开始。一项研究预测，由于环境变化，到本世纪末，美国超过 400 个城镇、村庄和城市（包括大量沿海原住民社区）将需要迁移。⁶⁹路易斯安那州的查尔斯岛（Isle de Jean Charles）将成为第一个获得联邦的资金和支持用以迁移的社区。居民已与当地非政府组织合作，计划使用现代技术和对湿地与公园的创新利用来规划一个新的可持续社区和定居点，以在维持捕鱼

66 Ayeb-Karlsson 等，2016。

67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7。

68 同上。

69 Maldonado 等，2013。

的生计的同时防止洪水泛滥。一个重大的挑战将是融合 Biloxi-Chitimacha-Choctaw 部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⁷⁰ 受影响社区的全面参与（包括资源的获取、新定居点的位置和项目的开发与方式）在搬迁中起着重要作用。⁷¹

有尊严的移民

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SIDS) 的领导人创造了“有尊严的移民”一词，以设想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控制自己是否愿意、何时、何地、如何进行迁移，或者如果愿意可以留下。这个主意的重点是提高教育水平，使移民能够在国际劳动市场上竞争，并加强与该地区离散人口的网络，以创造新的机会和支持新移民。^a 人们希望这些人员流动可以减轻家庭和环境资源的负担，并提供财政和社会汇款以实现其它适应形式。

在缺乏促进和确保适应性移民形式的总体全球框架的情况下，将需要更创新、更灵活的安排。^b 区域框架可以建立在现有的双边协定的基础上。这样的计划在愿意向移民开放边界的区域经济强国的支持下可能会成功。例如，南美洲国家就保护跨境灾害流离失所者和受灾国家的移民问题制定了非约束性协议。^c

国家层面的环境移民计划也正在出现。斐济的《有规划的搬迁准则》指出，搬迁是最后手段，应在“探索了所有其它可行的适应选择之后”考虑。^d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它需要确保长期的经济可持续性、支持和服务、以及对弱势群体权利与福祉的保护。《准则》描述了应采取的步骤，例如与所有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协商，包括迁移的人、接纳社区和选择不迁移的人。^e

a Voigt-Graf 和 Kagan, 2017。

b Barnett 和 McMichael, 2018。

c 南美移民会议（Conferencia Suramericana sobre Migraciones, CSM），国际移民组织（IOM）和灾害所致流离失所问题平台（PDD），2018。

d 斐济政府，2018。

e 同上。

70 King, 2017。

71 同上。

城市地区

尽管考虑移民来源地区很重要，但在评估环境移民的结果时分析移民目的地区也至关重要。例如，在墨西哥三年干旱之后，记录中从农村流入城市地区的人口增加。⁷² 这样的迁移可能是适应良好或适应不良的。城市通常位于容易发生灾害的地区，例如低洼沿海地区，或易发生地质灾害（例如山体滑坡、地震和火山喷发）的地区。当移民定居在容易遭遇危险的地区（例如山坡上的贫民窟或容易发生洪水的地区）时，这些人将来可能会更容易遭受环境和气候的破坏，并且更容易受其影响。未来有可能出现更多的环境热点，且人们将面临人口增长、脆弱性增长和遭遇更严重更频繁的气候事件的三重危局。⁷³

城市环境可以扩大男女之间的经历差异，突出说明移民和环境破坏的性别差异方面。人们认为女性在迁移之前、期间和之后比男性更脆弱，这可能影响到她们的安全和保障、心理需求和对服务及财产权的获得。⁷⁴ 灾害发生后的迁移也可能增加人口贩运的风险。⁷⁵ 但是移民，甚至流离失所，也可以为女性带来机会。在菲律宾，妇女在台风“海燕”袭击后担任了避难营地管理者。⁷⁶ 离开孟加拉国“环境边缘地区”的女性有潜力在达卡的制衣行业找到工作，与男性相比，潜在雇主更看好她们。女性必须权衡能够汇款来支持家庭的好处与可能遭遇移民污名化的坏处。这些因素使女性在环境影响的背景下迁移的可能性降低。⁷⁷

城市环境中的少数族裔移民群体受到关键基础设施的影响最大。⁷⁸ 在面临危险时，他们通常被描述为弱势群体（见本报告第 10 章）。但是，最近的研究表明，由于语言上的少数族裔移民和难民过去遇到的挑战，他们可能具有迅速恢复的能力。⁷⁹ 例如，那些来自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并曾在那里遭受过洪水和飓风的城市居民更有能力应对目的地城市中的新风险，例如惠灵顿地震。⁸⁰

各国开始计划推进恢复力强和变革性的解决方式。肯尼亚的“国家适应计划”明确提到气候变化给城市基础设施带来的压力。该计划指出，干旱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后者使人们（尤其是弱势群体，如儿童，残疾人和老年人）处于容易遭遇洪水泛滥的边缘土地上。因此，人们认识到需要具有气候适应力的城市发展。⁸¹ 在孟加拉国，国家行动者正计划鼓励人们迁移到具有气候适应性和移民友好的城市中心。发展这些城市地区需要与自下而上的参与过程结合，以满足当地的需求和环境以及

72 Nawrotzki 等，2017。

73 Hugo，2011。

74 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2018。

75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6。

76 Sherwood 等，2015；Ionesco，Mokhnacheva 和 Gemenne，2017。

77 Evertsen 和 Van der Geest，2019。

78 Garschagen 和 Sandholz，2018。

79 Uekusa 和 Matthewman，2017。

80 同上。

81 肯尼亚政府，2016。

自上而下的计划和支持。⁸² 这一概念符合孟加拉国的“第七个五年计划”，该计划侧重于“变革性适应”。⁸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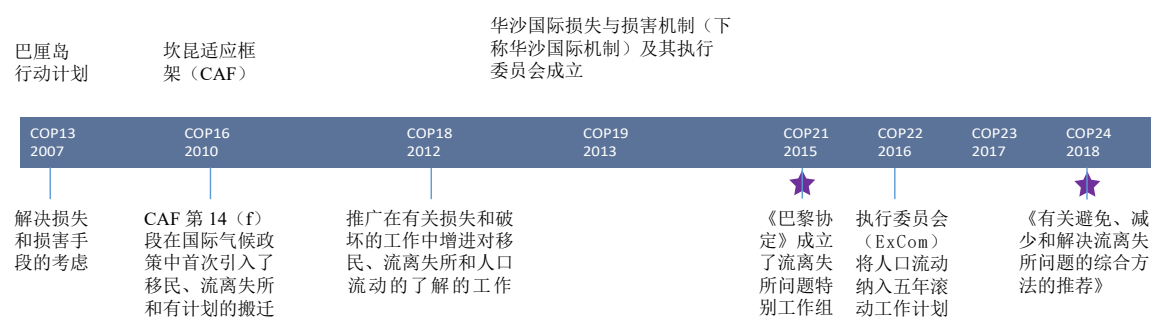
政策框架

如本报告第 11 章所述，近年来，全球移民治理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提供政策指导的总体框架尚未建立，这些政策指导应涉及人口流动和环境压力，包括与气候变化交叉影响的部分。当前有许多不同的全球治理机制存在，它们是在不同的背景下出现的，并且对气候变化的流动性方面予以不同类型的强调。本章简要介绍两个旨在解决环境变化、移民和适应与气候风险管理方面的关键机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气候谈判”（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和最近通过的《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即《移民问题全球契约》）（Global Compact for Safe, Orderly and Regular Migration），但是除了《移民问题全球契约》（Global Compact for Migration）之外，对于这一受到高度关注的问题还有更多的国际性考量和政策方法。附录 A 概述了对这两种机制以外的国际政策方面的总结。

全球气候变化谈判和人口流动

人口流动（移民、流离失所和有计划的搬迁）已被视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气候风险管理问题，特别是在适应、损失和破坏工作流程下展开的工作。风险管理的框架在 2007 年的第 13 次缔约方大会（COP13）和 2018 年的第 24 次缔约方大会（COP24）中得到了发展。

图 1. 人类移民作为风险管理话题在国际气候政策中的出现



来源：Warner，2018。

82 国际气候变化发展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limate Change and Development, ICCCAD），2018。

83 孟加拉国计划委员会总经济科（General Economic Division, GED），2015。

国际气候政策中首次认识到这个问题是在 2010 年第 16 次缔约方大会（COP16）上，当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通过了《坎昆适应框架》。⁸⁴ 它包括了第 14（f）段，该段列出了人们可能进行迁移的范围、应采取的措施和应该在何种程度上采取这些行动：

14. 邀请所有缔约方根据《坎昆适应框架》加强适应行动…除其它外，通过以下方式…
（f）适当地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层面采取措施以增进对气候变化引起的流离失所、移民和有计划的搬迁的理解、协调与合作

2013 年，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19 次缔约方大会（COP19）上，缔约方建立了华沙国际机制，以探索管理残留风险的安排，包括那些与人口流动有关的风险。⁸⁵《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进程下正在进行的工作，包括华沙国际机制，旨在增强各国的能力，使他们对影响人们生活和生活方式的预先活动、计划和应急安排做出具有风险意识的决策。

在第21次缔约方大会（COP21），《巴黎协定》（Paris Agreement）在华沙国际机制下成立了一个流离失所问题工作组，这是一个转折点；工作组的任务是提出综合方法建议，以避免、最小化与解决与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有关的流离失所问题。⁸⁶ 该工作组由各国、《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不同小组的技术专家、联合国组织和公民社会的代表组成。工作组提出了涉及整个人口流动范围的综合建议，例如鼓励各国在制定国家法律，政策和战略时整合气候变化和移民问题，并支持便利正规和安全的移民途径。⁸⁷同时，华沙国际机制还认可了一项为期五年的工作计划，其中一项工作流程涉及移民、流离失所和人口流动。⁸⁸

第 24 次缔约方大会（COP24）在 2018 年通过流离失所问题工作组的建议，并将工作组的任期延长了两年。⁸⁹ 下文的文本框总结了针对国家、联合国机构和利益相关方的建议类型。

84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2010。

85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2013。

86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2015。

87 Ionesco 和 Traore Chazalnoel，2018。

88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2017。

89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2018。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流离失所问题工作组

工作组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国以及联合国和其它利益相关者提出了建议。它们在第 24 次缔约国大会（COP24）上获得通过。以下是工作组提出的建议实例。

国家：

- 避免、最小化和解决流离失所问题的法律、政策和战略；
- 融入社区参与的研究、数据收集和风险分析；
- 加强准备（预警、应急计划、疏散计划、恢复力建设、基于预测的财政等创新方法）；
- 国家计划程序；
- 寻找持久的解决方案；
- 促进人员的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和流动。

联合国机构和利益相关方：

- 提供支持（财政、技术、能力建设），包括面向受影响社区的支持；
- 加强区域、次区域和跨境合作；
- 制定和分享良好实践（理解风险、获得支持、援助和保护、国际法律文件和规范性框架）；
- 请联合国秘书长进行一次全系统战略审查，并在设想的境内流离失所者问题高级别小组内促进采取综合办法，避免、最小化和解决流离失所问题。

注：完整的决策文本可以在 https://unfccc.int/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cp24_auv_ec%20wim.pdf 获取。

《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

在审议《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之前，《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United Nations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提到了移民问题，虽然并未明确说明移民和环境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与其相关的 2030 年目标为在未来的框架中将移民与环境联系起来铺平了道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它是各国的一项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与《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10.7 直接相关：

10.7 促进有序、安全、正常和负责任的移民和人员流动，包括执行合理规划和管理完善的移民政策。

《移民问题全球契约》以综合的方式提出了 23 个目标以使移民的益处最优化，同时解决其中的风险和挑战，包括与气候压力和灾害有关的风险和挑战。《移民问题全球契约》指出，移民是“繁荣、

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源泉”。⁹⁰但是，在提到环境移民时，移民往往是出于减轻脆弱性而不是出于追寻更多的利益的目的。《移民问题全球契约》有四个目标与气候和灾害风险尤其相关。具体而言，目标 2 旨在令驱使人们迁移的不利因素最小化，该目标包括专门针对气候变化和灾害的独立部分。在这方面，契约文本承认应优先考虑来源国的气候变化适应和恢复力措施，以使移民的不利驱动因素最小化。但是，契约文本也承认，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可能无法留在原地进行适应或让移民返回，并提到有必要考虑有计划的搬迁和签证选项（目标 5，关于提高正规移民途径的可及性和灵活性）。《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的目标 7 旨在解决和减少移民中的脆弱性。最后，目标 23 致力于在灾害背景下开展国际和区域合作。

总体而言，《移民问题全球契约》阐明了一系列全面的潜在应对措施，来解决移民的不利驱动因素以及使移民成为一种选择，而不是迫切需求。但是，由于该契约的性质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一些国家可能决定仅仅采取有限的行动来解决环境移民的挑战。

90 联合国大会（UNGA），2018：附件，序言第 8 段。

结论

本章概述了气候变化背景下环境移民和人口流动的三个主要框架：安全化、保护以及适应和气候风险管理。本章还重点介绍了在不同情况下（主要是山区、干旱地区、沿海地区和城市地区）人类迁移模式的现有证据，包括移民、流离失所和有计划的搬迁。这些证据说明了人们在权衡现实和面对环境和气候压力下留下或离开的潜在风险时所做出的一些取舍。它还强调了气候变化背景的相关性，因为它与环境有关，也与不同社区如何表现出恢复力和适应能力有关。

本章还回顾了国际政策中的两个关键机制，在这两个机制中讨论了气候变化背景下的环境移民和人口流动（附录中有其它材料）。近年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必须更好地将移民问题纳入全球气候和环境机制，并认识到气候变化机制必须将人口流动方面纳入其中。人们已采取重大步骤，确保在环境和气候变化背景下的人口流动问题在国际层面得到更多的考虑。但是，这一问题固有的敏感性（例如，在上述讨论的不同框架中反映出的敏感性）意味着在开发具有凝聚力的政策方法上还有更多工作要做。然而，这些框架和准则最终是否成功取决于各国和其他行动者通过移民、发展、风险和环境政策对建议的执行，以及将建议纳入其它方案的主流程度。

总之，气候科学表明，极端天气事件的强度和频率在增加，使更多人和他们的财产遭受不利影响。人们现在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正面临越来越多来自环境和气候变化的压力。随着人们试图摆脱压力和风险，走向安全或机遇，移民、流离失所和计划搬迁越来越受到研究、政策和实践的关注。在这方面，需要采取具有以下特点的措施：

- 人们有能力选择是否、何时以及与谁一起迁移（提供的现有网络和有尊严的选择要贴合移民的文化背景和偏好）；
- 迁移的人可以获得谋生机会，并汇寄能增强适应能力的资源；以及
- 迁移的人可以用一个有尊严、安全和正规的方式进行迁移。

本章研究的文献和案例表明，有必要进行研究、制定政策和实践，以使适应性选择能够在面对日益增长的环境和气候风险的情况下帮助人们谋求福祉。

在国际移民治理的辩论中，环境、气候变化和灾害驱动因素的重要性将继续成为未来研究和政策发展的关键领域。缓慢和突然发生的灾害如何影响人们的生计和影响他们的移民策略，以及围绕移民和气候变化问题的政治问题的重要性，这一现实将继续使环境移民成为这些辩论的前沿。



NASSIM MAJIDI
HEAVEN CRAWLEY
LORENZO GUADAGNO
CAMILLE KASAVAN

10 陷入危机的移民：背景、对策与创新机制¹

引言

从原籍国迁出的移民发现自己陷入的威胁其安全和发展的危机，已经成为了国际社会日益关切的问题。虽然危机同时影响本国国民和非本国国民，但由于移民在法律、经济和社会地位等方面处于劣势处境，且面临语言差异、流离失所甚至文化背景等实际挑战，其应对危机的能力可能会降低，进而限制其获取及时易懂的信息、服务、资源及保证安全。虽然并非所有移民在危机时期都会受到同等的影响，但移民群体往往是尤其脆弱的群体，他们面临着更大的风险，需要特别的支持。²

解决生活在受危机影响地区移民的需要，已成为全球和区域政策研讨论坛中的优先事项。最近的倡议和政策进程包括：非洲、美洲、中亚和东南亚移民问题的区域对话；《2015-2030 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Sendai Framework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2015–2030）；《巴黎协定》（Paris Agreement）；以及世界人道主义首脑会议。《危机国家移民倡议》（Migrants in Countries in Crisis (MICIC) Initiative）³ 和完善中的《保护在遭受冲突或自然灾害的国家移民的指南》（Guidelines to Protect Migrants in Countries Experiencing Conflict or Natural Disaster）就如何改善现行做法提供了具体实例。⁴《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2018）》（Global Compact for Safe, Orderly and Regular Migration，即《移民问题全球契约》（Global Compact for Migration））也承认了危机背景下移民的处境，其中强调这是实现关于尽量减少被迫移民驱动力的目标 2 和关于减少移民脆弱性的目标 7 的一个基本要素。

尽管存在相关政策，但当前解决移民脆弱性并在危机之前、中、后期支持其能力建设的努力是否有效，仍然存疑。部分原因是，尽管在危机背景下，应对移民的特殊情况的必要性越来越受到区域和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关注，但移民人口的需要和安全可能不是相关国家的优先事项。此外，在某些情况下，针对移民的危机应对措施主要聚焦于将移民送回原籍国。虽然在某些情况下，疏散或遣返可能是拯救那些陷入危机的移民生命的唯一选择，但是这可能会以牺牲其他有效的支助机制为代价，而这些其他的机制是能够更好地满足移民在危机后即时以及长期的利益与需求的。⁵要确保作出适当的反应，就需要在不同的地理和社会政治背景下明确了解移民的利益和优先事项。

1 Nassim Majidi, Samuel Hall 创始人兼主管；Heaven Crawley, 考文垂大学信任、和平与社会关系中心教授；Lorenzo Guadagno, 国际移民组织（IOM）；以及 Camille Kasavan, Samuel Hall。

2 危机国家移民倡议（MICIC），2016 年。在本章中，移民包括旅游者、商务旅行者、外国学生、临时工人和永久居民以及寻求庇护者和难民。

3 危机国家移民倡议（MICIC），2016 年。

4 Martin, 2016 年。

5 在全球将遣返作为“走向”政策的回应的背景下（Shaw, 2018），把移民疏散回原籍国作为应对危机手段的行为反映了政府对采取更能考虑移民能力和愿望的替代措施的兴趣有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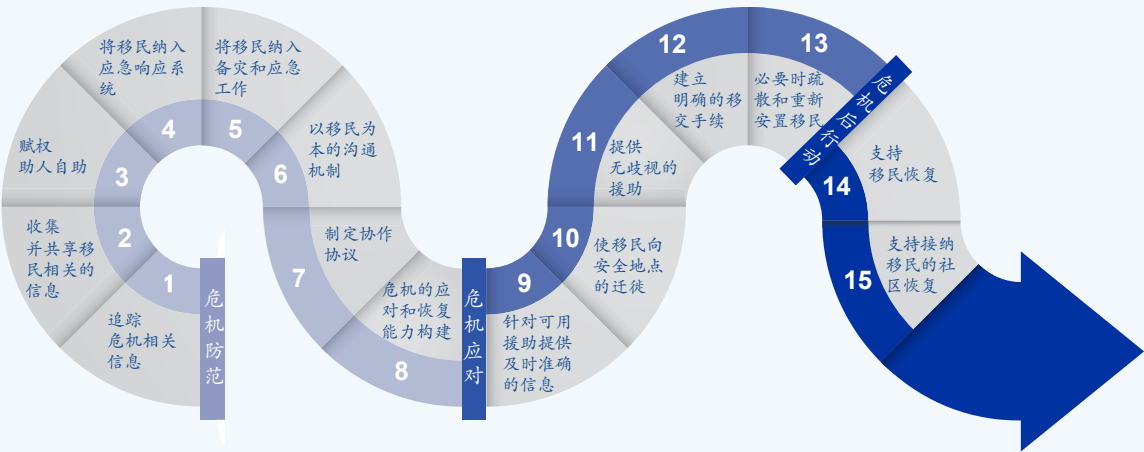
作为对上述担忧的反映，本章重点介绍了移民在危机背景下的经历，以及为了应对其处境和需求，地方的、国家的和国际的回应措施。这一点非常重要，主要有三个原因：（a）更好地了解移民受到其居住国或过境国发生的危机局势影响的方式；（b）反映针对危机背景下的移民需求的措施有效性；（c）确定涉及危机局势的一系列利益相关方所采取行动的方式，以确保考虑到移民的需要和利益。

本章节分为四个部分：（a）借鉴了 MICIC 倡议提供的框架，审查在危机防范、应急和危机后恢复方面的不同背景、对策、差距和经验教训；（b）概述了处于危机中或受危机影响国家移民的现有数据，并评估了数据需求和差距；（c）接下来的部分讨论了为支持危机中的移民的创新应对措施；（d）最后，结论部分反映了政策和实践的影响。

在发生冲突或国家灾难的国家保护移民的准则

MICIC 倡议是 2014 年启动的一个由国家主导的项目，旨在吸引广泛的民众关注在危机背景下保护移民。通过一系列多方利益相关者协商，该倡议制定了一套自愿准则，以保护在经历冲突或国家灾难的国家的移民。该指南于 2016 年发布，是一个无约束力的原则、建议和实践集合，可以指导所有利益相关者努力降低移民在危机时期的脆弱性。

MICIC 框架中定义的危机管理的周期和步骤



关键背景以及危机阶段

危机——被定义为“超出个人和其居住社区的应对能力的，对生命、人身安全、健康或基本生存的普遍威胁”⁶——可能与各种现象有关：可能由环境危害、冲突和恐怖主义以及复杂的突发事件、政治和经济管理的失败、流行病和传染病以及全球金融周期所触发。

近年来，孟加拉国和泰国的洪灾、北美的飓风、利比亚和也门的冲突以及委内瑞拉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使得针对移民的紧急援助和保护成为了迫切需要。这些地方在危机之前和危机期间都接纳了移民，其中包括永久居民、临时工人、商务旅行者、游客和学生以及寻求庇护者和难民。

在发生大规模人道主义紧急情况后，移民在危机中的脆弱性问题已经引发国际社会的注意。强度较低（但通常频率较高）的事件，如城市火灾和事故、局部滑坡和暴力事件，也会不成比例地影响到那些生活在更容易受到这些危害的地区的移民。所有危机事件的经验表明，边缘化和排斥的政策模式增加了移民应对大多数危险的脆弱性。不同的危机，无论是大规模的还是小型的，都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移民（见附录 A），进而导致不同的操作层面的干预或应对行为。

考虑具体的运作环境：健康危机的例子

健康危机有其独特的标记，其中包括世界卫生组织（WHO）定义的明确协议和准备程序。虽然对移民和接纳社区都有重大影响，但移民很少被列入相关的规划机制中。这对人权和健康都有影响，并意味着医疗保健从业人员需要了解人口流动的社会层面。医疗保健从业人员和人道主义工作者以及移民社区之间的共享学习是一个优先事项。^a

a 参见关键信息提供者访谈 Hui（2019）；以及 Wickramage（2019）。

在个人社交网络有限的情况下，移民在获得保护和支持方面可能遇到更大的障碍。当下环境决定着诸多因素（比如性别、年龄、种族和人种、性取向和残障状况）构成了脆弱性并影响移民应对危机环境的能力。同时，正如本章所讨论的那样，移民和地方危机前、危机中和危机后的能力可以为了解移民能力提供信息和反馈，超越了以脆弱性为中心的政策方法。认识到移民种类的多样性，支持移民应对危机，对减少风险至关重要。移民也许会发现自已面临更脆弱或更有能力的情况。例如，当 2011 年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发生洪水时，移民和难民社区中具有文化和语言多样的社区领导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充当了信息传递者，向社区传达了针对灾难的紧急应对措施。⁷ 在泰国，由于行政门槛对流动的限制阻碍了许多受水灾影响的移民工人流动，他们不得不滞留在水灾及其他危险地区，在可能丧失法律地位、遭到逮捕和驱逐出境之间作出选择。⁸

⁶ Martin, Weerasinghe 和 Taylor, 2014。

⁷ Shepherd 和 Van Vuuren, 2014。

⁸ Guadagno, 2015。

协调、计划和防范

有效的协调、规划和防范工作需要明确确定各利益相关方的作用。这是源于在国际人权法的规范下，各国负有保护生活在其境内的每一个人——包括本国公民和非本国公民——的生命和尊严的基本义务。

原籍国通常通过领事援助来满足其在国外陷入危机的国民的需求。《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Vienna Convention on Consular Relations, 1963年）规定了领事机构在危机时期行使其领事特权的权利和责任。但是，实际上，国家在这些情况下采取有效行动的能力取决于资源、能力、政治意愿、有效的计划和准备。

获取领事保护的权利

领事服务协助其在国外公民的责任是一项公认的准则，该准则至少载于 45 个国家的国内法中。^a《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没有明确规定各国负有义务向受国外危机影响的他国国民提供援助。然而，《公约》第 5 条列举了各国可在另一国领土上行使的若干职能，包括（a）保护本国国民的利益，和（c）一国可向其海外国民提供的救灾援助。第 36 条还规定，东道国有义务允许领事官员在东道国国内法允许的范围内，与本国国民沟通，并向其提供支持和保护。

a Warren, 2018。

除了领事馆，移民原籍国的其他机构也可以在危机情况下提供支持。例如，菲律宾政府在其政策、体制结构和授权中采取综合措施保护其海外国民，而这会直接或间接地为陷入危机的移民提供支持。⁹成立于 2011 年，由多个部委的代表组成的海外防范和应对小组（Overseas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Team）则是该国移民救助系统的关键。该小组的目标旨在制定支持海外菲律宾人的备灾战略，包括在发生危机时针对具体目的地的应急计划，该战略每六个月更新一次。¹⁰ 这一战略还辅之以各种方案和服务，旨在提高移民应对可能面临的挑战的能力。

9 Battistella, 2012。

10 菲律宾政府，2011。

菲律宾对陷入冲突的移民工人的领事支持

菲律宾领事当局对危机的应对安排在叙利亚冲突期间受到考验。由于暴力升级，政府安排了一个由外交部、劳工部和内政部工作人员组成的快速反应小组协助驻大马士革大使馆撤回 8000 名菲律宾工人。^a 例如，29 岁的露丝·帕纳（Ruth Pana）是叙利亚一个家庭的家庭佣工，她因担心在政府军和叛军的交火中被抓而在 2012 年逃离了雇主家。当她的雇主和其家人搬到租来的房子时，她联系了菲律宾大使馆，大使馆派车接回了她，并交由菲律宾工作人员照顾，然后将她和其他人接送回国。帕娜说，她的雇主最初不想让她离开，因为她的合约并没有结束，但后来就让步了。^b

a 菲律宾政府，2011。

b Teves，2012。

在国家无法有效应对的情况下，国际组织有时会介入以填补政策空白，并支持移民援助机制的实施。这在 2011 年爆发的利比亚冲突中体现的最为明显。据估计，内战期间有 150 万至 300 万移民居住在 该国，其中大部分来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¹¹ 大部分人在冲突升级时无法获得利比亚或来源国当局提供的服务，因为相关国家并没有针对移民的应急计划。利比亚邻国迅速向逃离利比亚的移民开放边界，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也支持救济工作，特别是以国际撤离的形式到来源国或第三国的移民。¹² 这些行动的协调从某种意义上开始得到发展。2011 年 3 月，国际移民组织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UNHCR）协调撤离工作，并且成立了人道主义撤离小组。该小组旨在为从 19 个国家收到的用于疏散移民的总额估计为 2300 万美元的资产和实物捐助提供管理和使用的支持。他们也得到欧盟（EU）监测和信息中心的支持，该中心协助资产请求的转交和欧盟成员国供给的收集。这些行动的临时性质突出表明，需要建立更强有力的备灾机制，以管理从危机地区撤离的大规模国际人员。

公民社会组织（CSOs）也是危机背景下的关键服务提供者，常常充当移民群体和国家主体之间的桥梁。¹³ 例如，在 2006 年的黎巴嫩战争中，公民社会组织为移民家庭佣工提供了支持，成立了一个财团与黎巴嫩政府合作，以解决这一群体的需求。民间组织展示了如何与政府间组织和国家行为体更好的合作与协调的例子，而政府间组织和国家行为体是危机期间的主要盟友。¹⁴ 在美国，包括加州农场工人关怀联盟（California Farm Worker CARE Coalition）在内的公民社会组织的努力在确保移民工人在加州野火期间获得信息和支持上发挥了作用（见下文方框）。

11 Mainwaring，2012。

12 Aghazarm，Quesada 和 Tishler，2012；Zampagni 等，2017。

13 危机国家移民倡议（MICIC），2017。

14 Mansour-Ille 和 Hendow，2017。

加州农场工人关怀联盟：民间社会的协调作用

2007 年加州野火之后，为在紧急情况下更好地与移民协调和沟通并提供协助，加州农场工人关怀联盟设置了专门的机构。该结构利用了现有的社区网络以及被称为“推动者”（promotoras）的同伴教育者，并包括当地应对组织、其他国内非政府组织和媒体（包括西班牙语媒体）。作为这项工作的一部分，该联盟提高了其成员防范和应对紧急情况的能力，并制定了正式的应急防范计划，现已纳入官方危机管理安排。^a

a Martinez, Hoff 和 Núñez-Alvarez, 2009; Martinez, 2017。

应对措施和经验教训

应对措施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关键利益相关方的防灾准备情况，以及他们是否有能力纳入和协调与移民社区的计划。不管准备程度如何，许多危机需要灵活性、针对性的安排和快速决策。为危机准备的资金、信息和灵活的移民政策能够显著影响移民群体的相关应灾工作的有效性。

在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的背景下，对移民需求的回应大多是通过传统的资金来源提供的。从过去的危机中得到的证据表明，这种提供方式可能聚焦在很窄的方面，或是带有政治色彩的。例如在 2011 年利比亚战争中，有证据表明，资金主要用于将移民撤回原籍国，而不是用于向那些希望留在利比亚的移民提供支持，或向其提供留在安全的第三国的选择。¹⁵ 此外，这些传统资金可能难以获得，或启动缓慢，也对移民的生活和福祉产生重大影响。再次，有证据表明，在利比亚危机期间，行政和官僚门槛拖延和限制了支援行动的及时性。截至 2011 年 11 月，国际移民组织已正式收到捐赠者 1.11 亿美元和 2300 万美元的实物捐赠。¹⁶ 在撤离行动的高峰时期，每天需要高达 400 万美元的资金才能包机前往远至孟加拉国或越南等目的地。¹⁷ 行政问题推迟了获得资金的时间，进而延缓了撤离。¹⁸ 根据利比亚危机中大规模撤离移民的经验，国际移民组织在其成员国的支持下，建立了移民紧急融资机制（Migration Emergency Funding Mechanism），为受危机影响的移民支付国际运输费用，该基金的目的是在等待收到捐助资金的同时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避免类似在利比亚撤离期间经历的延误。

世界银行和国际移民组织等国际组织为改善直接现金援助付出了努力。2011 年，世界银行向孟加拉国政府提供了 7200 万美元的贷款，用于撤回利比亚危机中的 3.6 万多名孟加拉国移民工人，并向他们提供过境援助。¹⁹ 这些援助是通过一次性现金赠款直接提供给返回者的，用于支付当前的基本需要和部分与恢复营生相关的费用。²⁰

15 Perchinig, Rasche 和 Schaur, 2017。

16 Aghazarm, Quesada 和 Tishler, 2012。

17 同上。

18 同上。

19 Munier, 2017。

20 同上。

在国家层面，印度设立了社区福利基金（Community Welfare Funds），该基金从领事服务中征收少量费用，从而为那些在国外陷入危机或其他紧急情况的印度国民提供援助。²¹ 这些资金使领事馆能够在紧急情况下迅速获得资源，进而使其能够快速启动反应机制。²² 通过将必要时撤回国民的应对能力制度化，领事馆应急能力进一步得到加强。除了撤回等应急服务外，基金还资助一系列旨在针对移民脆弱性和能力的援助服务，包括为有需要的移民提供食宿、紧急医疗和法律援助。²³

可以在私营部门与其他非传统行为者（包括侨民）之间发展合作的新途径，为处于危机中的移民提供物质支持、通信资源、翻译或住所。²⁴ 在《危机国家移民倡议》的磋商中，强调了私营部门主体在支持移民的恢复能力和有效应对危机能力方面的作用。²⁵ 2016 年，国际移民组织推进了与私营部门的合作伙伴关系，合作伙伴中包括媒体或技术领域内致力于有效信息共享的私营部门。²⁶ 这种伙伴关系可以成为社区和私营部门在支持、发起直接或间接提高移民处理危机能力的活动中更好的一体化模式。为了确保在特定的情形下采取最佳的方案，必须要开展相关研究。散居人口在提高应急能力和协调方面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通过他们提供更加及时的资金流。²⁷

在危机时期，获得服务、信息和社会网络对于确保移民安全和决策也至关重要。然而，移民的信息获取可能面临挑战，而且由于在紧急通讯计划中没有考虑到移民，以及他们有限的语言技能、当地知识和缺乏进入当地社会网络的机会，移民获取信息常常受到阻碍。

在 2011 年泰国洪灾期间，这一问题得到突显。泰国的紧急服务部门的消息来源于人口普查数据，然而这些数据无法充分收录大量未获取正规身份的移民。²⁸ 此外，对移民工人流动的限制，以及政府关于支持移民的相互矛盾的信息，也是移民和国家援助人员消息瑕疵的根源。²⁹ 因此，移民的意识、获得知识和防备洪水的能力取决于他们融入接收国社会的程度，特别是他们使用和理解泰语的能力。³⁰

移民群体和社区网络的存在可以减轻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这可以从 2011 年日本地震的例子中看出。地震前，日本气仙沼市巴彦汗（Bayanihan）菲律宾社区已经是一个活跃的群体，该组织为新来的菲律宾移民提供指导和支持，同时也将生活在气仙沼市的菲律宾妇女（大多与日本男子结婚）

21 Khadria, 2009。

22 危机国家移民倡议（MICIC），2016。

23 印度政府，2012。

24 危机国家移民倡议（MICIC），2014。

25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6。

26 同上。

27 Samuel Hall, 2018。

28 Bravi 等，2017。

29 同上。

30 Perchinig、Rasche 和 Schaur, 2017。

聚集在了一起。这些现有的网络力量意味着该组织能够确定地震期间成员家庭和个人的状况和安全，并向菲律宾大使馆提供信息，为开展应对行动和分类援助提供支持。³¹

此外，有明确的证据表明移民状况也会对移民处理危机的能力产生重大影响，灵活的移民和签证政策使移民在危机时刻保持安全，也更容易从其影响中恢复过来。例如，突尼斯政府在 2011 年率先允许移民和其他受影响人员离开利比亚。数千名无法返回原籍国的移民得到了突尼斯机构、民间社会和民众的援助，其中突尼斯红新月会（Tunisian Red Crescent）发挥了中心作用。³² 同样，吉布提政府在协助冲突期间撤离在前往海湾国家的途中被困在也门的移民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³³ 此外，签证和工作许可政策的灵活性，可以确保丢失证件的移民能够续签。

危机后的措施：重新融合和重新建设

危机后的政策修订和反思确保人们能吸取教训，并能加强其应对能力和防备。MICIC 倡议本身反映了全球对解决危机时期移民问题的日益关切。

危机后的措施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向撤回的移民和接纳移民的社区提供援助。尽管撤离在许多危机情况下很常见，但移民的返回可能会对原籍国家家庭、社区和社会的吸收能力和恢复能力构成挑战。值得注意的是，在本章节的回顾中，依然没有发现存在移民重返原籍国社会的长期积极例子。事实上，大多数文献指出，移民在危机后返回本国后，往往得不到或很少得到长期援助。³⁴ 由于缺乏资金和未来导向的视角，长期的危机应对方案执行受阻，使得大多数重新融入社会的努力都没能得到长久坚持。³⁵

未能建立有效的重新融入机制这一事实引出了一个问题，当处理危机国家中的移民需求时，应该多大程度上关注移民返回之后的问题。返回原籍国往往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行为迹象，但有着高昂的成本，同时也涉及一些政治敏感问题。在具有重新融入社会的长期计划，收容社区有着安全的环境，以及返回者有条件追求有尊严的生活的条件下，返回原籍国将是合适的措施。然而，返回原籍国也可能让移民的情况变得更糟。例如，2012 年在中非共和国工作的喀麦隆人和乍得人主要是从事贸易的个体工商户，总体上比当地平均人口富裕。由于 2012 年的危机，在捐款国的资助下，大多数人返回原籍国。然而，当时可用的返回与重新融合的援助经常缺乏。先前在中非共和国城市地区工作取得成功的返回者在返回原籍国后沮丧于自己身处农村环境。由于捐助者的兴趣转移到乍得湖地区的叛乱和流离失所的难民，对返回者的援助逐渐枯竭。乍得无法继续支持返回者，从而，重新融入社会的援助实际上就结束了。³⁶

31 危机国家移民倡议（MICIC），2017。

32 Zampagni 等，2017。

33 Veerassamy，2017。

34 Kleist，2017；Hendow 等，2018；Zampagni 等，2017。

35 同上。

36 Zampagni 等，2017。

泰国：移民参与应急管理形成一体化的驱动力

虽然在泰国，被洪水困住的移民是一个特别脆弱的群体，但他们也是其社区的积极成员，在需要时提供救济和清理服务，并支持防备、应对和恢复工作。这反过来又让他们觉得自己更融入了所在社区。正如一位男性移民所说：“你知道吗？我甚至帮助士兵和泰国公民筑坝抗洪。我过着泰国公民的生活，觉得自己有责任支持邻居们抗洪。”

泰国当地公民社会组织报告指出，移民参与了对他们所居住社区的支持，包括对移民接收社区成员的支持：“在 Samut Sakhon，一些移民工人团体试图组建支持网络，并动员僧侣募捐作为救济物资基金。这些人大多是缅甸人，但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支持所有水灾受害者，而不仅仅是他们的同胞。”

来源：上述材料是对 Thailand Case Study 的提取总结（Bravi 等，2017）。

同时，尽管存在危机，仍有一些移民选择留在其接收国，有时成功地留在其所在国家的例子。在某些情况下，由于移民参与了应对措施制定和地区恢复工作，进而导致社区意识的增强。例如，在黎巴嫩，那些在 2006 年战争后仍然留在移民社区的人发现他们能够相互寻求支持和获取信息。³⁷一旦移民开始与大使馆和非政府组织合作，帮助受冲突影响的家庭佣工，他们就更好地理解协调和社区团结的重要性。据报道，移民工人从危机之前和危机期间感到无助和疏离，变成了具有联系紧密和强大的民间力量。³⁸危机发生后，移民家庭佣工维持了其有力支持网络，成立了家政工人工会（Domestic Workers' Union）。在这个例子中，缺乏国际或政府对移民的支持被视为在移民社区内部建立更积极的基层支持网络的缘由。移民努力创建积极的团体，建立自己的恢复能力和应对机制。³⁹

37 Mansour-Ille 和 Hendow, 2018。

38 同上。

39 同上。

从移民能力和当地能力中学习

在危机管理的各个阶段，从准备规划到危机后反思，都有很多东西要向移民学习，2011 年新西兰坎特伯雷地震后，阿富汗、索马里和伊拉克难民都能够为社区重建作出贡献，成为社区重建的一个组成部分。⁴⁰ 同样，对于 2011 年日本东北海啸后的菲律宾移民来说，受影响的菲律宾移民妇女谈到了因其参与重建工作而获得的权力和社会资本。⁴¹

2011 年澳大利亚布里斯班洪灾期间，移民代表充当了地方当局与其社区之间的中间人。通过翻译和适当的信息传播，移民代表推动了救灾措施的执行。他们帮助救济机构查明需要救助的受影响人员，并代表同胞利益与地方当局共同社会倡导，以确保所收到的官方援助是足够的，在文化上也是适当的。⁴² 此外，继 2015 斯坦飓风之后，墨西哥政府努力与当地相关组织和来自移民接收社区的代表进行直接沟通，标志着救援方法的明显转变，随之还产生了“降低紧急情况中移民的脆弱性”项目。这个由移民组织领导的项目将移民纳入国家救灾政策和计划的主流，同时也为移民参与决策创造了空间。⁴³

这些例子强调了重新定位地方层面的对话和移民能力的机会，以及积极地将公民社会纳入与危机应对相关的对话中的方法。然而，要使得 MICIC 指南⁴⁴ 中的建议在国家层面之外的次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得到实施，依然有许多工作要做。⁴⁵

利用数据来应对挑战

关于人口流动的数据（如联合国经社部和世界旅游组织数据库⁴⁶ 中提供的数据）让我们认识到全球流动趋势的范围很广的事实：当与灾害暴露度或风险数据相结合时，这些数据可以支持规划、备灾和有效的应对措施。如表 1 所示，危机对各国的影响与各国的发展水平无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可能影响到移民的重大危机风险。移民数量、灾害暴露程度和风险水平上的相关性有助于确定其移民人口可能会受到危机特别影响的国家。

表 1 将移民存量、风险敞口和风险水平的数据关联起来，表明危机可能影响到各国，而不论发展水平如何，而且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潜在的危机都可能影响到大量移民。因此，如果将移民迅速和彻底地纳入紧急情况防范和减少灾害风险规划中，所有国家将会受益。

40 危机国家移民倡议（MICIC），2017。
41 同上。
42 昆士兰多元文化发展协会，2011；Shepherd 和 Van Vuuren，2014；危机国家移民倡议（MICIC），2017。
43 危机国家移民倡议（MICIC），2017。
44 危机国家移民倡议（MICIC），2016。
45 危机国家移民倡议（MICIC），2017。
46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UN DESA）：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publications/database/index.asp；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www2.unwto.org/content/data（访问日期均为 2019 年 7 月 16 日）。

表 1. 移民与危机的国际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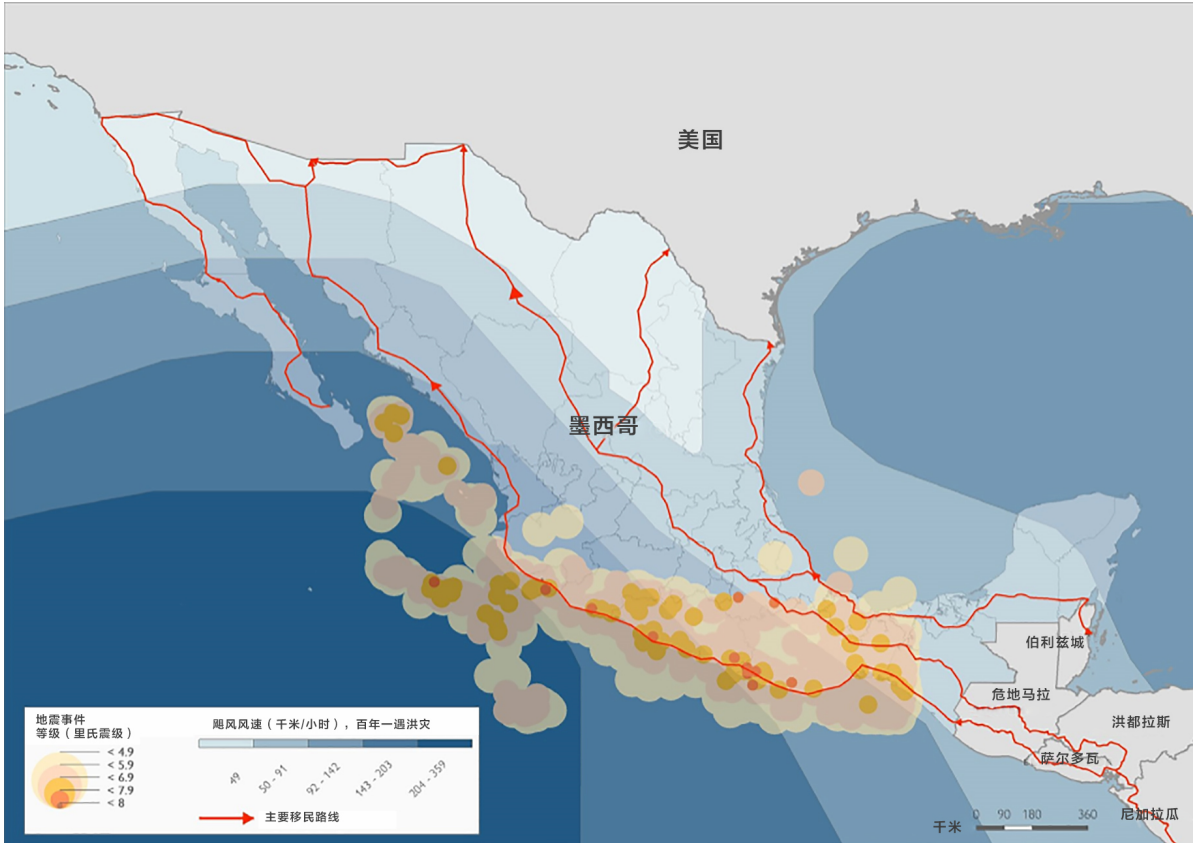
	国家	人类发展 指数排名 2018	自然灾害 暴露指数 2018	人为灾害 暴露指数 2018	风险级别 2018	国际移民 2019
人类发展程度极高	澳大利亚	3	5.7	0.1	低	7549270
	加拿大	12	5.0	0.4	低	7960657
	美国	13	7.0	6.6	中等	50661149
	比利时	17	1.6	5.5	低	1981919
	日本	19	8.4	0.6	低	2498891
	以色列	22	4.5	4.1	低	1956346
	意大利	28	4.8	1.7	低	6273722
	阿联酋	34	5.8	0.1	低	8587256
	智利	44	6.7	2.0	低	939992
	俄罗斯	49	6.3	6.9	中等	11640559
	马来西亚	57	5.1	1.1	低	3430380
人类发展程度高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60	7.0	5.5	中等	2682214
	哥斯达黎加	63	6.3	0.1	低	417768
	土耳其	64	5.9	8.0	中等	5876829
	塞尔维亚	67	4.8	3.9	中等	820312
	墨西哥	74	7.0	9.0	高	1060707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78	6.0	5.7	中等	1375690
	黎巴嫩	80	4.1	7.0	高	1863873
	泰国	83	6.4	4.1	中等	3635085
	乌克兰	88	3.1	9.0	高	4964293
	利比亚	108	4.5	10.0	高	818216

	国家	人类发展 指数排名 2018	自然灾害 暴露指数 2018	人为灾害 暴露指数 2018	风险级别 2018	国际移民 2019
人类发展程度中等	南非	113	4.7	5.3	中等	4224256
	埃及	115	5.5	7.0	中等	504053
	印度尼西亚	116	7.8	6.2	中等	353135
	塔吉克斯坦	127	6.0	5.0	中等	274071
	印度	130	7.6	6.4	高	5154737
	孟加拉国	136	8.2	6.6	高	2185613
	刚果共和国	137	3.2	4.3	高	402142
	肯尼亚	142	4.9	6.5	高	1044854
	尼泊尔	149	5.6	4.8	高	490802
	巴基斯坦	150	7.2	8.0	高	3257978
人类发展程度低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155	5.3	10.0	非常高	867848
	尼日利亚	157	2.6	10.0	非常高	1256408
	苏丹	167	4.1	9.0	非常高	1223092
	科特迪瓦	170	2.6	6.4	高	2549141
	埃塞俄比亚	173	3.8	9.0	非常高	1253083
	刚果民主主义共和国	176	3.3	9.0	非常高	963833
	也门	178	2.9	10.0	非常高	385628
	马里	182	3.1	8.0	高	468230
	乍得	186	3.4	7.0	非常高	512230
	南苏丹	187	3.3	10.0	非常高	865552
	取值高表示：	人类发展 程度低	对自然灾害的 暴露度高	对人为灾害的 暴露度高	高风险	移民数量多
	取值低表示：	人类发展 程度高	对自然灾害的 暴露度低	对人为灾害的 暴露	低风险	移民数量少

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2018；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机构间常设委员会（Inter-Agency Standing Committee, IASC），2018。

注：这是一份既包括在人类发展指数（HDI）和风险指数在内的国家非全面表格。表格中的“灾害暴露”指数以 0 到 10 的数值表示一个国家受到自然灾害（如地震、洪水、海啸、旋风或干旱）或人类灾害（如冲突或暴力）影响的可能性。风险分类的依据是考虑到每个国家的灾害暴露度、脆弱性（由不平等、援助依赖性和人口构成等因素造成）和能力（由治理水平、地方基础设施质量和医疗服务普及度等因素造成）。之后则是为每个国家的风险指数（从 0 到 10）划分既定的风险等级：0-1.9= 极低；2.0-3.4= 低；3.5-4.9= 中等；5.0-6.4= 高；6.5-10= 极高。

图 1：墨西哥移民路线，飓风和往期地震分布



该地图仅供参考。图中边界、名称以及使用标识并未得到国际移民组织的承认和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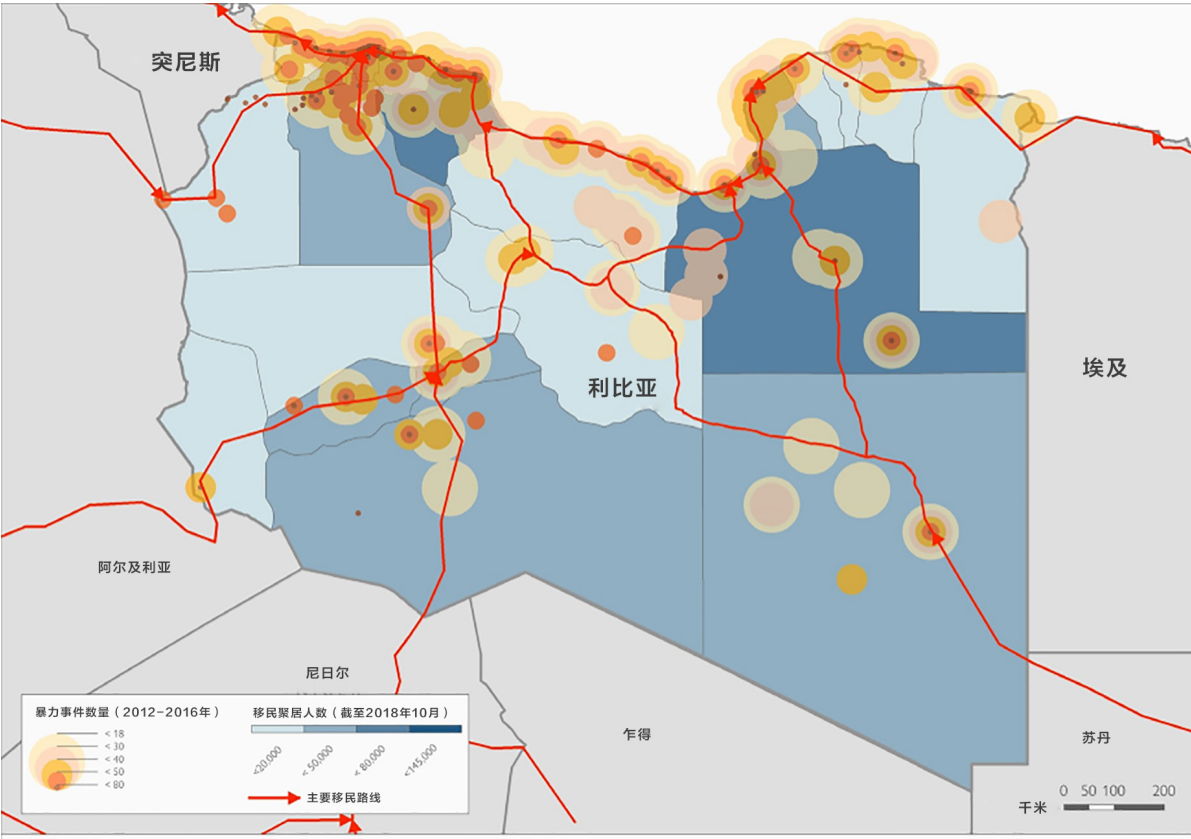
来源：国际移民组织（IOM），2018；美国地理调查（USGS），2019；和联合国减灾战略（UNISDR），2019。

图 1 和图 2 分别提供了如何将关键危害信息叠加到与墨西哥和利比亚的移民数量和相关流动数据上的例子。该类型的测绘工作可以确定国家内的高风险地区，并且这些地区也是以大量存在的移民群体（包括跨境移民）为特点的。由于移民并不总是可以通过普查和人口统计来全面、及时地捕捉到，所以这种地方性的分散化移民数据可以被整合到更精确的危害暴露和风险的评估中。

有效的危机管理应该建立在精确的地方级信息的基础上。分散的移民和国家以下一级的风险数据对于更好地将移民纳入通知应急管理中至关重要。把重点放在更本地化的行政级别（例如在一个地区或市政府内）可以帮助提高危机管理措施的有效性。这种程度的数据关联和分析使相关机构能够：

- （a）根据移民人口具体和适当要求制定警报和紧急通信；
- （b）储存或运送对特定移民群体可能必不可少的食品和非食品物品；以及
- （c）在移民人数较多的危机地区部署掌握多语种或了解多种文化的人员。当得到具体和本地化的数据的信息时，应对措施可以有效地满足处在风险中的并受影响的移民社区的具体需要。

图 2. 利比亚移民聚居地、跨境路线以及暴力事件



该地图仅供参考。图中边界、名称以及使用的标识并未得到国际移民组织的承认和接受。

来源：国际移民组织（IOM），2019；武装冲突定位和事件数据项目（Armed Conflict Location and Event Data Project, ACLED），2019。

然而，收集有力、可靠和可比较的数据面临着一些挑战，⁴⁷ 官方移民统计数据可能是保守估计，不能完全反映移民运动的程度。外国大使馆、使团和领事馆很少有关于其海外国民的全面信息。关于危机造成的资产、生活资料和其他物质和机会损失的数据往往没有归纳或分类。这使得量化以下内容变得困难：（a）移民所遭受的真正损失，（b）与其他受影响群体相比，他们的脆弱性，以及（c）移民特有的任何特殊损失。

47 全球移民小组（Global Migration Group, GMG），2017。

通过关键信息提供者收集数据

向重要社区信息提供者进行调查是收集特定地区移民数量、人口和社会经济概况以及特征信息的有效方法。它有助于避免与收集个人数据有关的挑战和敏感性，并允许包括特别难以接触的群体，如过境或非正规移民。主要线人网络为国际移民组织评估在利比亚的移民和在考克斯巴扎尔（孟加拉国）难民的存在和流动提供了数据，这些数据随后被用来为人道主义干预、备灾规划和城市发展提供信息。同样，卑尔根市（挪威）通过训练有素的“街道调解员”网络收集了有关其社区及其人口的信息，并利用这些信息以更具包容性的方式提供地方公共服务。^a

a 难民追踪指数，见 www.globaldtm.info/；危机国家移民倡议（MICIC），2017。

在缺乏全面的、及时更新的数据集的情况下，利用各种信息来源和多种数据收集机制十分重要。学术机构、国际组织、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主体能提供一些最详细和最实用的独立数据集，但综合起来考察，这些数据集可能仍然不完整或不连贯。可能需要大量资源来系统地收集、更新和安全地存储相关、适当和及时的数据。

还应指出的是，关于损失的数据并不总是会反映长期福祉的考察造成影响，尤其是因为这些影响与效率较低、速度较慢的复苏有关——这可能对移民来说尤其如此，他们在危机后往往被排除在长期的财政、住房和生活援助之外。此外，每当移民在危机中受到影响时，损失估计数也应将在遥远地区造车的影响考虑在内。移民所遭受的影响可能也会影响其他人：（a）他们在原籍国的家庭和社区，表现为心理影响、汇款转账丢失和无力偿还债务；（b）居住在移民因危机而返回或迁往的地方的居民，表现为劳动力市场和服务、土地和住房供应的压力增加。⁴⁸

获取有关移民的语言能力、首选的沟通渠道、与提供紧急服务相关的文化敏感性、对救助者的信任程度以及社区层面现有能力的信息，将会使危机规划和应对措施更强有力和更具包容性。这些数据目前存在的程度有限，无法为危机管理提供信息，这是在危机时期加剧移民脆弱性的因素之一。

48 Pailey 等，2016。

创新对策和未来道路

创新的关键之一是找到让人们能合作的方法。创新有助于建立伙伴关系，支持国际保护框架和无约束力协定中概述的准则和原则的执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奥斯陆手册 2018：创新收集、报告和使用数据的指南》（Oslo Manual 2018: Guidelines for Collecting, Reporting and Using Data on Innovation）⁴⁹ 提供了一个框架，用于确定可适应的创新范围，以支持危机中的移民（表格 2）。

表 2. OECD 适用于处理危机中的难民问题的创新指南

产品	产品的创新增加了危机中移民获得产品和服务的种类和机会，包括那些增加获取信息和支援网络机会的产品。 例如： • 开发新的或普及现有的支持危机形势下的移民决策的工具。这可能包括用户识别模块卡（SIM）或虚拟信息传递系统（例如应用程序或众包平台和翻译平台）或创建移民支持组。
程序	程序创新是移民获得双向沟通渠道的必要条件，特别是那些最被主流服务和支持边缘化的移民群体，如非正规移民或家庭佣工。 例如： • 发展支持个人、家庭和社区新的资金流。 • 将移民纳入危机准备、应急响应和监测过程。 • 在紧急情况下确保移民和签证政策的灵活性。
组织	组织创新是指一个组织在其任务、使命和方法上的演进方式。 例如： • 建立新的运作框架，如国际移民组织移民危机运作框架（IOM’s Migration Crisis Operational Framework）和移民紧急筹资机制（Migration Emergency Funding Mechanism）。 • 促进非传统主体（如私人主体和公司、侨民、学生网络、工会和宗教组织）的参与和加强与其的合作。
外联和知名度	影响力创新是指以加强包容性和保护为目的，提高移民和收容社区对危机解决办法的理解力。外联方面的创新是指移民和收容社区对解决方案的采用得到增强，以实现更大程度的包容和保护。 例如： • 促进移民融入和反仇外心理的宣传运动，例如征文比赛，在公共平台上宣传等。 • 针对具体情况的运动（例如，国际移民组织关于国内流离失所问题的“Aware Ramadan”运动）。 • 独创和创新地利用媒体和其他平台与移民交流信息。

49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欧盟统计局（Eurostat），2018。

本节重点介绍旨在更好地将移民与信息、服务和社会网络联系起来的创新应对措施，因为这些措施已经证明能够带来更好的结果，而且可以在不需要政府支持或复杂的财政援助制度的情况下实施。有两种干预措施可以为促进沟通和动员提供基础：（a）改进关于生活在危机环境中的移民的知识和数据，以及（b）使用技术应对危机。

为了确保有效、长期地分析危机中解决移民需要的政策和做法的影响，建立同数据收集拓展串联的数据规范标准是非常必要的。需要了解某一特定地区，特别是国家以下一级的移民人数，以便加强危机准备和应对。还需要对危机对移民社区造成的影响进行更严格的分析。虽然一些报告对这些影响有所涉及，⁵⁰ 并且这些论述也是非常好的参考，但关于这些影响的论述并不是普遍现象。例如，国际移民组织（IOM）在尼日利亚东北部的难民追踪矩阵调查中就包括了语言和通信需求的问题，以填补难民不同语言之间存在的信息鸿沟。⁵¹

技术拥有帮助受危机影响的移民的潜力。在巴黎举行的 2018 年 Techfugees 全球峰会上，全球范围内的 25 家会议创办企业提出了解决移民需求的社会企业倡议。需要将这些技术的使用纳入全球、区域、国家和地方危机应对政策和措施的主流，同时也要对一些敏感的项目、文化友好方面的培训和研讨保持关注，以确保这些技术得到理解。在准备阶段，通过社区领导下的支持建立信任，可以确保移民在紧急情况下会有依赖他们所熟悉的技术的意愿。⁵²

那些可扩大规模以帮助处于危机中的移民和解决当前限制的创新举措包括但不限于：

翻译和数字信息服务：无国界译者（Translators Without Borders）开发了可免费下载的在线和离线多语种词汇表应用程序，并与 Refucomm 合作，测试了通过 micro SD 卡，以母语的形式向最近抵达希腊的移民发布有关法律和庇护程序的信息。⁵³ 其他应用程序，如国际移民组织的 MigApp，帮助移民在整个移民过程中作出明智的决定（例如关于健康和出行要求、签证申请过程和汇款），并为移民提供一个分享经验的平台。⁵⁴ 方便的数字化翻译和信息倡议可以弥合移民由于语言障碍和缺乏针对性交流而产生的信息鸿沟。

加强无障碍媒体通信：斯里兰卡的海外工人 SIM 卡方案是确保移民获取通信选择的一个典例。另一个例子是目的地国设立热线，以重新获取和传达帮助移民的信息。2011 年仙台国际关系协会（Senda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sociation）就设立了一个这样的多语种信息热线。⁵⁵

处理移民歧视的众包平台：约翰内斯堡威茨大学非洲移民与社会中心和技术网站“iAfrikan”推出了一个名为 Xenowatch 的众包平台，以监测与暴力侵害移民有关的信息。人们可以通过短信或电

50 例如参见，关于飓风“桑迪”后 Metro New York 地区移民社区的需求未得到满足的文献。（纽约之路，2012；纽约妇女基金会，2015）。

51 无国界译者，2017b。

52 Ogie 等，2018。

53 无国界译者，2017a。

54 国际移民组织（IOM），n.d。

55 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UNISDR），2015。

子邮件向Xenowatch报告仇视外来人员的威胁或暴力。报告通过Ushahidi平台核实、匿名并记录在地图上，并共享给警方和联合国难民署。众包平台倡议是供组织倡导和提升移民权利、安全、包容和社区参与的实时资源。⁵⁶

未来展望和政策影响

在危机中，移民在获取文件资料、信息、资源和援助方面可能面临特殊挑战，甚至可能遭遇额外的危险与歧视。⁵⁷ 无论是在危机爆发前还是危机过程中，目前还没有应对措施可以系统解决这类挑战。为了支持有效的计划和准备工作，还需要更多地方一级的信息和数据。但是，缺乏资金支持、政治意愿和移民参与的信息是不足以支撑这些工作的。回顾大多数案例，合作都是自发达成的，或是政府或国际组织自上而下主导的结果。在紧急情况发生时、灾后重建过程中，基层组织、投资方、技术合伙人和海外侨胞的作用和包容态度值得受到国际社会更多关注。在国家治理层面，危机国家移民倡议（MICIC倡议）的实施可以为执行《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提供资料并共同进步。⁵⁸ 将该倡议涵盖了人权框架，有助于促进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讨论、执行倡议，例如，《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基本原则和准则》中指明：以实践经验为指导，保护处于脆弱环境中的移民人权。⁵⁹

本章的分析内容对该领域未来的政策和实践有所启示。这些分析支撑了MICIC倡议中的 15 项准则，并强调：

- 在危机前、中、后期，需要采取更充分及时的事前准备和灾后行动。在援助处于危机中的移民时，多数大规模干预行动都没有事前计划。因此，国际社会需要付出更多系统性努力，建立和提高应急管理人员、外国使领馆和使团、地方机构和移民本身的危机应对能力。让非传统利益相关方和移民的参与应对和协调机制，对于增强灵活、有效的资金运用和应对措施至关重要。
- 为了更进一步的国际合作与筹备工作，需要制定多样且强劲的融资计划。灵活多样的资金构成可以为移民提供新预算来支撑起援助系统——以非歧视的方式帮助移民融入社会。其中包括联络私营企业和侨民、与捐助者接洽并进行宣传、提高国际社会灵活捐助的积极性、扩大政府危机管理筹资规模。
- 加强灾后反思，包括但不限于研究帮助移民返回来源国、融入当地社会和安置的对策。考虑到移民回国后缺乏政策或社会等各方面支持，让移民返回来源国不是唯一的、也不应是国际社会

56 Alfred, 2016。

57 Hendow 等，2018；危机国家移民倡议（MICIC），2015。

58 国际移民政策发展中心（ICMPD），2017。

59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OHCHR），2018。

首选的解决方案。长期监测移民返回国的社会再融入状况和移民保护成效对于确保移民不再落入更大的危机中或重返危机处境至关重要。

- 数据断层和缺失问题的解决可以促成更高效的合作、筹备、协调和援助工作。尽管社会中存在可用的民间数据，但仍有大片数据空白，而这会阻碍来源国政府、目的地国政府或其他利益相关方之间的有效协调与政策响应。影响评估数据的缺失会妨碍国际社会明确影响政策效力的因素；而地方一级分类数据的缺乏会阻碍国际社会了解移民遭受的损失。增强国家间交流学习可以扩大化实践成果。
- 以上述建议为基础，制定针对危机中移民的政策创新计划。此计划将有助于细化措施、完善流程、提高组织效率和服务范围，使政策更具包容性——涵盖移民的脆弱性及移民能力。
-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考虑到人权和以挽救生命为目标的人道主义原则，在危机爆发时公布危机的应急准备框架、操作规程和执行状况等信息。执行基于人道主义和人权保护的政策需要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合作，他们可能拥有不同的优先事项和议程。重要的是要确保危机时的应对措施以人权保护为主要和优先事项，而不是基于政治考量和民粹主义。为了履行国际人权义务，国际社会应不论其身份地位，尊重所有移民的人权，像维护本国公民权利一样维护移民权利。⁶⁰众所周知，提高签证政策的灵活性、免除行政和安全限制可以改善移民保护状况及移民社区恢复力。而这些是危机爆发时必需的特殊措施。国际社会有必要支持受危机影响的相关国家之间进行合作、谈判和外交，以此来确保各国制定灵活的规则、给予移民更多的选择以做出明智决定。

60 同上。



KATHLEEN NEWLAND
MARIE MCAULIFFE
CÉLINE BAULOUZ

11

全球移民治理的最新进展：
基于《世界移民报告 2018》的更新¹

引言

就其性质而言，国际移民和流离失所是一个涉及移民来源国、目的地国、移民可能穿越的国家（通常被称为“过境国”），以及移民跨越边境流离失所之后暂居的国家的跨国问题。但矛盾的是，历史上大多数的移民治理依旧以各国自治为主，移民政策和法规也基本在各自国家层面决定。^{2, 3} 在大多数情况下，移民治理政策与国家主权密切相关。国家保留决定非国民入境和居留的权力，因为移民直接影响了一个国家的某些决定性因素。⁴ 双边和多边安排是移民治理的特征；目前有若干以国际条约形式存在的全球性安排，各国在其中就人权适用及具体领域的相关责任达成协议。1966年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和1951年的《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Convention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即《难民公约》）是两个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的典型范例。同时，另有一些国际契约未被广泛接受，例如《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All Migrant Workers and Members of Their Families），其缔约国中仍然缺少传统的移民目的地国。除此之外，各国在过去几十年还就移民问题开展了许多多边及全球倡议、对话及程序（表格摘要见附录A）。《安全、有序和正常的移民全球契约》（Global Compact for Safe, Orderly and Regular Migration，即《移民问题全球契约》（Global Compact for Migration））是全球移民治理的一个里程碑；作为第一个通过国际谈判达成的移民治理声明，该契约平衡了移民权利和国家对其领土拥有的主权原则。尽管契约本身不具法律约束力，但《移民问题全球契约》依旧在 2018 年 12 月的一次由超过150个联合国成员国参加的会议上达成共识，并在当月早些时候的联合国大会（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联大，UNGA）上，以152票赞成、5票反对（12票弃权）被通过。

在缺乏统一国际移民制度的背景下，意料之外的大规模移民潮以及地震般的地缘政治事件⁵可能对全球移民治理产生巨大影响，在国际社会起到“行动号召”的作用。同时，这些事件也极大缓解了支离破碎的全球移民治理框架内的一些差距，满足了国际社会为改善国家、社会和移民状况，采

1 Kathleen Newland，移民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兼联合创始人；Marie McAuliffe，IOM 移民政策研究部主任；以及 Céline Bauloz，移民政策研究部高级研究官。

2 一些政治体系（诸如联邦）也将移民问题的某些方面，特别是与移民融入有关的方面，交由次国家层面（例如，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士和美国等国的省/州级层面）进行监管。国际移民的各个方面也越来越多地在城市一级得到管理（例如，参见 Duncan 和 Popp，2017；以及关于移民和城市的《世界移民报告 2015》）。

3 McAuliffe 和 Goossens，2018。

4 例如，根据 1933 年《蒙得维的亚国家权利和义务公约》第 1 条规定的永久居民和确定的领土。

5 作者所说的“地震”，是指大规模的跨国冲突或影响深远的事件，例如 2001 年 9 月 11 日对世界贸易中心袭击的 911 事件。

取更多行动以制定更加一致的国际移民治理方案的迫切需求。例如, 在2015 年和 2016 年, 超过 100 万人 (包括叙利亚及其他国家难民) 前往及穿越欧洲的大规模迁移为《关于难民和移民的纽约宣言》 (The New York Declaration for Refugees and Migrants, 《纽约宣言》) 的诞生提供了动力, 后者于2016 年9 月在联合国大会上得到通过。⁶《纽约宣言》的制定是全球移民治理历史上的重要时刻。所有联合国会员国——193 个国家一致表示支持维护移民和难民权利, 为就《移民问题全球契约》⁷ 和《难民问题全球契约》 (Global Compact on Refugees)⁸ 达成共识推进政府间谈判进程。值得一提的是, 以上两个契约均建立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的多年对话、倡议和合作基础上。

《世界移民报告 2018》中第二部分第一章也是关于全球移民治理的内容, 其中提到《纽约宣言》通过的背景, 这一章主题是复杂与日益凸显的移民问题, 旨在提供对现有全球治理框架和最新发展的批判性概述。⁹ 这一章的重点包括:

- 讨论“治理”的概念;
- 全球移民治理的益处与障碍;
- 规范和组织;
- 改善全球治理的努力成果 (2001-2016)。

《世界移民报告 2018》的第 5 章强调近年来移民问题中已成为国际合作主题的关键专题领域, 该章提供了全球层面治理的背景, 也为该报告第二部分的其余章节奠定了基础。如果读者对全球移民治理体系的基础问题与当前发展感兴趣, 请关注《世界移民报告 2018》中的这一章节。

《世界移民报告 2018》发布后的两年里, 全球移民治理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因此编者认为有必要在《世界移民报告 2020》中再次针对这一方面进行详细介绍和内容更新。本章提供了基于特定时间点的描述性分析¹⁰, 其结论是全球移民治理体系的实施和变革将持续很长时间。上承《世界移民报告2018》, 下一节将介绍两个全球契约的制定和批准过程。第三节将简要分析两个全球契约之间的互补性、一致性和差距。第四节将概述全球契约如何影响全球移民治理框架。最后一节将展望未来, 概述这些最新发展的影响以及国际社会在执行全球契约过程中面临的挑战。本章以政策领域的信息、学界评论和公众意见为写作基础。我们在撰写本文时发现, 与这两项全球契约的通过与实施相关的新颖学术研究发表极少, 这一现象反映了实行同行评审的学术出版物的时间框架 (滞后性) (详见本报告第4 章)。我们预期从2019 年第四季度开始, 关于这两项全球契约的学术研究成果将逐渐增多。

6 联合国大会 (UNGA), 2016。

7 联合国大会 (UNGA), 2018a。

8 联合国大会 (UNGA), 2018b。

9 Martin 和 Weerasinghe, 2017。

10 本章涉及 2019 年 6 月底之前的信息和事件。

全球契约的制定与通过

两项全球契约源于一个普遍的危机感，即世界正面临着涉及全球各地的大规模人口流动。这些人口流动事件（最显著的发生在地中海地区，但也包括在亚丁湾/红海地区和孟加拉湾等地区的事件）推动了《纽约宣言》的制定。（其中）地中海危机格外引人关注，不仅因其涉及人数众多，还因其在西方主流新闻媒体的视野内展开，具有较高的可见度。这些人口流动使富裕的欧洲国家（移民的预期目的地）政府认识到，如果它们之间缺少合作，也没有与移民的原籍国及过境国进行合作，那么即使它们动用其所有的法律和财政资源，也无法应付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流动。¹¹

2016年9月，在危机阴影下召开的联合国难民和移民首脑会议上，提出了一份承诺宣言，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承诺就两项全球契约进行谈判。最初的构想是用单个契约同时涵盖难民和移民问题。这一提议在落实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障碍，包括对以下问题的担忧：一方面，一项双重目的契约会削弱难民根据《难民公约》应享有的保护，另一方面，将难民和移民相提并论，意味着各国将对移民承担更大的义务，而这种义务会超过各国愿意接受的程度。总体而言，大多数目的地国会满足于拥有一项针对难民的全球契约，但其他国家，尤其是南方国家坚持同时制定针对全球移民的契约。与那些要求所有缔约国必须执行其规定的国际条约不同，这两项契约都被设定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¹²

此外，因为“难民”和“移民”的定义与《纽约宣言》及两项全球契约的制定有关，对其定义进行了广泛的概念性讨论和辩论。¹³ 尽管《纽约宣言》指出“难民和移民享有同样的普遍人权和基本自由”，¹⁴ 但两者的区别也继续保留，正如《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的如下概述：

移民和难民是由单独的法律框架管理的不同群体。只有难民有权获得国际难民法规定的专门国际保护。¹⁵

因此，这两个契约采用了理解“难民”概念余留部分的方式定义“移民”，即将移民定义为居住在自身来源国以外且不是难民的人（图1）：“除难民以外的各类人的集合”。¹⁶ 相较之下，联合国人口司使用了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定义，即居住在来源国以外的任何人都是移民。¹⁷

11 例如，参见欧盟委员会，2015。

12 关于《移民问题全球契约》是否可以被解释为“软法律”存在疑问（Chetail，2019；Allinson等，2019）。

13 例如，参见 Klein Solomon 和 Sheldon，2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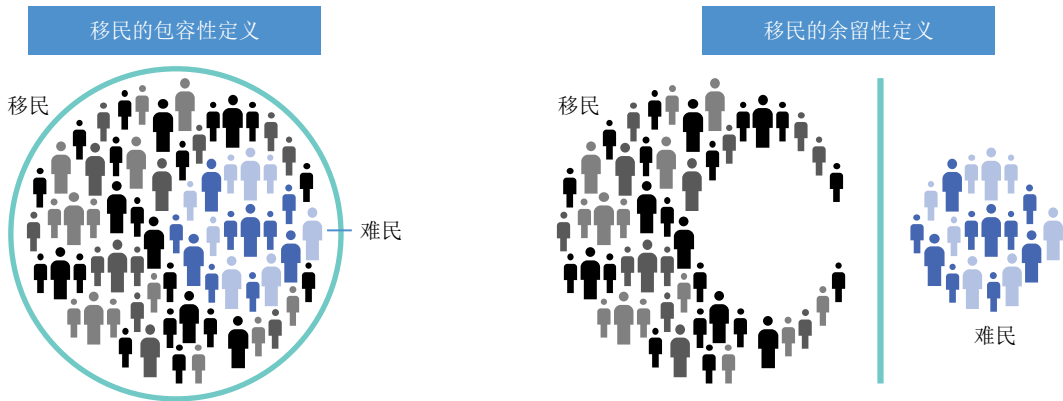
14 联合国大会（UNGA），2016：第6段。

15 联合国大会（UNGA），2018a：第4段。

16 Carling，2017。

17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1998。

图 1. “移民”意味着什么？



来源：Carling，2017（经过改编）。

两个契约的形成过程是非常不同的。《难民问题全球契约》是由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联合国难民署，UNHCR）在 2016 年 9 月的联合国难民和移民问题首脑会议之前，在其试行难民问题全面响应框架（Comprehensive Refugee Response Framework, CRRF）期间起草的。¹⁸ 联合国难民署与各国及其他利益相关方组织了一系列专题讨论与政府间磋商（见图2）。联合国难民署在整个起草过程中共收到联合国会员国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提交的500 多份书面材料。¹⁹ 2018 年 12 月，联合国难民署提出的最后草案经第三委员会表决，于第七十三届联合国大会上以 176 票赞成，1 票反对（美国），3 票弃权被通过。^{20, 21}

18 关于《纽约宣言》和 CRRF 的发展，请参见 Ferris，2016。
19 参见 www.unhcr.org/595259bd4，访问日期：2019 年 6 月 1 日。
20 3 个弃权国家是厄立特里亚、利比里亚和利比亚。
21 Türk，2018。

图 2. 契约及联合国移民网络建立进程时间表摘要

2016 年 9 月联合国大会 - 《关于难民和移民的纽约宣言》 - 国际移民组织（IOM）成为联合国联系组织之一					
《难民问题全球契约》		《移民问题全球契约》		联合国移民网络	
2017.1– 2017.12	专题磋商	2017.4	关于契约形成方式的 联合国决议		
2017.6	非政府组织 磋商	2017.4– 2017.11	非正式咨询阶段： 6 场专题会议		
2017.12– 2018.1	盘点阶段	2017.12– 2018.1	盘点阶段	2017.12	秘书长提议联合 国内部磋商
2018.2– 2018.7	正式讨论 磋商	2017.12	出版联合国秘书长 报告《让移居对人 人有益》	2018.5	秘书长办公厅就提 议方案做出决定
		2018.2– 2018.7	政府间谈判	2018.6	副秘书长向会员国介 绍联合国移民网络
				2018.7	《移民问题全球契约》 最终版支持秘书长关 于建立移民网络的决 定
				2018.10	联合国移民网络建构 会议召开
				2018.11	大会通过联合国移民 网络权责范围文件
2018.12	大会通过《难民 问题全球契约》	2018.12	国际会议通过，然后 联合国大会通过《移 民问题全球契约》	2018.12	秘书长在国际会议上 正式开通网络
2016.9– 2018.12	落实“难民问题 全面响应框架”			2019.1	联合国移民网络正式 启用；承接联合国移 民问题小组工作

相对而言，尽管有联合国负责国际移民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的密切参与和支持，《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的编写进程还是牢牢掌握在各国手中。墨西哥和瑞士两国被指定为编写进程的共同推动者，负责起草该契约。起草的第一阶段包括在国际、区域和国家层面的长达六个月的磋商讨论，以及随后的盘点总结。

墨西哥和瑞士共同起草了契约初稿,并在六个月内主持了 6 轮联合国非正式磋商²²。2018 年 7 月,最后一轮非正式磋商结束,确定了契约最终版,5 个月后的 2018 年 12 月,契约在摩洛哥的特别会议上获得通过。于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了《通过〈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政府间会议》成果,大会投票结果如下:152 个国家赞成,5 个国家反对,12 个国家弃权。在政府间谈判开始之前,美国就退出了该契约的编写过程,并在大会上同捷克、匈牙利、以色列和波兰一道投票反对该契约。弃权的国家包括阿尔及利亚、澳大利亚、奥地利、保加利亚、智利、意大利、拉脱维亚、利比亚、列支敦士登、罗马尼亚、新加坡和瑞士。²³

民族主义、极右翼政党和反移民情绪的兴起(尤其在移民目的地国中)促使一些国家撤回对该契约的支持,而此种撤回支持有时涉及对契约及其影响的曲解。²⁴例如,加拿大保守党哈珀政府的移民部前部长 Chris Alexander 公开谴责反对派领袖 Andrew Scheer 对《契约》影响发表的言论,指出:“Scheer 的言论是错误的;这个契约只是一个政治宣言,不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不影响我们行使国家主权。”²⁵

《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

《移民问题全球契约》有四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为开头几段,阐明了契约关于各国之间加强合作以改善全球移民治理现状的美好愿景。²⁶这几段重申了契约编写所依据的原则,其中之一为“重申各国享有根据国际法决定本国移民政策的主权权利以及在本国管辖范围内管理移民的特权”。²⁷契约序言承认相关人权文件、协定及历届联合国移民会议成果。

第二部分是该契约核心,由 23 个目标组成,这些目标为移民问题的国际合作提供了各式各样的、全面的方法(详见下表)。每个目标都附有相关行动事例,各国可以借鉴这些行动以实现承诺的既定目标。这部分是契约的核心——重申各国对其移民政策的决策主权。²⁸

22 见联合国大会(UNGA),2017a,其规定了《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政府间谈判的方式。

23 一些国家不在投票现场(阿富汗、安提瓜和巴布达、伯利兹、贝宁、博茨瓦纳、文莱达鲁萨兰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多米尼加共和国、几内亚、基里巴斯、吉尔吉斯斯坦、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巴拿马、巴拉圭、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舌尔、斯洛伐克、索马里、东帝汶、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土库曼斯坦、乌克兰和瓦努阿图)。

24 Kaufmann, 2017; Mudde, 2019; Zalan, 2018。

25 Zimonjic, 2018。

26 联合国大会(UNGA),2018a:第 1–15 段。

27 同上。

28 Makooi, 2018。

《移民问题全球契约》中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的 23 个目标

1. 收集和利用准确分类数据作为循证政策的依据
2. 尽量减少迫使人们离开来源国的不利肇因和结构性因素
3. 及时提供移民各个阶段的准确信息
4. 确保所有移民都有合法身份证明和适当证件
5. 加强正常移民途径的可用性和灵活性
6. 促进公平且符合道德的招聘，保障确保体面工作的条件
7. 解决和减少移民活动的脆弱性
8. 在失踪移民问题上拯救生命和开展协调一致的国际努力
9. 加强跨国对策，打击偷运移民
10. 预防、打击和消除国际移民背景下的人口贩运
11. 以综合、安全和协调方式管理边境
12. 提高移民适当甄别、评估和转介程序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
13. 仅作为最后手段采取移民拘留措施并努力寻找替代办法
14. 在整个移民流程中加强领事保护、援助与合作
15. 为移民提供获得基本服务的机会
16. 增强移民和社会的权能，以实现充分包容和社会融合
17. 消除一切形式的歧视，倡导有据可依的公共言论，以形成对移民问题的正确认识
18. 着力于技能发展，促进技能、资格和能力的相互承认
19. 为移民和侨民充分促进所有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20. 促使汇款更加快捷、安全和便宜，促进对移民的金融普惠
21. 合作促进安全和有尊严的返回、重新接纳和可持续重新融入
22. 建立社会保障权益和既得福利的可携性机制
23. 加强国际合作和建立全球伙伴关系，促进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

我们可以将《移民问题全球契约》中的 23 个目标分为三类：（1）具体且相对直接的措施；（2）具体但有争议的议题；（3）非常宽泛的理想化目标。

表 1. 按类别划分的《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目标

1. 具体且相对直接的措施	2. 具体但有争议的议题	3. 非常宽泛的理想化目标
改善移民数据与研究 (目标 1)	为移民开放更广泛的合法途径 (目标 5)	减少移民的不利肇因 (目标 2)
为各个阶段的移民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 (目标 3)	以综合、安全和协调的方式管理边境 (目标 11)	应对和减少移民活动的脆弱性 (目标 7)
确保移民获得合法身份证明 (目标 4)	将拘留用作最终手段并寻找替代方案 (目标 13)	增强移民和社会的权能, 以实现充分的社会包容和融合 (目标 16)
促进公平且符合道德的招聘及体面的工作条件 (目标 6)	为移民提供享受基本服务的渠道 (目标 15)	消除一切形式的歧视, 倡导有据可依的公共言论 (目标 17)
在失踪移民问题上拯救生命和协调努力 (目标 8)	致力于技能发展与资格互认 (目标 18)	为移民和侨民积极促进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目标 19)
加强跨国对策, 打击偷运移民 (目标 9)	促进移民返回与重新融合 (目标 21)	强国际合作与全球伙伴关系 (目标 23)
预防、打击和消除人口贩卖 (目标 10)		
完善移民程序 (目标 12)		
加强移民领事服务 (目标 14)		
建立快捷方便的汇款机制 (目标 20)		
建立社会保障权益和既得福利的可携性机制 (目标 22)		

其中一些目标相对简明直接, 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 需要被立即执行——实际上, 国际社会已经开始实施某些目标, 其中包括数据收集和研究、公平且符合道德的招聘和完善汇款机制等。但是还有一些目标 (例如强化合法移民途径、优化边境管理, 以及在移民返回与重新融合方面进行合作等) 是具体但有争议的目标, 需要国际社会进一步谈判、承诺投入资源及唤起各国政治合作意愿。

还有一些目标, 例如表 1 中的第三类目标, 属于长远目标。尽管人们一致认为有必要积极应对这些问题²⁹, 但这些目标很难在短期内达成, 需要国际社会花费时间慢慢实现。例如, 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移民 (目标 7) 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对于弱势群体的定义 (如妇女及女童、儿童和人口贩卖受害者), 它具有更广泛的意义, 涵盖了“他们的迁移环境或他们在原籍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所

29 Newland, 2018。

处的境遇”。³⁰ 其中一些目标的实现也与和移民相关的其他倡议的执行紧密相关，如针对发展、环境或更为一般地，保护陷入危机的移民而提出的倡议。例如，目标 2 和目标 19 明确提及《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发展筹资行动的《亚的斯亚贝巴议程》（Addis Ababa Action Agenda）。³¹

《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的第三部分涉及执行。显然，各国负有实施契约 23 个目标的主要责任。为了向各国的努力提供支持，联合国预设建立“能力建设机制”，其中包括一个知识平台，一个联络中心和一个项目启动基金。³² 值得一提的是，各国在本部分中承诺与其他利益相关方共同努力执行目标，利益相关方包括但不限于移民、民间组织、私营企业、工会、地方政府和其他相关方。该契约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关于在国际移民组织（IOM）的协调下建立联合国移民网络的决定，以促进诸多从事移民问题的联合国机构对各国提供高效、协调一致的支持。联合国秘书长需利用该网络两年编写一次《移民问题全球契约》联合国执行报告，并提交联合国大会审核。关于实施执行的最后一段确认，由国家主导的执行进程（例如全球移民与发展论坛和移民问题的区域协商）在促进国际移民治理合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最后，《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第四部分涉及后续行动和审查。³³ 2022 年起，联合国大会将在每四年一次的“国际移民问题审查论坛”（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Forum）中审查契约目标的落实进度，该论坛将取代国际移民与发展问题高级别对话。³⁴ 区域审查将于 2020 年起每四年进行一次，与审查论坛交替进行。该契约预期，来自国家主导的执行进程（诸如前述进程，以及国际移民组织的国际移民对话）会为审查工作做出巨大贡献。契约还鼓励各国在国家层面审查《契约》落实工作。

30 联合国大会（UNGA），2018a：第 23 段。

31 联合国大会（UNGA），2018a。

32 同上。

33 同上。

34 联合国大会（UNGA），2019。

《难民问题全球契约》

《纽约宣言》明确表示, 各国迫切需要开展更多合作, 以分担接收及支持全球难民的责任, 而这些难民多数身处难民原籍国的周边国家 (其中大多数是低收入或中等收入国家)。宣言指出:

“为满足难民和接收国的需要, 我们承诺更公平地分担收容和支助世界难民的负担和责任, 同时考虑到各国已作贡献和不同的能力和资源。”³⁵

与各国通过政府间谈判达成会员国协议的《移民问题全球契约》不同, 《纽约宣言》将《难民问题全球契约》设想为由联合国难民署 (UNHCR) 主导下催生的条约。条约重点是进一步发展和切实执行现有的难民问题应对措施, 即难民问题全面响应框架 (CRRF), 并对应对难民的大规模流动 (包括在长期情况下) 方面予以特别关注。因此, 如《纽约宣言》附件 1 所述, 难民问题全面响应框架 (CRRF) 是《难民问题全球契约》的核心。由联合国难民署 (UNHCR) 与利益相关方密切协调制定, 并在《难民问题全球契约》进程期间 (见表 2) 在多个国家³⁶ 实施的难民问题全面响应框架 (CRRF) 的关键要素包括接收和接纳、对长期需求的支持、对收容国和收容社区的支持以及持久解决办法。难民问题全面响应框架 (CRRF) 的核心目标是: (1) 减轻收容国的压力; (2) 提高难民的自力更生能力; (3) 让更多人可选择寻找第三国解决方案; 以及 (4) 为安全和有尊严地返回原籍国提供支持条件。³⁷ 除了 CRRF 外, 《难民问题全球契约》还包括了一项在难民问题全面响应框架 (CRRF) 基础上生成的行动纲领, 为各国和其他有关的利益相关方制定措施, 以确保更好地应对难民流离失所问题 (见表 2)。

35 联合国大会 (UNGA), 2016: 第 68 段。

36 16 个实施 CRRF 的国家包括: 阿富汗、伯利兹、乍得、哥斯达黎加、吉布提、萨尔瓦多、埃塞俄比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肯尼亚、墨西哥、巴拿马、卢旺达、索马里、乌干达和赞比亚。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最初是实施国家之一, 但后来退出了。

37 参见 CRRF 全球数字门户 (CRRF Global Digital Portal), 可登录 www.globalcrrf.org (访问日期: 2019 年 6 月 2 日)。

表 2. 难民问题全面响应框架（CRRF）和行动纲领中的重点主题领域

核心	行动纲领	
	适用领域	指示性分区
接收和接纳	接收和接纳	早期预警、备灾与应急计划
		快速接收安排
		安全和安保
		登记和证件
		解决特殊需求
		查明国际保护需求
对当前和长期需求的支持	满足需求和支持社区	教育
		工作和生计
		健康
		妇女和女童
		儿童、少年和青年
		住所、能源和自然资源管理
对接收国、接收社区的支持		食物保障和营养
		民事登记册
		无国籍状态
		促进良好关系与和平共处
持久性解决办法	解决办法	对原籍国的支持和自愿遣返
		重新安置
		第三国接纳难民的辅助途径
		就地定居
		其他地方解决方案

向接收国提供足够的资金和重新安置难民是分担责任的两种具体表现，但事实证明，这两种做法在《难民问题全球契约》形成的整个进程中受到了不小的挑战，今后可能还会继续如此。由于捐助支持不足，包括乌干达和埃塞俄比亚在内的一些国家因难以获得资金保障而在执行 CRRF 框架时遇到困难，导致CRRF 无法在这些区域全面展开。³⁸ 同样，相较难民数量和需求而言，难民安置地以及针对流离失所者的其他持久解决方案的数量严重不足仍将对 CRRF/《难民问题全球契约》构成挑战。³⁹ 虽然这两个挑战对国际难民体系，或作为联合国授权机构及该体系主要管理人的联合国难民署来说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但《难民问题全球契约》实施进程在强调在这两个问题上的长期困难的同时，也努力争取国际社会支持以实现更多实际成果。

为了应对这两项挑战，更广泛地支持成员国的承诺，《难民问题全球契约》设立了不同的后续行动、审查和执行机制。难民问题全球论坛将每四年召开一次，第一届定于 2019 年 12 月举行。本论坛的

38 Siegfried, 2017；也可参见 Hansen, 2018。

39 Angenendt 和 Biehler, 2018。

目标在于, 首先, 使联合国成员国以提供财政、物资或技术援助, 或提供难民安置地和接纳难民辅助途径等形式做出正式承诺和捐助, 然后就主要的成果和良好的实践进行汇报。⁴⁰在全球国际合作的基础上, 接收国也可以通过本国一些补充措施和安排, 以协调利益相关方为实现全面应对而采取的措施。⁴¹ 为避免未来的“难民危机”, 难民接收国或原籍国在下述两种情况下也可申请激活支持平台:

- 当难民的规模与复杂性超出, 或预计超出, 接收国的应对能力时; 或
- 难民局势旷日持久, 接受国需要大量额外援助, 和(或)出现解决问题的重大机会(例如, 大规模自愿返回原籍国)时。⁴²

在一些国家的牵头下, 支持平台可以针对特定情况发起声援大会, 以便各国及利益相关方在财政、物资和技术上做出贡献, 或提供安置地和接纳难民的辅助途径。⁴³

鉴于各国在当前地缘政治环境对难民和流离失所者不利的时期可能选择对其更有吸引力的方式(应对难民问题), 《难民问题全球契约》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性质和对执行与行动的关注也使一些评论者指出了可持续变化的可能性中令人担忧的迹象。⁴⁴ 其他担忧则集中在《难民问题全球契约》将《难民公约》作为核心关注点, 从而相对忽视了其他关键文书所体现的有关权利, 以及现有难民制度所不包括的流离失所问题。⁴⁵

两份全球契约之间的互补性、一致性和差异

尽管 2016 年的《纽约宣言》备受瞩目, 所有国家都做出了相关承诺并最终确定了这两份全球契约, 但契约内容并非凭空而来。产生契约的理念与问题解决方法所耗费的前置周期远长于契约成型的用时。正如本章引言所强调, 这两份契约是在国家、区域、国际层面间多年的有组织对话、倡议和合作的基础上达成的。特别是《移民问题全球契约》, 它以近期国际和区域移民的倡议和进程为基础,⁴⁶ 着眼于各国已经达成利益共识的某些主题区域⁴⁷ (详情请参阅附录 B)。《难民问题全球契约》则侧

40 联合国大会 (UNGA), 2018b; 也可参见联合国难民署难民问题全球论坛, 可登录 www.unhcr.org/global-refugee-forum.html (访问日期: 2019 年 6 月 2 日)。

41 联合国大会 (UNGA), 2018b。

42 同上。

43 同上。

44 Angenendt 和 Biehler, 2018; Hathaway, 2018。

45 Aleinikoff 和 Martin, 2018; Chimni, 2018; Gammeltoft-Hansen, 2018。

46 对此前的全球移民倡议和流程的历史概述, 详见 Newland, 2010; Martin 和 Weerasinghe, 2017; Betts 和 Kainz, 2017。

47 《难民问题全球契约》和《移民问题全球契约》都没有涉及境内流离失所者 (IDP), 此类群体人数是难民的两倍。一些参加 2017 年 5 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第二次主题磋商的会员国曾主张将境内流离失所者纳入《移民问题全球契约》, 但其他成员反对。主持人、共同发起人和秘书长特别代表承认国际移民和境内移民的联系, 但澄清说境内流离失所者不在《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的管辖范围内 (Khadria, 2017)。

重“将 1951 年《难民公约》序言中由来已久的国际合作原则转化为具体的实际行动”，以实现“可预测和公平的责任分担”。⁴⁸《难民问题全球契约》强化了此前的成果，包括对联合国难民署执行委员会一再呼吁国际合作的响应⁴⁹，以及巩固联合国难民署（UNHCR）主导下的、针对特别的责任分担具体问题的合作倡议。⁵⁰

这两份全球契约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使国际社会认识到移民和难民“面临许多共同挑战和相似的脆弱性”。⁵¹联合国难民署（UNHCR）和国际移民组织（IOM）认为，这两个契约可以共同应对移民和难民亟待解决的共同挑战。⁵²《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的应用范围比《难民问题全球契约》更广，它“解决关于移民的各方面问题”。《难民问题全球契约》仅限于关注难民大规模流动过程中产生的特殊问题（包括但不限于长期流离失所者），因此《移民问题全球契约》是对《难民问题全球契约》的有效补充。⁵³《移民问题全球契约》“提出了 360 度审视国际移民问题的构想”，⁵⁴应对一个移民周期中的所有问题，涵盖移民离开原籍国、包括身处过境国期间的移民途中、到达并停留在目的地国、返回原籍国等各个阶段。在早期草案中，两项契约都没有涉及与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密切相关的流离失所问题。一些利益相关方希望将针对这两种原因导致的流离失所者的保护措施纳入《难民问题全球契约》中，但未获得各国同意。然而，“自然灾害、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的不利影响”却被纳入了《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的最终文本，并体现在目标 2（尽量减少迫使人们离开原籍国的不利肇因和结构性因素）中。⁵⁵

这两份契约在应用范围和实现目标上的不同之处规避了二者之间的矛盾，并体现了一致性。但是，这两份契约中潜藏着一个悬而未决的重要重叠领域：从第一收容国（countries of first asylum）流出的难民与其他大规模移民流动混杂在一起。⁵⁶有很多人意外抵达目的地国，这其中包括强烈要求国际难民保护的人和不要难民保护的人，这对国家庇护系统和人道主义机构提出了极高要求。有时甚至不是难民的人也急需援助和保护，如无人陪伴的儿童；《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在目标 7（应对和减少移民活动的脆弱性）中反映了此项需求，但是目前没有一个契约能够解决难民的“二次流动”问题。

2015-2016 年往返欧洲的主要经验教训之一是，有许多难民会从他们从原籍国流离失所并抵达第一个国家后继续旅行，以寻求更大的安全或更有希望的前景。2015-2016 年的欧洲移民潮中，难民“二次流动”的原因部分缘于地理位置（尤其是土耳其和希腊的近邻关系）和第一庇

48 联合国大会（UNGA），2018b：第 2 和第 3 段。参见 1951 年《难民公约》序言部分第四段。

49 Dowd 和 McAdam，2017。

50 例如 1989 年中美洲难民国际会议和 1989 年印度支那难民综合行动计划。有关这些行动计划，参见 Betts，2006；Newland，2011。

51 联合国大会（UNGA），2016：第 4 段。

52 Türk，被引用于 Leone，2018。

53 难民问题全面响应框架（CRRF），附于联合国大会（UNGA），2016；以及联合国大会（UNGA），2018b。

54 联合国大会（UNGA），2018a：第 11 段。

55 同上：第 18（h）-（i）段。

56 例如，参见 Ndonga Githinji 和 Wood，2018。

护国的拥挤状况，但也受到技术（包括偷运者运用的技术）、“流动资金”和信息交换的重大变革的影响。⁵⁷ Paolina Roccanello 的故事（见下文）着重说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发生的巨大变化：当时难民很难凭一己之力跨越欧洲，但现在情况大有不同。

“应用软件化”（appification）之前的移民迁移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大型难民危机及《难民公约》问世的近 70 年来，世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a 在那个没有互联网，没有移动电话和传真机的年代，邮政服务很慢且经常中断。电报和电话通讯服务能力有限且费用昂贵。在战争阴影下的 1947 年 4 月，Paolina Roccanello 和母亲乘坐 SS Misr 在战争阴影下从意大利抵达墨尔本。^b 他们很幸运能与父亲团聚；父亲于 8 年前移居澳大利亚，当时他预期家人很快就能紧随而来。在那个通讯技术不发达的年代，在一家人因战争被迫分隔两地期间，孩子只收到过一封父亲寄来的信件，而邮寄这封信花费了五年。这就是当时的状况。

二战后，受战争破坏的欧洲以外的难民流动开始由各国（包括联合国）监管。联合国协调将难民遣返、返回和重新安置到第三国。在今天，这种迁移是缓慢的、受到高度管制且经过筛选的。关于难民的资料基本上由各国垄断，而迁移到其他区域的机会则仅限于正式渠道。情况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a Nebehay, 2015。

b Huxley, 2007。

摘自 McAuliffe, 2016。

一些难民现在可以自行迁移，行使一定程度的主观能动性。⁵⁸与被迫迁移和自愿迁移之间的“二元结构”相反，⁵⁹ 难民的迁移往往出于复杂的动机，即：

他们可能因为冲突或迫害而离开祖国，但他们选择目的地国是因为该国提供的经济机会。他们很可能符合难民的定义，并且无法返回家园。⁶⁰

许多人（包括难民）因无法获得签证等原因而无法直接前往他们偏好的目的地，他们可能首先要经过一个或多个过境国才能到达他们偏好的目的地，或者最终到达原本不是他们首选的目的地国。⁶¹ 随着这种复杂的“混合动机”迁移越来越普遍，在二次难民流动方面对各国提出了挑战，这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两项全球契约的范围。如前所述，尽管《移民问题全球契约》范围广泛，但它所涵盖

57 McAuliffe, Goossens 和 Sengupta, 2017; Triandafyllidou, 2017。

58 关于主观能动性，或“自由意志”，参见 Akesson 和 Coupland, 2018; McAuliffe 等, 2017。

59 同上；也可参见 de Haas, 2011; Faist, 2000; Massey 等, 1998。

60 Martin, 2014。

61 Legomsky, 2003; McAuliffe 和 Jayasuriya, 2016; McAuliffe 等, 2017。

的移民仅限于“余留性”意义上的移民，即难民群体以外的移民。⁶² 该契约中提到“混合流动”，这一概念没有明确承认许多人移民的动机是混合的，而是关心移民和难民流动背后的混合性质。⁶³ 在《移民问题全球契约》正式定稿前，它曾提到向移民提供“移民法和程序中关于权利和义务的信息，包括寻求庇护的或其他适当形式的保护的权利的信息”，⁶⁴ 这表明一些移民将有权要求获得难民身份。条约最后删除了这一用语，这也显示出该问题的敏感性和复杂性。这个灰色区域有可能导致混乱甚至空白。⁶⁵ 尽管如此，契约的框架并不妨碍各国在针对混合动机迁移问题上的合作，而《移民问题全球契约》中的一部分则鼓励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的合作（例如，目标 5：加强正规移民途径的可用性和灵活性）。同样，《难民问题全球契约》寻求超越传统的难民重新安置的方式，使难民离开接收国以寻求包括教育或职业在内的机会。此外，许多用于应对这一日益重要的移民现象的相关措施也已出台——其中最相关的是根据国籍而非政策类别或迁移理由来确定迁移资格的区域内自由流动协定。

全球契约如何影响全球移民治理架构？

尽管这两个全球契约有着共同的起源，即 2015 年的移民危机和《纽约宣言》，但它们在全球移民治理架构中却占据着截然不同的地位。《难民问题全球契约》以既定的国际法，特别是被广泛认可的《难民公约》为基础。虽然移民有权受国际人权法保护（和难民相同），但移民群体一直缺乏一部类似于《难民公约》的条款。因此，尽管《移民问题全球契约》没有法律约束力，但与《难民问题全球契约》相比，它更多地代表了全球移民治理方面的创新。

《难民问题全球契约》的所有内容都是关于执行的：如何通过向接收国提供更多支持和促进难民自给自足来建立能够强化难民管理制度的责任分担机制。虽然《难民问题全球契约》并不打算修改难民法，但它确实代表了联合国难民署工作重点的重大转变。从前，难民署更多地将其自身视作《难民公约》的守护人，监督各国履行其保护难民的义务，并寻求使难民脱离难民身份的长远解决方案。它还在组织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难民问题全球契约》更强调支持难民目的地国政府和社会，承认它们为难民乃至整个国际社会提供的帮助与服务，而这将会成为国际社会团结一致并继续分担责任的坚实基础。

《难民问题全球契约》所提出的旨在加强难民接收国之间团结的制度通过赋予非国家主体更重要的角色，展现难民管理制度的进一步转变。非政府人道主义组织长期以来一直在保护和援助难民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难民问题全球契约》致力于推动包括私营部门、地方政府等其他利益相关方更积极的参与其中。为了使一些持久的难民问题或那些没有被头条新闻关注的情况不被国际各

62 联合国大会（UNGA），2018a；Carling，2018。

63 联合国大会（UNGA），2018a。

64 《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2018b；目标 12，第 27（e）段。

65 Carling，2018。

方所忽略，该契约在难民管理制度加入了一个结构性要素，即定期审查制度。接收国之间的资源分配不均破坏了难民管理制度的稳定。将学术网络纳入难民管理制度标志着一种采取循证的应对措施积极行动，也与非国家行为体更多参与CRRF的实施趋势相一致。然而，一些人对该网络的性质、范围和重点表示担忧，并对该网络的管理及其带来的价值的提出了疑问。⁶⁶

尽管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性以其覆盖全社会的特点而受到认可，但《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的根本框架是建立在国家间移民合作基础上的，而契约在具体实施层面还需要由各个国家主体来协调和完善。由于缺少类似的先例，很难预计各国为实现该契约的目标会有怎样的投入度。执行拥有 23 个目标和 187 项具体行动方案的《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并不容易。没有单一国家有能力落实所有的既定方案，且几乎所有国家都会发现一些它们不愿执行的行动方案。该契约的优点在于它让每个国家都能在某些方面获益；这种包容性为契约在各国间尽可能达成普遍共识提供了基础。

66 Crisp, 2018; Chimni, 2018。

组织架构

《世界移民报告 2018》在其全球移民治理章节中为相关国际机构提供了概述，特别是涉及移民的三个机构——国际移民组织（IOM），联合国难民署（UNHCR）及国际劳工组织（ILO）——以及联合国全球移民小组（GMG）和联合国秘书长国际移民事务特别代表。⁶⁷ 过去两年联合国系统内的机构设置出现了明显变化，其中大部分与支持各国落实《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直接相关。联合国秘书长国际移民事务特别代表的任期已于 2018 年底到期，至今未获延长；IOM 已进入联合国系统，而联合国移民网络接替了全球移民小组。联合国秘书长在《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的协商和审查阶段后开始了联合国系统体制结构的改革，并在报告《让移居对人人有益》中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他在报告中说：

我将开始就如何更好地安排包括 IOM 在内的联合国系统，以协调本组织在移民问题上的行动进行内部协商。我决心确保在全球契约获得通过后，联合国系统能第一时间作出充分反应，迅速和有效地支持契约的执行。在本系统内进行这些磋商时，我将重视利用现有的专门知识，确保根据会员国的需要提供可操作的成果，并确保效率。⁶⁸

秘书长在联合国系统内发起协商的一个主要成果是关于建立一个联合国移民网络（United Nations Network on Migration）的提议。该提议于 2018 年 5 月得到联合国秘书长的认可和联合国执行委员会的支持，并在 2018 年 12 月 9 日关于通过《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的政府间会议前夕，正式在秘书长宣布下启动。⁶⁹ 这一变动也被视为联合国广泛改革的一部分。联合国移民网络也被认为是全球移民小组（GMG）的继承者，具有以下特点：

- 明确侧重于确保为《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的实行提供有效和连贯的全系统支持；
- 直接向秘书长汇报日常工作，并根据需要，由秘书长告知各成员国；
- 网络核心成员（具有明确的任务驱动的相关性和能力的联合国实体组成）和扩大成员现被称为执行委员会；
- 工作小组的工作基于《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和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并响应会员国需要；
- 移民网络扩大成员与其他利益相关方定期举行会议，分享信息和制定议程；
- 国际移民组织作为该网络的协调人和秘书处。⁷⁰

联合国移民网络的执行委员会由国际移民组织（IOM）、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UN DESA）、国际劳工组织（ILO）、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67 Martin 和 Weerasinghe, 2017。

68 联合国大会（UNGA），2017b：第 74 段。

69 联合国大会（UNGA），2018a。

70 联合国（United Nations），2018。

(UNICEF)、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联合国难民署 (UNHCR) 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UNODC) 组成, 由国际移民组织总干事担任网络协调员。扩大后的网络成员包括执行委员会实体和另外30个联合国实体。⁷¹ 因此, 该网络比其前身, 最终拥有22个实体参与的全球移民小组 (GMG) 的规模要大。然而, 执行委员会 (由八个机构组成) 和专属协调员的设立, 以及涉及秘书长的汇报安排, 均表明强调可交付成果与联合国的一致性支撑该网络建设的核心思想。

在关键地区民族主义兴起、对多边主义的支持受到挑战之际, 联合国移民网络想要获得成功需面临的压力将是巨大的。网络将重点放在支持自身的更明确的管理架构和进程协调上, 这与全球移民小组 (GMG) 形成了鲜明对比, 正如两者在各自的职责范围中阐明的那样。⁷² 但协调并不是该网络的主要职能: 支持联合国会员国执行《移民问题全球契约》才是网络的职能。在许多需要支持的问题上, 没有单一联合国实体具备全部必要的专业知识和能力; 因此这些实体需要联合起来, 在网络工作组的协调下开展项目和行动, 用集体能力解决问题。一些项目将得到移民多伙伴信托基金 (Migration Multi-Partner Trust Fund) 提供的支持, 后者于 2019 年 5 月 8 日由该网络执行委员会的八个联合国实体的负责人设立, 并于 2019 年 7 月 16 日启动。该基金被纳入联合国移民网络的一部分, 主要是在国家层面支持会员国执行《移民问题全球契约》。⁷³ 尽管联合国对契约执行情况的应对和协调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但指导该网络运作的原则仍然遵从了其前身全球移民小组 (GMG) 的核心原则 (特别是对移民的权利和福祉的关注), 同时更多的是关注移民目的地、原籍地和过境地区的执行情况。⁷⁴

71 联合国移民网络 (United Nations Network on Migration), 2018。

72 全球移民小组 (GMG), 未注明出版日期; 联合国移民网络, 2018。

73 参见职权范围: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移民多伙伴信托基金办事处, 2019。

74 联合国移民网络, 2018。

全球移民治理发展的当前阶段：对未来的启示

全球契约的形成标志着国际合作的新阶段——国际社会共同管理和应对人员流动。尽管这些契约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它们代表了国际社会对此议题的普遍共识，即需要合作并采取一致措施实现契约所设定目标。

如果《难民问题全球契约》得到持续执行，各国的难民接收意愿将会得到强化，因为坚持执行该契约会使各国摆脱因责任未得到分担而产生的背叛感。如果在难民问题全面响应框架下，其他国家和广大利益相关方兑现了对移民接收国的所有承诺，那么难民保护的基本条件（在其他国家领土上获得庇护）将会得到极大程度强化。

联合国成员国出于长远考虑，制定了《移民问题全球契约》，但它的出现本身就是一项巨大的成就：它以正式、谈判的方式将最后一个悬而未决的全球议题带入了联合国。几十年来，国际体系已经包含了一系列行动标准和职能机构，他们在金融、贸易、军控、难民等诸多国际议题上促进合作、维持秩序，近期还制定了气候变化应对框架。但是，国际移民问题的解决方案仍然是由单边、双边和区域政策拼凑而成的，因为很长一段时间内，该问题被认为分歧太大，不适合作为与发展相互关系之外的单独问题在联合国进行一般性辩论。随着《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的达成，承载国际社会共同期待和义务的框架随之出现。

《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的最初草案确定了有效实施该契约所必需的“统一联合国系统”。前文提到，契约赞成秘书长的“以联合国移民网络取代联合国全球移民小组”的决定，该移民网络由国际移民组织和管理人员流动的部分联合国实体机构来主导。2016年，该决定将国际移民组织作为一个联系组织纳入联合国系统，使联合国系统移民问题处理能力得到空前加强，进而帮助其成员国解决移民问题。联合国还通过建立移民网络进一步强化其治理能力。随着该结构于2018年12月正式就位，联合国系统将应该能够在各国着手履行其关于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的承诺时，为它们提供连贯和全面的支持。

虽然《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对各国没有强制法律约束力，但其可被视为带来实施期望的“政治承诺”。⁷⁵ 该契约是各国政府在全球层面进行谈判并达成的第一份协议，标志着国际合作迈出重要一步。谈判在一系列专题磋商和盘点之后开展，与近年来关于国际移民的国际和区域对话、会议及活动相似。但是，政府间谈判代表着各国首次并排坐下就国际移民具体问题开展谈判并达成一致。这种谈判的重要性如何强调都不过分：它开展于一个日益受到不良政治言论挑战的国际环境中，有时这种政治言论会导致对移民关键事实的误解，迷惑那些为看似不可控的移民现象对自身生活和社区未来的影响而担忧的社会公众。

联合国及其成员国如何应对预期的政治支持转变，以及执行全球契约不断变化的承诺，这是我们将面临的挑战之一。不同于耗时且复杂的条约通过和执行（以及退出）过程，无法律约束力的契约

75 Chetail, 2019。

则有所不同，其执行效力首先体现在政治支持上。随着各国政府不可避免的政权交替，国际社会很有可能出现一次国家支持的“移民潮”，尤其是与主要目的地国相关的“移民潮”现象。随着国际移民问题的日益复杂和分化，为了实行积极的、建设性的国际移民政策及措施，需要大多数国家、联合国系统和许多其他相关行为体的领导力和坚定承诺。两份契约均涉及到的最有可能实现的国家间合作形式被已故联合国秘书长国际移民问题特别代表 **Peter Sutherland** 理解为在特定议题上有巨大共同利益的国家联盟。⁷⁶我们可以预见，基于不同出发点的国家都会采取行动解决诸多移民问题，如移民缺乏合法身份、移民返回障碍以及安全而有尊严的重新接纳等问题。这种“迷你多边主义”可能成为长期未能达成有效的国家间合作的议题的首选合作方式。这种合作方式促成了《危机国家移民指南》。⁷⁷评论家敦促相关各方和旁观者理性期待该契约，因为《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的实施毫无疑问是一个不断进步的长期过程。⁷⁸然而，“在这项‘新政’的指导下，即使是微小的进步也会有助于我们迈向新世界——人们的跨境移动越来越安全、有序、包容，这将有利于参与其中的每个人”。⁷⁹

76 联合国大会（UNGA），2017。

77 更多细节请参阅详见本报告“危机国家中的移民”章节。

78 Gallagher, 2018。

79 同上。



附录

第三章

附录 A.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区域和次区域

请注意本表格所反映的是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划分的地理区域和次区域，但这并不意味着 IOM 官方支持或接受这些划分。

非洲				
东非 ^a	中部非洲 ^b	北非 ^c	南部非洲 ^d	西非 ^e
布隆迪	安哥拉	阿尔及利亚	博茨瓦纳	贝宁
科摩罗	喀麦隆	埃及	斯威士兰	布基纳法索
吉布提	中非共和国	利比亚	莱索托	佛得角
厄立特里亚	乍得	摩洛哥	纳米比亚	科特迪瓦
埃塞俄比亚	刚果（布）	苏丹	南非	冈比亚
肯尼亚	刚果民主共和国 （简称刚果（金））	突尼斯		加纳
马达加斯加	赤道几内亚			几内亚
马拉维	加蓬			几内亚比绍
毛里求斯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利比里亚
马约特岛				马里
莫桑比克				毛里塔尼亚
留尼汪岛				尼日尔
卢旺达				尼日利亚
塞舌尔				圣赫勒拿岛
索马里				塞内加尔
南苏丹				塞拉利昂
乌干达				多哥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赞比亚				
津巴布韦				

a 东非在本章中和南部非洲合并，但其所包含的国家 / 领土 / 地区保持不变。

b 该次区域在本章被重新命名为“中非”并同西非合并。

c 该次区域被重新命名为“北非”。

d 该次区域和东非合并。

e 在本章中该次区域被重新命名为“西非”并同中非（即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定义的中部非洲）合并。

亚洲				
中亚	东亚	东南亚 ^f	南亚	西亚 ^g
哈萨克斯坦	中国	文莱	阿富汗	亚美尼亚
吉尔吉斯斯坦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柬埔寨	孟加拉国	阿塞拜疆
塔吉克斯坦	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	印度尼西亚	不丹	巴林
土库曼斯坦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老挝	印度	塞浦路斯
乌兹别克斯坦	日本	马来西亚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格鲁吉亚
	蒙古	缅甸	马尔代夫	伊拉克
	韩国	菲律宾	尼泊尔	以色列
		新加坡	巴基斯坦	约旦
		泰国	斯里兰卡	科威特
		东帝汶		黎巴嫩
		越南		阿曼
				卡塔尔
				沙特阿拉伯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土耳其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也门

f 该次区域被重新命名为“东南亚”。

g 该次区域被重新命名为“中东”。

欧洲 ^h			
东欧 ⁱ	北欧	南欧	西欧
白俄罗斯	海峡群岛	阿尔巴尼亚	奥地利
保加利亚	丹麦	安道尔	比利时
捷克	爱沙尼亚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法国
匈牙利	法罗群岛	克罗地亚	德国
波兰	芬兰	直布罗陀	列支敦士登
摩尔多瓦	冰岛	希腊	卢森堡
罗马尼亚	爱尔兰	罗马教廷	摩纳哥
俄罗斯	马恩岛	意大利	荷兰
斯洛伐克	拉脱维亚	马耳他	瑞士
乌克兰	立陶宛	黑山	
	挪威	北马其顿	
	瑞典	葡萄牙	
	英国	圣马力诺	
		塞尔维亚	
		斯洛文尼亚	
		西班牙	

h 该区域的一些国家，尤其是欧盟成员国，可能既在本章东南欧、东欧部分被提及，也在北欧、西欧和南欧的部分被讨论。

i 本章合并了北欧、西欧和南欧，但不包括下列南欧国家：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黑山、塞尔维亚和北马其顿，这些国家在本章中被划在南部 - 东部欧洲下，属于东南欧和东欧两个次区域。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加勒比海地区	中美洲 ^j	南美洲
安圭拉	伯利兹	阿根廷
安提瓜和巴布达	哥斯达黎加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阿鲁巴	萨尔瓦多	巴西
巴哈马	危地马拉	智利
巴巴多斯	洪都拉斯	哥伦比亚
博奈尔，圣尤斯特歇斯和萨巴	墨西哥	厄瓜多尔
英属维尔京群岛	尼加拉瓜	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
开曼群岛	巴拿马	法属圭亚那
古巴		圭亚那
库拉索		巴拉圭
多米尼克		秘鲁
多米尼加共和国		苏里南
格林纳达		乌拉圭
瓜德罗普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海地		
牙买加		
马提尼克		
蒙特赛拉特		
波多黎各		
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圣马丁岛（荷属）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美属维尔京群岛		

^j 在本章中次区域“中美洲”与墨西哥和加勒比海地区合并。

北美地区
百慕大
加拿大
格陵兰岛
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
美国

大洋洲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美拉尼西亚	密克罗尼西亚	波利尼西亚
澳大利亚	斐济	关岛	美属萨摩亚
新西兰	新喀里多尼亚	基里巴斯	库克群岛
	巴布亚新几内亚	马绍尔群岛	法属波利尼西亚
	所罗门群岛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纽埃
	瓦努阿图	瑙鲁	萨摩亚
		北马里亚纳群岛	托克劳
		帕劳	汤加
			图瓦卢
			瓦利斯和富图纳群岛

图例：

区域
次区域 ⁱ
国家 / 领土 / 地区 ^{ii,iii}

注：方法论及解释性注解请见《国际移民数量趋势 2019：说明书》，该材料可在以下链接获取：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migration/data/estimates2/docs/MigrationStockDocumentation_2019.pdf。

- i 本章内使用的次区域可能和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部所使用的次区域不同，这种不同既可能体现在名称上也可能体现在其中包括的国家、领土和地区。
- ii 国家或地区的名称是指他们在联合国日常运作中使用的简短形式，但并不一定是正式文件中使用的官方名称。这些名称参照联合国术语数据库（UNTERM），可在 <http://unterm.un.org/UNTERM/portal/welcome> 中找到。该址中所使用的指称以及材料均不代表联合国秘书处任何机构（或 IOM）关于任何国家、领土、城市或地区的合法地位或它的权威及其边界的意见。详见 <http://unstats.un.org/unsd/methodology/m49/>。
- iii 前一章所使用的本表格所含的实体包括国家、领土、地区和特别行政区。请注意这表格并不是全面的。

第四章

附录 A. 学术出版的简要概述

学术传播离不开出版物，出版物是学术传播的中心。某些形式的出版物（诸如学术期刊）具有远大于其它出版物的可信度和分量（而每个学术出版者也有着不同的地位）。在学术期刊发表研究成果无疑是当今学者的主要目标。¹ 期刊独自占据了科学、技术和医学出版商市场收入的大约40%（书籍为16%），这个市场的规模据估计在2013年已达到252亿美元。² 通过学术出版，学者们能够正式地在科学界分享他们的发现。这样的学术交流使其它研究者能够了解最新的进展，为填补现有的知识缺口设计新的研究，把他们的发现和他们的同行进行比较，或许还能避免白费力气做重复工作。而且出版物实际上相当于“……一项记载‘谁于何时发现了什么’的永久记录——如同一本科学界的法庭登记册”。³ 世界上第一份学术期刊《皇家学会哲学学报》（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 of the Royal Society）早在1665年就已问世，它表明了皇家学会的政策，即通过公开分享由实验性证据支持的结果和观点促进科学进步。从那时算起，以英语出版的采用同行评审的活跃学术性期刊在2014年达到了28100个，⁴ 据计算全球的科学产出每九年翻一番。⁵ 今天的很多学者为学术文献总量之大而不知所措，要找到时间阅读每条文献（即使是在最狭窄的话题中）也变得不可能。

学术出版是学者职业发展的核心，而从事应用研究的研究者的工作则不一定要面临同样程度的出版压力。总的来说，现有学术奖励制度是出版物数量大幅增加的原因，但是数量的增加并不会自动为获得出版的学术研究带来平均“质量”的提高。

衡量质量是个复杂而有争议的问题。从研究成果的主要形式（期刊文章）而言，我们可以说一篇文章的质量在出版前主要被定性评估，而在出版后主要被定量评估。在学术期刊出版之前开展的质量评估被称为“同行评审”。“同行”指对提交的文章进行评议者，他们往往在某一主题上有同等（或更强）的专业知识。学术圈内的同行评审几乎都是没有报酬的。期刊文章的同行评审“……在传统上被看作是研究者职业义务的一部分”，⁶ 对40000名研究性论文作者的大规模调查也发现，他们中大多数认为同行评审“……对学术研究的交流是必不可少的”。91%的受访者称“评审过程提升了他们最近出版论文的质量”，86%称“他们享受评审过程并将继续参与评审”。⁷ “获得认可”或许是对审稿人最切实的激励：期刊通常会发布年度的“感恩审稿人”文件，在其中罗列审稿

1 其他学术交流的途径包括书籍、会议讲演、讨论会、电子邮件以及其他途径。

2 Ware 和 Mabe, 2015。

3 Sense About Science, 2005。

4 Ware 和 Mabe, 2015。

5 Van Noorden, 2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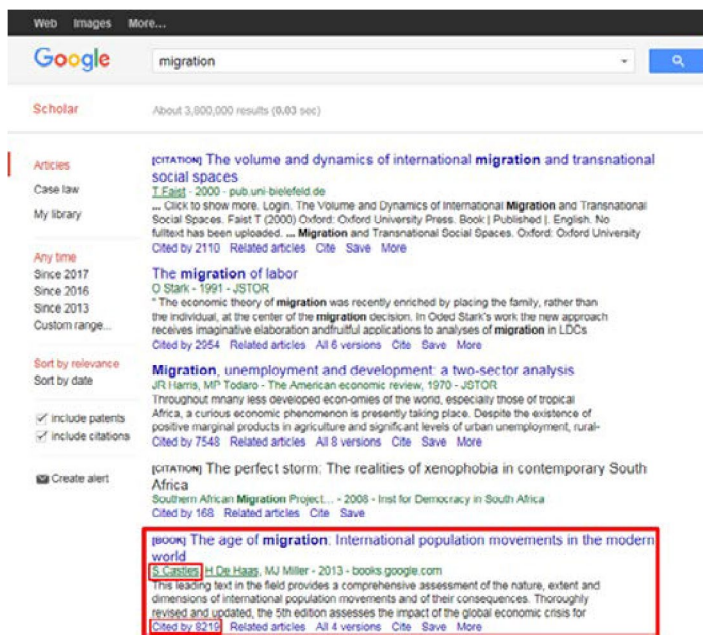
6 Ware 和 Mabe, 2015。

7 Mulligan, Hall 和 Raphael, 2013。

人们的名字。⁸ 列名于此类名单可以为一名研究者的简历增色，尤其是在他 / 她计划在某个特定领域寻求资金支持 / 找工作的情况下。审稿人会仔细审查文章的方法、结果和结论并向期刊编辑提出具体建议（接受 / 修改 / 拒绝）。评审过程可能会反复多次直至编辑对稿件满意为止，此时稿件才能最终进入正式出版流程（编辑、排字、网络出版、印刷）。总的来说，同行评审周期长达数周乃至数月，（这个周期）在各个学科和期刊之间差别较大。在出版后，摘要可以免费获取，而阅读全文可能需要通过学术图书馆（其通常向出版商交纳订阅费），或以按次缴纳费用的方式获得使用权。“开放获取”的出版模式允许所有人免费阅读全文，而这是作者所属机构向出版商交纳出版费的结果。

出版前的同行评审过程主要使用定性方法检查一篇文章，而在出版后定量方法便主导了对相应材料的评估。引用（索引的行为）是文献计量学（书面出版物的统计分析）唯一的基础单位。大致来说，引用越多，影响越大，论文 / 文章 / 书籍应有的质量越高。任何出版物的基本引用指标可以使用 Google Scholar 获得，它是全世界专业学者使用最多的搜索引擎。例如，在 Google Scholar 搜索“移民（migration）”得到 380 万条搜索结果，第一页如下图所示：⁹

图 1. Google Scholar 搜索结果示例



8 案例参见 <http://iovs.arvojournals.org/article.aspx?articleid=2277067>。

9 搜索的结果可能根据用户设置（即是否登录了 Google）以及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地理位置而改变。

读者能在图 1 的左下一目了然,《移民时代:现代世界的国际人口迁移》(“The ag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一书已被超过 8000 份其它出版物引用过。点击“Cited by 8219”,读者能看到从第一版(1993)以来的所有引用此书的出版物。如果点击作者的名字(S. Castles),读者即能看到作者的引用目录。

依靠原始的引用数量计数,各种所谓的“影响指标”可以在出版物、作者、期刊等层面被计算出来。例如,一份期刊的影响因子(引用/出版比率)被广泛用作一份期刊的相对重要性的代表,而 h 指数(h-index)¹⁰ 提供了衡量单个作者影响的方法(虽然它也能计算某一部门,机构或国家的影响力)。引用/出版比率一般是某期刊平均每篇论文的引用数,实际上是某刊在某年被全部源刊物引证该刊前两年发表论文的次數,与该刊前两年所发表的全部源论文数之比。例如,对于 X 期刊 2015 年的影响因子而言,用 2013 和 2014 年该期刊的文章被引用次数 122 次除以其 2013 和 2014 年出版的文章总数 166 篇,则 X 期刊 2015 年的影响因子为 0.735(或 122 次被引用除以文章数 166 篇)。

关于影响力指标是否有用的争论仍然在持续,其目的在于,在研究资助者对衡量其支出影响的需求和专业学者对评估其作品的公平评价系统(以及随之而来的资助)的需求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最近,替代性的影响力指标(altmetrics)正在研发,在其评价系统内考虑到了学术论文在新闻和博客、推特、脸书等(非学术发布平台)中被提到的次数。

学术奖励制度很重视在同行评审期刊发表的出版物,有人认为这一制度给学者造成的压力导致了一些严重的弊端,¹¹ 包括了(作品的)质量问题。期刊中“出版或出局”的文化会扼杀研究创新,¹²降低研究出版物的标准,¹³ 鼓励同行评审欺诈¹⁴ 并对研究者从事适应政策制定者需求的应用研究的能力有不良影响。¹⁵ 与此同时,学者们还承受着进行创新研究、在顶级期刊发表(其作品)以及向政策受众展示证据并最终影响政策的压力。¹⁶

10 h 指数(h-index)是指至少被引用 h 次的发表作品的数量。例如,作者 X 有四部已出版作品:A(被引用 27 次)、B(被引用 14 次)、C(被引用 2 次)和 D(未被引用)。作者 X 目前的 h 指数是 2。未来如果作品 C 再被多引用至少一次,则 X 的 h 指数可能会是 3。

11 Smith, 2006。

12 Foster, Rzhetsky 和 Evans, 2015。

13 Colquhoun, 2011。

14 Prosser Scully, 2015。

15 Cherney 等, 2012。

16 同上。

附录 B. 学术期刊的成果¹⁷《国际移民》¹⁸总编辑: *Howard Duncan*

2017 年和 2018 年间, 国际社会在移民问题领域展现了以往少见的合作程度, 实现了两套指导性政策原则《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下称《移民问题全球契约》) 和《难民问题全球契约》的通过。这前所未有的充分证明了移民问题的全球重要性, 同时也见证了我们的雄心壮志是期待更好地管理各类国际移民问题以及对移民群体、移民目的地社会和移民来源国的影响。这些协议最初是由于对地中海地区的危机意识而发展和产生的; 我们现在拭目以待, 这些期望是否会取得切实的成果。《国际移民》期刊的所有者, 国际移民组织 (IOM), 积极参与了达成这些协议 (尤其是《移民问题全球契约》) 的努力。自上一版《世界移民报告》出版以来, IOM 成为联合国大家庭中的一员, 目前其成员国已超过 170 个, 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性组织。相应的, 本刊文章作者来自世界各地, 且刊登内容并非由某个国家的作者主导, 因此我们可以宣称这是一本全球性的刊物。尽管面临着在出版来自欠发达国家的双盲同行评审材料方面的挑战, 《国际移民》对自身在全球已取得的影响力感到满意。

本刊继续将全球学术界和政策界视为其目标读者群, 在本刊发表文章的内容应与政策相关, 这一要求保持不变。2017 年, 《国际移民》发布了与高级政策官员, 尤其是各国负责移民管理的部长的不定期访谈。在 2017-2018 年间, 先后有加拿大、德国和澳大利亚三国负责移民问题的部长接受了采访。为配合本刊的全球性视角, 部长们不仅回答了各自国家的国内移民政策的问题, 而且还论及了他们在联合国关于两项全球契约的讨论中采取的方式。与移民研究一样, 移民政策可能充满争议; 采访中并未回避这些争议性问题。

过去两年里, 本刊推出了数辑特刊或常规期号中的特别专题, 大部分是由学术界成员向本刊提出的。这些特刊和特别专题所覆盖的主题及地理范围十分广泛, 包括以下项目:

- 危机时代的跨文化主义 (作者: Bello 和 Bloom)
- 培育移民 - 食品安全间联结 (编辑: Crush 和 Caesar)
- 和平进程与持续回归 (编辑: Stefanovic 和 Loizides)
- 被祝福的纽带: 在美移民与移民家庭的健康与保健服务 (编辑: Ervin、Hamilton 和 Lopez-Carr)
- 欧洲的劳务移民: 改变中的政策、组织与人 (编辑: Laubenthal)
- 与移民相关的主观感知 (编辑: Amit 和 Blum)
- 移民与社会阶层 (编辑: Bonjour 和 Chauvin)
- 不稳定、违法性与临时性: 加拿大移民管理的影响与后果 (编辑: Hari 和 Liew)

17 该附录内容为各期刊主编的来稿, 本报告并未对其予以编辑。

18 本刊编辑所引用的文章详见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journal/14682435>。

部分精选的主题趋势

关于移民的学术文献在一定程度上响应了移民现象和政策的趋势，并对移民相关理论和过去出版的旧有文献的转变做出回应。通常，由于研究和出版所需的时间限制，现象的发生和学术文献的出版之间会存在明显的时间差。当前，关于叙利亚难民危机的文献开始大量涌现，而我们也可以预期，与联合国《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相关的文献将在 2019 年出现。但仅就 2017-2018 年进行简短回顾，我们也可以发现关于早期趋势和现象的讨论，此处我们精选了其中一部分。

移民的脆弱性

联合国的两项契约在很大程度上阐释了当前全球对移民人权保护的关注。尽管移民为其目的地及来源地社会带来的益处显而易见，但当前各国正被要求重视移民的需求并提供相应支持，尤其是在需求与人权相关时。与此相对应的是，许多学者在过去两年间关注移民的脆弱性问题，此处的脆弱性问题包括人口贩运（Rocha-Jiminez 等）、（移民）与接纳国国民的收入差距（Wu 等）、其他形式的歧视（Gong）、近乎奴隶般的工作条件（Palmer）、医疗保健方面的差异（Geeraert）、难民及妇女儿童的特殊脆弱性（Pavez-Soto 和 Chan），甚至是移民企业家在与当地人竞争过程中的脆弱性（Pineteh）。

家庭与移民

当 Oded Stark 和 David Bloom 在 1985 年发表《劳务移民的新经济学》这篇如今被视为标志性作品的文章时，他们不仅为移民经济学的研究创造了一条新路径，还在移民与发展的关系、侨汇在移民过程中的角色、人们如何做出移民决策，以及家庭在这些决策中的作用等问题发起了持续调查研究。移民研究文献对家庭因素的重视程度持续增长，而《国际移民》与众多期刊一样感受到这种重视。主要的研究兴趣点包括如 Fuller 所描述的，移民者留在来源地的家庭成员可能面临的情感困扰（即使在有现代通讯技术帮助的情况下）；由 Yabiku 和 Agadjanian，以及 Kuépié 分别描述的（移民决策）对学校教育的影响；以及由 Davis 和 Jennings，以及 Silver 等人分别展现的（移民决策）对移民者自身的婚姻带来的，可能令人深感不安的影响。但移民行为本身也可能是出于婚姻目的——这一现象已经引发了广泛关注（尤其是在亚洲）；尤其在韩国，迁入该国的移民中婚姻移民比例较高。由（婚姻移民）产生的多元文化家庭是 Kim 和 Kilkey 关于“外籍新娘在韩国的融入结果”课题的研究对象。Kim 和 Kilkey 着眼于该国针对多元文化家庭的政策，认为该政策的设计考虑了该国未来的人口规模；Cho 则研究婚姻移民迁入该国（现象）的文化因素。然而，Mora、Fernandez 和 Torre 对来到西班牙和美国的移民的生育率研究则发现，人口前景可能不如某些期望那样乐观。

移民与发展

近期移民研究方面最为持久的领域之一是对移民与发展关系的研究，国际社会对这一主题的讨论激发了人们的研究兴趣。这些研究的核心特征依然是侨汇研究，包括侨汇的效用以及移民寄出侨汇的倾向。Koff 的研究重点在于侨民慈善事业，而 Petreski、Petreski 和 Tumanoska 则考虑侨汇对家庭脆弱性的影响。Urama 等人关注侨汇对移民来源国劳动力供应的影响；Akçay 和 Karasoy 将侨汇与热量消耗联系在一起；Aroui 和 Nguyen 发现了侨汇与减少贫困之间的有力联系；Kumar 等人发现了侨汇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密切相关性；Valatheeswaran 和 Khan 注意到侨汇对于留守儿童的教育正面效用；以及，Agwu、Yuni 和 Anochiwa 发现侨汇有助于社会缩小低收入群体和中等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

新兴的研究领域：迁入移民的企业家精神；气候移民与城市

当我们提及移民为其目的地社会带来的经济效益时，多数思考集中于作为雇员的移民。对移民企业家的关注较少，但这似乎正成为学者们日渐感兴趣的领域。Chavan 和 Taksa 关注在澳大利亚的、具有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印度企业家，并提出应该如何运用政策强化其对澳大利亚经济产生的效益。意大利的信息通信技术企业家群体是 Brzozowski、Cuccellelli 和 Surdej 对“跨国企业家精神”研究的对象。不幸的是，在南非的索马里移民企业家群体被视为对当地的威胁，他们为此被迫采取特殊的自卫机制。

毫不奇怪，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在撰写有关气候移民的文章，其中有些学者着重于那些生存可能受到气候变化威胁的环礁岛国。Yamamoto 和 Esteban 将移民政策视为这些国家对海平面上升的影响的一种适应性反应。在一项开创性的研究中，Rahaman 等人研究了居住在贫民窟的气候移民受到的健康影响；在那些因气候变化带来更高城市化程度的区域附近，这种贫民窟的人口会变得越来越稠密。

城市是绝大多数移民的目的地，理所当然地，有大量的移民研究文章提及城市。过去两年里受到广泛关注文章之一就是由 Bauder 撰写的关于庇护城市的研究，在该项研究中他将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自称“庇护城市”的城市，以及这些城市收容无证人口的方式进行对比。他发现“庇护城市”的概念相当模糊；他在各地解析这一概念以寻求其共同点，并发现一个区域（关于“庇护城市”的）思想通常以现代通讯手段或旅行活动家为媒介传递到另一个区域。

这份简短的调查并未声称对《国际移民》的作者所涵盖的议题提供全面的说明。尽管有些主题显然较为常见，本刊作者们依然能够有所创新，并涉及了许多较为少见的议题，包括私人军事组织、发达国家的人才外流、自然灾害与人口贩运的关系、移民（劳工）在捕捞行业面临的奴隶般的工作条件，以及对移民的态度和在生活中承受风险的意愿之间的关系。我们赞赏作者们为激发对国际移民议题的集体思考所做的工作，“国际移民”这一主题具有无限的可能性。

《国际移民评论》¹⁹

主编: Jamie Winders, Pieter Bevelander, Cynthia Feliciano, Filiz Garip and Matthew Hall

《国际移民评论》(IMR)专注于对国际移民的跨学科研究。它每年出版30至40篇文章,以及较短的研究纪要和书评。IMR由来自经济学,社会学和地理学领域的跨学科编辑团队领导,并在一个国际性的跨学科编辑委员会的指导下,力求发表基于丰富实证,且在考察国际移民复杂性的方法、立足点及视角方面取得突破的文章。与IMR相关的两个“I”字(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和国际性“international”)之间的相互作用指导着我们作为编辑在出版物中的追求。在提交给IMR的稿件中,我们优先考虑那些超出特定学科、观点或方法论,并将其发现与更广泛的国际趋势相对应的作品。

对IMR自2016年以来所有出版文章(约有100篇)的细致考察揭示了几个趋势。²⁰首先,从地理分布来说,大约80%的文章聚焦于北美或西欧,关注亚洲的文章显著少于前两者(略超过10%),而关注拉丁美洲、中东或非洲的文章更少。这一不平衡的地理覆盖面反映了当前移民研究的主要缺点之一,即对北美和西欧以外地区的移民动态关注有限。这也凸显了研究更广泛的国际移民地理学的学者在试图将他们的工作与全球南北关系的霸权主义视角相关联时所面临的挑战。

其次,关注IMR研究的主要群体可以发现,在对国际移民的整体关注以外,对本地出生人群和移民第二代的关注大致相当:大量文章关注青年移民,但对难民的研究相对少很多。由此得知,世代(generation)问题是IMR文章的中心,但不同类别移民(如技术移民、难民、寻求庇护者等)之间的区别和共性却较少得到分析。毫不奇怪,北美的多数研究考察了墨西哥移民的某些方面,而基于西欧的多数作品则分析应对穆斯林移民的经验与态度,这使得墨西哥移民和穆斯林移民群体成为了近期学界透视国际移民问题复杂性所用的两个“镜头”。

第三,从方法论上讲,IMR的文章主要利用调查数据,尤其是纵向行政数据和重复性调查数据,这些数据是通过多种方式获得的。IMR还出版了内容丰富的民族志研究(即使其数量略少),以及基于访谈和小组讨论的作品。利用大数据、卫星图像和田野试验进行的研究尽管还不常见,但它们完善了本刊所呈现的一整套有力的方法论。最后,IMR出版作品涉及从移民福利到移民健康和刻板印象等一系列主题,但宽泛地说,IMR尤为关注移民政策、公众态度、教育、家庭及家庭活动、工资和就业趋势、法律地位,以及性别动态和意识形态。

那么具体而言,2016年以来IMR的主要成果是什么?在这里,我们重点介绍一些成果,这些成果在我们看来反映了IMR“推动现有的国际移民知识走向新的不同方向”的目标。有些成果的“推动”同时体现在政治和政策两方面。例如, Jean Beaman 发表于2016年的、聚焦于法国外来移民第二代的文章表明,北非移民的成年子女并不认为自身的宗教身份(尤其是穆斯林身份)与其作为法国人的身份是不兼容的。与之相反的是,这些(具有宗教身份的)青年视自身为“和其他人一样的法国人”,这一发现挑战了公众和学界关于欧洲宗教身份与世俗民族认同之间具有互斥性质的论点。

19 本刊编辑所引用的文章详见 <https://journals.sagepub.com/home/mrx>。

20 该部分讨论基于在本刊各卷中正式出版的文章展开。可在线“提前查看”但尚未归入期刊某一卷的文章不在讨论之列。

在相关政策方面，Marie-Laurence Flahaux（2017）对塞内加尔移民回流现象的研究发现，如果再次进入接纳国的可能性很小的话，这些移民就不太可能回归塞内加尔。如 Flahaux 的工作所指出，并被 Mathias Czaika 和 Hein de Haas（2017）对全球移民和签证数据的研究所证实的那样，对移民的限制往往会减弱移民循环，使移民更有可能选择在接纳国长期居留，即收紧边境管制的政治决定会带来“变移民循环为长期居留”的意外的政策后果。

IMR 的其他文章涉及关于同化现象的跨学科讨论，考察了婚姻和语言模式等（同化程度的）衡量标准，以及其他不常见的衡量方式，例如关于体型的规范（Altman, Van Hook 和 Gonzalez, 2017）。Mieke Maliepaard 和 Richard Alba 在 2016 年发表的关于荷兰穆斯林父母所生子女的文化融合的文章考察了该群体的性别规范，认为“被荷兰规范所同化，或维持‘传统’性别观点”的二分解释过于简单，以至于无法理解这一群体复杂且有时可能自相矛盾的性别意识形态；该文章也突出了对种族社群内部动态予以分解的必要性。Ayumi Takenaka 和其合作者（2016）在对日本的外来移民经济流动性的研究中将这些观点更推进一步。他们注意到，对于同化的标准解释无法完全解释在日本移民的经济成功或失败，这证明了移民理论需要一个更为多元化的地理基础。

IMR 发表作品的另一个重要主题是人际联系。Benjamin Schulz 和 Lars Leszczensky 发表于 2016 年的，聚焦于德国的本土出生青年与移民青年间友谊的动态的文章发现，对本文研究的不同移民族裔背景（包括南斯拉夫裔、南欧裔、土耳其裔、波兰裔）而言，其产生的“对德国的国家认同”与“本地朋友的比例”的关系也有所不同；这也使人们深刻认识到，有必要对移民中的群体差异进行批判性的审视。Judith Koops 和其合作者（2017）对前述模式进行了调整，不仅研究了少数族裔与主体民族之间的接触，也研究了不同移民群体之间的接触，发现这两种接触动态之间存在不同的模式，并主张在国际移民研究中关注少数族裔之间的相互作用。

尽管 IMR 许多文章聚焦于国家层面，但其他文章则强烈主张关注地方层面的动态。Andrew Felenon（2017）的文章分析了在美国的墨西哥移民的健康状况，记录了墨西哥移民在其新目的地的生存优势，并对关于移民飞地对（移民）健康的保护性影响的通行说法提出了质疑。Amrita Pande（2018）采用更加精细的研究路径以开展对黎巴嫩的移民家政工人的生活，该研究主张关注这些移民工人的日常生活“私密”空间；移民工人运用这些空间以抵抗关于家政劳工及其生活现实的主流印象，或使之复杂化。

IMR 的多篇文章探讨了公民身份等基本概念，考察了居住集中度与移民入籍率之间的联系（Abascal, 2017 或提供移民研究领域对公民身份研究的综合概述（Bloemraad 和 Sheares, 2017）。其他作品则着重于围绕国际移民的公众话语中的流行概念（诸如“危机”等），在强调这些用语的政治作用的同时也指出，对于那些自身经历了缓慢显露的“危机”的移民而言，他们可能感觉（公众话语中）所谓的“危机”很平常（Bylander, 2018）。

展望未来，我们希望 IMR 继续致力于严谨而具有创新性的跨学科研究。我们的目标很清晰，努力使IMR的研究内容覆盖更广泛的地理区域，同时也会关注一些新兴主题（例如被迫移民、和气候相关的移民、新媒体对移民体验的影响，以及将数据科学融入移民研究）。尽管作为IMR 核心的详细而

深入的实证研究依然需要高度重视，但我们也希望看到更多议程设置类的文章，例如 Tomas Jimenez 和其合作者（2018）近期关于同化研究“下一章”的讨论。实证调查与理论运用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验证理论与提出理论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跨学科参与（研究）的核心，而我们希望这会在下一份报告发布前塑造IMR的发展轨迹。

《迁入移民与难民研究》²¹

总编辑：Anna Triandafyllidou

《迁入移民与难民研究》（JIRS）是为数不多的同时关注劳务移民和寻求庇护者/难民的学术期刊之一，其具备真正的跨学科视角，关注范围从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到移民与民族研究、媒体与公众论述，再到庇护政策与实践。JIRS 最初的焦点在北美地区，到现在转而对欧洲予以更多关注，同时也关注亚太地区、南亚和东亚地区。近年来，聚焦中东，尤其是土耳其和叙利亚冲突的文章数量也显著增加。

本刊发表的论文可以按照两大主题轴进行归类整理。

第一个主题轴汇集了一系列定量与定性方法，用于研究移民/寻求庇护者的到达、安置与融合过程。其中包括着眼于再安置的政策与实践，及分析非政府组织、政府组织及地方当局为移民提供到达后支持与融合（服务）工作的文章。有意思的是，我们发表了一些文章以关注社会工作者和公民社会组织在他们工作中面临的挑战，也刊登了另一些文章以关注移民与定居难民到达目的地后面临的融合障碍。性别维度，尤其是女性所面临的挑战当然是一个焦点，而其他的议题还包括养育子女、以及青年面临的特殊融合与归属感问题。

前述研究主题适用于世界各地，这可能是对移民相关研究的元分析中的一项重要发现。例如，在2018年，我们既发表关于北美和澳大利亚的难民安置的论文（《“我的世界倒置了”：跨越国界的伊拉克青年和父母关于在美国安置的观点》、《融合或构筑恢复力：难民安置的目标应该是什么？》），也刊登关于移民如何在活用其人际网络，以在其新定居国找到一席之地文章（《关于韩国移民在新西兰重构其日常生活的经验的扎根理论》、《关于在澳大利亚的伊朗移民女性的跨国交流的研究》、《超越安置组织中的难民赋权》（该案例发生在美国）或是《“四处打听”：意大利经济危机时期移民更新其居留许可的对策》）。

JIRS 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虚拟跨国空间，在这里，不同的移民接纳与融合系统、通过各类体系（劳务或家庭移民、寻求庇护者或定居难民）进入接纳国的不同移民群体可能面临的相似挑战（包括其身心健康问题）等主题得到探讨，而前述挑战还包括移民如何在新环境中学习规则、激活其社会资本资源乃至最终在接纳国谋得一席之地等问题。社会工作/社区研究及社会学/民族研究的双重背景使 JIRS 可以很好地将这些不同的主题结合在一起。

21 本刊编辑所引用的文章详见 www.tandfonline.com/loi/wimm20。

在本刊 2017 与 2018 年间发表的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第二个主要话题是对非正规移民和寻求庇护行为的治理。在此期间，我们发布了三期特刊，分别在该主题的不同方面展开。

本刊 2017 年的第二期是一辑聚焦于家政工作领域的人口贩运现象，关注欧洲数国的遭到严重剥削的移民家政女工的特刊（本期客座编辑是欧洲大学研究院（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的 Alexandra Ricard-Guay 和巴斯大学（University of Bath）的 Thanos Maroukis）。对本期特刊的来稿凸显了人口贩运研究的空白，即该领域研究通常关注于性工作（群体），忽视了诸如住在雇主家的家政劳工、沦为奴隶的互惠生（au-pairs）等“阴影”领域；同时，这些来稿也指出了各国家和欧盟在反人口贩运立法方面的缺口。本期特刊所刊登的论文展现了在老龄化的欧洲社会中，移民提供的家政和护理工作是如何成为福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从社会学和法律角度分析了家政劳工领域的人口贩运案例。调查结果突出表明，对私人家庭的家政和护理工作的宽松管制条件会如何导致移民工人的脆弱性和严重的剥削。的确，我们可以指出如下的“滑坡”现象，即住在雇主家的移民工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权利，雇佣这些工人的家庭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义务，而国家未能对这一巨大的劳动力市场部门予以监督和控制。前述情况因而带来额外的工作时间和低廉的薪水（可能逐渐变成完全无报酬）、对个人隐私和自由的限制、严重的身体和精神虐待，进而引发了人口贩运而非单纯的剥削现象。

同样在 2017 年，我们出版了另一辑特刊（客座编辑是 IOM 研究部门（IOM Research）的 Marie McAuliffe），关注东南亚的非正规移民与移民保护。基于 2015 年 5 月发生在安达曼海的危机，本期特刊的来稿指出了东南亚非正规移民的特点，最为显著的一点是几个移民接收国或来源国不愿意或不能对少数族裔和移民予以登记，及给予他们有保障的居留身份。的确，在东南亚地区，由于几个少数族裔（尤其是罗兴亚人）面临着无国籍的处境，非正规劳务移民或寻求庇护行为带来的挑战尤为复杂。这一期特刊不幸恰逢 2017 年夏秋季新一轮的罗兴亚难民危机，缅甸在若开邦推行的种族清洗战略使约 70 万人逃亡邻国孟加拉国。

我们在 2018 年早些时候发布了（同样重要的）第三份双期特刊（客座编辑是厄勒布鲁大学（Orebro University）的 Michal Krzyzanowski、欧洲大学研究院的 Anna Triandafyllidou 和兰卡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Lancaster）的 Ruth Wodak），分析 2014-2016 年地中海地区“难民紧急状态”期间的媒体报道和政治话语。本期特刊沿一条假想的话语路线，从希腊西部和北部沿巴尔干路线前往中欧、北欧、西欧和东欧。它研究了整个地中海难民问题如何在媒体上呈现，尤其是该议题如何出现在议会、政党领导人或官方推特账户的辩论中。有趣的是，在我们对各国案例的比较中，我们发现（这些案例）显著收敛为“团结 / 人道主义”和“控制 / 安全”这两种彼此矛盾的框架。但是，（两个框架间的）这种紧张局面通过一种优先考虑对难民潮的可行而可持续的回应的话语框架得到了解决。因此，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在一起，强调“理性”是旨在减少难民潮的具体政策回应的关键品质。危机的概念出现在所研究各个不同国家的话语中，并且被用于在欧洲国家中指代“坏”和“好”的欧洲人。

的确，这三期特刊反映了非正规移民与寻求庇护问题不仅对于公民和政治家具有重要性，也对学术界具有重要性。当然，两种话语（公众话语和学术话语）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寻求进行深度分析的特权以帮助我们了解不同现象的起因、影响与动态，相关问题的法律和政策框架，当然还有将相关问题描述为“对非移民的生存威胁”或是“构建更公平世界的道德和政治义务”的方式。

有趣的是，或许是由于对时代潮流以及移民 / 难民潮与及关排外心理和种族主义兴起的反映，本刊在过去两年间减少了对关于就业与劳动力市场融合，或是高技能移民或人才外流 / 人才环流相关议题的关注。另一个可能引起更多关注的主题领域是被（可能是错误地）称为“南 - 南移民（South-South migration）”的区域内劳务移民或与庇护相关的移民潮。

《移民与安全保障》²²

主编: *Donald Kerwin*

2013 年，纽约移民研究中心（CMS）创立了《移民与安全保障》（JMHS），一份在线出版、并采用同行评议的公共政策出版物。JMHS 借鉴来自学者、研究人员、公职人员、宗教团体、非政府组织（NGOs）、商业领袖及其他人等的知识，专业意见和观点。其“安全保障”的主题旨在唤起广泛的共同目标，即在移民来源社区创造安全、可持续的环境；促进安全、合法的移民选择；以及让移民过上富裕、安全的新生活，并充分参与其新社群。

在不损害学术与分析严谨性的前提下，JMHS 论文采取以人为中心的移民问题研究路径，聚焦于（通常来说）身处险境，易受伤害的边缘化人群，在移民政策辩论中这些人遭到误解且常常成为替罪羊。JMHS 要求所有发表的论文均以执行摘要开头，并以一系列政策建议收尾。这增加了 JMHS 论文对于政策制定者、政策影响者和一般公众的可及性。JMHS 向所有潜在的作者承诺，他们的作品将被严格审查，并及时出版（如果获得录用），并且通过研究数据库与大学图书馆数据库分发到 JMHS 广泛的传播清单，以及为政策制定者、新闻界和其他对此议题感兴趣的人士定制的清单中。JMHS 也在论文出版及对新闻报道和相关政策讨论予以回应时，通过社交媒体宣传相关论文。

JMHS 的许多论文都获得媒体的广泛报道及政策制定者的关注。这些论文中包括一组由 Robert Warren 撰写（部分篇目与 Donald Kerwin 合著）的，基于 CMS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的美国社区调查而得出的对美国的无证人口或其他人口规模估计的论文。这一系列论文记录了美国无证人口的减少及该类群体的特征，并指出了多数的新增无证人口是在合法进入美国后逾期居留，而不是非法穿越边境的事实。前述的最后一点由 JMHS 多篇论文予以阐述，自 2017 年以来得到逾百家媒体引用，并成为关于特朗普政府提议修建美墨边境墙的公众辩论中的主要内容。

JMHS 也发布了关于特朗普政府所针对的其他人群的详细资历，包括潜在的“梦想法案（DREAM Act）”受益者（童年时期被带到美国的无证人群）、难民、临时保护身份（TPS）获得者、有机会

22 本刊编辑所引用的文章详见 <https://journals.sagepub.com/home/mhs>。

以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LPR）的近亲属的身份获得签证的人群，以及可能有资格归化为美国公民的长期居民。这些论文说明了前述群体与美国的深厚的长期联系，已经引起了国家和地方政府官员、决策者、学者、研究人员、商业界、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的广泛关注。尽管极端团体和政客有时会对 CMS 的估算提出（无证据的）异议，但 JMHS 的该系列论文为美国移民辩论提供了事实依据和少见的共同基础。

在创刊至今不长的时间里，JMHS 已被证明为应对那些引发安全保障议题的公共政策问题的宝贵工具（无论是通过特集还是同一主题下多篇论文的形式）。例如，在 2016 年，CMS 在联合国难民和移民首脑会议前夕召开了为期三天的会议。峰会以《关于难民和移民的纽约宣言》的通过达到高潮，该宣言带来了 2018 年《难民问题全球契约》和《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的通过。JMHS 发布的，名为《强化国际难民保护体系》的 CMS 会议特集为（前述宣言和契约的通过与发布）过程予以了信息支持。具体而言，决策者、学者和其他主要作者的论文涉及以下方面：

- 针对不符合传统“国际难民”定义的流离失所者的新保护框架（Susan Martin）；
- 关于难民保护的伦理视角（David Hollenbach, S.J.）；
- 包容性社区的挑战（George Rupp）；
- 国家对难民潮的应对，聚焦黎巴嫩（Ninette Kelley）；
- 难民责任分担（Volker Türk）；
- 难民匹配系统（Will Jones 和 Alex Teytelboym）；
- 安全自愿遣返（Jeff Crisp 和 Katy Long）；
- 留在自己社区的权利（Daniel Kanstroom）；
- 作为难民保护的障碍的移民控制外部化（Bill Frelick、Ian Kysel 和 Jennifer Podkul）以及威慑策略（Thomas Gammeltoft-Hansen 和 Nikolas F. Tan）；
- 移民偷运研究（Gabriella Sanchez）；
- 非国家行为体对移民的拘留（Michael Flynn）；
- 对中美洲移民儿童的透视（Susan Schmidt）；
- 从中美洲妇女儿童大规模移民所获得的教训（Karen Musalo 和 Eunice Lee）；
- 美国难民保护立法（Tara Magner）；
- 国家安全与难民保护间的必要互补（Donald Kerwin）；
- 舆论数据（Brad K. Blitz）；

- 难民经济结果的分化（Alexander Betts、Naohiko Omata 和 Louise Bloom）；
- 难民及其接纳社群对平等的再分配性长期发展的需求（Leah Zamore）；以及
- 对《难民问题全球契约》的建议（Kevin Appleby）。

在本辑特集之前，JMHS 更早的一份特集由 11 篇关注美国难民保护体系改革的论文组成，（显而易见地）为纪念《1980 年难民法》颁布 35 周年而出版。最近，JMHS 于 2018 年发表了一项研究，关注 1987-2016 年间在美国重新安置的 110 万难民如何随时间推移融入美国与维持生活，并将这一群体与非难民群体、外国出生的居民及美国人口整体进行对比。

自 2017 年 1 月以来，JMHS 广泛记录及评论特朗普政府的迁入移民政策。2018 年 1 月，JMHS 发布论文特集《美国移民体系：指导长期改革的原则、利益与政策建议》，其中包括以下方面：

- 应该用于指导美国移民体系长期改革的国家利益与价值（Donald Kerwin）；
- 本土主义与美国移民政策（Julia G. Young）；
- 公民权的未来（Peter J. Spiro）；
- 移民事务的联邦主义（Cristina Rodriguez）；
- 边境执法的有效性（Edward Alden）；
- 在驱逐裁定体系方面恢复法治（Lenni B. Benson）；
- 以主题为中心的研究方式对于研究违法行为的优点（Emily Ryo）；
- 驱逐出境后家庭重聚的障碍（Deborah A. Boehm）；
- 家庭团聚的情况（Zoya Gubernskaya 和 Joanna Dreby）；
- 创造有凝聚力的移民政策（Pia O. Orrenius and Madeline Zavodny）；
- 作为移民改革基本要素的劳工标准执行（Janice Fine 和 Gregory Lyon）；
- 作为解决非自愿移民良方的经济发展（John W. Harbeson）；
- 美国农业部门和工人的可能发展方向（Philip Martin）；
- 美国移民政策所服务的国家利益，以及如何用有力的合法移民政策替代目前以“非法性”为特征的移民体系（Donald Kerwin and Robert Warren）。

此外，Ruth Wasem 随后的一篇论文考察了美国的移民治理史，鉴别了美国移民部门的众多职能，并为改革提出建议。

JMHS 也出版了一辑关注美国移民执法体系的特集《孕育美国现代移民执法制度的法律：〈1996 年非法移民改革和移民责任法〉颁布 20 年》。本特集涵盖内容包括移民拘留、刑事起诉和驱逐对被驱逐者、美国家庭和社区的后果。它包含了 Michael Coon 有关各地移民执法影响的研究。近期，JMHS 出版了关于在墨西哥的被美国驱逐者及他们在美国的家属的研究。该报告已成为大批量推广、公开演讲以及国会简报的主题。

JMHS 定期报道从美国与全球视角观察的移民拘留问题，近期 D. Gilman 和 L.A. Romero 撰写的一篇关于拘留业务私营化的有影响力的论文再次涉及了这一点。CMS 也已开始发表一系列与法治、司法渠道及美国驱逐裁定体系中的正当司法程序相关的论文（其中一部分将刊登在 JMHS）。这些论文给移民审查执行办公室（EOIR）原主任 Juan P. Osuna，（该办公室）负责监管美国移民法庭体系。

尽管这篇简短概述主要强调特刊和专题论文集，JMHS 也接受其他一些主题的稿件，这些主题在公共领域未能得到充分理解且时常被故意扭曲。本刊的成长与生命力也将与具有更强的地理和主题多样性的论文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此，JMHS 发表了一系列重要作品，其内容涉及《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的谈判过程、农场工人的工资与收入不平等、围绕世界杯和其他重大体育赛事的被迫劳动与人口贩运、欧洲的反偷运计划，以及不同国家对叙利亚难民危机的反应。在一个民族主义和针对移民的敌意高涨的时代，JMHS 将加倍努力以在安全保障主题领域出版合乎时宜、基于事实而与政策相关的论文。

《移民研究》²³

主编：Alan Gamlen

《移民研究》是一份致力于发展与各种形式人口迁移相关的理论、方法和比较研究的国际权威期刊。本刊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每年接受来自 70-80 个国家学者的约 200 份来稿。通过代表社会科学各主要学科及世界各主要地区的全球编辑委员会对来稿进行同行盲审后，本刊会发表约 20 篇完整的原创研究文章，以及 6 篇左右对书籍、电影或其他媒体的评论。我们偶尔会发表研究纪要与特别专题。2017-18 年，本刊被列入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核心期刊集，该期刊集可供全球许多图书馆使用，因而增加了本刊的知名度。本刊也已获得一个官方的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影响因子（SSCI Impact Factor），这是一个让专业的移民研究者放心将其最优质研究成果托付给本刊的凭证。

23 本刊编辑所引用的文章详见 <https://academic.oup.com/migration>。

理论、方法与比较数据的发展

2017-18 年,《移民研究》发表的作品涉及移民问题的大多数方面,从外迁移民在来源地的决策,到通过复杂监管体系的迁移过程,再到移民适应的动态和跨国主义的实践。它促进了对“被迫移民和自由移民间关系”以及“移民动态中性别因素的作用”的长期讨论,也促进了对所谓“欧洲移民危机”和全球移民治理体制的当前演变等当代重大议题的讨论。

对移民问题的研究一方面持续关注移民行为的驱动因素,另一方面持续关注移民的适应过程。2017-2018 年间,《移民研究》同时推动了这两方面的学术进展。我们刊登了几篇关于移民行为决定因素的大篇幅分析。Matthew Hayes 和 Rocío Pérez-Gañán 考察了此前较少被研究的“北—南”生活模式和迁往厄瓜多尔的退休移民案例,而 Maryann Bylander 对比了东南亚的两条移民走廊,对“最为贫困的人群通常不太可能移民”的理论提出了挑战,并揭示了“劳工承担成本”的重要性与移民过程的正式化水平。Marie-Laurence Flahaux 和 Simona Vezzoli 揭示了这样的事实,即原本开放的加勒比殖民地边境的关闭带来了移民迁出的大幅增加而非减少,而移民前往的目的地范围也更加广泛。在谈到对移民政策在影响移民方面“失败”的持久担忧时,Jan-Paul Brekke、Marianne Røed 和 Pål Schøne 指出,2015 年欧洲移民危机期间的限制既减少了(移民输出国)的(寻求)庇护者外流,又使其转向前往其他国家。Ahmad Karimi 和 Sandra M Bucerius 在对西欧的伊朗学生的融入策略予以考察后指出,“移民迁入和融合过程在移民迁出真正发生之前早已开始”。

在 2017-2018 年间,我们还展示了有关各种形式的移民适应的研究成果,包括数篇投入到聚焦“劳动力市场融入”的长期辩论的稿件。Sukanya Basu 研究了来自亚洲国家的“新”“老”移民群体的工资同化状况。Christel Kesler 和 Mirna Safi 比较了英法两国移民在劳动力参与和就业方面所面临的障碍,Ivana Fellini 则发现欧洲的“移民危机”改变了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劳动力融入的主要形态。Karsten Paerregaard 在秘鲁移民群体中对移民企业家精神进行研究,而 María Sánchez-Domínguez 和 Susanne Fahlén 比较了不同的制度环境如何塑造西班牙和瑞典的移民妇女突破原有种族定位的能力。

移民接收和适应的广泛过程同样重要。已有数篇论文从阶层和资本积累的角度探究了适应问题。Maja Cederberg 展示了英国女性移民中阶层定位的复杂性,而 Suzanne Huot 指出,移民经历了对其社会和人力资本的“误认”,这促使他们从事特定的职业以进行补偿。在经济成果以外,Silvia Maja Melzer 和 Ruud J. Muffels 谈到了日渐增长的有关移民和幸福感的文献,他们使用德国的面板数据来研究德国统一后与东西向移民相关的主观幸福感。在对接收移民情境研究的贡献方面,Timothy B. Gravelle 研究了加拿大人何以对难民和移民持封闭或开放的态度,而 Roy Germano 展示了运用录像以“促进同情,减少排外心理,以及阐释国际移民研究的相关概念”的方法。

《移民研究》在迁移过程方面已发表了一些突破性的研究,包括这一过程是如何被不同层面的政策所调节和塑造的。Cecilia Menjívar、Juliana E. Morris 和 Néstor P. Rodríguez 研究了驱逐洪都拉斯难民的深远后果,而 Nora El Qadim 探究了摩洛哥与欧洲之间签证政策的象征性质。Basia D. Ellis 和 Henderikus J. Stam 揭示了加拿大的波兰移民如何“学会变得‘非正规’”,Theresa Alfaro-Velcamp

和其同事则揭露了位于开普敦的移民证件地下交易市场。Marianne Takle 聚焦于移民统计数据对欧盟边境管制的贡献，而 Sara Cosemans 考察了后殖民时代东非的亚裔流散难民现象。作为对移民治理研究文献的重要贡献，本刊于 2017 年 11 月出版了关于移民体制的完整特刊，由 Kenneth Horvath、Anna Amelina 和 Karin Peters 担任特刊客座编辑。

2017-2018 年间，《移民研究》还展示了跨国主义主题的新成果，这一主题在近几十年来一直主导着移民问题研究。例如，Ana Isabel López García 运用墨西哥数据，查明了不同移民背景下侨汇对投票率的不同影响。Robtel Neajai Pailey 研究了利比里亚双重国籍（制度）的演变，而 Ali Chaudhary 对比了伦敦和纽约的巴基斯坦移民组织的跨国定位。John Gibson 和 David McKenzie 在方法论领域做出重大贡献，他们证明了侨汇研究中调查方法的可靠性。

构建移民管理能力

通过推进与政策相关但并非政策驱动的研究，《移民研究》已成为贡献于全世界政府与社区的移民管理能力构建的学术刊物之一。过去数年里，全世界专攻移民问题的研究生项目与智库数量激增。同时，移民问题的政治意义日趋显著，这使其他领域的决策者、记者和非政府组织专业人士越来越需要增进对移民问题的了解。鉴于这些趋势，《移民研究》在过去两年里推出了两个系列专题，旨在为该主题下的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做出贡献。第一个系列“移民研究的教学”（Teaching Migration Studies）由在以移民及相关议题为特色的重点研究生项目中任职的资深学者撰写，包含了对世界各地的该领域专业教学实践的简短描述和思考。第二个系列名为“移民研究界的经典”（Classics in Migration Studies）。该专题由本刊顾问委员会成员 Robin Cohen 编辑，重点介绍了移民研究史上由世界各地顶尖移民学者撰写的经典书籍和文章。

通过前述努力，《移民研究》为日益壮大的国际移民专家群体做出了贡献。除了关注社会科学的进步以外，该群体的许多成员还深入参与有关移民的公开辩论，并通过启发和影响从地方非政府组织到市政当局，再到国家政府与国际组织的各层次的政治家、政策制定者和移民政策执行者，而对公共生活做出贡献。在当前许多国家的公开辩论中迫切需要可靠的事实和理性的论据的时候，我们很高兴能够帮助建立这样的社群（以发挥作用）。

未来的挑战

《移民研究》作为学术期刊面临许多挑战。首先是需要与发展中的，运用基因组分析等方法研究移民问题的自然科学家社群建立联系。这些方法带来了此前难以想象的对人类迁移性质和历史的见解，但同时也引发了深刻的道德问题。随着移民基因组研究的发展，该领域的学者与重要的社会科学家应当进行更密切的交流以防止新的优生学的出现。

其次，《移民研究》需要更深入地参与心理学和健康科学领域的移民研究。像社会科学一样，这些领域越来越多地以移民研究为重点，但由于其学科定位，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犹如夜行的船只（相互之间缺乏交集）。

第三,《移民研究》面临着关于在日益商业化的学术环境中保持学科严谨性与跨学科相关性之间平衡的持续挑战。所有学术期刊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在学术出版持续竭力运用本已高度紧张的研究者的免费劳力的情况下,如何维持学术标准——尤其是对于采取同行评审的,正面临着众多开源出版物的点击量竞争的期刊而言。

最后,我个人要感谢所有的审稿人,作者,编辑,顾问,制作人员,出版团队成员以及所有其他相关人员,感谢他们不仅在过去两年里,而是自本刊2013年创刊以来(创刊本身就是几年集体准备的结果),为本刊贡献的专业知识,精力和热情。在此期间领导本刊是我的荣幸,当我准备于2019年底将主编职位交接给继任者时,我在此自豪地回顾本刊为促进对当代最重要议题之一的理解所做出的贡献。

《难民调查季刊》²⁴

主编: Vincent Chetail

《难民调查季刊》在2017-18年间刊登了44篇文章,从基于广泛学术背景(诸如社会学、政治科学、法学、历史学、地理学和经济学)的,多学科的政策导向视角关注被迫迁移现象带来的挑战。刊登文章范围和内容的多样性是自2010年以来对本刊进行编辑再定位的结果。本刊自1982年创刊以来就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而它在再定位前是由联合国难民署(UNHCR)管理的。在此期间,本刊主要出版与难民保护相关的(特别是由联合国难民署发布的)参考书目与官方文件。同时它也包括专门讨论某一问题的特刊,由相关领域专家担任相应特刊的客座编辑。

当联合国难民署于2010年撤出后,《难民调查季刊》经历了一次重大转变而成为真正的学术出版物,如今它已是研究被迫移民具有重要参考性的期刊。除了建立严格的同行盲审程序以外,本刊开始持续欢迎投稿;同时本刊制定了一项编辑战略,旨在使所刊登的文章的范围和内容多样化,以更好反映难民保护领域的快速发展。正如2017年和2018年本刊发表的文章所示,这一战略取得了成果。

首先,(编辑战略的)目标是扩大来稿的地域范围。在2010年以前,本刊的文章往往集中在北方世界(Global North,尤其是欧洲)的难民议题。因此,需要对更大的地域范围予以研究以更好解释全世界在国际难民保护方面的障碍。众所周知,难民的绝大多数都被南方世界(Global South)所接纳,在过去数十年里该地区的几个国家成为了新的难民迁移目的地。《难民调查季刊》除了定期发表与非洲问题相关的文章以外,2017年和2018年的稿件包括了关注黎巴嫩、约旦、埃及、叙利亚和海湾国家,以及拉丁美洲(诸如萨尔瓦多、墨西哥和巴西)的论文。

在过去的几年中,本刊还做出了特别的努力来吸引此前在难民研究文献中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关于亚洲的研究论文。这一努力似乎也回应了读者的真正需求:截至本报告成稿时,2018年本刊发表的一篇关注中国在该领域表现的论文的阅览和下载量已达约5000次(参见L. Song的《中国与国际

24 本刊编辑所引用的文章详见<https://academic.oup.com/rsq>。

难民保护机制：过去、现状与潜力》，2018 年登载于本刊第37 卷第2 期第139-161 页，开放阅览）。尽管本刊在地域范围上实现了多样化，但《难民调查季刊》当然会持续发表那些关注诸如北美和欧洲等更“传统”的庇护地区的论文。

其次，过去几年的编辑策略也一直在扩大期刊的主题范围。尽管以“难民”为名，《难民调查季刊》并不仅仅关注难民。总体而言，本刊更多关注被迫移民现象的各个方面。除了传统的安置、保护及人道主义援助以外，本刊2017 和2018年的稿件特别涉及与无国籍状态和境内流离失所者有关的问题。其它稿件也涉及抵御气候变化和灾害的问题（参见 B. Burson, W. Klin、J. McAdam 和 S. Weerasinghe的《气候变化与灾害背景下，使人们远离危害的责任》，2018年登载于本刊第37卷第4期第379-407 页）、以及性别、流离失所与构建和平议题（参见 K.E. Atkinson 的《人道主义发展的政策与可能性：流离失所女性与联合国难民署的和平构建职能》，2018 年登载于本刊第 37 卷第 4 期第 408-439 页；可免费获取）。

由于过去数十年间，庇护和移民（的界限）在政策和实践上都日渐模糊，《难民调查季刊》的内容也相应拓宽。例如，特刊“‘不受欢迎且不可退回’的寻求庇护者与移民法”（由D.J. Cantor、J. van Wijk、S. Singer 和 M.P. Bolhuis 担任客座编辑；2017 年第 36 卷第 1 期）应对以下问题，即寻求庇护者在因安全因素而被国际保护所拒绝，同时他们也不能被退回其来源国（特别是因为“不退回原则”的保护）。其它来稿的主题还包括庇护所的安全化（尤其是从拘留及其对寻求庇护者的灾难性后果的视角），同时也有文章关注边境控制对难民的保护影响。围绕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欧洲国家的一些案例研究很好地说明了这种安全措施固有的局限与危险性。另一篇有趣的来稿分析了美国的难民政策，后者在应对伊拉克和阿富汗难民安置问题上可被视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种反映（参见N.R. Micinski 的《作为外交政策的难民政策：伊拉克与阿富汗难民在美国的安置》，2018 年登载于本刊第 37 卷第 3 期第 253-278 页）。

尽管《难民调查季刊》的主题范围将随着被迫移民现象的发展而继续演变，本刊依然将致力于发表与学术和政策领域均相关的高质量原创文章。在这方面，本刊感谢所有同行审稿人，即使在其学术职位带来的工作量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依然慷慨地付出他们的时间与专业知识。《难民调查季刊》未来几年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在于如何实现撰稿人的地域来源多样化。尽管过去数年间本刊在这方面已做出了一些努力，但目前稿件的主要来源仍是来自北方世界（Global North）的学者。这一现象并非本刊独有，而是学术研究 with 出版领域某种盛行偏见的反映。

类似于其他许多研究，该领域的知识生产依然是被西方中心的研究经费优先级所构建的，后者由富裕国家所支持，并由统治精英的主流话语所推动。大众媒体对此类研究持续不断的误读加剧了这一趋势，正如关于欧洲所谓难民危机的言论（如果不称之为执念）所表述的那样。这一现象在其他领域可能影响较小，但在移民研究领域，研究人员的地域代表性尤其重要，因为（我们）需要考虑（移民）这一与全球各地相关的世界性现象的多面性与挑战。（我们）迫切需要通过独立而基于证据的知识以构建更细致、更具代表性与综合性的对移民问题的理解。

《移民与边境研究国际学刊》

主编：Idil Atak 博士

《移民与边境研究国际学刊》（IJMBS）是一份采取同行评审的期刊，它为有关移民与边境研究的概念，理论，实证和方法论方面的学科和跨学科研究提供了一个讨论平台。本刊广泛汇集国际学者和从业人员，以（在该领域）增进知识和改进实践。在过去的两年中，IJMBS 刊登的来稿跨越了许多地理区域和国家，对移民现象、边境政策和实践，以及移民的相关体验进行了记录和严格分析。IJMBS 尤其为三个相互关联的领域贡献了知识：分别是移民刑事定罪、作为威慑和收容的场所的边境，以及提升流动性和移民人权保护的策略。

移民刑事定罪

IJMBS 的稿件通常针对当前的全球与国家背景，在此背景下移民的流动被限制性措施所约束。各国诉诸于对相关移民行为的刑事定罪以威慑和惩罚寻求庇护者和非正规移民。该过程包括为执行移民法规而增强对刑法的依赖。违反移民法将带来刑事后果，而适用于刑法的程序保护却未予实施。有问题的措施包括任意拘留、强化监测、拦截战略和驱逐出境。各国还收紧了授予难民身份的标准，以“阻止难民身份滥用”为借口限制获得庇护的人数。在此背景下，IJMBS 探索了与移民刑事定罪相关的重要的理论与实证含义，以及这一现象如何在不同背景下被建构与挑战。具体来说，一篇来稿运用历史视角考察与比利时的驱逐移民政策有关的意识形态根源。这一研究方式展示了“将外国人定义为不道德的主体”是如何使实施驱逐的特殊权力合法化的。类似地，一些作者采取比较视角来阐明不同司法管辖区之间在刑事政策的历史、原理和实施方面的共性。其中一个案例是欧盟和加拿大在确定难民身份时采用“安全来源国”标准作为使某些难民申请无效并减少“不受欢迎的”寻求庇护者的人数的手段。

贯穿于各类文献的一个共同主题是移民刑事定罪对移民人权的影响。以加拿大移民拘留制度为例，该制度没有明确的法定拘留时限或有意义的独立监督，这一情况显然加剧了对移民施加任意而不人道的拘留的风险。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旅行禁令提供了另一个例证，说明移民刑事定罪会如何侵犯诸如隐私权和无罪推定等个人权利。此外，旅行禁令要求各国向美国当局提供有关其公民和常住外国人的信息，以换取其被排除在禁令管制国家名单之外。事实上，IJMBS 的一系列稿件都强调，移民管理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一个主要维度。目的地国越来越多地与移民来源国和过境国合作，以使它们能够有效地控制其边界并控制非正规移民。通常以国家间权力不平衡为特征的移民控制外部化已经损害了移民的权利，这一点在印度尼西亚的偷渡寻求庇护者的案例中已得到证明。这一群体的“非法行为”是由印度尼西亚与澳大利亚间的强化合作造成的。这不仅对印度尼西亚法律产生变革性影响，也对该国针对寻求庇护者的社会态度产生了变革性影响。与第三国间的安排也是目前欧盟层面讨论的一部分，其目的是将难民限制在欧盟以外或外国国家。在某些情况下，国家间的战略联盟是嵌入在互惠条件制度中的。例如，北非和萨赫勒地区（Sahel）国家积极参与欧盟在移民控制方面的努力。这种参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些国家自身的利益和欧盟的期望推动的，比如军事援助、财政支持和政权合法性。

排斥性边境和过境移民

边境是一个涉及话语，空间和时间维度的复杂空间。边境不断演变的性质一直是 IJMBS 的焦点，而 IJMBS 系统性考察边境管制在实践中如何运作。如本刊一篇稿件所强调的那样，边境官员面临的任务既需要酌情决策，又需要采取强制措施，必须在职业精神与个人道德价值观之间取得平衡。

边境既可指治理工具又指代国家边界，IJMBS的许多篇文章都对边境概念的变更性进行了研究和讨论。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加拿大实施的，应对墨西哥寻求庇护者带来的地缘政治“威胁”的“预期拦截”措施。诸如《美国 - 加拿大安全第三国条约》、要求墨西哥公民凭签证入境，以及“安全来源国计划”等措施构建了一道虚拟边境以有效过滤和排斥墨西哥移民。另一个类似的案例是，在2015年所谓的“欧洲难民危机”期间，欧盟的边境控制体系使移民遭遇排斥与危险。如 IJMBS 的一篇文章提到的那样，当超过100万人抵达欧洲时，关于“危机”的激烈政治辩论使公众舆论无法看到问题根源在于欧盟团结和责任分担机制的内在弱点。事实上，本刊的另外一篇文章认为，欧盟将打击移民偷运列为政治优先事项，这影响了人道主义援助的提供、以及非正规移民和寻求庇护者行使权利的机会。公民社会行为体，特别是那些对欧洲移民权利进行批判性关注并（为此）开展政治性动员的行为体，在为此类移民提供帮助时面临起诉和刑事定罪。（前述文章的）作者们几乎都指出了确保边境的透明度和问责制这一紧迫问题。

IJMBS有助于人们理解移民现状及日常经验是如何面向边境的（运行）逻辑的。研究表明，移民的迁移之路正变得更加旷日持久。中转过境正成为许多迁移者日常生活。因此，本刊特别注意过境的概念，它是一个通过流动限制制度以及前述的互惠条件制度而构建的空间。特别地，第一庇护国正承受着日益增长的压力，这些压力主要在于付出加倍努力使其所接纳的难民融入当地的方面。但是，这些国家仍竭力应对经常面临歧视的难民的社会和经济需求。正如一篇文章描述的，尽管在迁移之路上存在风险，部分叙利亚难民在对“活下去”和“逃离土耳其无止境的临时（安置）”的渴望的驱使下开始了其在欧盟范围内的二次迁移。出于类似的原因，2015-2016年间抵达希腊和意大利的100万难民中的大多数都开始了其二次迁移，以摆脱其临时身份和剥削性的过境经济。另一篇来稿阐明了被监禁在印度尼西亚而希望被安置到澳大利亚的寻求庇护者的处境。该文表明，许多情况下，中转过程的困境可能会鼓励移民同意“受协助地自愿返回”到他们可能面临迫害的地方。

移民能动性、恢复力的局限与发展方向

移民的恢复力和能动性也是IJMBS探索的重点课题之一。如本刊一篇文章所展示的那样，来自中国大陆及中国香港的年轻临时移民在英国已能够运用诸如结婚以及性资本等策略以延长在该国的居留时间。在其他情况下，移民可以通过善用新技术以管理自己的迁移轨迹。移动通信技术有助于挑选（移民迁移的）路线与目的地，并促进对非正规移民的筹资。遗憾的是，IJMBS的文章也展现了移民恢复力的局限，以及国家利用移民能动性以进一步加强移民管控和拒绝提供保护的各种方式。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14年从墨西哥和中美洲前往美国的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的危险处境。美国和墨西哥当局将这些儿童定义为“非法移民”，这导致被驱逐出境的（儿童）人数增加。同时，边境管制在“协助

未成年人”的幌子下实施，这些未成年人则成为无能动性的受害者。童被驱逐出境。同时，边境管制在“协助未成年人”的幌子下实施，这些未成年人则成为无能动性的受害者。

IJMBS的许多文章都谈到了边境控制制度的适得其反的影响。除了对移民人权的侵犯以外，这一制度还导致了移民偷运与人口贩运的增加。正如一位作者所强调的，只有各国为难民进入庇护国提供合法且安全的途径才能解决移民偷运问题。事实上，2016年的《关于难民和移民的纽约宣言》呼吁各国确保安全、有序的正常移民。近期的两项全球契约标志着（移民管理）朝着“以更包容和更有原则的方式管理人口流动”的方向迈进。正如《难民问题全球契约》所强调的，难民安置政策在这方面至关重要。IJMBS的一期特刊比较对照了四个主要接收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英国）的难民安置措施，为相关讨论做出了贡献。安置支持政策在几个关键方面得到了考察，包括就业、医疗、教育、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这期特刊就现有安置政策是否恰当，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合适进行了深度讨论。它还批判性地分析了国家之间，以及安置政策的不同领域之间的政策差异。文章中提出的政策建议激发了建设性的变化，并在研究所涉国家和全球范围内对决策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了信息。重要的是，对移民安置政策的比较分析表明，难民与接受他们的南方世界（Global South）之间有可能形成更强的团结。

总体来说，IJMBS所发表的研究呼吁促进跨越边境的人口流动。它打破了“移民可以由基于威慑的政策加以管制”的神话。研究成果提供的证据表明这种政策是适得其反的，并强调有必要建立一个有效的以人权为基础的全球框架，以增强流动。

《欧洲国际移民评论》²⁵

主编：Emmanuel Ma Mung and Véronique Petit

《欧洲国际移民评论》（REMI）是一份关注国际移民和民族间关系的专业杂志。它具有多学科背景（社会学、人类学、人口统计学、地理学、历史、政治科学），刊登以法文、英文和西班牙文写成且具有深度的，以实证或理论为导向的文章，也刊登对进行中研究的最新结果予以记录的研究纪要。每期评论包括一个主题，并辅以数篇其他主题的文章。2016年推出的“法律纪事”专栏（Chronique juridique）则涉及与国际移民和移民政策相关的法律问题的日渐增长的重要性。重新推出的这一专栏由一群专业律师主持，他们所构建的讨论网络包括国际移民法（公约、议定书）、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的接收和保护条件、保护和促进移民社会权利，以及移民权利保护、获得医疗服务的渠道、非正规移民的劳动法保护等人权议题。

为纪念其创刊30周年，REMI出版了“更新移民议题”特刊（2016年第32卷3-4期）。该期特刊集合了多篇主题多元化的原创稿件。在典型的研究论文以外，特刊包含了与期刊编辑、研究者与艺术家的访谈。通过这些访谈涉及广泛内容，包括“科学期刊在急剧变化的出版和研究界的作用”、“在理解移

25 本刊编辑所引用的文章详见 <https://journals.openedition.org/remi/>。

民问题过程中分类和概念的运用”，以及“多元文化社会中移民现象的定位”等。还有一些文章涉及认识论方面的问题，比如城市背景下的调查方法（使用摄影及录音）、对迁移流量的测绘及描绘、迁移历史的博物馆志等。另有一些文章分析了近期的热门主题：美国的移民政策以及亚欧之间“丝绸之路”的复兴。

暴力问题是本刊近几期内容中反复出现的主题，该问题的重要性反映了移民政策在特定背景或危机中造成的悲剧性后果，以及关于移民旅程研究的兴起。由 Cécile Canut 和 Anak Pian 编辑的专题“公开反对边境暴力，用语言描述欧洲移民现象”（2017年第33卷第2-3期）运用语言方法探讨了边境暴力问题。考虑到在向欧洲迁移过程中语言实践是移民实践的一部分，本期文章分析了行为主体如何描述发生在边境的死亡与暴力事件。死亡被认为是多维度的，包括社会性死亡、人身死亡、失踪、制度与安全的随意性（所致的死亡），等等。这些语言实践在不同的社会与政治层面得以理解，无论是其产生的制度空间（国际组织、以及欧洲或国家层面），还是其在移民到达欧洲时、在欧洲生活过程中或被驱逐而返回来源国之后被接受的层面。这种语言方法既与对移民话语的思考相对应，也与移民在多元话语框架中采用的叙事相对应。这种视角使人们有可能在考虑边境群体的同时，为全球化时代解释社会空间的不平等现象提供一个框架。

一些关于难民情况的研究也涉及暴力与移民路径问题。Karen Akoka、Olivier Clochard和Albena Tcholakova在专题“被认定为难民之后呢？”（2017年第33卷第4期）对难民群体在确定难民身份之后的命运提出了疑问。事实上，他们的问题始于这样的观察：在对欧洲庇护状况的研究中，关于受认定难民的研究依然较少。多数学术研究聚焦于待认定为难民的群体在其申请被接受或拒绝前的处境，而本专题文章则考察“认定后”的状态。他们质疑“将难民身份视为一种结果”的普遍印象，并邀请人们从社会、身份及政治重组方面对其影响提出疑问。针对不同时期的不同人群（亚美尼亚人，非洲人，柬埔寨人，泰米尔人）的各类案例研究对作为个体和集体体验的“难民身份”予以展现。

专题“流亡中的生活、思考与写作”（2017年第33卷第1期）也对流亡经历及流亡后的生活进行了考察；该专题由历史学家Ralph Schor编辑，他试图理解作家和思想家这一特定类别的流亡者在流亡中的路径和身份选择。这一群体中的许多人或为了前所未有的知识冒险而自愿离开家园，或作为政治难民而被迫离开其祖国。历史或社会科学方面的文章描述了远离祖国的作家的生活状况，以了解其思想的形成和表达方式。一些作者表述了双重语料库的情况：通过对来源地相同的作者和移民进行采访而取得的漫谈式数据，以及基于他们的文字作品而构建的话语数据。这些文章考察了移民问题的文学与人类学写作、关于自我和他者的叙事、对于情绪和感受的表达，以及旁观者的视角。一些“专题外”文章重点介绍了在拥有电影产业的国家中电影与移民体验之间的联系，探讨电影和摄影以何种方式开拓了新的话语空间。本刊其中一期（2016年第32卷3-4期）对摄影、移民和城市之间的联系进行了尤为详细的阐述。电影和摄影是如何反映移民的迁移经历、想象力、生活、居住与工作状况的？此外，这些文章还展现了影像如何贡献于时事和记忆的产生，以及如何灌输情绪、促进反思、动员和谴责。

运用历史视角对当代形势的考察，使把握断裂与连续性以及发展比较性观点成为可能。本刊在这方面的一个案例是由Mihaela Nedelcu和Ruxandra-Oana Ciobanu编辑的专题“罗马尼亚罗姆人在欧洲的迁移：包容性政治，区分策略和身份边界的构建（解构）”（2016年第32卷第1期）。Paola Corti和Adelina Miranda编辑的专题“意大利迁移运动的历史和现状”（2018年第34卷第1期）也采取了同样的视角；该专题批判性地回顾了意大利的移民历史，意大利在某一时期因其“在国境线上驱逐外国人”的政策而频繁出现于国际视野。作为移民研究的结果，对意大利案例的分析指出，不可能仅通过对领土的历史变迁的简单分析确定老一代和新一代移民的迁移范围。上述研究表明，一方面，采取遥远的视角对于相对化当前分析是必不可少的；另一方面，还显示了对于改变“历史视角对移民事实的关注”的启发意义。同样地，鉴于运用的分类已不再是语义上反映政治话语时所使用的类型化工具，因而在运用主观水平来理解现象的复杂性时，考虑不同的政治空间尺度（地方、地区、国家与国际层面）将变得十分有益。这一历史视角也呈现于Michèle Leclerc-Olive和Marie-Antoinette Hily编辑的专题“培养精英：撒哈拉以北非洲学生向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流动”（2016年第32卷第2期），这一专题展现了一段被遗忘的历史，考察了在意识形态计划名义下的国家合作，以及国家间因相关项目而引发的“有资格的移民”。这些经历的呈现引发了对于此类“流动”和“精英”的描述性分类的讨论。

最后，由Véronique Petit和Simeng Wang编辑的最新专题“国际移民的心理健康”（2018年第34卷第2-3期）是REMI面向心理健康推出的首个专题。这一期专题出版时，正值法国与欧洲的移民政策损害了许多移民的权利，包括获得医疗服务的机会和他们的健康。本专题文章提供了实证分析以描述面向移民的心理健康护理和治疗关系在其迁移路径的不同节点上的运用。心理健康的视角更新了对移民所处社会关系的诠释。它也使得在微观、中观和宏观层次对精神痛苦产生、表现和处理的社会条件分析变为可能。对被诊断为“有精神障碍、心理困难或处于痛苦状态的”难民的护理方式（制度、社会、法律、卫生）也与移民政策的效果、接收与护理移民的动态、护理体系的组织以及主观性和自我表达的产生相关。

第六章

附录 A. 关于移民融入和社会凝聚的术语和定义

各种各样的术语被用来指代移民在接纳地社会的融入以及社会凝聚。对某一特定术语的选择取决于对话者（谁 / 哪个利益相关者）、特定时期（什么时候）、以及特定东道国或社会（哪里）的历史、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环境。

下表阐明了一些常用的术语及其潜在定义。但是，由于不存在公认的定义，这些定义仅仅是关于这些术语可以如何理解的建议。

文化适应 (Acculturation)	“文化适应是指拥有不同文化的群体与其中一个或两个群体保持着持续的直接接触，进而改变其原有文化模式的现象。” 来源：Redfield、Linton 和 Herskovits，1936，收录于 Berry，1997。
适应 (Adaptation)	“有选择地和常常有意识地尝试根据东道国的规范和价值观念调整文化实践的某些方面。” 来源：Castles 等，2002。
同化 (Assimilation)	“一种单向性的融入政策路径，即一个民族或社会群体（通常是少数群体）采用另一群体（通常是主要族裔或社会群体）的文化实践。同化包括吸纳语言、传统、价值观、传统习俗和通常能减少同化者与接纳地社会其他成员的社会差异的行为。” 来源：国际移民组织（IOM），2019。
文化多样性 (Cultural diversity)	“一个由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构成的社会文化形式的多样性。” 来源：欧洲移民网络（European Migration Network），2014，收录于国际移民组织（IOM），2019。
排斥 (Exclusion)	“这可以指剥夺获得某些权利、资源和福利的机会，这些权利、资源和福利通常被视为特定社会中成员资格的一部分。移民通常被某些社会领域包容（如劳动力市场）而被另一些领域排斥（如政治参与）。” 来源：Castles 等，2002。

融入 (Inclusion)	“移民或难民成为社会中诸如教育、劳动力市场、福利体系和政治代表等特定部门参与者的过程。其重点在于积极和有意识的过程：即公共机构或者雇主的政策，以及新来者自身的角色。融入被视为是排斥和社会排斥的对立面。” 来源：Castles 等，2002。
接纳 (Incorporation)	“移民的接纳被一些社会科学家视为一个相对中性的术语，指的是新来者成为社会一部分的整个过程。它被认为避免了同化、融合及嵌入等术语的规范性含义。” 来源：Castles 等，2002。
嵌入 (Insertion)	“移民和难民被带入各个社会分部门的过程。该术语起源于法国共和党的移民个体同化模式，带有被嵌入到一个不变的社会制度的含义——亦即，移民不得不适应现有的结构。” 来源：Castles 等，2002。
融合 (Integration)	“移民及其居住社会之间互相适应的双向过程，通过这个过程，移民被纳入接纳地社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生活。它要求移民和社区承担一系列共同责任，并吸收了社会融入和社会凝聚等其他相关概念。” 来源：国际移民组织（IOM），2019。
跨文化主义 (Interculturalism)	“一种弥合差异、建立纽带和社会资本的方法。亦即，它促进了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纽带）的人们之间的关系，以及来自不同背景（促进具有不同宗教、语言等特征的人们之间的互动）、倾向于尊重他人差异的个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它是避免人们被限制和隔离的一种方式，这些限制和隔离可能会使人们陷入无穷无尽的社会排斥之中。” 来源：Zapata-Barrero，2017。
多元文化主义 (Multiculturalism)	“一种欢迎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表达、甚至有时是鼓励的融合政策模式。这种方式鼓励移民在保留自身文化认同的同时成为社会的正式成员。它将对不同背景、传统以及世界观的承认与某些普世价值观相结合，例如法治、性别平等超越文化差异并保障所有人拥有同等权利的价值观。这种融合关系在马赛克图像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它使得少数民族群体可以和社会中的大多数生活在一起。” 来源：国际移民组织（IOM），2019，改编于国际移民组织（IOM），2017b。

社会凝聚 (Social cohesion)	“尽管没有一个广泛适用的定义，社会凝聚通常与‘团结’、‘亲密’、‘宽容’与‘和谐共存’这些概念相联，指的是一个特定社会或社区的社会秩序，这个社会或社区建立在所有社区民众的共识和归属感的基础上；人们的不同背景和境况的多样性都能被欣赏并得到积极重视；来自不同背景的人有相似的生活机会；在工作场所、学校和社区中，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们正在建立一种牢固和积极的关系。” 来源：国际移民组织（IOM），2019，改编自 Demireva（2017），引用 Cattle，2005。
社会排斥 (Social exclusion)	“社会排斥是指个人或群体在不同社会部门（例如教育、就业、住房、医疗）中处于多重不利地位的情况。” 来源：Castles 等，2002。
社会融入 (Social inclusion)	“提高基于身份而处于不利地位的人参与社会的能力、机会和尊严的过程。” 来源：世界银行（World Bank），2013，收录于国际移民组织（IOM），2019。
跨国主义 (Transnationalism)	“跨国主义在广义上是指跨越民族 - 国家边界、将人和机构联系在一起的各种纽带和互动。” 来源：Vertovec，1999。

附录 B. 移民融入的法律框架

如第 6 章所介绍，移民融入的各个关键政策领域与包括移民在内的所有个人都享有的一些特定权利相对应，并以这些权利为基础。该附录中的图表概述了对移民融入至关重要的一些权利。

这些权利都基于特定的国际条约，尤其是国际人权法和国际劳动法的相应部分。在不损害其他相关国际或地方法律文件的情况下，这些条约包括：

国际人权法	国际劳动法
• 1966 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 1966 年《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 1989 年《儿童权利公约》 • 1990 年《保护所有迁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	• 《移民就业公约》（修订版），1949 年（第 97 号） • 《迁徙工人（补充规定）公约》，1975 年（第 143 号）

尽管这些条约仅对缔约国具有法律约束力，1966 年的两个《公约》现已得到几乎所有国家的批准。²⁶ 而且，下图中的一些权利已经被公认为国际习惯法的一部分。因此，它们对所有国家具有法律约束力，无论这些国家是否批准特定的条约或公约。这些习惯权利最明显地包括移民融入的主要支柱：即非歧视原则，这一原则确保包括移民在内的所有人的权利，不会基于“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见或其他观点、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地或包括移民身份在内的其它身份”而被废除或削弱。²⁷

26 关于 172 个国家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的批准情况，参见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chapter=4&clang=_en&mtmsg_no=IV-4&src=IND；有关 169 个国家对《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批准情况，参见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IND&mtmsg_no=IV-3&chapter=4&clang=_en。

27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 HRC），1989：第 7 段。但是，正如理事会所指出的：“如果条约中区别对待的标准是合理和客观的，且其目标是为了实现一个符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合法目的，那么并非每一种区别对待都会构成歧视”（同上：第 13 段）。关于非歧视原则的习惯法性质，参见 Chetail，2019。



附录 C. “移民公民调查”的主要发现

移民公民调查（Immigrant Citizens Survey）²⁸ 由 Baudouin 国王基金会 (King Baudouin Foundation) 和移民政策小组（Migration Policy Team）试行，调查对象是 7473 位在欧盟之外出生、居住在七个欧盟成员国的 15 个城市中的移民。调查问题涉及融入的六个维度，得出以下主要发现：

1. 就业

- 劳动力市场问题往往是地方性的，从南欧的几乎不签订法律合同，到北欧对外国资格的歧视和不信任。
- 对移民而言，主要问题是工作保障。
- 25%-33% 的工作移民感觉自身资质高于其工作要求。
- 受过教育的移民如果提交申请，通常能获得对其外国资格的认可，但只有少数人会去申请。
- 多数处于工作年龄的移民希望有更多的培训。
- 与国内大多数人相比，移民在平衡培训、工作和家庭生活中面临更多的问题。

2. 语言

- 移民通常比其居住国的普通人说更多的语言。
- 对移民而言（正如对大多数人一样），时间是学习一门新语言的主要问题。
- 相比于普通民众，移民可能更难获得有关学习机会的信息。
- 许多移民参与到语言或融合课程之中。
- 参与者高度重视语言学习课程，对社会 - 经济融合课程也是如此。

3. 政治和公民参与

- 多数移民对选举感兴趣（感兴趣程度通常和本国公民一样）。
- 大多数移民希望政治更具有多样性——许多人为此愿意参与投票。
- 移民在公民生活中的广泛参与程度因城市和组织而异。
- 移民是否了解或参与一个移民非政府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处地方和国家的环境。

4. 家庭团聚

- 第一代移民中只有少数人曾与伴侣或子女分离。
- 受访国家中多数失散家庭已经团聚。
- 如今，多数失散移民不希望申请家庭团聚，有些人是因为家庭选择，但其他人是因为政策阻碍。
- 家庭团聚有助于移民提高家庭生活质量和归属感，有时还能改进其它融入成果。

28 Huddlestone 和 Dag Tjaden, 2012。

5. 长期居留

- 80–95% 的移民已经是或想成为长期居民。
- 在新移民国家的多数临时移民也想要成为长期居民。
- 一般人在最短居留期限后不久就会提出（长期居留）申请。
- 一些国家的申请者提到，政府的公文和权力是主要问题。
- 长期居留有助于大多数移民获得更好的工作和更多的安定感。

6. 公民身份

- 约四分之三的移民已经是或者想成为（迁入国）公民。
- 少数对公民身份不感兴趣的人往往不认为入籍后与其现状会有差别，或者面临特定的政策阻碍。
- 在法国，不入籍的主要原因是程序繁杂，在德国则是因为对双重国籍的限制。
- 入籍在成熟的移民国家以及匈牙利和西班牙的受助群体中更为普遍。
- 具备入籍条件的移民在申请过程中往往需要花费数年时间。
- 公民身份有助于移民获得更多的安定感，得到更好的工作，甚至是更多的教育和参与感。

来源：摘录自 Huddleston 和 Dag Tjaden，2012。

第七章

附录 A. 监测移民健康和建立移民敏感（migrant-sensitive）的卫生系统的重要优先事项和行动

监测移民健康

优先解决事项	• 确保移民健康数据的标准化和可比性。 • 运用解释移民人群多样性的方法对移民健康信息进行适当的分类和分析，从而更好地理解趋势和结果。 • 加强对移民寻求医疗服务行为以及获得和利用医疗服务的状况的监测，并增加对与移民健康状况和结果相关数据的收集。 • 确定和计划：（a）监测移民健康的良好实践；（b）促进移民平等获得健康的政策模型；以及（c）包容移民的医疗系统模型和实践。 • 建立数据库，这些数据可以与决策以及监测政策和计划的影响关联。
主要行动	• 确定各国可以接受和使用的主要指标。 • 促进将移民变量纳入现有人口普查、国家统计局、有针对性的健康调查和常规卫生信息系统，以及其他部门（例如住房、教育、劳动和移民部门）的统计中。 • 使用超越传统手段（例如人口动态统计和常规卫生信息系统）的创新方法来收集有关移民的数据。 • 向移民明确说明为什么收集与健康相关的数据以及这将如何使他们受益，并采取适当保障措施以防止用歧视性或有害的方式使用数据。 • 在政府、公民社会和国际组织之间提高对与移民健康有关的数据收集方法、使用和数据共享的认识。 • 编制有关移民健康状况的全球报告，包括各国进度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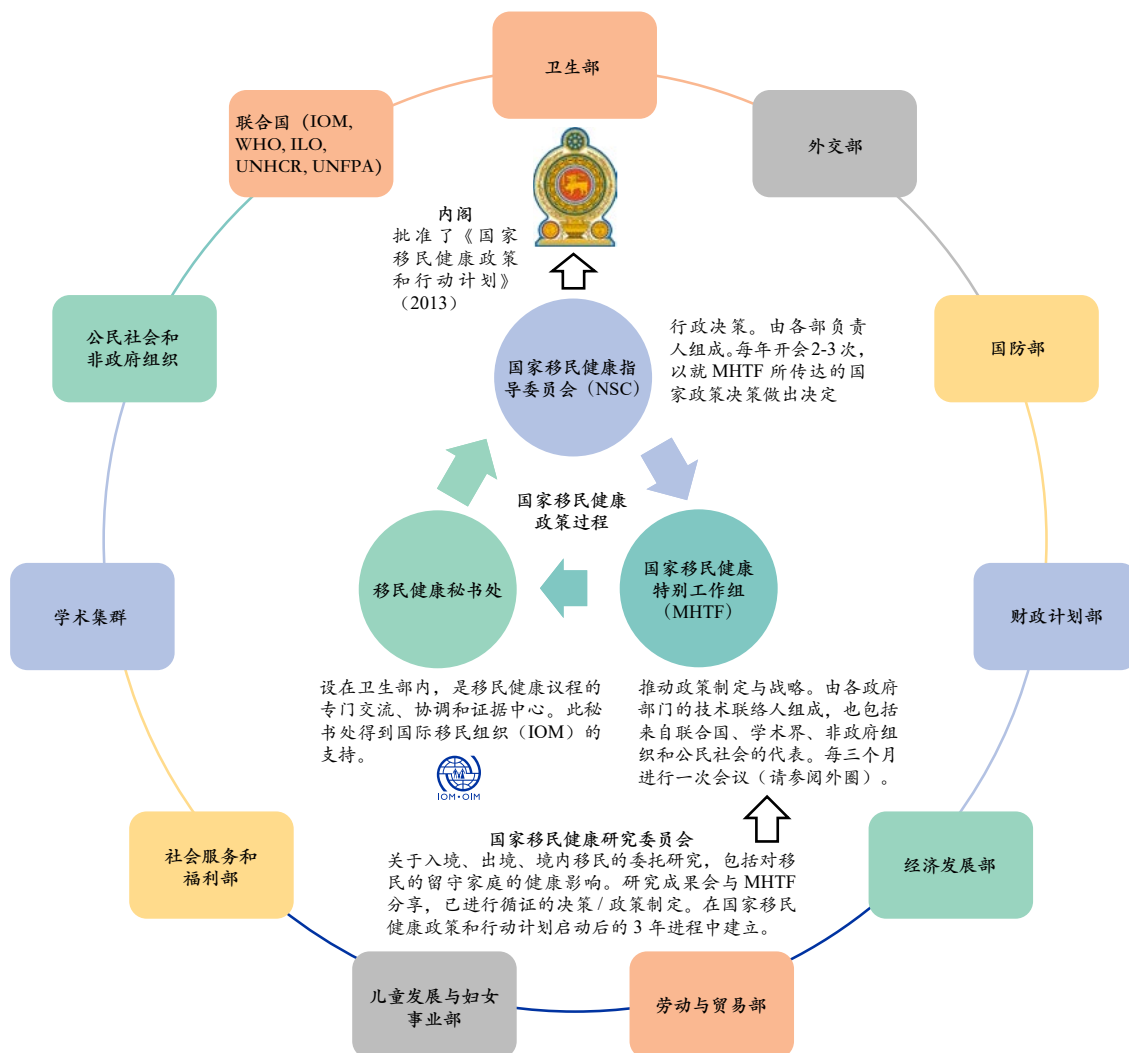
对移民敏感 (Migrant-sensitive) 的卫生系统

优先解决事项	• 确保在文化上和语言上以适当的方式向移民提供医疗服务，并执行禁止歧视的法律法规。 • 采取措施以提高卫生系统用全面、协调和财务上可持续的方式提供包容移民的服务和方案的能力。 • 增强移民在所有情况下获得的服务的持续性和质量，包括从非政府组织医疗服务方和替代性提供者所获得的服务。 • 培养卫生部门人员和相关非卫生部门人员的能力，以了解和解决与移民相关的健康和社会问题。
主要行动	• 建立政府内部的移民健康议题联络点。 • 制定卫生服务提供、组织管理和治理的标准，这些标准解决语言和文化能力、流行病学因素、以及法律、行政和财务方面的挑战。 • 为卫生系统提供对移民敏感 (migrant-sensitive) 医疗服务的执行和绩效监测建立框架。 • 在对移民敏感的医疗服务和教育计划设计、执行和评估中涵盖离散的移民医务工作者。 • 将移民健康纳入所有卫生人员（包括支持和管理人员）的本科、研究生和继续教育职业培训中。

附录 B 斯里兰卡推进国家移民健康政策和行动框架的经验

自持久的内战于 2009 年结束以来，持续经济增长与和平红利使斯里兰卡成为南亚地区蓬勃发展的经济体。国际移民仍是斯里兰卡发展的催化剂。斯里兰卡既是一个劳动力输出国（超过 200 万该国公民在国外作为劳务移民工作），也是一个劳动力接收国——越来越多来自印度和中国等国的移民工人来到这里并以在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例如新公路、海港和机场项目）中工作为主。这种发展将进一步增加人口进出岛和在岛内的流动性。内战的结束也让斯里兰卡难民从印度返回，还有更多的斯里兰卡其他部分的境内流离失所者返回了其原籍地。因此，应对一系列动态的人口流动带来的健康挑战就变得很重要。

图 1. 推进斯里兰卡的国家移民与健康政策过程



在认识到解决移民与健康问题的跨部门性质后，斯里兰卡政府采用了循证的“全政府”方法来推进国家移民健康政策。这个过程由卫生部领导，并与国际移民组织（IOM）合作。斯里兰卡仍然是少数几个拥有专门的“国家移民健康政策和行动计划”的国家之一，该计划于 2013 年启动。

推进国家移民健康政策的六条经验

1. 采用跨部门参与式的方法

由卫生部长牵头建立了一项跨部门机制，以推动移民与健康议程。多部门协调框架包括三个要素：（a）政策规划局内推动日常协调的专门秘书处；（b）推动技术合作的国家移民健康特别工作组（MHTF）；（c）推动法律和行政层面行动的国家指导委员会。MHTF 使公民社会、非政府部门、学术界和政府间组织、以及移民自身能参与其中。

2. 采用包容性的方法

经过广泛的考虑，MHTF 将所有三种移民流中的移民类别作为目标：入境、出境和国内移民。入境移民包括国外移徙工人和返回的难民；出境移民包括移徙工人、国际学生和军事人员等类别；国内移民包括自由贸易区工人、季节性工人和境内流离失所者等类别。考虑到大量移徙工人的存在，留守儿童和国际移徙工人的家庭被专门列入该政策的第四部分中。

3. 采用强有力的“循证方法”

斯里兰卡政策制定的一个特点是强调使用循证方法来制定政策和指导干预措施。国家移民概况在移民健康政策的形成阶段得到编制，而国家移民健康研究委员会在（健康政策和行动计划启动后的）三年期内成立。相关部门在进行严谨且采用高伦理标准的多学科研究上做出努力。研究成果通过一系列国家移民健康研究专题讨论会得到分享，政府机构、移民社区代表、民间团体、发展伙伴、联合国机构、私营部门和学术界参加了会议。

4. 采用务实且有应对性的方法

政策制定过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必须对国家可能遇到的任何重要的全国性移民与健康挑战做出应对，而不是仅为了政策制定的目的保持一个静态过程。要认识到跨部门特别工作组在采取实践行动中的作用。例如，制定“国家边境卫生战略”是为了增强入境地点更好地准备、应对与减轻全球卫生安全风险，以及改进该地点疾病监测与协调性的能力。

5. 嵌入问责制框架

在国家、次国家和全球各层面追踪进度并共享定期进度报告是政策实施的关键方面。斯里兰卡于 2010 年和 2011 年正式报告了在《世界卫生大会 61.17 号决议：移民健康》中详细提到的四个干预领域中取得的进展。MHTF 还制定了关于移民与健康的国家报告单，该报告单全文可以在 www.migrationhealth.lk 中阅读。一个长期的挑战是维持卫生部内部、以及各部与合作伙伴之间的协调成果。

6. 确保全球卫生外交和参与

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成员国个体不能在有效推进其国家移民健康议程上“单独行动”。鉴于健康脆弱性扩散于移民各个阶段且跨越了边境，移民输出国和接收国都需要在多边外交上做出努力。

附录 C. 健康在《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中的实施

目标 1：收集和利用准确分类数据作为循证政策的基础

关于利用在国家范围内的分类数据编制国别移民概况的行动应当包括制定循证的移民政策。首先可以建立一个在全球范围内联系研究专家、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实用平台，以加强分析移民健康趋势、分类健康信息以及促进经验交流的信息系统。

目标 7：应对和减少移民活动的脆弱性

解决迁移过程脆弱性的行动包括提供医疗服务和心理及其他咨询服务，特别是为在迁移各个阶段的移民妇女、青少年和无人陪伴与失散儿童提供服务。这一目标也将要求解决移民的经历中存在的问题，包括仇外心理、对有医疗需求的移民的迁移限制、其他的政策空白和不一致，以及通过充足的信息、教育和自救力赋能来加强移民的恢复力。

目标 10：预防、打击和消除国际移民背景下的人口贩运

对被贩运人员的保护和援助需要对身心健康相应措施的整合，包括服务提供和能力建设。这将需要跨境合作与伙伴关系以协调跨部门政策和实践，并确保治疗的持续性以及对有特定健康需求的女性、男性、女孩和男孩的健康对策。

目标 15：为移民提供获得基本服务的机会

该目标鼓励政府“将移民的健康需求纳入国家和地方医疗政策和计划，（……）包括考虑到世界卫生组织《促进难民和移民健康的优先事项和指导原则框架》的相关建议”，这份框架由世卫组织成员国、国际移民组织（IOM）和其他联合国伙伴合作制定。这些承诺与政府针对于与健康相关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结果（目标 3 及其他）的计划有关，包括加强包容移民的医疗系统。

目标 22：建立社会保障权益和既得福利的可携性机制

将与健康相关的行动纳入这一目标需要评估并加强医疗服务中的财务风险保护，以减轻移民的灾难性卫生支出负担。健康方面的社会保护应成为互惠性社会保障协议必要的组成部分，该协议关乎在所有技能水平的移民工人在长期和临时迁移过程中既得福利的可携带性。

第九章

附录 A. 对环境移民治理具有重要意义的政策进程

除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和《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Global Compact for Safe, Orderly and Regular Migration）之外，还有其它各种专题政策进程讨论环境移民。这些政策进程包括但不限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Sendai Framework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联合国人权理事会（HRC）和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的工作，以及国际劳工组织（ILO）、联合国环境大会（UNEA）和联合国难民署（UNHCR）执行委员会的三方成员进行的讨论，还有国际移民组织（IOM）理事机构机制。²⁹ 所有这些全球政策都专门讨论了气候变化、灾害和环境退化背景下的移民和流离失所问题。其它进程（例如以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为重点的“萨摩亚途径”（SAMOA Pathway）对诸如海洋、生态系统或水等关键环境问题的处理）也都纳入了移民议题。下文的信息图总结了各种政策论坛和机制的主要内容。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灾难所致流离失所问题平台”（PDD），这是一项由国家牵头的倡议，旨在将环境变化和移民问题结合在一起以解决对跨境流离失所者的保护缺口，特别是实施 2015 年由 108 个国家 / 地区通过的《南森保护议程》。³⁰ PDD 主要关注流离失所问题，并且还有一个工作计划，其旨在提高所有可能因灾害和气候变化等环境压力而迁移者的适应能力。例如，PDD 最近更新的战略通过“以有尊严的方式远离伤害，通过创建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途径”来促进流离失所风险的管理。³¹ PDD 的工作计划指出，移民行为是一种对灾害风险的回应。³²

29 在国际移民政府的政府间政策对话中，包括国际移民对话（International Dialogue on Migration, IDM）和国际移民组织管理机构（例如国际移民组织（IOM）理事会）的例会以及与国际移民组织支持的区域移民协商进程有关的区域政策讨论中，各国越来越多地在跨政府层面上参与移民、环境与气候变化方面的活动。例如，参见国际移民组织（IOM），2007。

30 南森倡议（Nansen Initiative），2015。

31 灾害所致流离失所问题平台（PDD），2019。

32 同上。

全球政策进程中的移民和流离失所概要

适应中的移民

制定了“关于损失和损害的工作方案”：第14 (f) 段呼吁各缔约方采取“适当地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层面采取措施以增进对气候变化引起的流离失所、移民和有计划的搬迁的理解、协调与合作”，以增强适应性的行动。

损失和损害中的移民

缔约方大会商定了它们在解决损失和损害方面的作用。第7 (vi) 段：“增进对损失和损害的理解和专门知识，其中包括……气候变化的影响如何影响移民、”

华沙国际机制的实施

缔约方大会批准了华沙国际机制 (WIM) 的两年工作计划和结构。

国际移民组织 (IOM) 组织了一次技术会议以记录最佳实践、挑战和经验，并就华沙国际机制 (WIM) 三大支柱向流离失所问题特别工作组提出建议

启动风险转移信息收集所

IOM 和 PDD 代表流离失所问题特别工作组组织了一次利益相关者会议，以评估工作组的工作计划在不在不同领域的发展，并为在波兰卡托维兹举行的第24次缔约方大会上提出的综合建议的发展提供信息。



流离失所问题特别工作组利益相关者会议

知识转移中的移民

促进与“损失和损害”有关的知识转移和最佳实践。

华沙国际机制

华沙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国际损失与损害机制 (WIM) 的建立是为了帮助特别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它具有三个支柱：

- 增进理解；
- 对话、协调、凝聚和协同作用；以及
- 行动与支持。

流离失所问题特别工作组

根据《巴黎协定》，在 WIM 框架下成立的流离失所问题特别工作组；建立了一个信息收集所，以收集和传播与风险有关的信息。

序言中承认移民问题。

第50段：“避免、最小化和解决与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有关的流离失所。”

解决方案缔约方大会

缔约方大会批准了一项计划。潘基文 (Ban Ki-Moon) 和弗朗索瓦·奥朗德 (François Hollande) 强调了人类移民的重要性，并组织了超过20项活动致力于解决人类移民问题。

流离失所问题特别工作组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在第10/CP.24号决议中通过了“关于避免、最小化和解决与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相关的流离失所问题综合办法的执行委员会 (AWIM) 的报告中的建议”。

来源：国际移民组织 (IOM) 的移民、环境和气候变化部 (Migration,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Change Division) 作图。

国家政策制定

于 2018 年实施的一项在流离失所问题特别工作组的工作计划框架下的概况描绘项目强调，国家移民政策和气候变化政策都日益关注环境移民问题。³³ 在该项目所审查的 66 个国家和地区中，有 53% 在其国家移民和流离失所政策框架中提到了气候变化和环境因素。在提交了国家气候变化适应政策、计划或战略的 37 个国家和地区中，有 81% 提到了人口流动。

人口流动性的不同维度（移民、流离失所和有计划的搬迁）通过各种主题（例如安全、城市化、劳动、适应和健康）得以被探讨。这表明，随着全球层面认识的提高，环境与移民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融入国家政策。但是，尽管在创造气候 / 环境与人口流动社区之间的协同上做出了努力，国家政策一致性方面仍存在缺口。

完整报告可在 <https://environmentalmigration.iom.int/iom-pdd-task-force-displacement-stakeholder-meeting> 获得。

33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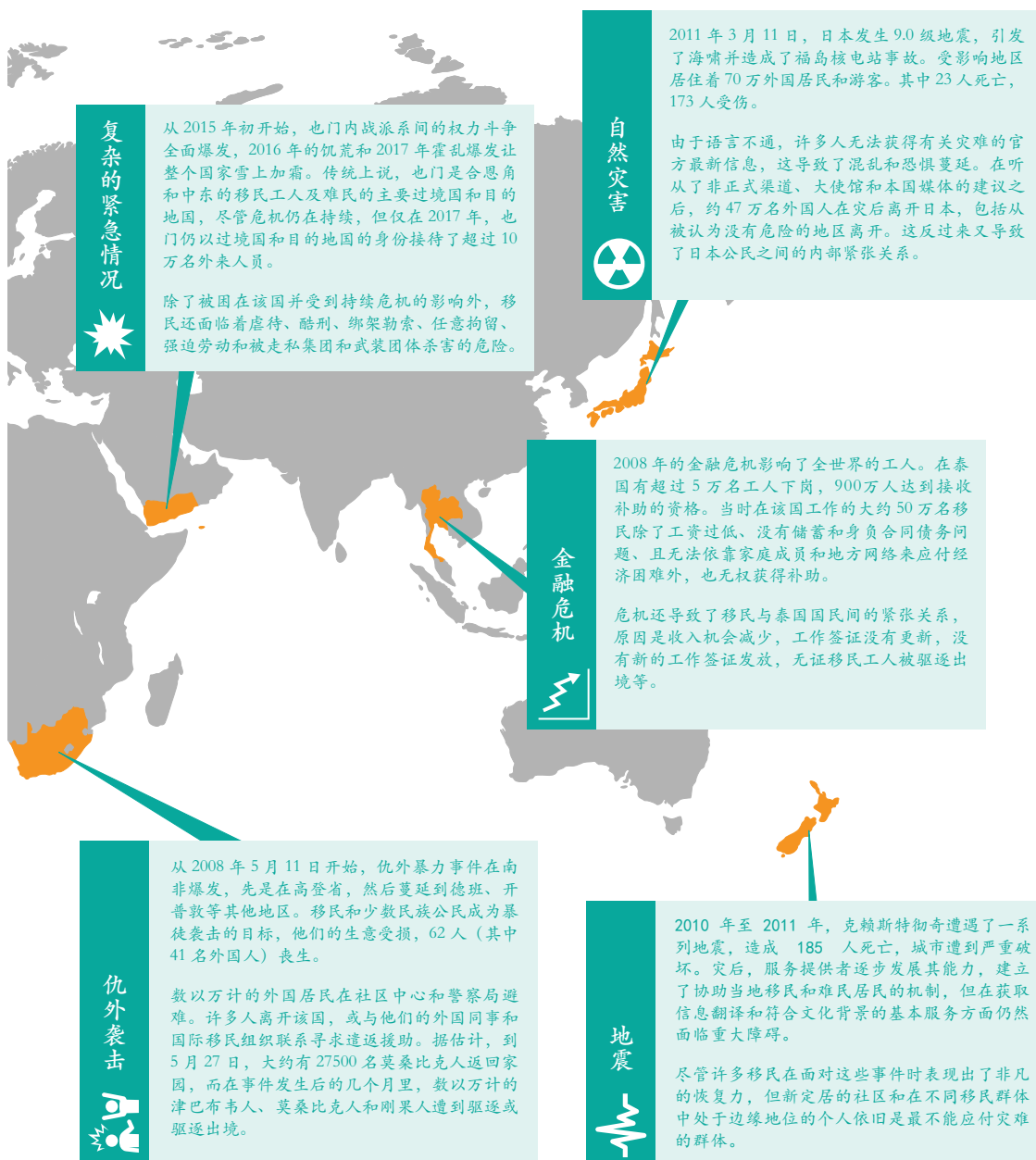
第十章

附录 A. 不同危机状况对移民的不同影响



主要来源

加拿大麦克默里堡大火：<https://bit.ly/2A6jnk3>, <https://bit.ly/2ryEruA>。
 墨西哥的暴力犯罪：Paris Pombo 等（2016），身处墨西哥的移民，脆弱性和风险。国际移民组织（IOM）。
 对比利时的恐怖袭击：<https://bbc.in/2Gfq0pE>, <https://bit.ly/2BdZrLG>。
 西非的埃博拉疫情：<https://bit.ly/2Ld9QvD>, <https://bit.ly/2RVVfaA>。
 也门的复杂紧急事件 <https://cnn.it/2IkVvRK>, <https://bit.ly/2UHVaxK>。
 南非的仇外攻击：<https://nyti.ms/2C9D8s5>, IOM (2009)。走向宽容、法律和尊严：解决南非境内针对外国国民的暴力行为。
 东日本三重灾难：Duncan (2013) 移民融合作为备灾因素：2011 年东日本大地震案例。移民政策实践，3（2）：9-14。
 泰国的金融危机：Chantavanich, S 等，2010 年经济衰退对泰国工人影响的快速评估。ARCM，亚洲问题研究所，朱拉隆功大学，曼谷，泰国。
 克赖斯特彻奇地震：Marlowe, J. 2015 年归属与灾后恢复：难民背景社区与坎特伯雷地震。英国社会工作杂志，45（增刊 1）：188-204。



第十一章

附录 A. 有关移民的主要多边倡议、进程、协定和宣言的大事年表³⁴

1985	发起“关于移民、庇护和难民问题的政府间协商”（IGC）
1990	成立中美洲移民主管委员会（Comisión Centroamericana de Directores de Migración（OCAM））
1993	启动《布达佩斯进程》
1994	开罗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 启动乌拉圭回合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关于服务贸易模式 4（自然人流动）的谈判
1996	成立移民问题区域会议（RCM，或称普埃布拉进程） 启动亚太难民、流离失所者与移民问题政府间磋商机制（APC） 成立太平洋移民局长会议（PIDC） 将服务贸易模式 4（自然人流动）的承诺纳入《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第三议定书
1998	启动国际移民政策计划
1999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任命移民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
2000	启动海牙难民与移民进程 启动南部非洲移民对话机制（MIDSA） 启动南美移民会议（SACM）/ 利马进程 通过《联合国千年宣言》（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³⁴ 由于该年表的整体重点在于移民，因而其并不包括其他更为具体的倡议（本表对此类倡议并无偏见），此类倡议中包括与难民本身有关的，由诸如联合国难民署或独立国家联合体会议（1996-2005）发起的倡议。

2001	创立伯尔尼倡议 启动国际移民组织下的国际移民对话 (IDM) 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的不容忍现象世界会议 (第一次德班会议) 启动跨境合作进程 (南雪平进程) 启动西部非洲移民对话 (MIDWA) 进程
2002	启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国际移民问题协调会议 启动西地中海移民问题区域部长级会议 (5+5 对话) 启动应对偷运、贩运人口及相关跨国犯罪问题的“巴厘进程” 向秘书长提交移民工作组的报告 (道尔报告, Doyle Report)
2003	成立国际移民全球委员会 (GCIM) 成立日内瓦移民工作组 启动地中海过境移民对话 (MTM) 启动亚洲劳工原籍国海外就业和合同工问题部长级磋商 (科伦坡进程) 启动移民、庇护、难民区域倡议 (MARRI)
2004	国际劳工大会通过不具约束力的国际劳工组织报告六“为全球经济中的移民工人谋求公平待遇” 通过不具约束力的伯尔尼倡议“国际移民管理议程”
2006	成立全球移民小组 (GMG, 前身为日内瓦移民小组) 第一届国际移民与发展问题高级别对话 (2006 HLD) 联合国秘书长任命国际移民与发展特别代表 启动欧非移民与发展对话 (拉巴特进程) 通过不具约束力的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劳务移民的多边框架
2007	启动全球移民与发展论坛 (GFMD)
2008	启动政府间发展管理部门——移民问题区域协商进程 (IGAD-RCP) 启动亚洲劳工原籍国和目的地国海外就业和合同工问题部长级磋商 (阿布扎比对话)
2009	德班反对种族主义审查会议

2011	启动关于移民和庇护的东部伙伴关系计划（EaP）（将南雪平进程包含在内） 第四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通过《伊斯坦布尔宣言》与《十年期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
2012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会议（里约热内卢 +20） 启动关于因灾导致跨境流离失所问题的南森倡议 启动中非国家移民对话（MIDCAS） 通过不具约束力的国际移民组织移民危机行动框架（MCOF）
2013	第二届国际移民与发展问题高级别对话（2013 HLD） 启动阿拉木图难民保护和国际移民进程 启动东南非共同市场（COMESA）区域磋商进程——COMESA 成员国移民问题对话（MIDCOM）
2014	启动危机国家移民倡议（MICIC） 启动人口流动、移民与发展市长论坛 国际劳工大会通过不具约束力的报告《公平劳务移民：纳入国际劳工组织议程》 通过《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快速行动方式（萨摩亚途径）》
2015	启动非洲移民问题区域内论坛（IRFMA，或称泛非论坛） 启动阿拉伯区域协商进程（ARCP） 联合国大会通过《2030 可持续发展目标》 国际移民组织理事会通过移民治理框架 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通过《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 第三次联合国世界减少灾害风险大会通过《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 通过《巴黎气候变化协定》 通过不具约束力的南森倡议在灾害和气候变化背景下保护跨境流离失所者的议程
2016	世界人道主义峰会启动“大协议”（Great Bargain） 联合国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Habitat III）通过《新城市议程》 通过不具约束力的 MICIC 倡议《保护在遭受冲突或自然灾害的国家的移民的指南》 联合国难民和移民首脑会议通过《关于难民和移民的纽约宣言》

2017	《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的非正式协商（4月至11月）和评估阶段（12月） 《难民问题全球契约》的专题协商（1月至12月）、非政府组织协商（6月）和评估阶段（12月）
2018	启动联合国移民网络（全球移民小组的后继者） 政府间会议通过《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 联合国大会通过《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 联合国大会通过《难民问题全球契约》

来源：Bauloz，2017（信息有更新）。

附录 B. 《移民问题全球契约》与此前的全球移民倡议和阶段成果之间的相同点与不同点

《移民问题全球契约》以此前的全球移民倡议和阶段成果为基础，包括了该契约出现前的倡议所聚合的主题领域。这些集中领域在下表中分为三个主题群：（a）通过应对流离失所和非正规移民的动因和后果，使移民行为的消极影响最小化；（b）认可并强化移民行为的积极影响；（c）保障移民权利与福祉。

《移民问题全球契约》还指明了多年以来逐渐浮现的议题趋势，这些新趋势为移民和及其政策提出了新挑战，如《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概述了对环境移民和可持续发展的关注（见下表）。

《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出现之前，
部分全球移民倡议的主要议题集合、趋势和矛盾焦点摘要

相同点	最小化移民的消极影响	• 解决被迫和非正规移民的动因：贫困、人权侵犯和武装冲突 • 通过有效的边境管制政策应对非正规移民问题 • 合作预防和打击人口贩卖和偷运 • 批准并执行人口贩卖和移民偷运问题相应议定书（译者注：即《巴勒莫公约》的两个补充议定书）
	强化移民的积极影响	来源国 • 改善汇款现状，降低汇款费用 • 确保招聘公平公正，减少招聘中介费 • 帮助移民自愿返回与重新融合 • 改善高技能移民和其他移民的知识和技能转移 • 鼓励和创造移民的社会发展参与机会
		目的地国 • 利用（临时）劳务移民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 • 吸引高技能移民工人 • 利用移民的技能与创业精神 • 移民与贸易之间的相互关系（《服务贸易总协定》模式四）
		国际社会 • 将移民问题纳入各国发展计划 • 需要更多关于移民与贸易相互关系的循证研究 • 改善包括私营企业在内的合作伙伴关系以管理劳务移民

相同点	保障移民人权与福祉 • 打击歧视、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 • 保障移民工人权利，确保劳工标准 • 保护移民免受虐待、剥削和人口贩运 • 批准并执行重要国际人权条约以及国际劳工组织关于人口贩运的公约和文书 • 将处于脆弱处境中的妇女及女童、儿童和人口贩运受害者视为需要特殊保护的移民 • 促使移民融入社会（长期）
议题趋势	• 移民的环境动因（例如自然灾害、人为灾难和环境退化） • 从发展向可持续发展转型，以及移民在其中的地位及作用 • 从人才流失到短期移民与 / 或循环式移民 • 被视为处于脆弱处境的移民的被迫滞留移民
矛盾焦点	• 建议开辟更多供移民使用的法律途径 • 考虑临时移民政策之外的低技能劳务移民 • 批准并执行《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1990）》

来源：Bauloz，2017。本摘要根据以下九个移民倡议和阶段成果的对比性主题总结所得出，分别是：伯尔尼倡议；国际移民对话年会；“道尔报告”（Doyle Report，2002）；2003 年成立的国际移民全球委员会；全球移民小组；分别于 2006 年和 2013 年举办的首届和第二届国际移民与发展高级别对话；全球移民与发展论坛；以及 2016 年联合国难民和移民首脑会议。

《移民问题全球契约》还指明了多年以来逐渐浮现的议题趋势，这些新趋势为移民和及其政策提出了新挑战，如《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概述了对环境移民和可持续发展的关注（见下表）。

然而，如果说《移民问题全球契约》涵盖了以往全球移民治理议程中（优先级）位居前列的所有问题，那么它对此前成果的超越具体体现在：

- 更加重视某些具体专题领域，包括：
 - 收集和利用准确的分类数据（目标 1），以“有利于…开展研究，指导…连贯一致的循证决策和充分知情的公共言论…”，促建对契约承诺的有效监测和评估。

— 加强正规移民途径的可用性和灵活性（目标 5），尤其是通过处于各个技能水平的劳务移民与技能匹配，³⁵ 以及家庭团聚和学术流动。³⁶ 契约还考虑了由于突发自然灾害和其他不稳定局势导致的移民被迫离开的情况下的正规应对途径，如提供人道主义签证、私人赞助、儿童教育机会和临时工作许可证等方式。³⁷ 它还为缓慢发生的自然灾害、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的不利影响等特定情况提供搬迁计划和签证选项。³⁸

— 应对和减少移民脆弱性（目标 7），这一目标中包括对于处于脆弱处境的移民的广泛解释性清单，无论其移民身份为何。³⁹

• 引入以往全球移民倡议中未涉及的一个主题领域：

— 在失踪移民问题上积极拯救生命并开展协调一致的国际行动（目标 8），不过这一目标已体现在《纽约宣言（2016）》中。⁴⁰

尽管契约的制定是国际社会迈向全球移民治理的重要一步，但《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的某些目标、承诺和行动并不像人们期待的那样影响深远。如果将《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的最终文本与其第一稿草案比较，⁴¹ 有些问题在各国的谈判中似乎变得更加棘手。例如，对于拘留移民儿童这一议题，第一份草案明确提到“在国际移民背景下结束拘留儿童这一做法”，⁴² 而各国在契约最后文本中仅承诺“努力结束拘留儿童这一做法”。⁴³ 无独有偶，契约的最终文本中未包含以下两个特定议题：

非正规移民的非罪化：取该议题而代之的是，《移民问题全球契约》规定了用于解决非正规入境或居留问题的潜在制裁措施，⁴⁴ 但没有明令禁止除了偷运和贩卖移民之外的其他犯罪行为。⁴⁵

无证移民的合规化：合规化在契约中仅被间接地设想为“借鉴现有做法，协助非正规身份的移民，协助他们根据个案情况并按照清晰透明的标准接受个人评估，并可能由此获得正规身份”。⁴⁶

35 联合国大会（UNGA），2018a。关于低技能移民工人的正规移民途径，详见 Newland 和 Riester，2018。

36 联合国大会（UNGA），2018a。

37 同上。

38 同上。

39 同上。

40 联合国大会（UNGA），2016。

41 《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2018a。

42 同上，第 27（g）段。

43 联合国大会（UNGA），2018a，第 29（h）段。

44 联合国大会（UNGA），2018a：目标 11，第 27（f）段。尽管如此，这些制裁必须“适当、公平、无歧视，并完全符合国际法规定的适当程序和其他义务”。

45 同上。这与《纽约宣言》（联合国大会（UNGA），2016）中适用于难民和移民的直接承诺形成对比。

46 联合国大会（UNGA），2018a：目标 7，第 23（i）段；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的原始草案中对于无证移民合规化的表述，“将促使无证移民合规化这一选择作为促进移民融入社会的方法……”（《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2018a：第 30（g）段；在正式文本中无该段——译者注）。详情可见：联合国大会（UNGA），2016：附件二，第 8（p）段。



参考文献*

第一章

- AlSayyad, N. and M. Guvenc
2015 Virtual uprisings: On the interaction of new social media, traditional media coverage and urban space during the “Arab Spring”. *Urban Studies*, 52(11).
- Burns, A. and S. Mohapatra
2008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Brief 4,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 Castles, S.
2010 Understanding global migration: A social transformation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36(19):1565–1586.
- Czaika, M. and H. de Haas
2014 The globalization of migration: Has the world become more migrator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48(2):283–323.
- De Witte, M.
2018 Stanford research explores the complexities of global immigration, from past to present, 18 April 2018, *Stanford News*. Available at <https://news.stanford.edu/2018/04/18/examining-complexities-migration/>.
- Goldin, I., G. Cameron and M. Balarajan
2011 *Exceptional People: How Migration Shaped Our World and Will Define Our Futu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 Faist, T. and N. Glick-Schiller (eds.)
2009 Migration, development and transnationalization: A critical stance. Papers in Special Section, *Social Analysis*, 53(3):106–122.
- Fotaki, M.
2014 Narcissistic elites are undermining the institutions created to promote public interest. British Politics and Policy blog,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London, 21 February. Available at <https://blogs.lse.ac.uk/politicsandpolicy/narcissism-and-perversion-in-public-policy/>.
- Friedman, T.L.
2016 *Thank You for Being Late: An Optimist’s Guide to Thriving in the Age of Accelerations*. Allen Lane, New York.
- Hall, K. and D. Posel
2019 Fragmenting the Family? The complexity of household migration strategies in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 *IZ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and Migration*, 10(2).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2478/izajodm-2019-0004>.

* 所有提供的超链接在发布时都在运行。

- Hochschild, J. and J. Mollenkopf
 2008 The complexities of immigration: Why Western countries struggle with immigration politics and policies.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 Ikenberry, G.K.
 2018 The end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94(1):7–23.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2018 *ILO Global Estimates on International Migrant Workers – Results and Methodology*. 2nd edition. ILO, Geneva. Available at 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pub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652001.pdf.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
 2000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00*. IOM, Geneva. Available at <https://publications.iom.int/books/world-migration-report-2000>.
 2003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03: Managing Migration Challenges and Responses for People on the Move*. IOM, Geneva. Available at <http://publications.iom.int/books/world-migration-report-2003-managing-migration>.
 2017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18*, IOM, Geneva. Available at <https://publications.iom.int/books/world-migration-report-2018>.
- Juskalian, R.
 2018 Inside the Jordan refugee camp that runs on blockchain. *MIT Technology Review*, 12 April. Available at www.technologyreview.com/s/610806/inside-the-jordan-refugee-camp-that-runs-on-blockchain/.
- Kapur, D.
 2001 Diasporas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Journal of Human Development*, 2(2):265–286.
- Khadria, B.
 2004 Human resourc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India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bility of highly skilled Indian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Working Paper 2004/7,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Paris. Available at [www.oecd.org/officialdocuments/publicdisplaydocumentpdf/?cote=DSTI/DOC\(2004\)7&docLanguage=En](http://www.oecd.org/officialdocuments/publicdisplaydocumentpdf/?cote=DSTI/DOC(2004)7&docLanguage=En).
- King, R.
 2012 Theories and typologies of migration: an overview and a primer. Working Paper. Malmö University, Malmö.
- Koser, K.
 2016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 Latonero, M., K. Hiatt, A. Napolitano, G. Clericetti and M. Penagos
 2019 Digital Identity in the Migration & Refugee Context: Italy Case Study. Coalizione Italiana Libertà e Diritti Civili (CILD), Rome. Available at https://datasociety.net/wp-content/uploads/2019/04/DataSociety_DigitalIdentity.pdf.

Mauldin, J.

- 2018 The age of change is coming, and these tech trends will drive economic growth. *Forbes*, 29 August. Available at www.forbes.com/sites/johnmauldin/2018/08/29/the-age-of-change-is-coming-and-these-tech-trends-will-drive-the-next-decades-economic-growth/#6e78467131fd.

McAuliffe, M.

- 2016 How transnational connectivity is shaping irregular migration: Insights for migration policy and practice from the 2015 irregular migration flows to Europe. *Migration Policy Practice*, 6(1):4–10.
- 2018 The link between migration and technology is not what you think. *Agenda*, World Economic Forum, Geneva, 14 December. Available at www.weforum.org/agenda/2018/12/social-media-is-casting-a-dark-shadow-over-migration/.

Mishra, P.

- 2017 *Age of Anger: A History of the Present*.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New York.

Muggah, R. and I. Goldin

- 2019 How to survive and thrive in our age of uncertainty. *Agenda*, World Economic Forum, Geneva, 7 January. Available at www.weforum.org/agenda/2019/01/how-to-survive-our-age-of-uncertainty-muggah-goldin/.

Parsons, C.R., R. Skeldon, T.L. Walmsley and L.A. Winters

- 2007 Quantifying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 database of bilateral stocks.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cy* (Ç. Özden and M. Schiff, eds.).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pp. 17–58.

Rawnsley, A.

- 2018 Democracy is more fragile than many of us realised, but don't believe that it is doomed. *The Guardian*, 21 January. Available at 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8/jan/21/democracy-is-more-fragile-than-many-of-us-realised-but-do-not-believe-that-it-is-doomed.

Ritholtz, B.

- 2017 The world is about to change even faster: Having trouble keeping up? The pace of innovation and disruption is accelerating. *Bloomberg Opinion*, 6 July. Available at www.bloomberg.com/opinion/articles/2017-07-06/the-world-is-about-to-change-even-faster.

Sanchez, G.

- 2018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clandestine migration facilitation: An overview of migrant smuggling research. *Journal on Migration and Human Security*, 5(1):9–27.

Schwab, K.

- 2016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What it means, how to respond. *Agenda*, World Economic Forum, Geneva, 14 January. Available at www.weforum.org/agenda/2016/01/the-fourth-industrial-revolution-what-it-means-and-how-to-respond/.

Skeldon, R.

- 2018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ternal migration, mobility and urbanization: Towards more integrated approaches*. Migration Research Series, Paper No 53, IOM, Geneva.

Stone, T.

- 2016 History tells us what may happen next with Brexit & Trump. *Medium*, 23 July. Available at <https://medium.com/@tswriting/history-tells-us-what-will-happen-next-with-brexit-trump-a3febd154714>.

Triandafyllidou, A.

- 2018 Globalisation and migration. In: *Handbook on Migration and Globalisation* (A. Triandafyllidou, ed.).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UN DESA)

- 2003 *Long-Range Population Projections: Proceedings of the United Nations Technical Working Group on Long-Range Population Projections*. United Nations Headquarters, New York. Available at 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publications/pdf/trends/population-projections.pdf.
- 2015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igrant Stock: Migrants by Destination and Origin*. UN DESA, New York. Available at 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migration/data/estimates2/estimates15.asp.
- 2019a *International Migrant Stock 2019*. UN DESA, Population Division, New York. Available at 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migration/data/estimates2/estimates19.asp (accessed 26 September 2019).
- 2019b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9*. Highlights. ST/ESA/SER.A/423, UN DESA, Population Division, New York. Available at https://population.un.org/wpp/Publications/Files/WPP2019_Highlights.pdf.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UNGA)

- 2016 *New York Declaration for Refugees and Migrants*. A/RES/71/1, 3 October. Available at 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migration/generalassembly/docs/globalcompact/A_RES_71_1.pdf.

World Economic Forum (WEF)

- 2019 *Transformation Map on Migration* (curated by Marie McAuliffe, IOM). WEF, Geneva, Switzerland. Available at <https://intelligence.weforum.org/topics/a1Gb0000000LGr8EAG?tab=publications>.

第二章

Adjami, M.

- 2016 *Statelessness and Nationality in Côte d'Ivoire: A Study for UNHCR*. Available at www.refworld.org/docid/58594d114.html.

Blizzard, B. and J. Batalova

- 2019 Refugees and Asylees in the United States. *Spotlight*,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13 June. Available at www.migrationpolicy.org/article/refugees-and-asylees-united-states.

Brookings Institution and University of Bern

- 2010 *IASC Framework on Durable Solutions for 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Available at www.unhcr.org/50f94cd49.pdf.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 2019 *Out of the Shadows: Shining a Light on Irregular Migration*. Project Director: D.F. Runde, Authors: E.K. Yayboke and C. Garcia Gallego, CSIS Project on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CSIS and Rowman & Littlefield, Washington, D.C., and Lanham. Available at https://csis-prod.s3.amazonaws.com/s3fs-public/publication/190826_RundeYaybokeGallego_IrregularMigrations.pdf.

de Beer, J., J. Raymer, R. van den Erf and L. van Wissen

- 2010 Overcoming the problems of inconsistent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data: A new method applied to flows in Europe.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6(4):459–481.

Fertig, M. and C. Schmidt

- 2001 First- and second-generation migrants in Germany – What do we know and what do people think? *IZA Discussion Papers*, 286:1–48.

Gallagher, A. and M. McAuliffe

- 2016 South-East Asia and Australia. In: *Migrant Smuggling Data and Research: A Global Review of the Emerging Evidence Base* (M. McAuliffe and F. Laczkó, eds.). IOM, Geneva. Available at https://publications.iom.int/system/files/smuggling_report.pdf.

Gordon, I., K. Scanlon, T. Travers and C. Whitehead

- 2009 Economic Impact on London and the UK of an Earned Regularization of Irregular Migrants in the UK. Greater London Authority, London. Available at www.london.gov.uk/sites/default/files/gla_migrate_files_destination/irregular-migrants-report.pdf.

Institute on Statelessness and Inclusion

- 2014 *The World's Stateless*. Wolf Legal Publishers, Oisterwijk. Available at www.institutesi.org/worldsstateless.pdf.
- 2018 *Statelessness in Numbers: 2018. An Overview and Analysis of Global Statistics*. Available at www.institutesi.org/ISI_statistics_analysis_2018.pdf.

Internal Displacement Monitoring Centre (IDMC)

- 2018 Global Report on Internal Displacement 2018. IDMC, Geneva. Available at www.internal-displacement.org/global-report/grid2018/.
- 2019 Global Report on Internal Displacement 2019. IDMC, Geneva. Available at www.internal-displacement.org/global-report/grid2019/.
- n.d. Global Internal Displacement Database. IDMC, Geneva. Available at www.internal-displacement.org/database (accessed 3 September 2019).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 2018 *ILO Global Estimates on International Migrant Workers – Results and Methodology*. 2nd edition. ILO, Geneva. Available at 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pub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652001.pdf.

- n.d. Arab States: Labour Migration. Available at www.ilo.org/beirut/areasofwork/labour-migration/lang--en/index.htm.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
- 2000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00*. IOM, Geneva. Available at <https://publications.iom.int/books/world-migration-report-2000>.
- 2003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03: Managing Migration Challenges and Responses for People on the Move*. IOM, Geneva. Available at <http://publications.iom.int/books/world-migration-report-2003-managing-migration>.
- 2019a *2018 Return and Reintegration Key Highlights*. IOM, Geneva. Available at www.iom.int/sites/default/files/our_work/DMM/AVRR/2018_return_and_reintegration_key_highlights.pdf.
- 2019b *Glossary on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Law No. 34, IOM, Geneva. Available at www.iom.int/glossary-migration-2019.
- n.d. *Latest Global Figures: Missing Migrants Project: Tracking Deaths Along Migratory Routes*. IOM, Geneva. Available at <https://missingmigrants.iom.int/>.
- Koser, K.
- 2010 Dimensions and dynamics of irregular migration.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16(3):181–193.
- Kyaw, N.N.
- 2017 Unpacking the presumed statelessness of Rohingyas. *Journal of Immigrant and Refugee Studies*, 15(3):269–286.
- Laczko, F.
- 2017 Improving data on migration: A 10-point plan. *Migration Policy Practice*, 7:1, January–March. Available at <https://publications.iom.int/fr/books/migration-policy-practice-vol-vii-number-1-january-march-2017>.
- McAuliffe, M.
- 2018 The nexus between forced and irregular migration: Insights from demography. In: *The Demography of Refugee and Forced Migration* (G. Hugo, J. Abbasi-Shavazi and E.P. Kraly, eds.). Springer, Cham, Switzerland.
- Neto, F.
- 1995 Predictors of satisfaction with life among second generation migrant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35(1):93–116.
-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 2018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utlook 2018*. OECD Publishing, Paris. Available at www.oecd-ilibrary.org/social-issues-migration-health/international-migration-outlook-2018_migr_outlook-2018-en.
- n.d.a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Database. OECD Data, Paris. Available at <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MIG> (accessed 2 September 2019).

- n.d.b Foreign-Born Employment. OECD Data, Paris. Available at <https://data.oecd.org/migration/foreign-born-employment.htm> (accessed 2 September 2019).
- n.d.c Net ODA. OECD Data, Paris. Available at <https://data.oecd.org/oda/net-oda.htm> (accessed 3 September 2019).
- Poulain, M. and N. Perrin
 2001 Is the measurement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flows improving in Europe. Working Paper No. 12. Joint ECE-EUROSTAT Work Session on Migration Statistics organized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UN Statistics Division. UN Statistical Commission and the UN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 (Eurostat). Geneva, 21–23 May.
- Radford, J. and P. Connor
 2019 Canada now leads the world in refugee resettlement, surpassing the U.S., Pew Research Center, Factank, News in the Numbers, 19 June. Available at 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9/06/19/canada-now-leads-the-world-in-refugee-resettlement-surpassing-the-u-s/.
- Skeldon, R.
 2018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ternal Migration, Mobility and Urbanization: Towards More Integrated Approaches*. Migration Research Series, No. 53. IOM, Geneva. Available at <https://publications.iom.int/books/mrs-no-53-international-migration-internal-migration-mobility>.
- United Nations
 1954 Convention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Stateless Persons. United Nations Treaty Series, 360:117, 28 September. Entry into force, 6 June 1960.
-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UN DESA)
 1998 *Recommendations on Statistic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sion 1*.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Available at https://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58rev1e.pdf.
- 2002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2002*. Population Division, New York.
- 2008 International Migrant Stock: The 2008 Revision.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Available at <https://esa.un.org/migration/index.asp?panel=1> (accessed 2 September 2019).
- 2015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Flows to and From Selected Countries: The 2015 Revision*. UN DESA, Population Division. Available at 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migration/data/empirical2/migrationflows.asp (accessed 2 September 2019).
- 2017a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port 2017*. United Nations, ST/ESA/SER.A/403, December. Available at 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migration/publications/migrationreport/docs/MigrationReport2017.pdf.
- 2017b International Migrant Stock: The 2017 Revision. United Nations database, POP/DB/MIG/Stock/Rev.2017. Available at 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migration/data/estimates2/estimates17.shtml (accessed 2 September 2019).

- 2019a *International Migrant Stock 2019*. UN DESA, Population Division, New York. Available at 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migration/data/estimates2/estimates19.asp (accessed 18 September 2019).
- 2019b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tock 2019*. Documentation. POP/DB/MIG/Stoc/Rev.2019, UN DESA, Population Division, New York. Available at 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migration/data/estimates2/docs/MigrationStockDocumentation_2019.pdf.
- 2019c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9*. Highlights. ST/ESA/SER.A/423, UN DESA, Population Division, New York. Available at https://population.un.org/wpp/Publications/Files/WPP2019_Highlights.pdf.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 2009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9*. UNDP, New York. Available at www.hdr.undp.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s/269/hdr_2009_en_complete.pdf.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UNHCR)

- 2010 *UNHCR Global Trends 2010*. UNHCR, Geneva. Available at www.unhcr.org/statistics/country/4dfa11499/unhcr-global-trends-2010.html.
- 2014a *Handbook on Protection of Stateless Persons under the 1954 Convention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Stateless Persons*. UNHCR, Geneva. Available at www.unhcr.org/dach/wp-content/uploads/sites/27/2017/04/CH-UNHCR_Handbook-on-Protection-of-Stateless-Persons.pdf.
- 2014b *Global Action Plan to End Statelessness*. UNHCR, Geneva. Available at www.refworld.org/docid/545b47d64.html.
- 2018 *Global Trends: Forced Displacement in 2017*. UNHCR, Geneva. Available at www.unhcr.org/statistics/unhcrstats/5b27be547/unhcr-global-trends-2017.html.
- 2019 *Global Trends: Forced Displacement in 2018*. UNHCR, Geneva. Available at www.unhcr.org/statistics/unhcrstats/5d08d7ee7/unhcr-global-trends-2018.html.
- n.d.a Population Statistics. UNHCR, Geneva. Available at http://popstats.unhcr.org/en/persons_of_concern (accessed 3 September 2019).
- n.d.b Resettlement. UNHCR, Geneva. Available at <http://popstats.unhcr.org/en/resettlement> (accessed 3 September 2019).

UNHCR Executive Committee (ExCom)

- 2017 *Update on Statelessness*. United Nations Document EC/68/SC/CRP.13, 7 June. Available at www.refworld.org/docid/59a58d724.html.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 2018 DHS announces additional, enhanced security procedures for refugees seeking resettl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Press Release, 31 January. Available at www.dhs.gov/news/2018/01/29/dhs-announces-additional-enhanced-security-procedures-refugees-seeking-resettlement.

Van Waas, L.

- 2013 Reflections on Thailand (1): A protracted and neglected situation of statelessness. Weblog Statelessness Programme, Tilburg University. Available at <http://statelessprog.blogspot.com/2013/02/reflections-on-thailand-1-protracted.html>.

Venkov, J.

- 2018 *Not just a simple twist of fate: statelessness in Lithuania and Latvia. European Network on Statelessness*. Available at www.statelessness.eu/blog/not-just-simple-twist-fate-statelessness-lithuania-and-latvia.

World Bank

- 2016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s Factbook 2016* – Third edition.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Available at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23743/9781464803192.pdf?sequence=3&isAllowed=y>.
- 2017a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s: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Outlook.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Brief 27.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Available at <http://pubdocs.worldbank.org/en/992371492706371662/MigrationandDevelopmentBrief27.pdf>.
- 2017b Remittances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decline for second consecutive year. Press releas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Available at www.worldbank.org/en/news/press-release/2017/04/21/remittances-to-developing-countries-decline-for-second-consecutive-year.
- 2018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s: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Outlook.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Brief 30.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Available at www.knomad.org/sites/default/files/2018-12/Migration%20and%20Development%20Brief%2030.pdf.
- 2019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s: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Outlook.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Brief 31.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Available at www.knomad.org/sites/default/files/2019-04/Migrationanddevelopmentbrief31.pdf.
- n.d.a World Bank Country and Lending Groups.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Available at <https://datahelpdesk.worldbank.org/knowledgebase/articles/906519-world-bank-country-and-lending-groups> (accessed 2 September 2019).
- n.d.b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s Data (updated as of April 2019).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Available at www.worldbank.org/en/topic/migrationremittancesdiasporaissues/brief/migration-remittances-data (accessed 2 September 2019).
- n.d.c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s Publications.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Available at www.worldbank.org/en/topic/migrationremittancesdiasporaissues/brief/migration-and-remittances-publications.

第三章

ACAPS

- 2018 *Migration in West and North Africa: Scenarios*. Available at www.mixedmigration.org/wp-content/uploads/2018/12/20181130_acaps_mmc_scenarios_report_migration_in_west_and_north_africa_update_2.pdf.

Acosta, D.

- 2016 *Free Movement in South America: The Emergence of an Alternative Model?*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23 August. Available at www.migrationpolicy.org/article/free-movement-south-america-emergence-alternative-model.

Adepoju, A.

- 2016 *Migration Dynamics, Refugees and 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 in Africa*. United Nations Academic Impact (UNAI), 20 September. Available at <https://academicimpact.un.org/content/migration-dynamicsrefugees-and-internally-displaced-persons-africa>.

African Union

- 2019 Refugees, Returnees and 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 in Africa at center of 32nd AU Summit Opening of the 37th Ordinary Session of the PRC, Addis Ababa. Available at <https://au.int/en/pressreleases/20190115/refugees-returnees-and-internally-displaced-persons-africa-center-32nd-au>.

Aimsiranun, U.

- 2018 Regional Approaches to Labour Migration: Mercosur and Asea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roceedings of New York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nference, New York. Available at www.aabl.com.au/aablConference/public/documents/pdf/2018_11_25_05_17_37_NYIBSRC-216_Full_Paper.pdf.

Altai Consulting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

- 2015 *Irregular Migration Between West Africa, North Africa and the Mediterranean*. Prepared by Altai Consulting for IOM Nigeria. Available at <https://fmmwestafrica.org/wp-content/uploads/2017/02/en-altai.pdf>.

Amnesty International

- 2018 South Africa: Ten years after xenophobic killings, refugees and migrants still living in fear. Available at www.amnesty.org/en/latest/news/2018/05/south-africa-ten-years-after-xenophobic-killings-refugees-and-migrants-still-living-in-fear/.

Andrew and Renata Kaldor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Refugee Law

- 2019 Australia–United States Resettlement Arrangement. Available at www.kaldorcentre.unsw.edu.au/publication/australia%E2%80%93united-states-resettlement-arrangement.

Atong, K., E. Mayah and K. Odigie

- 2018 *Africa Labour Migration to GCC States: The Case of Ghana, Kenya, Nigeria and Uganda*. African Regional Organis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 Available at www.ituc-africa.org/IMG/pdf/ituc-africa_study-africa_labour_migration_to_the_gcc_states.pdf.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 2019 *Net Overseas Migration*. Available at www.abs.gov.au/ausstats/abs@.nsf/Latestproducts/3412.0Main%20Features42017-18?opendocument&tabname=Summary&prodn=3412.0&issue=2017-18&num=&view=.

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 2018 *International student data: monthly summary*. Available at <https://internationaleducation.gov.au/research/International-Student-Data/Documents/MONTHLY%20SUMMARIES/2018/Dec%202018%20MonthlyInfographic.pdf>.

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 2019 *Pacific Labour Scheme*. Available at <https://dfat.gov.au/geo/pacific/engagement/Documents/pacific-labour-scheme.pdf>.

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Social Services

- 2019 *Syrian/Iraqi humanitarian crisis*. Available at www.dss.gov.au/settlement-services-programs-policy/syrian-iraqi-humanitarian-crisis.

Bauder, H.

- 2016 Sanctuary Citie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55(2):174–187. Available at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full/10.1111/imig.12308>.

Bialik, K.

- 2019 *Border apprehensions increased in 2018 – especially for migrant families*. Pew Research Centre, 16 January. Available at 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9/01/16/border-apprehensions-of-migrant-families-have-risen-substantially-so-far-in-2018/.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BBC)

- 2018 Japan eases immigration rules for workers. *BBC*, 8 December. Available at www.bbc.com/news/world-asia-46492216.
- 2019 Migrant caravan: Mexico detains hundreds in raid. *BBC*, 24 April. Available at www.bbc.com/news/world-latin-america-48036092.

Buckley M., A. Zendel, J. Biggar, L. Frederiksen and J. Wells

- 2016 Migrant Work and Employment in the Construction Sector.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Geneva. Available at www.ilo.org/global/topics/labour-migration/publications/WCMS_538487/lang--en/index.htm.

Carling, J.

- 2016 West and Central Africa. In: *Migrant Smuggling Data and Research: A global review of the emerging evidence base* (M. McAuliffe and F. Laczko, eds.). IOM, Geneva. Available at https://publications.iom.int/system/files/smuggling_report.pdf.

Chatzky, A.

- 2019 *Mercosur: South America's Fractious Trade Bloc*.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vailable at www.cfr.org/background/mercosur-south-americas-fractious-trade-bloc.

Chishti, M. and J. Bolter

- 2019 *The Travel Ban at Two: Rocky Implementation Settles into Deeper Impacts*.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31 January. Available at www.migrationpolicy.org/article/travel-ban-two-rocky-implementation-settles-deeper-impacts.

Climate and Development Knowledge Network

- 2014a *The IPCC's Fifth Assessment Report: What's in it for Africa?* CDKN, London. Available at https://cdkn.org/wp-content/uploads/2014/04/AR5_IPCC_Whats_in_it_for_Africa.pdf.
- 2014b *The IPCC's Fifth Assessment Report: What's in it for South Asia?* CDKN, London. Available at <https://cdkn.org/wp-content/uploads/2014/04/CDKN-IPCC-Whats-in-it-for-South-Asia-AR5.pdf>.

Comisión Económica para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CEPAL)

- 2019 *Plan de Desarrollo Integral entre El Salvador, Guatemala, Honduras y México*. Available at www.gob.mx/cms/uploads/attachment/file/462720/34.Hacia_un_nuevo_estilo_de_desarrollo_Plan_de_Desarrollo_Integral_El.pdf.

Comisión Económica para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CEPAL), United Nations (UN)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

- 2017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Regional Preparatory Meeting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Experts on the Global Compact for Safe, Orderly and Regular Migration*. Available at www.cepal.org/sites/default/files/events/files/caribe_resumen_ejecutivo_v1_eng_ow.pdf.

Connolly, A.

- 2019 Irregular border crossings into Canada drop by half since same time last year. *Global News*, 24 June. Available at <https://globalnews.ca/news/5425884/canada-irregular-border-crossings-decrease-by-half/>.

Connor, P. and J.M. Krogstad

- 2018 *Many worldwide oppose more migration – both into and out of their countries*. Pew Research Center, 10 December. Available at 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8/12/10/many-worldwide-oppose-more-migration-both-into-and-out-of-their-countries/.

Cook, S., J. Lu, H. Tugendhat and D. Alemu

- 2016 Chinese migrants in Africa: Facts and fictions from the agri-food sector in Ethiopia and Ghana. *World Development*, 81:61–70. Available at 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305750X15301571.

Cullell, J.M.

- 2019 México defiende su política migratoria tras detener a casi 400 centroamericanos de camino a EE.UU. *El País*, 24 April. Available at https://elpais.com/internacional/2019/04/23/mexico/1556037413_037927.html.

Curtain, R. and M. Dornan

- 2019 *A pressure release valve? Migration and climate change in Kiribati, Nauru and Tuvalu*. Development Policy Center,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Available at <https://devpolicy.org/publications/reports/Migration-climate%20change-Kiribati-Nauru-Tuvalu.pdf>.

- Curtain, R., M. Dornan, J. Doyle and S. Howes
 2016 *Pacific Possible: Labour mobility: the ten-billion-dollar prize*. The World Bank, July. Available at <http://pubdocs.worldbank.org/en/555421468204932199/pdf/labour-mobility-pacific-possible.pdf>.
- Davidson, H.
 2019 Last four refugee children leave Nauru for resettlement in US. *The Guardian*, 27 February. Available at 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9/feb/28/last-four-refugee-children-leave-nauru-for-resettlement-in-us.
- Devillard, A., A. Bacchi and M. Noack
 2016 *A Survey on Migration Policies in West Africa*. ICMPD, Vienna, and IOM, Dakar. Available at www.icmpd.org/fileadmin/ICMPD-Website/ICMPD_General/Publications/2015/A_Survey_on_Migration_Policies_in_West_Africa_EN_SOFT.pdf.
- Diamant, J. and K.J. Starr
 2018 *Western Europeans vary in their nationalist, anti-immigrant and anti-religious minority attitudes*. Pew Research Center, 19 July. Available at 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8/06/19/western-europeans-vary-in-their-nationalist-anti-immigrant-and-anti-religious-minority-attitudes/.
- Diop, A., T. Johnston and K.T. Le
 2018 *Migration Policies across the GCC: Challenges in Reforming the Kafala*.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and Gulf Research Centre. Available at http://gulfmigration.org/media/pubs/book/grm2017book_chapter/Volume%20-%20Migration%20to%20Gulf%20-%20Chapter%203.pdf.
- Doherty, M., B. Leung, K. Lorenze and A. Wilmarth
 2014 *Understanding South Asian Labor Migration*. Workshop in International Public Affairs, La Follette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Available at www.lafollette.wisc.edu/images/publications/workshops/2014-migration.pdf.
- Dominguez-Villegas, R.
 2019 *Protection and Reintegration: Mexico Reforms Migration Agenda in an Increasingly Complex Era*.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7 March. Available at www.migrationpolicy.org/article/protection-and-reintegration-mexico-reforms-migration-agenda.
- Duncan, H. and I. Popp
 2017 *Migrants and Cities: Stepping Beyond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15*. In: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18* (M. McAuliffe and M. Ruhs, eds.), IOM, Geneva. Available at https://publications.iom.int/system/files/pdf/wmr_2018_en_chapter10.pdf.
- East African Community
 n.d. *Common Market*. Available at www.eac.int/common-market.
- Ellis, P. and M. Roberts
 2016 *Leveraging Urbanization in South Asia: Managing Spatial Transformation for Prosperity and Livability*. World Bank Group, Washington, D.C. Available at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22549>.

Eurasianet

- 2019 As Russia loses its luster, Tajik laborers head to Turkey. *Eurasianet*, 5 May. Available at <https://eurasianet.org/as-russia-loses-its-luster-tajik-laborers-head-to-turkey>.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 n.d. *General information*. Available at www.eaeunion.org/?lang=en#about-info.

European Commission

- 2018a *Lake Chad Basin Crisis: Food Insecurity Situation*. Available at https://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ECDM_20181219_Lake_Chad_Basin_Crisis.pdf.
- 2018b *Integration of immigrants in the European Union*. Special Eurobarometer 469. Available at https://ec.europa.eu/home-affairs/news/results-special-eurobarometer-integration-immigrants-european-union_en.
- 2018c *Report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Available at https://ec.europa.eu/home-affairs/sites/homeaffairs/files/what-we-do/policies/european-agenda-security/20181204_com-2018-777-report_en.pdf.
- n.d. *Schengen Area*. European Commission Migration and Home Affairs. Available at https://ec.europa.eu/home-affairs/what-we-do/policies/borders-and-visas/schengen_en.

Eurostat

- 2018 *Residence permits for non-EU citizens*. Available at <https://ec.europa.eu/eurostat/documents/2995521/9333446/3-25102018-AP-EN.pdf/3fa5fa53-e076-4a5f-8bb5-a8075f639167>.
- 2019 *Migration and migrant population statistics*. Available at https://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php?title=Migration_and_migrant_population_statistics&oldid=415659.

Farbotko, C.

- 2018 *No Retreat: Climate Change and Voluntary Immobility in the Pacific Islands*.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13 June. Available at www.migrationpolicy.org/article/no-retreat-climate-change-and-voluntary-immobility-pacific-islands.

Flahaux, M.L. and H. de Haas

- 2016 African migration: Trends, patterns, drivers. *Comparative Migration Studies*, 4(1):1–25.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

- 2018a *Atlas of Migration: the majority of migrants from Central America come from rural areas*. FAO Regional Office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Available at www.fao.org/americas/noticias/ver/en/c/1174658/.
- 2018b *FAO and WFP concerned about the impact of drought on the most vulnerable in Central America*. Available at www.fao.org/americas/noticias/ver/en/c/1150344/.

Frontex

- 2019 *Risk Analysis for 2019*. Available at https://frontex.europa.eu/assets/Publications/Risk_Analysis/Risk_Analysis/Risk_Analysis_for_2019.pdf.

- Gallagher, A. and M. McAuliffe
2016 South-East Asia and Australia in *Migrant Smuggling Data and Research: A global review of the emerging evidence base*, McAuliffe, M. and F. Laczko (eds.), IOM, Geneva.
- Gao, H., T.B. Bohn, E. Podest and D.P. Lettenmaier
2011 On the causes of the shrinking of Lake Chad. *IOP Science: 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 6(3):1–7. Available at <http://iopscience.iop.org/article/10.1088/1748-9326/6/3/034021/meta>.
- Gaston, S. and J.E. Uscinski
2018 Out of the Shadows: Conspiracy Thinking on Immigration. The Henry Jackson Society. Available at <https://henryjacksonsociety.org/wp-content/uploads/2018/12/Out-of-the-Shadows-Conspiracy-thinking-on-immigration.pdf>.
- Georgetown University
n.d. Planned Relocations: Reports and Publications. Georgetown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Available at <https://isim.georgetown.edu/Planned-Relocations>.
- Gois, A.
2015 *Labour Migration in the ASEAN Region*. Heinrich Böll Stiftung, Berlin, 23 November. Available at www.boell.de/en/2015/11/23/labour-migration-asean-region.
- Harkins, B., D. Lindgren and T. Suravoranon
2017 *Risks and rewards: Outcomes of labour mig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IOM and ILO. Available at 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613815.pdf.
- Hatsukano, N.
2015 Improving the Regulatory and Support Environment for Migrant Workers for Greater Productivity, Competitiveness, and Social Welfare in ASEAN. ERIA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November 2015. Available at www.eria.org/ERIA-DP-2015-76.pdf.
- Hervey, G
2017 The EU exodus: When doctors and nurses follow the money. *Politico*, 30 September. Available at www.politico.eu/article/doctors-nurses-migration-health-care-crisis-workers-follow-the-money-european-commission-data/.
- Hickey, C.K.
2019 Immigration's Cash Rewards. *Foreign Policy*, 17 April. Available at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04/17/immigrations-cash-rewards-migration-remittances/>.
- Hu, X.
2012 *China's Young Rural-to-Urban Migrants: In Search of Fortune, Happiness, and Independence*.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4 January. Available at www.migrationpolicy.org/article/chinas-young-rural-urban-migrants-search-fortune-happiness-and-independence.
- Hugo, G.J.
2014 The changing dynamics of ASEA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Malaysian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 51(1):43–67.

- 2015 Internal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Exploring the Linkages.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22(7):651–668. Available at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psp.1930/full>.
- Human Rights Watch
- 2018 *Mozambique: Armed Groups Burn Villages*. Available at www.hrw.org/news/2018/06/19/mozambique-armed-groups-burn-villages.
- 2019 *World Report 2019: Events of 2018*. Available at www.hrw.org/world-report/2019.
- Hummel, D., M. Doeverspeck and C. Samimi
- 2012 Climate Change, Environment and Migration in the Sahel: Selected Issues with a Focus on Senegal and Mali. Migration, Climate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s in the Sahel (MICLE) Research Project, Working Paper No. 1. Available at www.micle-project.net/uploads/media/micle-wp1-2012-en.pdf.
- Hummel D. and S. Liehr
- 2015 *Migration in the West African Sahel – more than a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ISOE Policy Brief No. 2/2015. Available at www.isoe-publikationen.de/fileadmin/redaktion/Downloads/Bevoelkerung/policy-brief-isoe-2015-2.pdf.
- İçduygu, A.
- 2018 Middle East. In: *Migrant Smuggling Data and Research: A global review of the emerging evidence base*, Volume 2 (A. Triandafyllidou and M. McAuliffe, eds.). IOM, Geneva. Available at <https://publications.iom.int/books/migrant-smuggling-data-and-research-global-review-emerging-evidence-base-volume-2>.
- Immigration, Refugees and Citizenship Canada (IRCC)
- 2018 *Permanent Residents Admitted in 2017, by Top 10 Source Countries*. Available at www.canada.ca/en/immigration-refugees-citizenship/corporate/publications-manuals/annual-report-parliament-immigration-2018/permanent-residents-admitted.html.
-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IE)
- 2018 *Places of Origin*. Available at www.iie.org/Research-and-Insights/Open-Doors/Data/International-Students/Places-of-Origin.
-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 2018 *Impacts of 1.5°C of Global Warming on Natural and Human Systems*. Available at www.ipcc.ch/site/assets/uploads/sites/2/2019/02/SR15_Chapter3_Low_Res.pdf.
- Internal Displacement Monitoring Centre (IDMC)
- 2018a *Global Report on Internal Displacement*. IDMC, Geneva. Available at www.internal-displacement.org/global-report/grid2018/downloads/2018-GRID.pdf.
- 2018b *Global Report on Internal Displacement*. IDMC, Geneva. Available at www.internal-displacement.org/media-centres/east-africa-worst-hit-by-internal-displacement-in-first-half-of-2018.
- 2019 *Global Report on Internal Displacement*. IDMC, Geneva. Available at www.internal-displacement.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documents/2019-IDMC-GRID.pdf.

- n.d. *Global Internal Displacement Database*. IDMC, Geneva. Available at www.internal-displacement.org/database/displacement-data.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Societies (IFRC)

- 2018 *Niger: Complex emergency*. Available at <https://media.ifrc.org/ifrc/wp-content/uploads/sites/5/2018/04/IFRC-Niger-complex-emergency-A4-EN-3.pdf>.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 2016 *Labour migr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Diagnosis, strategy, and ILO's work in the region*. ILO Technical Reports, 2016/2. ILO, Lima. Available at 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mericas/---ro-lima/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548185.pdf.
- 2018 *Europe's ageing population comes with a silver lining*. Available at www.ilo.org/brussels/information-resources/news/WCMS_645926/lang--en/index.htm.
- 2019 *Labour Mobility in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Available at 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ilo-suva/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12549.pd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

- 2015 *More Europeans Migrate to Latin America, Caribbean Than Other Way Around: IOM Study*. IOM, Geneva. Available at www.iom.int/news/more-europeans-migrate-latin-america-caribbean-other-way-around-iom-study.
- 2016a *3rd Almaty Process Senior Officials Meeting (SOM)*, 19–20 September 2016, Astana Kazakhstan. IOM, Astana. Available at www.iom.kz/en/new/213-alma-proc-meet-eng.
- 2016b *Migrant Vulnerabilities and Integration Needs in Central Asia: Root Causes, Social and Economic Impact of Return Migration*. IOM, Astana. Available at www.iom.kz/images/inform/FinalFullReport18SBNlogocom.pdf.
- 2017 *Migration Trends in South America*. South American Migration Report No. 1. IOM, South America. Available at http://robuenosaires.iom.int/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os%20PDFs/Report_Migration_Trends_South_America_N1_EN.pdf.
- 2018a *Regional Migrant Response Plan: For the Horn of Africa and Yemen 2018–20*. IOM, Geneva. Available at www.iom.int/sites/default/files/country/docs/regional_migrant_response_plan_for_the_h.a.yemen.pdf.
- 2018b *IOM Libya Voluntary Humanitarian Return*. IOM, Geneva. Available at www.iom.int/sites/default/files/vhr-update_16-31_dec-english.pdf.
- 2018c *IOM Bangladesh: Rohingya Humanitarian Crisis Response: Monthly Situation Report*. IOM, Geneva. Available at www.iom.int/sites/default/files/situation_reports/file/bangladesh_sr_201812.pdf.
- 2018d *Iraq Displacement Figures Drop Below Two Million for First Time Since 2014; Nearly Four Million Have Returned Home*. IOM, Geneva. Available at www.iom.int/news/iraq-displacement-figures-drop-below-two-million-first-time-2014-nearly-four-million-have.

- 2018e *Number of Refugees, Migrants from Venezuela Reaches 3 Million*. IOM, Geneva. Available at www.iom.int/news/number-refugees-migrants-venezuela-reaches-3-million.
- 2018f *Encuesta Monitoreo de Flujos*. IOM, San José, Costa Rica. Available at https://rosanjose.iom.int/site/sites/default/files/Reportes/dtm_chiapas_espanol.pdf.
- 2019a *Displacement Tracking Matrix: Programming in the East and Horn of Africa*. IOM, Nairobi. Available at <https://displacement.iom.int/reports/east-and-horn-africa-%E2%80%94-2019-info-sheet>.
- 2019b *Mozambique — Tropical Cyclone Idai Situation Report 3 (3 April 2019)*. IOM, Mozambique. Available at <https://displacement.iom.int/reports/mozambique-%E2%80%94-tropical-cyclone-idai-situation-report-3-3-april-2019?close=true>.
- 2019c *Mediterranean Migrant Arrivals Reach 12,174 in 2019; Deaths Reach 356*. IOM, Geneva. Available at www.iom.int/news/mediterranean-migrant-arrivals-reach-12174-2019-deaths-reach-356.
- n.d.a *West and Central Africa*. IOM, Dakar. Available at www.iom.int/west-and-central-africa.
- n.d.b *Flow Monitoring Europe*. IOM, Geneva. Available at <https://migration.iom.int/europe?type=arrivals>.
- n.d.c *The Counter Trafficking Data Collaborative (CTDC)*. IOM, Geneva. Available at www.ctdatacollaborative.org/.
- n.d.d *Missing Migrants*. IOM, Geneva. Available at <https://missingmigrants.iom.int/region/mediterranean>.
- n.d.e *South America*. IOM, Buenos Aires. Available at www.iom.int/south-america.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and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IOM and UNHCR)
- 2018 *Returns to Afghanistan in 2017: Joint IOM-UNHCR Summary Report*. Available at <https://data2.unhcr.org/en/documents/download/63077>.
- Ionesco, D., D. Mokhnacheva and F. Gemenne
- 2017 *The Atlas of Environmental Migration*. IOM and Routledge. Available at <https://environmentalmigration.iom.int/projects/atlas-environmental-migration>.
- Jacobsen, J. and M. Valenta
- 2016 *Moving to the Gulf: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patterns and drivers of migration to the GCC countries, 1960–2013*. *Labour History*, 57(5):627–648. Available at <http://dx.doi.org/10.1080/0023656X.2016.1239885>.
- Jayasuriya, D. and R. Sunam
- 2016 *South Asia*. In: *Migrant Smuggling Data and Research: A global review of the emerging evidence base* (M. McAuliffe and F. Laczko, eds.), IOM, Geneva. Available at https://publications.iom.int/system/files/smuggling_report.pdf.

- Jennings, R.
2018 China Agrees To Accept Filipino Workers, But Will They Go? *Forbes*, 3 May. Available at www.forbes.com/sites/ralphjennings/2018/05/03/why-overseas-filipino-workers-will-clamor-for-jobs-in-china/#311ec20c8309.
- Ju-Young, P.
2018 Korea to accept 56,000 foreign workers in 2019. *The Korea Herald*, 19 December. Available at www.koreaherald.com/view.php?ud=20181219000544.
- Kahanec, M. and F. Zimmermann
2009 *Migration in an enlarged EU: A challenging solution?* European Commission. Available at https://ec.europa.eu/economy_finance/publications/pages/publication14287_en.pdf.
- Karasz, P. and P. Kingsley
2018 What Is Hungary's 'Slave Law,' and Why Has It Provoked Opposition? *New York Times*, 22 December. Available at www.nytimes.com/2018/12/22/world/europe/hungary-slave-law.html.
- Krogstad, J.M, J.S. Passel and D. Cohn
2019 *5 facts about illegal immigration in the U.S.* Pew Research Center, 12 June. Available at 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9/06/12/5-facts-about-illegal-immigration-in-the-u-s/.
- Kwon, J.
2019 South Korea's "Yemeni Refugee Problem". Middle East Institute. Available at www.mei.edu/publications/south-koreas-yemeni-refugee-problem.
- Landau, L.
2018 Xenophobia in South Africa: why it's time to unsettle narratives about migrants. *The Conversation*. Available at <https://theconversation.com/xenophobia-in-south-africa-why-its-time-to-unsettle-narratives-about-migrants-102616>.
- MacGregor, M.
2019 Changing journeys: Migrant routes to Europe. Info Migrants. Available at www.infomigrants.net/en/post/15005/changing-journeys-migrant-routes-to-europe.
- Maher, S.
2018 Southern Africa. In: *Migrant Smuggling Data and Research: A global review of the emerging evidence base*, Volume 2 (A. Triandafyllidou and M. McAuliffe, eds.). IOM, Geneva. Available at <https://publications.iom.int/books/migrant-smuggling-data-and-research-global-review-emerging-evidence-base-volume-2>.
- Malik, S.
2015 *Asian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Today*.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Available at www.americanprogress.org/issues/immigration/news/2015/05/21/113690/asian-immigrants-in-the-united-states-today/.
- Manji, F.
2017 *No Win-Wins in Kenya's Modern-Day Voyages in Search of Work*. Brookings Institution, 26 May. Available at www.brookings.edu/blog/future-development/2017/05/26/no-win-wins-in-kenyas-modern-day-voyages-in-search-of-work/.

- Matusevich, Y.
2019 From Samarkand to Seoul: Central Asian migrants in South Korea. *Eurasianet*, 17 May. Available at <https://eurasianet.org/from-samarkand-to-seoul-central-asian-migrants-in-south-korea>.
- McAuliffe, M.
2016 *Resolving Policy Conundrums: Enhancing Humanitarian Protection in Southeast Asia*.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Available at http://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TCM_Development-McAuliffe-FINAL.pdf.
2018 *The link between migration and technology is not what you think*. World Economic Forum. Available at www.weforum.org/agenda/2018/12/social-media-is-casting-a-dark-shadow-over-migration/.
- McAuliffe, M. and D. Jayasuriya
2016 Do asylum seekers and refugees choose destination countries? Evidence from large-scale surveys in Australia, Afghanistan, Bangladesh, Pakistan and Sri Lanka.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54(4):44–59. Available at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full/10.1111/imig.12240>.
- McCurry, J.
2019 Fears of exploitation as Japan prepares to admit foreign workers. *The Guardian*, 2 January. Available at 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9/jan/02/fears-of-exploitation-as-japan-prepares-to-admit-foreign-workers.
- Meissner, D.
2018 *Asylum Reform, Not Troops, Is the Solution to Current Border Reality*.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November. Available at www.migrationpolicy.org/news/asylum-reform-not-troops-solution-current-border-reality.
-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9a *More Chinese study abroad in 2018*. Available at http://en.moe.gov.cn/news/media_highlights/201904/t20190401_376249.html.
2019b *Statistical report o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for 2018*. Available at http://en.moe.gov.cn/news/press_releases/201904/t20190418_378586.html.
- Mittelstadt, M.
2018 *Shaping a Narrative of "Crisis" at Border, Trump Administration Takes Muscular Action*.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19 December. Available at www.migrationpolicy.org/article/top-10-2018-issue-3-border-crisis-narrative-trump-administration-action.
- Natter, K.
2014 Fifty years of Maghreb emigration: How states shaped Algerian, Moroccan and Tunisian emigration. Working Paper, DEMIG No. 21,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Oxford. Available at www.imi.ox.ac.uk/publications/wp-95-14.

New Zealand Immigration

- n.d. *New Zealand Refugee Quota Programme*. Available at www.immigration.govt.nz/about-us/what-we-do/our-strategies-and-projects/supporting-refugees-and-asylum-seekers/refugee-and-protection-unit/new-zealand-refugee-quota-programme.

New Zealand Ministry of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Employment

- 2018 *Migration Trends: 2016/2017*. Available at www.mbie.govt.nz/assets/Uploads/c22ab0c547/migration-trends-2016-17.pdf.

Nikiforova, E. and O. Brednikova

- 2018 On labor migration to Russia: Central Asian migrants and migrant families in the matrix of Russia's bordering policies. *Political Geography*, 66:142–150. Available at [www.sciencedirect-com.uplib.idm.oclc.org/science/article/pii/S0962629816303225](http://www.sciencedirect.com/uplib.idm.oclc.org/science/article/pii/S0962629816303225).

Ning, L.

- 2018 China expands new visa policy nationwide to lure high-end foreign talents. *People's Daily*, 6 March. Available at <http://en.people.cn/n3/2018/0306/c90000-9433613.html>.

Nshimbi, C.C. and L. Fioramonti

- 2013 *A Region Without Borders? Policy Frameworks for Regional Labour Migration Towards South Africa*. MiWORC Report, African Centre for Migration and Society,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 Available at www.miworc.org.za/docs/MiWORC-Report-1.pdf.

Nye, C.

- 2019 Japan's desperate need for migrant workers a warning for the UK. *The Conversation*. Available at <https://theconversation.com/japans-desperate-need-for-migrant-workers-a-warning-for-the-uk-109529>.

O'Faolain, A.

- 2018 Migrant fishermen claim their workign conditions are akin to 'modern' slavery, *The Irish Times*, 22 November 2018.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OHCHR)

- 2018a *Venezuela: Human rights experts say health system in crisis*. Available at 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3667&LangID=E.
- 2018b *UN experts to US: "Release migrant children from detention and stop using them to deter irregular migration"*. Available at 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3245&LangID=E.

Organis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OSCE)

- 2016 *Labour Migration in Central Asia*. OSCE Security Community, Issue 1/2016. OSCE. Available at www.osce.org/magazine/250386.

Otker-Robe, I.

- 2019 *Building a more resilient Caribbean to natural disasters and climate change*. World Bank. Available at <https://blogs.worldbank.org/developmenttalk/building-more-resilient-caribbean-natural-disasters-and-climate-change>.

- Palencia, G.
2014 Drought Leaves up to 2.8 Million Hungry in Central America. *Scientific American*, 4 September. Available at 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drought-leaves-up-to-2-8-million-hungry-in-central-america/.
- Patriquin, M.
2018 Canada registers sixfold increase in US citizens seeking asylum in 2017. *The Guardian*, 14 November. Available at 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8/nov/14/us-citizens-seeking-asylum-canada-increases-immigration-refugees.
- Peto, S.
2019 Thousands rally against Hungary's overtime work law, PM Orban. *Reuters*, 5 January. Available at www.reuters.com/article/us-hungary-protest/thousands-rally-against-hungarys-overtime-work-law-pm-orban-idUSKCN10Z0G0.
- Pholphirul, P.
2018 South-south labour migr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mplications for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7(1):1–12. Available at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full/10.1002/sd.1876>.
- Qin, M., J.J. Brown, S.S. Padmadas, B. Li, J. Qi and J. Falkingham
2016 Gender inequalities in employment and wage-earning among internal labour migrants in Chinese cities. *Demographic Research*, 34:175–202. Available at www.jstor-org.uplib.idm.oclc.org/stable/pdf/26332032.pdf?ab_segments=0%252Fdefault-2%252Fcontrol&refreqid=excelsior%3A6bdc7e40c410192ddfe82d4852f27c43.
- Radford, J.
2019 *Key findings about U.S. immigrants*. Pew Research Center, 17 June. Available at 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9/06/17/key-findings-about-u-s-immigrants/.
- Rahman, Md M.
2013 Migrant Indebtedness: Bangladeshis in the GCC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53(6):205–219. Available at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imig.12084/full>.
- Raphelson, M, J. Hobson and C. Bentley
2018 California Sanctuary Law Divides State In Fierce Immigration Debate. National Public Radio. Available at www.npr.org/2018/10/17/657951176/california-sanctuary-law-divides-state-in-fierce-immigration-debate?t=1563450409757.
- Refugee Council of Australia
2017 Recent Changes in Australian Refugee Policy. RCA, June. Available at www.refugeecouncil.org.au/publications/recent-changes-australian-refugee-policy/.
- Reifeld, H.
2015 *Emigration, Transit and Host Country: Migration in Morocco*. KAS International Reports, Issue 2–3, Konrad-Adenauer-Stiftung. Available at www.kas.de/wf/en/33.40711/.
- Reuters
2018 IMF projects Venezuela inflation will hit 1,000,000 percent in 2018. *Reuters*, 24 July. Available at www.reuters.com/article/us-venezuela-economy/imf-projects-venezuela-inflation-will-hit-1000000-percent-in-2018-idUSKBN1KD2L9.

- Rudincova, K.
2017 Desiccation of Lake Chad as a cause of security instability in the Sahel region. *GeoScape*, 11(2):112–120. Available at <https://content.sciendo.com/view/journals/geosc/11/2/article-p112.xml>.
- Sanchez, G.
2018 Mexico. In: *Migrant Smuggling Data and Research: A global review of the emerging evidence base*, Volume 2 (A. Triandafyllidou and M. McAuliffe, eds.). IOM, Geneva. Available at <https://publications.iom.int/books/migrant-smuggling-data-and-research-global-review-emerging-evidence-base-volume-2>.
- Schmeidl, S.
2016 Determinants of Displacement from Post-2014 Afghanista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fghan Migration: Aspirations, Movements, Demography, Integration and Return Conferenc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March 2016. Available at <http://demography.anu.edu.au/afghan-migration-conference/participants>.
- Seligman, L.
2018 U.S.-led Coalition Set to Launch Final Fight Against ISIS in Syria. *Foreign Policy*, 1 August. Available at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8/08/01/u-s-led-coalition-set-to-launch-final-fight-against-isis-in-syria/>.
- Sengupta, A.
2018 Southern Africa. In: *Migrant Smuggling Data and Research: A global review of the emerging evidence base*, Volume 2 (A. Triandafyllidou M. McAuliffe, eds.). IOM, Geneva. Available at <https://publications.iom.int/books/migrant-smuggling-data-and-research-global-review-emerging-evidence-base-volume-2>.
- Shapiro, L. and M. Sharma
2018 How many migrant children are still separated from their families? *The Washington Post*, 30 August. Available at www.washingtonpost.com/graphics/2018/local/tracking-migrant-family-separation/.
- Shuo, Z.
2019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abroad up 8.83%. *China Daily*, 28 March. Available at www.chinadaily.com.cn/a/201903/28/WS5c9c355da3104842260b30eb.html.
- Sitaropoulos, N.
2000 Modern Greek asylum policy and practice in the context of the relevant European developments. *Journal of Refugee Studies*, 13(1):105–17.
- Solomon, D.B.
2019 U.S. dream pulls African migrants in record numbers across Latin America. *Reuters*, 5 July. Available at 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immigration-africa/u-s-dream-pulls-african-migrants-in-record-numbers-across-latin-america-idUSKCN1U01A4.
- Southwick, K.
2015 Preventing mass atrocities against the stateless Rohingya in Myanma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68(2):137–56.

Srivastava, R. and A. Pandey

- 2017 *Internal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South Asia: Drivers, Interlinkage and Policy Issues*.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New Delhi. Available at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24/002494/249459E.pdf>.

Staedicke, S., J. Batalova and J. Zong

- 2016 *On the Brink of Demographic Crisis, Governments in East Asia Turn Slowly to Immigration*.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6 December. Available at www.migrationpolicy.org/article/brink-demographic-crisis-governments-east-asia-turn-slowly-immigration.

Stats, New Zealand

- 2019 *Net migration remains high*. Available at www.stats.govt.nz/news/net-migration-remains-high.

Szakacs, G.

- 2019 Orban offers financial incentives to boost Hungary's birth rate. *Reuters*, 10 February. Available at www.reuters.com/article/us-hungary-orban-benefits/orban-offers-financial-incentives-to-boost-hungarys-birth-rate-idUSKCN1PZOIO.

The State Council,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2018 *China unveils State immigration administration*. Available at http://english.gov.cn/state_council/ministries/2018/04/03/content_281476099942832.htm.

Tian, Y. and E.A. Chung

- 2018 Is Japan Becoming a Country of Immigration? Why More Foreign Labor Doesn't Imply Liberalization. *Foreign Affairs*, 3 August. Available at 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japan/2018-08-03/japan-becoming-country-immigration.

Tierney, J., C. Ummenhofer and P. deMenocal

- 2015 Past and future rainfall in the Horn of Africa. *Science Advances*, 1(9):1–8. Available at <http://advances.sciencemag.org/content/1/9/e1500682>.

Turaeva, R.

- 2018 Imagined mosque communities in Russia: Central Asian migrants in Moscow. *Asian Ethnicity*, 20(2):131–147. Available at 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14631369.2018.1525529.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UNICEF)

- 2018 *In Mexico, children traveling with migrant caravan still in need of protection and support – UNICEF*. Available at www.unicef.org/press-releases/mexico-children-traveling-migrant-caravan-still-need-protection-and-support-unicef.
- 2019 *Cyclone Idai: More than 1.5 million children urgently need assistance across Mozambique, Malawi and Zimbabwe*. Available at www.unicef.org/thailand/press-releases/cyclone-idai-more-15-million-children-urgently-need-assistance-across-mozambiqu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

- 2018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frica Report 2018: Migration for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Available at <https://unctad.org/en/pages/PublicationWebflyer.aspx?publicationid=2118>.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UN DESA)

- 2015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5 Revision*.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Available at https://esa.un.org/unpd/wpp/publications/files/key_findings_wpp_2015.pdf.
- 2017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igrant Stock: The 2017 Revision*. United Nations database. Available at 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migration/data/estimates2/estimates17.shtml.
- 2018 *The speed of urbanization around the world*. Available at https://population.un.org/wup/Publications/Files/WUP2018-PopFacts_2018-1.pdf.
- 2019a *International Migrant Stock 2019*.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Available at 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migration/data/estimates2/estimates19.asp.
- 2019b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9: Highlights*.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Available at https://population.un.org/wpp/Publications/Files/WPP2019_Highlights.pdf.
- 2019c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9*. UN DESA, Population Division, New York. Available at <https://population.un.org/wpp/Download/Standard/Population/>.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 n.d *About Kyrgyz Republic*. Available at www.kg.undp.org/content/kyrgyzstan/en/home/about-us.html.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ESCAP)

- 2015 *Climate Change and Migration in the Pacific: Links, attitudes, and future scenarios in Nauru, Tuvalu and Kiribati*. 3 December. Available at www.unescap.org/resources/climate-change-and-migration-pacific-links-attitudes-and-future-scenarios-nauru-tuvalu-and.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UN Environment)

- 2018a *Mapping the devastation of Somalia's drought*. United Nations. Available at www.unenvironment.org/news-and-stories/story/mapping-devastation-somalias-drought.
- 2018b *The tale of a disappearing lake*. Available at www.unenvironment.org/news-and-stories/story/tale-disappearing-lak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UNHCR)

- 2016 *Global Trends: Forced displacement in 2015*. Geneva, Switzerland. Available at www.unhcr.org/statistics/unhcrstats/576408cd7/unhcr-global-trends-2015.html.
- 2018a *Global Trends: Forced Displacement in 2017*. Available at www.unhcr.org/5b27be547.pdf.
- 2018b *New Zealand: By the Government of New Zealand*. Available at www.unhcr.org/3c5e59d04.pdf.
- 2019a *Global Trends: Forced Displacement in 2018*. Available at www.unhcr.org/globaltrends2018/.
- 2019b *Desperate Journeys*. Available at https://data2.unhcr.org/en/documents/download/67712#_ga=2.212974932.1597542286.1563629435-978608323.1563629435.

- 2019c *Russian Federation*. Available at <http://reporting.unhcr.org/node/2551?y=2019#year>.
- 2019d Refugees and migrants from Venezuela top 4 million: UNHCR and IOM. Available at www.unhcr.org/news/press/2019/6/5cfa2a4a4/refugees-migrants-venezuela-top-4-million-unhcr-iom.html.
- 2019e *The Refugee Brief – 4 February 2019*. Available at www.unhcr.org/refugeebrief/the-refugee-brief-4-february-2019/.
- n.d. *Population Statistics*. UNHCR, Geneva. Available at http://popstats.unhcr.org/en/persons_of_concern.
-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
- 2011 *Livelihood Insecurity: Climate Change, Migration and Conflict in the Sahel*. UNEP, Geneva. Available at http://postconflict.unep.ch/publications/UNEP_Sahel_EN.pdf.
- 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OCHA)
- n.d. *Current Emergencies*. Available at www.unocha.org/where-we-work/current-emergencies.
- 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West Africa and the Sahel (UNOWAS)
- 2018 *Pastoralism and Security in West Africa and the Sahel*. Available at https://unowas.unmissions.org/sites/default/files/rapport_pastoralisme_eng-2.pdf.
- United Nations Office of Drugs and Crime (UNODC)
- 2018 *Global Study on Smuggling of Migrants 2018*.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Available at www.unodc.org/unodc/en/data-and-analysis/glosom.html.
- 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Works Agency for Palestine Refugees (UNRWA)
- n.d. *Where We Work*. UNRWA, Gaza City. Available at www.unrwa.org/where-we-work.
- United Nations Support Mission in Libya (UNSMIL) and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OHCHR)
- 2018 *Desperate and Dangerous: Report on the human rights situation of migrants and refugees in Libya*. Available at www.ohchr.org/Documents/Countries/LY/LibyaMigrationReport.pdf.
-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
- n.d. *Agriculture and Food Security: USAID Southern Africa Regional*. USAID. Available at www.usaid.gov/southern-africa-regional/agriculture-and-food-security.
-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 2018 *Fiscal Year 2018 Entry/Exit Overstay Report*. Available at www.dhs.gov/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19_0417_fy18-entry-and-exit-overstay-report.pdf.
-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
- 2018 *2017 Hate Crime Statistics*. Available at <https://ucr.fbi.gov/hate-crime/2017/resource-pages/hate-crime-summary>.
-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 n.d. Immigrant and Nonimmigrant Visas Issued at Foreign Service Posts. Available at <https://travel.state.gov/content/dam/visas/Statistics/AnnualReports/FY2018AnnualReport/FY18AnnualReport%20-%20TableI.pdf>.

- Vanderwey, H.
2019 *Turning youth unemployment into entrepreneurship*.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Pacific Office in Fiji. Available at www.pacific.undp.org/content/pacific/en/home/blog/2019/turning-youth-unemployment-into-entrepreneurship.html.
- Velasco, S.A.
2018 Ecuador. In: *Migrant Smuggling Data and Research: A global review of the emerging evidence base*, Volume 2 (A. Triandafyllidou and M. McAuliffe, eds.). IOM, Geneva. Available at <https://publications.iom.int/books/migrant-smuggling-data-and-research-global-review-emerging-evidence-base-volume-2>.
- Walker, S.
2019 Viktor Orbán calls for anti-migration politicians to take over EU. *The Guardian*, 10 February. Available at 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9/jan/10/viktor-orban-calls-anti-migration-politics-take-over-eu-matteo-salvini.
- Werner, A.
2018 Outlook for the Americas: A Tougher Recovery. *IMF Blog*, 23 July. Available at <https://blogs.imf.org/2018/07/23/outlook-for-the-americas-a-tougher-recovery/>.
- World Bank
2018a *Record high remittances to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in 2017*. Washington, D.C. Available at www.worldbank.org/en/news/press-release/2018/04/23/record-high-remittances-to-low-and-middle-income-countries-in-2017.
- 2018b *Russia's Economic Recovery Continues, Modest Growth Ahead*. Available at www.worldbank.org/en/news/press-release/2018/05/23/russias-economic-recovery-continues-modest-growth-ahead.
- 2019a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s: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Outlook*. Available at www.knomad.org/publication/migration-and-development-brief-31.
- 2019b *The World Bank In Pacific Islands*. Available at www.worldbank.org/en/country/pacificislands/overview.
- Zong, J. and J. Batalova
2019 *Caribbean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13 February. Available at www.migrationpolicy.org/article/caribbean-immigrants-united-states.
- Zong, J., J. Batalova and M. Burrows
2019 *Frequently Requested Statistics on Immigrants and Immig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14 March. Available at www.migrationpolicy.org/article/frequently-requested-statistics-immigrants-and-immigration-united-states#Now.

第四章

- Abascal, M.
2017 Tu casa, mi casa: Naturalization and belonging among Latino immigrant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51(2):291–322.
- Acemoglu, D. and J. Robinson
2000 Why did the West extend the franchise? Democracy, inequality, and growth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5(4):1167–1199.
- Agwu, G.A., D.N. Yuni and L. Anochiwa
2018 Do remittances improve income inequality? An instrumental variable quantile analysis of the Senegalese cas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56(1):146–166.
- Akcay, S. and A. Karasoy
2017 Remittances and calorie consumption nexus in Algeria.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55(4):103–117.
- Akoka, K., O. Clochard and A. Tcholakova
2017 Editorial: The condition of refugee: Subjective experiences and collective mobilizations. *Revue Européenne des Migrations Internationales*, 33(4):7–21.
- Alden, E.
2017 Is border enforcement effective? What we know and what it means. *Journal on Migration and Human Security*, 5(2):481–490.
- Aldred, J., A. Astell, R. Behr, L. Cochrane, J. Hind, A. Pickard, L. Potter, A. Wignall and E. Wiseman
2008 The world's 50 most powerful blogs. *The Guardian*, 9 March.
- Alfaro-Velcamp, T., R.H. McLaughlin, G. Brogneri, M. Skade and M. Shaw
2017 'Getting angry with honest people': The illicit market for immigrant 'papers' in Cape Town, South Africa. *Migration Studies*, 5(2):216–236.
- Altman, C.E., J. Van Hook and J. Gonzalez
2017 Becoming overweight without gaining a pound: Weight evaluations and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Mexic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51(1):3–36.
- Amit, K. and D. Blum
2018 Subjective perceptions related to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56(3):123–126.
- Appleby, K.
2017 Strengthening the global refugee protection system: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global compact on refugees. *Journal on Migration and Human Security*, 5(4):780–799.
- Arouri, M. and C. Nguyen
2018 Do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ffect labor supply, non-farm diversification and welfare of households? Evidence from Egypt.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56(1):39–62.
- Atkinson, K.E.
2018 Policy and possibilities of humanitarian development: Displaced women and peace-building features of the UNHCR. *Refugee Survey Quarterly*, 37(4):408–439.

- Bakewell, O.
2008 Research beyond the categories: The importance of policy irrelevant research into forced migration. *Journal of Refugee Studies*, 21(4):432–453.
- Basu, S.
2017 Wage assimilation of immigrants: A comparison of ‘new’ and ‘old’ Asian source countries. *Migration Studies*, 5(1):1–28.
- Bauder, H.
2017 Sanctuary citie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55(2):174–187.
- Beaman, J.
2016 As French and anyone else: Islam and the North African second generation in Franc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50(1):41–69.
- Bello, V. and T. Bloom
2017 Interculturalism in times of crisi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55(2):5–9.
- Benson, L.B.
2017 Immigration adjudication: The missing “rule of law”. *Journal on Migration and Human Security*, 5(2):331–355.
- Betts, A., N. Omata and L. Bloom
2017 Thrive or survive? Explaining variation in economic outcomes for refugees. *Journal on Migration and Human Security*, 5(4):716–743.
- Blitz, B.
2017 Another story: What public opinion data tell us about refugee and humanitarian policy. *Journal on Migration and Human Security*, 5(2):379–400.
- Bloemraad, I. and A. Sheares
2017 Understanding membership in a world of global migration: (How) does citizenship matter?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51(4):823–867.
- Boehm, D.A.
2017 Separated families: Barriers to family reunification after deportation. *Journal on Migration and Human Security*, 5(2):401–416.
- Bonjour, S. and S. Chauvin
2018 Social class, migration policy and migrant strategies: An 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56(4):5–18.
- Bornmann, L.
2014 Do altmetrics point to the broader impact of research? An overview of benefits and disadvantages of altmetrics. *Journal of informetrics*, 8(4):895–903.
- Boswell, C.
2008 The political functions of expert knowledge: Knowledge and legitimation in European Union immigration policy.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15(4):471–88.

- Brekke, J., M. Røed and P. Schøne
2017 Reduction or deflection? The effect of asylum policy on interconnected asylum flows. *Migration Studies*, 5(1): 65–96.
- Brzozowski, J., M. Cucculelli and A. Surdej
2017 The determinants of trans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transnational ties' dynamics among immigrant entrepreneurs in ICT sector in Ital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55(3):105–125.
- Burson, B., W. Kälin, J. McAdam and S. Weerasinghe
2018 The duty to move people out of harm's way in the context of climate change and disasters. *Refugee Survey Quarterly*, 37(4):379–407.
- Bylander, M.
2017 Poor and on the move: South–South migration and poverty in Cambodia. *Migration Studies*, 5(2):237–266.
2018 Migration disruption: Crisis and continuity in the Cambodian mass return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52(4):1130–1161.
- Cantor, D.J., J. van Wijk, S. Singer and M.P. Bolhuis
2017 The emperor's new clothing: National responses to “undesirable and unreturnable” aliens under asylum and immigration law. *Refugee Survey Quarterly*, 36(1):1–8.
- Canut, C. and A. Pian
2017 Editorial. *Revue Européenne des Migrations Internationales*, 33(2-3):7–19.
- Carling, J.
2015 *Who is who in migration studies: 107 names worth knowing*. Available at <https://jorgencarling.org/2015/06/01/who-is-who-in-migration-studies-108-names-worth-knowing/>.
2016 West and Central Africa. In: *Migrant Smuggling Data and Research: A Global Review of the Emerging Evidence Base* (M. McAuliffe and F. Laczko, eds.). IOM, Geneva. Available at <https://publications.iom.int/books/migrant-smuggling-data-and-research-global-review-emerging-evidence-base>.
- Castles, S.
2010 Understanding global migration: A social transformation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36(10):1565–1586.
- Cederberg, M.
2017 Social class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Female migrants' narratives of social mobility and social status. *Migration Studies*, 5(2):149–167.
- Chaudhary, A.R.
2018 Organizing transnationalism and belonging among Pakistani immigrants in London and New York. *Migration Studies*, 6(3):420–447.
- Chavan, M. and L. Taksa
2017 Shifts i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of Indian immigrant entrepreneur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55(1):99–127.

- Cherney, A., B. Head, P. Boreham, J. Povey and M. Ferguson
 2012 Perspectives of academic social scientists on knowledge transfer and research collaborations: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of Australian academics. *Evidence and Policy: A Journal of Research, Debate and Practice*, 8(4):433–453.
- Colquhoun, D.
 2011 Publish-or-perish: Peer review and the corruption of science. *The Guardian*, 5 September.
- Coon, M.
 2017 Local immigration enforcement and arrests of the Hispanic population. *Journal on Migration and Human Security*, 5(3):645–666.
- Corti, P. and A. Miranda
 2018 Editorial: Coexistence, interweaving and overlapping of Italian migration flows. *Revue Européenne des Migrations Internationales*, 34(1):21–28.
- Cosemans, S.
 2018 The politics of dispersal: Turning Ugandan colonial subjects into postcolonial refugees (1967–76). *Migration Studies*, 6(1):99–119.
- Costas, R., Z. Zahedi and P. Wouters
 2015 Do “altmetrics” correlate with citations? Extensive comparison of altmetric indicators with citations from a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66(10):2003–2019.
- Crisp, J. and K. Long
 2016 Safe and voluntary refugee repatriation: From principle to practice. *Journal on Migration and Human Security*, 4(3):141–147.
- Crush, J. and M. Caesar
 2017 Introduction: Cultivating the Migration-Food Security Nexu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55(4):10–17.
- Czaika, M. and H. de Haas
 2017 The effect of visas on migration process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51(4):893–926.
- Davies, M. and R. Woodward
 2014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 Companio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United Kingdom.
- Davis, J. and E.A. Jennings
 2018 Spatial and temporal dimensions of migration on union dissolu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56(6):136–152.
-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DFID)
 2008 DFID Research Strategy 2008–2013. Working Paper Series: Capacity Building. United Kingdom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 Duckett, J. and G. Wang
 2017 Why do authoritarian regimes provide public goods? Policy communities, external shocks and ideas in China’s rural social policy making. *Europe-Asia Studies*, 69(1):92–109.

- Dumitriu, P.
2018 *Strengthening Policy Research Uptake in the Context of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United Nations Joint Inspection Unit, United Nations Document JIU/REP/2018/7. Available at www.unjiu.org/sites/www.unjiu.org/files/jiu_rep_2018_7_english_0.pdf.
- Dye, T.
1972 *Understanding Public Policy*. Prentice-Hall, Englewood Cliffs.
- El Qadim, N.
2018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international mobility: EU-Morocco negotiations on visa facilitation. *Migration Studies*, 6(2):279–305.
- Ellis, B.D. and H.J. Stam
2018 Cycles of deportability: Threats, fears, and the agency of ‘irregular’ migrants in Canada. *Migration Studies*, 6(3):321–344.
- Ellis, E.G.
2017 Fake think tanks fuel fake news – And the President’s tweets. *Wired Magazine*, 24 January. Available at www.wired.com/2017/01/fake-think-tanks-fuel-fake-news-presidents-tweets/.
- Ervin, D., E.R. Hamilton and D. Lopez-Carr
2017 Blessed be the ties: Health and healthcare for migrants and migrant famil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55(5):5–7.
- Federation for American Immigration Reform (FAIR)
2017 *An Immigration Reform Agenda for the 115th Congress*. Available at www.fairus.org/legislation/reports-and-analysis/immigration-reform-agenda-115th-congress.
- Felenon, A.
2017 Rethinking the Hispanic paradox: The mortality experience of Mexican immigrants in traditional gateways and new destination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51(3):567–599.
- Fellini, I.
2018 Immigrants’ labour market outcomes in Italy and Spain: Has the southern European model disrupted during the crisis? *Migration Studies*, 6(1):53–78.
- Fine, J. and G. Lyon
2017 Segmentation and the role of labor standards enforcement in immigration reform. *Journal on Migration and Human Security*, 5(2):431–451.
- Flahaux, M.L.
2017 The role of migration policy changes in Europe for return migration to Senegal.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51(4):868–892.
- Flahaux, M.L. and S. Vezzoli
2018 Examining the role of border closure and post-colonial ties in Caribbean migration. *Migration Studies*, 6(2):165–186.

Flynn, M.

- 2017 Kidnapped, trafficked, detained? The implications of non-state actor involvement in immigration detention. *Journal on Migration and Human Security*, 5(3):593–613.

Foster, J.G., A. Rzhetsky and J.A. Evans

- 2015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in scientists' research strateg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0(5):875–908.

Frelick, B., I. Kysel and J. Podkul

- 2016 The impact of externalization of migration controls on the rights of asylum seekers and other migrants. *Journal of Migration and Human Security*, 4(4):190–220.

Fuller, H.R.

- 2017 The emotional toll of out-migration on mothers and fathers left behind in Mexico.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55(3):156–172.

Gammeltoft-Hansen, T. and N.F. Tan

- 2017 The end of the deterrence paradigm? Future directions for global refugee policy. *Journal on Migration and Human Security*, 5(1): 28–56.

Geeraert, J.

- 2018 Healthcare reforms and the creation of ex-/included categories of patients – “Irregular Migrants” and the “Undesirable” in the French healthcare system.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56(2):68–81.

Germano, R.

- 2018 Using video to promote empathy, reduce xenophobia, and illustrate concepts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Migration Studies*, 6(1):140–152.

Gibson, J. and D. McKenzie

- 2017 How reliable are survey estimates of remittances? Evidence from a cross-reporting survey exercise. *Migration Studies*, 5(1):97–115.

Gilman, D. and L.A. Romero

- 2018 Immigration detention, Inc. *Journal on Migration and Human Security*, 6(2):145–160.

Global Migration Group (GMG)

- 2017a *Handbook for Improving the Production and Use of Migration Data for Development*. Global Knowledge Partnership for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KNOMAD), Washington, D.C. Available at www.knomad.org/sites/default/files/2017-11/Handbook%20for%20Improving%20the%20Production%20and%20Use%20of%20Migration%20Data%20for%20Development.pdf.
- 2017b *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Financial Inclusion: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Women's Economic Empowerment*. UN-Women, New York. Available at https://globalmigrationgroup.org/system/files/GMG_Report_Remittances_and_Financial_Inclusion_updated_27_July.pdf.

- Gong, S.
2018 Are the consequences of experiencing discrimination the same for immigrants of differing socio-economic status in Japa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56(2):37–55.
- Gravelle, T.B.
2018 Partisanship, local context, group threat, and Canadian attitudes towards immigration and refugee policy. *Migration Studies*, 6(3):448–467.
- GreyNet International
2014 Pisa Declaration on Policy Development for Grey Literature Resources. *The Grey Journal*, 10(2):64.
- Gubernskaya, Z. and J. Dreby
2017 US immigration policy and the case for family unity. *Journal on Migration and Human Security*, 5(2):417–430.
- Harbeson, J.W.
2016 Mainstreaming involuntary migration in development policies. CMS Essays. Available at <http://cmsny.org/wp-content/uploads/2018/06/JMHSspecialcoll-Immigration-System.pdf>.
- Hari, A. and J.C.Y. Liew
2018 Precarity, illegality and temporariness: Implications and consequences of Canadian migration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56(6):169–175.
- Hayes, M. and R. Pérez-Gañán
2017 North–South migrations and the asymmetric expulsions of late capitalism: Global inequality, arbitrage, and new dynamics of North–South transnationalism. *Migration Studies*, 5(1):116–135.
- Hewlett Foundation
2018 Evidence-Informed Policymaking Strategy. Global Development and Population Program, 1–18.
- Hollenbach, D.
2016 Borders and duties to the displaced: Eth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refugee protection system. *Journal on Migration and Human Security*, 4(3):148–165.
- Horvath, K., A. Amelina and K. Peters
2017 Re-thinking the politics of migration. On the uses and challenges of regime perspectives for migration research. *Migration Studies*, 5(3):301–314.
- Huot, S.
2017 ‘Doing’ capital: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migrants’ occupational engagement and symbolic capital. *Migration Studies*, 5(1):29–48.
-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
2017 *Addressing governance challenges in a changing labour migration landscape*. ILO, Geneva. Available at 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550269.pdf.

- 2018 *ILO Global Estimates on International Migrant Workers – Results and Methodology*. Second edition, ILO, Geneva. Available at 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pub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652001.pd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

- 2017a *Fatal Journeys, Volume 3 Part 1: Improving Data on Missing Migrants*. IOM GMDAC, Geneva. Available at https://publications.iom.int/system/files/pdf/fatal_journeys_volume_3_part_1.pdf.
- 2017b *Fatal Journeys, Volume 3 Part 2: Improving Data on Missing Migrants*. IOM GMDAC, Geneva. Available at https://publications.iom.int/system/files/pdf/fatal_journeys_3_part2.pdf.
- 2017c *Making Mobility Work for Adaptation to Environmental Changes: Results from the MECLEP Global Research*. IOM GMDAC, Geneva. Available at https://publications.iom.int/system/files/pdf/meclep_comparative_report.pdf.
- 2017d *Migration Research Leaders' Syndicate: Ideas to Inform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Safe, Orderly and Regular Migration*. IOM, Geneva. Available at https://publications.iom.int/system/files/pdf/migration_research_leaders_syndicate.pdf.
- 2017e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18* (M. McAuliffe and M. Ruhs, eds.). IOM, Geneva. Available at www.iom.int/wmr/world-migration-report-2018.
- 2018 *Migration and the 2030 Agenda: A Guide for Practitioners*. IOM, Geneva. Available at https://publications.iom.int/system/files/pdf/sdg_en.pdf.

Ionesco, D., D. Mokhnacheva and F. Gemenne

- 2017 *The Atlas of Environmental Migration*. IOM and Routledge. Available at www.iom.int/sites/default/files/about-iom/gender/Atlas-of-Environmental-Migration.pdf.

Iredale, R., T. Turpin, C. Hawksley, S. Go, S. Kanchai and Y. May Kaung

- 2001 *Migr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Landscape. Case Studies of Australia, the Philippines and Thailand*. Asia Pacific Migration Research Network (APMRN) Working Paper No. 9. APMRN Secretariat Centre for Asia Pacific Social Transformation Studies,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Jiménez, T.R., J. Park and J. Pedroza

- 2018 The new third generation: Post-1965 immigration and the next chapter in the long story of assimil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52(4):1040–1079.

Jones, W. and A. Teytelboym

- 2017 Matching systems for refugees. *Journal on Migration and Human Security*, 5(3):667–681.

Kanstroom, D.

- 2017 The “right to remain here” as an evolving component of global refugee protection: Current initiatives and critical questions. *Journal on Migration and Human Security*, 5(3):614–644.

Karimi, A. and S.M. Bucerius

- 2018 Colonized subjects and their emigration experiences. The case of Iranian students and their integration strategies in Western Europe. *Migration Studies*, 6(1):1–19.

- Kelley, N.
2017 Responding to a refugee influx: Lessons from Lebanon. *Journal on Migration and Human Security*, 5(1):82–104.
- Kelly, E.
2019 Search is on for new steward to deliver Plan S open access, as Smits bows out. *Science Business*, 4 March. Available at <https://sciencebusiness.net/news/search-new-steward-deliver-plan-s-open-access-smits-bows-out>.
- Kerwin, D.
2016 How robust refugee protection policies can strengthen human and national security. *Journal on Migration and Human Security*, 4(3):83–140.
2017 Moving beyond comprehensive immigration reform and Trump: Principles, interests, and policies to guide long-term reform of the US immigration system. *Journal on Migration and Human Security*, 5(3):541–576.
- Kerwin, D. and R. Warren
2017 National interests and common ground in the US immigration debate: How to legalize the US immigration system and permanently reduce its undocumented population. *Journal on Migration and Human Security*, 5(2):297–330.
- Kesler, C. and M. Safi
2018 Immigrants in the labour markets of France and the United Kingdom: Integration models, institutional variations, and ethnic inequalities. *Migration Studies*, 6(2):225–250.
- Kim, G. and M. Kilkey
2018 Marriage migration policy in South Korea: Social investment beyond the nation stat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56(1): 23–38.
- Koff, H.
2016 Diaspora philanthropy in the context of policy coherence for development: Implications for the post-2015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genda.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55(1):5–19.
- Koops, J., B. Martinovic and J. Weesie
2017 Are inter-minority contacts guided by the same mechanisms as minority-majority contact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wo types of inter-ethnic ties in the Netherland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51(3):701–726.
- Krzyzanowski, M., A. Triandafyllidou and R. Wodak
2017 The mediatization and the politicization of the “refugee crisis” in Europe. *Journal of Immigrant and Refugee Studies*, 16(1-2):1–14.
- Kuépié, M.
2018 I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lways good for left behind households members? Evidence from children education in Camero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56(6):120–135.
- Kumar, R.R., P.J. Stauvermann, A. Patel and S. Prasad
2018 The effect of remittances on economic growth in Kyrgyzstan and Macedonia: Accounting for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56(1):95–126.

- Langerak, E.J.
2010 Conservative think tanks and discourse on immigration in the U.S.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Available at <https://via.library.depaul.edu/etd/36/>.
- Laubenthal, B.
2017 Introduction: Labour migration in Europe: Changing policies – changing organizations – changing peopl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55(S1):3–10.
- Leclerc-Olive, M. and M.-A. Hily
2016 Editorial. *Revue Européenne des Migrations Internationales*, 32(2):7–12.
- Lopez, L.
2016 Two hawkish anti-immigration groups say consulted by Trump. *Reuters*, 7 October. Available at 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election-trump-immigration-idUSKCN1270Z3.
- López García, A.I.
2018 Economic remittances, temporary migration and voter turnout in Mexico. *Migration Studies*, 6(1):20–52.
- Magner, T.
2016 Refugee, asylum, and related legislation in the US Congress: 2013-2016. *Journal on Migration and Human Security*, 4(4):166–189.
- Maliepaard, M. and R. Alba
2018 Cultural integration in the Muslim second generation in the Netherlands: The case of gender ideolog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50(1):70–94.
- Martin, P.
2017 Immigration policy and agriculture: Possible directions for the future. *Journal on Migration and Human Security*, 5(2):252–262.
- Martin, S.
2016 New models of international agreement for refugee protection. *Journal on Migration and Human Security*, 4(3):60–75.
- Mason, E.
1999 Researching refugee and forced migration studies. *Behavioral and Social Sciences Librarian*, 18(1):1–20.
- McAuliffe, M.
2016 Migration moderate, ‘Master Weaver’ and inspirational team leader: Reflecting on the lasting legacy of Graeme Hugo in three spheres of migration policy. *Australian Geographer*, 47(4):383–389.
2017 Protection elsewhere, resilience here: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on statelessness, irregularity and protection in southeast Asia. *Journal of Immigrant and Refugee Studies*, 15(3):221–231.

- McAuliffe, M. and F. Laczko
 2016 Report overview. In: *Migrant Smuggling Data and Research: A Global Review of the Emerging Evidence Base* (M. McAuliffe and F. Laczko, eds.). IOM, Geneva, pp. 1–24.
- Melzer, S.M. and R.J. Muffels
 2017 Migrants' pursuit of happiness: An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adaptation, social comparison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on the basis of German panel data for 1990–2014. *Migration Studies*, 5(2):190–215.
- Menjívar, C., J.E. Morris and N.P. Rodríguez
 2018 The ripple effects of deportations in Honduras. *Migration Studies*, 6(1):120–139.
- Micinski, N.R.
 2018 Refugee policy as foreign policy: Iraqi and Afghan refugee resettlements to the United States. *Refugee Survey Quarterly*, 37(3):253–278.
- Mora, G.C., J. Fernández and M. Torre
 2018 Different contexts and trends: Latina immigrant fertility in the US and Spa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56(5):56–73.
- Mulligan, A., L. Hall and E. Raphael
 2013 Peer review in a changing world: An international study measuring the attitudes of researcher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64(1):132–161.
- Musalo, K. and E. Lee
 2017 Seeking a rational approach to a regional refugee crisis: Lessons from the summer 2014 "Surge" of Central America women and children at the US–Mexico border. *Journal on Migration and Human Security*, 5(1):137–179.
- Nedelcu, M. and R. Ciobanu
 2016 The migrations of Romanian Roma in Europe: Politics of inclusion, strategies of distinction and (de)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boundaries. *Revue Européenne des Migrations Internationales*, 32(1):7–17.
-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OHCHR)
 2018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Supported by Practical Guidance, on the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of Migrants in Vulnerable Situations*. OHCHR, Geneva. Available at www.ohchr.org/Documents/Issues/Migration/PrinciplesAndGuidelines.pdf.
-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 and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UNHCR)
 2018 *G20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Displacement Trends Report 2018*. OECD, ILO, IOM and UNHCR. Available at www.oecd.org/els/mig/G20-international-migration-and-displacement-trends-report-2018.pdf.

- Orrenius, P.M. and M. Zavodny
2017 Creating cohesive, coherent immigration policy. *Journal on Migration and Human Security*, 5(1):180–193.
- Ozimek, A.
2012 Bloggers and economists are failing on immigration. *Forbes*, 7 October. Available at www.forbes.com/sites/modeledbehavior/2012/10/07/bloggers-and-economists-are-failing-on-immigration.
- Paerregaard, K.
2018 Capitalizing on migration: The role of strong and weak ties among Peruvian entrepreneurs in the United States, Spain and Chile. *Migration Studies*, 6(1):79–98.
- Pailey, R.N.
2018 Between rootedness and rootlessness: How sedentarist and nomadic metaphysics simultaneously challenge and reinforce (dual) citizenship claims for Liberia. *Migration Studies*, 6(3):400–419.
- Palmer, W.
2018 Back pay for trafficked migrant workers: An Indonesian case stud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56(2):56–67.
- Pande, A.
2018 Intimate counter-spaces of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in Leban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52(3):780–808.
- Pavez-Soto, I. and C. Chan
2018 The second generation in Chile: Negotiating identities, rights, and public polic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56(2):82–96.
- Pécoud, A.
2015 *Depoliticising Migration: Global Governance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Narratives*. Palgrave MacMillan, United Kingdom.
- Petit, V. and S. Wang
2018 Editorial: La santé mentale en migrations internationales. *Revue Européenne des Migrations Internationales*, 34(2–3):7–20.
- Petreski, M., B. Petreski and D. Tumanoska
2017 Remittances as a shield to vulnerable households in Macedonia: The case when the instrument is not strictly exogenou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55(1):20–36.
- Pineteh, E.A.
2018 Spatial contestation, victimisation and resistance during xenophobic violence: The experiences of Somali migrants in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56(2):133–145.

- Poulain, M., N. Perrin and A. Singleton (eds.)
 2006 *THESIM: Towards Harmonised European Statistics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Louvain, Louvain.
- Priem, J., H.A. Piwowar and B.M. Hemminger
 2012 Altmetrics in the wild: Using social media to explore scholarly impact. arXiv preprint arXiv:1203.4745.
- Prosser Scully, R.
 2015 How the pressure of publish or perish affects us all. *The Medical Republic*. Available at <http://medicalrepublic.com.au/how-the-pressure-of-publish-or-perish-affects-us-all/1134>.
- Rabesandratana, T.
 2019 Will the world embrace Plan S, the radical proposal to mandate open access to science papers? *Science*, 3 January. Available at www.sciencemag.org/news/2019/01/will-world-embrace-plan-s-radical-proposal-mandate-open-access-science-papers.
- Rahaman, M.A., M.M. Rahman, K.Md. Bahauddin, S. Khan and S. Hassan
 2018 Health disorder of climate migrants in Khulna city: An urban slum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56(5):42–55.
- Ravenstein, E.G.
 1885 The laws of migration. *Journal of the Statistical Society of London*, 48(2):167–235.
- Ricard-Guay, A. and T. Maroukis
 2017 Human trafficking in domestic work in the EU: A special case or a learning ground for the anti-trafficking field? *Journal of Immigrant and Refugee Studies*, 15(2):109–121.
- Rich, A.
 2004 The political demography of think tanks. In: *Think Tanks, Public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Expertise* (A. Rich, ed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pp. 1–28.
- Rocha-Jiminez, T., K.C. Brouwer, M. Salazar, S.C. Boyce, A.E. Servin, S.M. Goldenberg, H. Staines-Orozco, R.B. Vera-Monroy and J. G. Silverman
 2018 “He invited me and didn’t ask anything in return”. Migration and mobility as vulnerabilities for sexual exploitation among female adolescents in Mexico.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56(2):5–17.
- Rodriguez, C.
 2017 Enforcement, integration, and the future of immigration federalism. *Journal on Migration and Human Security*, 5(2):509–540.
- Rojc, P.
 2017 Who supports trump’s favourite immigration think tank? *Inside Philanthropy*, 21 April. Available at www.insidephilanthropy.com/home/2017/4/21/center-for-immigration-studies-funders.
- Rupp, G.
 2016 Rethinking the assumptions of refugee policy: Beyond individualism to the challenge of inclusive communities. *Journal on Migration and Human Security*, 4(3):76–82.

- Ryo, E.
2017 The promise of a subject-centered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immigration noncompliance. *Journal on Migration and Human Security*, 5(2):285–296.
- Sanchez, G.
2017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clandestine migration facilitation: An overview of migrant smuggling research. *Journal on Migration and Human Security*, 5(1):9–27.
- Sánchez-Domínguez, M. and S. Fahlén
2018 Changing sector? Social mobility among female migrants in care and cleaning sector in Spain and Sweden. *Migration Studies*, 6(3):367–399.
- Schmidt, S.
2017 “They need to give us a voice”: Lessons from listening to unaccompanied Central American and Mexican children on helping children like themselves. *Journal on Migration and Human Security*, 5(1):57–81.
- Schor, R.
2017 Editorial. *Revue Européenne des Migrations Internationales*, 33(1):7–9.
- Schulz, B. and L. Leszczensky
2016 Native friends and host country identification among adolescent immigrants in Germany: The role of ethnic boundari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50(1):163–196.
- Sense About Science
2005 I don’t know what to believe. Making sense of science stories. Available at <https://senseaboutscience.org/activities/i-dont-know-what-to-believe/>.
- Silver, A., H. Edelblute, T. Mouw and S. Chávez
2018 Fractured families, connected community: Emotional engagement in a transnational social network.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56(6):153–168.
- Smith, R.
2006 Peer review: A flawed process at the heart of science and journals. *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 99(4):178–182.
- Song, L.
2018 China and the international refugee protection regime: Past, present, and potentials. *Refugee Survey Quarterly*, 37(2):139–161.
- Spiro, P.
2017 Citizenship after Trump. CMS Essays. Available at <https://cmsny.org/publications/spiro-citizenship-after-trump/>.
- Stark, O. and D.E. Bloom
1985 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5(2):173–178.
- Stefanovic, D. and N. Loizides
2017 Peaceful returns: Reversing ethnic cleansing after the Bosnian war.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55(5):217–234.

- Takenaka, A., M. Nakamuro and K. Ishida
 2016 Negative assimilation: How immigrants experience economic mobility in Japa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50(2):506–533.
- Takle, M.
 2017 Migration and asylum statistics as a basis for European border control. *Migration Studies*, 5(2):267–285.
- The LSE GV314 Group
 2014 Evaluation under contract: Government pressure and the production of policy research. *Public Administration*, 92(1):224–239.
- The PLoS Medicine Editors
 2006 The Impact Factor Game. *PLoS Med*, 3(6):e291. Available at <https://journals.plos.org/plosmedicine/article?id=10.1371/journal.pmed.0030291>.
- Thelwall, M., S. Haustein, V. Larivière and C.R. Sugimoto
 2013 Do altmetrics work? Twitter and Ten Other Social Web Services. *PloS one*, 8(5):e64841.
- Triandafyllidou, A. and M. McAuliffe (eds)
 2018 *Migrant Smuggling Data and Research: A Global Review of the Emerging Evidence Base (volume 2)*. IOM, Geneva. Available at https://publications.iom.int/system/files/pdf/migrant_smuggling_data_vol2_0.pdf.
- Troy, T.
 2012 Devaluing the think tank. *National Affairs*, Winter. Available at www.nationalaffairs.com/publications/detail/devaluing-the-think-tank.
- Türk, V.
 2016 Prospects for responsibility sharing in the refugee context. *Journal on Migration and Human Security*, 4(3):45–59.
-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UNICEF)
 2017a *The State of the World's Children 2017: Children in a Digital World*. UNICEF, New York. Available at www.unicef.org/publications/files/SOWC_2017_ENG_WEB.pdf.
 2017b *A Child Is a Child: Protecting Children on the Move from Violence, Abuse and Exploitation*. UNICEF, New York. Available at www.unicef.org/publications/files/UNICEF_A_child_is_a_child_May_2017_EN.pdf.
-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UN DESA)
 2017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port 2017*. UN DESA, New York. Available at 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migration/publications/migrationreport/docs/MigrationReport2017.pdf.
-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and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ODI)
 2017 *Climate Change, Migration and Displacement: The Need for a Risk-Informed and Coherent Approach*. UNDP, Geneva, and ODI, London. Available at www.odi.org/sites/odi.org.uk/files/resource-documents/11874.pdf.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 2018 *Global Education Monitoring Report Summary 2019: Migration, Displacement and Education – Building Bridges, not Walls*. UNESCO, Paris. Available at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265996>.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UNGA)

- 2018 *Draft Outcome Document of the Conference, 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 to Adopt the Global Compact for Safe, Orderly and Regular Migration*. A/CONF.231/3, 30 July.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UNHCR)

- 2019 *Global Trends: Forced Displacement in 2018*. UNHCR, Geneva. Available at www.unhcr.org/globaltrends2018/.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UNODC)

- 2000 *United Nations Protocol Against the Smuggling of Migrants by Land, Sea and Air, Supplementing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United Nations, Geneva. Available at www.unodc.org/documents/middleeastandnorthafrica/smuggling-migrants/SoM_Protocol_English.pdf.
- 2018a *Global Report on Trafficking in Persons*. UNODC, Vienna. Available at www.unodc.org/documents/data-and-analysis/glotip/2018/GLOTiP_2018_BOOK_web_small.pdf.
- 2018b *Global Study on Smuggling of Migrants 2018*. UNODC, Vienna. Available at www.unodc.org/documents/data-and-analysis/glosom/GLOSOM_2018_web_small.pdf.

Urama, N.E., E.O. Nwosu, D.N. Yuni and S.E. Aguegbah

- 2017 International migrant remittances and labour supply in Nigeria.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55(1):37–50.

Valatheeswaran, C. and M. Imran Khan

- 2018 International remittances and private schooling: Evidence from Kerala, India.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56(1):127–145.

Van Noorden, R.

- 2014 Global scientific output doubles every nine years. Nature news blog. Available at <http://blogs.nature.com/news/2014/05/global-scientific-output-doubles-every-nine-years.html>.

Ware, M. and M. Mabe

- 2015 *The STM Report: An Overview of Scientific and Scholarly Journal Publishing*.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ientific, Technical and Medical Publishers (STM). Available at www.stm-assoc.org/2015_02_20_STM_Report_2015.pdf.

Warren, R. and D. Kerwin

- 2017 The 2,000 mile wall in search of a purpose: Since 2007 visa overstays have outnumbered undocumented border crossers by a half million. *Journal on Migration and Human Security*, 5(1):124–136.

Warren, H.R., N. Raison and P. Dasgupta

- 2017 The rise of altmetric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317(2):131–132.

- Wasem, R.E.
2018 Immigration governanc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Journal on Migration and Human Security*, 6(1):97–120.
- Williams, C. and D. Padula
2015 The evolution of Impact Factors: From bibliometrics to altmetrics. *Altmetric and Scholastica*.
- Woods, J. and J. Manning
2015 The impression management tactics of an immigration think tank. *Sociological Focus*, 48(4): 354–372.
- World Bank
2018 *Moving for Prosperity: Global Migration and Labor Markets*. Policy Research Report.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Available at www.worldbank.org/en/research/publication/moving-for-prosperity.
- Wu, Z., S.M. Lee, F. Hou, B. Edmonston and A. Carmichael
2018 Earning gaps for Chinese immigrants i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56(2):18–36.
- Yabiku, S.T. and V. Agadjanian
2017 Father's labour migration and children's school discontinuation in rural Mozambiqu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55(4):188–202.
- Yamamoto, L. and M. Esteban
2017 Migration as an adaptation strategy for Atoll Island Stat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55(2):144–158.
- Young, J.G.
2017 Making America 1920 again? Nativism and US immigration, past and present. *Journal on Migration and Human Security*, 5(1):217–235.
- Zamore, L.
2018 Refugees, development, debt, austerity: A selected history. *Journal on Migration and Human Security*, 6(1):26–60.

第五章

Abou-Chadi, T.

- 2018 *Populismus und die Transformation des Parteienwettbewerbs*, University of Zurich, 2 November 2018. Available at <https://tube.switch.ch/cast/videos/cfa1d7df-61b7-4fbb-abda-0c56e7385f91>

Abou-Chadi, T. and W. Krause

- 2018 The Causal Effect of Radical Right Success on Mainstream Parties' Policy Positions: A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Approach.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19, doi:10.1017/S0007123418000029.

Adamson, F.B.

- 2018 Sending States and the Making of Intra-Diasporic Politics: Turkey and Its Diaspora(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53(1):210–236. Available at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10.1177/0197918318767665>.

Alfred, C.

- 2017 Why We Need to Talk About Migration and Human Security. *Refugees Deeply*. Available at www.newsdeeply.com/refugees/community/2017/11/15/why-we-need-to-talk-about-migration-and-human-security.

Almond, G. and S. Verba

- 1963 *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Atkinson, I.

- 2015 Integrating migrants through sport. European Commission Electronic Platform for Adult Learning in Europe. Available at <https://ec.europa.eu/epale/en/blog/integrating-migrants-through-sport>

Baldwin-Edwards, M.

- 2008 Towards a theory of illegal migration: Historical and structural components. *Third World Quarterly*, 29(7):1449–1459.

Barone, G. and S. Mocetti

- 2010 With a little help from abroad: The effect of low-skilled immigration on the female labour supply. *Labour Economics*, 18(5):664–675. Available at 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927537111000273.

Beaton, K., L. Catão and Z. Koczan

- 2018 Money Sent Home by Migrants Buffers Income Shocks. *IMF Blog*, 28 February. Available at <https://blogs.imf.org/2018/02/28/money-sent-home-by-migrants-buffers-income-shocks/>.

Beine, M., F. Docquier and M. Schiff

- 2013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ransfer of norms and home country fertility.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46(4):1406–1430. Available at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abs/10.1111/caje.12062>.

- Bernstein, S., R. Diamond, T. McQuade and B. Pousada
 2018 The Contribution of High-Skilled Immigrants to Innov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Stanford Business, Working Paper No. 3748. Available at www.gsb.stanford.edu/faculty-research/working-papers/contribution-high-skilled-immigrants-innovation-united-states.
- Betts, A., L. Bloom, J. Kaplan and N. Omata
 2014 *Refugee Economies: Rethinking Popular Assumptions*. University of Oxford. Available at www.rsc.ox.ac.uk/files/files-1/refugee-economies-2014.pdf.
- Bialik, K.
 2019 *For the fifth time in a row, the new Congress is the most racially and ethnically diverse ever*. Pew Research Center, 8 February. Available at 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9/02/08/for-the-fifth-time-in-a-row-the-new-congress-is-the-most-racially-and-ethnically-diverse-ever/.
- Boyd, M.
 1989 Family and Personal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New Agenda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3(3): 638–670.
- Bradley, M., J. Milner and B. Peruniak
 2019 *Refugees' Roles in Resolving Displacement and Building Peace: Beyond Beneficiaries*.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Washington, D.C.
-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BBC)
 2019 Social media: How can governments regulate it? 8 April. Available at www.bbc.com/news/technology-47135058.
-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18 *Foresight Africa: Top priorities for the continent in 2018*. 11 January. Available at www.brookings.edu/multi-chapter-report/foresight-africa-top-priorities-for-the-continent-in-2018/.
- Cambridge Dictionary
 2019 Contribute. Available at <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
- Carling, J.
 2015 *Who is who in migration studies: 107 names worth knowing*. Available at <https://jorgencarling.org/2015/06/01/who-is-who-in-migration-studies-108-names-worth-knowing/>.
- Castles, S.
 2010 Understanding global migration: A social transformation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36(19):1565–1586.
- Centre for Multicultural Youth (CMY)
 n.d. Sport. Available at www.cmy.net.au/sport.
- Clarke, C.P.
 2017 The Terrorist Diaspora: After the Fall of the Caliphate. Rand Corporation. Available at <https://docs.house.gov/meetings/HM/HM00/20170713/106224/HHRG-115-HM00-Wstate-ClarkeC-20170713.pdf>.

- Clemens, M., C. Huang and J. Graham
 2018 *The economic and fiscal effects of granting refugees formal labor market access*.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Available at www.cgdev.org/sites/default/files/economic-and-fiscal-effects-granting-refugees-formal-labor-market-access-brief.pdf.
- Constant, A.F.
 2014 *Do migrants take the jobs of native workers?* IZA World of Labour. Available at <https://wol.iza.org/uploads/articles/10/pdfs/do-migrants-take-the-jobs-of-native-workers.pdf>.
- Cooper, B., A. Esser and R.T. Peter
 2018 *Market barriers to remittances in sub-Saharan Africa (SSA)*. Cenfri. Available at https://cenfri.org/wp-content/uploads/2018/06/2018.08.03_Volume-2_Market-barriers-to-remittances-in-sub-Saharan-Africa-scoping-study_Cenfri-FSDA.pdf.
- Cortés, P. and J. Tessada
 2011 Low-Skilled Immigration and the Labor Supply of Highly Skilled Women.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3(3):88–123. Available at www.jstor.org/stable/41288640?seq=1#page_scan_tab_contents.
- Crawley, H. and S. McMahon
 2016 *Beyond fear and hate: Mobilising people power to create a new narrative on migration and diversity*. Ben and Jerry's. Available at www.benjerry.co.uk/files/live/sites/uk/files/our-values/Beyond-Fear-and-Hate-v1.5-FINAL.pdf.
- Crush, J., G. Tawodzera, C. McCordic and S. Ramachandran
 2017 *Refugee Entrepreneurial Economies in Urban South Africa*. Southern African Migration Programme (SAMP). Available at www.jstor.org/stable/j.ctvh8r07x.
- Czaika, M. and H. de Haas
 2014 The Globalization of Migration: Has the World Become More Migrator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48(2):283–323. Available at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full/10.1111/imre.12095>.
- de Haas, H.
 2005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development: myths and facts. *Third World Quarterly*, 26(8):1269–1284.
- Demurger, S. and H. Xu
 2011 Return Migrants: The Rise of New Entrepreneurs in Rural China. *Elsevier*, 39(10):1847–1861.
- Dennison, J. and L. Drazanova
 2018 *Public attitudes on migration: rethinking how people perceive migration: an analysis of existing opinion polls in the Euro-Mediterranean region*.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EUI). Available at <https://cadmus.eui.eu/handle/1814/62348>.
- Desiderio, M.V.
 2014 *Policies to Support Im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Available at www.migrationpolicy.org/research/policies-support-immigrant-entrepreneurship.

Deutschmann, E. and E. Recchi

- 2019 *Global Human Mobility Rapidly Increasing, New Open-Access Dataset Shows*. Migration Policy Centre,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Available at <https://blogs.eui.eu/migrationpolicycentre/global-human-mobility-rapidly-increasing-new-open-access-dataset-shows/>.

Docquier, F. and H. Rapoport

- 2011 *Globalization, Brain Drain and Development*.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IZA). Available at <http://ftp.iza.org/dp5590.pdf>.

Eurostat

- 2019 People in the EU - statistics on demographic changes. Available at https://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php?title=People_in_the_EU_-_statistics_on_demographic_changes.

Ewing Marion Kauffman Foundation

- 2014 The economic case for welcoming immigrant entrepreneurs. *Entrepreneurship Policy Digest*. Available at www.kauffman.org/-/media/kauffman_org/resources/2015/entrepreneurship-policy-digest/september-2015/the_economic_case_for_welcoming_immigrant_entrepreneurs_updated_september_2015.pdf.
- 2017 The Kauffman Index: Startup activity- national trends. Available at www.kauffman.org/kauffman-index/reporting/startup-activity/~/_media/c9831094536646528ab012dcbd1f83be.ashx.

Fensore, I.

- 2016 *The Impact of Migration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University of St. Gallen. Available at www.econ.uzh.ch/dam/jcr:f6f050e4-b99a-425e-b75c-ddfddcd01060/Fensore.pdf.

Ferrant, G. and M. Tuccio

- 2015 South-South Migration and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in Social Institutions: A Two-way Relationship. *World Development*, 72(C):240-254. Available at <https://ideas.repec.org/a/eee/wdevel/v72y2015icp240-254.html>.

Fisher, M.

- 2017 Fearism: A critical analysis of uses and discourses in global migration studies. Technical paper No. 64, In Search of Fearlessness Research Institute.

FitzGerald, D.S.

- 2014 *The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Migration Theory: Talking across disciplines* (C. Brettell and J. Hollifield, eds.). Routledge, New York.

Geiger, A.W., K. Bialik and J. Gramlich

- 2019 *The changing face of Congress in 6 charts*. Pew Research Center, 15 February. Available at 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9/02/15/the-changing-face-of-congress/.

Global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GCIM)

- 2005 *Migration in an interconnected world: New directions for action*. Available at www.iom.int/jahia/webdav/site/myjahiasite/shared/shared/mainsite/policy_and_research/gcim/GCIM_Report_Complete.pdf.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 2013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2012 Global Report*. Available at <https://gemconsortium.org/report/gem-2012-global-report>.

Goldin, I.

- 2018 Immigration is vital to boost economic growth. *Financial Times*, 9 September 2018. Available at www.ft.com/content/f1ca7b14-b1d6-11e8-87e0-d84e0d934341.

Goldin, I., G. Cameron and M. Balarajan

- 2011 *Exceptional People: How Migration Shaped Our World and Will Define Our Futu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Goldin, I., A. Pitt, B. Nabarro and K. Boyle

- 2018 *Migration and the Economy: Economic Realities, Social Impacts and Political Choices*. Citi GPS. Available at www.citivelocity.com/citigps/migration-and-the-economy/.

Grabowska, I. and D. Engbersen

- 2016 Social Remittances and the Impact of Temporary Migration on an EU Sending Country: The Case of Poland.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Migration Review*, 5(2):99–117. Available at www.ceemr.uw.edu.pl/sites/default/files/Grabowska_Engbersen_Social_Remittances_and_the_Impact_of_Temporary_Migration_on_an_EU_Sending_Country_0.pdf.

Grande, E., T. Schwarzbözl and M. Fatke

- 2018 Politicizing immigration in Western Europe.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26(10):1444–1463. DOI: 10.1080/13501763.2018.1531909.

Hinds, R.

- 2018 Sport bringing Australian and African communities together in challenging times. *ABC News*, 4 January. Available at www.abc.net.au/news/2018-01-05/australian-african-hoop-dreams-show-sports-power/9304450.

Hunt, J.

- 2010 *Open for Business: 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in OECD Countries*. OECD Publishing, Paris. Available at <http://dx.doi.org/10.1787/9789264095830-en>.

Hunt, J. and M. Gauthier-Loiselle

- 2010 How Much Does Immigration Boost Innovation?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2(2):31–56. Available at www.jstor.org/stable/25760296?seq=1#page_scan_tab_contents.

International Fund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FAD) and the World Bank Group

- 2015 *The use of remittances and financial inclusion*. Available at www.ifad.org/documents/38714170/40187309/gpfi.pdf/58ce7a06-7ec0-42e8-82dc-c069227edb79.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 2019 *Labour Migration in the Arab States*. ILO, Beirut. Available at www.ilo.org/beirut/areasofwork/labour-migration/WCMS_514910/lang--en/index.htm.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 2015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cent Trends, Economic Impact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Available at www.imf.org/external/np/g20/pdf/2015/111515background.pd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

2005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05: Costs and benefit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 Omelaniuk, ed.). IOM, Geneva. Available at https://publications.iom.int/system/files/pdf/wmr_2005_3.pdf.

2016 *Migrant vulnerabilities and integration needs in Central Asia: Assessing migrants' and community needs and managing risks*. IOM, Almaty.

Jacobsen, K., H. Young and A. Osman

2008 *Refugees and IDPs in Peacemaking Processes. In: Contemporary Peacemaking* (J. Darby, R.M. Ginty, eds.). Palgrave Macmillan, London.

Kanko, T. and T. Teller

2014 Irregular Migration in Sub-Saharan Africa: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Young Adult Migration from Southern Ethiopia to South Africa. Princeton conference paper. Available at <http://paa2014.princeton.edu/papers/140147>.

Kasinitz, P. and M. Martiniello

2019 Music, migration and the city.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42(6):857–864. Available at 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01419870.2019.1567930.

Kaufmann, E.

2017 Why Values, not Economics, Hold the Key to the Populist Right – and to Crafting New Migration Narratives. In McAuliffe, M. and Klein Solomon, M. (Eds) *Migration Research Leaders' Syndicate: Ideas to Inform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Safe, Orderly and Regular Migration*. IOM, Geneva.

Kelly, N.

2018 Research Shows Immigrants Help Businesses Grow. Here's Why.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6 October. Available at <https://hbr.org/2018/10/research-shows-immigrants-help-businesses-grow-heres-why>.

Kenny, C. and M. O'Donnell

2016 *Why increasing female migration from gender-unequal countries is a win for everyone*.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Available at www.cgdev.org/publication/why-increasing-female-immigration-flows-gender-unequal-countries-could-have-significant.

Kerr, S.P. and W.R. Kerr

2016 *Im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Available at www.hbs.edu/faculty/Publication%20Files/17-011_da2c1cf4-a999-4159-ab95-457c783e3fff.pdf.

Kerr, W.R. and W.F. Lincoln

2010 The Supply Side of Innovation: H-1B Visa Reforms and U.S. Ethnic Invention.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8(3). Available at www.journals.uchicago.edu/doi/abs/10.1086/651934.

Kershen, A.J. (ed.)

2002 *Food in the Migrant Experience*. Routledge, London.

Khadria, B.

- 2009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o OECD Countries*. Regional Note South Asia.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Available at www.oecd.org/futures/43484309.pdf.
- 2012 "Migration of Health Workers and Health of International Migrants: Framework for Bridging Some Knowledge Disjoints between Brain Drain and Brawn Dra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Vol. 8, Nos. 4/5/6, 2012, pp. 266–280.
- 2016 Middle East Migration Country Policies. In: Adjusting to a World in Motion: Trends in Global Migration and Migration Policy (J.B. Douglas and M.H. Lopez, eds.). *International Policy Exchange Ser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hanna, G. and M. Lee

- 2018 Hiring highly educated immigrants leads to more innovation and better products. *The Conversation*, 28 September. Available at <https://theconversation.com/hiring-highly-educated-immigrants-leads-to-more-innovation-and-better-products-100087>.

Khoury, C.K., H.A. Achicanoy, A. Harold, A.D. Bjorkman, C. Navarro-Racines, L. Guarino, X. Flores-Palacios, J.M.M. Engels, J.H. Wiersema, H. Dempewolf, S. Sotelo, J. Ramírez-Villegas, N.P. Castañeda-Álvarez, C. Fowler, A. Jarvis, L.H. Rieseberg and P.C. Struik

- 2016 Origins of food crops connect countries worldwide.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283(1832). Available at <http://dx.doi.org/10.1098/rspb.2016.0792>.

Kirkpatrick, I., S. Ackroyd and R. Walker

- 2005 *The New Managerialism and Public Service Professions: Change in Health, Social Services and Housing*. Palgrave Macmillan: New York.

Lafleur, J.M and J. Duchesne

- 2017 Return migration, gender and social remittances: The return of female Bolivian migrants from Spain in times of economic crisis. *Revue Européenne des Migrations Internationales*, 33:360. Available at www.cairn-int.info/abstract-E_REMI_332_0183--return-migration-gender-and-social.htm.

Lal, B.V., P. Reeves and J. Rai

- 2006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Indian Diaspora*. General Editor, B. Lal. Editions, Didier Millet, Singapore.

Lamba-Nieves, D. and P. Levitt

- 2011 Social Remittances Revisited.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37(1):1–22. Available at 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1369183X.2011.521361.

Levitt, P.

- 1998 Social Remittances: Migration Driven Local-Level Forms of Cultural Diffus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2(4):926–948. Available at www.jstor.org/stable/2547666?seq=1#page_scan_tab_contents.

- Levitt, P. and D. Lamba-Nieves
2010 “*It’s Not Just About the Economy, Stupid*” – Social Remittances Revisited.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Available at www.migrationpolicy.org/article/its-not-just-about-economy-stupid-social-remittances-revisited.
- Lieberman, A.
2018 Q&A: Why Armenia is rolling out diaspora bonds for development. Devex, 15 August. Available at www.devex.com/news/q-a-why-armenia-is-rolling-out-diaspora-bonds-for-development-93275.
- Martin, S., M.A. Larkin and M.N. Nathanson (eds.)
2000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00*. IOM, Geneva. Available at https://publications.iom.int/system/files/pdf/wmr_2000_edited_0.pdf.
- Massey, D.S.
1990 Social Structure, Household Strategies, and the Cumulative Causation of Migration. *Population Index*, 56(1):3–26. Available at www.jstor.org/stable/3644186?seq=1#page_scan_tab_contents.
- Mathers, C., G. Stevens, D. Hogan, W.R. Mahanani and J. Ho
2018 *Global and Regional Causes of Death: Patterns and Trends, 2000–15*. In: *Disease Control Priorities: Improving Health and Reducing Poverty* (D.T. Jamison, H. Gelband and S. Horton S, eds.). 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 McAuliffe, M.
2018 The link between migration and technology is not what you think. Agenda, 14 December. World Economic Forum, Geneva. Available at www.weforum.org/agenda/2018/12/social-media-is-casting-a-dark-shadow-over-migration/.
- McAuliffe, M. and F. Laczko (eds.)
2016 *Migrant Smuggling Data and Research: A global review of the emerging evidence base*. IOM, Geneva. Available at https://publications.iom.int/system/files/smuggling_report.pdf.
- McAuliffe, M. and M. Ruhs
2017 Report overview: making sense of migration in an increasingly interconnected world. In: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18* (M. McAuliffe and M. Ruhs, eds.). IOM, Geneva. Available at https://publications.iom.int/system/files/pdf/wmr_2018_en_chapter10.pdf.
- McAuliffe, M. and W. Weeks
2015 *Media and migration: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rint and online media reporting on migrants and migration in selected origin and destination countries*. Irregular Migration Research Program Occasional Paper Series. 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Border Protection: Canberra.
-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16 *People on the Move: Global Migration’s Impact and Opportunity*. Available at www.mckinsey.com/featured-insights/employment-and-growth/global-migrations-impact-and-opportunity.

- McPartland, B.
2018 'Africa won the World Cup?': French players (and Obama) have final word. *The Local*, 18 July 2018. Available at www.thelocal.fr/20180718/africa-won-the-world-cup-french-players.
- Meyer, D. and A. Shera
2017 The impact of remittances on economic growth: An econometric model. *Economía*, 18(2):147–155. Available at 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517758016300753.
- Milner, J.
2011 *Refugees and the peacebuilding process*. New Issues in Refugee Research, Research Paper No. 224. Available at <https://carleton.ca/polisci/wp-content/uploads/Milner-Refugees-and-the-peacemaking-process-2011.pdf>.
- Mohieldin, M. and D. Ratha
2019 *Migration Myths vs Economic Facts*. Project Syndicate, February 2019. Available at 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global-compact-opposition-migration-development-by-mahmoud-mohieldin-and-dilip-ratha-2019-02?barrier=accesspaylog.
- Morawska, E.
2008 Research on immigration/ethnicity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comparison.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49(3):465–482.
2013 Structuring Immigrants Civic-political Incorporation into the Host Society. In: *Outsiders No More? Models of Immigrant Political Incorporation* (J. Hochschild, J. Chattopadhyay, C. Gay and M. Jones-Correa, ed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 Morgan, S.
2018 Fake news, dis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and online tactics to undermine democracy. *Journal of Cyber Policy*, 3(1):39–43.
- Moser, P., A. Voena and F. Waldinger
2014 German Jewish Émigrés and US Invention.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Available at www.aeaweb.org/articles?id=10.1257/aer.104.10.3222.
- Mounk, Y. and S. Foa
2018 *The End of the Democratic Century: Autocracy's Global Ascendancy*.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Available at 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2018-04-16/end-democratic-century.
- Mudde, C.
2019 Why copying the populist right isn't going to save the left. *The Guardian*, 14 May 2019.
- Murendo, C., M. Wollni, A. De Brauw and N. Mugabi
2018 Social Network Effects on Mobile Money Adoption in Uganda.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54(2):327–342.
- Naudé, W., M. Siegel and K. Marchand
2015 Migration, entrepreneurship and development: a critical review. UNU-MERIT Working Papers, No. 033. Available at [https://cris.maastrichtuniversity.nl/portal/en/publications/migration-entrepreneurship-and-development--a-critical-review\(4e61f30c-62d4-4d4f-84cb-6c4e8c295dad\).html](https://cris.maastrichtuniversity.nl/portal/en/publications/migration-entrepreneurship-and-development--a-critical-review(4e61f30c-62d4-4d4f-84cb-6c4e8c295dad).html).

- 2017 Migration, entrepreneurship and development: critical questions. *IZA Journal of Migration*, 6:5.
- Nicholls, W. and J. Uitermark
 2016 Migrant cities: place, power, and voice in the era of super diversity.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42(6):877–892.
- Nordien, J.
 2017 *Diaspora Building Peace*. African Diaspora Policy Centre. Available at www.diaspora-centre.org/wp-content/uploads/2017/04/Diaspora-Building-Peace.pdf.
-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2016 *Perspectives on Global Development 2017: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a Shifting World*. Available at www.oecd-ilibrary.org/development/perspectives-on-global-development-2017/the-development-impact-of-migration-in-origin-countries_persp_glob_dev-2017-11-en.
-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2018 *How Immigrants Contribute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Economies*.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dx.doi.org/10.1787/9789264288737-en>.
- Osabuohein, E.S. and A.A. Karakara
 2018 ICT usage, mobile money and financial access of women in Ghana. *AfricaGrowth Agenda*, 15(1):14–18.
- Oussedik, S.
 2012 *Food and Cuisine: Part of the Migration Process*. Institut Europeu de la Mediterrània. Available at www.iemed.org.
- Pan, L., (ed.)
 1999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Chinese Oversea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apademetriou, D.G.
 2014 *Curbing the Influence of “Bad Actors”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ransatlantic Council Statement).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Available at www.migrationpolicy.org/research/curbing-influence-bad-actors-international-migration.
- Pilcher, J.
 2017 *Food in world history*. Routledge, New York.
- Pires, A.J.G.
 2015 Brain drain and brain waste. *Journa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40 (1). Available at www.jed.or.kr/full-text/40-1/1.pdf.
- Portes, A. and J. Walton
 1981 *Labor, Class,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Rassenfossea, G. and G. Pellegrino
 2019 *International Mobility of Inventors and Innovatio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Ecole polytechnique fédérale de Lausanne. Available at https://snis.ch/wp-content/uploads/2019/05/Working-paper-International_Mobility_1.pdf.
- Ratha, D. and S. Ketkar
 2011 Diaspora Bonds: Tapping the Diaspora During Difficult Tim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e, Economics and Policy*, 22 August. Available at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913988.
- Rother, S.
 2009 Changed in Migration? Philippine Return Migrants and (un) Democratic Remittances. *Europea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8(2).
- Ruhs, M.
 2013 *The Price of Rights: Regulating International Labor Migr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ajadmanesh, S., S.A. Ossia, H. Haddadi, M. Musolesi, G. Stringhini, S. Jafarzadeh, H.R. Rabiee, Y. Mejova and E. De Cristofaro.
 2017 Kissing Cuisines: Exploring Worldwide Culinary Habits on the Web. Proceedings of the 2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orld Wide Web Companion. Available at 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09460798_Kissing_Cuisines_Exploring_Worldwide_Culinary_Habits_on_the_Web.
- Schluter, C. and J. Wahba
 2009 *Illegal Migration, Wages, and Remittances: Semi-Parametric Estimation of Illegality Effects*.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IZA). Available at <http://ftp.iza.org/dp4527.pdf>.
- Shah, N.
 2009 The management of irregular migration and its consequence for development: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Working Paper No. 19, Asian Regional Programme on Governance of Labour Migration, ILO Regional Office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ILO, Bangkok.
- Shrier, D., G. Canale and A. Pentland
 2016 *Mobile Money and Payments: Technology Trend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 Available at www.getsmarter.com/blog/wp-content/uploads/2017/07/mit_mobile_and_money_payments_report.pdf.
- Siapera, E., M. Boudourides, S. Lenis and J. Suiter
 2018 Refugees and Network Publics on Twitter: Networked Framing, Affect, and Capture. *Social Media + Society*, 4(1).
- Simiyu Njororai, W.
 2010 Global inequality and athlete labour migration from Kenya. *Leisure/Loisir*, 34(4):443–461.
- Skeldon, R.
 2018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ternal migration, mobility and urbanization: Towards more integrated approaches*. Migration Research Series, Paper No 53. IOM, Geneva.

- Skerry, P.
2002 *Beyond Sushiology: Does Diversity Work?*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 December. Available at www.brookings.edu/articles/beyond-sushiology-does-diversity-work/.
- Smith, H. and P. Stares (eds.)
2007 *Diasporas in Conflict: Peace-Makers or Peace-Wreckers?* UNU Press, Tokyo.
- Smith, R., R. Spaaij and B. McDonald
2018 Migrant Integration and Cultural Capital in the Context of Sport and Physical Activity: a Systematic Review.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 20(3):851–868.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1007/s12134-018-0634-5>.
- Sport Inclusion Network (SPIN)
n.d. Available at <https://sportinclusion.net/>.
- Stark, O. and D.E. Bloom
1985 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5(2):173–178. Available at www.jstor.org/stable/1805591?seq=1#page_scan_tab_contents.
- Strohecker, K.
2016 Countries look to draw expatriate cash with “diaspora bonds”. *Reuters*, 17 April. Available at www.reuters.com/article/us-emerging-bonds-diaspora/countries-look-to-draw-expatriate-cash-with-diaspora-bonds-idUSKCN0XE0ID.
- Suiter, J. and E. Culloty
2019 The impact of anti-immigration far-right activism on social media platforms. Presentation at IOM side event, 6 May 2019, United Nations Headquarters, New York. Available at <http://webtv.un.org/meetings-events/watch/the-connections-between-migration-and-technology/6033486907001/?term=>.
- Suri, T. and W. Jack
2016 The long-run poverty and gender impacts of mobile money. *Science Magazine*, 354(6317):1288–1292. Available at <https://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54/6317/1288/tab-pdf>.
- Todaro, M.
1989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Third World*. Longman, New York.
- Triandafyllidou, A., L. Bartolini and C. Guidi
2019 *Exploring the links between enhancing regular pathways and discouraging irregular migration*. IOM, Geneva. Available at <https://publications.iom.int/books/exploring-links-between-enhancing-regular-pathways-and-discouraging-irregular-migration-0>.
- Tusikov, N. and B. Haggart
2019 It’s time for a new way to regulate social media platforms. *The Conversation*, 17 January 2019. Available at <https://theconversation.com/its-time-for-a-new-way-to-regulate-social-media-platforms-109413>.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 and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UNHCR)

- 2018 *Policy Guide on Entrepreneurship for Migrants and Refugees*. Available at https://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diae2018d2_en.pdf.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UN DESA)

- 2019 *International Migrant Stock: The 2019 Revision*.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Available at 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migration/data/estimates2/estimates19.asp (accessed 18 September 2019).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 2011 *Towards Human Resilience: Sustaining MDG Progress in an Age of Economic Uncertainty*. UNDP, New York. Available at 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librarypage/poverty-reduction/inclusive_development/towards_human_resiliencesustainingmdgprogressinanageofeconomicun.html.

Van der Meer, T. and J. Tolsma

- 2014 Ethnic Diversity and Its Effects on Social Cohes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0:459–478. Available at www.annualreviews.org/doi/abs/10.1146/annurev-soc-071913-043309.

Venturini, A., F. Montobbio and C. Fassio

- 2012 *Are migrants spurring innovation?* Migration Policy Centre. Available at www.migrationpolicycentre.eu/docs/MPC%202012%20EN%2011.pdf.

Vertovec, S.

- 2007 Super-diversity and its implication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30(6):1024–1054. Available at 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01419870701599465.

Wallerstein, I.

- 1974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Weinberger, D.

- 2011 *Too Big to Know: Rethinking Knowledge Now That the Facts Aren't the Facts, Experts Are Everywhere, and the Smartest Person in the Room Is the Room*. Basic Books, New York.

Weiner, M.

- 1978 *Sons of the Soil: Migration and Ethnic Conflicts in Indi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Whiting, K.

- 2019 How Mo Salah may have reduced Islamophobia in Liverpool. World Economic Forum, June 2019. Available at www.weforum.org/agenda/2019/06/how-mo-salah-might-have-reduced-islamophobia-in-liverpool/.

Wilk, R.

- 1999 Real Belizean Food: Building Local Identity in the Transnational Caribbea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01(2):244–255.

World Bank Group

- 2019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s: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Outlook*. Available at www.knomad.org/publication/migration-and-development-brief-31.

Zappettini, F. and M. Krzyzanowski

- 2019 The critical juncture of Brexit in media and political discourses: from national-populist imaginary to cross-national social and political crisis.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16(4):381–388. Available at 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17405904.2019.1592767?needAccess=true.

Zemandl, E.

- 2018 Orbán's Hungary, transnational tribalism, and the emergence of a new European order. *Hungarian Spectrum*, 14 May 2018. Available at <http://hungarianspectrum.org/2018/05/14/eva-j-zemandl-orbans-hungary-transnational-tribalism-and-the-emergence-of-a-new-european-order/>.

第六章

- Acosta, D.
2018 *The National versus the Foreigner in South America. 200 Years of Migration and Citizenship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Allen, W., S. Blinder and R. McNeil
2017 Media reporting of migrants and migration. In: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18* (M. McAuliffe and M. Ruhs, eds.). IOM, Geneva, pp. 191–207. Available at <https://publications.iom.int/books/world-migration-report-2018>.
- Aoki, Y. and L. Santiago
2018 Speak better, do better? Education and health of migrants in the UK. *Labour Economics*, 52:1–17.
- Appave, G. and I. David
2017 Integration that values diversity – exploring a model for current migration dynamics. In: *Migration Research Leaders' Syndicate: Ideas to Inform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Safe, Orderly and Regular Migration* (M. McAuliffe and M. Klein Solomon, eds.). IOM, Geneva, pp. 159–167.
- Arrighi, J.-T. and R. Bauböck
2016 A multilevel puzzle: Migrants' voting rights in national and local elec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56(3):619–639.
- Bailey, J.P.
1979 Inmigración y relaciones étnicas: Los Ingleses en la Argentina. *Desarrollo Económico*, 18(72):539–558.
- Bakewell, O. and A. Bonfiglio
2013 *Moving Beyond Conflict: Re-Framing Mobility in the African Great Lakes Region*. University of Oxfor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for the African Great Lakes Mobility Project.
- Bakkaer Simonsen, K.
2017 Does citizenship always further immigrants' feeling of belonging to the host nation? A study of policies and public attitudes in 14 Western democracies. *Comparative Migration Studies*, 5(3).
- Banulescu-Bogdan, N.
2012 Shaping Citizenship Policies to Strengthen Immigrant Integration.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2 August. Available at www.migrationpolicy.org/article/shaping-citizenship-policies-strengthen-immigrant-integration.
- Barslund, M. and N. Laurensyeva
2018 On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More Focus Needed on Integrating Migrant Women. Centre for European Policy Studies. Available at www.ceps.eu/ceps-publications/international-womens-day-more-focus-needed-integrating-migrant-women/.

- Bauböck, R., I. Honohan, T. Huddleston, D. Hutcheson, J. Shaw and M.P. Vink
 2013 *Access to Citizenship and its Impact on Immigrant Integration. European Summary and Standards*.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Robert Schuman Centre for Advanced Studies, Florence.
- Bauböck, R. and M. Tripkovic (eds.)
 2017 *The Integration of Migrants and Refugees, An EUI Forum on Migration, Citizenship and Demography*.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Robert Schuman Centre for Advanced Studies, Florence.
- Bauder, H. (ed.)
 2019 *Putting Family First: 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 in Canada*. UBC Press, Vancouver.
- Bauder, H. and D.A. Gonzalez
 2018 Municipal responses to “illegality”: Urban sanctuary across national contexts. *Social Inclusion*, 6(1):124–134.
- Beauchemin, C. and P. Bocquier
 2003 *Migr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Francophone West Africa: A Review of the Recent Empirical Evidence*. Document de travail DIAL/Unité de Recherche CIPRÉ. Available at www.researchgate.net/profile/Cris_Beauchemin/publication/4793663_Migration_and_urbanization_in_francophone_west_Africa_a_review_of_the_recent_empirical_evidence/links/00b495359529f8673c000000.pdf.
- Berndt, R.M.
 1961 Problems of assimilation in Australia. *Sociologus*, 11(1):34–51.
- Berry, J.
 1997 Immigration, acculturation, and adaptation. *Applied Psycholog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Psychologie appliquée: Revue internationale*, 46(1):5–34.
 2006 Contexts of acculturation. In: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Acculturation Psychology* (D.L. Sam and J.W. Berry, ed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pp. 27–42.
- Bilgili, Ö., T. Huddleston and A.-L. Joki
 2015 *The Dynamics between Integration Policies and Outcomes: A Synthesis of the Literature*. Barcelona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Migration Policy Group. Available at <https://fr.scribd.com/document/271339269/MIPEX-Literature-Review-the-Dynamics-Between-Integration-Policies-and-Outcomes-1>.
- Bivand Erdal, M. and C. Oeppen
 2013 Migrant balancing acts: Understanding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integration and transnationalism.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39(6):867–884.
- Bjerg, M.M.
 1988 Inmigración y asimilación en la Argentina. Un enfoque historiográfico. *Anuario IEHS*, 3. Available at <http://anuarioiehs.unicen.edu.ar/Files/1988/011%20-%20inmigracion%20y%20asimilacion%20en%20la%20argentina.%20un%20enfque%20historiografico.pdf>.

- Block, L.
2015 Regulating membership: Explaining restriction and stratification of family migration in Europe.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36(11):1433–1452.
- Butschek, S. and T. Walter
2014 What active labour market programmes work for immigrants in Europe? A meta-analysis of the evaluation literature. *IZA Journal of Migration*, 3.
- Canganio, A.
2014 Migration policies and migrant employment outcomes: Conceptual analysis and comparative evidence for Europe. *Comparative Migration Studies*, 2(4):417–443.
- Cantle, T.
2005 *Community Cohesion: A New Framework for Race and Diversity*. Palgrave Macmillan, Basingstoke. Available at www.migrationobservatory.ox.ac.uk/resources/briefings/immigration-diversity-and-social-cohesion/.
- Caponio, T. and D. Donatiello
2017 Intercultural policy in times of crisis: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case of Turin, Italy. *Comparative Migration Studies*, 5(1):13.
- Card, D., J. Kluve and A. Weber
2010 Active labor market policy evaluations: A meta-analysis. *The Economic Journal*, 120(548):452–477.
- Castles, S.
2003 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 A new form of social relations under conditions of globalization? In: *Host Societies and the Reception of Immigrants* (J.G. Reitz, e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enter for Comparative Immigration Studies, San Diego, pp. 429–445.
2004 The myth of controllability of difference: Labour migration, 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 and State strategi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n: *State/Nation/Transnation: Perspectives on Transnationalism in the Asia-Pacific* (B.S.A. Yeoh and K. Willis, eds.).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pp. 16–36.
- Castles, S. and A. Davidson
2000 *Citizenship and Migration: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Belonging*. Palgrave, Basingstoke.
- Castles, S., H. de Haas and M.J. Miller
2014 *The Ag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 Fifth edition, Palgrave Macmillan, London.
- Castles, S., M. Korac, E. Vasta and S. Vertovec
2002 *Integration: Mapping the Field*. Report of a Project carried out by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Centre for Migration and Policy Research and Refugee Studies Centre, contracted by the Home Office Immigration Research and Statistics Service, Home Office Online Report 28/03.
- Charsley, K. and S. Spencer
2019 Understanding Integration Processes: Informing Policy and Practice. Policy Bristol, Policy Report 44, January.

- Chetail, V.
2019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 Chiswick, B.R.
2016 *"Tongue Tide": The Economics of Language Offers – Important Lessons for How Europe Can Best Integrate Migrant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ur (IZA), IZA Policy Paper No. 113, July.
- Corak, M.
2011 *Age at Immigration and the Education Outcomes of Children*. Statistics Canada, Analytical Studies Branch Research Paper Series.
- Crawford, V.
2016 10 Ways countries can help refugees integrate. World Economic Forum, 27 May. Available at www.weforum.org/agenda/2016/05/10-ways-countries-can-help-refugees-integrate/.
- Crawley, H., S. McMahon and K. Jones
2016 Migrants Voices in the British Media. Centre for Trust, Peace and Social Relations, Coventry University. Available at www.coventry.ac.uk/research/research-directories/research-news/2016/victims-and-villains.
- Darden, J.T.
2015 Homeownership among immigrants i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he Housing and Economic Experiences of Immigrants in U.S. and Canadian Cities* (C. Teixeira and W. Li, eds.).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Toronto, pp. 43–68.
- De Paola, M. and G. Brunello
2016 Education as a Tool for the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Migrants. European Expert Network on Economics of Education, Analytical Report No. 27, February.
- Demireva, N.
2017 Immigration, Diversity and Social Cohesion. Briefing, The Migration Observatory, University of Oxford, Oxford.
- Dronkers, J. and M.R. Vink
2012 Explaining access to citizenship in Europe: How citizenship policies affect naturalization rates. *European Union Politics*, 13(3).
- Duncan, H. and I. Popp
2017 Migrants and cities: Stepping beyond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15*. In: *The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18* (M. McAuliffe and M. Ruhs, eds.). IOM, Geneva, pp. 225–241.
- Entzinger, H. and R. Biezeveld
2003 *Benchmarking Immigrant Integration*. 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 European Research Centre on Migration and Ethnic Relations, Rotterdam.
- Espinoza-Castro, B., L.E. Vásquez Rueda, R.V. Mendoza Lopez and K. Radon
2018 Working below skill level as risk factor for distress among Latin American migrants living in Germany: A Cross-sectional study. *Journal of Immigrant and Minority Health*:1–7.

European Commission

- 2016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the Council, the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and the Committee of the Regions, Action Plan on the Integration of Third Country Nationals. COM(2016) 377 final, 7 June.
- 2018 *Special Eurobarometer 469. Integration of Immigrants in the European Union*. Report, European Union.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EESC)

- 2017 *How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Assist Refugees and Migrants in the EU: Successful Experiences and Promising Practices from the 2016 EESC Civil Society Prize*. EESC, Brussels.

European Migration Network

- 2014 *Asylum and Migration Glossary 3.0*. Second edition, European Union, Brussels.

Eurostat (European Union)

- 2018 *Migrant Integration Statistics – Labour Market Indicators*. Available at https://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php/Migrant_integration_statistics_%E2%80%93_labour_market_indicators#Unemployment.

Faist, T.

- 2018 A Primer on Social Integration: Participation and Social Cohesion in the Global Compacts. Universität Bielefeld, Fakultät für Soziologie, Centre on Migration, Citizenship and Development (COMCAD), COMCAD Working Paper 161. Available at <https://nbn-resolving.org/urn:nbn:de:0168-ss0ar-58138-7>.

Favell, A.

- 2005 Integration nations: The Nation-State and research on immigrants in Western Europe.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search: Constructions, Omissions and the Promises of Interdisciplinarity* (M. Bommers and E. Morawska, eds.). Ashgate, Aldershot, pp. 41–67.

Filsi, S., E.C. Meroni and E. Vera-Toscano

- 2016 *Educational Outcomes and Immigrant Background*. 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Research Centre (JRC), JRC Technical Reports.

Fokkema, T. and H. de Haas

- 2011 Pre- and post-migration determinants of socio-cultural integration of African immigrants in Italy and Spa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53(6):3–26.

Fonseca, X., S. Lukosch and F. Brazier

- 2018 Social cohesion revisited: A new definition and how to characterize it. *Innovation: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32(2):231–253. Available at 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13511610.2018.1497480.

Forrest, R. and A. Kearns

- 2001 Social cohesion, social capital and the neighbourhood. *Urban Studies*, 38(12):2125–2143.

Fundamental Rights Agency (FRA) (European Union)

- 2011 *Fundamental Rights of Migrants in an Irregular Situa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European Union, Luxembourg.

Gagnon, J. and D. Khoudour-Castéras

- 2012 South-South Migration in West Africa: Addressing the Challenges of Immigrant Integration.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Working Paper No. 312. Available at www.oecd-ilibrary.org/docserver/5k98p4wcgjmx-en.pdf?expires=1548083798&id=id&accname=guest&checksum=2BCA85C065F416B8023FAC43FD0C29F9.

Gathmann, C. and N. Keller

- 2016 Access to Citizenship and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Immigrants. Draft Working Paper. Available at <https://sole-jole.org/16286.pdf>.

Government of Canada

- 1985 Canadian Multiculturalism Act. RSC, c. 24 (4th Supp.).
- 2018 *Annual Report on the Operation of the Canadian Multiculturalism Act 2016–2017, Multiculturalism from Now and Into the Future*. Her Majesty the Queen in Right of Canada.

Hagelskamp, C., C. Suárez-Orozco and D. Hughes

- 2010 Migrating to opportunities: How family migration motivations shape academic trajectories among newcomer immigrant youth. *Applied Psychology*, 66(4):717–739.

Hainmueller, J., D. Hangartner and G. Pietrantuono

- 2015 Naturalization fosters the long-term political integration of immigrant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2(41):12651–12656.

Hennebry, J.

- 2017 For their own good? Addressing exploitation of women migrant workers. In: *Ideas to Inform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Safe, Orderly and Regular Migration* (M. McAuliffe and M. Klein Solomon, eds.). IOM, Geneva.

Hooper, K. and B. Salant

- 2018 It's Relative: A Crosscountry Comparison of Family-Migration Policies and Flows.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Issue Brief, April.

Huddleston, T.

- 2015 Migran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 Review of Policies and Integration Results in the OSCE Region. Research Paper,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Office for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nd Human Rights, Warsaw.
- 2017 Migran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 Review of Policies and Integration Results in the OSCE Region. Research Paper, OSCE and Office for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nd Human Rights. Available at www.osce.org/odihr/367936?download=true.

Huddleston, T., Ö. Bilgili, A.L. Joki and Z. Vankova

- 2015 *Migrant Integration Policy Index 2015*. Barcelona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Migration Policy Group, Barcelona and Brussels.

Huddleston, T. and J. Dag Tjaden

- 2012 *Immigrant Citizens Survey: How Immigrants Experience Integration in 15 European Cities*. King Baudouin Foundation and Migration Policy Group, Brussels.

Huddleston, T. and A. Pedersen

- 2011 Impact of New Family Reunion Tests and Requirements on the Integration Process. Migration Policy Group (MPG), MPG Briefings for Green Paper on Family Reunion No. 3.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 2015 *ILO Global Estimates on Migrant Workers: Results and Methodology*. ILO Labour Migration Branch and ILO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Geneva. Available at 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436343.pdf (accessed 11 June 2019).
- 2018 *ILO Global Estimates on International Migrant Workers: Results and Methodology*. ILO Labour Migration Branch and ILO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Geneva. Second edition (reference year 2017).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

- 2011 *Thailand Migration Report 2011: Migration for Development in Thailand – Overview and Tools for Policymakers*. IOM, Bangkok.
- 2013 *Recognition of Qualifications and Competences of Migrants* (A. Schuster, M.V. Desiderio and G. Urso, eds.). IOM, Geneva.
- 2015 Migration Governance Framework. IOM Council, 106th Session, C/106/RES/1310, 4 December.
- 2017a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18* (M. McAuliffe and M. Ruhs, eds.). IOM, Geneva.
- 2017b *Migration Research Leaders' Syndicate: Ideas to Inform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Safe, Orderly and Regular Migration*. IOM, Geneva.
- 2018 How Migrant YouTubers Are Combatting Xenophobia and Discrimination. IOM, Geneva. Available at <https://medium.com/@UNmigration/how-migrant-youtubers-are-combatting-xenophobia-and-discrimination-5751e1b757b5>.
- 2019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Law, N° 34. *Glossary on Migration*. IOM, Geneva. Available at http://publications.iom.int/system/files/pdf/iml_34_glossary.pdf.

Isphording, I.E.

- 2015 What Drives the Language Proficiency of Immigrants? Immigrants Differ in their Language Proficiency along a Range of Characteristics. *IZA World of Labour*, p. 177.

Jasinskaja-Lahti, I., K. Liedkind and R. Perhoniemi

- 2007 Perceived ethnic discrimination at work and well-being of immigrants in Finl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employment status and work-specific group-level control belief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31(2):223–242.

Jenson, J.

- 1998 *Mapping Social Cohesion: The State of Canadian Research*. Canadian Policy Research Networks, Ottawa.

- Joki, A.-L. and A. Wolffhardt
 n.d. How the Intercultural Integration Approach Leads to a Better Quality of Life in Diverse Cities. Migration Policy Group, with the support of T. Huddleston. Available at <http://rm.coe.int/intercultural-to-the-core-how-the-intercultural-cities-index-can-be-be/168076631b>.
- Joppke, C.
 2010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Polity Press, London.
 2014 European immigrant integration after multiculturalism. In: *Global and Asian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G. Battistella, ed.). IOM and Springer, London, pp. 77–99.
- Klaufus, C., P. van Lindert, F. van Noorloos and G. Steel
 2017 All-inclusiveness versus exclusion: Urban project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and Africa. *Sustainability*, 9(11):2038–1053.
- Kluve, J.
 2010 The effectiveness of European active labor market programs. *Labour Economics*, 17(6):904–918.
- Kontos, M.
 2011 Between Integration and Exclusion: Migrant Women in European Labor Markets.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23 March. Available at www.migrationpolicy.org/article/between-integration-and-exclusion-migrant-women-european-labor-markets.
- Koser, K. and A. Cunningham
 2017 Migration, violent extremism and social exclusion. In: *The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18* (M. McAuliffe and M. Ruhs, eds.). IOM, Geneva, pp. 209–223.
- Krüger Diaz, A.L. and J. Plaza Pinto
 2017 *Is There Language Policy for Migrants in Brazil? Linguistic Ideologies and Three Language Tests*. Tilburg University, Tilburg Papers in Culture Studies, No. 192.
- Kuch, A.
 2018 Lessons from Tanzania's historic bid to turn refugees to citizens. *News Deeply, Refugees Deeply*, 22 February. Available at www.newsdeeply.com/refugees/community/2018/02/22/lessons-from-tanzanias-historic-bid-to-turn-refugees-to-citizens.
- Kymlicka, W.
 2012 *Multiculturalism: Success, Failure, and the Future*.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 Landau, L.B. and O. Bakewell
 2018 Introduction: Forging a study of mobility, integration and belonging in Africa. In: *Forging African Communities: Mobility, Integration and Belonging* (O. Bakewell and L.B. Landau, eds.). Palgrave Macmillan, London, pp. 1–24.
- Lens, D., I. Marx and S. Vuji
 2018 Does Migration Motive Matter for Migrants' Employment Outcomes? The Case of Belgium. Institute of Labour Economics,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IZA DP No. 11906.

- Levitt, P.
2004 Transnational Migrants: When “Home” Means More than One Country.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Migration Information Source, 1 October.
- Lewis, E.G.
2013 Immigrant native substitutability: The role of language. In: *Immigration, Poverty and Socioeconomic Inequality* (D. Card and S. Raphael, eds.).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New York, pp. 60–97.
- Li, X.
2007 *Portrait of an Integration Process.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and Resources Relied on for Newcomers in their First 4 Years in Canada. Evidence from three Waves of the Longitudinal Survey of Immigrants to Canada (LSIC)*.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Canada,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June. Available at www.canada.ca/content/dam/ircc/migration/ircc/english/pdf/research-stats/portrait-integr-process-e.pdf.
- Liebig, T. and K. Rose Tronstad
2018 Triple Disadvantage? A First Overview of the Integration of Refugee Women. OECD Social, Employment and Migration Working Paper No. 216.
- Lippert, R.K. and S. Rehaag (eds.)
2013 *Sanctuary Practices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Migration, Citizenship and Social Movements*. Routledge, New York.
- Logan, J.R., S. Oh and J. Darrah
2012 The political and community context of immigrant naturalization.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38(4):535–554.
- Long, K., E. Mosler Vidal, A. Kuch and J. Hagen-Zanker
2017 Citizenship, Migration an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DI Briefing, September. Available at www.odi.org/publications/10911-citizenship-migration-and-2030-agenda-sustainable-development.
- Manby, B.
2016 *Citizenship Law in Africa: A Comparative Study*. Open Society Foundations, New York.
- Martiniello, M.
2006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mobilis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of immigrants and their offspring in Europe. In: *Migration and Citizenship: Legal Status, Right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R. Bauböck, ed.). IMISCOE Reports,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Amsterdam, pp. 83–105.
- Mazzucato, V. and D. Schans
2011 Transnational families and the well-being of children: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challeng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3(4):704–712.
-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16 *People on the Move: Global Migration’s Impact and Opportunity*.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New York.

- Medina, D.A.
2015 Undocumented immigrants in New York get ID cards to open bank accounts. *The Guardian*, 12 January. Available at www.theguardian.com/money/us-money-blog/2015/jan/12/undocumented-immigrants-id-cards-new-york.
- Mercator Dialogue on Asylum and Migration (MEDAM)
2018 *Flexible Solidarity: A Comprehensive Strategy for Asylum and Immigration in the EU*. 2018 MEDAM Assessment Report on Asylum and Migration Policies in Europe. MEDAM, Kiel.
- Modood, T.
2013 *Multiculturalism*. Second edition, Polity Press, Cambridge, Oxford, Boston, New York.
- Morrice, L., L.K. Tip, M. Collyer and R. Brown
2019 "You can't have a good integration when you don't have a good communication": English-language learning among resettled refugees in England. *Journal of Refugee Studies* (advance access).
- Mustafa, S.
2018 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 Why refugee inclusion is long overdue. *News Deeply, Refugees Deeply*, 20 June. Available at www.newsdeeply.com/refugees/community/2018/06/20/nothing-about-us-without-us-why-refugee-inclusion-is-long-overdue.
- Mustasaari, S.
2015 The "nuclear family paradigm" as a marker of rights and belonging in transnational families. *Social Identities: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Race, Nation and Culture*, 21(4):359–372.
- National Museum Australia
n.d. Defining Moments: White Australia Policy. Webpage. Available at www.nma.gov.au/defining-moments/resources/white-australia-policy.
- Newland, K.
2017 Migrant return and reintegration policy: A key component of migration governance. In: *Migration Research Leaders' Syndicate: Ideas to Inform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Safe, Orderly and Regular Migration* (M. McAuliffe and M. Klein Solomon, eds.). IOM, Geneva, pp. 169–173.
- Nicholson, F.
2018 The "Essential Right" to Family Unity of Refugees and Others in Need of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in the Context of Family Reunification. PPLA/2018/02,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Legal and Protection Policy Research Series, Geneva.
- Okyere, S.A.
2016 Africa's 'new town' urban solutions. *U3 – UrbanisticaTre*. Available at www.urbanisticatre.uniroma3.it/dipsu/?portfolio=africas-new-town-urban-solutions.
- Oliver, C.
2013 *The Impact of Restrictions and Entitlements on the Integration of Family Migrants: A Comparative Report*. University of Oxford, Centre on Migration, Policy and Society.

Onyulo, T.

- 2018 School started by refugees becomes one of Uganda's best. *News Deeply, Refugees Deeply*, 16 August. Available at www.newsdeeply.com/refugees/articles/2018/08/16/school-started-by-refugees-becomes-one-of-ugandas-best.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 2011 *Naturalisation: A Passport for the Better Integration of Immigrants?* OECD, Paris. Available at https://read.oecd-ilibrary.org/social-issues-migration-health/naturalisation-a-passport-for-the-better-integration-of-immigrants_9789264099104-en#page1.
- 2012 *Settling In: OECD Indicators of Immigrant Integration 2012*. OECD Publishing, Paris. Available at www.oecd-ilibrary.org/social-issues-migration-health/settling-in-oecd-indicators-of-immigrant-integration-2012_9789264171534-en.
- 2014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utlook 2014. Special Focus: Mobilising Migrants' Skills for Economic Success*. OECD Publishing, Paris.
- 2018a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utlook 2018*. Forty-second edition. OECD Publishing, Paris. Available at www.oecd-ilibrary.org/social-issues-migration-health/international-migration-outlook_1999124x.
- 2018b *Working Together for Loc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s and Refugees*. OECD, Paris.

OECD and European Union (EU)

- 2015 *Indicators of Immigrant Integration 2015: Settling In*. OECD Publishing, Paris. Available at www.oecd.org/migration/indicators-of-immigrant-integration-2015-settling-in-9789264234024-en.htm.
- 2018 *Settling In 2018: Indicators of Immigrant Integration*. OECD Publishing/EU, Paris/Brussels. Available at www.oecd-ilibrary.org/social-issues-migration-health/indicators-of-immigrant-integration-2018_9789264307216-en.

Oyefara, J.L.

- 2018 Migr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Africa. In: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African Politics,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 (S. Oloruntoba and T. Falola, eds.). Palgrave Macmillan, New York, pp. 451–467.

Panagiotopoulou, J.A. and L. Rosen

- 2018 Denied inclusion of migration-related multilingualism: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 to a preparatory class for newly arrived children in Germany. *Language and Education*, 23(5):394–409.

Papademetriou, D.G.

- 2012 Rethinking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Age of Migration. Council Statement, Transatlantic Council on Migration,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Pearson, M.

- 2015 What's a 'sanctuary city' and why should you care? *CNN*, 2 July. Available at <https://edition.cnn.com/2015/07/06/us/san-francisco-killing-sanctuary-cities/index.html>.

- Penny, E.
2016 "We Don't Have a Refugee Crisis. We Have a Housing Crisis." *Open Democracy*, 5 November. Available at www.opendemocracy.net/en/can-europe-make-it/we-don-t-have-refugee-crisis-we-have-housing-crisis/.
- Phillips, D.
2006 Moving towards integration: The housing of asylum seekers and refugees in Britain. *Housing Studies*, 21(4):539–553.
-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Institute (PPMI)
2017 *Preparing Teachers for Diversity: The Role of Initial Teacher Education, Final Report*. European Commission, Directorate-General for Education, Youth, Sport and Culture.
- Redfield, R., R. Linton and M. Herskovitz
1936 Memorandum on the Study of Acculturat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s*, 38:149–152.
- Reichel, D.
2011 Do Legal Regulations Hinder Naturalisation? Citizenship Policies and Naturalisation Rates in Europe.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EUI), Robert Schuman Centre for Advanced Studies, EUI Working Papers RSCAS 2011/51.
- Robinson, K.
2014 Voices from the front line: Social work with refugees and asylum seekers in Australia and the UK.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44(6):1602–1620.
- Rodrigues, M.
2018 *Can Digital Technologies Help Reduce the Immigrant–Native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Gap?* 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Research Centre (JRC), JRC Science for Policy Report.
- Ros i Sole, C.
2014 The paradoxes of language learning and integration in the European context. In: *Language Issues in 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 Perspectives from Teachers and Learners* (D. Mallows, ed.). British Council, London, pp. 57–77.
- Sánchez Alonso, B.
2002 La época de las grandes migraciones desde del siglo XIX a 1930. *Mediterráneo económico*, 1:19–32.
- Schmidtke, O.
2018 The civil society dynamic of inclusion and empowering refugees in Canada's urban centres. *Social Inclusion*, 6(1):147–156.
- Scholten, P., F. Baggerman, L. Dellouche, V. Kampen, J. Wolf and R. Ypma
2017 *Policy Innovation for Refugee Integra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Innovative Policy Strategies Toward Refugee Integration Across Europe*. 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
- Silver, H.
2015 *The Contexts of Social Inclusion*.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UN DESA), Working Paper No. 144, ST/ESA/2015/EWP/144.

- Somers, T.
2018 Multilingualism for Europeans, monolingualism for immigrants? Towards policy-based inclusion of immigrant minority language students in 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CLIL). *European Journal of Language Policy*, 10(2):203–228.
- Spitzer, D.L.
2018 *Family Migration Policies and Social Integration*. United Nations Expert Group, Family Policies for Inclusive Societies.
- Stanford University
2018 Switzerland launches program to test AI for refugee integration. 30 May. Available at <https://phys.org/news/2018-05-switzerland-ai-refugee.html>.
- Thorkelson, S.
2015 Occupy Europ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the Immigrant Second Generation. Working Paper.
- UN-Habitat
2016a *The New Urban Agenda*.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Housing and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Habitat III), Quito, 17–20 October, paras. 14 and 99. Available at <http://habitat3.org/wp-content/uploads/NUA-English.pdf>.
2016b *From Habitat II to Habitat III: Twenty Years of Urban Development*. Available at <http://wcr.unhabitat.org/wp-content/uploads/2017/03/Chapter1-WCR-2016.pdf>.
- United Nations Committee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UN CESCR)
1999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General Comment No. 13 (Twenty-First Session, 1999): The Right To Education (Article 13 of the Covenant). 8 December. [E/C.12/1999/10](#).
-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 IOM and UNHCR
2018 *Policy Guide on Entrepreneurship for Migrants and Refugees*. UNCTAD, IOM and UNHCR. Available at <https://publications.iom.int/books/policy-guide-entrepreneurship-migrants-and-refugees>.
-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UN DESA)
1998 *Recommendations on Statistic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sion 1*.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2018 *Global Education Monitoring Report, Migration, Displacement and Education: Building Bridges, Not Walls*. UNESCO Publishing.
-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UNGA)
2015 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1 October. [A/RES/70/1](#).
2018a Draft outcome document of the Conference, 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 to Adopt the Global Compact for Safe, Orderly and Regular Migration. Note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30 July. [A/CONF.231/3](#).

- 2018b Report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Part II: Global Compact on Refugees. [A/73/12 \(Part II\)](#).
-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UNHCR)
- 2018 *Turn the Tide: Refugee Education in Crisis*. UNHCR, Geneva. Available at www.unhcr.org/turnthetide/.
-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mmittee (UN HRCttee)
- 1989 General Comment No. 18: Non-discrimination. 10 November. Available at https://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15/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INT%2fCCPR%2fGEC%2f6622&Lang=en.
-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 (UN HRC)
- 2018 Principle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Human Rights of Migrants in Vulnerable Situations. Report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7 February. [A/HRC/37/34/Add.1](#).
-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Labor
- 2018 Foreign-Born Workers: Labor Force Characteristics – 2017.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Economic News Release. Available at www.bls.gov/news.release/forbrn.nr0.htm/Labor-Force-Characteristics-of-Foreign-Born-Workers-Summary.
- Vathi, Z.
- 2015 *Migrating and Settling in a Mobile World: Albanian Migrants and their Children in Europe*. IMISCOE Research, Springer, Dordrecht.
- Vertovec, S.
- 1999 Conceiving and researching transnationalism.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2(2):445–462.
- Wadhwa, V., A. Saxenian, B. Rissing and G. Gereffi
- 2007 *America's New Immigrant Entrepreneurs*. Master of Engineering Management Program, Duke University and School of Inform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 Wiesbrock, A.
- 2011 The integration of immigrants in Sweden: A model for the European Un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40(4):52.
- World Bank
- 2013 *Inclusion Matters: The Foundation for Shared Prosperity* (Advance Edition).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Licens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CC BY 3.0.
- Zapata-Barrero, R.
- 2017 Interculturalism in the post-multicultural debate: A defence. *Comparative Migration Studies*, 5(1):14.
- Zetter, R., D. Griffiths, N. Sigona, D. Flynn, T. Pasha and R. Beynon
- 2006 *Immigration, Social Cohesion and Social Capital: What Are the Links?* Oxford Brookes University, 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 York.

第七章

- Abbas, M., T. Aloudat, J. Bartolomei, M. Carballo, S. Durieux-Paillard, L. Gabus, A. Jablonka, Y. Jackson, K. Kaojaroen, D. Koch, E. Martinez, M. Mendelson, R. Petrova-Benedict, S. Tsiodras, D. Christie, M. Saam, S. Hargreaves and D. Pittet
2018 Migrant and refugee populations: A public health and policy perspective on a continuing global crisis.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and Infection Control*, 7:113.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1186/s13756-018-0403-4>.
- Aboii, S.
2016 Undocumented immigrants and the inclusive health policies of sanctuary cities. *Harvard Public Health Review*, 9. Available at <http://harvardpublichealthreview.org/undocumented-immigrants-and-the-inclusive-health-policies-of-sanctuary-cities/>.
- Abubakar, I., R.W. Aldridge, D. Devakumar, M. Orcutt, R. Burns, M.L. Barreto, P. Dhavan, F.M. Fouad, N. Groce, Y. Guo, S. Hargreaves, M. Knipper, J.J. Miranda, N. Madise, B. Kumar, D. Mosca, T. McGovern, L. Rubenstein, P. Sammonds, S.M. Sawyer, K. Sheikh, S. Tollman, P. Spiegel and C. Zimmerman
2018 The UCL-Lancet Commission on Migration and Health: The health of a world on the move. *The Lancet*, 392(10164):2606–2654.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18\)32114-7](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18)32114-7).
- Aldridge, R.W., L.B. Nellums, S. Bartlett, A.L. Barr, P. Patel, R. Burns, S. Hargreaves, J.J. Miranda, S. Tollman, J.S. Friedland and I. Abubakar
2018 Global patterns of mortality in international migrant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The Lancet*, 392(10164):2553–2566.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18\)32781-8](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18)32781-8).
- Benach, J., C. Muntaner, C. Delclos, M. Menéndez and C. Ronquillo
2011 Migration and “low-skilled” workers in destination countries. *PLoS Medicine*, 8(6):e1001043.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med.1001043>.
- Bhopal, R.
1997 Is research into ethnicity and health racist, unsound, or important scienc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314(7096):1751–1756.
- Bozorgmehr, K. and L. Biddle
2018 New UN Compact for Migration falls short on health.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363:k5327.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1136/bmj.k5327>.
- Brandenberger, J., T. Tylleskär, K. Sontag, B. Peterhans and N. Ritz
2019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of reported challenges in health care delivery to migrants and refugees in high-income countries – the 3C model. *BMC Public Health*, 19(1):755.
- Chung, R.Y. and S.M. Griffiths
2018 Migration and health in the world: A global public health perspective. *Public Health*, 158:64–65.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1016/j.puhe.2018.04.005>.

- Cotter, C., H.J.W. Sturrock, M.S. Hsiang, J. Liu, A.A. Phillips, J. Hwang, C.S. Gueye, N. Fullman, R.D. Gosling and R.G.A. Feachem
 2013 The changing epidemiology of malaria elimination: New strategies for new challenges. *The Lancet*, 382(9895):858.
- Crisp, N. and L. Chen
 2014 Global supply of health professionals.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70(10):950–957.
- Devakumar, D., N. Russell, L. Murphy, K. Wickramage, S.M. Sawyer and I. Abubakar
 2018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on the move: What does the Global Compact for Migration mean for their health? *The Lancet Child and Adolescent Health*, 3(2):64–66.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1016/S2352-4642\(18\)30376-6](https://doi.org/10.1016/S2352-4642(18)30376-6).
- European Centre for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2018 Public health guidance on screening and vaccination for infectious diseases in newly arrived migrants within the EU/EEA. European Centre for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tockholm.
- Fellmeth, G., K. Rose-Clarke, C. Zhao, L.K. Busert, Y. Zheng, A. Massazza, H. Sonmez, B. Eder, A. Blewitt, W. Lertgrai, M. Orcutt, K. Ricci, O. Mohamed-Ahmed, R. Burns, D. Knipe, S. Hargreaves, T. Hesketh, C. Opondo and D. Devakumar
 2018 Health impacts of parental migration on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The Lancet*, 392(10164):2567–2582.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18\)32558-3](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18)32558-3).
- Filges, T., E. Montgomery, M. Kastrup and A.-M.K. Jørgensen
 2015 The impact of detention on the health of asylum seekers: A systematic review. *Campbell Systematic Reviews*, 11(1).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4073/csr.2015.13>.
- Fortier, J.P.
 2010 Migrant-sensitive health systems. In: *Health of Migrants – The Way Forward: Report of a Global Consultation*. WHO, Geneva, p. 61.
- Giorgi Rossi, P., F. Riccardo, A. Pezzarossi, P. Ballotari, M.G. Dente, C. Napoli, A. Chiarenza, C. Velasco Munoz, T. Noori and S. Declich
 2017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accuracy of infectious disease reporting in migrants: A scoping re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4(7):720.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3390/ijerph14070720>.
- Grabovschi, C., C. Loignon and M. Fortin
 2013 Mapping the concept of vulnerability related to health care disparities: A scoping review. *BMC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13:94.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1186/1472-6963-13-94>.
- Graham, E., L. Jordan and B. Yeoh
 2015 Parental migration and the mental health of those who stay behind to care for children in South-East Asia.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132:225–235.

- Griswold, K.S., K. Pottie, I. Kim, W. Kim and L. Lin
 2018 Strengthening effective preventive services for refugee populations: Toward communities of solution. *Public Health Reviews*, 39:3.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1186/s40985-018-0082-y>.
- Guinto, R.L.L.R., U.Z. Curran, R. Suphanchaimat and N.S. Pocock
 2015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in 'One ASEAN': Are migrants included? *Global Health Action*, 8(1):25749.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3402/gha.v8.25749>.
- Gushulak, B., J. Weekers and D.W. MacPherson
 2009 Migrants in a globalized world – health threats, risks, and challenges: An evidence-based framework. *Emerging Health Threats Journal*, 2:e10. Published online 31 March 2010.
- Hacker, K., M. Anies, B.L. Folb and L. Zallman
 2015 Barriers to health care for undocumented immigrants: A literature review. *Risk Management and Healthcare Policy*, 8:175–183.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2147/RMHP.S70173>.
- Heslehurst, N., H. Brown, A. Pemu, H. Coleman and I. Rankin
 2018 Perinatal health outcomes and care among asylum seekers and refugee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systematic reviews. *BMC Medicine*, 16:89.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1186/s12916-018-1064-0>.
- Hiam, L., S. Steele and M. McKee
 2018 Creating a 'hostile environment for migrants': The British government's use of health service data to restrict immigration is a very bad idea. *Health Economics, Policy and Law*, 13(2):107–117.
- Ho, S., D. Javadi, S. Causevic, E.V. Langlois, P. Friberg and G. Tomson
 2019 Intersectoral and integrated approaches in achieving the right to health for refugees on resettlement: A scoping review. *BMJ Open*, 9(7):e029407.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1136/bmjopen-2019-029407>.
- Hui, C., J. Dunn, R. Morton, L.P. Staub, A. Tran, S. Hargreaves, C. Greenaway, B.A. Biggs, R. Christensen and K. Pottie
 2018 Interventions to improve vaccination uptake and cost effectiveness of vaccination strategies in newly arrived migrants in the EU/EEA: A systematic re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5(10):2065.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3390/ijerph15102065>.
- Ingleby, D., R. Petrova-Benedict, T. Huddleston and E. Sanchez
 2018 The MIPEX Health strand: A longitudinal, mixed-methods survey of policies on migrant health in 38 countries. *Europe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29(3):458–462.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1093/eurpub/cky233>.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2015 *ILO Global Estimates on International Migrant Workers: Results and Methodology. Special Focus on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ILO, Labour Branch and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Geneva. Available at www.ilo.ch/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436343.pdf.

- 2018 *ILO Global Estimates on International Migrant Workers: Results and Methodology*. ILO, Labour Branch and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Geneva. Available at 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publ/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652001.pd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

- 2004 *Migrant Health for the Benefit of All*. No. MC/INF/275. IOM, Geneva.
- 2008 *IOM, Migration and Health: IOM's Programmes and Perspectives: Towards a Multisectoral Approach*. Standing Committee on Programme and Finance, 2nd Session, SCPF/12. IOM, Geneva.
- 2013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Health and Human Rights*. IOM, Geneva. Available at <https://publications.iom.int/books/international-migration-health-and-human-rights>.
- 2016 *Recovering from the Ebola Crisis: IOM's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Action 2015–2017*. Migration Health Research Portal. IOM, Geneva.
- 2017a *Summary Report on the MIPEX Health Strand and Country Reports*. IOM Migration Research Series, No. 52, Geneva.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18356/c58c11aa-en>.
- 2017b *Migration Health Research to Advance Evidence Based Policy and Practice in Sri Lanka*. IOM, Geneva. Available at <https://publications.iom.int/books/migration-health-research-advance-evidence-based-policy-and-practice-sri-lanka>.
- 2017c *Health of Migrants: Resetting the Agenda*. Report of the 2nd Global Consultation. Colombo, Sri Lanka, 21–23 February 2017. IOM, Geneva.
- 2018 *Migration of health workers*. IOM factsheet. IOM, Geneva.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Social Pediatrics and Child Health (ISSOP), Migration Working Group

- 2018 ISSOP position statement on migrant child health. *Child: Care, Health and Development*, 44(1):161–170.

Iten, A.E., E.A. Jacobs, M. Lahiff and A. Fernández

- 2014 Undocumented immigration status and diabetes care among Mexican immigrants in two immigration “sanctuary” areas. *Journal of Immigrant and Minority Health*, 16(2):229–238.

Jensen, T.K., E.M. Skårdalsmo and K.W. Fjermestad

- 2014 Development of mental health problems – A follow-up study of unaccompanied refugee minors.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and Mental Health*, 8:29.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1186/1753-2000-8-29>.

Jitthai, N.

- 2013 Migration and malaria. *The Southeast Asian Journal of Tropical Medicine and Public Health*, 44(Suppl 1):166–200; discussion:306–307.

Juárez, S.P., H. Honkaniemi, A.C. Dunlavy, R.W. Aldridge, M.L. Barreto, S.V. Katikireddi and M. Rostila

- 2019 Effects of non-health-targeted policies on migrant health: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The Lancet Global Health*, 7(4):420–435.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1016/S2214-109X\(18\)30560-6](https://doi.org/10.1016/S2214-109X(18)30560-6).

- Khan, M.S., A. Osei-Kofi, A. Omar, H. Kirkbride, A. Kessel, A. Abbara, D. Heymann, A. Zumla and O. Dar
2016 Pathogens, prejudice, and politics: The role of the global health community in the European refugee crisis. *The Lancet Infectious Diseases*, 16:e173–e177.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1016/S1473-3099\(16\)30134-7](https://doi.org/10.1016/S1473-3099(16)30134-7).
- Kiss, L., N.S. Pocock, V. Naisanguansri, S. Suos, B. Dickson, D. Thuy, J. Koehler, K. Sirisup, N. Pongrungsee, V.A. Nguyen, R. Borland, P. Dhavan and C. Zimmerman
2015 Health of men, women, and children in post-trafficking services in Cambodia, Thailand, and Vietnam: An observational cross-sectional study. *The Lancet Global Health*, 3(3):e154–e161.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1016/S2214-109X\(15\)70016-1](https://doi.org/10.1016/S2214-109X(15)70016-1).
- Lee, A., F. Sim and P. Mackie
2018 Migration and health – Seeing past the hype, hysteria and labels. *Public Health*, 158:A1–A2.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1016/j.puhe.2018.04.004>.
- Lönnroth, K., G.B. Migliori, I. Abubakar, L. D'Ambrosio, G. de Vries, R. Diel, P. Douglas, D. Falzon, M.-A. Gaudreau, D. Goletti, E.R. González Ochoa, P. LoBue, A. Matteelli, H. Njoo, I. Solovic, A. Story, T. Tayeb, M.J. van der Werf, D. Weil, J.-P. Zellweger, M. Abdel Aziz, M.R.M. Al Lawati, S. Aliberti, W. Arrazola de Oñate, D. Barreira, V. Bhatia, F. Blasi, A. Bloom, J. Bruchfeld, F. Castelli, R. Centis, D. Chemtob, D.M. Cirillo, A. Colorado, A. Dadu, U.R. Dahle, L. De Paoli, H.M. Dias, R. Duarte, L. Fattorini, M. Gaga, H. Getahun, P. Glaziou, L. Gogvadze, M. del Granado, W. Haas, A. Järvinen, G.-Y. Kwon, D. Mosca, P. Nahid, N. Nishikiori, I. Noguér, J. O'Donnell, A. Pace-Asciak, M.G. Pompa, G.G. Popescu, C. Robalo Cordeiro, K. Rønning, M. Ruhwald, J.-P. Sculier, A. Simunović, A. Smith-Palmer, G. Sotgiu, G. Sulis, C.A. Torres-Duque, K. Umeki, M. Uplekar, C. van Weezenbeek, T. Vasankari, R.J. Vitillo, C. Voniatis, M. Wanlin and M.C. Raviglione
2015 Towards tuberculosis elimination: An action framework for low-incidence countries. *European Respiratory Journal*, 45:928–952.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1183/09031936.00214014>.
- Lougarre, C.
2016 Using the right to health to promote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Health and Human Rights Journal*, 18(2):35–48.
- Lu, Y. and A. Zhang
2016 The link between migration and health. In: *Handbook of Migration and Health* (F. Thomas, ed.).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Cheltenham, pp. 19–43.
- Lynch, C. and C. Roper
2011 The transit phase of migration: Circulation of malaria and its multidrug-resistant forms in Africa. *PLoS Medicine*, 8:e1001040.
- Malhotra, R., C. Arambepola, S. Tarun, V. de Silva, J. Kishore and T. Østbye
2013 Health issues of female foreign domestic worker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scientific and gray literat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19(4):261–277.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1179/2049396713Y.0000000041>.
- Martinez, O., E. Wu, T. Sandfort, B. Dodge, A. Carballo-Diequez, R. Pinto, S.D. Rhodes, E. Moya and S. Chavez-Baray
2015 Evaluating the impact of immigration policies on health status among undocumented immigrants: A systematic review. *Journal of Immigrant and Minority Health*, 17(3):947–970.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1007/s10903-013-9968-4>.

Migrating out of Poverty

2017 Thinking twice: Myths about migration.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2015 Promoting the Well-Being of Left-Behind Children of Asian Labor Migrants: Evidence for Policy and Action. Policy Briefs. Available at www.migrationpolicy.org/research/promoting-health-left-behind-children-asian-labour-migrants-evidence-policy-and-action.

Mladovsky, P.

2013 Migrant health in the EU. In: *Disaggregated Data and Human Rights: Law, Policy and Practice*. The University of Essex Human Rights Centre Clinic, pp. 31–32.

Murty, O.P.

2009 Maid abuse. *Journal of Forensic and Legal Medicine*, 16:290–296.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1016/j.jflm.2008.12.020>.

Onarheim, K.H., A. Melberg, B.M. Meier and I. Miljeteig

2018 Towards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Including undocumented migrants. *BMJ Global Health*, 3(5):e001031.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1136/bmjgh-2018-001031>.

Pindolia, D.K., A.J. Garcia, A. Wesolowski, D.L. Smith, C.O. Buckee, A.M. Noor, R.W. Snow and A.J. Tatem

2012 Human movement data for malaria control and elimination strategic planning. *Malaria Journal*, 11:205.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1186/1475-2875-11-205>.

Pottie, K., C. Hui, P. Rahman, D. Ingleby, E.A. Akl, G. Russell, L. Ling, K. Wickramage, D. Mosca and C.D. Brindis

2017 Building responsive health systems to help communities affected by migration: An international Delphi consensu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4(2):144.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3390/ijerph14020144>.

Rechel, B., P. Mladovsky and W. Devillé

2012 Monitoring migrant health in Europe: A narrative review of data collection practices. *Health Policy*, 105(1):10–16.

Riccardo, F., M.G. Dente, T. Kärki, M. Fabiani, C. Napoli, A. Chiarenza, P. Giorgi Rossi, C.V. Munoz, T. Noori and S. Declich

2015 Towards a European framework to monitor infectious diseases among migrant populations: Design and applicabi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2(9):11640–11661.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3390/ijerph120911640>.

Robjant, K., R. Hassan and C. Katona

2009 Mental health implications of detaining asylum seekers: Systematic review.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94(4):306–312.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1192/bjp.bp.108.053223>.

Sampson, R., V. Chew, G. Mitchell and L. Bowring

2015 *There Are Alternatives: A Handbook for Preventing Unnecessary Immigration Detention (Revised)*. International Detention Coalition, Melbourne.

- Senarath, U., K. Wickramage and S.L. Peiris
2014 Prevalence of depression and its associated factors among patients attending primary care settings in the post-conflict Northern Province in Sri Lanka: A cross-sectional study. *BMC Psychiatry*, 14:85.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1186/1471-244X-14-85>.
- Siriwardhana, C., B. Roberts and M. McKee
2017 Vulnerability and resilience. Thematic Discussion Paper. 2nd Global Consultation on Migration and Health. IOM, Geneva.
- Siriwardhana, C., K. Wickramage, S. Siribaddana, P. Vidanapathirana, B. Jayasekara, S. Weerawarna, G. Pannala, A. Adikari, K. Jayaweera, S. Pieris and A. Sumathipala
2015 Common mental disorders among adult members of 'left-behind' international migrant worker families in Sri Lanka. *BMC Public Health*, 15:299.
- Spallek, J., A. Reeske, H. Zeeb and O. Razum
2016 Models of migration and health. In: *Handbook of Migration and Health* (F. Thomas, ed.).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Cheltenham, pp. 44–58.
- Suphanchaimat, R., K. Kantamaturapoj, W. Putthasri and P. Prakongsai
2015 Challenges in the provision of healthcare services for migrants: A systematic review through providers' lens. *BMC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15:390.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1186/s12913-015-1065-z>.
- Sweileh, W.M.
2018 Global research output in the health of international Arab migrants (1988–2017). *BMC Public Health*, 18:755.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1186/s12889-018-5690-4>.
- Sweileh, W.M., K. Wickramage, K. Pottie, C. Hui, B. Roberts, A.F. Sawalha and S.H. Zyoud
2018 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global migration health research in peer-reviewed literature (2000–2016). *BMC Public Health*, 18:777.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1186/s12889-018-5689-x>.
- Thapa, D.K., D. Visentin, R. Kornhaber and M. Cleary
2018 Migration of adult children and mental health of older parents 'left behind': An integrative review. *PLoS One*, 13(10):e0205665.
- Thomas, F. (Ed.)
2016 *Handbook of Migration and Health*.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Cheltenham.
- Trummer, U., S. Novak-Zezula, A. Renner and I. Wilczewska
2016 Cost analysis of health care provision for irregular migrants and EU citizens without insurance. Thematic study developed and implemented by Centre for Health and Migration, Vienna, under the overall guidance of IOM Migration Health Division at the Regional Office Brussel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IOM/EC EQUI-HEALTH project "Fostering health provision for migrants, the Roma, and other vulnerable groups".
- Tulloch, O., F. Machingura and C. Melamed
2016 *Health, migration an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London.

UHC2030

- 2017 *Global Compact for progress towards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UHC2030. Available at www.uhc2030.org/our-mission/global-compact/.

United Nations

- 2015 *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RES/70/1.

Vearey, J., M. Orcutt, L.O. Gostin, C. Adeola Braham and P. Duigan

- 2019 Building alliances for the global governance of migration and health.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366:l4143.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1136/bmj.l4143>.

White, L.C., M. Cooper and D. Lawrence

- 2019 Mental illness and resilience among sexual and gender minority refugees and asylum seekers. *British Journal of General Practice*, 69(678):10–11.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3399/bjgp19X700349>.

Wickramage, K., R.G. Premaratne, S.L. Peiris and D. Mosca

- 2013 High attack rate for malaria through irregular migration routes to a country on verge of elimination. *Malaria Journal*, 12:276.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1186/1475-2875-12-276>.

Wickramage, K., M. De Silva and S. Peiris

- 2017 Patterns of abuse amongst Sri Lankan women returning home after working as domestic maids in the Middle East: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medico-legal referrals. *Journal of Forensic and Legal Medicine*, 45:1–6. <https://doi.org/10.1016/j.jflm.2016.11.001>.

Wickramage, K. and G. Annunziata

- 2018 Advancing health in migration governance, and migration in health governance. *The Lancet*, 392, 2528–2530.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18\)32855-1](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18)32855-1).

Wickramage, K., L.O. Gostin, E. Friedman, P. Prakongsai, R. Suphanchaimat, C. Hui, P. Duigan, E. Barragan and D.R. Harper

- 2018a Missing: Where are the migrants in pandemic influenza preparedness plans? *Health and Human Rights Journal*, 20(1):251–258.

Wickramage, K., J. Vearey, A.B. Zwi, C. Robinson and M. Knipper

- 2018b Migration and health: A global public health research priority. *BMC Public Health*, 18:987.

Wild, V. and A. Dawson

- 2018 Migration: A core public health ethics issue. *Public Health*, Special issue on Migration: A global public health issue, 158:66–70.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1016/j.puhe.2018.02.023>.

Winters, M., B. Rechel, L. de Jong and M. Pavlova

- 2018 A systematic review on the use of healthcare services by undocumented migrants in Europe. *BMC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18:30.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1186/s12913-018-2838-y>.

Wolffers, I., S. Verghis and M. Marin

- 2003 Migration, human rights, and health. *The Lancet*, 362(9400):2019–2020.

World Bank Group

- 2015 The Economic Impact of Ebola on Sub-Saharan Africa: Updated Estimates for 2015. World Bank, New York.

World Health Assembly

- 2008 World Health Assembly resolution 61.17: Health of migrants.
- 2017 World Health Assembly resolution 70.15: Promoting the health of refugees and migrants.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 1946 Preamble to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s adop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Health Conference, New York, 19–22 June, 1946; signed on 22 July 1946 by the representatives of 61 States (Official Records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No. 2:100) and entered into force on 7 April 1948.
- 2007 *The World Health Report 2007 – A Safer Future: Global Public Health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Geneva.
- 2010a *The WHO Global Code of Practice on the International Recruitment of Health Personnel*. WHO, Geneva. Available at www.who.int/hrh/migration/code/code_en.pdf?ua=1.
- 2010b *Health of Migrants – The Way Forward: Report of a Global Consultation*. Madrid, 3–5 March. WHO, Geneva.
- 2014 *Health in All Policies (HiAP) Framework for Country Action*. WHO, Geneva.
- 2015 *Global Technical Strategy for Malaria, 2016–2030*. WHO Global Malaria Programme, Geneva.
- 2017 *Promoting the Health of Refugees and Migrants*. Draft framework of priorities and guiding principles to promote the health of refugees and migrants. Report by the Secretariat. Seventieth World Health Assembly. Provisional agenda item 13.7. (No. A70/24). WHO, Geneva.
- 2019 *Promoting the Health of Refugees and Migrants*. Draft global action plan, 2019–2023. WHO, Geneva.

第八章

Aras, B. and S. Yasun

- 2016 The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Syrian Refugee Students in Turkey: Temporary Education Centers and Beyond. IPC-Mercator Policy Brief, July.

Asylum Information Database (Aida)

- 2018 Country Report: Turkey. European Council on Refugees and Exiles, n.p.

Autorità garante per l'infanzia e l'adolescenza (AGIA)

- 2017 Minori stranieri non accompagnati: bando per diventare tutore volontario. AGIA, n.p.
Available at www.garanteinfanzia.org/news/minori-stranieri-non-accompagnati-bando-diventare-tutore-volontario.

Bernard van Leer Foundation

- 2013 Children of seasonal migrant workers. *Early Childhood Matters*, November. Available at <https://bernardvanleer.org/publications-reports/children-of-seasonal-migrant-workers/>.

Bhabha, J.

- 2011 From citizen to migrant: The scope of child statelessnes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Children without a State: A Global Human Rights Challenge* (J. Bhabha, ed.). MIT Press, Cambridge, pp. 1–39.
- 2014 Targeting the right issue: Trafficked children and the human rights imperative. In: *Child Migration and Human Rights in a Global Ag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pp. 137–174.

Bhabha, J. and M. Dottridge

- 2017 *Child Rights in the Global Compacts: Recommendations for protecting, promot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human rights of children on the move in the proposed Global Compacts*. Available at https://refugeesmigrants.un.org/sites/default/files/stocktaking_initiative_on_child_rights_in_the_global_compacts.pdf.

Bhabha, J., J. Kanics and D.H. Senovilla (eds.)

- 2018 *Research Handbook on Child Migration*.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Bicocchi, L.

- 2011 Undocumented children in Europe: Ignored victims of immigration restrictions: A European overview of Belgium, France, Hungary, Italy, Malta, the Netherlands, Poland, Spain and the UK. In: *Children Without a State: A Global Human Rights Challenge* (J. Bhabha, ed.). MIT Press, Cambridge, MA, pp. 109–130.

Blitz, B.K.

- 2011 Neither seen nor heard: Compound deprivation among stateless children. In: *Children Without a State: A Global Human Rights Challenge* (Bhabha, J., ed.). MIT Press, Cambridge, pp. 43–66.

Bomquist, R. and R. Cincotta

- 2016 Myanmar's democratic deficit: Demography and the Rohingya dilemma. Stimson Spotlight, Washington, D.C.

- Campoy, A.
2016 Mexico has its own version of Donald Trump's border wall and it's just as controversial. *Quartz*, 13 September. Available at <https://qz.com/778314/mexico-wants-to-stop-central-american-immigrants-from-boarding-la-bestia-train/>.
- Çelik, C. and A. İçduygu
2018 Schools and refugee children: The case of Syrians in Turke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57(2):253–267.
- Chase, E.
2017 Health and wellbeing. Becoming Adult Research Brief No. 5, London. Available at <https://becomingadultproject.files.wordpress.com/2017/12/ba-brief-5-low-res.pdf>.
- Chase, E. and N. Sigona
2017 Forced returns and protracted displacement. Becoming Adult Research Brief No. 7, London. Available at <https://becomingadultproject.files.wordpress.com/2017/12/ba-brief-7-low-res.pdf>.
- Crea, T.M.
2018 Unaccompanied immigrant children are highly vulnerable. *Public Health Post*, n.p.
- Digidiki, V. and J. Bhabha
2017 *Emergency within an Emergency: The Growing Epidemic of Sexual Exploitation and Abuse of Migrant Children in Greece*. Harvard FXB Center for Health and Human Rights. Available at <https://fxb.harvard.edu/2017/04/17/new-report-emergency-within-an-emergency-exploitation-of-migrant-children-in-greece/>.
- Dononi, A., A. Monsutti and G. Scalettari
2016 *Afghans on the Move: Seeking Protection and Refuge in Europe*. The Graduate Institute Geneva, Global Migration Centre, Geneva.
- Dottridge, M. and O. Feneyrol
2007 Action to strengthen indigenous child protection mechanisms in West Africa to prevent migrant children from being subjected to abuse. Available at http://lastradainternational.org/lsidocs/443%20dottridge_oct07.pdf.
- Dryden-Peterson, S., N. Dayya and E. Adelman
2017 Pathways to educational success among refugees: connecting locally and globally situated resources.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54(6):1011–1047.
- Ensor, M.O. and E.M. Goździak (eds.)
2016 *Children and Forced Migration: Durable Solutions during Transient Years*. Palgrave Macmillan, n.p.
- European Commission
2017a *EMN Ad-Hoc Query on Forced Returns to Afghanistan*. European Migration Network, n.p. Available at https://emnbelgium.be/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EMN-AHQ_2017.1230_-_Forced_returns_to_Afghanistan_COMPILATION_2017-11-08.pdf.

- 2017b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COM(2017) 211 final, European Commission, Brussels.
- 2018 *Compilation of Data, Situation, and Media Reports on Children in Migration*. European Commission, n.p. Available at www.ec.europa.eu/newsroom/document.cfm?doc_id=40299.
-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n.d. Court decisions referred to in this chapter can be found at the Court's online document repository at www.echr.coe.int/.
- Europol
2018 *Criminal Networks Involved in the Trafficking and Exploitation of Underage Victims in the European Union*. Doc Ref. No. 1001370, Europol, The Hague.
- Geissler O. and A. Laganju
2018 The challenge of strengthening the regional child protection system for children on the move in West Africa. In: *Research Handbook on Child Migration* (J. Bhabha, J. Kanics and D.H. Senovilla, eds.).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pp. 319–333.
- Government of Colombia
2018 *Informe final: Registro administrativo de migrantes venezolanos en Colombia*. Government of Colombia, Bogotá. Available at www.refworld.org/es/pdfid/5b2957524.pdf.
- Harvard FXB Center for Health and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
2019 Returning Home: The Reintegration Challenges Facing Child and Youth Returnees from Libya to Nigeria. Available at [publication details and URL to be added once uploaded online]
- Harvard FXB Center for Health and Human Rights and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UNHCR)
2017 Protecting Youth in Ecuador: An Assessment of Health and Wellbeing. Harvard FXB Center for Health and Human Rights, Boston, MA.
- Human Rights Watch
2018a Syria: Armed Group Recruiting Children in Camps. Human Rights Watch, n.p. Available at www.hrw.org/news/2018/08/03/syria-armed-group-recruiting-children-camps.
2018b "Like a Lottery": Arbitrary Treatment of Unaccompanied Migrant Children in Paris. Human Rights Watch, n.p.
- Humphreys, M.
1994 *Empty Cradles*. Transworld Publishers, n.p.
- Inter-Agency Network of Education in Emergencies (INEE)
2018 *Abstract Summary: A Framework for Collaboration between Child Protection and Education in Humanitarian Contexts*. INEE, Nairobi.
- Inter-Agency Working Group to End Child Immigrant Detention
n.d. Ending Child Immigration Detention. Available at https://endchilddetention.org/wp-content/uploads/2016/09/IAWG_Advocacy-Brochure_Aug-2016_FINAL-web.pdf.

Inter-Americ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 2014 *Advisory Opinion OC-21/14, Rights and Guarantees of Children in the Context of Migrant and/or in Need of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OC-21/14, Inter-Americ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19 August. Available at www.corteidh.or.cr/docs/opiniones/seriea_21_eng.pdf.

International Detention Coalition

- 2018 *Keeping Children Safe*. October, No. 3, International Detention Coalition, n.p. Available at <https://idcoalition.org/wp-content/uploads/2018/10/Keeping-Children-Safe-IDC-Briefing-Paper-Oct-2018.pd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

- 2016 *Global Migration Data Analysis Centre: Data Briefing Series*. Issue No. 5, September. IOM, Geneva. Available at <https://publications.iom.int/books/global-migration-data-analysis-centre-data-briefing-series-issue-no-5-september-2016>.
- 2017a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18* (M. McAuliffe and M. Ruhs, eds.). IOM, Geneva. Available at www.iom.int/wmr/world-migration-report-2018.
- 2017b *Special Measures for the Evacuation of Migrant Children: A Reference Checklist*. IOM, Geneva. Available at www.iom.int/sites/default/files/Children_Checklist_170412_FINAL.pdf.
- 2019 *Fatal Journeys, Volume 4*. IOM, Global migration Data Analysis Centre, Geneva. Available at https://publications.iom.int/system/files/pdf/fatal_journeys_4.pdf.

Kanics, J.

- 2018 Realizing the rights of undocumented children in Europe, specifically Ireland. In: *Children Without a State: A Global Human Rights Challenge* (J. Bhabha, ed.). MIT Press, Cambridge, MA, pp. 131–150.

Kara, S.

- 2009 *Sex Trafficking: Inside the Business of Modern Slaver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Khadria, B.

- 1995 *Economic Strategies for Banishing Child Labour – Compulsory Primary Education, Specific vs. General Egalitarianism, and Innovation in Financial Instrument for Mobilization of Participation*. IED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No. 68, Institut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Boston University, Boston.
- 1996 Child-labour: Reform through a fiscal instrument.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31(30), 27 July.

Kohli, R.K.S.

- 2018 Protection: Migrant children in institutional protection. In: *Research Handbook on Child Migration* (J. Bhabha, J. Kanics and D.H. Senovilla, eds.).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pp. 381–396.

Kopan, T.

- 2018 More than 14,000 immigrant children are in U.S. custody, an all-time high.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16 November. Available at www.sfchronicle.com/nation/article/More-than-14-000-immigrant-children-are-in-U-S-13399510.php.

Ní Raghallaigh, M.

- 2018 The integration of asylum seeking and refugee children: Resilience in the face of adversity. In: *Research Handbook on Child Migration* (J. Bhabha, J. Kanics and D.H. Senovilla, eds.).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pp. 351–368.

O'Donnell, R.

- 2018 The role of the European Union in the protection of migrant children. In: *Research Handbook on Child Migration* (J. Bhabha, J. Kanics and D.H. Senovilla, eds.).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p. 132.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OHCHR)

- 2016 *Recommended Principles to Guide Actions concerning Children on the Move and Other Children Affected by Migration*. OHCHR, n.p.

Peyroux, O.

- 2018 Migrant children (including Roma children) from the Balkans and East Europe. In: *Research Handbook on Child Migration* (J. Bhabha, J. Kanics and D.H. Senovilla, eds.).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pp. 98–112.

Ressler, E., N. Boothby and D. Steinbock

- 1998 *Unaccompanied Children: Care and Protection in Wars, Natural Disasters and Refugee Movemen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Rozzi, E.

- 2018 Unaccompanied minors in Italy: Children or aliens? In: *Research Handbook on Child Migration* (J. Bhabha, J. Kanics and D.H. Senovilla, eds.).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pp. 241–259.

Ruhani, R.A.

- 2017 100,000 children of school-going age in the Rohingya camps. *Dhaka Tribune*, Dhaka.

Save the Children

- 2017 *Invisible Wounds: The Impact of Six years of War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Syria's Children*. Save the Children, n.p.

Save the Children, Plan International and World Vision International

- 2018 *Childhood Interrupted: Children's Voices from the Rohingya Refugee Crisis*. Save the Children, n.p.

Sigona, N., E. Chase and R. Humphris

- 2017a Protecting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in transition to adulthood. *Becoming Adult Research Brief No. 3*, London. Available at <https://becomingadultproject.files.wordpress.com/2017/12/ba-brief-3-low-res.pdf>.
- 2017b Understanding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going “missing”. *Becoming Adult Research Brief No. 6*, London. Available at <https://becomingadultproject.files.wordpress.com/2017/12/ba-brief-6-low-res.pdf>.

- Singleton, A.
2018 Data: Creating the empirical base for development of child migration policy and protection. In: *Research Handbook on Child Migration* (J. Bhabha, J. Kanics and D.H. Senovilla, eds.).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pp. 334–350.
- Sirin, S.R. and L. Rogers-Sirin
2015 *The Educational and Mental Health Needs of Syrian Refugee Children*.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n.p.
- Smyth, C.
2018 The jurisprudence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relevant to child migrants. In: *Research Handbook on Child Migration* (J. Bhabha, J. Kanics and D.H. Senovilla, eds.).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pp. 140–156.
- Strategic Executive Group
2018 *Joint Response Plan for Rohingya Humanitarian Crisis: Mid-Term Review*. Strategic Executive Group, n.p.
- Suárez-Orozco C. and M. Suárez-Orozco
2018 Education: The experience of Latino immigrant adolesc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Research Handbook on Child Migration* (J. Bhabha, J. Kanics and D.H. Senovilla, eds.).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pp. 397–415.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s Network (SDSN)
2019 Indicators and a Monitoring Framework. SDSN, n.p. Available at <http://indicators.report/targets/10-7/>.
- Swedish Migration Agency
2017 Asylum regulations. Available at www.migrationsverket.se/English/Private-individuals/Protection-and-asylum-in-Sweden/Applying-for-asylum/Asylum-regulations.html.
2019 Tillfälliga lagen förlängs efter beslut i riksdagen. Available at www.migrationsverket.se/Om-Migrationsverket/Pressrum/Nyhetsarkiv/Nyhetsarkiv-2019/2019-06-18-Tillfalliga-lagen-forlangns-efter-beslut-i-riksdagen.html.
- Terrio, S.J.
2018 Undocumented Central American childre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Research Handbook on Child Migration* (J. Bhabha, J. Kanics and D.H. Senovilla, eds.).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pp. 427–446.
- The Local*
2017 Massive show of support for refugee youths protesting Sweden's Afghanistan deportations. *The Local*, Stockholm.
- Theirworld
2017 700,000 Jordanian and Syrian refugee children to benefit from education funding boost. Theirworld. Available at <https://theirworld.org/news/jordan-syrian-refugee-children-early-education-funding-boost-world-bank>.

- 2019 EU gives 100m euros to educate Syrian refugee children in Lebanon. 3 July. Available at <https://theirworld.org/news/eu-gives-100m-euros-to-educate-syrian-refugee-children-in-lebanon>.
- Thronson, V.T.
2018 The impact of Special Immigrant Juvenile Status on access to protection of unaccompanied child 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Research Handbook on Child Migration* (J. Bhabha, J. Kanics and D.H. Senovilla, eds.).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pp. 229–240.
- Timera, M.
2018 Child mobility from and within West African countries. In: *Research Handbook on Child Migration* (J. Bhabha, J. Kanics and D.H. Senovilla, eds.).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pp. 66–81.
- United Nations
1989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UNTS 1577 3, 20 November (entry into force: 2 September 1990).
-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UNICEF)
2011 *Quelle protection pour les enfants concernés par la mobilité en Afrique de l'Ouest ? Nos positions et recommandations*. UNICEF. Available at www.unicef.org/wcaro/french/Rapport_FR-web.pdf.
- 2013 *Children and Migration: Rights, Advocacy and Resilience*. Available at www.unicef-irc.org/research/children-and-migration-rights-and-resilience/.
- 2016a *Broken Dreams. Central American Children's Dangerous Journey to the United States*. UNICEF – Child Alert. Available at [www.unicef.org/infobycountry/files/UNICEF_Child_Alert_Central_America_2016_report_final\(1\).pdf](http://www.unicef.org/infobycountry/files/UNICEF_Child_Alert_Central_America_2016_report_final(1).pdf).
- 2016b *Uprooted: The Growing Crisis for Refugee and Migrant Children*. UNICEF, New York. Available at www.unicef.org/publications/files/Uprooted_growing_crisis_for_refugee_and_migrant_children.pdf.
- 2017a *A Child is a Child: Protecting Children on the Move from Violence, Abuse and Exploitation*. UNICEF, New York. Available at www.unicef.org/publications/files/UNICEF_A_child_is_a_child_May_2017_EN.pdf.
- 2017b UNICEF Annual Report Libya. UNICEF: New York. Available at www.unicef.org/about/annualreport/files/Libya_2017_COAR.pdf.
- 2018a *2018 EO: Evaluation of UNICEF's Response to the Rohingya Refugee Crisis in Bangladesh*. Evaluation Report. UNICEF, Evaluation Office, New York. Available at www.unicef.org/evaldatabase/index_103442.html.
- 2018b *Child Displacement*. Available at <https://data.unicef.org/topic/child-migration-and-displacement/displacement/> (accessed 18 July 2019).

UNICEF, IOM,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Eurostat and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8 “A Call to Action: Protecting Children on the Move Starts with Better Data” (UN: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Committee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All Migrant Workers and Members of their Families

2017 *Joint General Comment No. 3 (2017)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All Migrant Workers and Members of Their Families and No. 22 (2017)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on the General Principles Regarding the Human Rights of Children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CMW/C/GC/3-CRC/C/GC/22, United Nations, n.p.

United Nations Committee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2005 *General Comment No. 6 (2005): Treatment of Unaccompanied and Separated Children Outside their Country of Origin*. CRC/GC/2005/6, United Nations, n.p.

2012 *Report of the 2012 Day of General Discussion: The Rights of All Children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United Nations.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UN DESA)

2019a *International Migrant Stock 2019*. UN DESA, Population Division, New York. Available at 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migration/data/estimates2/estimates19.asp (accessed 18 September 2019).

2019b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tock 2019. Documentation*. POP/DB/MIG/Stoc/Rev.2019, UN DESA, Population Division, New York. Available at 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migration/data/estimates2/docs/MigrationStockDocumentation_2019.pdf.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UNGA)

2016 *New York Declaration for Refugees and Migrants*. Resolution adopted by the General Assembly on 19 September 2016. A/RES/71/1.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UNHCR)

1997 *Guidelines on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in Dealing with Unaccompanied Children Seeking Asylum*. UNHCR, n.p.

2015 *Profiling Study of Unaccompanied or Separated Afghan Children Arriving in Sweden in 2015*. UNHCR, n.p.

2018 *Children on the Run: Unaccompanied Children Leaving Central America and Mexico and the Need for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UNHCR, Washington, D.C.

2019a *Refugee Response in Bangladesh*. UNHCR, n.p.

2019b *Population Factsheet*, UNHCR, Bangladesh, Cox's Bazar – as of 28 February 2019. UNHCR, n.p. Available at <https://data2.unhcr.org/en/documents/details/68229>.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UNFPA)

- 2018 In Turkey, refugee child marriages drive adolescent pregnancies underground. UNFPA, News, 26 July. Available at www.unfpa.org/news/turkey-refugee-child-marriages-drive-adolescent-pregnancies-underground.

United States Appeals Court

- 1985 *Polovchak v. Meese*, 774 F.2d 731 (Seventh Circuit).
- 2000 *Gonzalez Ex Rel. Gonzalez v. Reno*, 86 F. Supp. 2d 1167.

Uyan-Semerçi, P. and E. Erdoğan

- 2018 Who cannot access education? Difficulties of being a student for children from Syria in Turkey. *Vulnerable Children and Youth Studies*, 13(1):30–45.

Vacchiano, F.

- 2018 Desiring mobility: Child migration, parental distress and constraints on the future in North Africa. In: *Research Handbook on Child Migration* (J. Bhabha, J. Kanics and D.H. Senovilla, eds.).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pp. 82–97.

Watters, C. and I. Delyn

- 2018 Wellbeing: Refugee children's psychosocial wellbeing and mental health. In: *Research Handbook on Child Migration* (J. Bhabha, J., Kanics and D.H. Senovilla, eds.).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pp.369–380.

第九章

- Achandi E.L., G. Mujawamariya, A.R. Agboh-Noameshie, S. Gebremariam, N. Rahalivavololona and J. Rodenburg
2018 Women's access to agricultural technologies in rice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hub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Ethiopia, Madagascar and Tanzania.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60:188–198.
- Adamo, S.B.
2008 Addressing environmentally induced population displacements: A delicate task.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Population-Environment Research Network Cyberseminar on "Environmentally Induced Population Displacements". Available at www.populationenvironmentresearch.org/pern_files/papers/sadamo_pern2008.pdf.
- Adams, H.
2016 Why populations persist: mobility, place attachment and climate change. *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 37(4):429–448.
- Adger, W.N., N.W. Arnell, R. Black, S. Dercon, A. Geddes and D.S. Thomas
2015 Focus on environmental risks and migration: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 10(6). Available at <https://iopscience.iop.org/article/10.1088/1748-9326/10/6/060201/pdf>.
- Adger, W.N., J. Barnett, K. Brown, N. Marshall and K. O'Brien
2013 Cultural dimensions of climate change impacts and adaptation. *Nature Climate Change*, 3(2):112–117.
- Adger, W.N., R.S. de Campos and C. Mortreux
2018 Mobility, displacement and migration, and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vulnerability and adaptation to environmental risks. In: *Routledge Handbook of Environmental Displacement and Migration*. (R. McLeman and F. Gemenne, eds.). Routledge, London, pp. 29–41.
- Arnall, A.
2019 Resettlement as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What can be learned from state-led relocation in rural Africa and Asia? *Climate and Development*, 11(3):253–263.
- Aryal, S., T.N. Maraseni and G. Cockfield
2014 Sustainability of transhumance grazing systems under socio-economic threats in Langtang, Nepal. *Journal of Mountain Science*, 11(4):1023–1034.
- Ash, J. and J. Campbell
2016 Climate change and migration: The case of the Pacific Islands and Australia. *Journal of Pacific Studies*, 36(1):53–72.
-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
2012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and Migration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Final Report, ADB, Manila.
- Ayeb-Karlsson, S., C.D. Smith and D. Kniveton
2018 A discursive review of the textual use of "trapped" in environmental migration studies: The conceptual birth and troubled teenage years of trapped populations. *Ambio*, 47(5):557–573.

- Ayeb-Karlsson, S., K. van der Geest, I. Ahmed, S. Huq and K. Warner
 2016 A people-centred perspective on climate change, environmental stress, and livelihood resilience in Bangladesh. *Sustainability Science*, 11(4):679–694.
- Babagaliyeva, Z., A. Kayumov, N. Mahmaddullozoda and N. Mustaeva
 2017 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climate resilience in Tajikistan. Working Paper Part I. PRISE. Kazakhstan: The Regional Environmental Centre for Central Asia.
- Baldwin, A.
 2013 Racialisation and the figure of the climate change migrant.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45(6): 1474–1490.
 2017 Resilience and race, or climate change and the uninsurable migrant: Towards an anthroporacial reading of “race”. *Resilience*, 5(2):129–143.
- Banerjee, S.
 2017 Understanding the effects of labour migration on vulnerability to extreme events in Hindu Kush Himalayas: Case studies from Upper Assam and Baoshan County. Unpublished doctoral thesis, University of Sussex, United Kingdom.
- Banerjee, S., R. Black, A. Mishra and D. Kniveton
 2018 Assessing vulnerability of remittance-recipient and non-recipient households in rural communities affected by extreme weather events: Case studies from south-west China and north-east India.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25(2).
- Banerjee, S., S. Hussain, S. Tuladhar and A. Mishra
 Building capacities of women for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Insights from migrant-sending households in Nepal. *Climatic Change* (under review).
- Banjade, M. R. and N.S. Paudel
 2008 Mobile pastoralism in crisis: Challenges, conflicts and status of pasture tenure in Nepal mountains. *Journal of Forest and Livelihood*, 7(1):49–57.
- Barnett, J. and C. McMichael
 2018 Th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the geography and timing of human mobility. *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 39(4):339–356.
- Barnett, J. R. and M. Webber
 2009 Accommodating migration to promote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The Commission on Climate Change and Development.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5270.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 Baro, M. and T.F. Deubel
 2006 Persistent hunger: Perspectives on vulnerability, famine, and food security in sub-Saharan Africa.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35:521–538.
- Bettini, G.
 2013 Climate barbarians at the gate? A critique of apocalyptic narratives on “climate refugees”. *Geoforum*, 45: 63–72.

- 2014 Climate migration as an adaption strategy: Desecuritizing climate-induced migration or making the unruly governable? *Critical Studies on Security*, 2:180–195.
- Black, R. and M. Collyer
2014 Populations “trapped” at times of crisis. *Forced Migration Review*.
- Black, R., N. Adger, N. Arnell, S. Dercon, A. Geddes and D. Thomas
2011 Migration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Futur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inal project report, The Government Office for Science, London. Available at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287717/11-1116-migration-and-global-environmental-change.pdf.
- Brandt, R., R. Kaenzig and S. Lachmuth
2016 Migration as a risk management strategy in the context of climate change: Evidence from the Bolivian Andes. In: *Migration, Risk Management and Climate Change: Evidence and Policy Responses* (A. Milan, B. Schraven, K. Warner and N. Cascone, eds.). Springer, London, pp. 213–229.
- Brookings Institution and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UNHCR)
2015 *Guidance on Protecting People from Disasters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through Planned Relocation*. Georgetown University, Brookings Institution, and UNHCR. Available at www.unhcr.org/uk/protection/environment/562f798d9/planned-relocation-guidance-october-2015.html.
- Carson D., D. Bird, L. Bell and P. Yuhun
2014 Migration as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for remote indigenous communities: What might we expect? The Northern Institute, Charles Darwin University, Isse No. 201406. Available at www.cdu.edu.au/sites/default/files/research-brief-2014-6.pdf.
- Castles, S.
2010 Understanding global migration: A social transformation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36(10):1565–1586.
- Conferencia Suramericana sobre Migraciones (C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 and Platform on Disaster Displacement (PDD)
2018 Lineamientos regionales en materia de protección y asistencia a personas desplazadas a través de fronteras y migrantes en países afectados por desastres de origen natural. CSM, IOM and PDD. Available at <https://reliefweb.int/report/world/lineamientos-regionales-en-materia-de-proteccion-y-asistencia-personas-desplazadas-trav>.
- de Haas, H.
2012 The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pendulum: A critical view on research and polic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50(3):8–25.
- Diagne, K.
2007 Governance and natural disasters: Addressing flooding in Saint Louis, Senegal.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19:552–562.

- Donato, K.M. and D.S. Massey
 2016 Twenty-first-century globalization and illegal migration.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66(1):7–26.
- El-Hinnawi, E.
 1985 Environmental refugees.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Nairobi.
- Evertsen, K. and K. Van der Geest
 2019 Gender, environment and migration in Bangladesh. *Climate and Development*. Available at http://collections.unu.edu/eserv/UNU:7337/Gender_environment_and_migration_in_Bangladesh_META.pdf.
- Felli, R. and N. Castree
 2012 Neoliberalising adaptation to environmental change: Foresight or foreclosur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44(1):1–4.
- Garschagen, M. and S. Sandholz
 2018 The role of minimum supply and social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for governing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failure: Current gaps and future agenda. *Natural Hazards and Earth System Sciences*, 18(4):1233–1246.
- Gemenne, F.
 2011 Why the numbers don't add up: A review of estimates and predictions of people displaced by environmental changes.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1:S41–S49.
- General Economic Division (GED)
 2015 *7th Five Year Plan FY 2016-FY 2020: Accelerating Growth, Empowering Citizens*. Planning Commission, Government of Bangladesh, Dhaka.
- Gentle, P. and R. Thwaites
 2016 Transhumant pastoralism in the context of socioeconomic and climate change in the mountains of Nepal. *Mounta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36(2):173–182.
- Goldsmith, M.
 2015 The big smallness of Tuvalu. *Global Environment*, 8(1):134–151.
- Government of Fiji
 2018 *Republic of Fiji's Planned Relocation Guidelines: A Framework to Undertake Climate Change Related Relocation*. Republic of Fiji, Ministry of Economy.
- Government of Kenya
 2016 *Kenya National Adaptation Plan 2015–2030. Enhanced Climate Resilience Towards the Attainment of Vision 2030 and Beyond*. Government of Kenya.
- Grothmann, T. and A. Patt
 2005 Adaptive capacity and human cognition: the process of individual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15(3):199–213.
- Hall, S.M.
 2015 Migrant urbanisms: Ordinary cities and everyday resistance. *Sociology*, 49(5):853–869.

Hill, A., C. Minbaeva, A. Wilson and R. Satylkanov

- 2017 Hydrologic controls and water vulnerabilities in the Naryn River Basin, Kyrgyzstan: A socio-hydro case study of water stressors in Central Asia. *Water*, 9(5):325.

Hugo, G.

- 1996 Environmental Concerns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0(1):105–131.
- 2011 Future demographic change and its interactions with migration and climate change.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1:S21–S33.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IADB), International Fund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FAD), World Food Programme (WFP),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 and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OAS)

- 2017 *Food Security and Emigration: Why People Flee and the Impact on Family Members Left Behind in El Salvador, Guatemala and Honduras*. IADB, IFAD, WFP, IOM and OAS. Available at https://docs.wfp.org/api/documents/WFP-0000022124/download/?_ga=2.95495900.118707534.1565861292-1209066283.1565861292_

Internal Displacement Monitoring Centre (IDMC)

- 2016 *Global Report on Internal Displacement 2016*. IDMC, Geneva.
- 2019 *Global Report on Internal Displacement 2019*. IDMC, Geneva.

Ingty, T. and K.S. Bawa

- 2012 Climate change and indigenous peoples. In: *Climate Change in Sikkim Patterns – Impacts and Initiatives* (M.L. Arrawatia and S. Tambe, eds.). Information and Public Relations Department, Government of Sikkim, Gangtok.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 2014 *Climate Change 2014: Impacts, Adaptation and Vulnerability. Part A: Global and Sectoral Aspects.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II to the Fif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and New York.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Climate Change and Development (ICCCAD)

- 2018 Building climate-resilient, migrant-friendly cities and towns. ICCCAD Policy Brief. Available at www.icccad.net/wp-content/uploads/2018/10/Policy-Brief-on-Climate-Migration-and-Cities.pd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

- 2007 *Migr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 Discussion Note: MC/INF/288, prepared for the Ninety-fourth Session of the IOM Council, Geneva, 27–30 November.
- 2014 West Africa: Promoting sustainable land management in migration prone areas through innovative financing mechanisms. Project Brochure. Available at https://italy.iom.int/sites/default/files/news-documents/Brochure_%20English.pdf.
- 2016 *The Climate Change-Human Trafficking Nexus*. IOM, Geneva. Available at https://publications.iom.int/system/files/pdf/mecc_infosheet_climate_change_nexus.pdf.

- 2017 *Making Mobility Work for Adaptation to Environmental Changes: Results from the MECLEP Global Research*. IOM, Geneva. Available at https://publications.iom.int/system/files/pdf/meclep_comparative_report.pdf.
- 2018 *Mapping Human Mobility and Climate Change in Relevant National Policies and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The Warsaw International Mechanism for Loss and Damage Associated with Climate Change Impacts. Task Force on Displacement, Activity 1.1. Available at <https://unfccc.int/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20180917%20WIM%20TFD%20I.1%20Output%20final.pdf>.
- IOM and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to Combat Desertification (UNCCD)
- 2019 *Addressing the Land Degradation–Migration Nexus: The Role of the United Nations to Combat Desertification*. IOM, Geneva. Available at <https://environmentalmigration.iom.int/sites/default/files/IOM%20UNCCD%20Desertification%202019%20FINAL.pdf>.
- IOM and World Food Programme (WFP)
- 2016 *Hunger without Borders: The Hidden Links between Food Insecurity, Violence and Migration in the Northern Triangle of Central America*. IOM, WFP,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and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Available at <https://environmentalmigration.iom.int/hunger-without-borders-hidden-links-between-food-insecurity-violence-and-migration-northern-triangle>.
- Ionesco, D., D. Mokhnacheva and F. Gemenne
- 2017 *The Atlas of Environmental Migration*. Routledge, Abingdon.
- Ionesco, D. and M. Traore Chazalnoel
- 2018 *10 Key Takeaways from the GCM on Environmental Migration*. Environmental Migration Portal, IOM, Geneva. Available at <https://environmentalmigration.iom.int/10-key-takeaways-gcm-environmental-migration>.
- Jones L. and E. Boyd
- 2011 Exploring social barriers to adaptation: Insights from Western Nepal.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1:1262–1274.
- Joshi, S., W.A. Jasta, M. Ismail, R.M. Shrestha, S.L. Yi and N. Wu
- 2013 Herders' perceptions of and responses to climate change in Northern Pakista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52(3):639–648.
- Kelman, I., R. Stojanov, S. Khan, O.A. Gila, B. Duz and D. Vikhrov
- 2015 Viewpoint paper. Islander mobilities: Any change from climate chang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lobal Warming*, 8:584–602.
- King, M.
- 2017 A tribe faces rising tides: The resettlement of Isle de Jean Charles. *LSU Journal of Energy Law & Resources*, 6:295.
- Kirch, P.V.
- 2017 *On the Road of the Winds: An Archaeological History of the Pacific Islands before European Contac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 Le De, L., J.C. Gaillard and W. Friesen
2013 Remittances and disaster: A re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4:34–43.
- Liu, W., C. Yang, Y. Liu, C. Wei and X. Yang
2018 Impacts of concentrated rural resettlement policy on rural restructuring in upland areas: A case study of Qiantang Town in Chongqing, China. *Land Use Policy*, 77:732–744.
- Madgwick, F.J., R. Oakes, F. Pearce and R.E. Tharme
2017 Water shocks: Wetlands and human migration in the Sahel. Wetlands International. Available at www.wetlands.org/publications/water-shocks-wetlands-human-migration-sahel/.
- Maldonado, J.K., C. Shearer, R. Bronen, K. Peterson and H. Lazrus
2013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tribal communities in the US: Displacement, relocation, and human rights. In: *Climate Change and Indigenous Peoples in the United States* (J.K. Maldonado, B. Colombi and R. Pandya, eds.). Springer, Cham, pp. 93–106.
- McLeman, R.
2016 Migration as adaptation: Conceptual origins,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future directions. In: *Migration, Risk Management and Climate Change: Evidence and Policy Responses* (A. Milan, B. Schraven, K. Warner and N. Cascone, eds.). Springer, London, pp. 213–229.
2018 Thresholds in climate migration. *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 39(4):319–338.
- McLeman, R. and B. Smit
2003 Climate change, migration and security. Canadian Security Intelligence Service, Research, Analysis and Production Branch Commentary No. 86.
- Moktan, M. R., L. Norbu, H. Nirola, K. Dukpa, T.B. Rai and R. Dorji
2008 Ecologic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transhumant herding in Bhutan. *Mounta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8(1):41–48.
- Myers, N.
1993 Environmental refugees in a globally warmed world. *BioScience*, 43(11):752161.
- Namgay, K., J.E. Millar, R.S. Black and T. Samdup
2014 Changes in transhumant agro-pastoralism in Bhutan: A disappearing livelihood? *Human Ecology*, 42(5):779–792.
- Nansen Initiative
2015 *Agenda for the Protection of Cross-Border Displaced Persons in the Context of Disasters and Climate Change Protection*. Volume 2, Nansen Initiative.
-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 (NASEM)
2016 *Attribution of Extreme Weather Events in the Context of Climate Chang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 Nawrotzki, R.J., J. DeWaard, M. Bakhtsiyarava and J.T. Ha
2017 Climate shocks and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Mexico: Exploring nonlinearities and thresholds. *Climatic Change*, 140(2):243–258.

- Nawrotzki, R.J., F. Riosmena and L.M. Hunter
 2013 Do rainfall deficits predict U.S.-bound migration from rural Mexico? Evidence from the Mexican census.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32(1):129–158.
- Oakes, R.
 2019 Culture, climate change and mobility decisions in Pacific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 40(4):480–503.
- Oakes, R., A. Milan and J. Campbell
 2016 Kiribati: Climate change and migration - Relationships between household vulnerability, human mobility and climate change. Report No.20,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Human Security (UNU-EHS), Bonn.
- Ouedraogo, I., N.S. Diouf, M. Ouédraogo, O. Ndiaye and R.B. Zougmore
 2018 Closing the gap between climate information producers and users: Assessment of needs and uptake in Senegal. *Climate*, 6:13.
- Platform on Disaster Displacement (PDD)
 2016 *Strategic Framework 2016–2019*. PDD. Available at <https://environmentalmigration.iom.int/sites/default/files/policy/PDD/PDD%20-%20Strategic%20Framework%202016-2019%20%28FINAL%29.pdf>.
 2019 *Platform on Disaster Displacement (PDD) Strategy 2019-2022*. PDD. Available at https://disasterdisplacement.org/wp-content/uploads/2019/06/26062019-PDD-Strategy-2019-2022-FINAL_to_post_on_website.pdf.
- Penning-Rowsell, E.C., P. Sultana and P.M. Thompson
 2013 The “last resort”? Population movement in response to climate-related hazards in Bangladesh.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icy*, 27:S44–S59.
- Piguat, E., R. Kaenzig and J. Guélat
 2018 The uneven geography of research on “environmental migration”. *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 39(4):357–383.
- Ransan-Cooper, H., C. Farbotko, K.E. McNamara, F. Thornton and E. Chevalier
 2015 Being(s) framed: The means and ends of framing environmental migrants.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35:106–115.
- Resurrección B.P., C.G. Goodrich, Y. Song, A. Bastola, A. Prakash, D. Joshi, J. Liebrand and S.A. Shah
 2019 In the shadows of the Himalayan mountains: Persistent gender and social exclusion development. In: *The Hindu Kush Himalaya Assessment* (P. Wester, A. Mishra, A. Mukherji and A. Bhakta Shrestha, eds.). Springer, London.
- Ribot, J.C.
 2011 Vulnerability before adaptation: Toward transformative climate action.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1:1160–1162.
- Rigaud, K.K., A. de Sherbinin, B. Jones, J. Bergmann, V. Clement, K. Ober, J. Schewe, S. Adamo, B. McCusker, S. Heuser and A. Midgley
 2018 *Groundswell: Preparing for Internal Climate Migration*. World Bank Group, Washington, D.C.

- Shaoliang, Y., M. Ismail and Y. Zhaoli
2012 *Pastoral Communities' Perspectives 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ir Adaptation Strategies in the Hindukush-Karakoram-Himalaya*. Springer, Dordrecht.
- Shen, S. and F. Gemenne
2011 Contrasted views on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migration: The case of Tuvaluan migration to New Zeal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49:e224–e242.
- Sherwood, A., M. Bradley, L. Rossi, R. Guiam and B. Mellicker
2015 *Resolving post-disaster displacement: Insights from the Philippines after Typhoon Haiyan (Yolanda)*. Brookings Institution.
- Shivakoti, R.
2019 When disaster hits home: Diaspora engagement after disasters.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8(3):338–354.
- Siddiqui, T., R.B. Bhagat, S. Banerjee, C. Liu, B. Sijapati, R. Memon, P. Thinley, M. Ito, O. Nemat and G.M. Arif
2019 Migration in the HKH region: Governance, drivers, and consequences In: *The Hindu Kush Himalaya Assessment* (P. Wester, A. Mishra, A. Mukherji and A. Bhakta Shrestha, eds.). Springer, London.
- Sierra Club
2018 Women on the move in a changing climate: A discussion paper on gender, climate & mobility. Sierra Club & UN Women. Available at www.sierraclub.org/sites/www.sierraclub.org/files/uploads-wysiwig/Women%20on%20The%20Move%20In%20A%20Changing%20Climate%20report.pdf.
- Singh C., H. Osbahr and P. Dorward
2018 The implications of rural perceptions of water scarcity on differential adaptation behaviour in Rajasthan. India. *Regional Environmental Change*, 18:2417–2432.
- Stern, N., S. Peters, V. Bakhshi, A. Bowen, C. Cameron, S. Catovsky, D. Crane, S. Cruickshank, S. Dietz and N. Edmonson
2006 *Stern Review: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Vol. 30, HM treasury, London.
- Uekusa, S. and S. Matthewman
2017 Vulnerable and resilient? Immigrants and refugees in the 2010–2011 Canterbury and Tohoku disast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22:355–361.
-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limate Change Convention (UNFCCC)
2010 *Cancun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 UNFCCC. Available at http://unfccc.int/meetings/cop_16/items/5571.php.
2013 *Report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on Its Nineteenth Session*. Held in Warsaw from 11 to 23 November. Available at <https://unfccc.int/resource/docs/2013/cop19/eng/10a01.pdf>.
2015 *Adoption of the Paris Agreement*. 21st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to the UNFCCC (COP21), FCCC/CP/2015/L.9, 13 December. Available at <http://unfccc.int/resource/docs/2015/cop21/eng/l09.pdf>.

- 2017 *Workplan of the Task Force on Displacement*.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Warsaw International Mechanism, May. Available at http://unfccc.int/sites/default/files/tfd_workplan.pdf.
- 2018 *Decision -/CP.24. Report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Warsaw International Mechanism for Loss and Damage Associated with Climate Change Impacts*. Advanced unedited edition. Available at https://unfccc.int/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cp24_auv_ec%20wim.pdf.
-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UNGA)
- 2018 *Draft Outcome of the Conference*. 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 to Adopt the Global Compact for Safe, Orderly and Regular Migration. 30 July. A/CONF.231/3.
- Van der Geest, K.
- 2011 *The Dagara farmer at home and away: Migrati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in Ghana*. African Studies Centre, Leiden.
- Van der Geest, K., M. Burkett, J. Fitzpatrick, M. Stege and B. Wheeler
- 2019 *Marshallese perspectives on migration in the context of climate change*. IOM Policy Brief. Available at https://publications.iom.int/system/files/pdf/policy_brief_series_vol5_issue1.pdf.
- Voigt-Graf, C. and S. Kagan
- 2017 *Migration and labour mobility from Kiribati*. Development Policy Centre Discussion Paper, No. 56.
- Warner, K.
- 2018 *Coordinated approaches to large-scale movements of people: contributions of the Paris Agreement and the Global Compacts for migration and on refugees*. *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 39(4):384–401.
- Warner, K. and T. Afifi
- 2014 *Where the rain falls: Evidence from 8 countries on how vulnerable households use migration to manage the risk of rainfall variability and food insecurity*. *Climate and Development*, 6(1):1–17.
- Zickgraf, C.
- 2018 *“The fish migrate and so must w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 and internal environmental mobility in a Senegalese fishing community*. *Medzinarodne vzťah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6(1):5–21.

第十章

Aghazarm, C., P. Quesada and S. Tishler

2012 *Migrants Caught in Crisis: The IOM Experience in Libya*. IOM, Geneva.

Alfred, C.

2016 South African website to crowdsource reports of xenophobic violence. *News Deeply, Refugees Deeply*, 29 August.

Armed Conflict Location and Event Data Project (ACLED)

2019 Data Export Tool. Available at www.acleddata.com/data/ (accessed 19 July 2019).

Battistella, G.

2012 Multi-level policy approach in the governance of labor migration: Considerations from the Philippine experience.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40(4):419–446.

Bravi, A., A. Trupp, K. Schaur, T. Sakulsri, R. Tadee, K. Apipornchaisakul and S. Punpuing

2017 *Thailand Case Study: Migration and Natural Disasters – The Impact on Migrants of the 2011 Floods in Thailand*.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Migration Policy Development (ICMPD), Vienna.

Global Migration Group

2017 *Handbook for Improving the Production and Use of Migration Data for Development*. Global Knowledge Partnership for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KNOMAD),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Available at <https://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Handbook%20for%20Improving%20the%20Production%20and%20Use%20of%20Migration%20Data%20for%20Development.pdf>.

Government of India

2012 Revised Indian Community Welfare Fund (ICWF) Scheme in Indian Missions Abroad. Decree no. F.No.OI-1101211412012-EP-1. Ministry of Overseas Indian Affairs. Available at www.mea.gov.in/images/pdf/revised-icwf.pdf.

Government of the Philippines

2011 Creating the Overseas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Team and Replacing the Presidential Middle East Preparedness Committee. Executive Order No. 34. Available at www.lawphil.net/executive/execord/eo2011/eo_34_2011.html.

Guadagno, L.

2015 Reducing migrants' vulnerabilities to natural disasters through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measures. Issue Brief 1: Migrants in Countries in Crisis (MICIC) Initiative.

Hendow, M., A. Bravi, A. Kraler, R.N. Pailey, B. Perchinig, K. Schaur, O. Bakewell, J. Peebles and L. Rasche

2018 *Resilience in the Face of Adversit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igrants in Crisis Situations*.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Migration Policy Development (ICMPD), Vienna. Available at 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24971049_Resilience_in_the_Face_of_Adversity_A_Comparative_Study_of_Migrants_in_Crisis_Situations.

Hui, C.

2019 Key informant interview conducted on 29 January 2019.

Inter-Agency Standing Committee (IASC)

- 2018 *Inform Global Risk Index: Results 2018*. Available at www.inform-index.org/Portals/0/InfoRM/2018/INFORM%20Annual%20Report%202018%20Web%20Spreads%20v2.pdf?ver=2017-12-20-141446-540).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Migration Policy Development (ICMPD)

- 2017 *Policy Recommendations: One Year of Implementation of the Migrants in Countries in Crisis Initiative: How Can Lessons Learnt Inform the Global Compacts?* ICMPD, Vienna. Available at www.icmpd.org/fileadmin/user_upload/MICIC_Policy_Recommendations_for_the_GCM_-_Dec_2017.pd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

- 2016 *Forging Partnerships for the Future: IOM and the Private Sector*. IOM, Geneva. Available at <https://publications.iom.int/books/forging-partnership-future-iom-and-private-sector>.
- 2018 *Mixed Migration Routes: Central America incl. Mexico*. IOM, Geneva. Available at https://missingmigrants.iom.int/sites/default/files/Mixed_migration_routes_Central_America_incl_Mexico_1.pdf.
- 2019 *Libya's Migrant Report: Round 23, November–December 2018*. IOM, Displacement Tracing Matrix. Available at <https://migration.iom.int/reports/libya-%E2%80%94-migrant-report-23-nov-dec-2018>.
- n.d. MigApp. IOM, Geneva. Available at www.iom.int/migapp.

Khadria, B.

- 2009 *The future of South Asian migration: A look at India, Pakistan and Bangladesh*. *OECD Journal: General Papers*, 2009(4):26–49.

Kleist, N.

- 2017 Disrupted migration projects: The moral economy of involuntary return to Ghana from Libya. *Africa*, 87(2):322–42.

Mainwaring, C.

- 2012 In the face of revolution: The Libyan civil war and migration politics in Southern Europe. In: *Change and Opportunities in the Emerging Mediterranean* (S. Calleya and M. Wohlfeld, eds.). Malta University Press, Malta, pp. 431–451.

Make the Road New York

- 2012 *Unmet Needs: Superstorm Sandy and Immigrant Communities in the Metro New York Area*. Make the Road New York. Available at <https://maketheroadny.org/unmet-needs-superstorm-sandy-and-immigrant-communities-in-the-metro-new-york-area/>.

Mansour-Ille, D. and M. Hendow

- 2017 *Lebanon Case Study: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and the 2006 Crisis*.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Migration Policy Development (ICMPD), Vienna.
- 2018 From exclusion to resistance: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and the evolution of agency in Lebanon. *Journal of Immigrant and Refugee Studies*, 16(4):449–469.

- Martin, S.
2016 New models of international agreement for refugee protection. *Journal on Migration and Human Security*, 4(3):60–75.
- Martin, S., S. Weerasinghe and A. Taylor
2014 *Humanitarian Crises and Migration: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Responses*. First edition, Abingdon, Oxon; Routledge, New York.
- Martinez, K.M.
2017 Hidden in the ashes: Migrant farmworkers are invisible during California fires. Blog post published by MICIC, 29 December. Available at <https://micicinitiative.iom.int/blog/hidden-ashes-migrant-farmworkers-are-invisible-during-california-wildfires>.
- Martinez, K.M., A. Hoff and A. Núñez-Alvarez
2009 *Coming Out of the Dark: Emergency Preparedness Plan for Farmworker Communities in San Diego County*. Vista Community Clinic. Available at www.cidrap.umn.edu/sites/default/files/public/php/27048/Coming%20out%20of%20the%20Dark_0.pdf.
- Migrants in Countries in Crisis (MICIC) Initiative
2015 *Background Paper: Migrants in Countries in Crisis Initiative*. IGC Plus Consultation. Available at https://micicinitiative.iom.int/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cover/background-paper_igc-plus-consultation.pdf.
2016 *Guidelines to Protect Migrants in Countries Experiencing Conflict or National Disaster*. MICIC Secretariat, IOM, Geneva. Available at https://micicinitiative.iom.int/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micic_guidelines_english_web_13_09_2016.pdf.
2017 *Migrants in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Practices for Inclusion*. IOM and the Council of Europe. Available at <https://publications.iom.int/books/migrants-disaster-risk-reduction-practices-inclusion>.
-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of Queensland
2011 *Queensland Floods Commission Inquiry of 2011*.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of Queensland.
- Munier, A.
2017 Supporting Bangladeshi migrants returning from Libya. MICIC. Available at <https://micicinitiative.iom.int/blog/supporting-bangladeshi-migrants-returning-libya>.
- New York Women's Foundation
2015 *Mapping Pathways to Recovery in the Shadow of Hurricane Sandy*. New York Women's Foundation.
-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OHCHR)
2018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Supported by Practical Guidance, on the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of Migrants in Vulnerable Situations*. Available at www.ohchr.org/Documents/Issues/Migration/PrinciplesAndGuidelines.pdf.

- Ogie, R., J. Castilla Rho, R.J. Clarke and A. Moore
2018 Disaster risk communication in culturally and linguistically diverse communities: The role of technology. *Proceedings*, 2:1256.
-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and Eurostat
2018 *Oslo Manual 2018: Guidelines for Collecting, Reporting and Using Data on Innovation, 4th Edition: The Measurement of Scientific, Technological and Innovation Activities*. OECD Publishing, Paris/Eurostat, Luxembourg.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1787/9789264304604-en>.
- Pailey, R.N., L. Kandilige, J. Suah Shilue and M. Zongo
2016 *Côte d'Ivoire Case Study: Côte d'Ivoire at a Crossroads –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mplications of Crisis-induced Returns to Burkina Faso, Ghana and Liberia*.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Migration Policy Development (ICMPD), Vienna.
- Perchinig, B., L. Rasche and K. Schaur
2017 *Humanitarian Aid and Civil Protection Polici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MICIC Agenda*.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Migration Policy Development (ICMPD), Vienna.
- Samuel Hall
2018 *DEMAC – Creating Opportunities to Work with Diasporas in Humanitarian Settings*.
- Shaw, L.
2018 Intensifying focus on migrant returns takes a more global stage.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14 December. Available at www.migrationpolicy.org/article/top-10-2018-issue-6-focus-on-migrant-returns.
- Shepherd, J. and K. Van Vuuren
2014 The Brisbane flood: Culturally and linguistically diverse (CALD) gatekeepers' risk communication role.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23(4).
- Teves, O.
2012 Filipinos flee war in Syria with tales of horror. *The Times of Israel*, 12 September.
- Translators Without Borders
2017a *Putting Language on the Map in the European Refugee Response*.
2017b TWB's response in Nigeria. Available at <https://translatorswithoutborders.org/twb-response-nigeria/>.
-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UN DESA)
2019 *International Migrant Stock 2019*. UN DESA Population Division, New York. Available at 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migration/data/estimates2/estimates19.asp.
-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2018 *Human Development Indices and Indicators: Statistical Update*. UNDP, New York. Available at http://hdr.undp.org/sites/default/files/2018_human_development_statistical_update.pdf.

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UNISDR)

2015 *Sendai Framework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2015–2030*. Available at www.unisdr.org/we/coordinate/sendai-framework.

2019 Global Risk Data Platform. Available at <https://preview.grid.unep.ch/>.

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 (USGS)

2019 ANSS Comprehensive Earthquake Catalogue (ComCat) Documentation. Available at <https://earthquake.usgs.gov/data/comcat/index.php#6>.

Veerassamy, L.

2017 IOM Djibouti – Assisting migrants evacuated from the Yemen crisis. Migrants in Countries in Crisis (MICIC) Initiative. Blog post published by MICIC. Available at <https://micicinitiative.iom.int/blog/iom-djibouti-assisting-migrants-evacuated-yemen-crisis>.

Warren, M.

2018 Consular rights of foreign nationals: International norms. Available at <http://users.xplornet.com/~mwarren/norms.htm>.

Wickramage, K.P.

2019 Key informant interview conducted on 1 January 2019.

Zampagni, F., H. Boubakri, R. Hoinathy, L. Kandilige, H. Manou Nabara, S. Sadek, M. El Sayeh, M. Zongo and M. Hendow

2017 *Libya Case Study: An Unending Crisis – Responses of Migrants, States and Organisations to the 2011 Libya Crisis*.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Migration Policy Development (ICMPD), Vienna.

第十一章

Akesson, B. and K. Coupland

- 2018 Without choice? Understanding war-affected Syrian families' decisions to leave home. Migration Research Series No. 54, IOM, Geneva. Available at <https://publications.iom.int/books/mrs-no-54-without-choice-understanding-war-affected-syrian-families-decisions-leave-home>.

Aleinikoff, A. and S. Martin

- 2018 Making the Global Compacts Work: What future for refugees and migrants? Policy brief 6. Andrew and Renata Kaldor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Refugee Law and The Zolberg Institute on Migration and Mobility, Sydney.

Allinson, K., P. Erdunast, E. Guild and T. Basaran

- 2019 GCM Commentary: The Legal Status of the UN's Global Compact for Safe, Orderly and Regular Migration in International and UK Law. University of London, School of Advanced Study, Refugee Law Initiative, RLI Blog on Refugee Law and Forced Migration, 31 January. Available at <https://rli.blogs.sas.ac.uk/2019/01/31/gcm-commentary-the-legal-status/>.

Angenendt, S. and N. Biehler

- 2018 *On the way to a Global Compact on Refugees: the "zero draft" – a positive, but not yet sufficient step* (SWP Comments, 18/2018). 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SWP- Deutsches Institut für Internationale Politik und Sicherheit, Berlin. Available at <http://nbn-resolving.de/urn:nbn:de:0168-ssoar-57406-2>.

Bauloz, C.

- 2017 *A Comparative Thematic Mapping of Global Migration Initiatives: Lessons Learned Towards a Global Compact for Safe, Orderly and Regular Migration*. IOM, Migration Research Leaders Syndicate in Support of the Global Compact on Migration, Geneva.

Betts, A.

- 2006 Comprehensive plans of action: Insights from CIREFCA and the Indochinese CPA. UNHCR, New Issues in Refugee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120.

Betts, A. and L. Kainz

- 2017 The History of Global Migration Governance. University of Oxford, Refugee Studies Centre,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122, Oxford.

Carling, J.

- 2017 The Meaning of Migrants: What Is the Issue and Why Does it Matter? Available at <https://meaningofmigrants.org/>.
- 2018 Three reasons for rejecting a "Global Compact for Most Migration". Available at <https://jorgencarling.org/2018/03/11/three-reasons-for-rejecting-a-global-compact-for-most-migration/>.

Chetail, V.

- 2019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 Chimni, B.S.
2018 Global Compact on Refugees: One step forward, two steps back.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fugee Law*, 30(4):630–634.
- Crisp, J.
2018 Mobilizing Political Will for Refugee Protection and Solution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and Action. World Refugee Council Research Paper No. 1, June, World Refugee Council and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Waterloo.
- de Haas, H.
2011 The 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Conceptualising Policy, Origin and Destination Effects. Working Paper No. 32, Oxfor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stitute.
- Dowd, R. and J. McAdam
2017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responsibility-sharing to protect refugees: What, why and how?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66(4):863–892.
- Duncan, H. and I. Popp
2017 Migrants and cities: Stepping beyond the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15*. In: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18* (M. McAuliffe and M. Ruhs, eds.). IOM, Geneva. Available at www.iom.int/wmr/chapter-10.
- European Commission
2015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the Council, the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and the Committee of the Regions: A European Agenda on Migration*. COM(2015) 240 final, 13 May.
- Faist, T.
2000 *The Volume and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 Ferris, E.
2016 *In Search of Commitments: The 2016 Refugee Summits*. Andrew and Renata Kaldor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Refugee Law,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Sydney.
- Gallagher, A.T.
2018 *The Global Compact for Migration: What Happened? And What's Next?* Thomson Reuters Foundation News, 11 December. Available at <http://news.trust.org/item/20181211095245-sgodq/>.
- Gammeltoft-Hansen, T.
2018 The normative impact of the Global Compact on Refuge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fugee Law*, 30(4):605–610.
- Global Compact for Safe, Orderly and Regular Migration
2018a Global Compact for Safe, Orderly and Regular Migration. Zero draft, 5 February.
2018b Global Compact for Safe, Orderly and Regular Migration. Draft Rev. 2, 28 May.

Global Migration Group (GMG)

- n.d. Terms of Reference. Available at https://globalmigrationgroup.org/system/files/uploads/documents/Final_GMG_Terms_of_Reference_prioritized.pdf.

Hansen, R.

- 2018 The Comprehensive Refugee Response Framework: A Commentary. *Journal of Refugee Studies*, 31(2):131–151.

Hathaway, J.C.

- 2018 The Global Cop-Out on Refuge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fugee Law*, 30(4):591–604.

Huxley, J.

- 2007 When a boat came in. The First Wave: Beyond a White Australia. Available at www.smh.com.au/multimedia/misr/story.htm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

- 2015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15*. IOM, Geneva. Available at http://publications.iom.int/system/files/wmr2015_en.pdf.

Kaufmann, E.

- 2017 Why Values, not Economics, Hold the Key to the Populist Right – and to Crafting New Migration Narratives. In: *Migration Research Leaders' Syndicate: Ideas to Inform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Safe, Orderly and Regular Migration* (M. McAuliffe and M. Klein Solomon, eds.). IOM, Geneva, p. 183.

Khadria, B.

- 2017 Statement by Professor Binod Khadria, Thematic Expert of the Second Informal Thematic Session Global Compact for Migration (GCM) for Safe, Orderly and Regular Migration.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22–23 May. Available at https://refugeesmigrants.un.org/sites/default/files/t2_p3_binodkhadria.pdf.

Klein Solomon, M. and S. Sheldon

- 2018 The Global Compact for Migration: From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to a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Safe, Orderly and Regular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fugee Law*, 30(4):584–590.

Legomsky, S.H.

- 2003 Secondary refugee movements and the return of asylum seekers to third countries: The meaning of effective protection. UNHCR, Legal and Protection Policy Research Series, PPLA/2003/01, February.

Leone, F.

- 2018 “Sea Change” Refugee Compact Discussed in New York. IISD, SDG Knowledge Hub, 28 June. Available at <https://sdg.iisd.org/news/sea-change-refugee-compact-discussed-in-new-york>.

Makooi, B.

- 2018 Why is the Global Compact for Safe, Orderly and Regular Migration being challenged in Europe? *Info Migrants*, 3 December. Available at www.infomigrants.net/en/post/13634/why-is-the-global-compact-for-safe-orderly-and-regular-migration-being-challenged-in-europe.

- Martin, S.
2014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Evolving Trends from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o Pres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Available at www.cambridge.org/core/books/international-migration/60893845597CB52B99F9C3ECC72199ED.
- Martin, S. and S. Weerasinghe
2017 Global Migration Governance: Existing Architecture and Recent Developments. In: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18* (IOM). Geneva, chapter 5. Available at www.iom.int/wmr/chapter-5.
- Massey, D.S., J. Arango, G. Hugo, A. Kouaouci and A. Pellegrino
1998 *Worlds in Motion: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t the End of the Millenniu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 McAuliffe, M.
2016 The application of migration. A million migrants? There are apps for that. Asia and the Pacific Policy Society, Apps Policy Forum, 20 January. Available at www.policyforum.net/the-application-of-migration.
- McAuliffe, M. and A.M. Goossens
2018 Regulating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an era of increasing interconnectedness. In: *Handbook of Migration and Globalisation* (A. Triandafyllidou, ed.).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Cheltenham/Northampton, pp. 86–104.
- McAuliffe, M., A.M. Goossens and A. Sengupta
2017 Mobility, migration and transnational connectivity. In: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18* (M. McAuliffe and M. Ruhs, eds.). IOM, Geneva, pp. 149–169. Available at www.iom.int/wmr/chapter-6.
- McAuliffe, M. and D. Jayasuriya
2016 Do asylum seekers and refugees choose destination countries? Evidence from large-scale surveys in Australia, Afghanistan, Bangladesh, Pakistan and Sri Lanka.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56(4):44–59. Available at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abs/10.1111/imig.12240>.
- McAuliffe, M., A. Kitimbo, A.M. Goossens and A. Ahsan Ullah
2017 Understanding migration journeys from migrants' perspectives. In: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18* (M. McAuliffe and M. Ruhs, eds.). IOM, Geneva Available at http://publications.iom.int/system/files/pdf/wmr_2018_en_chapter7.pdf.
- Mudde, C.
2019 Why copying the populist right isn't going to save the left. *The Guardian*, 14 May.
- Ndonga Githinji, E. and T. Wood
2018 Prospects for the Global Compacts in Africa: Combining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with Home-grown Solu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fugee Law*, 30(4):699–703.
- Nebhay, S.
2015 U.N. expects Europe's refugee flow to top 1 million in 2015. Reuters, 5 November. Available at www.reuters.com/article/us-europe-migrants-un-idUSKCN0SU1F320151105.

- Newland, K.
- 2010 The Governance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Mechanisms, Processes, and Institutions. *Global Governance*, 16(3):331–343.
 - 2011 Cooperative arrangements to share burdens and responsibilities in refugee situations short of mass influx. Discussion paper prepared for a UNHCR Expert Meeting 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o Share Burdens and Responsibilities, 27–28 June.
 - 2018 The Global Compact for Safe, Orderly and Regular Migration: An Unlikely Achieve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fugee Law*, 30(4):657–660.
- Newland, K. and A. Riester
- 2018 *Welcome to Work? Legal Migration Pathways for Low-Skilled Workers*.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 Siegfried, M.
- 2017 New refugee framework “dead in the water” without more international support. *The New Humanitarian* (formerly *IRIN News*), 10 July. Available at www.irinnews.org/analysis/2017/07/10/new-refugee-framework-dead-water-without-more-international-support.
- Triandafyllidou, A.
- 2017 Beyond Irregular Migration Governance: Zooming in on Migrants’ Agency. *European Journal of Migration and Law*, 19(1).
- Türk, V.
- 2018 The promise and potential of the Global Compact on Refuge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fugee Law*, 30(4):575–583.
- United Nations
- 2018 Implementation Will Be Ultimate Proof of Success,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Tells Delegates in Talks on Global Compact for Migration. Press Release. 7 June. Ref DSG/SM/1183-DEV/3338.
-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UN DESA)
- 1998 *Recommendations on Statistic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sion 1*.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Available at https://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58rev1E.pdf.
-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Multi-Partner Trust Fund Office
- 2019 Start-Up Fund for Safe, Orderly and Regular Migration. Migration Multi-Partner Trust Fund, Terms of Reference. May 2019. Available at <http://mptf.undp.org/factsheet/fund/MIG00>.
-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UNGA)
- 2016 New York Declaration for Refugees and Migrants. Resolution adopted by the General Assembly on 19 September 2016. [A/RES/71/1](#).
 - 2017a Report of the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Migration. Note by the Secretary General. 3 February. [A/71/728](#).
 - 2017b Making Migration Work for All.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12 December. [A/72/643](#).

- 2018a Draft outcome document of the Conference, 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 to Adopt the Global Compact for Safe, Orderly and Regular Migration. Note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30 July. [A/CONF.231/3](#).
- 2018b Report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Part II: Global Compact on Refugees. [A/73/12 \(Part II\)](#).
- 2019 *Format and Organizational Aspects of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Forums*. [A/73/L.99](#), 15 July.

United Nations Network on Migration

- 2018 Terms of Reference. Available at www.migrationnetwork.un.org/sites/default/files/docs/UN_Network_on_Migration_TOR.PDF.

Zalan, E.

- 2018 EU in sudden turmoil over UN Migration Pact. *EU Observer*, 4 December. Available at <https://euobserver.com/migration/143597>.

Zimonjic, P.

- 2018 Ex-Harper minister calls out Scheer over 'factually incorrect' statement on UN migration pact. CBC News, 5 December. Available at www.cbc.ca/news/politics/alexander-scheer-trudeau-un-compact-1.4932698.

译后记

《世界移民报告2020》中文版终于与读者见面了。全球化智库（CCG）很荣幸地再次与国际移民组织（IOM）合作承担并完成了此次翻译工作，这是继CCG 翻译出版《世界移民报告 2013》以来第四次为 IOM 翻译出版在国际移民研究领域具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报告，感谢 IOM 多年来对 CCG 的支持。

全球化智库（CCG）是中国领先的国际化社会智库，致力于全球化、全球治理、国际经贸、国际关系、人才国际化和企业国际化等领域的研究，是被联合国授予“特别咨商地位”的唯一中国智库，也是中国国际移民研究最有影响力的中国智库。CCG 翻译团队致力于准确、完整表达《世界移民报告2020》英文版的全部内容，以期将全球移民领域的核心研究成果展现给相关政府部门、专家、学者和其他广大读者朋友。感谢 CCG 理事长王辉耀博士、秘书长苗绿博士在翻译方面给予的指导，CCG 研究人员陈肖肖、李仲遨、杨景光、杨雅涵、程鹏和曲梅参与了《世界移民报告2020》的翻译工作，以及 IOM 驻华代表处在翻译审阅及定稿方面的协助。由于时间仓促，翻译过程中难免出现纰漏，欢迎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17 route des Morillons, P.O. Box 17, 1211 Geneva 19, Switzerland

电话: +41 22 717 9111 · 传真: +41 22 798 6150

电子邮箱: hq@iom.int · 官方网站: www.iom.int

